穿破裤子的慈善家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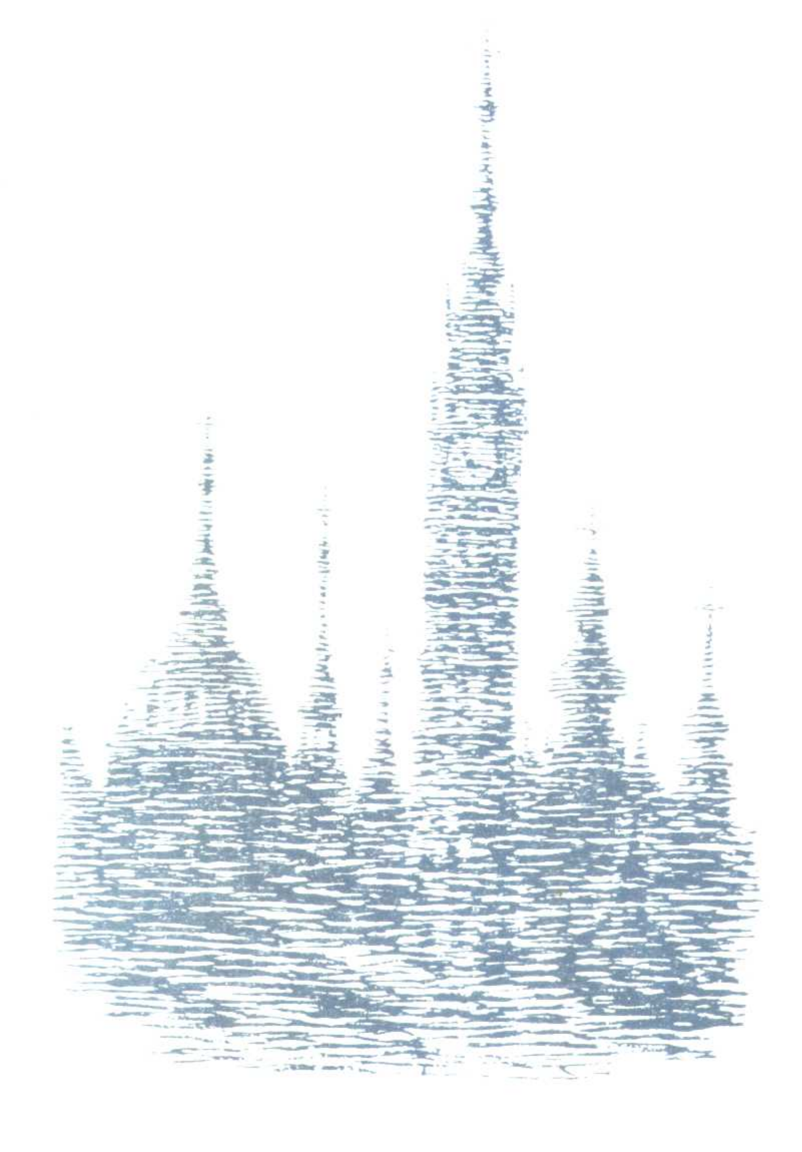
罗·特雷塞尔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

下

罗·特雷塞尔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

〔英〕罗·特雷塞尔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

孙铢　龙文佩　张月祥 译

薛诗绮 校

外国文学出版社

Robert Tressell

The Ragged Trousered Philanthropists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55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共两册）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495,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24　插页 10

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76,000

书号 10208·69　定价 2.35元

外6一

原出版者的话

我们以能够出版这一版本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而感到自豪，因为它是第一个忠实于作者手稿的版本。这次排印严格根据作者原稿，因而这一具有自己特色的杰作得以完全恢复本来面貌。本书不是由旁观者而是由“工人中的一员”撰写的。作者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和高度热情写成了第一部用英文记录的、关于一群工人的生活和思想的作品。它已经成了我们这时代工人运动的一部经典作品。

以罗伯特·特雷塞尔为笔名写成本书的罗伯特·努南，是一个爱尔兰血统的油漆工人。他在历尽飘泊颠沛的生活之后，约于一九〇二年来到了哈斯丁斯，为当地的一些营造商干活。他利用工余时间撰写了这部《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一九一一年他因肺结核病死于利物浦皇家医院。三年后，一九一四年的四月，格兰特·理查兹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的书。

他把手稿交给了他的女儿，女儿在他病故后即去伦敦当女佣。她用粉红的绸带把手稿扎好，放在她床底下的一只铁皮箱子里。凑巧有一次她在侍候主人吃饭的时候，听到他们在谈论书籍的事情，于是就对他们提起他父亲的遗稿。这部书得以出版的经过就是这样。为格兰特·理查兹公司编纂这部稿子的是杰西·波普小姐，这部书终于得以出版应该大大

归功于他们。

原来的手稿是在一九四六年发现的，已经有些残缺不全。从手稿可以看出，一九一四年的版本仅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左右。该版本除了对原稿作了大量删节外，还将原稿中某些原来各不相涉的情节串连在一起。

这样，编者对原书大加改动，从而改变了作者的原来意图。本来特雷塞尔给他的小说写了一个乐观开朗的结尾，而该版本却改用原稿中的另一个段落来代替它。这么一来，根据上下文的含义，使读者感觉到仿佛小说的主人公、社会主义者工人欧文想要自杀。许多细小的情节完全给删掉了。社会主义者巴林顿这个人物也给删掉了，而这个人物在作者原来的构思中显然是相当重要的。关于一个房客勾引了一个工人的妻子的一段穿插，也许是为了尊重当时的成见，全部给改写过了。

除了这几处以及别处的一些删节和改动之外，最早的那个版本在付印前还对语法和标点符号作了一番例行的校订和统一工作。

一九一八年九月出现了一种更为简短的版本，即销行很广的“节本”。这种版本从一九一四年的版本中又抽掉了十一章。

现在这个版本是根据作者手稿排印的。若干页手稿业已经过删节、校正、改写或缩编。遇到这类情况，如果无法将其恢复原来面目，就把原编者所改写的印上，放在双线方括弧中，有几页已经全部遗失，缺少的部分就用一行虚点表示。在必要的地方，我们增添了一些承上启下的字句，这些字句都印

在单线方括弧内。作者由于敏于吸收口头习惯用语而采用的语法、拼法和标点符号，以及他对大写字母无一定标准的运用，我们仍照原样印出。只有极个别地方作了一些改正。

在这个版本中，各章标题和排列次序悉照作者手稿所附目录，但有一处例外：原目录共列五十五章，其中第三章的标题是“麦格斯市”，而手稿里的这一章只是一个片断，现在我们把它作为附录放在书后了。因此原目录所列五十五章现为五十四章。

作者的原序（未完）我们没有改动。作者设计的内封，本版加以复制。有一点要提请大家注意，作者把他的笔名拼写为“Tressell”，并不是以往各种版本上所用的“Tressal”。

出版者对这个版本的编者F·C·鲍尔先生表示敬意。他写的《麦格斯市的特雷塞尔》一书记载了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有关《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一书作者的全部资料，并记述了恢复该书手稿本来面目的始末。为了将特雷塞尔的成就公之于世，鲍尔先生花了多年的心血，这个版本就是他辛勤劳动的一个纪念碑。

作者序

我写这本书的意图是想通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来忠实地描绘英国南部某个小城市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建筑业工人的生活情景。

我想描写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阶级彼此间的态度和感情、工人们一年四季的生活情况、他们在工作时和失业时的处境，以及他们的愿望、思想面貌、宗教信仰、政治见解和理想。

故事情节包括的时间总共只有一年多一点，但是，为了使这幅图画表现得更完整，有必要把工人从出生到死亡各个时期的生活境况都描绘出来。因此书中刻划的人物有女人、孩子、一个少年学徒、几个见习生、年轻力壮的工人和精疲力尽的老头儿。

我打算向读者揭露贫困和失业给他们带来的悲惨遭遇；揭示用以应付贫困和失业的那些措施是多么无效，并且指出我认为是唯一可靠的良方，那就是——社会主义。我要说明社会主义者如何理解“贫困”这个词，用社会主义的理论解释贫困的根源，我还要说明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消灭贫困的办法。

研讨这些问题的书籍已经出版了许多，人们或许会认为

撰写此书是多此一举。我的回答是：不仅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没有好感，就是一般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须和他们略谈几句就可以知道，他们也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的作家和发表反社会主义演说的"伟大的政治家"也莫不如此。除非我们认为他们是蓄意撒谎骗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存心自欺欺人，否则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对社会主义全然无知。对他们所说所写的种种奇谈怪论，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解释。他们大声疾呼所反对的东西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他们自己想象中的一个鬼影而已。

我的另一回答是：《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不是一篇论文或随笔，而是一本小说。我的主要目的是想根据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写出一个饶有趣味的、值得一读的故事，至于社会主义这一题材只是附带处理的。

这就是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这个任务究竟完成得如何，有待读者作出判断；不过不管他们的评价如何，这本书至少有一点可取之处，那就是它的真实性。我没有虚构什么东西。故事中描写的每个场面或事件，都是我亲眼所见或是有根有据的。我大胆地让人物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有些段落可能会引起读者的指责。同时我相信本书——因为故事是真实的——也不无幽默动人之处。

书中的场面和人物在英国南部任何一个小城市里都是十分典型的，熟悉情况的人很容易把这些场面和人物辨认出来。如果本书能出版的话，我想它会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因为它是真实的，所以也许会遭到攻击，说它侮辱了工人阶级和他们的老板，侮辱了社会上那些自称笃信宗教的公众。但是我相信

大多数被迫在我所描写的环境里度过一生的人会承认这是一部真实的书，很显然，本书对虔诚的宗教信仰并没有进行攻击……

目　次

第　一　章

皇家宴会。一次哲学问题的讨论。神秘的陌生人。不列颠人永远不会做奴隶。

人们管这所房子叫“窑洞别墅”。这是一幢大约占地一英亩的老式的三层楼大建筑，座落在离麦格斯市一英里左右的地方，离开大路约二百码，有一条支路或者说一条小径通到这里。小径两旁各有一道山楂和黑莓排成的篱笆。这房子已经多年没人居住，目前拉什顿建筑装饰公司正在为屋子的新主人进行改建和修葺。

这里大约有二十五个工人在干活：有木工、管子工、泥水工、砌砖工和油漆工，另外还有几个干杂务的。他们正在把屋子里烂掉的地板换成新的，把楼上两个房间当中的隔墙拆掉，架起铁梁，打通成一间。有的窗台和窗框已经朽坏不堪，需要拆换；有些地方天花板和墙壁裂了缝、破了洞，得重新填补、粉刷。墙上在打洞，原来没有门的地方正在装门。破旧的烟囱给取下来，新的烟囱正在安装。天花板上旧的粉饰都得刮净，旧的糊壁纸也都得剥掉，这样才能重新粉刷和装饰。屋子里声音嘈杂：敲锤子和拉锯的声音、瓦刀丁丁当当的声音、水桶空隆空隆的声音、刷子溅泼水花的声音，还有用刮刀铲刮旧糊

壁纸发出的嚓嚓声。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之外，空气里充满着尘土、病菌、胶泥粉、石灰、灰泥以及多年来堆积在这屋里的垃圾。一句话，这些被雇用的工人，可以说，正生活在一个“关税改革”① 的天堂里——他们有大量的活儿可干。

十二点钟的时候，鲍勃·克拉斯——油漆匠工头——拉长声吹了一声哨子，于是所有的工人都聚集到厨房里来。学徒伯特已经在这里准备好茶，装在一只白铁桶里，放在房间中央。铁桶四周摆着许多果酱罐、大水杯、残缺不全的茶杯和一两个装炼乳的空罐子。每个干活的人一星期付给伯特三个便士作为茶钱和白糖钱——他们并没有牛奶喝——虽然他们早饭和午饭时都喝茶，大家认为那孩子还是有一大笔钱好赚。

火炉前面有两架梯子平放在地上，相距约八英尺，上面横搭着一块木板，再加上几个倒扣着的木桶和橱柜上的抽屉，这就凑成了全部座位。地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瓦块、灰尘、垃圾、胶泥的碎块和灰泥。靠墙放着一只盛水泥的口袋，角落里搁着一桶放了很久的石灰水。

每个人走进来以后，都先用自己的杯子，或果酱罐、或炼乳罐从热气腾腾的桶里舀上一杯茶，然后坐下来。他们大都用藤盖篮装着食物，把它们放在膝盖上或者搁在身边的地上，边吃边喝茶。

起初，没有人想说话，除了吃东西、喝茶的声音和油漆工伊斯顿用一根尖铁棍在火上烤鲱鱼发出的嘘嘘声外，什么声响都没有。

① 指当时英国反对英国提倡的自由贸易，要求征收进口税实行保护贸易政策。

“这倒霉的茶真是糟透了，”忽然间，一个叫索金斯的工人说。

“应该算是不错啦，”伯特回嘴说，“十一点半以后就一直熬着的。”

伯特·怀特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身体瘦弱，面色苍白，约莫四英尺九英寸高。他穿的裤子曾是他节日盛装的组成部分，不过这是好久以前的事，现在已经小得不合身了。那裤子紧绷在他身上，裤脚刚刚够到他那打过补丁的破钉靴的靴口。膝盖和裤腿上补着一块块比裤料的颜色深得多的补丁，这些补丁现在也都破破烂烂了。他的上衣比他的身材要大好几个码子，披在身上活象一只又脏又破的布袋。他坐在一只倒扣着的木桶上，啃着面包和乳酪，他的手指和他的衣服一样，沾满了油漆和灰尘，看上去真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那么，要不就是你茶叶放得太少，要不就是你把昨天剩下来的搁进去了，”索金斯接着说。

“他妈的，你为什么老和这孩子过不去？”另一个油漆工哈洛说，“你不高兴喝，就别喝好了。每天听你这一套罗嗦，我真是腻了。”

“你叫我别喝，说说倒挺容易，”索金斯回答说，“可是我既然出了一份钱，就有权利发表意见。我相信，我们给他的钱，一半花在买廉价惊险小说上去了，他手里老是捧着那么一本东西；为了要证明他买过茶叶，他把茶脚统统捞起来，天天煮给我们喝。”

“没有，我没有！”伯特说，他几乎要哭出来了，“根本不是我去买东西的。我收下的钱全都交给了克拉斯，东西由他去

买，能怪我吗！”

这样一揭穿，有些人彼此心照不宣地看了一眼，工头克拉斯满脸涨得通红。

“把你那几个臭钱收起来吧。下个星期起，你干脆自己去煮，”他对索金斯说，“这样，我们吃起饭来，也许会安静一点儿了。”

“你别再叫我替你烤鲱鱼和咸肉。”伯特眼泪汪汪地加上一句，“我不高兴替你烤了。”

索金斯在工人中名声并不好。大约一年以前，他初次来到拉什顿公司，还只是一个没有技术的普通工人，可是以后他“捞”到了这个行业的一些皮毛知识，拿起一把油漆刀，披上一件白外套，居然也自以为是个地道的油漆匠了。其他工人也许并不反对他想改善改善自己的境遇，不过他的工资——每小时五便士——比标准工资要低两个便士，因此每遇淡季，技术高明些的工人倒“歇了工”，而索金斯却一直做下去。而且，大家还认为他是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常常到工头和“老混蛋”那里去告密。每个新来的工人一上工，伙伴们就警告他：“可别让他妈的索金斯那家伙瞧见什么。”

刚才这阵令人不愉快的沉寂，终于被一个工人打破了，他讲了一个下流故事，引起一阵笑声和掌声，人们也就把喝茶时发生的这场争执忘掉了。

“你昨天过得怎样？”克拉斯问泥瓦工邦迪，他正在细心阅读《糊弄家日报》① 的体育消息。

---

① 原文 Obscurer，意思是“使人糊涂的东西”，作者显然是影射当时在英国已很出名的报纸 Observer（《观察家》）。

"运气不好，"邦迪闷闷不乐地回答，"第一场，我在斯达克维尔① 身上每门儿押了一个先令，可是，还没开始，它就给取消了资格。"

这就引起了克拉斯、邦迪以及其他一两个人的谈兴，他们讨论着第一天的赛马，预测着各匹马的胜负。这天是星期五，大家身边都没有钱。在邦迪的倡议下，每人凑三便士，组成一个"互助会"，在《糊弄家》有名的撰稿人岂敦队长所认为必胜的马身上下注。在那些没有参加"互助会"的人中，有一个是弗兰克·欧文，他和平日一样，正聚精会神地读报纸。大家都认为他有点古怪：一个对赛马和足球不感兴趣、对宗教和政治却经常大发谬论的人，一定是神经有毛病。要不是大家都承认他是个出色的干活能手的话，他们一定会毫不迟疑地把他看作一个疯子。这个人约莫三十一、二岁，中等身材，由于他很清瘦，便显得高一点。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面孔露出了几分斯文的模样，不过他的面孔苍白得怕人，瘦削的面颊常泛出不自然的红色。

伙伴们用这种态度对待他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欧文对上面谈到的那类问题，总抱着不合正统观念的见解。

天下的一切事都是根据正统观念安排的。如果有人〔不是根据这些观念看问题，那他自己就会很快发现这个事实。欧文看出，世界上有那么一小撮人〕占有了大量的过多的劳动生产品。他也看出，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是人民当中的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的边缘；比这少些的一部分人（但是总数

---

① 赛马场的马的名字。

仍然很大）从出世到进棺材都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比这再少些的一部分人（数目也仍然很大）简直给活活饿死，或者，给贫困逼得发了疯，他们杀死自己，杀死自己的儿女，来结束他们的痛苦的生活。他感到最奇怪的是：那些享受大量生产品的人正是那些根本不劳动的人，而另外那些生于贫困或死于饥饿的人却是终日劳动的人。看到这一切情况，他深信这是不合理的，产生这些后果的制度已经腐朽，必须加以改变。他已经找到而且正在热情地读着那些知道该怎么办的人所写的作品。

正是由于他经常谈到这些问题，他的伙伴们才得出这个结论：他的神经也许有点儿毛病。

［参加“互助会”的］所有成员交出了他们的份子以后，邦迪就出去安排买彩票的事。邦迪一走，伊斯顿拾起他丢下的《糊弄家》，把那些精心捏造的有关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问题的统计数字仔仔细细从头看到尾。伯特瞪着两只眼睛，咧着嘴，贪婪地读着一本名叫《犯罪实录》的小说。内德·道森，一个可怜虫，经常以每小时四便士的代价，给邦迪和其他砌砖工或者任何需要他帮忙的人做助手，现在躺在角落里肮脏的地板上，把外套卷起来当枕头，睡起觉来了。索金斯也和内德作同样的打算，直挺挺地躺在一张橱柜上。另外一个没有参加“互助会”的人名叫巴林顿，是个杂务工。他吃好饭，把带来喝茶的杯子放进饭筐，盖好了搁在壁炉架上，然后掏出一只石楠烟斗，慢吞吞地装上一斗烟，一声不响地抽起来。

前些日子，这家公司曾经给一个住在离麦格斯市还有一段路的乡下富翁造过房子，这个富翁在城里也有些产业。据

说是由于此人在拉什顿面前说了好话，巴林顿才得到这个工作的。工人中暗地里传说：这个青年是富翁的远亲，因为他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被家里人赶出来了。据说，拉什顿之所以给他工作是因为想讨这个有钱主顾的欢喜，好从他那里兜揽更多的生意。不管对这一秘密的解释如何，这却是个事实：巴林顿除了上工以后学到的一点手艺以外，什么活也不会干，可是他却按通常工资——每小时五便士——被雇来做油漆匠的下手了。

他大约二十五岁，身高五英尺十英寸，比其他许多人要高很多，身材瘦长，但很结实。他似乎急于学会他能学到的有关这个行业的一切手艺。虽然他的性格比较沉默，他却尽量使自己和伙伴们相处得很好。除了回答人家的问话以外，他很少开口，要引他说话可不是件容易事。午饭的时候，就是象现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抽烟，显然是在沉思默想，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其他许多人也点起烟斗，接着就闲扯起来。

"买这幢房子的那位乡绅跟服装业大老板斯韦特[①]是亲戚吗？"木工工头佩恩问。

"就是那个家伙，"克拉斯回答。

"他从前不是当过市参议员什么的吗？"

"他在市议会里多年啦，"克拉斯回答，"他现在还在那里。今年的市长又是他。他已经当过好几任市长了。"

"让我想一想，"佩恩若有所思地说，"他娶了格林德[②]老

① 原文 Sweater，意思是"吸人膏血的人"。

② 原文 Grinder，意思是"压榨人的人"。

头的妹子，是不是？你知道，我说的是那个蔬菜水果商格林德。”

“不错，我记得他是娶了他妹妹，”克拉斯说。

“那不是格林德的妹妹，”杰克·林登老头插嘴说，“她是他的侄女，这件事我知道，因为我记得十多年前正是他们婚后不久，我在他们家里干过活。”

“啊，对了，我现在记起来了，”佩恩说，“她曾经帮格林德经管过一个分店，不是吗？”

“对呀，”林登回答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件事曾经轰动一时。许多人传说，斯韦特那老家伙是个地道的坏蛋，谁也没想到他还会讨老婆。有几个在他那儿干过活的妇女就引起了不少可笑的闲话。”

谈完这件大事，寂静了一阵；可是不一会儿，哈洛又开口了。

“好好一幢房子管它叫‘窑洞’，你说可笑不可笑？”他说，“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给它取这样一个名字。”

“如今就有那么一伙人专爱给房子取些稀奇古怪的名字，”林登老头说。

“不过，一般说，也总还有些道理，”佩恩说，“比如说，一个家伙赌赢了，发了财，他就管他的房子叫‘爱帕逊[1]庐’，或者‘新市场别墅’。”

“如果碰上花园里有棵橡树或者樱桃树，”另外一个说，“他们就管它叫‘橡庐’或者‘樱桃庄’了。”

---

[1] 英国赛马的城市之一。

"喔，这个花园的尽头，有一个洞，"哈洛咧嘴一笑说，"你们知道，就是那个污水坑，屋子里所有的下水道都通到那里；很可能，这幢房子的名字就是根据它取的。"

这个绝妙的玩笑引起哄堂大笑，等到这阵笑声过了，林登老头说："说到下水道，我不知道他们打算怎么办；照现在这个样子，这屋子就不好住人，那个他妈的污水坑，应该马上填掉。"

"是马上要填掉的，"克拉斯回答说，"要修一条新下水道一直通到大路上，跟大路的总下水道连接起来。"

老实说，到底怎样做，克拉斯并不比林登知道得更多，他只是感觉到一定会采取这个办法。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在工人面前暗示自己知道公司的机密，藉此来提高自己的威信。

"那要花好大一笔钱哩，"林登说。

"是呀，我想那是要的，"克拉斯回答说，"不过对斯韦特老先生来讲，钱是没有问题的。他的钱可多哩；你们知道，在伦敦他有一家大批发公司；他的绸缎店除了这里的一家外，全国到处都有分号。"

伊斯顿仍旧在看《糊弄家》。他弄不懂编这些统计数字的人到底想说明什么——也许统计这些数字的人从来也没有想要让人懂得——可是他越看越对各式各样的外国人生气，就是这些外国人把英国给毁了。他开始觉得现在是行动起来、保卫自己的时候了。不过，问题不这么简单：老实说，他自己还有些摸不着头脑。最后他开口了，高声对克拉斯说：

"鲍勃，你觉得现在的财政政策怎么样？"

"还没有好好想过呢，"克拉斯回答，"我从来不为政治问

题伤脑筋。”

“最好是别去管它，”林登老头插进来说，一副明哲保身的样子，“议论政治到头来总是惹一场麻烦，对什么人都没有好处。”

另外好几个人咕哝着对这一点表示同意。他们大都讨厌辩论或争论政治问题。如果三两个抱有同样见解的人碰在一起，他们也可以平心静气地对这种问题作些泛泛的讨论，可是在一个五方杂处的场合，最好还是不谈。“财政政策”是保守党搞出来的。因此他们中间有些人极力赞成，也正因为这样，另外一些人就反对它。他们有些人把自己想象成保守党人；同样，另外一些人把自己想象成自由党人。其实，他们大都什么也不是。他们对国家大事的了解和他们对木星上情况的了解实在相差无几。

伊斯顿开始懊悔自己不该提起这个大家都忌讳的问题，正在这时候，欧文放下报纸，抬起头来说：

“你们既然‘从来不为政治问题伤脑筋’，那你们是不是就不去投票了呢？”

没有人答腔，接着沉寂了一会儿。伊斯顿虽然碰了钉子，还是忍不住要说下去。

“我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不过，如果这报纸上讲的是真的，我倒觉得，我们该关心一点政治，外国人正在糟蹋我们的国家呢。”

“你要是相信他妈的报纸上的鬼话，那你也未免太糊涂了，”哈洛说。

《糊弄家》是保守党的报纸，而哈洛是自由党地方分部的

成员。哈洛的话激怒了克拉斯。

“这样讲又有什么意思？”他说，“你们很清楚，外国人正在糟蹋我们的国家。只要你到店铺里去买点东西，四下看一看，你就知道他妈的一半以上的货物是从外国来的。他们所以能够在这里出售货物，是因为他们用不着交税，可是他们却想尽办法加重进口税，不让我们的货物流到他们国里去；我说，是时候了，再也不能让他们这样干下去啦。”

“对呀，对呀，”林登说，他总是赞成克拉斯的，因为克拉斯现在是总管，他可以在老板面前说别人的好话或坏话。“对，对！这真是所谓有见识。”

另外几个人，和林登怀着同样的动机，都随声附和克拉斯的意见，只有欧文轻蔑地笑了起来。

“不错，我们的确从国外买进了大批货物，”哈洛说，“可是，他们从这儿买去的比我们从他们那儿买来的要多呀。”

“你以为你什么都懂，”克拉斯说，“那我倒要问你，去年他们从我们这儿买去的比我们从他们那儿买来的到底多多少？”

哈洛给问住了；事实上他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并不比克拉斯高明多少。他支支吾吾地说他脑子记不住数字，答应改天再告诉大家详细情况。

“你真是他妈的瞎吹牛，”克拉斯接下去说，“你有一大套鬼话要讲，可是一到节骨眼上，你又什么也不知道了。”

“呃，就是在麦格斯市，”索金斯插了进来——他虽然还躺在橱柜上，可是已经给这阵声音吵醒了——“也到处是外国人！上个月我们在宏大旅馆干活，那里连茶房和厨子也几乎全是外国人。”

“是呀，”乔·菲尔波特老头沉痛地说，“还有那些拉手风琴的意大利人和卖熟栗子的小贩。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看到许多卖洋葱的法国人，走不远，又碰到两个外国人，领着一头熊沿街走过来。”

尽管这是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欧文还是笑了起来，这引起了其他人很大的愤慨，因为在他们看来，情况是很严重的了。让这些外国佬夺去英国人嘴里的面包，真太丢脸；应该把他们统统赶到他妈的海里去。

谈话就这样继续下去，主要是克拉斯和一些赞成他的人在讲着。这些人里面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这个问题，也没有人曾经连续花过十五分钟时间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看的报纸充满了各种各样看上去触目惊心而实际上莫名其妙的描述；进口货的数量啦，大量流入英国的外国人啦，还有这些外国人的赤贫状况、生活条件、他们的犯罪行为以及他们对英国贸易所造成的损失，等等。这些种子被别有用心地撒在人们心上，结果造成了一种不分青红皂白刻骨仇外的心理。在他们看来，那个他们有时候叫“财经政策”、有时候叫“财务政策”、有时候又叫“财政问题”的神秘的东西，是一支强大的抵御外侮的十字军。这个国家真是一团糟；各式各样的贫穷、饥饿、痛苦已经侵入成千上万的家庭，而且还威胁着更多的人家。为什么会这样呢？都是该死的外国人！所以要打倒外国佬，打倒一切外国货。把他们赶出去。把这些狗娘养的赶到他妈的海里去！如果不想法子来保卫这个国家，那它就会完蛋。财经也好，财务也好，财政也好，不管这个鸟政策叫什么，它就是“关税保护”。因此，只要不是十足的傻瓜，谁还会不积极去

支持它呢。这都是明摆着的——道理十分简单。不仅用不着多想，而且根本就用不着想。

这是克拉斯和他那些自以为是保守党人的伙伴们得出的结论——其实，他们大多连报纸都念不上十来句——思考、研究、调查都是不必要的，这还不是和光天化日一样的明白：外国人是敌人，是贫困和生意不好的原因。

当这阵风暴多少平静了一点的时候，欧文嘲笑地说：

"你们有些人似乎会这么想，制造出这许多外国人来是上帝莫大的过错。为了这个，你们该集会通过一项决议：'不列颠众基督教徒在此集会，愤怒抗议至高无上的神制造了如此众多的外国人，要求他立即把火焰、硫黄和岩石降落到所有这些外国人头上，把他们从理应属于不列颠人的地球上彻底消灭。'"

克拉斯满面怒容，可是他找不到什么适当的话来反驳欧文。欧文接着说：

"刚才你还说过，你懒得过问你所谓的政治，另外一些人也赞成你，认为过问政治是无聊的。不错，既然你从不'操心'这些问题，自然你对这些问题也就一无所知；但是你却对这些一无所知的事情毫不犹豫地发表最坚决的意见。不久，选举一到，你又要去投票赞成一种你一无所知的政策。我认为，既然你懒得去分清是非黑白，那你就没有权利发表任何意见。你就不配投票。也不应该让你去投票。"

这下子，克拉斯可大发雷霆了。

"我纳了国家的捐税，"他大嚷起来，"我和你一样有权利发表意见。管他是人是鬼，只要我高兴，我就投他的票。我用不

着得到你的许可，也不要任何人批准！我投谁的票管你屁事？"

"和我大有关系哩。如果你投票赞成'关税保护'，你对于它的推行就助了一臂之力，一旦你胜利了，而'关税保护'又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灾祸的话，那我就要成为受害人中间的一个。我认为，你没有权利不顾后果去投票赞成一种会给别人带来苦难的政策。"

欧文已经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以激动的手势加强自己的语气。

"谁说我不分是非黑白，"克拉斯说，欧文的那副样子以及他眼中闪射出来的光芒有点把他吓住了，他觉得欧文的眼光象疯子的一样，"我每星期读《诡话报》，经常订得有《哥罗芳[1]日报》或者《糊弄家》，对这些问题我总还不至于一无所知。"

"你们听听这一段吧，"伊斯顿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想把话题扯开，便念起拿在手里的《糊弄家》来：——

麦格斯市的巨大灾祸。

千百人失业。

已登记者达七八九人

有待救济会帮助。

去年本市工人阶级遭难已属不浅，但十分不幸，从各方面情况看，今冬困难将更加严重，而现在冬天才刚刚开始。

截至目前为止，受到救济会和其他类似团体救济的人数已超过去年同期人数。前往济贫局申请救济的人也较去年同期为多，施

① 原是一种麻醉剂。

粥所不得不比往年早半个月，即于十一月七日开放，所供应的成年男女和儿童人数比去年增加三至四倍。

伊斯顿停了下来，对他来讲，读报不是件容易事。他继续说：

"还安排了许多救济性质的活儿；已婚男子每天给工资两先令，单身一先令；此外，对那些一个便士也拿不出的穷户发出差不多一五七二夸特的菜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还有很多。这里有一则广告：

为了受难的穷人

先生：——穷人的苦难如此深重，为了他们，我不得不恳求您对救世军的伟大社会福利工作予以支持。现在夜间有六千左右的人要安排住处，白天一天要给几百个人找工作。面包和菜粥，施给了深更半夜在伦敦街头踯躅的流浪汉。为了那些失业工人，还添建了许多工厂。我们为成年男女、儿童和无业游民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就全国来讲，是这类有组织的救济工作中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我们非常需要帮助。圣诞节以前，我们需要一万金镑。我们也可以按照您的希望，把礼物送到那些指定的机构或家庭里去。为了使这项工作维持下去，能否请您慷慨解囊给予捐助？支票（英格兰银行法院街分行记账支票）请寄给我，地址是伦敦中西区维多利亚女皇街一〇一号。收支情况报告函索即寄。

布朗韦尔·布思

"喔，这就是欧文看到的'自由贸易'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和繁荣啊，"克拉斯讽刺地笑着说。

"我从来没说过'自由贸易'带来幸福，或者带来繁荣，"欧

文说。

“是呀，也许你没讲过这几句话，可是事实上你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从来没说过这一类的话。五十年来我们一直奉行‘自由贸易’，而今天大多数人都程度不同地生活于赤贫之中，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挨饿。以前我们奉行关税保护政策的时候，情况更加糟糕。有些国家今天正在奉行关税保护政策，可是那里的人民都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干点活，挣口饭吃。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唯一的区别是：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比那种，或是那种比这种更糟一点，至于作为医治贫困的方子，它们两个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效用，理由很简单：它们没有涉及贫困的根本原因。”

“贫困最大的原因是人口过剩，”哈洛说。

“对啊，”乔·菲尔波特老头说，“一个老板需要两个工人时，马上有二十个人去要求工作。真是人太多，工作太少。”

“人口过剩！”欧文叫了起来，“英国还有成千上万亩的荒地，上面看不见一点人烟。法国的贫困是由于人口过剩吗？五十年来，爱尔兰的四百万人民中有的饿死了，有的移殖出去了，人口已经减少一半以上，可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摆脱贫困。也许你们认为，我们英国也有半数人口应该消灭吧。”

欧文讲到这里，激烈地咳嗽起来，他坐了下来，等这阵咳嗽过去。他坐在那里，一边用手帕擦着嘴唇，一边听别人谈论。

“饮酒是贫困的主要原因，”斯莱姆说。

这个青年经历了一个奇怪的他所谓的皈依过程。他已经“一心向主”，所以总以一种虔诚的怜悯眼光看待那些他所谓

的“世俗”之人。他不是“世俗”的，他不抽烟，也不喝酒，从不上戏院。他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认为绝对戒酒是基督教的根本信条之一。他心里从没想过：他这理论正是对基督教创始人的一种侮辱。

“对呀，”克拉斯说，他很赞成斯莱姆的意见，“有些人实在太懒，懒得有活也不干。有些人他妈的到处哭穷，可他们一辈子就没好好干过一天活。”克拉斯接着说：“此外，还有那些新花样的机器，把一切都毁了。就连我们这一行，也搞了个什么糊壁纸修剪机，现在他们又搞出了一种油漆机。还有打水机和龙头软管，他们盘算着，只要有了这些机器，两个人就抵得上二十个没有机器的工人。”

“还有一个原因是女人，”哈洛说，“如今成千上万的女工在干本该给男人干的活。”

“我看，如今世道，教育太多了，”林登老头说，“教育对咱们这号人有啥屁用？”

“一点也没用，”克拉斯说，“只叫人胡思乱想，弄得他们连活儿也懒得干。”

巴林顿一直没有参加谈话，仍旧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抽烟。欧文带着轻蔑而好奇的心情听着这一派胡言。难道他们个个都笨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吗？难道他们的智力永远不能超越这个幼稚阶段吗？要不，是他自己发了疯吗？

“早婚也是个原因，”斯莱姆说，“要是一个人不能养家活口，就不应该让他结婚。”

“结婚怎么算得上是贫困的根源呢？”欧文轻蔑地说，“一个单身汉总是过着不正常的生活。你为什么不进一步发挥你

的论点，说吃饭喝水也是贫困的根源，或者说只要大家都赤身裸体那就没有了贫困？一个人穷得没钱结婚，就说明他已经够穷了。”

“我的意思是，”斯莱姆说，“一个人除非他有一笔积蓄存在银行里，就不应该结婚；而且除非他自己有一幢房子，他也不应该结婚。只要你有固定职业，到建筑公司买一幢房子并不难呀。”

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起来。

“嘿，你这个笨蛋，”哈洛非常轻蔑地说，“咱们好多人有一半时间是在街上甩膀子，没活干。你说说倒容易；因为你在这个公司里，可以说，已经找到了一个长久的活儿。只要他们有生意做，总少不了你们几个人的份儿。再说，”他冷笑一声，加上一句，“咱们又不和老瘟神同上一个教堂呀。”

“老瘟神”是拉什顿公司的经理或者说总工头。“瘟神”这个名字只是工人们给他取的许多绰号之一；人家也叫他“尼姆罗德”① 或者“潘底乌斯·彼拉多”②。

“就算不会吧，”哈洛接着说，一面对其他人使了个眼色，“在一个人开始存钱的那些年，他该怎么办呢？”

“嗯，那他必须克制自己，”斯莱姆说，他的脸红起来了。

“克制自己，说得真对！”哈洛说，大家都笑了起来。

“当然罗，如果一个人单靠自己的力量来克制自己，”斯莱姆回答说，“他一定会失败，可是当你得到上帝保佑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

① 《圣经·创世记》第十章第九节所说的上帝的英勇的猎人。

② 《圣经》中所讲处死耶稣的审判官。

“看在上帝面上，住口吧！”哈洛带着讨厌的口吻说，“我们刚吃过中饭哩。”

“来杯酒怎么样？”乔·菲尔波特老头突然问道。

“好，好，”哈洛叫起来，“去他妈的辩论。要是有人付账，来它一杯，我倒不在乎。”

乔·菲尔波特——通常人家管他叫老乔——一向爱好杯中物，喜欢随意喝上两杯。他年纪并不十分大，不过只有五十出头，可是看起来却显得很老。他的老伴死去已经五年，三个孩子没养大就死了，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斯莱姆提到喝酒，激起了菲尔波特的气愤；他觉得这是针对他而发的。尽管他那糊涂脑筋不敢断然为自己辩护，但是他晓得，欧文虽然也反对喝酒，可是并不喜欢斯莱姆。

“我们用不着谈什么喝酒和偷懒，”欧文不耐烦地回答说，“因为这些和问题本身根本没有关系。问题在于那些大多数不喝酒而又肯干活的人，他们却穷了一辈子，这原因又在哪儿呢？再说，假使所有的酒鬼、懒虫、非技术工人或者手艺蹩脚的工人，由于某种奇迹，一夜之间变得清醒、勤快和有技术的话，在目前情况下，这只会使我们更加倒霉。因为现在活儿已经不够，加上这些人来竞争，很明显，就有造成降低工资和减少就业机会的可能。什么喝酒、偷懒和手艺蹩脚是贫困原因的理论，都是那些自私自利想维持现状的人捏造出来的鬼话，目的是不让我们去发现造成这种贫困状况的真正原因。”

“好吧，就算我们全都错了，”克拉斯冷笑着说，“也许你能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吧？”

“说不定你认为你晓得怎样去改变这个现状吧，”哈洛对

其他的人挤了一下眼睛说。

“不错；我的确知道它的原因，”欧文郑重其事地说，“我也晓得怎样去改变——”

“永远也改变不了啦，”林登老头打断欧文说，“谈这些简直毫无意思。自古以来，世界上就有富人和穷人，将来也永远会有。”

“我常常这么讲，”菲尔波特说，他除了爱喝酒以外，还有个脾气，就是希望看到大家欢欢喜喜，最不喜欢别人吵吵闹闹的。“象我们这号人去操心政治、为政治争吵实在没有意思。不管你投什么人的票，全都没有关系。谁来也都一样。他们都在想尽花招替自己谋利。尽管你们争得面红耳赤，你们也休想动它分毫。何必自寻烦恼呢。最聪明的办法是得过且过，使自己尽量多享受点儿，同时大家尽量相互帮助点儿。短短的一生哪有工夫去吵嘴，咱们迟早都是要进棺材的！”

在发表了一通议论之后，达观的菲尔波特心不在焉地抓住一只果酱罐，举到嘴边；但他突然想起这里面盛的是茶，不是啤酒，于是又放了下来。

“我们还是从头谈起吧，”欧文继续说，全不理睬别人的打搅，“首先，你们所谓的贫困是什么？”

“就是没有钱呗，”克拉斯不耐烦地说。

其余的人也嗤之以鼻地笑了起来。在他们看来，这真是个可笑的问题。

“不错，一般说来，这是很正确的，”欧文回答说，“就是说，按照今天的世道来看。不过金钱本身并不是财富；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用处。”

听到这里，大家又发出一阵嘲笑声。

"譬如说，假使你和哈洛乘船遇险，流落在一个荒岛上；你除了一只装着一千金镑的袋子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而他却有一罐饼干和一瓶水。"

"算它是瓶啤酒吧！"哈洛带着请求的口气说。

"那么，谁是富人，是你还是哈洛？"

"不过，你知道，我们并没有遇险，也没有流落到什么荒岛上，"克拉斯冷笑着说，"这是你辩论起来最糟糕的地方。你一离开他妈的稀奇古怪的设想就说不下去。别假设那些没有的事，给我们讲点事实和普通的道理吧。"

"是呀，是呀，"林登老头说，"我们正需要一点普通的道理哩。"

"那么，你所谓的贫困又是什么呢？"伊斯顿问。

"我所谓的贫困，是指人们不能享受人类文明带来的好处；比如生活必需品、舒适、娱乐、文化生活、闲暇、书籍、戏剧、图画、音乐、假期、旅行、美好的家庭、精致的衣服、营养而可口的食物，等等。"

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这简直太荒谬了。居然想得出象他们这号人还想得到这些东西或者享受这些东西哩！如果说，以前还有什么人不太相信欧文有神经病的话，现在可完全相信了。这个人简直疯得象三月里的兔子一样。

"要是一个人只能为他自己和他家庭弄到些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那么这一家就算生活在贫困中。既然他不能享受人类文明给人带来的好处，他跟野人也差不多了。事实上，他还不如做个野人，因为野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剥夺了些什么。

我们所谓的文明——我们祖先传下来的不断增多的知识——是人类几千年来智慧和劳动的成果，因此它照理是全体人类的共同遗产。每个生下来的孩子，不管他是聪明还是愚笨、身体健全还是瘸腿瞎眼；不管他在其他方面是超过还是不如别人，至少在一点上他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对于过去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成就，他也是继承人之一。”

他们中有些人开始想：也许欧文毕竟还不是疯子。他能谈得出这些东西一定是个聪明的家伙。这些话听上去简直象是书上讲过的，可是其中有一半是他们当中许多人听不懂的。

“这是什么道理呢？”欧文继续说，“为什么我们不仅被剥夺了遗产——不仅被剥夺了几乎所有文明带来的成果，而且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往往连最起码的一点生活必需品也不能到手？”

没有一个人回答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东西，”欧文接着说下去，“都是那些劳动的人生产出来的。在劳动中我们出了全份力量，因此，我们对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也应该有充分享受的权利。”

其余的人仍然默不作声。哈洛想到了人口过剩的理论，但是他不打算提了。克拉斯想不出聪明的回答来给自己争回面子，总算很知趣地没有吭声。他本想要把喷漆机和龙头软管搬出来回击一下，不过还是放弃了；他想和欧文这种呆子讲道理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索金斯假装睡着了。

可是，菲尔波特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照现在的情况，”欧文继续说，“我们不但不能享受文明

带来的这些成果，而且实际上比奴隶还不如，如果我们是奴隶的话，我们的主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还会注意到让我们经常有饭吃和……”

“喔，我可不这样想。”林登老头粗暴地插嘴说，他一直带着不耐烦和生气的神情在听着，“你只能代表你自己说话，我可要告诉你，我可不愿意把自己降低到奴隶的地位。”

“我也不愿意，”克拉斯理直气壮地说，“谁愿意谁就把自己叫做奴隶吧。”

正在这当儿，通向厨房的过道里响起了脚步声。是瘟神！也许还是老混蛋本人！克拉斯急忙掏出表来。

“天呀！”他气喘吁吁地说，“已经一点过四分了！”

林登慌慌张张抓住一架短梯，扛着这架梯子在房间里转来转去。

索金斯一轱辘爬了起来，从围裙口袋里抽出一张砂纸，拼命擦着洗碗间的门。

伊斯顿扔下《糊弄家》，急忙站了起来。

伯特把《犯罪实录》往裤袋里一塞。

克拉斯冲到木桶旁边，搅动桶里的陈石灰水，发出来的臭气真能熏死人。

一片惊慌失措。

他们好象一伙坏蛋，正在犯罪的时候突然被人撞见了。

门开了，原来是邦迪买了赛马彩票回来。

第 二 章

尼姆罗德：上帝面前的打猎能手

人们当着面叫他亨特① 先生，他是神光堂主日学校的监督，堂里的教友们也这样称呼他，可是那些被他虐待的工人们却背着他叫他“瘟神”或者“尼姆罗德”。他是公司的总工头，也可以说是经理，下面便是这家公司的名片：

> 拉什顿建筑公司
> 麦格斯市
>
> 承包营造、装饰及其他各项工程
> 代办葬事　修理房屋
> 质量头等　取费低廉

公司里还有许多小工头，或者说“小喽罗”，但亨特可是总工头。

他是个细长个儿，瘦骨嶙嶙，衣服挂在肩胛上，显得非常宽大。布口袋似的裤管，折痕纷乱，裹着他那双又细又长的

① 原文 Hunter，意思是“猎人”。

腿；膝盖有点儿朝里弯，再往下便是一双大扁脚。两只手大而瘦，布满了疤节，那双手臂，就是生在他这样高个儿的身上，也嫌太长了。他常常脱下礼帽，用一块红手巾抹去额角上的汗珠——那是因为骑自行车飞驰而冒出来的——这时就会露出他那高耸而扁平的窄脑门。他长着肥大多肉的钩鼻，鼻孔两边各有一道深沟，一直延伸到遮住嘴唇的八字须里；只有当他对着工人们发吼，吆喝他们拼命干活时，才看得出他那张嘴有多大。他的下巴很大，而且长得出奇。两只浅蓝色的小眼睛，彼此挨得很近，上面罩着两道又稀又淡、几乎使人看不出来的眉毛。鼻梁顶上，两道眉毛之间，有一条垂直的沟。头上长满了粗密的棕黄色头发，后脑勺很大，两只耳朵却很小，紧贴着头皮。要是谁把他那死尸般的面孔整个描绘下来，就会发现它的轮廓正象一个棺材盖。

这个人跟随拉什顿——那会儿还没听说什么拉什顿公司——已经十五年了，事实上，几乎是从拉什顿开始做生意的时候起他就跟了他。那时，拉什顿感到必须有一个代理人来跑跑腿，干点粗活，这样他自己就可以脱手做些更轻松、更能赚钱的事情。亨特当时是一个技术工人，正当他打算自找门路的时候，拉什顿提出要他做工头，那是一个固定性的职业，薪金是每星期两英镑，另外还有百分之二点五的红利。乍看起来，这是个好差事。亨特接受了，放弃了自立门户的打算，死心塌地地委身于这一事业。每当需要提出估价单的时候，前去估价并辛辛苦苦地盘算各项可能开支的总是亨特。他们中标之后，又总是他去主管这项工程，计算如何尽可能偷工减料：该用灰泥的地方就用烂泥，该用水泥的地方就用灰泥，讲

好用铅板的地方用锌板，用漆料的地方用熟油，人家付了五层漆的钱，只给刷上三层；总而言之，这个人念念不忘的就是偷工减料，简直象着了魔一样。他看到老老实实办事就难过。甚至活计做得好些反可省钱的时候，他由于习惯成自然也一定要潦草从事。这样他才比较称心，因为他感到占到了一点便宜。如果有建筑师监工的话，瘟神不是笼络他，就是恐吓他。要是两者都行不通，他至少也得试试；在监视、驱使和欺压工人之余，他那双鹞子眼睛总是在留心新的买卖。他那通红的长鼻子伸到了市上每个房产代理人的办公室，他竭力想嗅出：哪些房屋新近转让了或者出租了，他便好去拜见这些房子的新主人，把任何需要改装或修葺的工程兜揽过来。他买通了许多打杂女工和侍候病人的看护；她们为了酬答从他那里拿到的一点佣金，便把某某病人即将死去的消息告诉他，又把拉什顿公司介绍给那些心烦意乱的死者家属。通过这些办法，瘟神往往——当然首先详细了解过这个遭到不幸的人家的经济情况——就会拖着他的臭皮囊钻进那些居丧人家甚至死人的房间里去，千方百计为拉什顿公司谋取更多的利润，也为自己赚取那可怜的百分之二点五的红利。

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瘟神才做牛做马，奔走钻营，到处欺骗。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工人们的工资才被压减到最低限度。他们的孩子没衣没鞋，吃不饱肚子，不到成年就被迫去干活，因为他们的父亲没法赚到足够的钱来养家活口。

十五年啦！

亨特现在认识到，在他和拉什顿的关系中，是拉什顿大大地占了便宜。首先，谁都看得出，拉什顿收买了一个可能成为

劲敌的对手；而今天呢，这个经过十五年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事业，这个主要是由于亨特的能力、勤勉以及他大胆而狡猾的手段才建立起来的事业，却完全属于拉什顿公司。亨特只不过是一名雇用人员，很可能象其他工人一样被辞退，所不同的是他享有在一星期以前而不是在一小时以前接到辞退通知的权利；从经济上来讲，他比当初到公司来的时候也好不了多少。

十五年啦！

亨特现在知道自己是被人利用了，同时他也明白，现在另找门路已经太迟了。即使他觉得在精神与体力方面还能够从头做起，他也没有足够的积蓄可供他重新创业；如果拉什顿现在辞退他的话，他是老得连一个技术工人的职业也找不到了。再说，由于他一向热衷于拉什顿公司的事业，急切地想谋取自己的红利，他做了许多引起同行公司仇恨的事，他们对他恨之入骨，十有八九不会雇用他；即使他们愿意雇他吧，一想到自己必须和那些被他虐待、压迫过的工人平起平坐，不分高下，他的心就凉了半截。由于这些原因，亨特害怕拉什顿就象工人们害怕他自己一样。

瘟神骑在工人们头上，用歇工威胁着工人，用饥饿威胁他们的老婆、孩子。站在瘟神背后的却是拉什顿，他要挟他，驱使他为扩展他们的美好事业而更加卖命——这就使得这位公司老板的财富源源而来。

当读者们第一次认识亨特先生，也就是当上一章所叙述的事件发生的那天下午，他正鬼鬼祟祟朝着克拉斯和他的伙伴们干活的地方前进。他骑车沿着马路的一边走，这就使他

不到进门的时候不至于被屋子里的人瞧见。他在离开大门一百码左右的地方跳下了自行车，路面在那里陡然隆起，他推着车子吃力地向上走，呼出来的气在冷空气里凝成了白雾。这时他注意到那里有一伙人聚在一起，这些人里有几个他是认识的，他们曾经或前或后地在他手下干过，可是现在都失业了。他们一共五个人；其中三个站在一起，另外两个各自站在一旁，显然，他们两个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和那三个人都是互不相识的。那三个站在一起的距离亨特最近，当亨特走近的时候，他们中有一个走上来迎着他。

"先生，早上好。"

亨特含含糊糊地哼了一声，没有停下来；这个人跟在他后面。

"先生，有没有活儿干？"

"名额全满了，"亨特回答说，还是没有停下来。这个人仍旧跟着走，象叫花子讨钱似的。

"先生，再过一两天来找您，有办法吗？"

"不行吧，"亨特回答，"如果你高兴，当然可以来；不过我们已经额满了。"

"谢谢您，先生，"他说着就转身回到他的伙伴那儿去了。

这时亨特离开那另外两人中的一个只有几码远了，这个人也走上来和他说话。他尽管感到是没有希望找到工作的，不过问一问也没有害处，何况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失业已经一个多月，今年夏天实在难挨，有时候在一家公司里做上两个星期，接着便有一个星期没活可干，然后在另外一家公司做上三四个星期，接着又是失业，就这样做一阵歇一阵。现

在是十一月了。去年冬天,他们已经欠了债;这本来不是什么稀奇事,可是,由于夏天也很倒霉,他们不能象往常那样,把冬天欠下的债务还清。今年冬天,他们是否还能靠赊欠度日就很难说了。事实上,今天早晨他老婆打发小女儿上杂货店赊点黄油时,老板已经不肯赊给她了。正因为这样,尽管他觉得没有希望,还是走上前来招呼亨特。

这一次,亨特停了下来:他爬坡爬得喘不过气来了。

"先生,早上好。"

亨特没有答礼,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好在这个人也无所谓,他习惯于这样的待遇了。

"先生,有没有活儿干?"

亨特没有马上回答。一方面因为气接不上来,另一方面他正在考虑一个常常想到的计划,近来他一直渴望把这些计划付诸实行。这个等待已久的时机总算到来了。在麦格斯市,目前差不多只有拉什顿公司有生意,而技术高明的工人失业的却不在少数。对,这正是时候。如果这个人同意的话,他倒愿意拉他一把。亨特知道这个人是个技术不错的工人,以前在拉什顿公司干过活。把林登老头或者其他拿全薪的工人撵走一个吧,腾出一个位子来;要找个借口也并不难呀!

"嗯,"亨特最后带着疑惑、犹豫的口气说,"恐怕没有办法,纽曼。我们差不多已经满额了。"

他停了下来,等候对方再说些什么。他连看都不看这个人一眼,只顾弯着腰拨动着自行车的机件,好象在调节什么。

"今年夏天情况真糟,"纽曼接着说,"我吃够苦头了。哪

怕只有一两个星期的活，我也愿意干。”

亨特没有响。过了一阵，他抬起头望了望对方，可是马上又低下头去。

“好吧，”他说，“我可以——也许——能让你做一两天。你就到这里来上工好了。”他把头朝工人们正在干活的地方点了一下，“明天早上七点钟。工钱你当然知道罗？”纽曼正打算道谢，他加上一句，“六个半便士。”

亨特说话的口气，就好象削减工资已是既成事实了。他认为只要让这人觉得许多人都是按照减低的工钱在干活，他一定会答应的。

纽曼吃了一惊，不免犹豫起来。他从来没有削减工钱干过活；有时候他确实宁愿挨饿也不愿这样做；可是现在，似乎别人都在这样做。况且，他手头这样紧，如果拒绝干的话，急忙中是不会找到旁的工作的。他想到家和家里的人。他们欠了五个星期的房租，上星期一，收房租的人已经很露骨地暗示过：房东不能再等了。而且不仅是房租，如果他找不到工作，他们又怎样活下去呢？今天早上，他已经谈不上吃早饭了，只喝了一杯茶，嚼了一点儿干面包。这些想法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可是他还是犹豫不决。亨特开始走了。

“嗯，”他说，“要是你愿意干的话，明早七点钟到这里来好了。”这时纽曼还在犹豫，亨特不耐烦地加上一句，“你来，还是不来？”

“来，先生，”纽曼说。

“那好罢，”亨特和气地说，“我告诉克拉斯，要他给你准备一套工具。”

他友善地向那工人点了点头，而他却象犯了罪似地走开了。

亨特继续朝前走，心里感到非常满意。这时，一直在那里等着他的第五个人走上来迎着他。这个人一走近，亨特就认出他是夏天在拉什顿公司干过活的那个人，后来他突然自动跑掉了，因为亨特骂了他，他生气了。

亨特很高兴碰到这个人。他猜想，这个人的情况一定非常糟，不然在发生上次事情以后他不会再来要求工作的。

"先生，有没有活儿干？"

亨特好象在想什么。

"我相信还有一个位子，"他终于开口了。"但是你这个人太靠不住。有没有工作，你好象不在乎。你懂吗，你性子太傲；人家说你一两句，你就摆架子走了。"

这个人没有答话。

"你知道，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事情，"亨特加上一句，"如果纵容象你这样的人，那我们就没法办事了。"

亨特一边说，一边继续前进。

他走到离大门三码左右的地方，不声不响地把车停靠在篱笆旁边。篱笆里面的冬青长得高高的，就是有人从窗口张望，也发现不了他。他小心翼翼地沿着篱笆走到大门口，弯着腰留神窥探，看看能否发现什么人在偷懒、聊天或是抽烟。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林登老头在那里用轻石和水擦洗过道的门。亨特一声不响地打开大门，沿着花园里小径旁边的草地悄悄走了进来。他指望在他走进正门以前不被人发觉，这样林登就不能把他的来到通知里面的那些人了。他果然做到

了这一点，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屋子。他没有跟林登说什么；因为一说话就无异于宣布了他的来到。他偷偷摸摸在屋子里走了一转，然而大失所望，他所看到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心干活。在楼上，他发现有一个房间的门是关着的。

乔·菲尔波特老头整天都在这间屋子里干活，用一把宽口方头的刮刀，刮着天花板上的石灰，剥着墙上的旧糊壁纸。尽管这个房间很小，老乔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天花板上似乎涂了两三层石灰，从来还没有洗擦过，而墙上的糊壁纸也有好几层厚。尤其是墙壁下部都上了护墙漆，这就给剥纸的工作增添了不少麻烦。要剥掉这些纸，必须用浓苏打水浸透几遍；尽管老乔非常当心，他的手指还是免不了要沾上这些东西。结果，他的指甲烧焦了，变黄了，周围的肌肉裂了缝，直淌血。不管怎样难搞，他总算把它搞完了。虽然他的右手和肩膀因为长时间的劳动而在酸痛，手掌上也给刮刀的柄磨起了一个先令大的泡，但他一点也不在乎。

旧糊壁纸剥掉以后，老乔用水冲洗了墙壁，把纸片扫在一起，堆在房间中央，然后用砌刀在一块小木板上拌了一些水泥，开始填补墙上以及天花板上的缝隙。又过了一阵，他实在太累了，觉得该抽抽烟、休息一会儿。他掩上门，用一架短梯顶着。房间里有两扇方向正好相反的窗子；他把窗子打开，让烟斗的烟雾和气味能够散出去。做好这种种戒备之后，他就爬到那座拦住门的短梯顶上，安心地坐了下来。从这里一伸手就可够着壁橱的上层，那里藏着一品脱啤酒。于是，他拿出酒瓶，抱着瓶喝了一大口。喝完以后，又轻轻地把它放在原地，然后便优哉游哉抽起烟来，他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这样我们才可以捞点儿回来哩。"

可是，他手里还握着砌刀，万一有人闯进来，他就可以马上干起活来。

菲尔波特约莫五十五岁。他没有穿白罩衣，只系了一条打补钉的旧围裙；他的裤子很旧，溅满了油漆，破破烂烂的裤脚罩在那双满是补钉、连靴跟都磨平了的靴子上。露在围裙外面的一部分背心上也满是干了的油漆斑点。他穿着一件染色衬衫和一件给油漆弄得稀脏的假领，这假领的一边从背心开口的地方拖了出来。头上戴着一顶撒了许多油漆的旧帽子，亮晃晃的。他很瘦，背有些弯。虽然实际上他只有五十五岁，可是看上去却要老得多，未老先衰。

他还没有歇上五分钟，亨特便在门外轻轻地转动着门上的把手。菲尔波特立刻熄灭烟斗，从上面跳下来，打开了门。亨特一进来，菲尔波特又把门关上，爬上短梯，继续填补那上面的墙壁。尼姆罗德怀疑地望着他，很诧异刚才门为什么关着。他向房间四角望了一遍，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来。他嗅着空气，看看能否嗅出烟味，要是他没伤风的话，无疑他会嗅出来的。可是，既然他伤了风，也就嗅不出什么了。不过，他还是不满意，尽管他记得克拉斯经常夸奖老乔是规矩人。

"我可不喜欢人家这样把门关起来干活，"他终于忍不住了。"这叫我怀疑他是在磨洋工。敞开门不一样可以干活嘛。"

菲尔波特一边咕噜着说关也好，开也好，对他反正都是一样的，一边爬下梯子，把门打开。亨特没有再说什么，他走了出去，继续到各处去窥探。

欧文和菲尔波特同在一层楼上，独自在一个房间里干活。他正在窗口用一盏煤油喷灯烧着墙上起了泡或裂了缝的陈油漆。

干这个活儿，首先要把火焰喷射到陈油漆上，使油漆软化，然后用一把凿刀或者一把叫刨片的刮刀把它刮掉。门半开着，窗顶上的气窗也打开了，好让新鲜空气流进来，原来房间里不但湿气很重，而且弥漫着喷灯的烟雾和烧焦了的油漆味道。天花板刚刚用水冲洗过，墙壁也刚刚刮干净。湿淋淋的旧纸头积成一堆，堆在房间的中央。

他正干活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有谁进屋里来了；他转过头来望。门给推开了六英寸左右，开口处出现了一张长着大下巴的惨白的长脸，这张脸的上方盖着一顶礼帽，中间长着一只通红的大鼻子，还有一束垂着的胡须和两只挨得很近、闪闪发光的眼睛。这张鬼脸盯住欧文好一会儿才悄悄地退去，现在又只剩下欧文一个人了。刚才他真吓了一大跳，险些儿连喷灯都落到地上，等到这张鬼脸一离开，欧文感到全身的血液都涌上双颊。他压抑着心头的怒火，气得发抖，恨不得跑到门口，把喷灯砸到亨特脸上去。

这当儿，亨特站在房间外面的楼梯口也在思索。总得要打发走一个人，让出一个位子，明天好给那个廉价工人呀。他本来希望抓住某一个人的小辫子，作为立即开除他的借口，可是，现在看来，这是没有希望的了。怎么办呢？他真想把那老得不中用的林登打发走，可是，这老头儿替拉什顿断断续续干了好多年了，如果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借口，也不便马上开除他。不过，这个老家伙实在值不到他现在拿到的这工钱了。象

他这样的老头，每小时七个便士，真是一笔荒唐的大数目。这简直反常——不管有没有借口，一定得打发他走。

亨特又偷偷地溜到楼下去。

杰克·林登约莫六十七岁，也跟菲尔波特一样，看上去要老得多。这种情况在工人里面是常有的，原因是他们得辛辛苦苦干一辈子活，又常常穿没好穿，吃没好吃的。尽管林登生活在一个文明世界里，他却从来没尝到过文明的好处。而关于这一切，他当然压根儿就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这些非分之想；他总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他们这号人的份儿。他管自己叫保守党人，非常爱国。

布尔战争[1]爆发时，林登是一个狂热的支持者。他的小儿子是一个后备兵，被追上了前线，由于日晒夜露终于害热病死了，此时他的心才有点儿凉下来。这个当兵的儿子离家出征时，留下了老婆和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五岁——托他父亲照管。他死了以后，他的妻子和孩子仍旧和老两口子住在一起。这个年轻女人有时也做些针线活赚点钱，不过实际上还是靠她的公公。而他呢，尽管很穷困，仍然乐意要她们住在一起。因为近年来，他的老伴日益衰弱，尤其是自从儿子的噩耗传来以后，精神上受了震动，经常需要有人伴着她。

当这位经理来到楼下的时候，林登还在洗擦过道的门，瘟神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盯着他好几分钟。末了他大声

---

① 布尔人是十七世纪中叶定居南非好望角一带的荷兰移民的后裔。十九世纪末，英国为了争夺殖民地，侵犯南非布尔人的地区。由于遭到顽强抵抗，英国政府动用了大量军队进行残酷屠杀，于一九〇二年并吞了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这场战争进行了约三年，史称布尔战争。

说道：

“你还要在这几扇门上泡多久？为什么不快点儿上油漆？今早我来的时候，你就在这里磨洋工，难道你以为我是出钱请你来装样子的么？赶快干完！要是你不想干，我马上就可以找到想干的人！我早就注意到你是怎么干活的了，告诉你，你骗不了我。许许多多比你强的人正闲着没事干呢。如果你不能加快的话，你就滚吧；即使在旺季里，没有你，我们也照样能行。”

林登老头直哆嗦。他想辩驳，可是却说不出话来。倘使他是个奴隶，没有满足主人的要求，主人也许会把他绑起来鞭打一顿；亨特不能这样做，他只能夺下他的饭碗。林登老头被吓坏了——这不仅是夺去他一个人的饭碗呀。最后他硬着头皮——话好象粘在喉咙里不肯出来一样——说道：

“先生，我必须先洗刷干净，才能上油漆呀。”

“我不问你在干什么，而是问你到底要花多少时间！”亨特嚷嚷着，“用不着顶嘴也用不着争辩。要么动作快一点，要么就干脆别干了。”

林登没有吭声，他继续干着活，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几乎连块轻石也把不住了。

亨特这样大喊大叫的，弄得满屋子全听见了，每个人都害怕起来。下一个该轮到谁呢？他们心里想。

瘟神看见林登没有再说什么，便又开始了他的巡视。

只要他盯着谁看，那人干起活来就战战兢兢、笨手笨脚、慌慌张张，搞得错误百出，乱七八糟。木匠工头佩恩在客厅里装地板，正敲着钉子，他慌得太厉害了，一失手锤子狠狠地敲

在大拇指上。邦迪也在客厅里干活：用瓷砖砌壁炉。当他把一块瓷砖截成两半以便镶嵌的时候，在手指上割了一道很深的伤口。亨特在场他哪里敢停下来去包扎呢，结果一边干活，一边淌着血，白色的瓷砖都被染红了。伊斯顿跟哈洛一起站在一块搭板上，洗刷天花板上的旧彩饰，他是那样惊慌失措，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了。忽的一声，刷子从他发抖的手里摔了下来，直落在地板上。

真是人人自危。他们知道，现在要到别的公司找点活干，那可比登天还难。他们也知道，眼前这个人有权力来夺去他们的饭碗，有权力来夺去他们子女嘴里的面包。

欧文在楼上的栏杆旁，听着亨特说的话，恨不得一只手扼着他的喉管，一只手在他的脸上狠狠地揍。

那结果会怎样呢？

他会被送到监狱里去，要不然，至少也会失业：他和他一家就得饿肚子。因此他只好咬牙切齿地诅咒着，用他紧握的拳头猛击墙壁。只好这样！这样！这样！

要不是为了他一家人！

欧文的脑子沸腾起来。

首先他要用左手揪住他的衣领，顶住他的喉管把他按在墙上；然后举起右拳，砰！砰！砰！把亨特那张鬼脸打个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可是这一来，家里人又怎样呢？默默地忍受也许是更勇敢更有大丈夫气概呢？

欧文脸色苍白，靠墙喘着气，全身精疲力竭。

楼下，瘟神仍旧在屋子里东走西窜。他忽地停下来打量

着索金斯干活。这个人正在油漆后楼梯。虽然这里原来的漆又脏又腻，瘟神却吩咐他们不用[[刮干净就上漆。]]

[[“只要掸掉灰尘，就可以涂颜色了，”]]他这样说过。所以当克拉斯调油漆的时候，他格外多搁了些干燥剂，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坏了颜料的色泽；结果漆得一塌糊涂，需要再漆一遍。亨特一看到这个就大发脾气。他相信，只要小心一点，漆一道就够了；他认为这是索金斯有意捣鬼。真是的，这些人都好象没有一点良心。

漆两道！他原来只估了三道漆的价钱呀！

“克拉斯！”

“是，先生。”

“这儿来！”

“是，先生。”

克拉斯急忙走过去。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告诉过你，这里只要漆一道吗？你看！”

“先生，情况是这样的，”克拉斯说，“如果事先洗刷干净的话——”

“他妈的，什么洗刷干净不干净，”亨特嚷起来，“主要是颜料调的不够厚。把油漆拿去加点儿颜料，倒要看看究竟一道行不行。要是你办不到，我可以漆给你看。”

克拉斯拿起油漆，在亨特指示下，调得更厚一些。接着亨特拿起刷子，准备作个示范，证明一道也能漆好。克拉斯和索金斯一声不响地在一旁看着。

当瘟神正要动手的时候，他忽然疑神疑鬼地觉得好象有

人在咬耳朵说话。他放下刷子，偷偷地爬上楼，看看到底是谁。他才一转身，克拉斯便一把抓起手边的一瓶油，往油漆里倒了差不多半品脱，赶紧拌和起来。一转眼的工夫，瘟神回来了：他没有捉住什么人；刚才一定是听错了。他拿起刷子，漆将起来。可是结果比索金斯漆的还要糟。

他乱七八糟地涂了一阵，可总是没法漆好。最后，他也无可奈何了。

"也许到底得漆两道才行，"他伤心地说，"不过，这太糟糕了。"

他几乎哭了出来。

要是这样下去，公司非关门不可了。

"你们继续干吧，"他一边说，一边放下刷子。

他又开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现在，他想他该离开这儿了，可是他不愿意让他们晓得他走了，便偷偷摸摸地从后门溜出去，绕过屋子，走出大门，骑着自行车走了。

没有人看见他走。

好一阵子，屋里除了工人们干活的声响以外，没有别的声音。邦迪的砌刀发出铮铮的音乐般的声音，木工的槌子、锯子以及偶尔搬动梯子时发出乱糟糟的声音。

没有一个人敢吭声。

最后，菲尔波特实在忍不住了。他渴得要命。

自从亨特来到以后，他一直把房门敞开着。

他竖起耳朵听着，认为亨特一定是走了。隔着楼梯口，他看见欧文在前面房间里工作。他捏了一个小纸团扔过去引欧文的注意。欧文向四周望了望，菲尔波特便开始做手势，他用

一只手朝下指着，把另一只手的拇指向后指着市区的方向，同时做了个鬼脸。欧文领会到，这是问亨特走了没有。他摇摇头，耸耸肩，表示不知道。

菲尔波特小心翼翼地穿过楼梯口，向着栏杆外边偷偷地张望，屏住气听着。“走了没有呢？”他心里想。

他蹑手蹑脚地向欧文的房间走去，东张西望，手里提着砌刀，活象个戏台上的杀人凶手。“你想那家伙走了没有？”当他走到欧文的房门口时，用他那沙哑的声音悄悄地问道。

“我不知道，”欧文低声回答。

菲尔波特有点摸不着头脑。他非喝酒不可了，可又决不能让亨特瞧见。不管怎样，他得弄清楚亨特到底走了没有。

最后主意来了。他打算到楼下取点水泥上来。他把这主意告诉欧文以后，又悄悄地回到他原来工作的房间，然后再咕咚咕咚地穿过楼梯口。

“塞洞的水泥有多吗，弗兰克？”他大声问。

“没有，”欧文回答，“我没有用水泥。”

“那么，我只好到下面去弄点儿来。你要我带什么东西吗？”

“不要，谢谢你，”欧文回答。

菲尔波特壮着胆大踏步走到洗碗间，这儿已被克拉斯用来作油漆房了。克拉斯正好在调颜料。

“我要点儿塞洞用的水泥，”菲尔波特一边说，一边装水泥。

“那兔崽子走了没有？”克拉斯悄悄地问。

“我不知道，”菲尔波特回答，“他的自行车在哪儿？”

"他总是搁在大门外的，好不让咱们瞧见，"克拉斯回答。

"告诉你个法子，"菲尔波特停了一下，然后悄悄地说，"给小鬼一个空瓶子，让他到门外看看自行车是不是还在那儿。要是瘟神撞见他，他可以装做到厂里去打油。"

他们真这样做了。伯特走到门口，马上又折了回来，报告说自行车不见了。这个好消息一传开，大家都异口同声地高呼谢天谢地。

"感谢上帝啊！"一个说。

"但愿这个兔崽子摔下来，摔断他那狗日的脊梁骨，"另一个说。

"这些念《圣经》的骗子全都一样；我没有见过他们有一个好东西，"第三个嚷道。

他们知道他确实走了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马上停止工作，咒骂他一阵，然后才继续干活。这时，由于瘟神出现所引起的紧张消除了，干起活来也更得心应手。有的还燃起烟斗，一边抽烟，一边干活。

在这些抽烟的人里面有一个是林登老头。刚才的一阵恐吓弄得他惊惶失措，他看到别人在抽烟，心想也抽一口吧，也许可以镇镇神。他在工作时通常是不抽烟的；抽烟违反规章呀。

当菲尔波特转身上楼时，他跟林登老头悄悄地说了句什么，结果林登也就跟他一起上楼了。

一走进房间，菲尔波特就端起梯子靠在碗橱上，上去摸出那瓶啤酒，递给林登，一边说："老兄，喝点儿吧；心里会好过些。"

林登在里边慌忙地喝着，老乔就站在楼梯口望风，防备亨特出其不意地再溜回来。

林登下楼去了，菲尔波特喝完剩下的啤酒，把瓶子藏到烟囱里，又开始他那填补洞隙的工作。今天他必须做得象个样子，否则明天瘟神一来，他就会挨骂的。

欧文垂头丧气地干着。他觉得自己象一只挨了打的狗一样。

与其说是为了他自己，还不如说他是为林登的事抱不平，一种被人作践而又无力反抗的感觉压抑在他心头。

他整个一生都是这样：在或多或少受着屈辱的情况下不停地工作着，而结果呢，除了仅仅免于饥饿外，一无所获。

照他看来，将来也和过去一样毫无希望；如果活到老得不能工作的时候，一定还有更黑暗的日子哩。

他想到他的儿子。难道他也要做一辈子的奴隶和牛马吗？要是这样，这孩子还不如现在死去的好。

欧文一想到他儿子的前途，心里不由得对大多数工人伙伴又恨又怒。

他们是敌人。这些人不但象牛马一样对现状俯首就范，而且还为它辩护，任何要求改变现状的意见他们都加以反对和嘲笑。

他们是真正的压迫者——这些人说到自己时开口闭口就是“象咱们这号人”，他们一辈子过着贫苦微贱的生活，却认为这种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够好了，因此对他们生养出来的子女也够好了。

他恨他们，看不起他们，他们自己的子女注定要过一辈子

劳苦贫困的生活，而他们不但视若无睹，反倒处心积虑地反对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所作的任何努力。

正因为他们对自己子女的命运漠不关心，他也就没法为自己的孩子谋求一种正常的、人的生活。正是他们的无动于衷和激烈反对才阻碍了一个美好社会制度的建立，在那个制度下，凡是对人类事业尽了本分的人就能得到尊敬和酬报。可是他们不但不赞助这种改革，反而卑躬屈节，匍匐在压迫者的面前，他们还强迫和教育他们的子女学他们自己的样。正是他们这些人，真正负有使现行制度得以延续下去的责任。

欧文对自己苦笑起来了。好个滑稽的制度啊！

从事劳动的人被人轻视，受尽侮辱。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几乎全被抢去，给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享受。而这些从事劳动的人却跪在那些剥夺他们劳动果实的人面前苦苦哀求，只要能得到一点儿残羹剩饭，他们也就感激涕零了。

无怪乎有钱人轻视他们，把他们视同垃圾。他们确是下贱。他们确是垃圾。他们自己也承认这点，并且引以为荣。

当这些想法在欧文脑子里翻腾的时候，他的伙伴们正继续在楼下毫无怨言地干活。这时，他们大多数人已经把亨特置之脑后了。他们不象欧文那样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他们自鸣得意地认为自己还不至于那么想不开。事物是不能改变的。只有逆来顺受。一切不过是为了活下去！尽量过得好一些，一有机会就捞点回来。

不一会儿，哈洛开始唱起歌来。他有一副好嗓子，唱的又是支好歌，可是在这当儿他的伙伴们既不欣赏他的嗓子，也不欣赏他的歌。他的歌声倒引起了一阵吆喝和嘘声。

“算了吧，我的天呀！”

“够了，别再他妈的乱喊乱叫了！”

他们这样吆喝着。哈洛停了下来。

“什么时候了？”伊斯顿接着问，他并不是特别问哪一个。

“不知道，”邦迪回答说，“大概四点半了。你问斯莱姆吧；他有表。”

时间是四点一刻。

“现在天黑得早啦，”伊斯顿说。

“可不是，”邦迪回答说，“我怕天要下雨了。听那风声！”

“但愿别下雨，”伊斯顿说，“一下雨，回家就一身湿。”

林登还在过道里干活，伊斯顿朝他喊了一声。

“杰克，下雨了吗？”

老杰克嘴里还含着烟斗，回过头去看天色。天在下雨，可是林登并没有看到大颗大颗的雨珠沉重地打在地面上。他只看见亨特，站在门口望着他。有几秒钟时间，这两个人一声不响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林登吓呆了。一清醒过来，他马上拔下烟斗，可是太迟了。

瘟神跨了进来。

“我不是请你来抽烟的，”他大声说，“填好计工表到办公室去领钱。我对你已经领教够了！”

杰克没有作任何为自己辩护的表示，他知道这是没用的。他一声不响地放下工具，走到他放工具袋和外衣的房间里，脱下围裙和白罩衣，叠起来和工具——凿子和刨子——一齐搁在工具袋里；穿上外衣，将工具袋斜挂在肩上走了出去。

亨特没有和其他任何人说话，急急忙忙在房子里兜了一

外4二

转，看看他离开后每个人干了多少活。然后骑上车子走了，为的要及时赶到办公室把工钱付给林登。

屋子里又冷又暗，煤气还没有装上，克拉斯分发给工人们一些蜡烛，他们一声不响地干着，各人都想着自己的心事，心头十分沉重。下一个该轮到谁呢？

外面一大团一大团的乌云来势汹汹地聚集在暴风雨的天空里。狂风围着这幢古老的屋子怒吼着，窗子刮得格格作响，暴雨倾盆而下。

他们说，这就意味着回家要浑身透湿，但是不管怎样，谢天谢地，总算是快五点钟了！

第三章

理财家

那天晚上，伊斯顿冒着雨走回家去，情绪十分低落。今年夏天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倒霉的夏天，他过得并不比别人好。他在一家公司干上几个星期，又在另一家公司干上几天，接着又闲下来，后来或许又干上个把月，就这样混着日子。

威廉·伊斯顿中等身材，约莫二十三岁，长着漂亮的头发和胡须，还有一双蓝眼睛。笔挺的衣领，彩色领带，衣服虽然旧一点，但也干净、整洁。

他已经结了婚，妻子很年轻。有一次，他和别的工人一起帮一家人家油漆铺面，凑巧她是这家的打杂工，就这样他们认识了。他们过了十五个月的"恋爱生活"。伊斯顿并不忙于结婚，他知道好日子和歹日子加在一起他的工资平均每星期不超过一镑。可是，到十五个月末了，他发现，要是再拖下去将会有损于他的名誉，于是他们结了婚。

这是一年以前的事。

作为一个单身汉，就是偶尔失了业，他也从不怎么发愁；一个人生活总是不成问题的，甚至还可以弄到点零用钱。可是现在结了婚就完全不同了；失业的恐慌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他。

闲了三个星期之后，从这个星期一起他开始在拉什顿公司干活。正在修建的这幢房子需要全部刷新，因此他很庆幸自己找到了这样一个工作，一直可以维持到圣诞节。可是，现在他开始害怕了，害怕临到林登头上的灾祸说不定哪个时候也会临到他自己头上来。他一定得十分小心，一点儿也不能冒犯克拉斯。他担心克拉斯不喜欢他。伊斯顿知道克拉斯随时都可以开除他，而且，如果他想要给他的自己人安排工作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的。克拉斯是这项工程的工头。作为一个工人，他并没有什么特殊本领；比起他的大多数同行来他要差得多。可是，尽管他没有什么真本领，他却装作什么都知道，他老是含糊其词地爱用“格调”、“色调”、“和谐”一类的字眼，给亨特造成一个印象，以为他在工人当中是个十分了不起的角色。正是由于他这样卖弄自己，加上对亨特的曲意奉承，克拉斯才给自己争上了这个工头的美差。

克拉斯自己干活越少越好，可是唯恐别人偷懒。要是有谁没有满足他的心意，他就去报告亨特，不是说那人“不中用”，就是说那人“比送葬的人还慢”。结果一到周末此人就给打发走了。工人们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很多人对这位刁滑的克拉斯都有几分畏惧。不过，也有少数手艺高超的能手，在一定程度上，克拉斯对他们也奈何不得。弗兰克·欧文便是其中的一个。

另外也有一些人，巧妙地运用几袋烟和几杯酒博得了克拉斯的欢心，因此往往有些技术比他们高明的工人被“打发走了”，他们却保住了自己的饭碗。

伊斯顿冒着雨一边走，一边想着这些事情，他知道，一天

以后，甚至一小时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那都是无法逆料的。

这时，他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家门口；那是一所小屋，是一长列式样相同的房屋中的一所，一共有四个房间。

大门里面是一条约莫十英尺长、二英尺六英寸宽的过道，过道上盖着油布。过道末端是通到楼上去的楼梯。左边第一道门进去是客堂，这是一间九平方英尺左右的房间，有一个凸窗。这个房间平日很少用，因此经常保持整齐清洁。壁炉面是木头的，黑漆底子上饰以红黄交织的条纹，看上去仿佛是大理石。墙上糊着纸，浅褐色的底子上印着大朵白玫瑰花的图案，还衬托着深褐色的茎叶。

壁炉前面有一个防火炉围和一套火炉用具，壁炉架上摆着一台钟，钟是装在一只漆过的木盒子里的，架上还有一对蓝色的玻璃花瓶和一些嵌在框子里的照片。地板上铺着油布，上面印着红、黄两色的砖形图案。墙上挂着两三幅嵌在框子里的彩色版画，这些画像是画报的圣诞专号随报附送的。另外有一帧一群主日学校的女孩子和老师们的合照，背景是一座教堂。房间中央有一张直径三英尺六英寸左右的松木圆桌，桌腿漆成深红色，冒充红木。靠墙有一张长椅，上面铺着一块褪了色的印花布。四张椅子靠墙散放在房间各处。桌上铺着一块红色台布，当中和四角饰着用黄色绒线编织的图案，花边也是用这种绒线织的。桌上搁着一盏灯和几本装订得非常漂亮的书。

这些东西当中有的如长椅和凳子是伊斯顿从旧货店里买来自己又加工修整过的。有的如桌子、油布、防火炉围、火炉

前面的地毯等是租来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付过租金。窗上挂着白色花边的窗帘，在凸窗伸出去的地方放着一张竹桌，上面摆着一部《圣经》，虽然是普通装订，可也装订得很漂亮。

假使有人打开这本书的话，他们就会发现书页跟房间里的其他东西一样一尘不染，前面扉页上可以看到下面的题词："给亲爱的露丝，愿《圣经》是她的领路人，耶稣是她唯一的救主。她的亲爱的朋友斯达薇夫人赠。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斯达薇是露丝从前的女东家，当露丝离开她去和伊斯顿结婚的时候，这本《圣经》就是她送给露丝的告别礼物。这本是作为纪念品送她的，可是露丝从来就没打开过它，不愿意再因它想到过去的许多事，那位斯达薇夫人她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正象这位阔绰而虔诚的夫人早已把她忘掉一样。

对露丝说来，回忆在"她的亲爱的朋友"家里度过的日子是并不愉快的。那只是一连串的欺凌、侮辱和虐待。六个年头无情而繁重的劳役，每天清早起床，比这家人家任何人要早两三个小时，一直忙到深夜，累得精疲力尽，上了床才算了事。

那时，她实际上就是一个奴隶。可是如果她真是奴隶的话，她的主人对她的健康、福利也许还会多少关心一点；可是她的"亲爱的朋友"对她却谈不上半点儿关怀。斯达薇夫人唯一关心的就是从露丝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劳力，付给她最低限度的报酬。

露丝一回想到那些可怖的日子，她就发现，可以这样说，那些日子是笼罩在宗教的光圈里的。每当她走过一个教堂听

到有人说一声上帝或者唱一首赞美诗，她就会想到她从前的这位女东家。翻开这部《圣经》就会使她想到斯达薇夫人；这就是这部《圣经》一直搁在凸窗前的桌子上，没人打开也没人翻阅，仅仅当作一种装饰品的原因。

过道的第二道门靠近楼梯口，通向厨房，那儿也就是起坐间；从这里另有一道门通向洗碗间。楼上是两间卧室。

伊斯顿一走进屋子，他的妻子在过道里迎着他，要他轻悄些儿，因为孩子刚刚睡觉。他俩相互吻了一下，她帮他脱下湿漉漉的外衣。然后两口子轻轻地走到厨房里去。

这间房子和客堂一样大小。一头是个小铁灶，装着炉子和锅子，[还有] 高高的漆成黑色的壁炉架。架上放着一只圆形小闹钟，几只擦得很光亮的白铁罐。另一头，面对火炉就是一只小碗橱，橱架上整齐地摆着一套杯碟。墙上裱着棕黄色的纸。一面墙上挂着两个彩色日历牌，当中悬着一盏白铁灯，灯头后面还有一个反光镜。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椭圆形的松木桌，铺着白色台布，茶具已经摆好了。四张吃饭用的椅子，两张放在靠近桌子的地方。头上离天花板约十八英寸处，拉着几根绳子，绳上晾着几件夏布和印花布的内衣，一件有颜色的衬衫，还有伊斯顿的白围裙和上装。火炉旁边，一张椅子的靠背上也晾着衣服。火炉另一边是一张柳条做的摇篮，里面睡着一个婴孩。靠着摇篮放着一张椅子，椅背上挂了一条毛巾遮住灯光，不让它照到孩子的脸上。房间里充满一种温暖家庭的气息，欢快的火苗在通明的火炉里燃烧着。

他们轻轻地走过来，站在摇篮旁望着孩子；孩子在睡梦里不自在地动来动去，脸蛋灼灼发红，眼皮半开半合，眼珠在里

面转动，嘴唇不时地微微向后抽搐，露出一道牙龈；一会儿那孩子抽噎起来，同时把膝盖往上抬，似乎是感到疼痛。

“他好象有毛病，”伊斯顿说。

“我想是因为长牙齿的缘故，”孩子的妈妈说，“整天他都神魂不安，昨儿一整夜几乎没有合上眼。”

“可能是饿了。”

“不，不会是饿。今天早上他吃了一个蛋黄，白天我又喂了他几遍奶，下午他喝了一大碗煎山芋汤，里面还有碎咸肉。”

孩子在睡梦中又抽搐着呜咽起来，嘴唇往回缩，露出牙龈；膝盖收起，紧贴着身子，两只小拳头握得紧紧的，脸蛋发红。过了一会儿，又渐渐平静下来；嘴唇恢复了原来模样；四肢放松，安静地入睡了。

“你看，他是不是越来越瘦了？”伊斯顿问，“也许是疑心，不过，我看他好象还没有三个月以前长得胖。”

“是呀，他没有那么胖了，”露丝承认说，“这是因为长牙齿，把他折磨得够呛；从一开始长牙齿，他几乎就没有安逸过。”

他们又看了一阵子。露丝觉得他是个姣美的孩子；到星期天，他就八个月了。他们没法减轻他的痛苦，为此感到难过。不过他们勉强安慰自己说，只要牙齿长出来后，一切就会正常起来。

“嗯，我们喝茶吧，”最后伊斯顿说。

他脱下了湿透了的靴子和袜子，放在火炉面前烘着，然后换上干袜子，踏上一双拖鞋。这时露丝已经从锅里倒了半盆热水，盛在一只白铁盆里递给他。他走到洗碗间，添了些冷

水，开始洗手上的油漆。洗过手，又回到厨房里在桌子边坐了下来。

“我真想不出今晚该给你吃点儿什么，”露丝一边倒茶一边说，“钱都用完了，除了面包、黄油和这块奶酪以外，家里什么也没有了。我只好切些面包，加点黄油，稍微涂点儿奶酪隔火烤了烤。但愿你能吃得来；我再也想不出好办法了。”

“就这样吧；味道还挺香，我也饿得慌了。”

喝茶的时候，伊斯顿把林登的事情和自己对前途的担心告诉了他的妻子。两口子都很气愤，很同情那可怜的老头。可是一想到他们自己即将面临的不测，他们对林登老头的同情也就不在心上了。

他们一声不响地在桌子旁边坐了好一会儿；后来伊斯顿问道：“我们现在欠了多少房租？”

“欠四个星期的。上次收房租的人来，我答应他下星期一先付两个星期，他凶得象什么似的。”

“嗯，我想也没有别的法子，恐怕非付不可，”伊斯顿说。

“明天你可以拿到多少钱？”露丝问。

他开始计算他的工时：星期一上工，今天是星期五，一共五天。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五点，不到半小时的早饭时间，一小时的午饭时间，每天八个半小时——一共四十二个半小时。每小时七便士，总计一镑四先令九个半便士。

“你知道，我是星期一才开始的，”他说，“上星期没有剩余工时，而明天的工时，又计算到下星期去了。”

“对呀，我懂。”

“如果我们付掉两星期房租，那我们只剩下十二先令过

活了。"

"可是，就是这点钱，我们也还不能全都留下来，"露丝说，"因为别的东西还得付钱呀。"

"什么别的东西？"

"我们欠面包房八先令，你没干活的时候，他赊了面包给我们。杂货店大约也欠了十二先令。我们得先付他们一些。此外我们还得买些煤；现在只剩下一铲子了。还有——"

"等一等，"伊斯顿说，"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所有的欠债开一张清单，这样才能把情况搞清楚。你给我一张纸，再把要写下来的告诉我。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帐弄清楚了。"

"你是说，把我们所有欠的债，还是只把明天一定要付的钱记下来？"

"我想，我们最好先把所有的欠债开一张单子。"

他们说话时孩子又闹腾起来，不时发出可怜的细微的哭声。母亲走过去蹲在摇篮旁边，一只手轻轻地摇着，另一只手拍着孩子。

"除开家具店，我们欠得最多的是房租，"当伊斯顿准备开始写帐的时候，露丝说道。

"我觉得，"他在桌子上腾出一块地方铺好纸，拿起切面包的刀子削着铅笔，一边说道，"你好象没有把家当好。如果每个星期六出去买东西之前，把务必要买的东西先开一张单子，你会发现你的钱可以派更多用处。你不是这样做，而是手里拿着钱就花，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要买些什么。回到家里钱用完了，可又没买什么中用的东西。"

他的妻子没有答话，她正弯着身子俯视着摇篮里的孩子。

“现在，我们看，”她丈夫接着说，“首先是房租。你说，我们欠了多少？”

“四个星期的。三个星期是没干活的时候欠的，再加上这个星期。”

“四六二十四；等于一镑四先令，”伊斯顿一边说一边写了下来，“还有呢？”

“杂货店十二先令。”

伊斯顿抬起头，大吃一惊。

“十二先令！怎么，不是早两天你还对我说，我们欠杂货店的帐都还清了吗？”

“你忘了，今年春天我们不就欠下三十五先令吗？所以整个夏天我一直在零零碎碎地还。到上次你歇工的那个星期，我刚刚还清。后来你歇了三个星期——一直到上星期六——我们手里既然没有钱，要买东西就只好去赊了。”

“难道说买点茶叶、白糖、黄油，一星期就得花上三先令吗？”

“哪里只是这些东西？还有咸肉、鸡蛋、奶酪和其他一些东西。”

男人开始不耐烦起来了。

“好吧，”他说，“还有什么？”

“我们还欠面包房八先令。本来差不多欠一镑的，幸亏有时候我付掉一点。”

这一项也开到单子上了。

“还有送牛奶的人。我们有四个星期没付给他钱了。虽然他还没有开帐单来，还是可以算一算；每天我们要喝两便士

的牛奶。”

“又是四先令八便士了，”伊斯顿说着，一边写了下来，“还有什么别的？”

“还欠蔬菜店一先令七便士，赊山芋、白菜、煤油的钱。”

“还有什么？”

“欠肉店两先令七便士。”

“怎么，我们好久没尝过肉味了，”伊斯顿说，“什么时候欠的？”

“三星期以前；你忘了吗？一只小羊腿。”

“喔，对了，”他又添上这一笔。

“还有家具和油布的分期付款——十二先令。今天他们来了一封信。另外还有别的。”

她从口袋里掏出三封信来递给他。

“这三封信都是今天来的。刚才没有给你看，我不想在你吃饭以前打扰你。”

伊斯顿拆开第一封信。

麦格斯市政府

地方税和特别税

最后通知

威·伊斯顿先生：

奉市议会指示，兹将下列业已到期而尚未交纳的税款通知台端，务请于两周以内如数交清。今后不另作口头或书面通知。如再拖延，当照法律手续办理。

第二区征税员

詹姆斯·利厄

计开

地方税		13先令	11便士
特别税		10	2
合　计	1镑	4先令	1便士

第二封信是济贫税务局的助理寄来的。也是一张最后通知，措词几乎和刚才那封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一封是奉济贫税务局的指示，而不是奉市议会的指示。信中要求在两周内交纳一镑一先令五个半便士的济贫税，如果不按期交纳，他们也要按法律手续办理。

伊斯顿放下这封，开始看第三封。

詹·迪德卢姆有限公司
供应各种家具
麦格斯市，考力第街

威·伊斯顿先生：

敬启者，　台端应于本月一日交纳之款（计三个月，每月四先令，合计十二先令）业已到期，务请接信后即将该款寄下。

根据合同，　台端应于每四周之最后一天付款，为避免纠纷起见，请今后能悉数按期付清。

詹·迪德卢姆有限公司

他把这几份通知默默地看了好几遍，最后骂了一声，把它们一齐扔到桌上。

“油布和家具分期付款的钱我们到底还欠多少？”他问。

“数字记不清楚了。总在七镑出头；这些东西我们用了差不多六个月了，只预付过一镑钱，另外分期交纳过三四次。你

想看的话，我可以把登记卡拿给你。”

“不要，用不着了。就算我们付过一镑十二先令；我们还欠六镑。”

他把这笔数目加到帐单上。

“买了这些东西真是倒霉，”他使着性子说，“早知道付不起现钱，干脆不用这些东西就好啦。可是你总是要照你的意思办事。现在我们背上他妈的这么一大堆债，哪一年才还得清，等到债还清了，这些东西也已经破得不象样子了。”

妻子没有马上答腔。她弯着身子扑在摇篮上，理着孩子蹬乱了的被褥。她在闷声哭泣，可是她的丈夫并没有发觉。

几个月以来——事实上，从孩子出生以来——她就没有吃饱过。当伊斯顿失业的时候，他们得束紧腰带，尽量少负债，除非万不得已决不赊欠。他有了工作，他们还得省吃俭用来偿还债务；除了还债，剩下来的最大部分都花在伊斯顿身上，可他并不知道。他干活的时候，她总是把家里最好的食物先一天夜晚装在他的午饭盒子里。他失业的时候，她总是叫他吃饭，而自己却装作他不在家时已经吃过了。而且在这些日子里，吃奶的孩子一直吮吸着她的生命，可是现在他还怪她没尽到本分。

她弯身在那里，感到疲乏无力，偷偷地哭泣着，尽量想不让她丈夫看见。

最后她说话了，但没有掉过头来。

“你心里明白，你跟我一样也赞成买这些东西的。要是我们没有这块油布，家里就会有人病倒，因为风老是从地板缝里钻进来。就象现在这样子，一刮起风来，油布还吹得鼓上鼓

下的。”

“我可是真的不知道，”伊斯顿说，他望了望帐单，又望了望这三封信，“我赚的钱几乎都交给你了，我也从来不干涉你，我觉得管家是你的事，可现在看起来你管得并不好。”

妻子突然把头朝着挨近摇篮的椅子上一靠，放声大哭起来。

伊斯顿吓得跳了起来。

“怎么啦，什么事？”他说。

当他看到妻子那副伤心痛哭、浑身颤抖的模样，他感到十分惭愧。他蹲在她旁边，抱住她向她道歉，声明他并不是有意伤她的心。

“我总是尽量省钱，”露丝哭着说，“我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花过一文钱，你好象一点儿也不了解这中间的为难。我自己什么都没有也全不在乎，可是，你近来对我说话的口气，我受不了。你好象样样事情都怪我。过去你并不是这样跟我说话的，当我们还没有——没有——哦，我累了，我实在太累了，我真想在一个什么地方躺下来，一觉睡过去就不再醒来了。”

她扭转身子把背向着他，半蹲半坐在地板上，两只手臂搭在椅座上，头枕着手臂，伤心而又绝望地哭泣着。

“刚才这样对你讲话，真是不该，”伊斯顿不知所措地说。“我不是有意这样说的。都怪我不好。我把什么都交给你管，你实在管不了这么多。以后我要帮你动动脑筋。原谅我吧，我后悔死了。我知道，你是想尽了一切办法的。”

她让他把自己拉过去，把头枕在他的肩上。他吻着她，抚着她，表示他宁愿跟她一起过苦日子，挨饿，也不愿跟别人一

起享福。

摇篮里的孩子——一直在翻来覆去地抽搐着——开始大哭起来了。妈妈把他从摇篮里抱了起来，一边抚慰他，哄他别哭，一边兜在手臂里摇，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可是孩子还是不停地哭，她只得坐下来喂他奶。开头一阵，孩子不肯吃奶，拳打脚踢地在妈妈怀里挣扎着。过了一会儿才安静下来，爱吃不吃地吮着。再过一会儿又哭起来了，抽搐着，挣扎着。

他们俩望着孩子，一筹莫展，到底什么毛病呢？一定是牙齿在作怪吧。

他们正在抚拍着他的时候，突然间孩子把一大堆没消化的食物一齐吐了出来，吐得他自己和他妈妈一身：碎鸡蛋、咸肉屑、面包、山芋片和凝结的乳水搅在一起。

把这些消化不了的食物吐掉以后，这可怜的孩子又哭起来了。他脸色苍白，嘴唇没有血色，眼圈发红，直淌泪水。

露丝收拾这些呕出来的东西，准备干净的衣服，伊斯顿就抱着孩子走来走去。他们俩都认为孩子的肠胃是因为长牙齿搞坏的。牙齿长好了，就会百事如意。

伊斯顿脑子里仍旧坚信：只要稍为懂些常识，再作些合理安排，他们的家务是可能搞得更使人满意一些的。收拾完毕以后，他说：

“我们不妨把明天要买的东西、要付的钱开一张单子。最要紧的是花钱之前想清楚到底要买些什么；这样就不会去买那些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也可以帮助你记住必须买哪些东西。首先，当然是房租；两星期，十二先令。”

他重新拿一张纸，写下这笔帐。

“明天我们还有什么要买、要付的吗?”

“是啊,你知道,我答应过面包房和杂货店,等你一有了工作,我就还他们的帐。如果我不守信用的话,他们以后就不会再赊东西给我了。所以你最好记下来,给他们每家付两个先令。”

“我记下来了,”伊斯顿说。

“付给卖肉的两先令七便士。我们一定得付这笔钱了。我真没脸走过那家铺子,买肉的时候,我答应下一个星期付钱,现在已经三个星期过去了。”

“这个我也记下来了。还有什么?”

“一百磅煤球:一先令六便士。”

“还有呢?”

“家具和地板油布的分期付款,十二先令。”

“还有呢?”

“我们欠送牛奶的四个星期的帐,最好先付一个星期的;这又是一先令两便士。”

“还有呢?”

“蔬菜店;还一先令的欠帐。”

“还有什么吗?”

“我们还得买点儿肉;差不多三个星期没尝过肉味了。这又至少得花一先令六便士。”

“记下来了。”

“拿一先令九便士去买面包;每天还只摊到一块呢。”

“我已经记下两先令的面包钱了,”伊斯顿说。

“对呀,我知道,亲爱的,那两个先令是还欠帐的呀,刚才

记下来给杂货店和送牛奶的也都是还帐呀。"

"好吧，说下去吧，我的天哪，快点儿弄完算了，"伊斯顿不耐烦地说。

"我们至少得买三先令的杂货。"

伊斯顿仔细看了看帐单。本来这一回他很有把握，这笔钱已经记下来了；可是他发现自己又错了，只好不声不响地添上这笔数目。

"嗯，我写下来了。还有什么？"

"牛奶，一先令两便士。"

"还有呢？"

"蔬菜，八便士。"

"写了。"

"煤油和木柴，六便士。"

理财家把单子仔细检查了一遍。他肯定这笔钱已经记下来了。可是，他找不着，只好把这六便士又加到帐上。

"还有你的靴子；这样的天气你再不能穿这种破破烂烂的东西到处跑了，它们连补也没法再补啦。你记得吗？几星期以前你去打补钉，那个人就说值不得补了。"

"是呀，我正打算明天去买双新的。今天，我的袜子全湿透了。要是哪个早晨我出门的时候天下雨，我就得湿着脚干一天活，这样我非病倒不可。"

"今天下午出去，看见高街一家旧货店里有双靴子很不错，正合你的脚，只要两先令。"

伊斯顿没有马上答话。他不喜欢穿别人扔下的东西，因为根据他的经验，那个人很可能害过什么病，可是一想到他那

双旧靴子差不多已经四分五裂，他明白他实在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了。

“如果你看准那双靴子是合适的话，你就买下来吧。买双旧的总比受了凉躺倒好，天知道要躺多久哩。”

于是帐单上又加了两先令。

“还有什么别的吗？”

“现在一共多少了？”露丝问。

伊斯顿把所有的数目加起来。等到一加完，他呆若木鸡地瞪着这些数字，好一阵说不出话来。

“天哪！”最后他叫了一声。

“一共多少？”露丝问。

“四十四先令十便士。”

“我早知道钱不够的，”露丝没精打采地说，“现在要是你认为我没有当好家，也许你能告诉我，这些东西里面哪一样可以省掉。”

“要不是欠了债，我们一定还过得去的。”伊斯顿固执地说。

“你没活干的时候，我们要不欠债就得挨饿。”

伊斯顿没有答话。

“这些税款，我们怎么办呢？”露丝问。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除了我那件黑外套和背心以外，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拿去当了。这两样东西你还可以拿去当点儿钱。”

“不管怎样，钱总得付，”露丝说，“否则你就得坐一个月牢，象去年冬天纽曼太太的丈夫那样。”

“好吧，你明天最好还是把外套和背心拿去，看看能当多少。”

“好的，”露丝说，“还有我那件棕色绸袍子——你知道就是我们结婚时我穿的那件——这也可以拿去当点儿钱，光是外套和背心钱还是不够的。那件衣服虽然从来没有穿过，可也有点儿舍不得；好在我们一定能够把它赎回来的，你说是吗？”

“当然罗，”伊斯顿说。

他们沉默了一阵。伊斯顿望着帐单和那几封信发呆。露丝在捉摸她丈夫是不是还认为她没管好家，他到底准备怎么办。她知道，她自己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后她说话了，半吞半吐地想把话说清楚，可是喉咙里又好象有什么东西塞住了。“明天怎么办呢？你打算自己去买东西呢，还是仍旧交给我，或者你告诉我怎么办？”

“我不知道，亲爱的，”伊斯顿不好意思地说，“我想，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

“啊，亲爱的，我一定会办好的，你等着瞧吧，”露丝回答说，在她看来，让自己来挨饿，来穿破衣服，仿佛是一种光荣。

孩子在母亲膝盖上安静地坐了好一会儿，好奇地望着火炉——自从他吐掉那些鸡蛋、咸肉、山芋以后，他的牙齿似乎不那么痛了——现在他开始打起瞌睡来。伊斯顿看到这情形就说，孩子不能空着肚子睡觉，因为说不定半夜里会饿醒的。于是他把孩子弄醒，用温热的牛奶和了一些面包和乾酪，然后从露丝手里把孩子抱过来，想哄他吃。可是，孩子一明白他的用意以后就放声大哭，嘴唇闭得紧紧地把头摇来摇去，勺子还

没有碰到嘴边，头就掉了过去。孩子闹得很厉害，伊斯顿只好作罢。他抱着孩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孩子抽泣了一会儿也就入睡了。把孩子放到摇篮里以后，露丝就替伊斯顿准备早饭，然后装进盖篮。这并不要花多少时间，因为只有面包和黄油，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只有面包和人造奶油。

她把茶壶里剩下来的茶倒在一只小烧锅里，放在炉子上，但不靠近火；又切了两片面包，把所有剩下来的人造奶油都涂在上面，然后放在桌上的一只盘子里，用碟子盖住，免得过了夜面包变得又干又硬。靠近盘子，她摆了一套干净的杯碟，还有牛奶和白糖。

每天早上伊斯顿起来，点起火把小烧锅里的茶热一热，喝了茶再去上工。如果露丝已经醒来而时间又不太晚的话，他总端杯茶给她躺在床上喝。

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只要拿点煤和木柴放在防火炉围里，早上就可节省一点时间。

孩子一直没有醒，露丝不想马上弄醒他给他换睡觉穿的衣服。一切都安排好了，伊斯顿坐在火炉旁边抽烟，露丝挨着桌子做起针线来。过了一会儿，她说：

"你要是让我把楼上那间小屋子出租就好了：隔壁那个女人把她那间没有家具的房间租给一对老夫妻，每星期两先令。如果我们也能找到这样一个人，总比家里白白空着一间屋子好。"

"那他们就要到这儿烧饭、洗衣服，这样那样搞得一团糟，"伊斯顿表示不赞成。"他们付的那点钱还抵不上他们招来的麻烦呢。"

“那么，我们可以想法子把房间布置一下。对面克拉斯太太家里，一间房子住着两个房客。他们每人每星期付给她十二先令；伙食、住宿和洗衣都在内。每星期她收入一镑四先令。如果我们也能这样办，那我们很快就可以把债还清了。”

“空口说白话有什么用？就算我们有家具，你也累不了呀。”

“哪儿话，花点力气算什么，”露丝回答说，“至于家具，我们有很多闲着不用的被褥，也不妨把我们房间里的面盆架拿去，唯一真正缺少的是床铺和垫子；我们可以上旧货店去买，那花不了多少钱。”

“还应该有只带抽屉的柜子，”伊斯顿没有把握地说。

“我觉得用不着，”露丝回答说，“房间里有一个壁橱，而且不论谁来住，他总会有只箱子的。”

“也好，只要你认为你能忙得过来，我倒没有什么意见。”伊斯顿说，“弄个陌生人来，一天到晚碍手碍脚的，实在是桩讨厌的事情。不过我想，我们总得打个主意，否则这房子就住不成了，得到别的什么地方去租两间房子。那可比自己家里住几个房客还要糟糕。”

“我们去看看那个房间吧，”他加上一句，一边站起来，把墙上的灯拿在手里。

他们走完两段楼梯才到达顶层，这里有两扇门，一扇通到前房——他们的卧室——另一扇通向空着的后房。这两扇门互相构成直角。后房墙上的饰纸，有的地方破掉了，有的地方弄脏了。

“碗橱顶上差不多有整整一卷纸，”露丝说，“你不用花什

么力气就可以把这些地方补起来。我们可以挂一两个月份牌在墙上；洗脸架可以放在窗子旁边；这里放张椅子，床铺架在门后面，靠着墙。这个窗子小得很，很容易找点儿料子将就做块窗帘挂起来。我相信不用花什么钱，我就可以把这间屋子布置得象个样子了。”

伊斯顿取下那卷纸。纸的花式和墙纸的一模一样。当然墙纸的颜色褪得很厉害，不过就是补的地方显眼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又回到厨房里。

“你知道有谁想租房子吗？”露丝问。伊斯顿一边抽烟，一边思索着。

“不知道，”最后他说，“不过我可以跟一两个一起干活的伙计说说，说不定他们知道什么人要租房子。”

“我托克拉斯太太去问问她的房客；也许他们有什么朋友想住在他们附近的地方。”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炉子里的火差不多快要熄灭，夜也深了，他们准备就寝。孩子没有醒，伊斯顿便连孩子带摇篮一齐抱了起来走上狭窄的楼梯，一直抱到前面卧房里。露丝掌着灯，拿着孩子的衣服在前面领路。为了使母亲夜里便于照顾孩子，在她睡的那边放了两张椅子，摇篮就放在椅子上。

“哦，我们忘了拿钟了，”伊斯顿说完后踌躇着。他已经脱掉上衣，拖鞋也已经脱掉了。

“我下去拿好了，”露丝说。

“不要紧，我自己去，”伊斯顿说，重新穿上拖鞋。

“不，你睡吧。我还没有脱衣服，我去拿好了，”露丝回答，

说着她已经走下楼去。

“我真不知道值不值得麻烦这一趟，”露丝拿了钟回来说。“今天它停过三四次了。”

“喔，我希望它不要半夜里停，”伊斯顿说，“白天不知道时间关系还不大。我想，我们下一件要办的事情就是去买一个钟。”

夜里他醒来几次，擦亮火柴看看是不是到了起身时刻。两点半的时候，钟还在走着，他又睡着了。可再一醒来，钟已经停了。他摸不准是什么时候？天色还很暗，不过看天色是靠不住的，因为这种季节早上六点钟天还是黑沉沉的。现在他已经完全醒过来了；一定是起床的时候啦。千万不能迟到，迟到就可能会丢掉工作啊。

他爬起来穿好衣服。露丝还没醒，他轻手轻脚地摸下楼，点起火来热茶。茶热好以后，他又回到楼上。露丝还是没有醒，他决定不惊动她了。他回到厨房，倒一杯茶喝了，穿上靴子、大衣，戴好帽子，提起盖篮就往外走。

雨还在下，天又冷又黑。街上人影儿也没有。他一边走，一边颤抖着，摸不准到底是什么时候。他记得在一进大街不远，一家珠宝店前面有一座钟。可是，走到那里，他发现钟挂得太高，天又那么暗，他看不清钟面上的数目字。他站在那里瞪着眼望了好一会儿，还是看不清。正在这时候，突然有一道灯光射到他眼里。

“你起身很早呀，”他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可是他看不见谁在说话。灯光把他的眼睛照得发黑。

“现在几点钟了？”伊斯顿说，“我七点钟要去上工，家里

的钟半夜停了。”

“你在什么地方做工？”

“在爱莫尔路‘窑洞别墅’。就是靠近过去收通行税的那个地方。”

“你在那儿干什么，跟什么人干活？”警察问道。

伊斯顿说了。

“嗯，”警察说，“这个时刻在街上晃来晃去，可是件怪事儿。从这儿到爱莫尔路只消三刻钟，你说七点钟要到那儿，可现在四点还差一刻呢。你住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伊斯顿说出了他的姓名和住址，把家里钟停的事儿又说了一遍。

“你说的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警察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照道理我该把你带到局里去，我所知道的只是你在这家店铺前面晃来晃去。你的盖篮里是什么东西？”

“是我的早饭，”伊斯顿说，一边打开盖篮，把里面的东西给他看。

“你的话我有几分相信，”警察停了一会儿说，“不过为了进一步证实你的话，让我送你回家。这是我的巡逻区，如果你说的不错，我就不抓你进去。不过我劝你还是去买一台象样的钟，不然你会招来麻烦的。”

他们走到伊斯顿家的大门口，伊斯顿把门打开，警察在记事本上作了一些记录之后就走了。伊斯顿总算松了一口气。他跑到楼上，把钟拨准，上足发条。然后脱掉大衣，盖上被子，和衣睡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钟还在走。

时间正好是七点整。

第 四 章

新 闻 简 报

弗兰克·欧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害肺病死了。从此以后，他母亲全靠做针线活勉强糊口。弗兰克十三岁时到一个室内装饰匠那儿去干活，这个装饰匠不仅是个作坊老板，而且是一个技术高明的艺人，这种人现在差不多已经绝迹了。

欧文上他那儿干活的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的生意在这市镇上一度很不错，他常常夸口说他干的活没有一样不出色，并说干这种活简直是一种乐趣，也得到了优厚的报酬。可是，近年来他的顾客却大大减少了，因为新起的一代根本不注意什么技巧和艺术，他们只贪图便宜和利润。由于自己利用空隙时间勤学苦练，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天赋，欧文从他那里学会了室内油漆和彩绘，学会了画木纹、写招牌等等技术。

欧文二十四岁那年母亲死了。过了一年，他娶了和他一起干活的一位工人的女儿。在那些日子里，生意还算不错，虽然市面上并不怎么需要高级的手艺，可是一有需要他就干得来，这就使他比较容易找到工作。欧文和他的妻子过得很愉快。他们只有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几年来一切都很顺利。

可是，情况慢慢地变了：不过，尽管有时也遇到些意外波折，一般说来变化是缓慢的，而且也不显著。

现在，就是在夏天他也不能经常找到工作了；冬天更找不到什么活干。在这本书中的故事开始以前的一年左右，他终于决定离开老婆孩子，到伦敦去碰碰运气。他想等找到工作后，再把她们接出来。

这是一种幻想。他发现伦敦比家乡更糟糕。他无论走到哪里，等待他的总是那么一句老话："不招工"。他天天在街头奔走；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剩下的衣服当的当了，卖的卖了。在伦敦呆了六个月，只偶尔找到几天或几周的活儿，有时甚至得饿肚子。

六个月过后，他不得不改变主意。生活上的穷困，精神上的紧张，加上城市的污浊空气，使他的身体完全垮了。曾经杀害他父亲的那种疾病的征兆开始在他身上出现，经不住他妻子三番五次的哀求，他只好回家，回到家里只剩下一身骨头了。

这是六个月以前的事，后来，他就一直在拉什顿公司干活；有时没活干就得闲几天，等有了活又去干。

从伦敦回来以后，欧文一天天地陷入了绝望的苦海。每天他都感到身上的病越来越重。医生要他"多吃些富于营养的东西"，又开了许多贵重的药品，可是这些药品他是买不起的。

加上他的妻子身体本来就很衰弱，她需要的许多东西他都无力办到。还有那孩子——他有什么可指望的呢？欧文常常忧心忡忡地想到自己一家人的处境和前途，每到这时候，他

就对自己说，还不如三个人现在就一块儿死了倒干净。

他自己受苦已经受够了，再也不忍睁眼望着妻子遭受苦难。想到孩子的前途，更使他不寒而栗。

在林登老头被辞退的那天晚上，他一边往家里走，一边想着这些问题。他不相信，也不能设想，这现状短期内会有所改变。

千千万万的人和他一样挣扎在饥饿线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就是一场跟贫困所作的漫长斗争。可是，这些人里面几乎没有一个人了解，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探讨一下，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遭遇；如果有人想给他们作些解释，那完全是无谓地浪费时间，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要了解。

现状是如此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是如此显而易见，而解决的办法又是如此简单。可现状却照样延续下去，唯一的原因就是他那些伙伴们大多缺乏头脑，这些人如果不是精神不健全的话，他们一定早就自动起来摧毁掉这个荒唐的制度了。根本用不着谁去开导他们，告诉他们这个制度是不合理的。

是嘛，就连那些行时走运的人，有钱的人，也不敢断言将来他们不会死于贫困。每所济贫院里都找得到曾经得意过的人物；而且他们的破产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自己。

不管一个人如何行时走运，他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孩子们将来不会缺少衣食。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父母本来是很有钱的，可是这些人现在却挣扎在饥饿线上，贫苦不堪。

欧文迈步走着，脑子里装满了这些问题，他几乎感觉不到浑身都已湿透了。他没有雨衣，雨衣在伦敦一家当铺里，现在还没法把它赎回来。靴子是漏的，里面浸渍着泥浆和雨水。

快到家了。在他住的那条街的拐角，有一家零售报纸的铺子，门外布告板上贴着一张新闻简报：

可怕的家庭悲剧

谋杀和自杀

他走进去买了一份报。他是这里的老顾客，所以一跨进门店老板就和他打招呼。

“天气坏透了，”他一边说，一边把报纸递给欧文，“干你们那行的可倒霉呀，是吗？”

“可不是，”欧文回答说，“许多人闲着没活干，我总算运气不坏，碰巧在屋里干活儿。”

“那你真算运气不错的了，”店老板说，“你知道，只要天气稍微好一点儿，这里就有一项工程需要一批人。这排房子外面都要重新整饰。这工程可不算小，你说是吗？”

“是呀，”欧文回答说，“这工程谁包下了？”

“御南伍公司。你知道，他们在温德莱那边有一家店面。”

“不错，我知道这家公司，”欧文冷笑着，他自己就曾经在那儿干过一两次活。

“包工头今天到这里来过，”店老板接着说下去，“他说如果天气好，他们打算星期一早晨就动工。”

“好，但愿他们能够开工。”欧文说，“这阵子生意太清淡了。”

说了声“再见”，欧文继续朝家里走去。

走了半条街，他犹豫不决地停了一下；他想到刚才所听到的消息和杰克·林登。

这项工程即将开工的消息，只要一传出去，包管大家抢着要干，先来的自然先到手。要是他今晚去看林登，也许这老头儿还可能及时找到一点工作。

欧文拿不定主意：他全身已经湿透，到林登家去还有好一段路，差不多要走二十分钟。可是他一定得把这个消息告诉林登，因为象林登这样一个老头儿，如果不是第一个去报名，就抢不过年轻人。欧文心里想，只要走得快也不一定会着凉的；穿着湿衣服站着不动可能有着凉的危险，但是只要不停地走着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他转过身子，朝林登住的地方走去。虽然他离家只有几码远了，他还是决定不进去，因为一进去妻子就一定会劝他不要再出门。

他急急忙忙地走着，走不多远，看见一只黑色的小东西蹲在一所空房子的台阶上。他停下来仔细一看，发现原来是只小黑猫。这小东西向他走过来，绕着他的脚走来走去，抬起头打量着他的脸，可怜巴巴地叫着。他弯下身子去抚摸它。他一碰到它那瘦骨嶙嶙的躯体，不禁浑身打了一个寒噤。它的毛被雨水浸透了，背上一节节的骨头都摸得出来。他抚摸着它，这饥饿的小东西伤心地叫着。

欧文决定把它带回去给他的孩子，他把它抓了起来放到衣兜里面，这被人遗弃的小东西开始呜呜地叫着。

这件偶然的小事使他想起另一个问题。如果真象许多人假装相信的那样，天地间有一个博爱的上帝，那为什么上帝要惩罚自己创造的这只无依无靠的小东西呢？它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它的存在丝毫不能归咎于它自己。是不是上帝不知道

他所创造的芸芸众生正在遭受苦难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便不是无所不知的了。是不是上帝知道他们的苦难而又爱莫能助呢？那么，他便不是无所不能的了。是不是上帝虽有力量、却不愿意使他所创造的芸芸众生得到幸福呢？那么，他便不是至善的了。不，我无法相信有这么一个不朽的上帝存在。事实上也没有人这样相信过；那些为了各种缘故冒称耶稣弟子和信徒的人更是一点也不相信。这些假基督徒到处唱赞美诗，做冗长的祷告，口口声声上帝、上帝，可是他们从来不照上帝的话行事。从他们的具体行动来看，他们是不信奉上帝的，不虔诚的，不忠实于他们所假装信奉的主的。他们一生中都是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地在违反上帝的箴言和戒律。根本用不着科学的证据，也用不着引证《圣经》上那些被认为是前后不符、没有可能、自相矛盾或荒谬可笑的地方来证明基督教不是真理，只要看看这些信徒们的所作所为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第五章

钟 架

杰克·林登住在温德莱的一所小屋里。他结婚以后，三十多年来就一直住在这儿。

收拾住房和院子是他的癖好：他常常在这上头花功夫：油漆呀、粉刷呀、裱糊呀，总是忙个不停。结果，尽管房子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他却把它收拾得整整齐齐，因而也就干净和舒适了。

他的苦心经营还有另一个结果，那就是房东看到房子收拾得面目一新，两度提高了房租。开头，林登租下这房子时，房租每星期六先令。过了五年，增加到七先令；又过了五年便加到了八先令。

三十年来，他总共差不多付出了六百镑的现金，两倍于这所房子现在的价值。而杰克对这一点毫无怨言，相反地，倒很心满意足。他常说斯韦特先生是个好房东，因为好几次他失了业，不能按期交纳房租，收房租的人曾经代表斯韦特准许他将欠租分期交纳。老杰克嘴边常常爱这么说，要是别的房东早就会拍卖他的家具，把他们赶出门了。

读者已经知道，林登家里除了他的老伴之外，还有两个孙子和一个寡妇儿媳，他们是小儿子——一个后备役军人，死于

南非战争——的老婆和孩子。他的儿子生前是个泥水工，战前也在拉什顿公司干活。

他们刚好吃过晚饭，欧文就来敲门了。年轻的媳妇起身去看是谁。

“林登先生在家吗？”

“在家。你是谁？”

“我叫欧文。”

其实，老杰克早就听出欧文的声音了。他走向门边，心里诧异欧文是来干什么的。

“回家的路上，我听到彻南伍公司下星期一要动手一项大工程，我想我得跑过来告诉你一声。”

“真的吗？”林登说，“星期一清早，我一定去找他们。不过，我担心机会不多；因为他们常雇的那些人都在等工作哩。不管怎样，我还是去找找他们。”

“是呀，你知道，这是一项大工程。扣克街和爵士街口的那排房子，外面全部翻修。他们肯定需要额外的人手。”

“不错，可能有点儿办法，”林登说，“不管成不成功，我都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别站在雨里了，快进来吧。你一身都淋透了。”

“不；我不耽搁了，”欧文回答说，“穿着这身湿衣服实在不能多呆了。”

“喝杯茶可用不了一分钟呀，”林登坚持说，“喝过茶，我一定不再留你。”

欧文走了进来；老头儿把门关上，领着欧文走进厨房。火炉的一边是林登的老伴，一个虚弱不堪、满头白发的老妇人，

坐在一张靠椅上织毛衣。林登在火炉另一边一张同样的靠椅上坐了下来。两个孙子，一个八岁的男孩和一个七岁的女孩，都坐在桌子旁边。

房间的另一头，碗橱旁边放着一架脚踏缝纫机。橱顶的一端放了一堆针线活：正在缝制的女裤。这是斯韦特先生好心肠的又一表现，从他那里林登的媳妇接来这些活儿。活儿并不多，因为她只能利用空闲时间做一点，不过象她常常说的一样，多少总有点帮助。

地板上铺着油布，墙上挂着许多带框的画，壁炉架很高，上面摆着好些擦得亮晃晃的白铁罐和铜器。房间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和温暖的家庭气氛，这种气氛只有在那些长久定居在一个地方的人家才能找到。

年轻的媳妇已经倒好了一杯茶。

老林登太太信奉英国国教，是一个极其虔诚的教徒，她从来没有见到过欧文，可是却听人说起过他。欧文一跨进房间她就好奇地盯着这个不信神的人。欧文脱下了帽子，她十分惊异地发现这个人并不面目狰狞，而且恰恰相反。不过她马上记起魔鬼往往也是以天使的面貌出现的。以貌取人是靠不住的。她真不高兴丈夫把他叫了进来，只希望这不会招致什么灾祸。她盯着他的时候，忽然发现从他外衣胸兜里伸出一只小黑脑壳，闪着一双碧绿的眼睛，她简直吓得魂不附体。随着，小猫看到了桌上的杯碟就拼命咪咪地叫了起来。它猛地一跳从衣兜里蹿了出来，跳到地板上，欧文想拦住它，手上被狠狠地抓了一下。

它抓着台布爬上桌子，在桌子上乱冲乱闯，发狂似地在杯

碟中间跳来跳去找东西吃。

孩子们高兴得叫了起来。他们的祖母却充满了迷信和恐惧。林登和年轻的媳妇瞪着眼望着这位不速之客，也都吓了一跳。

小猫还没有来得及闯下什么祸，欧文就一把擒住它，随它怎么挣扎，他还是把它从桌上抓了起来。

"这是我来的时候在路上捡到的，"他说，"它好象饿得要命了。"

"可怜的小东西，我给它点东西吃吧，"年轻的媳妇说。

她用碟子盛了些牛奶和面包给它，小猫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它饿得太厉害了，几乎把碟子都打翻掉。这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他俩站在旁边羡慕地望着它。

孩子的母亲递给欧文一杯茶。林登一定要他坐下来，接着便和他谈起亨特来了。

"你知道，我没法不在那些门上多花点功夫，这才勉强弄得象个样儿；他这样对付我，不是因为我多花了时间，也不是因为我抽了烟。我花了多少时间，他心里完全有数。真正的原因是他嫌我钱拿得太多了。如今的活儿干得多马虎，只要索金斯那样的家伙也就能对付了。亨特把我撵走就是因为我拿最高的工资。你看着好了，他要撵的决不只是我一个人。"

"我想你说得很对，"欧文回答说，"你去领钱的时候看见拉什顿没有？"

"看见了，"林登回答，"我拼命跑去，可是亨特还是比我先到。还在半路，他就骑着车子赶过了我，我知道他趁我没到的时候就已经向拉什顿编造了一通。后来，我想跟拉什顿讲

讲，他什么也不肯听了。他说他从不过问亨特和工人之间的事情。”

“唉！这两个都是坏蛋，”老太太说，她严肃地摇着头，“你看，一定会有报应。他们永远不会发财。上帝要惩罚他们的。”

欧文对这一点没有多大信心。他知道，许多人在本质上和刚才谈到的两个混蛋并没有什么两样，可他们却仍旧是财运亨通。不过，他不想和这位可怜的老太婆辩论。

“汤姆应征上前线的时候，”年轻的媳妇悲痛地说道，“拉什顿先生和他拉手，答应他回来时给他安排一个工作。现在汤姆不在了，他们知道我和两个孩子除了公公以外没有任何依靠，而他们现在却来这一手。”

一提到死去的儿子，老林登太太显然十分难过。可是她没有忘记眼前这位不信上帝的人，她连忙责备她的媳妇：

“玛丽，你不该说我们无依无靠，”她说，“我们不象那些没有上帝照顾、没有希望的人。上帝是我们的主宰，他照管着孤儿寡妇。”

欧文对这一点也很怀疑。他最近在街上就看到有许多没人照顾的孩子，而他自己童年时的悲惨遭遇也正是一个有力的反证。

接着是一阵令人难堪的沉寂。欧文不想继续谈下去：他怕他会说出什么来使这位老太太伤心，而且他也急于想回去，穿着一身湿衣服，他觉得很冷。

他把空杯子放到桌上说：

“啊，我该走了。家里人会以为我迷了路呢。”

小猫吃完了面包和牛奶，正在一本正经地用一只前爪洗脸，两个孩子挨着它，蹲在地板上看得非常出神。这是一只长得很伶俐的小猫，全身黑毛，头大身子小，使欧文想起蝌蚪的形状。

“你们喜欢猫吗？”他问孩子们。

“很喜欢，”男孩说，“叔叔，你送给我们好吗？”

“哦，叔叔，把它留下吧，”小女孩嚷着，“我来喂它。”

“我也喂，”男孩说。

“你们自己不是有一只吗？”欧文问。

“有，我们有一只大猫。”

“喔，你们已经有了一只，我又给你们一只，那你们有两只猫，可我一只也没有。这就不公平了，是吗？”

“那么，要是你愿意给我们这只小猫的话，我们可以把大的借给你玩一会儿，”男孩想了一想说。

“为什么你们特别喜欢这只小猫呢？”

“因为他会玩儿；我们的大猫不肯玩，它太老了。”

“也许你们打它了，”欧文回答。

“不是，不是这样，是它太老了。”

“你知道，猫也跟人一样，”小女孩懂事地解释说，“我想它们长大了，就有许多麻烦事要伤脑筋。”

欧文思忖着，还有多久她自己的麻烦事就要开始了呢？望着这对孤儿，又想起了自己的孩子，想到他们如果不幸长大成人的话，他们的道路将是多么崎岖艰险啊。

“给我们好吗，叔叔？”男孩又问道。

欧文很想满足这两个孩子的要求，可是他自己也想要这

只小猫。后来还是他们的祖母给他解了围。

"我们家里不能再要猫了：我们有了一只，已经很够了。"

她心中拿不准这只猫是不是魔鬼的化身。不过，不管是不是，她不要它，也不要欧文的任何东西。她希望他快走，把他的猫或者他使唤的魔鬼，不管是什么，统统带走。他呆在这儿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圣经》里不是说过吗："任何人不爱耶稣基督，就让他惨遭神谴。"她不知道，"惨遭神谴"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没问题，那肯定是很不好受的。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一个不信神的人——她听说他既不相信有地狱，也不相信《圣经》里的话是上帝说的——现在居然跑到他们家里来坐在他们的椅子上，用他们的茶杯喝茶，和他们的孩子谈话。

欧文把小猫放进衣兜里起身就走，两个孩子怏怏地在一旁看着。

林登准备送他到大门口。这时欧文无意中发现壁炉旁边凹进去的地方的一张小桌上摆着一只钟，不禁叫起好来：

"好一只漂亮的钟！"

"是呀，还不算坏，你说呢？"老杰克说，带着几分自豪的神气，"这是可怜的汤姆做的：当然，钟不是他做的，可架子是他亲手做的。"

正是这个钟架引起了欧文的注意。它有两英尺来高，刻着精细的花纹，图样很象印度的寺院，头上耸着一个圆顶和几个尖塔。这是一件精美的作品，作者在这上面一定很费了一番心血。

"可不是吗，"老太太激动得泣不成声了，她十分悲痛地望

着欧文，“他不停地刻着，刻着，一个月又一个月，就是没有人猜到这是送给谁的。后来，我的生日到了，这天早晨我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这架钟，摆在床边的椅子上，旁边还放着一张卡片：

献给亲爱的母亲

愿她老人家万寿无疆

她心爱的儿子汤姆

“可是他自己却没有活到我的下一次生日；刚好过了五个月他就被派到非洲，在那儿刚五个星期就死了。到下月十五已整整是五年啦。”

欧文心里十分懊悔自己无意中提起了这样一个悲痛的题目，想找一两句适当的话来安慰他们，可又实在想不出来，只好对这件精美的作品喃喃地赞美了几句。

当他向她告别的时候，这位老太太望着他，看出他长得很瘦弱，而且面有病容：脸瘦削而惨白，可是两眼闪着异常的光芒。

也许是上帝怀着无限仁爱和怜悯正在磨练这个可怜的浪子，以便将他召唤到身边去吧。说句良心话，他不能算坏；他老远跑来，把工程的消息告诉她丈夫，这当然是关心体贴别人的表现。她看到他没有大衣，外面的风雨仍旧很猛烈，一阵阵的狂风吹袭着房屋，连屋基都撼动了。

她那仁慈的本性流露了；善良的感情被激发起来，暂时战胜了她的宗教偏见。

“嗨，你连大衣也没有！”她叫了起来，“这么大的雨，走回

去，一定要全身湿透啦。”接着，她转过身对她丈夫说：“你那件旧大衣，可以借给他，总比什么都没有好一点呀。”

但是，欧文不肯要：他想，既然他已经感觉到他湿透了的衣服全贴在身上，再湿也湿不到哪里去了。林登把他一直送到大门口，欧文再次走进那象觅食的野兽一样奔腾呼啸的暴风雨中，朝着回家的路走去。

第 六 章

非 我 之 罪

欧文一家住在一幢公寓房子的顶层。这房子原来是一所庞大的私人住宅，后来才改成分套出租的公寓房子。房子坐落在爵士街，差不多正在市区的中心。

这里曾经是个很贵族化的地方，可是后来许多老房客都搬到新辟的西郊去了。不过，尽管如此，爵士街仍不失为一个很体面的住宅区，一般说，住在这儿的大多是上层人士：大商店的招待员、店伙计、理发师、寄宿舍经理人、一个煤炭商，甚至还有两个退休的蹩脚营造师。

欧文住的那幢房子，除了他们住的以外，还有四套房间：一号（地下层）住着一位房产经理人的书记。二号（临街的一层）住着特拉菲姆先生一家。特拉菲姆是一位面色灰白的绅士，头戴一顶大礼帽，常常吹嘘自己是法国人的后裔。他是斯韦特商场的招待员。三号租给了一位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四号住着一位赊卖行的兜销员。

爵士街——象其他许多类似的住宅区一样——给那些侈谈人类平等的理论家们一个有力的回答。这儿的居民本能地形成许多小圈子，较上层的聚在一起，和低一层的不相往来，自然而然地高踞在上；其余的人依次类推，根据不同等级分别

聚成一个个小圈子，要是有人不这样做，他就会使自己完全孤立起来；因为上一层圈子不要他们加入，而他们自己又不愿和那些低于他们的人往来。

门户最严的那个圈子有这么几家：煤炭商、两个退休的蹩脚营造师和特拉菲姆先生。特拉菲姆先生高人一等的表现——他的法兰西家世自不用说——除了刚才说过的大礼帽以外，还有就是他每天都穿大礼服和浅紫色的裤子。煤炭商和营造师也戴大礼帽，穿大礼服和浅紫色的裤子，但这仅仅是在星期天和其他特殊场合。房产经理人的书记和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虽然不能进入最上层，但他们都属于另外一个比较上层的圈子，他们回过头来排斥店伙计、理发师等等更下一层的人。

只有赊卖行的兜销员和各阶层的人都能合得来。这些阶层，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不同，他们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对欧文居然不自量地住到这样一幢体面的公寓里来都感到气愤。

这个下贱的家伙，这个普通工人，穿着一身沾满油漆的衣服和一双破烂不堪的靴子，加上他那副寒酸模样，简直是这条街道的奇耻大辱；而他的妻子呢，也好不了多少。尽管她每次出门都穿得整整齐齐，可是邻居们看得一清二楚：自从她搬来以后，她一直就戴着那顶白色草帽。老实说，这家人家唯一象个样子的是那个孩子。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一年四季都穿得不错。起初，他们对他的打扮不免有些大惊小怪，后来他们发现他的衣服都是自己家里做的，于是他们的惊奇就转变为对这种精巧手艺的妒羡，而这里面还夹杂着几分瞧不起，因为这毕竟是贫穷的表现。

邻居们知道欧文和他的妻子都不是基督徒以后，他们更是气忿得不得了。大家都一致认为房东把顶层租给这种人家，实在太不象话了。

这些人虽然都是那个温顺、卑贱的犹太木匠①的信徒，他们的心地却并不慈善，不过，不管怎样，他们却也无可奈何。房东不理会他们的意见。他唯一关心的是钱：他自己虽说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可是，只要他有把握按期拿到房钱，就是把房子租给魔鬼，他也是极其乐意的。

这些基督徒唯一能够加害的只有那个孩子。起初，当孩子跑到街上去玩的时候，其他的孩子按照他们父母的指使，拒绝和他在一起，甚至还嘲笑他爸爸妈妈是穷光蛋。有时，就因为人家不让他参加游戏，他伤心地哭回家去。

最初，那些上等人家孩子的母亲，常常带着一副高人一等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可笑架势走出来，阻止她们的孩子和小弗兰克以及另外几个穿得不好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这些女人往往打扮得很过火，戴上一大堆首饰。她们大多以贵妇人自居，要是她们稍微聪明一点，不张嘴讲话，别人倒也可能信以为真。

不过现在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了，因为那些孩子的母亲们发现，要阻挡自己的孩子和这些下等人的孩子一起玩要是相当困难的，只要她们一转身，孩子们就再也不管什么上等、下等的区别了。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可怕的景象：高贵而时髦的特拉菲姆先生的十岁的公子，拉着一辆用装糖的木箱和

---

① 指耶稣。

没有轮胎的小儿车车轮做成的车子，里面安坐着出身微贱的小弗兰克和理发师的肮脏的女儿，小弗兰克手里还挥着一根鞭子，而煤炭商的九岁的儿子却跟在后面推车……

[[欧文的妻子和儿子正在起坐间里等候欧文。]] 这个房间大约有十二平方英尺。天花板低而不平，有些地方露出了屋顶的结构，欧文在上面漆上了许多彩饰。

房里摆着三、四张椅子，一张椭圆形的桌子，上面铺着洁白的台布，准备吃晚点的样子。壁炉（一个普通的敞口壁炉）右首墙壁凹进去的地方有几个书架，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这些书大多是从旧书摊上买来的。

书架上也有不少新书，但大多是纸面廉价书。

壁炉一头一张椅子的靠背上，挂着欧文的一件旧上装和几件内衣，这些都是他妻子晾在那儿的。她知道，他回到家里一定浑身湿透了……

在壁炉的另一头，妻子半坐半躺地斜靠在一张睡椅上。她很瘦，惨白的脸上留下肉体和精神备受折磨的痕迹。她在做针线，她那斜靠的姿势使她做起活来不大方便。虽然实际上她还只有二十八岁，可是看起来却显得老得多。

孩子坐在壁炉前面的地毯上玩着玩具，长得很象他的母亲。他也很孱弱，母亲昔日的娇弱秀丽的面容在他那稚气的脸庞上再现了出来，一长卷一长卷的金发散披在肩上，更使他象一个女孩子。母亲引以为骄傲的发卷，小弗兰克自己却一点也不欣赏，他常常恳求母亲把它剪掉。

不一会儿，孩子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地走到窗口朝街上望去，拼命地盯着远处的人行道：在这一小时里，他不断这样时

起时坐地窥望着。

“真不知道他到底到哪儿去了，”他一边说一边又回到壁炉旁边去。

“我实在不知道，”他母亲回答说，“也许他要加班哩。”

“你知道，我近来常常想，”小弗兰克顿了一下说，“爸爸出去干活根本就是个大错误。我相信这是咱们家穷的原因。”

“孩子，差不多做工的人十个就有九个穷，可是如果爸爸不出去做工的话，咱们就得比现在还要穷。咱们就没饭吃啦。”

“可是，爸爸说，不做工的人什么东西都有。”

“是呀，一点儿也不错，很多不做工的人什么东西都有，可是他们从哪儿得来的呢？他们怎样得来的呢？”

“那我可一点儿也不知道，”小弗兰克迷惑地摇着头。

“假使爸爸不去干活，或者他没有活可干，或者他生病不能去干活，咱们就没有钱买东西，那咱们怎么过日子呢？”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小弗兰克重复地说，若有所思地朝四周望了一望，“留下来的这几张椅子太差劲，值不了什么，咱们总不能把床和你的睡椅都卖掉呀；不过，我那件天鹅绒上衣你可以拿去当掉。”

“就算这所有的东西都能卖钱吧，咱们拿到的钱也维持不了多久呀，用完了又怎么办呢？”

“是呀，我想，咱们就得饿肚子，再也没有别的法子了，爸爸在伦敦的时候我们就是那样的。”

“可是，那些从来不干活的人，他们又怎么能弄到那么多的钱呢？”小弗兰克接着又说。

"喔，办法可多哩。譬如说，你记得爸爸在伦敦的时候，咱们没吃的了，我只好把安乐椅拿去卖掉。"

小弗兰克点点头。"记得，"他说，"我记得你写了张条子，我拿到店里，后来老迪德卢姆来了，买下了椅子，后来他的车子来了，就把椅子装走了。"

"你还记得吗，那张椅子他给了咱们多少钱？"

"五先令，"小弗兰克脱口而出。他对这笔交易的细节很熟悉，因为他经常听到爸爸妈妈谈起这件事。

"后来没多久，我们在他铺子的橱窗里看到这张椅子的时候，他标的价钱是多少呢？"

"十五先令。"

"对呀，这就是不干活赚钱的一种办法。"

小弗兰克拨弄着玩具，好一阵没吭气。最后他问：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那些已经有了些钱的人，他们可以这样赚到更多的钱：他们看到有人没有钱，就对那些人说：'来，给我干活。'这些有钱人付给工人的工资，只够他们干活的时候勉强养活自己。等他们把东西制造好了，他们就被打发走，还是一个钱也没有，马上就得饿肚子。可那些有钱人却占有了工人造好的东西，卖到很多很多的钱，比他们付给工人的钱要多得多。这就是另一种不干活赚钱的办法。"

"不这样做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发财呢？"

"一个人不欺骗别人就不可能发财。"

"那我们学校的老师呢？他什么也不干呀。"

"每天要教这么多孩子，你想，这难道不是很有用、很必

要、也很吃力的工作吗？要是我，我就不高兴教书。"

"是嘛，我想，他做的事确实是有用处的。"小弗兰克若有所思地说，"也是很累人的。我记得，有时候他看上去好象在发愁，有时候孩子们不用心，他气得直冒火。"

孩子又跑到窗口，掀起一角窗帘，望着那大雨洗过的空寂无人的街道。

"那么牧师呢？"他走回来问。

虽然小弗兰克不上教堂，也不上主日学校，但是他上的那所学校是附属于教会的，因此牧师也时常到他们学校里来看看。

"哦，他们地地道道是一种不劳而获的人，而且在那些不劳而获的人里面，是最坏的一种。"

小弗兰克有点儿惊讶地望着他的母亲，这并不是由于他对教士们怀着什么好感(因为他经常用心谛听父母的谈话，自然而然地在一个孩子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内，接受了他们的观点)，而是学校里的老师告诉他们，对牧师先生应该十分尊敬。

"妈妈，为什么呢？"

"孩子，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有钱人占有的那些美好的东西都是做工的人生产出来的，不是吗？"

"是的。"

"你也知道，那些干活的人吃得最差，穿得最差，住得也最差。"

"是的，"小弗兰克说。

"而且有时候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吃，除了破破烂烂的衣服

就没有东西穿，甚至连住的房子也没有。”

“是的，”孩子又说。

“可是，牧师却跑来跑去告诉那些不劳而获的人说：他们不干活是对的，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他们占有干活的人生产出来的所有东西。这就是说他告诉他们，上帝制造出穷人就是供富人使唤的。接着他又跑到工人那儿，告诉他们：上帝要他们拼命干活，把他们生产出来的好东西统统交给那些不干活的人，而且他们应该感谢上帝和那些不劳而获的人，让他们吃点儿最糟糕的食物，穿点儿破衣烂靴。他还告诉他们，不要嘀咕，不要不满足，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虽然很穷，但是死了以后上帝会犒赏他们，让他们到一个叫天国的地方去。”

小弗兰克笑了起来。

“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又到哪儿去呢？”他问。

“牧师说，如果他们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而且把他们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钱分一点给他的话，上帝也会让他们进天国的。”

“妈妈，这太不公平了，是吗？”小弗兰克说，他有点儿气忿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然不公平。可是你知道，这不是真的，也不可能是真的。”

“妈妈，为什么不可能呢？”

“喔，有好多理由：首先，牧师自己也不相信；他只是假装相信。譬如，他假装相信《圣经》，可是我们打开《圣经》，就看到耶稣说，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世界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儿女，他们都是兄弟姐妹。而牧师却说，虽然耶稣说‘兄弟姐妹’，其

实他本来应该说‘主人仆人’的。又比如耶稣说，他的信徒不应当考虑明天，替自己储蓄很多的钱，而要大公无私，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耶稣说，他的信徒根本不需要为自己的将来担忧，因为只要他们照他吩咐的去做，他们需要什么上帝就会给他们什么。可是牧师却说，这全是胡说八道。

“耶稣又说，如果有人要伤害他的信徒，他们不得抵抗，不但要原谅那些伤害他们的人，而且要祈祷上帝宽恕他们。可是牧师说，这也全是胡说。他说，如果我们真正照上帝的吩咐去做，世界就会变得不成话了。牧师教导人们说，对付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关进监牢，或者——如果他们是外国人的话——拿起刀枪去杀害他们，烧掉他们的房屋。从这儿你就可以看出，牧师根本不相信、也不执行耶稣的训戒；他只不过假装相信罢了。”

“妈妈，那他为什么要装出这个样子到处讲呢？他为的是什么呢？”

“孩子，因为他自己也想不劳而获呀。”

“大家是不是都知道他是假装的呢？”

“有些人知道。大多数不劳而获的人都知道牧师讲的话不是真的，可是他们也装着相信，而且给他钱，要他这么说，因为他们要他告诉工人，叫工人们不声不响地一直干下去，不敢有自己的想法。”

“工人们又怎样呢？他们相信吗？”

“大多数人是相信的，因为当他们还是象你这样年纪的时候，他们的妈妈就教育他们，要他们盲目相信牧师所说的一切，相信他们自己是上帝制造出来供那些不劳而获的人使唤

的。他们上学以后，教师也这样教育他们。他们长大后也就把这一切信以为真了。他们每天干活，生产出来的东西差不多全交给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剩下来给他们自己和孩子的，就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工人们的孩子都穿得不好，有时连饭也吃不上；而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和他们的孩子都有穿不完的衣服、吃不完的东西。他们中间有些人，衣服太多了，没法子穿；食物太多了，没法子吃；他们就干脆胡乱糟蹋或者扔掉。”

“等我长大了，”小弗兰克兴奋地说，“我要做个工人。我们生产出来许多东西之后，我就站出来告诉别的工人该怎么办。要是哪个不劳而获的家伙来抢我们的东西，我们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由于一股压抑着的激动情绪，这孩子不知不觉地把玩具拢在一起，然后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掷到一个木箱子里去。

“谁要来抢我们的东西，我就揍死他，”他吆喝起来，一时间露出了街头野孩子的腔调。

“一开头，咱们先悄悄地站在一边，等那些不劳而获的家伙一碰咱们的东西，咱们就冲上去，对他们说：‘嘿，想干什么？快快放下来，听见没有？’要是他们不马上放下来，你瞧吧，他们就要倒他妈的霉。”

所有的玩具都收进去了。小弗兰克拿起箱子，袅地一下把它扔到平时放玩具的那个屋角里。

“我想工人们看到我去告诉他们该怎么办，他们一定很高兴，你说是吗，妈妈？”

“我不知道，孩子；很多人告诉过他们，可是他们不听。他们认为劳苦一辈子是理所当然的；把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交

给那些从不劳动的人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孩子比不上那些不劳而获的人的孩子，等孩子们一懂事，他们就教育孩子应该心甘情愿地作牛作马，应该满足于吃不饱、穿不暖、住不好的生活。"

"我想工人们这样真是太丢脸啦，妈妈，你说是吗？"

"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这么说，不过你得记住，他们一直受的就是这种教育。首先，他们的父母这样告诉他们；接着，他们的老师这样告诉他们；再说，他们到教堂去，牧师和主日学校的教师也这样告诉他们；所以，他们真相信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都是上帝打发来侍候那些不劳而获的人的，这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你知道，他们自己该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呀！有的人什么事也不做，拿走了别人做出来的大量好东西，而偏偏那些做东西的人什么都没有，这道理怎么会对呢？我才六岁半，为什么我倒比他们明白？"

"当然你是不一样的，孩子。我们一直教你想这些问题，爸爸和我又常常讲给你听。"

"是呀，这我知道，"小弗兰克满有信心地说，"不过，就算你们不教我，肯定有一天我自己也会弄明白的；你总当我傻瓜，我才不是哩。"

"当然，说不定你会。不过，假使你受的教育和别的人完全一样，那你就不会了。他们从小就受到教育：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或者思考是最坏的坏事。他们的儿女现在也还在受着这样的教育哩。你记得有一天你从学校回来，告诉我上《圣经》课的事吗？"

“关于汤姆士圣徒的事吗？”

“是呀，你们的老师是怎么说汤姆士圣徒的呢？”

“她说，他是个坏样的；她还说，我比他更坏，因为我问了那么多的傻问题，只要我多讲几句，她就气得直冒火。”

“那么，她为什么说汤姆士圣徒是个坏样的呢？”

“因为他不相信别人对他说的话。”

“一点儿不错。可是你把这件事告诉爸爸的时候，他又怎样说呢？”

“爸爸说，实际上在所有的圣徒中只有汤姆士才是个聪明人。就是说，”弗兰克加上一句，更正刚才说的话，“要是真有这么一个人的话。”

“爸爸说过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吗？”

“说过的。他说，他不相信有这么一个人，不过他告诉我，老师讲这一类的事情听着就是了，然后用自己的脑子好好想想，等我长大了，我自己会判断的。”

“不错，爸爸是这样教育你的，可是，别的孩子的父母却教育他们不要用脑子，老师说什么就相信什么，所以，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自己不会思考问题，这也就不是什么稀奇事了，是吗？”

“那么，要是我去告诉他们该怎么对付那些不劳而获的家伙，你说有用吗？”小弗兰克不高兴地说。

“听！”他母亲说，一面举起一只手指。

“爸爸！”小弗兰克叫了起来，冲到门口砰地一声把门打开。他穿过过道，不等欧文走到最后一级楼梯就把楼梯口的门打开了。

“你老是走得这么急，”欧文的妻子带着责备的口吻说。他爬楼梯爬得精疲力竭了，一走进房间，就朝最近的一张椅子上一倒，喘着气。

“我老——忘——了，”他说，稍稍喘过一口气来。欧文靠在椅子上，水从他那湿透了的衣服上滴下来，他瘦削的脸白得象死人的脸，样子十分难看。

小弗兰克看到母亲那样吃惊地望着父亲，不免产生了一种孩子特有的恐怖心情。

“你老这样，”他呜呜咽咽地说，“到底要妈妈告诉你多少遍，你才听话呢？”

“好了，好了，老伙计，”欧文说，把孩子搂到身边，亲着他的卷发，“喂，你猜不猜得着，在我的外套里面，我给你带来了什么东西。”

一静下来，小猫咪咪的声音就可以听得见了。

“小猫！”孩子叫了起来，一边把小猫从它躲藏的地方拉了出来，“全身黑毛，起码是一半波斯种。我就是想要这么一只猫。”

他们又给小猫喂了一碟牛奶和面包。小弗兰克逗小猫玩的时候，欧文走到卧室里换了一套干衣服，把换下的湿衣服和靴子放在靠近火的地方烘。他们吃晚饭时，欧文解释着他迟回家的原因。

“我想，他要再找到工作恐怕不那么容易啦，”谈到林登时，他说，“就是在夏季，也没有人愿意要他，他太老了。”

“那两个孩子的前途真可怕呀，”他妻子回答说。

“是啊，”欧文痛苦地说，“最受罪的是那两个孩子。林登

老两口子，虽然我们也不能不为他们难过，可我总觉得他们是自作自受。他们一辈子干的牛马活，过着穷日子。他们干的活远远超过了他们应尽的责任，他们从来没有享受到他们分内应该享受的东西，可是他们一辈子还是支持、维护那个掠夺他们的制度，反对和嘲笑任何要求改革的建议。为这些人难过其实是不应该的，他们自作自受。"

吃过晚点，欧文看着妻子收拾杯碟，翻动烘着的衣服，这时才发现她脸色很难看。"诺拉，今晚你面色不大好，"他说着，一边走了过去搂着她。

"我有点儿不舒服，"她回答说，疲乏地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一整天我都不舒服，差不多躺了一下午。要不是小弗兰克帮忙，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准备晚饭了。"

"我替你摆了桌子，妈妈，不是吗?"小弗兰克骄傲地说，"还帮你整理房间。"

"是呀，孩子，你帮我做了好多事哩，"她回答说，小弗兰克走过去亲亲她的手。

"那么，你最好马上去睡觉，"欧文说，"一会儿我来招呼小弗兰克上床，其他要做的事，我来做好了。"

"还有不少事要做呢。我想守着把你的衣服烘干，明天你出门以前，替你准备些早点，还要给你带饭——"

"这些事我自己来吧。"

"我不能什么都丢下不管，"妻子说，"我知道，你也很累了，不过我实在撑不住了。"

"哦，我能行，"欧文回答，说实话，他也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我去关好百叶窗，点上灯；你跟小弗兰克说声明天见，

就去睡吧。”

“妈妈，我可还不想现在跟你说明天见呢，”孩子说，“爸爸抱我上床以前，还会把我抱到你房间里来的。”

过了一会儿，欧文给小弗兰克脱衣服。这时，小猫坐在火炉前面的地毯上，留神望着孩子的每个动作，以为他在玩什么游戏。小弗兰克一边深情地望着小猫，一边说：

“爸爸，你说，咱们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

“你喜欢叫它什么就叫它什么好了，”欧文心不在焉地说。

“我知道马路上有条狗叫‘少校’。这个名字怎么样？要不的话，咱们叫它‘军曹’吧。”

小猫看到自己是他们议论的对象，高兴地叫了起来，做着怪脸，似乎表示：随便给什么官衔都可以，只要军需处按时供应给养就行。

“不过，我不知道，”小弗兰克想了一想接着说，“这些名字给小狗很好，给小猫恐怕嫌太大，爸爸，你说是吗？”

“是呀，也许嫌大了，”欧文说。

“许多猫都叫汤姆或基蒂，可是我不想给它取一个普通名字。”

“那么，你是不是可以给它取个熟人的名字呢？”

“好，就把我们学校里一个小姑娘的名字给它吧；可是个漂亮的名字哩，叫莫德！这一定是个好名字，爸爸，是吗？”

“是的，”欧文说。

“我说，爸爸，”小弗兰克说，突然意识到爸爸马上就要送他上床睡觉去这个可怕的事实，“你忘了给我讲故事，你还答

应今天晚上跟我做火车游戏呢。”

“我没有忘记，不过我倒希望你忘掉了。今天我很疲倦，时间又不早了，你知道，现在比你平日睡觉的时间已经晚多了。今晚你带了这只小猫去睡，明天我给你讲两个故事，还跟你做游戏。明天是星期六，一定有很多时间的。”

“那么，好吧，”孩子满意地说，“明天我把火车站造好，把铁路线画在地板上，不等你回来就把信号装好，这样就不会浪费一点时间。我还要摆一张椅子在房间的这一头，再摆一张在那一头，当中接一根线做电线，我这个计划可好啦，不是吗，爸爸？”欧文同意他的意见。

“当然，我要和往常星期六一样，到街上来接你，因为我要用我的钱买点牛奶给小猫吃。”

孩子睡了以后，欧文一个人坐在到处漏风的起坐间的桌子边寻思着。尽管有一炉好火，屋子里还是冷得很，因为上边就是屋顶了。风刮在山墙上，呼呼地直吼，摇撼着整幢房屋，好象随时都有可能把它刮倒。桌上的煤油灯有个绿色的玻璃油罐，里面装着半罐油。欧文盯着它不禁出了神。每当一阵狂风袭来，房屋随之震动，灯油在油罐里也掀动着，就象海涛的缩影一样。他心不在焉地盯着这盏灯，想起了未来的日子。

几年以前，未来似乎充满了各种奇异而神秘的美好希望，可是，今晚这些幻想却已完全不存在了。因为他知道，未来的日子和过去的日子一样，不会有什么差别。

过去种种，会在最近几年里继续重演下去。他还是得继续干活，他们三口子仍将挣扎在饥饿线上。一旦没有活干，就得

饿肚子。

对于自己他倒无所谓，因为他知道再好——或者再坏——也不过是几年的事。就算他能吃饱穿暖，适当地注意自己的身体，他也活不了多久了；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将怎么办呢？

如果这孩子身体强壮一些，性格自私一些，不那么善良的话，也许还有点希望。在现存制度下，一个人要出人头地而不伤害别人，不将己所不欲加之于人的话，简直是不可能的。

要出人头地，就必须残酷、自私和麻木不仁；必须把别人推在一边，利用他们的不幸来从中谋利；必须不择手段排挤和压倒自己的对手；必须在任何场合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丝毫不顾别人的死活。

这才是理想的性格。欧文知道，小弗兰克的性格是够不上这个崇高的理想的。还有诺拉，她又怎么办？

欧文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种恐怖心情压抑着他。不一会儿，他回到火炉旁边，翻动烘着的衣服。他发现靴子放得离火太近，干得很快，结果一只靴掌和靴身脱开了：他勉强修理了一下，然后把衣服的潮湿部分放在近火的地方。当他翻动衣服时，他看到了外套口袋里的那份报纸，他本来已经把它忘了。他高兴地叫了一声，把报纸抽出来。有一样东西可以散散心了：即使得不到什么教益或安慰，看看那些莫测高深的政治家们自我陶醉和废话连篇的报告，至少也可以开开心。这些政治家摆出一副可笑而严肃的面孔，操纵着这一伟大制度的运行，同时用他们集体的智慧，把这一伟大制度吹嘘成人类可能设计出来的最美好的制度。

可是今天晚上，欧文并没有去看这些东西，因为一打开报纸，他的注意力就给第一版里一条触目惊心的标题吸引住了：

骇人听闻的家庭悲剧
杀死妻子和两个孩子
凶手自杀

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因贫穷而犯罪的案例。男人失业好多个星期，他们靠典当和出卖家具什物过活。可是典当出卖总也有山穷水尽的时候。一天，邻居们发现他们家里的百叶窗一直没有拉开，屋子里异样的沉寂无声，没有人出来，也没有人进去，这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警察进入这屋子以后，在楼上的房间里，发现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尸体，肩并肩地躺在床上，喉管都给割断了，床上满是鲜血。

房间里既无床架，也无其他家具，地上铺着几块草垫当床，上面堆着些破破烂烂的衣服和毯子。

在厨房里发现了男人的尸首，脸朝下，四肢伸开，周围都是从喉管伤口里流出来的血，右手握着一把剃刀，显然喉管是用剃刀割断的。

屋子里找不到一点食物，厨房的墙上钉了一张满是血迹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

“非我之罪，乃社会之罪。”

报导接着解释这一凶杀行为的发生是由于此人长期遭受痛苦，一时精神失常所致。

“精神失常！”欧文看到这种强词夺理的辩解后自言自语

地说。"精神失常！照我看，他不杀死他们才是精神失常哩。"

无疑地，这倒是聪明的、仁慈的上策：与其让他们活受罪，不如让他们长眠地下。

可是他感到很奇怪，这个人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方式，而不用那些更干净、更方便、更少痛苦而同样可以达到目的的办法。他不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凶杀事件都采用这种大致相同的粗暴、残酷、不干不净的方式。不；要是他，他就要采用另一种办法。他宁愿弄些木炭，然后用纸条把门隙窗缝都封起来，把炉子的通风器关上，把木炭盛在盆子里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里面，点燃起来放在房间中央。然后他们三个躺下来睡觉；这样就可万事大吉。不痛苦，不流血，也不会弄得乱七八糟。

也许有人愿意服毒。当然，要弄到毒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找个借口买一些鸦片剂倒也不是办不到的事：每家店铺去买一小包，多跑几家就行了。他还记得在什么书上看到过，银朱（他工作中常用的一种颜料）是一种最厉害的毒药。还有一种照相用的药剂，也很容易买到。当然，服毒要很当心，千万不要选上一种会引起很大痛苦的毒药。必须事先了解一下，它究竟作用如何，然后才能服用。这也不很困难，他记得，他有一本书，里面也许谈到过这方面的问题。他走到书架前，很快就找到了那本书，书名叫做《实用药物辞典》，是一本比较老的书，可能有点儿过时了；不过，他所需要的材料书中也许会有。他打开书翻到目录，上面有各种标题，他很快就找到了他想要找的那个题目。

毒物：从化学、生理学、病理学角度谈毒物。

腐蚀性毒物。

麻醉性毒物。

缓慢性毒物。

连续性毒物。

累积性毒物。

他翻到这一章，打开一看，不免大吃一惊，原来许多毒药，谁要想用，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弄到手；许多毒物都很可靠，效果好，作用快，没有痛苦。啊，甚至连买都不必，从路旁的篱笆下面或田野里就可以采摘很多。

他越想越觉得奇怪，用剃刀的笨办法居然这样流行。差不多任何其他方式比起这个来都又好又方便。闷死，甚至上吊也比用剃刀高明，不过上吊这个方式在这屋子里行不通，因为没有柱子、椽木之类的东西可以挂绳子。不过他可以在墙上钉几只大钉或钩子。说到钩子，门上就有一些挂衣服的钩子。他开始认为这甚至是比毒药和木炭更好的方法；他很容易哄住小弗兰克，说他要变戏法给他看。

他可以在门后的钩子上挂根绳子，假装变戏法，事情就可以成功了。这孩子一定不会反抗，只消几分钟，便可以万事大吉。

他丢下书，双手蒙着耳朵。他仿佛听到孩子进行痛苦的垂死挣扎时连踢带打撞门的声音。

当他双手有气无力地放下来时，他好象听见小弗兰克在叫他。

“爸爸！爸爸！”

欧文连忙把门打开。

“是你叫吗，弗兰克？”

“是呀，我叫了你好一阵了。”

“你要什么？”

“我要你到这儿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孩子？我还以为你早就睡着了呢。”欧文说着，走进屋来。

“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个：小猫早就睡着了，可我睡不着。什么方法我都试过了，数目也数过，别的办法也试过，都不管用，所以我想还是问问你，你能来陪我睡吗？让我抓着你的手，说不定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孩子双手抱着欧文的脖子，紧紧地搂住他。

“啊，爸爸，我真爱你呀！”他说，“我真爱你呀，我紧紧抱住你可以把你挤死！”

“我想你会的，要是你把我搂得这么紧的话。”

孩子松了手，温顺地笑起来。“用这个办法证明我多爱你，真是怪有趣的，不是吗，爸爸？搂住你，把你挤死！”

“是呀，我想是的，”欧文哑着嗓子回答，他把孩子肩膀两旁的被子塞紧，“不过，别说话了，孩子，就握住我的手睡觉吧。”

“好，”小弗兰克说。

孩子安静地躺在那儿，握着父亲的手，不时地吻一吻，一会儿就睡着了。欧文悄悄儿地站了起来，把小猫从床上抓走，再把被子塞好，轻轻地吻了一下孩子的额头，又回到起坐间。

他朝四处望了一望，想给小猫找个合适的床位。他看到

小弗兰克盛玩具的箱子，就把玩具倒在屋角的地板上，在箱子里铺些破布做床，然后把箱子横倒下来，放在火炉前面的地毯上，面向着火炉，好容易才把小猫哄得呆在里面不动。他又把晾衣服的椅子移到离火较远的地方，然后他才走进卧室。诺拉还没有睡着。

"你觉得好些吗，亲爱的？"他说。

"好些了。上床以后就好得多了，不过我总担心你那些衣服。我怕干不透，明早一起来你没有干衣服穿。你能不能破次例，吃了早饭再去呢？"

"不；不能这样。要是这样的话，十有八九亨特就会叫我滚蛋。我相信，他巴不得有个借口好把一个拿全薪的工人开除掉。"

"要是明早还象今天一样下这样大的雨，不到半路你就会一身湿透的。"

"担心有什么用呢，亲爱的；我还可以把这件旧外套加在外面呀。"

"最好用点儿纸把那双旧鞋子包起来带去，一到那儿就可以把湿鞋换掉。"

"行呀，"欧文回答说，"而且，"为了使她更加放心，他加上一句，"就算淋湿一点吧，你知道，我们那儿一直生着一炉火的。"

"嗯，我希望明早天气会比今天好一些，"诺拉说，"今夜真是个可怕的夜晚！我一直担心房子要给刮倒。"

诺拉入睡了好一会儿之后，欧文还躺在那里，听着狂风的呼啸声和倾盆而下打在屋顶上噼呖啪拉的雨声……

第 七 章

吃 人 的 机 器

“快来吧，星期六！”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时钟刚刚敲过七点，工人们正准备动手干活的时候，菲尔波特这样喊道。

外面天色还是黑的，克拉斯点了两支蜡烛放在洗碗间的壁炉架上，摇曳的烛火发出暗淡的光；就靠着这点儿烛光，克拉斯给工人们分发各种不同的油漆和刷子。

“对，一个礼拜真他妈长得要命，可不是？”哈洛说，他把大衣挂在钉子上，穿上工作服，系上围裙，“他奶奶的我可受够了。”

“愿上帝开恩，吃早饭的时间快来吧，”容易满足的伊斯顿咕哝着。

看来也很奇怪，他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他们一点儿不“喜欢”它。他们没有那种“为工作而工作”的崇高理想。而这种理想在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中间是很流行的。相反的，这些工人一早来到这里，就巴望吃早饭的时间快点到来；吃过早饭刚开始工作，就巴望吃中饭的时间已经到来；一吃过中饭，就巴望星期六下午一点钟到了。

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巴望他们的日子很快过去，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在巴望早点死掉。

这对那些信奉“为工作而工作”的理想家来说，不是显得很奇怪吗？——这些人他们自己无所事事，只管吃喝受用和糟蹋别人用劳力生产出来的东西，而那些劳动者却没有权利享受自己应该享有的那份劳动果实。

克拉斯把几包颜料分别倒在几个罐子里。

“哈洛，”克拉斯说，“索金斯一来，你就和他到楼上去把顶屋那间卧室用这种颜料刷一下。那儿有两支蜡烛。只要刷一道就好了，所以一遍就得刷好，要注意索金斯，别让他出什么乱子。你刷门和窗，让他刷壁橱和墙脚。”

“好，就这样，”哈洛似乎是在对大伙儿说，“咱们就得教会象他那样的狗杂种，好让他用低工资把咱们挤走。”

“呃，我也没有办法，”克拉斯愤愤地说，“你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亨特让他来这儿做漆匠，我只好安排他搞油漆。别的活儿他根本就干不来。”

索金斯来了，谈话也就给打断了，他差不多迟到了一刻钟。

“哦，你到底来了，”克拉斯讥讽地说，“我以为你度假去了。”

索金斯一面支支吾吾地说什么自己睡过了头，一面连忙系上围裙，和哈洛一起到楼上去。

“好，现在，”克拉斯对菲尔波特说，“你和纽曼去二楼，可以开工了。这是颜料，还有两支蜡烛。你们两个最好不要在一个房间里，给亨特看见又要发脾气了。你刷前面的房间，纽曼刷后面的。你们带点儿水泥去；这些房间打算刷两道，不过你们最好先把墙上的裂缝和洞隙填补起来。”

"只刷两道!"菲尔波特说,"这些房间刷两道就象没刷——这么淡的颜料。"

"不管怎样,只能刷两道,"克拉斯回答,他有点儿冒火了,"亨特这样说,你们就得尽力去干。快刷吧,刷的过得去就行了。"

克拉斯觉得没有必要讲出来:按照他口袋里的施工说明,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房间应该刷四道。

克拉斯转向欧文说:

"还有客厅,我不知该怎么办。我看他们还没有决定。不管他们怎么决定,那总是件分外事儿,因为合同里只提到糊一层油灰,刷一道白漆。所以你和伊斯顿最好先动手搞这个。"

斯莱姆两手正在揉捏油灰。

"我想,我还是把上星期六动手的那个房间先弄完吧?"他问。

"行,"克拉斯回答,"你颜料够了吗?"

"够了,"斯莱姆说。

斯莱姆去那个房间时经过厨房,他向伯特打招呼;伯特这时正在那里用木片引火,准备八点钟早饭时用的茶水。

"这条鲱鱼,我想烤一烤,"他说。

"好,"伯特回答,"放在那边台子上,跟菲尔波特的和我的摆在一起好了。"

斯莱姆从饭篮里拿出鲱鱼,可是正要放下去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鲱鱼比其他两条要大得多。这可不能马虎呀。烧过以后就不容易分清哪条鱼是谁的了。很可能他拿到的不是自己的那条,而是一条小的。于是,他掏出小刀,把大鲱鱼的尾巴

切掉。

“放在这儿啦，”他对伯特说，“我把我那条鱼的尾巴切掉了，这样你就可以认出哪一条是我的了。”

现在已是七点二十分，其他工人都已经开始干活，克拉斯在水龙头下洗手。接着他走进厨房，从台子上抽出两个抽屉，一头摆一个，当中相距六英尺左右，上面再搁一块横板，这样就凑合成一个座位。这时水壶下面的火烧得正旺，他坐在火炉前面点燃烟斗，开始抽起烟来。

伯特走进洗碗间，把杯子、罐子洗干净，准备工人们用来喝茶。

伯特是个身体单薄的孩子，长得矮小，大约十五岁左右。他身高约四英尺九英寸，长着淡褐色的头发、灰褐色的眼睛。他穿的衣服真是五颜六色，因为他学油漆这一行才一年，动作不熟练，弄得衣服上沾满了各种漆料。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他“流动颜料店”，他反正脾气好，也并不在乎。

这孩子是个孤儿。父亲生前是铁路上的搬运工，多少年来每天都是辛辛苦苦地干十二到十四个小时，而结果也不例外：他和他一家人一贫如洗。伯特是他的独生子，长得不很健壮，很小的时候就显示了绘画的才能。父亲去世刚满一年，这孩子便要求做个油漆匠，他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想，这是一种轻巧活儿，一个真正的好油漆匠（她相信她的儿子一定会成为这样一个人），至少总能有较多的收入。为了尽可能给这孩子一个好机会，她决定把他送到拉什顿公司，因为拉什顿公司是市里的头等公司之一。起初，拉什顿先生要十镑拜师费，约定一共学五年，第一年没有工钱，第二年每周两先令，

以后每年增加一先令。后来，作为一种特别优待——实际上，作为一种施舍，因为她是个穷苦女人——他同意把拜师费减为五镑。

这笔钱意味着多少年的省吃俭用啊，可是这可怜的女人甘愿付出这笔钱，为的是让孩子有机会成为一个技术工人。伯特就这样当了学徒——根据契约规定，在拉什顿公司学五年手艺。

开头几个月他是在工场的油漆间里度过的。这地方大概比地窖差一点儿，但比马房又好一点儿，四周都是有毒的颜料和油漆。这个年轻的学徒经常独自一人在这儿干活，洗涤工人们用过的颜料罐，有时也按照亨特先生或是另外一位副工头的指示调配颜料。

有时候，他们打发他送原料到工地上去——一包包沉重的颜料和铅粉，有时候还有一桶桶的石灰水。他那细瘦的手臂实在提不动这么重的东西，走几码远就得歇一歇。

人们常看到这瘦弱的孩子象成人一样背着笨重的木板或梯子，一摇一晃地在路上走。

他一趟能拿许多东西：有的提在手上，有的用绳子捆在一起斜挂在肩上。有时候，东西太多了不好拿，他就放在一架手推车里，或在前面拉，或在后面推，就这样把东西送到较远的工地上去。

第一个冬天，这孩子主要是在那潮湿、发臭、铺着硬石板的油漆间里度过的。这里又冷又湿，却没有生一点儿火。

但是，尽管如此，他并不以此为苦。由于少年时代对一切往往是懵懵懂懂的，他勤奋而愉快地工作着。时间一天天过

去，他那稚气的野心终于实现了——他给打发出来和大人们一起干活啦！他带着同样的心情走上新的岗位，尽自己最大努力来讨好一起干活的伙伴们。

他用心学习，又很听话，因此一切倒还顺利。

没有多久他就博得了欧文的欢心。他对欧文怀着很大的敬意，因为他发现公司一有特别的活儿总是叫欧文去做的。遇到这种场合，伯特就凭着他的小小的机智，千方百计地争取被派去做欧文的助手。而欧文哩，只要有机会也总是要求把这孩子派给他，跟他一起干活。

伯特对欧文的尊敬之深和他对克拉斯的厌恶之甚在程度上可以说不相上下。克拉斯常常讥笑这孩子的野心。他说："想干那些花样活吗，还得几年哩。起码得学会干一般普通的活儿之后再说。"

这天早晨他洗好杯子、罐子，把它们端到厨房里来。

"让我看看，"克拉斯存心不良地说，"你是不是已经把茶叶放到水壶里了？"

"放了。"

"现在你想找点活儿干，是不是？"

"是呀，"孩子回答说。

"那么，打桶水，拿一只旧刷子和一块墩布，把贮藏室墙上、天花板上的旧粉饰和油漆洗干净。"

"好，"伯特说。他走到洗碗间门口向四周望了一望说：

"早饭前，我得帮他们把三条鲱鱼烤一烤。"

"不要紧，"克拉斯说，"我来烤好了。"

伯特提着桶，拿着刷子，打开龙头放了一些水，又拿了一

架梯子和一块短木板。他把木板一头搭在贮藏室里最低一格架子上，一头搭在梯子上，按照克拉斯的指示动手干起来。

贮藏室里又冷又湿，阴森森的，蜡烛的微光使它显得更加凄冷。伯特打了一个寒噤，他真想穿上短外套，可是干这样的活儿根本没法穿。他把水桶放在架子上，爬到木板上面从水里捞起刷子，先把天花板弄湿了一块，然后用刷子洗擦。

他还不很熟练，用刷子洗擦的时候，水从刷柄上流下来，经过他的手一直流到高举着的手臂上，反卷着的衬衫袖子也浸湿了。擦过一阵之后，他用刷子尽量再刷一遍，然后把手伸到水桶里捞起墩布，拧干水，把洗擦过的天花板再擦一遍。最后他才把墩布丢到水桶里，摇动着冻僵了的手指使血脉流通。他往厨房里瞧了一眼，克拉斯还坐在炉火旁边，一面抽烟，一面把一条鲱鱼挂在尖杆上烤着。伯特真想克拉斯快点到楼上去，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这样他就可以烤烤火了。

“其实他可以让我来烤鲱鱼的，”他自言自语地说，从门缝里狠狠地瞅着克拉斯，“这对谁都是个好差使——这么冷的早晨。”

他把水桶沿着架子向前推一点，继续干下去。

克拉斯仍旧坐在火炉旁边，过了一会儿，他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过来，便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把拿着烟斗的手插到围裙口袋里，连忙退到洗碗间去。他以为是亨特来了，这家伙常常在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突然钻出来，不过这回不是他，而是伊斯顿。

“我有一点儿咸肉想叫小鬼给我烤一烤，”他说。这时克拉斯已经转过身来。

“高兴的话，你自己烤好了，”克拉斯和气地说，他望了望表，“现在是八点缺十分。”

伊斯顿来拉什顿公司干活已经半个月了，他很机灵，曾好几次请克拉斯喝过酒。因此到目前为止，他颇博得这位先生的好感。

“你们那儿搞得怎样啦？”克拉斯问，意思是指伊斯顿和欧文在客厅里干的活，“我想，你没和你的伙伴吵嘴吧？”

“没有；今天早晨他没有说什么话；他咳得很厉害。你知道，无论什么人我都处得来，”伊斯顿加上一句。

“是呀，我也总是这样。不过那个死呆子的一张嘴实在讨嫌。照他的意思，什么都不对。今天说宗教不行，明天又说政治要不得，下一回不知又该轮到什么了。”

“是呀，真有点儿叫人腻烦，太罗嗦了，”伊斯顿表示同意。“好在我根本不理睬这个笨蛋，这是最好的办法。”

“当然罗，你知道，现在情况是不太好，”克拉斯接着说，“可是，要是听了他们那号人的鬼话，事情更他妈的糟糕。”

“我也这么想，”伊斯顿回答说。

“我已经准备了一手，哼，下次他再哇啦哇啦讲个没完，我就拿出来给他一下子。”克拉斯继续说，一边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张铅印的纸片，“你念念看，这是从《捌弄家》上面剪下来的。”

伊斯顿接过那张剪报念了一遍。“好得很，”他一边还给克拉斯，一边说。

“是呀，这个一定能堵住他的嘴。你注意没有？那天我们谈贫穷和失业的时候，我说机器是主要原因，他避而不答。他

根本不回答我！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是呀，我记得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伊斯顿说，实际上，他根本记不起那回事了。

“今天吃早饭的时候，我本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将他一军。那天不知怎么会放过了他。有天晚上一个看来对政治一类东西挺有兴趣的家伙，在板球俱乐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的完全跟我一样。可不得了呀，由于这些新发明的机器，失业人数真吓坏人。”

“可不是，”伊斯顿表示同意，“这谁都知道。”

“哪天晚上，你也该到板球俱乐部去找我们玩玩，许多人常常上那儿去。”

“嗯，我会来的。”

“你平时上哪家酒店？”克拉斯停了一下问。

伊斯顿笑了。“跟你说老实话，近来我哪儿也不去。闲的太久了。”

“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是吗？”克拉斯说。“不过，你可以安心在这儿干，一直到这项工程做完。往后自己当心点儿，早上别再迟到了。尼姆罗德老鬼最忌那个。”

“我一定当心，”伊斯顿回答，“有活干，我是不会偷懒的。找不到活儿才难受呢。”

“你知道，”克拉斯很机密地说，“人说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可不要告诉别人：我看这位他妈的欧文先生在这儿呆不长了。尼姆罗德看到他就讨厌。”

伊斯顿心里想，尼姆罗德似乎无论看到谁都讨厌，不过他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克拉斯接着说：

“欧文对政治和宗教的看法，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还有对公司偷工减料的看法，尼姆罗德知道得一清二楚。你知道那些话是不能讲的，可不是吗？”

“当然不能讲。”

“亨特老早就想开除他。不过欧文不是他接受进来的，是拉什顿本人给他工作的。听说欧文带了他自己画的一大堆样本给老头子看过。”

“是不是就是那些挂在橱窗里的？”

“就是呀！”克拉斯轻蔑地说，“可是干一般活儿他算不上好手。当然，有什么需要的话，他勉强能写写画画，可那种活儿不是经常有的。至于一般活儿，哼，索金斯有一天也能抵得上他的。”

“是呀，我也这么想，”伊斯顿回答，由于自己作这种违心之论，也感到有点羞愧。

尽管克拉斯一时忘了伯特在场，但是他还是本能地放低了声音。不过这孩子——他正停下来把手插在裤袋里取暖——留神地听着，每句话他都听见了。

“你知道要是他们知道内幕，很多人就不会把工程包给这家公司了，”克拉斯接着说，“你想想，居然叫这么个王八蛋到老爷太太公馆里去干活，一个他妈的无神论者！”

“是，照你这样看，是有点儿不对头。”

“我老婆就是一个例子，她就不让这样的人在我们那儿住。从前我们有个房客是个主张信仰自由的人，她发现了马上就把他撵走了，一点儿也不假！”

“喔，顺便问你一声，”伊斯顿说，很高兴有机会转个话题，

“你可知道有什么人要租房子？我们家有一个没有用的房间，我老婆打算把它租出去。”

克拉斯想了一下把握不定地说：“我还不能肯定，上星期斯莱姆谈起过他要搬家，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地方。你可以去问问他，另外还有什么人就不知道了。”

“一会儿我去问他，”伊斯顿回答，“几点钟了？该到时候了吧。”

“到了，八点整，”克拉斯叫起来，掏出哨子尖厉地吹了一声，告诉大家早饭时间已到。

“林登老头给撵走之后，有人看到过他没有？”哈洛一边吃早饭一边问。

“我上星期六看见过他，”斯莱姆说。

“他找到工作没有？”

“我不知道。我没来得及跟他讲话。”

“没有，他没有找到什么活儿，”菲尔波特说，“我是星期六晚上看见他的，他告诉我他一直在到处打听。”

菲尔波特没有讲出来，他借给林登一先令，也不指望他归还了。

“恐怕不能马上找到工作，”伊斯顿说，“他年纪太大了。”

“我说，也难怪瘟神开除他，”克拉斯停了一会儿说，“他干起活来比蜗牛还慢。”

“我不知道你活到他那么大岁数，你能干多少？”欧文说。

“也许我什么也不用干了，”克拉斯回答，微微一笑，“我可以靠积蓄过活。”

“我说，老杰克唯一的办法就是到济贫院去，”哈洛说。

“是的。我想终归免不了要走那条路，”伊斯顿干巴巴地说。

“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归宿，不是吗？”欧文说。“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到头来给当做犯人一样看待。”

“我不懂你说的当做犯人是什么意思？”克拉斯嚷道，“我觉得他们过得也不错，只是要我们来替他们付钱。”

“嘿，看在上帝面上，别争了，”哈洛招呼欧文说，“上星期我们已经听够了。你总不能指望老板雇一个老得不能干活的工人呀。”

“当然不能，”克拉斯说。

菲尔波特一声不响。

“我看也犯不着老这么抱怨，”克拉斯接着说，“这是没法改变的。既然发明了这么多节省人力的机器，你就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有活干。”

“可不是，”哈洛说，“以前要雇人的，现在都用机器了，那些人只好另外找活干。比如说，有的就转到我们这行来了。弄得我们这一行人手太多，活儿不够，没法让每个人都有活干。”

“是呀，”克拉斯热切地叫起来，“这正是我要说的。机器是一切贫困的真正原因。那天我也是这样说的。”

“没问题，机器引起失业，”欧文回答，“但它不是导致贫困的原因。这完全是两码事。”

大家不以为然地笑了起来。

“可是，在我看来，根本就是一回事，”哈洛说，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同意他。

“在我看来，可不是一回事，”欧文回答说，“照我看，就算

我们没失业，我们也是生活在贫困当中。一旦失了业，那我们更应当说是变成了赤贫。”

“贫困，”停了一下，欧文接着说，“意味着缺乏生活必需品。当东西又少又贵，人们无法购买足够的数量来满足自己需要时，这些人就是处于贫困之中。如果你们认为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是因为有了那些生产大量生活必需品的机器，那么，我看你们的脑子一定有毛病。”

“当然罗，除了你以外，我们都是他妈的大笨蛋，”克拉斯咆哮起来，“他们那会儿分头脑的时候把他妈的什么都分给你了，就没剩一点儿分给旁的人。”

“如果不是脑子有毛病，”欧文继续说下去，“你们就可以看出，即使我们有足够的活干，我们还会生活在赤贫当中。那些可怜虫每天做牛做马，做上十六到十八小时——父亲、母亲，甚至还有小孩都搭在里头——糊火柴盒或者缝衬衣、罩衫，真是有‘足够的活干’。可我就不羡慕他们。也许你们认为如果没有机器，我们每天干它十三到十四个小时，勉勉强强糊口，这样我们就不是生活在贫困中了，是吗？还说你们的脑子没毛病哩！如果没有，你们就不会今天说关税改革可以解决失业问题，明天又说机器是失业的原因！关税改革并没有要取消机器，不是吗？”

“实行关税改革生意就不会这么清淡，”克拉斯回答说。

“照你这样说，关税改革只能治疗一种并不存在的疾病。只要你去调查一下，你就会发现市面上的生意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好过：由我们国家生产、从我们国家输出的各种各样商品，比以往都多。积累起来的财富也比以往都要多；可是就

在这个时期内，由于——正如你们刚才承认的——不断采用和广泛使用节省工钱的机器，受雇的工人人数就日益减少。我这里有几个数字，”欧文说着掏出一个笔记本，是从《每日邮报1907年年鉴》三十三页上抄下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联合王国的工厂数目和产值大大增加，可是这些工厂雇用的男女工人人数在一八九五到一九〇七年间都绝对地下降了。无疑这是使用机器代替手工所产生的结果！’

“关税改革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即使所有外国货我们都抽税，善良而仁慈的资本家们是不是会把那些可以节省工钱的机器丢开不用呢？你们所谓的‘自由贸易’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或者你们是否认为废除上议院，解散教会能帮助那些失业工人得到工作呢？既然事实如此——如你们所说——机器是失业的主要原因，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呢？你们的救世药方是什么呢？”

没有一个人答腔，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药方。克拉斯开始懊悔，不该把这个问题又提出来。

“不久的将来，”欧文继续说，“很可能马匹都会被汽车、电车所代替。既然马匹不再需要了，将来除了极少数以外，大多数的马就会绝迹。人们再不会象以往那样大规模地饲养它们了。我们不能责怪马匹听任自己绝种。它们智力不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它们只好驯服地眼看自己的同类大部分都被消灭掉。

“大家都知道，许多以前由人干的活现在是由机器来干了。这些机器属于少数人；它只为这少数人的利益服务，正象

它所代替的工人也是为少数人服务一样。这少数人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来干活了，因此他们提议消灭工人！让那些他们不需要的人饿死吧！而且还教育工人，结婚生孩子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些神圣的少数人不象以前一样需要那么多的人为他们干活了。”

“一点儿不错，老兄！可你永远也阻挡不了这种趋势。”克拉斯叫起来。

“为什么我们不能？”

“因为这办不到！”克拉斯凶狠地嚷道，“也不可能！”

“你老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对头，”哈洛埋怨地说，“可是你他妈的又不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我看你们谁也不想真正知道。我相信，就算证明了有什么办法，你们当中大多数人也不愿意去干，而只会尽量去阻拦。”

“他自己也不知道，”克拉斯冷笑着说，“照他说，关税改革没有一点儿好处——自由贸易也没有一点儿好处，别人个个都错了！可是问他该怎么办呢，他就乱了套。”

克拉斯对这次关于机器的争论结果并不满意，不过他自我安慰地想，在另一个问题上，他肯定可以打败他的对手。从《糊弄家》上剪下来的那份材料他还装在口袋里，那可不是好对付的！只要有什么铅印的东西在手——白纸黑字——那准靠得住，看你还能往哪躲！要是不正确，还能印在那样一家报纸上吗。不过，现在差不多八点半了，他决定把这个胜利推延到下次再享受。这件事儿实在太妙，不能就这么匆匆忙忙地把它提出来。

第 八 章

楼梯口的帽子

吃过早饭，伊斯顿和欧文一起在客厅里干活，伊斯顿想对欧文卖个人情，觉得该提醒他当心一点，于是便嘀嘀咕咕地把刚才克拉斯跟他讲的话一一告诉了欧文。

“当然，你不必提起这是我告诉你的，弗兰克，”他说，“我想我该让你知道：你可以相信克拉斯决不是你的朋友。”

“老哥，我早就知道了，”欧文回答说，“不过我还是谢谢你告诉我。”

“那该死的混蛋也不是我的朋友，谁的朋友都不是，”伊斯顿接着说，“不过，你犯不着和他斗嘴，谁知道他会到亨特那儿去讲点什么。”

“对，就得记住这一点。”

“关于你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伊斯顿继续说，“他不愿意公司里有人比他高明，他怕他的饭碗会被别人抢走。”

欧文苦笑笑。

“在那个问题上，他用不着害怕我。就是请我做他的工作，我也不会去做。”

“可是他不这么想，”伊斯顿回答，“这就是他对你恨之入

骨的原因。”

“我相信他说的关于亨特的那段话倒是千真万确的，”欧文说，“每次他来到这儿总想挑我讲点儿什么或者干点儿什么，好给他一个借口赶我滚蛋。要是我没有看透他的用意，而且小心提防的话，可能早就中他的计了。”

这当儿，克拉斯在厨房里的火炉旁边重新坐了下来，打算把那袋烟抽完。不一会儿，他掏出笔记本开始用一支铅笔在上面写字。烟抽完了，他在炉格上敲着烟斗把烟灰倒掉，然后把烟斗插到背心口袋里。接着他撕下刚才写好的那页纸站起身来，走到贮藏室去。这会儿伯特还在那里洗刷墙壁。

“快完了吗？你知道，我可没让你整天呆在这儿。”

“没多少了，”孩子说，“只剩架子下面这一点了。马上就完。”

“嗯，看你搞得一团糟！”克拉斯咕哝着，“满地都是水！”

伯特不好意思地瞧着地面，面孔都涨红了。

“我会把它弄干净的，”他结结巴巴地说，“等我把这块墙擦完，我就用墩布把它拖干净。”

克拉斯提起一罐颜料，拿了几把刷子，又在炉子里添了些木柴，然后从容不迫地开始去油漆厨房里的木结构部分。一会儿伯特走了进来。

“我那里已经弄完了，”他说。

“也该弄完了。你得打起点儿精神来，要不咱俩就得吵架啦。”

伯特没有吭声。

“现在再给你一桩活儿，你不是喜欢拉车子吗？”克拉斯带

着讥讽的口吻说。

“是，有点儿，”孩子怪难为情地说。

“那么，”克拉斯说，一边递给他刚才从笔记本上撕下的那张纸，“你到工场去一趟，把这些东西领了装在手推车上拉回来。快去快来。先看看这张纸，是不是都认得。可别弄错了。”

伯特接过那张纸，好容易才辨认出来：

八英尺梯一架
灰泥半加仑
石灰水一桶
铅粉十二磅
亚麻子油半加仑
松节油半加仑

“我能看得清楚。”

“你最好使那辆大些的手推车，”克拉斯说，“晚上送回去的时候，我要你把百叶窗带去，这些窗子要在工场里油漆。”

“好的。”

孩子走了以后，克拉斯满屋巡视了一番，看看别人活干得怎样，然后才回到厨房里继续干他的活。

克拉斯大约三十八岁，中等身材，身体很结实，满头卷曲的黑发，蓄着短短的胡子，也是黑色的。他的脑袋相当大，但前额不高，头顶是平的。他常喜欢在朋友面前说他身体胖是因为心地善良，无忧无虑。可是背着他，人家却说这是因为喝多了啤酒。甚至还有人给他取了个诨号，叫他“汽油桶”。

这天早晨没有声音嘈杂的活儿，木工和砌砖工都被临时

调到另一项工程上去了。不过这里也不是完全鸦雀无声，克拉斯间或听到工人们谈话的声音，有时候这个房间和那个房间里的人还互相喊话。哈洛不时哼一两句音乐厅的歌曲或一两节穆第和山基[①]的赞美诗，别的人有时也和着一起唱，有时又尖着嗓子或者发出嘘叫声打断他。有一两回克拉斯真想警告他们不要吵闹，要是尼姆罗德来听到了那就会有好看的。可是正当他打算这样做时，闹声已经停止，他听到他们用不很低的耳语声说：

"注意！有人来了。"

整个屋子顿时一片寂静。

克拉斯熄掉烟斗，把窗子和后门打开，让烟味散出去。然后哗啦啦地挪动着梯子，飞快地干起活来。十有八九是瘟神来了。

他一声不响地干了一阵，可是没有人到厨房里来，那人一定是到楼上去了。克拉斯留神听着。是谁呢？他真想走出去看看到底是谁，可是他又想到要果真是尼姆罗德，还是让他看到自己在干活好。于是他等了一会儿，不久听到楼上说话的声音，可是听不出是谁。当他正要走到过道里去听的时候，那人开始下楼了。克拉斯马上又干起活儿来。脚步声在通向厨房的走廊里响了起来，缓慢而沉重，可又不象是穿着很重的皮鞋。很显然，不是瘟神。

脚步声进入厨房了，克拉斯回头一看，只见一个高大肥胖的人长着一张又大又胖的脸，浓眉粗眼，双下巴，胡子刮得干

---

① 十九世纪末的两个美国传教士。

干净净的；无论从颜色或从形状看，这张脸都象一块生咸肉。肥大的鼻子，浅蓝的无神的眼睛，眼睑有点红肿，差不多一根睫毛也没有。肥大的脚塞在一双套有橙褐色鞋罩的软皮靴里。大衣边上镶着很厚的海豹皮，正好罩到膝盖下面一点。裤管虽然很大，还是给那双肥胖的腿胀满了，连小腿的形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正象那双脚似乎要从靴背上面蹦出来一样，那两条腿也好象有把裤管胀破的危险。这个人如此肥胖高大，他的身体把整个门框都塞满了。他走进来时身体稍微弯了一下，才没有把头上那顶亮闪闪的丝帽碰坏。他一只手戴着手套插在大衣口袋里，另一只手提着一个旅行皮包。

克拉斯一看到这个人，就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

"您早，先生！"

"早，楼上的人告诉我，到这儿可以找到工头。你是工头吗？"

"是的，先生。"

"我看到你们这儿的工作已在进行了。"

"是的，先生，现在我们刚有点儿头绪，先生，"克拉斯回答，好象含着一块烫嘴的山芋。

"我想拉什顿先生还没有来？"

"没有，先生。他早上不常到这儿来，先生；他总是下午来，先生，不过，亨特先生大概马上就要来了，先生。"

"我要见的是拉什顿先生。我和他约好了上午十点钟在这儿会面；不过，"——看了看表——"我来得早了一点。"

"我想，他马上就会来的，"斯韦特先生加上一句，"趁他还没有来，我四处看看好了。"

“好的，先生，”克拉斯随声附和着，当斯韦特往外走的时候，他毕恭毕敬地跟在后面。

克拉斯跟着他走到前厅，给他介绍目前工程进展的情况，他满以为这位绅士先生说不定会赏给他一个先令，可是斯韦特总只回答他一两个字，或者哼一声。不久克拉斯就察觉到，他的谈话并不受欢迎，于是他就回到厨房里去了。

这时候，在楼上干活的菲尔波特走到纽曼的那间房里，和他商量能否从斯韦特身上弄到点儿酒钱。

“我想，”他说，“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敲他一笔小竹杠。”

“老哥，咱们从他身上捞不到什么的，”纽曼回答说，“他最恨喝酒的人。”

“这没关系，他怎么知道我们是拿来打酒呢？我们也许拿来买茶叶，买姜汁啤酒，买柠檬水，买甘油什么的。”

斯韦特先生现在又拖着沉重的脚步上楼来了。不一会儿就到了菲尔波特干活的那个房间。菲尔波特恭敬而亲热地跟他打招呼。

“您早，先生！”

“早。你们这儿已经开始油漆起来了，唔。”

“是，先生，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头，”菲尔波特很殷勤地说。

“这门上的油漆还没有干吗？”斯韦特担心地看着大衣的袖子。

“是，先生，”菲尔波特回答，并且意味深长地望了这位大人物一眼，又添上一句，“先生，油漆是湿的，可是油漆匠却都

又干又渴。”

“他妈的！”斯韦特大骂起来，不理睬或者根本没有听见菲尔波特后面的那半句话，“我的大衣袖子沾上这倒霉的油漆了。”

“喔，不要紧，先生，”菲尔波特说，心里暗暗高兴，“我马上就可以帮你弄干净，只消一眨眼工夫！请你稍等一等！”

他的工具袋里有块干净布，房间里有罐松节油，他用布蘸着松节油，小心翼翼地把斯韦特袖子上的油漆揩干净。

“现在都擦掉了，先生，”他一边说，一边用碎布干的一头擦着，“松节油的气味不用一小时就没有了。”

“谢谢，”斯韦特说。

菲尔波特眼巴巴地望着他，可是斯韦特全不理会，又开始向四周望。

“喔，他们在这里装了一层新护墙板，”他说。

“是，先生，”纽曼说，他正进来打松节油，“老的护墙板已经干裂成碎片了。”

“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有点儿干得可以了，你说呢？”菲尔波特对纽曼说，纽曼微微地笑了笑，瞟了斯韦特一眼，而斯韦特好象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话的含义。他走出房间，爬到另一层楼上——哈洛和索金斯干活的地方——去了。

“哼，这个吸血鬼！”菲尔波特气愤地说，“老子花这么大力气把他的大衣擦干净，他连半个子儿也不给！真真岂有此理！”

“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吗？”纽曼回答说。

“也许我表示得不够清楚，”菲尔波特想了一想说，“不管

怎样，我们得想法子捞一点儿回来。”

他走到楼梯口，轻轻地对楼上喊：

“哈洛，我跟你讲句话。”

“什么事？”哈洛俯在栏杆上问。

“你们那儿搞得怎样啦？”

“喔，还好，没什么。”

“真是个干差使，不是么？”菲尔波特继续说，把嗓门提高了一点，对哈洛使了个眼色。

“是呀，真是太干了，”哈洛回答说，咧嘴笑了笑。

“我想，我们这会儿很可以来募点儿捐，你说好不好？”

“不错，可是个好主意。”

“那么，我把我的帽子放在楼梯口，”菲尔波特一边说一边就这样做了，“说不定会碰上点运气呢。我们这儿情况很严重，我的伙伴已经昏厥过一次了！”

菲尔波特回到房间里等候事情的发展：可是斯韦特没有丝毫表示，他又跑到楼梯口招呼哈洛。

“根据我的经验，一个人喝一口以后干起活来就起劲；真是花钱不多收效不小。”

“是呀，的确是这样，”哈洛附和着，“我发现自己就常常这样。”

斯韦特从前面一间卧室走到后面一间，连睬也不睬这些工人。

“老哥，我看没有希望了，”哈洛轻轻地说，菲尔波特沮丧地搔着头，回到房间里去干活；可是，不一会儿他又跑出来招呼哈洛。

“我听到过这么回事，”他阴沉地说，“有一个人跟我们一样在油漆房子，因为口渴硬给干死了；据医生讲，只消半品脱酒就可以把他救过来！”

“这样死掉才可怕呢！”哈洛说。

“老哥，岂止可怕，”菲尔波特伤心地说，“简直太严重了！”

对斯韦特的人道主义精神发出这个痛心的最后呼吁以后，他们又回到房间里干活去了。不管结果怎样，他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他们已经把问题明白无误地摆在他的面前，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他。

可是一切都落空了。斯韦特要么是没有理解，要么是不想了解他们的要求，他下楼的时候根本就不理睬那顶帽子，尽管菲尔波特把它那样惹眼地摆在楼梯口正中的地上。

第 九 章

谁 来 付 钱？

几乎就在拉什顿走进前门的同时，斯韦特也到达了大厅。他们亲亲热热地打了个招呼，对正在进行的工程交谈了几句，然后走进欧文和伊斯顿干活的客厅。

拉什顿问："这个房间怎么办？你想怎样整修？主意打定了没有？"

斯韦特回答说："打定了，我待会儿再告诉你吧！我着急的是下水道，你把计划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

"要花多少钱？"

"等一等，"拉什顿说，微微做了做手势，暗示他房间里有两个工人。斯韦特懂得了。

"你们暂时放一放手边的活儿行吗？"拉什顿接着招呼欧文和伊斯顿说，"到外面去干一会儿别的活吧。"

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人了，拉什顿关上门说："这些家伙，不是必要的事情还是不让他们知道好。"

斯韦特同意他的意见。

"这儿装下水道其实要算两项工程，"拉什顿说，"首先是这幢房子的下水道，这一部分工程实际上是在你的地面上。这

部分工程完成之后，还得埋一根管子穿过小路直接引向大路，把这幢房子的下水道和市里的总下水道连接起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完全明白。总共需要多少钱呢？”

“这幢房子的下水道需要二十五镑；连接管道需要三十镑，一共是五十五镑。”

“好家伙！这是最低的价钱吗？”

“是的，最低的价钱。我非常仔细地计算过，这是工资和材料的钱，我现在向你要的也就包括这两项费用。”

事实上，拉什顿跟估计这项工程费用的事根本毫无关系。凭他那点儿知识还干不了这类估价工作。是亨特订下计划，计算费用，估出价钱来的。

“我最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斯韦特说，用狡猾的目光瞟了拉什顿一眼，“安装连接水管的费用为什么得由我负担？这笔钱应该由下水道公司支付，你说不是吗？”

拉什顿笑了起来。他回答说：“是呀，我想是这样。”

“我想我们总可以商量出一个办法来的，不是吗？”斯韦特接着说，“不管怎样，这项工程总得进行。最好让他们马上开始吧！你说的是两部分工程一共五十五镑，对吗？”

“不错。”

“噢！那么，你就进行吧！以后我们再看能不能跟下水道公司办交涉。”

“跟他们交涉，我看事情不会太难办的，”拉什顿咧嘴一笑，斯韦特也表示同意地笑了一下。

他们穿过大厅时遇见了亨特。他刚到，一点也不知道他

俩的约会，因此在这里碰上他们感到很突然。他尴尬地向他们问好，声音很低，又有些犹豫，好象担心这两个人会不睬他。斯韦特微微点了点头，可是拉什顿根本就没理他。尼姆罗德走了过去，感到自己简直象是一条刚被人踢过一脚的狼狈不堪的野狗，而他的样子看来也正是那样。

斯韦特和拉什顿两人在房子里踱来踱去，亨特一直随着他们转，但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心里盼望着他们不久会注意到他。接着他发现他们快要离去，但似乎仍然没有察觉他在那儿，他那沮丧的脸变得比平时更难看了。不过就在他们要走出去的时候，拉什顿在门槛边停下来，喊了一声："亨特先生。"

"是，先生。"

尼姆罗德快步跑到拉什顿跟前，活象一条得到了主人青睐的狗。如果他有一条尾巴的话，很可能会摇起来的。拉什顿把计划交给他，通知他可以开工了。

他们走后，亨特蹑手蹑脚地在房子里转了一阵，一会儿在这间房，一会儿又到那间房；时而跑到楼上，时而跑到楼下，时而又跑到走廊里去。过了一会儿，他走进纽曼干活的房间悄悄地站在那里看他工作，差不多有十分钟之久。这个工人在油漆护墙板，正好有一处裂了好儿条缝，他就拿出自己的小刀挑起油灰填补裂缝。在亨特的注视下，他太紧张了，手也颤抖着，因此花费了两倍于平常的时间才把裂缝填满。亨特粗声粗气地告诉他：

"用不着用油灰填塞这么小的裂缝！"他大声嚷道，"漆漆平就行了。我们可雇不起象你这样磨洋工的工人。"

纽曼没有答话。

瘟神找不到别人的岔子好让他来大呼小叫，因为他们都在拼命地干着。他象一个不祥的幽灵在屋子里到处游荡，工人们用厌恶的眼光偷偷地盯着他，他一走过他们都在心里暗暗地骂他。

他悄悄地溜进大厅，带着恶狠狠的表情一声不响地瞅着欧文和伊斯顿一会儿又走了出去，什么话也没有说。

尽管亨特经常这样，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今天这种情况使欧文感到惴惴不安。他心神不定地问自己，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开始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亨特沉默时比他说话时似乎更为可怕。

第 十 章

漫 长 的 坡 道

伯特来到了工场，尽快地把要他取的材料装上手推车，一点儿也没有拖延就往回走。在城里他走得很顺利，因为那儿的路面是用一块块木头铺成的，非常平坦。要是全程都是这样，那么尽管他年纪小，又推着这么一辆载得很重的大车，那也还容易对付。走在木路上最麻烦的是看不清前面的路，因为车身太高而他个儿却太矮了。车上那架梯子当然更碍事。一路上有两三次他差点儿撞到汽车和电车上去；还有一次他差点儿撞倒一个手提一大捆脏衣服的老妇人。他一路小心翼翼地走着，总算出了市区。路上还不时遇到一些相识的小男孩，其中有些是他过去的同学。这些孩子有的提了装着杂货的沉重的篮子，有的托着盛满大块大块鲜肉的木盘。

可惜到了开始上坡的地方，就不再是木路了。伯特发现面前是长长一段用碎石砌成的道路，虽不算很陡，但一直都是上坡路。伯特过去曾在这条路上推过很多次车，知道怎样对付它。他有过经验，知道在上坡时笔直地前进是不行的。因此这一次他就按照过去的老办法，沿着斜线向前移动，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就象一只帆船逆风行驶时一样，横切着坡道前进。他每走二十码就休息一下，喘一口气。但到底走多少路

才停下来休息一次，这倒不是根据他自己的气力来决定，而是根据路旁的一些东西——譬如说电线杆——来决定的。每次休息时，他总是朝前看看，选择某一根电线杆或是路的一个拐角作为下一次停歇的地点。随后他重新赶路，咬着牙拼命把车子推向目的地。

一般地说，他所选择的目标总是太远了一点，因为他常常把自己的气力估计过高。有时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把车子停靠在路旁的石坎边，站在那儿喘气，对自己的失败感到非常失望。

现在他又休息了。一个念头突然闪过他的脑海：他路上耽误的时间太久了！必须赶快回去，不然又要挨骂了！现在还没有走完一半路程呢！

他选择了远处的一根电线杆作为目标，决心一口气赶到那里，中途不再休息。

车子只有一根车把，末端装个横木作为把手。他双手紧紧抓住把手，用胸部顶住横木拼命向前推。

他一步步地向前走，车子似乎变得越来越沉重。他整个身体，特别是大腿和小腿部分，酸痛得非常厉害。但他仍然用尽气力挣扎前进。他对自己说：不到达那根电线杆，决不停下来。

他感到车子的把手压得胸部发痛，就把它移下一些抵在腰上，但这样更难受了，只好又把它移回到胸部，气喘吁吁地挣扎前进，心剧烈地跳动着。

车子越来越沉重。过了一会儿，伯特感到好象有谁在前面往回推，想把他推下坡去似的。这种想法非常好玩，他一时几

乎要笑出来。但想笑的念头马上消失了，他忽然又感到害怕起来；他怕自己毕竟坚持不到那根电线杆了。他咬紧牙关，使出了吃奶的气力，蹒跚地向前又移动了两三步，然后——车子停住了。他拼命挣扎了几秒钟，可是，他突然感到精疲力尽，双腿变得软弱无力，几乎要瘫倒在地上。车子开始向后往坡下倒退。他使尽了气力才抵住车子，把它停靠在路边的石坎旁。然后他扶住车子站着发呆，脸色苍白，大汗淋漓，浑身发抖，双腿止不住乱哆嗦。他想：要不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他就非摔倒不可了。

他小心地放下把手，免得弄翻那桶挂在车下钩子上的石灰水。随后他就坐在石坎上，疲乏不堪地倚着车轮。

不远有一个教堂，教堂顶上的那座大钟差五分就到十点了。伯特自言自语说，十点钟一到就重新起程吧。

他一面休息一面回忆起许多事情。就在这个教堂的后面是一片田野，那儿有许多池塘。过去他常常同一些小朋友一块儿去抓蛇。要不是因为推着车子，他现在一定要跑过去看看那儿还有蛇没有。他记得，他曾经非常渴望着离开学校去干活，但现在想来那些日子实在很值得怀念。

随后他想起母亲送他到拉什顿先生办公室去"订约"做学徒那天的情景。他记得非常清楚：那差不多是一年以前的事了。他是多么紧张啊！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几乎拿不住钢笔。就是在一切办妥之后，不知怎的他和母亲俩仍然感到很沮丧。母亲在办公室里也很紧张，回家后她哭了很久，紧紧地搂着他，亲他，叫他没爹的可怜儿，还说她希望他做一个好孩子，好好学手艺。那时他也哭了，答应她一定努力去做。回想起这些

事来，他感到很骄傲，因为他一直遵守着自己的诺言，做一个好孩子，并且好好学习。事实上他对这一门行业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他会油漆后门，做得不比任何人差！他还会油漆栏杆！欧文教会他干很多活，并且答应画一些油漆木纹图案的样子给他，让他晚上在家里练习描绘。欧文是一个好人，伯特决定把克拉斯对伊斯顿说的那些话告诉他。想想看吧，象克拉斯这样一个不要脸的下流坯居然想赶走欧文！倒是让克拉斯滚蛋请欧文来做工头还更合情理一些！

十点差一分了。

伯特带着沉重的心情望着大钟，双腿仍然酸痛得很厉害。他看不出大钟的指针在走，但它们确实是在慢慢地移动。现在马上就要到十点了。他开始考虑是否可以再休息五分钟？可是他在路上已经耽搁太久，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分针已经与地面垂直，应该继续赶路了。

正当他准备站起来时，一个粗暴的声音在他身后说：

“你打算在这儿再坐多久？”

伯特心虚地惊跳起来，发现面前站着拉什顿先生。他怒目横眉地盯住他看，旁边站着肥胖高大的斯韦特。看到年轻人这种骇人的恶劣行为，他那油光水滑的脸上流露出了一种深恶痛绝的表情。

“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拉什顿怒气冲冲地问，“工人们都在等这些材料用，你却坐在这儿休息，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羞愧和惶恐使伯特满脸通红，答不上话来。

“你在这儿坐得很久了，”拉什顿继续说，“我沿路下来一

直在注意看你。”

伯特想讲几句话，解释一下他为什么在这儿休息，但是他吓得张口结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要知道，小把戏！你这样将来准没出息，”斯韦特用手指着他训斥道，一面带着责备的神气摇晃着他那肥大的脑袋。

“赶快滚吧！”拉什顿粗暴地说。“没想到你会这个样子！拿了我的钱坐在这儿磨洋工！”

真是一点儿不假。拉什顿先生对这小子的胆大妄为不仅感到冒火，而且颇为吃惊。他雇来的人居然敢在属于他的时间内坐下来休息，这简直叫人难以相信。

伯特抬起了车把，又一次开始把车子向上坡上推去。车子好象比先前更重了，但他总算勉强对付下来。他不时回头看看拉什顿和斯韦特。他们转了一个弯，很快就看不见了。于是他又把车子推到路旁的石坎边，停下来喘一口气。即使他们还在监视着他，他也得休息一下，否则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但这一次只休息了半分钟左右，他怕他们也许在路角窥视他呢。

这以后他放弃了以电线杆为标志的办法，每过一小段时间就停下来休息一两分钟。这样他终于爬上了坡顶，舒了一口气，他感到庆幸，因为艰苦的旅程总算基本上结束了。

他来到“窑洞别墅”的大门口时，看见亨特偷偷走出来，骑上自行车疾驰而去。伯特把手推车推到前门口，动手把东西搬到屋里去。这时他发现菲尔波特神色紧张地伏在楼梯栏杆上悄悄张望，便向他叫道：

“请你帮我抬一抬这桶石灰水好吗？乔？”

“行呀，我的小兄弟，我挺高兴帮你忙哩！”菲尔波特一面回答，一面迅速地跑下楼来。

他们在抬石灰水桶时，菲尔波特向伯特眨眨眼睛，低声问道：

“你在外面有没有看见潘底乌斯·彼拉多？”

“我进门时看见他正骑车走了。”

“真的吗？谢天谢地！我倒并不希望他遇到什么大灾大祸，”菲尔波特热切地说，“我只希望他给汽车撞一下就好了。”

伯特也满心希望如此，其他的人一听见瘟神走了也都表示了同样的慈悲心怀。

那天下午四点钟光景，伯特开始把几天前卸下的威尼斯式百叶窗装在手推车上。

“不知道谁来油漆这些东西？”菲尔波特对纽曼说。

“也许他们会从这儿调两个人去。”

“我看不见得：我们这儿人手已经不够了，很可能他们会找一两个新工人来。在这些百叶窗上还得花不少功夫呢！看那些百叶窗的样子，恐怕得漆上三四道才行！”

“是呀！确实要那么办才行，”纽曼回答说。接着他冷冷地笑了笑补充说：

“我想他们要找一两个新工人是不会太费事的。”

“不费事，你说得对，伙计。有多少人在街上晃荡着无事可做，一个星期的工作对他们说来真是天赐的好机会哩。”

“你们看，”纽曼停了一下继续说，“我知道公司一向把漆百叶窗的活儿全交给那个专做威尼斯式百叶窗的莱瑟姆做，

恐怕这一次他们还会交给他去做。”

“很可能，”菲尔波特回答，“我想交给他做也许比交给我们这些人做要便宜些，这就对公司的胃口。”

到底他们的推测是否准确，以后自见分晓。

伯特走后不久天就黑了，干活要点上蜡烛才看得见。菲尔波特说虽然他讨厌在灯光下干活，但是上灯时间一到他总是感到高兴的，因为这离下工时间不远了。

五点差五分光景工人们都在收拾工具什物，准备下工。尼姆罗德突然在屋子里出现了。他原想发现几个没到下班时间就换好衣服准备回家的工人。但结果他的打算却落空了，他默不作声地独自在客厅里呆了几秒钟。这是一个高大宽敞的房间，有半圆形的大凸窗，天花板周围有一圈深深的檐口。在半明半暗的黄昏时刻，房间显得比原来大得多了。亨特站着沉思了片刻，便转身大踏步地走进了厨房，那儿工人们也在准备下工。亨特进来时，欧文正脱下罩衫和围裙，亨特恶声恶气地对他说：

“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到办公室来一趟。”

欧文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动。他过去所忍受的各种来自亨特的挑剔、麻烦，连同那天早晨伊斯顿告诉他的话，现在都一古脑儿地从记忆中涌现出来。他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手里抓着围裙，瞪眼看着这位经理。

“去干什么？”他终于迸出了这句话，“有什么事儿？”

“到了那儿你就会明白了，”亨特回答着，一面离开房间去了。

他走后，厨房里一片死寂。工人们不再忙着回家，他们

面面相觑，然后惊讶地看着欧文。就这样把人家解雇，工作还没完成一半——又没有明显的理由，而且还是在星期一，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事。这件事引起了大家一致的愤怒，尤其是哈洛和菲尔波特。

“我要说，”哈洛叫道，“他们根本没有权利这样做！要辞退的话，我们有权要求他们在一个钟点之前通知我们。”

“当然应该这样，”菲尔波特怒气冲冲地嚷着，大眼睛骨碌碌地转个不停，“要是歇我的话，我也要求这样。弗兰克，照我说，得要他们把帐算到六点钟，你也得捞回一点来。”

每个人都叫嚷着，愤怒地表示抗议。每个人，那是说除了克拉斯和斯莱姆之外的每个人。他俩当时不在厨房里，他们在外面洗碗间里收拾自己的工具。因此他们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他们只是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到这时欧文方才镇静下来。他把自己的工具收拾一下，连同围裙和罩衫一起放在工具袋里，他本想当天就把这些东西都带回家去，但想了一想，决定不这样做。毕竟，他是否被解雇了还不能完全肯定，也可能是调他去干其他的活。

工人们一起走了出去——有的走在人行道上，有的走在马路中间——到了市区才分手。克拉斯、邦迪和菲尔波特上板球俱乐部去喝酒；纽曼独自走了；伊斯顿约斯莱姆当天晚上去看看房子，因此他们走在一起；欧文一个人朝着办公室方向走去。

第十一章

双手和大脑

拉什顿公司坐落在麦格斯市的一条主要街道上，双开间门面，厚玻璃橱窗。这个店铺一直伸展到后面的一条狭窄的小街。店铺的前半部分堆放着糊壁纸、花边以及一些陈列浮雕墙饰和天花板图案的模型架子，还有一盒盒的刷子、一罐罐的清漆和瓷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办公室在后半部分，一排装有磨花暗玻璃的隔板把办公室与店铺的其他部分隔开。办公室有两扇门：一扇装在隔板上通向店铺的前半部；一扇在窗子旁边面临后街。后窗的下半部有一块大玻璃，白底上漆着几个黑字："拉什顿公司"。

欧文在这扇窗外站了两三秒钟没有敲门。办公室里灯火通明。最后他终于在门上敲了一下，亨特立刻把门打开，欧文走了进去。

拉什顿坐在桌旁圈椅上看信，一面吸着雪茄，面前还放着好几封信。背后墙上挂着一张没有框架的照片，六英寸大小，照的是一座建筑物内部的情形。办公室的另一头放着一张书桌，或者说是一张普通的桌子，有一个年轻妇女在那里记帐，桌上还放着一架打字机。

欧文进来时拉什顿不在意地抬头望了一眼，就不再看

他了。

“你等一下，”亨特对欧文说，接着他跟拉什顿耳语了一阵，便戴上帽子从通向店铺前半部的那扇门走了出去。

欧文站在那里等待拉什顿开口讲话，心中奇怪亨特为什么溜走，真想开门去把他叫回来。他打定主意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明白，决不甘心就这样无缘无故地被辞退。

拉什顿看完了手里的信才抬起头来，他舒适地往后倚在圈椅上，口里喷着烟雾，就象对孩子说话似的用亲切的无拘无束的口吻说：

“你的手艺不错，是吗？”

他的这种接待倒使欧文愣住了，一时回不上话来。

“你明白我的意思，”拉什顿继续说，“我说的是装饰房子的活儿，你做的那些样品还挂在这儿呢！”

他注意到欧文的窘态，心中感到很满意。他认为这个工人所以会如此惊慌失措，是因为有象他这样的一个上等人在跟他说话。

拉什顿先生大约三十五岁左右，淡灰色的眼睛，金黄色的头发和八字须，浅褐色的脸膛。他个子很高——五英尺十英寸左右——身体稍嫌笨重；但不算肥胖，只是很丰满，健康情况良好。他看上去吃得很好，生活也很舒适。他的衣服很考究，质料好，又非常合身。他穿着一身灰洛福克式的服装，深咖啡色的长统靴，羊毛袜子一直包到膝盖。

他是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架子十足，露出十分傲慢的神气。一个略有幽默感的人看到他这种神情一定会觉得很有趣。

"是的，"欧文终于回答说，"这类工作我还能做一些。当然我得承认，我不象专门干这行的人做得那么又快又好。"

"哦，那当然不能同他们一样。但是我相信你还是能想想办法做好的。我指的是'窑洞别墅'的那间客厅。斯韦特先生已经同我谈过好几次了。好象是说过去他在巴黎时看到过一个房间，非常称心合意。墙壁和天花板不是用纸糊的，而是用油漆漆的。我想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摹仿日本式样嵌上板子，用模板或手工漆上花纹。喏，这里有一张照片。"

他一边说一边把照片递给欧文。照片上是一个房间，四壁和天花板的装饰都是摩尔式的。

"起初，斯韦特先生想从伦敦一家公司请人来做，后来因为费用太大打消了这个念头。你要是能做，而费用又不太大的话，我想我可以说服他交给我们做。如果花费太多，那就不行了。他只要在墙上镶一道壁带，再把房间象通常那样糊上墙纸就行了。"

这不是真话。拉什顿先生故意这样说，怕欧文向他索取额外的工资。事实上，斯韦特无论如何是要按照那种式样装饰的，而且打算请伦敦一家公司来做。他勉强同意让拉什顿公司造一张估价单去看看，他想他们做这样的工程一定做不好。

欧文仔细研究了一下这张照相。

"你能照这个样子装饰那间房子吗？"

"我想没有问题，"欧文回答。

"但是，你知道，我可不能让你开个头结果却又做不下去。你到底能不能做？"

拉什顿肯定欧文是能做的，他也非常希望欧文接受这项工作，但他却不愿让欧文知道这一点。他要给欧文这种印象：欧文做成做不成，他都完全不在乎。事实上，他还希望欧文感到，替他谋到这样好的活干是特别照顾他哩。

"我可以告诉你我能做些什么，"欧文回答说，"我可以先给你画出一张水彩素描——一张图案底样来——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当然我就能把它翻印在天花板和墙壁上，至于需要多少时间，得让我考虑一下再告诉你。"

拉什顿似乎在考虑这个问题。欧文站在那儿细看着照片，心里愈来愈希望能承担这件工作。

拉什顿犹犹豫豫地摇摇头。

"如果我让你花很多时间去画出图样来，而结果斯韦特却不喜欢你设计的图案，那我不是要赔本了吗？"

"那么，我们这样安排吧：我在晚上画图样，用我自己的时间，如果图样被斯韦特接受了，我就按照我花费的时间向公司算工钱，如果图样不合适，那就算了。"

这使得拉什顿大为高兴。"好吧，就这么办，"他装出好心好意的样子说，"不过，无论如何你也不必太过于考究了。我已经说过他不愿意在这个房间上花费太多的钱，如果需要很多钱，他就会干脆不做了。"

欧文的性格拉什顿是了解得很透彻的。他可以肯定，欧文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把这件工作做好，他决不会因为吝惜时间与精力而不好好地去做。他知道只要欧文承担了装修这个房间的工作，那他就决不会为了赶时间敷衍了事，而拉什顿也确实不希望他马马虎虎。他只是要欧文一开头就明白：他不

能估计太多的时间来索取高价。从这笔交易中可能得到的任何利润拉什顿都想据为己有。这位拉什顿先生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具有理想的性格，那也就是任何想在生意上赚钱、希望一帆风顺的人所必须具有的性格。换句话说，他的性格就和猪的性格一样——极端的自私。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谴责他，因为生活在现在这种制度下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有些自私自利。我们必须自私，因为社会制度要求这样；我们必须自私，否则我们就会忍饥挨饿，最后死在阴沟里。我们越是自私，我们就越会富有。在"生活的斗争"中，只有自私狡猾的人才能生存下来，其余的人全都会被打倒、被践踏。由于行为自私而受到谴责是不公正的，自私只是为了自我生存，我们要不损害别人，就得被别人损害。应该受谴责的是制度本身。至于对那些希望永久保持这种制度的人应该怎样，那可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画好图样呢?"拉什顿问，"你能在今天晚上画出来吗?"

"恐怕不行，"欧文回答说。对于拉什顿提出这样可笑的问题，他简直忍不住要笑出来，"在动手画之前，得仔细想一想才行。"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搞好呢？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三早晨行吗?"

欧文犹豫着。

"你知道，我们不能让斯韦特等待太久，否则他可能干脆打消这个念头的。"

"那么，就在星期五早晨吧，"欧文说，他决定必要时整夜

不睡觉。

拉什顿摇摇头。

“你不能提早一点儿吗？我担心如果我们让他等这么久，这笔生意可能就吹了。”

“只在下工以后画，我可没法画得再快了，”欧文回答说，脸有点红，“如果你让我明天整天在家工作，照常付我工资，星期三我可以照常上工，到星期四早晨你就可以拿到图样了。”

“哦，好吧，”拉什顿急忙说，“不过，你不管怎样千万不要过于考究了，否则我们的价钱就不得不提高一些，那他说不定干脆不要做了。再见吧！”

“我可以把这张照片带回去吗？”

“当然可以，”拉什顿说，一面又开始看信了。

那天晚上，欧文的妻子和小弗兰克已经睡了很久，欧文还在起坐间里埋头工作。他从过期的《装饰杂志》以及其他图案中寻找摩尔式装饰的图样，然后用铅笔描下草图。

他并不打算马上就画出东西来，他得先仔细考虑考虑。不过他还是草拟了一个大致的计划。最后他虽然躺在床上了，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几乎感觉到自己已经在“窑洞别墅”的客厅里了。当中那朵石膏做的难看的顶花首先必须去掉，那顶花上已有好些裂缝，填满了陈石灰。墙上的檐板还可以凑合，幸亏它结构简单，只有一道深深的拱形线脚，没有太多的装饰。等到墙壁和天花板安排就绪以后便可进行装饰了。墙壁上的护墙板和拱架可以漆上花饰或菱形图案，门上的嵌板也可以同样处理。门和窗框上的花边为了跟其他部分调和必

须涂上五彩和金黄的颜色；檐板上的拱形线脚可以用暗黄色，同时配上鲜明的彩色装饰，凹陷的部分不宜采用金黄色，因为这儿光线分布不均匀，但檐板上有些细花边仍旧应该用金黄色。天花板上应该用一大块嵌板，上面适当地绘以金色和彩色的花纹，四周用宽边或饰带围绕。在饰带与中央的嵌板之间作一条窄边花纹，另外再做一条较宽的花边围在饰带外面，也就是在天花板和檐板交接的地方。这些饰带和边带都做上金色和彩色的花纹。至于究竟哪部分应该镀金是需要仔细考虑的。因为大片的金色看上去既刺眼又不大方，而如果用上许多细金线效果也一定不会很好，尤其是在光线比较微弱的平面上。他这样一步步设计着，仿佛已经看见工作在逐步进展，直到最后这个大房间终于显得面目一新，光彩夺目了。然而正在他一边计划着一边感到极为兴奋的时候，他又不免担起心来，他怕斯韦特会根本不要做这项工作。

至于他个人会得到些什么好处，欧文始终连想也没想到过。他只是迫切地希望能承担这件工作；他脑子里想的只是如何设计和安排，至于个人的利益他根本没放在心上。

虽然欧文从未考虑过在这件工作中自己可以从中得到多少，拉什顿先生却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事实上，这正是拉什顿先生考虑的唯一的问题：到底可以从中赚多少钱呢？大家常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工人用双手劳动——老板用大脑工作"，其意义也就在此。

第十二章

出租房间

大家总还记得，那天工人们分手时，欧文到办公室去见拉什顿，其他的人各自分散回家，只有伊斯顿和斯莱姆两人是一起走的。

那天白天伊斯顿找到一个机会跟斯莱姆谈起房子的事。斯莱姆打算搬家，他告诉伊斯顿说，虽然他已经找到一处房子，差不多决定就要搬去了，但他还是愿意去看一看伊斯顿的那个房间。在伊斯顿的建议下，他们决定当天晚上一同回去。伊斯顿说，斯莱姆可以顺便去看一下房间，如果他觉得没有他原来想搬去的那间房子好，看看也没有什么关系。

露丝已千方百计地把房间布置好，有些家具是从旧货店里弄来的。她到底是怎样弄来的连伊斯顿也不知道，但反正已经准备好了。

"这儿就是，"伊斯顿说。他们推门进去，门上的铰链吱吱嘎嘎地响着，随后门又吱吱嘎嘎地自动关上了。

露丝正在安顿孩子睡觉，一看见他们进来就站了起来，一面连忙扣上紧身胸衣。

"我带了一位先生来看你，"伊斯顿说。

露丝虽然知道伊斯顿正在找人来租那个房间，但料不到

他会突然把人带回家来。她心想伊斯顿为什么不早点通知她呢。那天是星期一，她忙了一整天，身上显得很不整洁，感到怪不好意思。她那棕色的长发在脑后卷成一个松松的发髻。这个年轻人盯住她看，使她窘得脸都红了。

伊斯顿把斯莱姆介绍给露丝，他们握了握手；随后露丝建议伊斯顿提着灯领斯莱姆去看看房间。等他们一走开，露丝就赶快理了理头发和衣服。

他们看过房间又回到楼下来，斯莱姆说房间很合意，不过不知道要多少租金？

露丝问他是单单住宿，还是兼搭伙食。

斯莱姆表示希望膳宿都包在他们家。

露丝认为这样的话一星期十二个先令，双方都不吃亏。她相信这个价钱同外边一般的价钱差不多。当然这还包括洗衣在内，假如需要缝缝补补也可以替他尽点义务。

斯莱姆对这个条件感到很满意，露丝的话说得对，这和外边一般的价钱差不多。他愿意租下这间屋，但是他要到星期六才能搬。于是大家说好，星期六晚上他把箱子行李搬过来。

他走了之后，伊斯顿和露丝呆呆地站着，相对无言。自从他们第一次想到出租房间的计划以来，就一直渴望着真能把房间租出去。现在主顾找到了，他们反而感到别扭，感到不高兴，仿佛突然遭到了什么无可弥补的不幸似的。在这一刹那他们忘记了共同生活中更不愉快的一面。这个陌生人将要闯入他们的家庭生活；过去他们艰难困苦的岁月，同现在出租房间这件事比较起来，仿佛已是遥远的事，完全无足轻重了；特别对露丝来说，过去十二个月的幸福生活好象突然就此结

束。她的面前出现了一幅未来生活的图景：这个外来的人将要成为一个主要人物，一切全得由他支配，他们家庭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要受到干扰，于是她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厌恶、恐惧的心情，在这幅图画面前畏缩起来。当然，凡此种种他们早就想到过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却好象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叫人受不了。伊斯顿想到这一切，心里充满了对斯莱姆莫名其妙的仇恨，好象是斯莱姆强迫他们这样做似的。

"该死的东西！"他想，"不把他请来该多好！"

他发现露丝对这件事好象也很不高兴。

"嗯，"他最后说，"你觉得他怎么样？"

"哦，我想还可以吧！"

"让我说，我倒希望他别来，"伊斯顿接着说。

"我也正在这样想哩，"露丝郁郁不乐地回答，"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他一走进门我好象就讨厌他了。"

"我真想明天去把他回掉，"伊斯顿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可以这样对他说，有几个朋友突然来了，要住在我们这儿。"

"是呀！"露丝急切地说，"要找一个借口是很容易的。"

一想到可以取消租约，她仿佛觉得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下来，但几乎就在同时，她记起了当初他们为什么想出租房间的原因。于是她又郁郁不乐地说：

"我们那样也未免太傻了，亲爱的！房间是一定得租出去的，房客是他还是别人反正一样。我们总得尽可能在这个房间上弄点出息呀。"

伊斯顿背着炉火站着，惨然地看着她。

"是的，我想这样看问题是对的，"他最后回答说，"如果

我们实在受不了的话，那就索性退掉这所房子，另外去租两间房或者租一套小公寓房子去住——只要我们能找得到。”

露丝同意他的看法，虽然这两条路都不理想：不过他们生活中这一点不如意的变化究竟还不是完全没有好的一面，因为自从他们决定把房间租出去的时候起，他俩的爱情似乎重新复活而且更加热烈了。他们深深地感到遗憾：直到现在，他们才充分理解到他俩独享的共同生活是多么幸福，而现在这种幸福只能再享受一个星期了。只有这一回，“现在”才带上了几分人们几乎只在怀念“过去”时才感到的那种魅力，“现在”的价值才受到应有的重视。

第十三章

徒刑和死刑

星期二，就是跟拉什顿谈话的第二天，欧文呆在家里画图样。那天，图样虽然还没有完成，但工作进展得很快，他想星期三午茶后一定可以完工了。星期三早饭以后，工人们还没见欧文来上工，大家都相信他一定已经被解雇了。而且亨特又派来了一个新工人，这就更证实了工人们的猜测。亨特自己在七点一刻光景也来了，那时菲尔波特正抽着烟，几乎被他撞见。

吃早饭时菲尔波特叫住克拉斯焦急地问：

“他今天早晨脾气怎样，掌柜的？”他指的是亨特。

“象牛奶一样柔和，”克拉斯回答，“你会看到简直是不能再和善了。”

“他好象感到很得意，不是吗？”哈洛说。

“是呀，”纽曼插嘴说，“今天早上他还向我问好来着！”

“他也向我问好了！”伊斯顿说，“他走进客厅说：‘哦，你在这儿，伊斯顿，’他就是这样说的，口气非常和蔼。我随口答道，‘是啊，先生。’‘很好，’他说，‘马马虎虎做完就算了，’他说，‘因为这活儿我们得不到多少好处；不要花很多时间去补油灰。只要大致涂一涂就成了！’”

“看来一定有什么事叫他那么高兴，”哈洛说，“我想说不定他又接受了一宗殡葬生意，一有这种生意他总是很高兴的。”

“我相信，最叫他高兴的是外面有流行病，”菲尔波特提出了他的看法，“天花、流行性感冒、霍乱，或者这一类的疾病。”

“是啊，你们还记得吗？去年夏天猩红热流行的时候，他脾气多好呀！”哈洛说。

“是呀，”克拉斯说，格格地笑了，“我还记得有一个星期我们一共葬掉六个孩子，瘟神这老家伙可得意啦。当然夏天死人不多，做殡葬生意的人要到冬天才能大发其财哩。”

“不过今年冬天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做上多少生意哩，”哈洛说。

“没有往年那样多，”克拉斯同意说，“可我们也不应该抱怨；从十月份以来我们差不多每星期总有一宗活儿好干。你们知道，这也不算太坏了！”

克拉斯对拉什顿公司的殡葬生意非常感兴趣。他常常给人油漆棺材，并且帮人家把棺材抬回去“装殓尸首”，还在出殡的时候充当一名抬棺材的人。干这些事比做油漆匠工资要高多了。

“不过我倒不认为他今天高兴是因为接受了什么殡葬生意，”克拉斯停了一下说，“我看是因为欧文滚蛋了所以他高兴。”

“也许跟这事有点儿关系，”哈洛说，“不管怎样，这样来对付人实在不够光明正大——只是因为他讨厌这个人就叫人家走。”

“真他妈的下流无耻！”菲尔波特嚷道，“欧文是个好样的，总肯帮人忙。他技术也好，会干活。当然，也得承认他一谈起社会主义来确实有点儿叫人讨厌。”

“我想瘟神今天早晨没提起他吧？”伊斯顿问道。

“没有，”克拉斯回答，随后又补充说，“我只希望欧文别以为我讲过他什么坏话。那天晚上，尼姆罗德走后，他怪模怪样地看着我。欧文实在不必把我当成那种人，我这个人即使不能帮人忙，至少也不会害人。”

听他这样说，有几个人心照不宣地彼此对望了一眼，哈洛笑了起来，但是谁也没吭声。

菲尔波特注意到新来的工人还没有喝茶，告诉了伯特，于是伯特用欧文的杯子倒了一杯茶递给他。

亨特脾气为什么好，他们都猜错了。读者已经知道，欧文并没有被解雇，亨特也没有要替什么人办丧事。真正的原因是：亨特招收了一名新工人，因为失业的人很多，他已经毫无困难地雇到了一个拿低工资的工人，此人的工资和纽曼的工资一样低。按照麦格斯市的一般工资，熟练油漆工人每小时是七个便士。读者总还记得，纽曼同意只要六个半便士，到现在为止，其他工人还不知道纽曼的工资比别人都低，纽曼自己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他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唯一拿低工资的人。今天早晨亨特雇来的那个新工人也打定主意，决定在知道其他工人的工资之前，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拿多少。

快到八点半钟的时候欧文来了，大家都抢着问他，那天到办公室去干什么。克拉斯带着隐瞒不住的懊丧情绪听欧文叙

述经过，但其余的人都从心眼里感到高兴。

“他怎么可以用那样一副神气对人说话啊！”哈洛说，指的是星期一晚上亨特的态度。

“我认为这个老家伙要是长上四条腿的话，一定是一头好猪，”菲尔波特一本正经地说，“猪嘴里长不出象牙来的！”

上午伊斯顿和欧文一起在客厅里干活，伊斯顿说：

“弗兰克，我没有告诉过你吧？我打算出租一个房间。”

“我记得你说过。”

“我把它租给斯莱姆了。我觉得他倒象是一个正经人，你看怎样？”

“我想是吧，”欧文犹豫地回答，“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好。”

“如果我们生活过得去的话，当然不愿意把房子租出去。可是近来要找到活干实在不容易。我仔细算了算这一年来我的收入，你猜一星期平均有多少？”

“只有天晓得，”欧文回答说。“有多少呢？”

“大约十八先令。”

“所以我们不得不想点儿办法，”伊斯顿接着说，“斯莱姆是个虔诚的教徒，滴酒不尝，找到个象他这样规规矩矩的小伙子做房客，我想真是运气，你说是吗？”

“是的，我想你们很幸运，”欧文说，他虽然十分讨厌斯莱姆，但是也讲不出他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好。

他们默不作声地工作了一会儿。随后欧文说：

“现在成千上万的人生活都非常苦，跟他们一比我们还算是富裕的哩。他们的日子真是痛苦，跟他们比较，我们实在可

以说是过得很奢侈了。这你是知道的，不是吗？”

“不错，千真万确，伙计。我们的确应该心满意足了。多少人在马路上游荡，找不到活干，我们居然能找到室内的工作，实在应该感到幸运了。”

“是啊！”欧文说，“我们真是幸运，尽管我们一贫如洗，但总还没有到饿肚子的地步，那就应该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欧文在漆门，伊斯顿在修理护墙板，这些工作都是没有什么声音的，所以他们能够毫无困难地谈话。

“你认为我们就该这么服服帖帖地混一辈子吗？”

“不，当然不，”伊斯顿回答说，“可是情况一定会很快好转的。生意决不会一直都这么清淡。嗨，你一定跟我一样记得很清楚，前几年工作可多哪，我们每天可以做十四到十六小时，到了星期天我简直累得要死，差不多得整天躺在床上休息。”

“可是，要是我们能想出办法象文明人一样过日子，既不忙得要死，也不饿着肚子，那不很好吗？”

“我可不知道怎样来改变现状，”伊斯顿回答说，“我听说现在可干的活儿很少，到处都是这样，我们总不能制造出活儿来呀？”

“难道你以为世界上的事情就象刮风下雨一样，我们完全不能控制吗？要是境况不好，难道我们就毫无办法，只能听天由命等他自行好转吗？”

“不过，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跟它对抗。要是有钱人不肯花钱，你我这号人难道能制造出钱来不成？”

欧文看着伊斯顿，心里感到奇怪。

"我想你已经有二十六岁了,"他说,"这就是说你大概还有三十年好活。当然,如果你不愁吃不愁穿,每天又不必过度劳累,那么没有任何理由说你不能再活上五、六十年。但是,我们就算它三十年吧,难道你心甘情愿再过三十年象现在这样的日子吗?"

伊斯顿默不作答。

"假定你犯了重罪,下星期被法庭判处十年徒刑,你可能认为自己非常不幸。可是另外一种刑罚,你倒能欣然接受。那就是——再做三十年苦工之后短命而死。"

伊斯顿继续漆着护墙板。

"没有活干的时候,"欧文一面说下去,一面又舀了一勺漆,开始漆门的下半截,"在没有活干的时候,要不挨饿就得背债。可是象现在这样有了一点点工作可做,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在你所谓年头好的日子里,一天可以干十二到十四小时——如果非常幸运的话——有时还可能通宵有活干。可是那时多赚来的钱得用来还债,这样,失业时才能再借到钱。"

伊斯顿在用油灰填塞护墙板上的裂缝。

"结果呢,至少会少活二十年。要是你身体特别健壮,在丧失劳动力之后还能活着不死,那你也会给关在一个象监狱一样的地方,终身过着囚犯一样的生活。"

伊斯顿补好裂缝后又开始油漆。

"如果有人建议:制定一条法律,把所有到了五十岁的男女工人一律处死——闷死、吊死、毒死,或者关在煤气室里熏死,毫无疑问,你们一定会群起反对,大声抗议。可是长期的半饥不饱的生活、过度的劳动、衣履不周、得了病不能休息和

医治，还得照常出去上工，这种种的折磨虽然同样使你寿命缩短，你们却乖乖地忍受着。”

伊斯顿没有回答。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是他也颇有那种虚假的傲气，总愿意掩饰自己的贫穷，假装阔气。比如他脚上穿着露丝替他从旧货店买来的靴子，可他却告诉哈洛说——因为哈洛曾经评论过这双靴子——这双靴子他已买了多年，只在做客时才穿。听了欧文的这番话，他感到很不舒服。欧文已经察觉到这一点，但他还是继续说下去：

“除非现行的制度能够改变，我们就没有前途。可是你却拥护这个制度——你在拼命巩固它！”

“怎么能说我在拼命巩固这个制度呢？”伊斯顿问。

“你不想出个办法来结束这个制度，不帮助那些要想改善目前处境的人，所以我说你是在帮着巩固现行制度。即使你对自己的命运漠不关心吧——看来你的确是这样——你没有权利对你孩子的命运也漠不关心。你孩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要你负责的。谁要是不为争取改善未来的生活出一份力，那他就是为延长当前的苦难帮忙。也就是说，他是自己亲生儿女的敌人。我们不帮助改善生活，那就是阻碍改善生活，中立是不存在的。”

欧文打开门准备漆门的四周，伯特沿着过道走来。

“当心！”他叫着，“瘟神从大路上来了，马上就到这儿。”

通常伊斯顿听到尼姆罗德来了也未见得高兴，但这次却使他感到松了一口气。

“喂，”伯特小声地对欧文说。“要是这件事成功——我是说，要是他们叫你装饰那个房间——要他们让我跟着你干，

好吗?”

“好的,孩子,”欧文回答说。伯特走开去给别人通报消息了。

尼姆罗德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发现,偷偷溜进屋子,蹑手蹑脚地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躲在角落里东张西望,还从门缝里、钥匙孔里乜着眼睛朝里偷看。他看见人人都在卖力地干活,简直有点儿高兴起来。但走到纽曼工作的房间时,发觉从上次他来后直到现在,纽曼的工作简直没有多大进展,这使他很不满意。原来今天早上纽曼又忘记了前次的教训,他没有象往常那样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却又凭着良心认真地要把工作做得好点,结果就没有能干出多少活来。

“纽曼,你懂吧,这样干活可不行!”尼姆罗德大声咆哮说,“你得做得更多一些,要不然我就用不着你啦!你要是动作快不了,我得另外找人。大清早七点钟就在这个房间里,现在你他妈的早该干完了!”

纽曼嘴里嘟哝着说,差不多就可以完工了。亨特走到顶楼,那个拿低工资的工人索金斯正在干活。哈洛已从顶楼调走,去做比较轻松一点的工作,所以现在只有索金斯一个人在顶楼上。他象特洛伊人一样拼命地干着,干出了不少活儿。他不仅刷了窗框,而且把大部分玻璃也上了漆。他漆护墙板时把地板也捎带上了,有的地方漆了一英寸,有的地方半英寸。

油漆是暗褐色的,新漆好的门窗很象工人们穿的条子花布。几乎每一块嵌板的底角都滚下一两滴油漆,好象门窗也因为装饰艺术的衰落而掉眼泪了。但是这些泪珠并没有在瘟神的心中引起丝毫怜悯;条子花布似的表面也没有刺激他的

感情。他根本没有看见，他只看到索金斯做完了很多工作。他想到完成这么多工作的工人每小时只消付他五便士工资，不禁感到说不出的高兴。虽然如此，瘟神认为绝对不能让索金斯知道自己对他的工作感到满意，所以他说：

“我不要你在这上面花太多功夫，你当然明白，索金斯，只要大致刷刷，越快越好，把它弄完了事！”

“是，先生，”索金斯回答说，一边擦去额头的汗珠，瘟神又偷偷地走下楼去了。

“哈洛到哪儿去了？”他问菲尔波特，“我刚才上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他。”

“他往楼下去了，先生，到后面去了，”乔答道，大拇指往后指一指，向亨特眨了眨眼睛，“他马上就回来的。”正说着，哈洛果真走了上来。

“喂，工作时间不允许干这号事，这你当然知道，”亨特大声吼叫，“难道吃午饭的时间还不够你去解个手吗？”

尼姆罗德走到客厅里，伊斯顿和欧文正在那儿漆墙壁。他沉思了片刻，心中略略把这两个人干的活和顶楼上索金斯干的活在数量上作了一番比较。瘟神自己是木匠而不是漆匠，对于油漆质量的好坏他是根本不理会的。对他说来都是半斤八两，油漆就是油漆而已。

“我相信，”他心里想，“要是能多找些象索金斯这样的便宜货来，我们准可以赚更多的钱。”过了一会儿，他又偷偷地溜出屋去，脑中依然在盘算着这件事。

第十四章

三个孩子。脑力劳动的工价

大部分午休时间欧文独自呆在客厅里，一面用铅笔在记事本上写写画画，一面量着尺寸。傍晚下工后他没有象往常那样直接回家，而是绕道到免费图书馆去，看看能不能在那儿找到一些关于摩尔式装饰图案的书。那个图书馆虽然很小，设备也差，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些图案样本，他把这些图案都临摹了下来。就这样过了将近一个钟头。在回家的路上，他看见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站在一家糖果铺的橱窗面前，目不转睛地看着橱窗里陈设的食品。这两个孩子看上去似乎很面熟。欧文一走近，他俩也转过身来，彼此立即认出了对方是谁。他们是林登家的小查利和爱尔西。欧文走过去跟他们说话，他俩正在争论一件事，男孩要欧文发表意见。

“叔叔，你说哪一个好：一个铜子的布丁太妃糖好呢，还是这种有奖的小包糖好？”

“我宁愿要这种有奖的小包糖，”欧文毫不犹豫地回答。

“怎么样！我对你说有奖的小包糖好！”爱尔西得意地嚷着。

“反正我不管，我宁愿要太妃糖，”小查利固执地说。

“怎么样？到底该买哪一种，你们意见不一样吗？”

“哦，不是，不是那么回事，”爱尔西回答说，“我们不过在想，要是我们有了一个铜子，该买哪一种。我们不是真的要去买，我们一个钱也没有呀！”

“哦，是这样，”欧文说，“不过，我这儿倒有一点钱。”他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两个半便士的铜币给他们一人一个。他俩立刻走进店里去买了太妃糖和有奖小包糖。随后，欧文跟他们一块儿走；他跟他们同路，而且这两个孩子还得路过他家门口。

“你们爷爷找到什么活儿没有？”欧文一边走一边问孩子。

“没有，叔叔，他还是闲着没有活儿干，”小查利回答道。

经过欧文家时他请孩子们进去看看小猫，因为在路上他们问到过小猫的事。小弗兰克看见有客人来非常高兴。他把玩具箱里的玩具都倒出来请他们玩。这两个孩子一面吃着诺拉自制的糕饼，一面玩着玩具。最精彩的要算是小猫表演的把戏了，它不停地变换着花样：一会儿在椅子扶手上表演杂技；一会儿爬窗帘；一会儿在油布上滑来滑去；一会儿又躲在屋角里或沙发下偷偷地张望。小猫表演的滑稽戏非常有趣，孩子们给逗得大笑大嚷起来。他们闹得太厉害了，诺拉怕楼下的住户讨厌，不得不出来干预。

可是小查利和爱尔西不能在这儿呆得太久，怕妈妈在家等得心焦，他们答应过几天再来和小弗兰克玩。

“下星期天我们的主日学校要发给我一个奖品，”他们离开时爱尔西说。

“你怎么会得到奖品的呢？”诺拉问。

“我《圣经》念得好，他们要我把《马太福音》第一章全背出

来，我背得一个字也不错！所以老师说下星期天要奖给我一本好书。”

“有一次星期天我也得过一本，大概在六个月前，不是吗，爱尔西？”小查利说。

“是的，”爱尔西回答说。接着她问：“小弗兰克，你们的主日学校是不是也发奖品？”

“我不上主日学校。”

“你从来没有去过吗？”小查利惊奇地问。

“没去过，”小弗兰克回答说，“爸爸说我一星期里念书的日子已经够多了。”

“你该来上我们的主日学校，嗨，”小查利怂恿他说，“这和我们平时上的学校根本不一样，夏天我们有游乐会，还有奖品，有时候还有幻灯看，告诉你，那儿真不错哩！”

小弗兰克带着探求的目光看着母亲。

“我可以去吗，妈妈？”

“要是你想去的话，当然可以去，亲爱的。”

“可是我不认识路。”

“哦，离这儿不远，”小查利叫着说，“我们去的时候要经过你家门口，你要愿意去，我星期天来约你好了。”

“就在公爵街附近；你知道，就是那个神光堂，”爱尔西说，“三点钟开始。”

“好吧，”诺拉说，“两点三刻我就把小弗兰克打扮好。不过你们现在得快点儿回家了。你们喜欢吃这种饼吗？”

“喜欢，谢谢你，”爱尔西回答说。

“很好吃，”小查利说。

"你妈有时也给你们做饼吃吗?"

"她过去常做,不过现在太忙了,要缝罩衫,还有这样那样的,"爱尔西回答说。

"我想她没有很多的时间给你们做东西吃了,"诺拉说,"我包了一些饼给你们带回去明天吃,我想你们总有办法带回去吧,小查利?"

"我看,还是我来拿,"爱尔西说,"查利太粗心,他一定会丢掉几块的。"

"我不比你更粗心,"小查利生气地嚷着,"那次叫你去买一块牛油,你把它掉在烂泥里了,那是怎么回事呢?"

"那不是粗心大意,那是意外。而且根本不是牛油,是人造奶油,你说到底是谁粗心?"

最后决定两人轮流拿,爱尔西先拿。小弗兰克把他们一直送到大门口。他们走到街上时,小弗兰克还在后面叫:

"别忘了,下星期天!"

"知道了,"小查利也叫着回答,"我们不会忘记的。"

* * *

星期四早饭前,欧文还继续在家里画图样,他答应那天早上全部完工的。

九点钟,欧文如约带着图样到办公室去见拉什顿。拉什顿还没有来。整整又过了半小时,他才露面。就象大多数用脑子工作的人一样,拉什顿比一般只干体力劳动的人需要更多的休息。

"哦,我想你把图样带来了吧,"他进来时带着一副阴沉的

神色说，“你知道，你根本不用在这儿等我，你应该把图样留下来先去上工的。”

他在桌旁坐下，漫不经心地看着欧文交给他的图样。那些图纸大约有二十四英寸长十八英寸宽，是用铅笔画的，有一半已着了色。

“这一张是天花板的图案，”欧文说，“我没有功夫把它全部着上颜色。”

拉什顿装着满不在乎的神气把这张图放下，一面接过欧文交给他的另一张图。

“这是大墙的图案，别的几堵墙也全都用它；这是门窗下墙板的花样。”

拉什顿对这些图案的价值完全不表示意见，他一张张随便看了一下，便放下问道：

“这项工程你要做多久呢——如果他交给我们做的话？”

“大约三星期，算它一百五十个小时吧。这是说，仅仅指装饰。当然墙壁和天花板得首先油漆一下：要先刷三道白漆。”

拉什顿在一张纸上潦草地记了下来。

“好吧，”他停了一下说，“你把这些图样留下，我去跟斯韦特先生谈谈，告诉他一共得花多少钱。要是他决定做，我再通知你。”

他带着一种要事在身的神气把图样往旁边一放，然后从书桌上的几封信中拣出一封，动手把它拆开。他这样做的意思是：接见完了，希望这个工人退出去。欧文明白这意思，但他并没有退出去，因为还有一两件事要提一提，这是拉什顿估价

时必须考虑的。

"当然我还需要帮手，"他说，"有时候需要一个成年工人，但通常只要有一个孩子来帮帮忙就行了。还有，需要金箔——大约十五帖就差不多了。"

"你看，能不能就用金色油漆呢？"

"那恐怕不行吧。"

"还需要些什么？"拉什顿把这些项目记下以后又问。

"我想还要几张画纸，用来画楼板和施工图，这就够了。装饰工作需要的油漆倒并不多。"

欧文刚一离开，拉什顿就拿起图样仔细地研究起来。

"这些都不错，"他咕哝着，"装饰什么房间都能行。他能照这个样子装饰墙壁和天花板的话，城里随便哪个来看也挑不出什么毛病的。"

"让我算算看，"他继续咕哝着，"他说要做三个星期，可是看他那副着急样子，很可能把时间估计得过少了。我看最好给他四个星期，那就是说大约两百小时：八便士一小时，一共多少？另外再加一个漆工帮他一半忙，算它一百小时，每小时六个便士。"

他查了一下放在书桌上的计算手册。

"工资：九镑七先令六便士。材料：十五帖金箔，大约一镑；再有是画纸和颜料，至多算它一镑。孩子的时间呢？他现在还没拿工资，根本不必提它。再就是做准备工作的开支。三道白漆得花多少，要是亨特在这儿给我算算就可以有个数了。"

象是为了满足他的希望似的，尼姆罗德这时正巧走了进

来。他回答拉什顿的问题说，把墙壁和天花板漆三道白漆，工资和材料一起需要三镑五先令。经过这两个脑力劳动者精打细算，全部工程——油漆加装饰——花十五镑就足够了。

“好，我想可以向斯韦特讨价四十五镑，”拉什顿说，“这不是普通工程，你知道。要是他请伦敦的公司来做，最少也得花双倍价钱。”

这样决定以后，拉什顿打电话到斯韦特商场，问清了斯韦特先生在哪里，他便卷起图纸赶去找他。

工人们用双手干活，老板们用大脑工作。

要是这些用脑子工作的人全部罢工的话，全世界和全人类该会遭到多么可怕的苦难啊。

第十五章

无功受禄的人和上下两块磨石

那天早晨，亨特又招来了三名漆匠。邦迪和两个粗工开始安装新下水道；木工们都已回来，在这儿做一些零碎活；屋子里还有一个铅管工人在干活，因此吃中饭时厨房里简直挤满了人。克拉斯一直在等待适当时机，想把那张剪报拿出来给大家看。读者总还记得，星期一早晨他曾经把这份剪报给伊斯顿看过，可是这一星期来，午饭时间很少有人谈到“政治性”问题，因而他不免空等了很久，现在已经是星期四了。至于欧文，他根本没有时间想其他问题，他满脑子考虑的是那间客厅的设计图样。而其他大多数的人，他们但愿能避开政治性问题，因为这类问题总是导致不愉快的结局。克拉斯本来也并不喜欢讨论这类问题，可是这一次他却非常自信，从《糊弄家》上剪下的这段文章一定能“驳倒”欧文。因此他好几次都想把谈话引向他所希望的话题，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在工人们所谓的午餐时间里，大家谈论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洛提到他在楼上一间卧室里发现了臭虫的痕迹，这就引出了很多故事，都是关于臭虫和有臭虫的屋子的。菲尔波特想起过去在温德莱附近一幢房子里干活的情景，住在那儿的人脏得要命，房间里家具很少，没有床架，所谓的床只不过

是在地板上铺的一些破烂不堪的垫子和碎布。据他说，这些烂垫子常常会自己在房间里动来动去。屋子里尽是跳蚤，如果你放一张纸在地板上，就可以听见并看见这些虫子在上面跳动。说实话，谁一走进那间屋子，从头到脚都会爬满跳蚤！他在那儿工作了几天，马上就轻了好几磅，傍晚下工回家街上的大人和小孩看见他满脸红斑，以为他一定是得了什么病，因此一看见他来就远远地避开。

大家还讲了一些别的故事。往往四、五个人同时直着嗓子叫嚷，各说各的。起初每一个讲故事的人总是对大家讲，但是不一会儿发现谁也听不见自己的话，只好挑一个似乎还想听的人专对他讲着。有时还发生这种情况：故事讲到一半听故事的人忽然想到自己有一段类似的经历，于是不等对方讲完就讲了起来。各人对自己故事中令人生厌的细节也都讲得津津有味，因此根本不会注意到旁边还有一个人也在讲着。在这一类竞赛中，胜利往往属于嗓门最大的人。不过有的人嗓门虽小，但由于反复讲着同一个故事，不到别人听见决不罢休，倒也往往获胜。

巴林顿很少讲话，他是一个理想的听众。工人们老是选中他作对象，对他讲着不同的故事。在房间角落里一只倒放着的木桶上坐着一个工人，从他嘴唇的动作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也在讲故事，虽然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在讲什么，也没有人听见一个字，因为根本没有谁在注意他……

[吵闹声平息之后，哈洛想起一户人家的事。那家人把屋里弄得脏得不成样子，因而房东通知他们搬家。]后来几个油漆工人来收拾，要把他们赶出去，[那个做父亲的便]自杀了。

这屋子住的是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女儿——一个大约十七岁的姑娘。三个人常常不顾死活地拼命喝酒。那个女人也确实真能对付，她叫女儿提着酒壶到街角的酒店去买酒，一天要去好几次。老头儿不在家时，你只要肯花半品脱啤酒钱要她们母女俩干什么都行。可是哈洛说，对这事儿他自己可简直连想都没想过，因为那母女俩实在太丑了。

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听众们将信将疑大笑了一阵。

“你听见哈洛讲的故事吗，鲍勃？”伊斯顿对克拉斯大声嚷着说。

“没有，他讲什么来着？”

“他说有一次他本来有机会占点儿便宜，可是他没干，因为那妞儿太丑了！”

“要是我的话，我他妈的一定会闭上眼睛干，”索金斯嚷着说，“那有什么关系！我可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不放过，”克拉斯在大家的笑声中说，“我可以拿脑袋打赌，他也没有放过，别听他把自己说得那么干净。”

“我一向认为老哈洛是个该死的满嘴谎话的家伙，”邦迪说，“现在我们知道他果然是的。”

虽然人人都装做不相信他，哈洛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

“你要的并不是她们的脸，你知道，”邦迪补充说，一面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我知道，昨天夜里我感兴趣的可并不是我那老婆子的脸，”克拉斯说。随后他就在大家的狂笑声中详细地叙述了昨天夜里他和老婆上床后干的勾当。

这件事使坐在木桶上的那个工人想起了他几个星期前做

过的一个怪梦："我梦见自己好象在悬崖绝壁上走着，突然脚底下的地坍下去了，我开始向下滑呀，滑呀；我怕摔下去，连忙紧紧抓住手边的一束野草。后来我突然感到有谁拿一根大棍子打我的脑袋，要我放开抓着的草，于是我就醒了过来。原来是我老婆在叫喊，还用拳头捶我，她说我揪住了她的头发！"

这类故事引起的阵阵欢笑声充满了整个房间。克拉斯站了起来，走到墙边从挂在那儿的外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大约有八英寸长四英寸宽，一面印满字的卡片。克拉斯回到座位上以后，要大家听他朗读。他说这是他从未见到过的最有趣的东西，是那天晚上"板球俱乐部"里一个小伙子送给他的。

克拉斯平时念什么东西都念不大好，不过这张卡片上的字句他反反复复念过多次，几乎已经背得出来，所以念起来还能过得去。这段文章的题目是"放屁的艺术"，其中包括很多定义与规则。他每念一段都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念完后还把这张肮脏的卡片在屋子里传了一周，好让那些想亲自拜读一番的人看一看。不过当卡片传到某些人手边时，他们不接受，还带着明显的厌恶情绪建议把它烧掉。克拉斯当然不以为然，等大家读完以后，他又把卡片放回到外衣口袋里去了。

"还有谁要吗？"他问。

有些人把茶碗和茶杯递给他。这些杯子和茶碗都是放在地上的；地上很脏，到处是灰尘，因此邦迪把杯子浸到桶里去舀茶之前，总先把碗底在裤子上擦一擦。他整个上午都在安装下水道，两只手一弄脏就往裤子上擦，而且擦来擦去老擦在同一块地方。他舀茶时总舀得很满，因此当他把杯子递回给原主时，常常会泼出好些来，等大家都舀好之后，地上已满是

一汪汪的茶水了。

“人家说上帝创造的东西总该有些用处，”哈洛又回到原来的题目说，“可是我倒想知道臭虫、跳蚤这一类东西可有什么鬼用？”

“当然是为了教训人们保持清洁罗，”斯莱姆说。

“这倒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不是么？”哈洛继续说，不理睬斯莱姆的回答，“他们说一切疾病都是由小虫子引起的，如果上帝没有创造癌菌和肺病菌的话，那就不会有癌症和肺病了。”

“这就证明上帝并不存在，”欧文说，“假如我们相信整个宇宙和所有生物都是上帝有意设计和制造出来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得相信：他创造你所说的那些病菌是为了用来折磨他所创造的其他生物。”

“你不能这样胡说，”克拉斯粗暴地插嘴说，“在我们头上有一个万物的主宰，老兄，这一点你早晚总会明白的。”

“如果不是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世界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斯莱姆问。

“这方面我并不比你们知道得更多，”欧文说，“也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只是：你们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你们自以为知道是上帝创造了宇宙；他化多少时间创造了宇宙；他为什么要创造宇宙；宇宙已经存在多久了；什么时候它会最后毁灭，等等。你们还幻想自己知道，我们死后仍然会活着；我们会上哪儿去，过什么样的生活等等。事实上，你们很不谦虚，你们认为自己什么都懂。其实，对于这些事儿你们并不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就是说，你们也是什

么都不知道。”

“这只不过是你的看法罢了，”斯莱姆说。

“假使我们不怕困难愿意去学习学习，”欧文继续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于宇宙发展和变化的知识；但是对于宇宙的起源我们还是一无所知。”

“这正是我的想法，老哥，”菲尔波特说，“真他妈的是个谜，没什么好多说的。”

“我才不冒充自己懂得多少哩，”斯莱姆说，“懂得多也不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要心里懂事才行。我心里明白我的罪过都是由于感情冲动造成的，自从我做了基督徒后我体会到了这一点，这就给了我谁也无法理解的幸福和平静。”

“光荣归于上帝，哈利路亚！”邦迪叫着，几乎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

“‘基督徒’倒也没什么，”欧文嘲笑说，“你完全有权利称自己是基督徒，不是吗？至于说到那别人不能理解的幸福，我的确也无法理解；你相信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地狱里受苦受难，那你怎么会幸福得起来呢。我不理解你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感到幸福而不感到惭愧。”

“那个，你到临死就会知道了，我的伙伴，”斯莱姆用威胁的口吻回答说，“到那时你想的和你说的就完全两样了。”

“这正是我搞不懂的地方，”哈洛说，“我们过了一辈子又苦又穷的倒霉日子，整天做牛做马，万能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光阴就这样耗尽了，可是死后还要永远在地狱里让他妈的火烧，这也未免太不公平了！我看决不可能是这样，你们说呢？”

“我相信，”菲尔波特郑重地说，“人死了，就完蛋了。一切

都结束了。”

“我也这样想，”伊斯顿说，“至于宗教，那只是骗钱的玩艺儿，是牧师的行当，就象油漆是我们的行当一样。只不过他们什么不干，而工资却他妈的比我们高得多。”

“你要是问我的话，那我就要说这是他们谋生糊口的门路，而且是一种再好不过的门路，”邦迪说。

“是呀，”哈洛说，“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是什么也不干，只不过每星期讲两三次废话。剩下的时间他们就到那些蠢老太婆那儿去骗钱，那些老太婆还以为这和保火险一样哩！”

“这是句老话，可也是千真万确的，”坐在倒放着的木桶上的那个工人也表示赞同，“牧师和酒店老板是工人们最可怕的敌人。可能其中也有几个好人，但实在少得可怜。”

“要是我得到一个坎特伯雷大主教那样的位子，”菲尔波特严肃地说，“那我就要离开这家公司。”

“我也会这样，”哈洛说，“我要是当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我就把油漆钵和刷子带到办公室，从窗口扔进去，还要叫瘟神滚到地狱里去。”

“宗教这东西我是不大理会的，”纽曼说，“至于说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我认为不妨到了时候再说——事先焦急是没有意思的。人家说的话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可我的时间却得花来对付眼前的世界。我从结婚到现在已经十五年多了，我想我只上过六、七次教堂，为的是让孩子们去受洗。我老婆有时候去一去，孩子们当然也跟去了；他们总得学点儿什么，在主日学校里他们多少也能学到些东西。”

这一番话博得了大家的赞许。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不管宗教是真是假，拿它来教育教育儿童总是好的。

“我结婚以后一次也没有去过教堂，”哈洛说，“我有时还真希望，基督保佑，连那次也没去哩。”

“我看一个人信仰什么都无关紧要，”菲尔波特说，“只要你不损人就行。有谁倒了霉，你就伸手帮他一把。即使你没有钱，你也可以说一两句安慰的话。一个人只要干好自己的活，照顾好自己的老婆孩子，而且尽可能地待别人好，我相信不管他上不上教堂，他也跟那些啃《圣经》的家伙一样可以进天堂——如果真有天堂的话。”

除了斯莱姆外，大家都有同感。斯莱姆说菲尔波特死掉以后就会发现自己错了，那时他会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受到审判的。

“末日来临时你看到月亮变成了血红的颜色，你就会大声恳求，要高山和岩石都压在你身上把你遮掩起来，挡住耶稣的愤怒。”

其他人都嘲弄地笑了起来。

“我本人就是个浸礼会教徒，”坐在倒放的木桶上的那个人说。他叫迪克·万特莱，是一个通常被称之为面目可憎的人。他那样子很容易叫人想起建筑物滴水嘴上的怪兽，或是一条海龙。

大多数工人现在都点起了烟斗，但也有少数人喜欢嚼烟。他们一面抽烟或嚼烟，一面往地上或火炉里随便地吐痰。万特莱是喜欢嚼烟的，他不停地往地上吐痰，现在那黄色的浓痰已在他身旁形成一个半圆形的护城河了。

“我是一个浸礼会教徒，”他从护城河的那一边叫着说，“你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样公开地宣布自己的信仰，又引起了一阵笑声，因为每个人当然都知道浸礼会教徒是什么。

“要是天堂里全是象亨特这样的王八蛋，”伊斯顿说，“那我宁愿到地狱里去。”

“要是瘟神居然也进了天堂，”菲尔波特说，“他在那儿一定呆不长久。我相信他一到天堂就会去偷圣徒们花冠上的珠宝，不消一个星期他准定会被赶出天堂。”

“不过如果他们不让他呆在天堂里的话，我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哈洛说，假装很关怀的样子，“因为我相信地狱里也不会要他的。”

“为什么不?”邦迪问，“我倒认为地狱才是他这种家伙该去的地方呢!”

“有过一个时候那地方确实是这样，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地狱里发生过一次革命，赶走了魔王，选了一个牧师当总统，而且把火也弄灭了。”

“我听说，”笑声停止后哈洛继续说，“现在的地狱倒是个住家过日子的好去处。那儿有地下铁道和电车，几乎每条街道的拐角都有个酒吧间，你可以在那儿买到冰淇淋、柠檬水、四便士一杯的啤酒，还有美国冷饮等等。花六个便士就可以在冰箱里坐上两小时。”

虽然他们拿这些事情开玩笑，但读者们却不能认为他们真的在怀疑基督教的真理。这些人是由信仰基督教的父母教养成人，并在“基督教”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可是他们中间没

有任何人懂得多少基督教的道理，他们只知道应该相信呢，还是不该相信。那些冒充耶稣的仆人和门徒而过着舒适生活的骗子们非常狡猾，他们决不鼓励受骗的人去探求关于基督教的知识。他们根本不要人们知道或了解任何事情；他们只要人们盲目信仰——不要人们凭什么知识，或凭什么证据来信仰。哈洛和他的伙伴们从小就在学校或主日学校里，在教堂里学过多年《基督教教义》，可是到现在，他们对基督教实际上一窍不通！不过这也没有关系，他们仍然是“基督徒”。他们相信《圣经》是上帝讲的话，可是他们不知道《圣经》从哪儿来，已经存在多久，是谁写的，是谁翻译的，一共有多少不同的版本等等。大多数人几乎完全不知道这本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但是不管怎样，为了赶时髦，他们相信《圣经》。

“别开玩笑了，还是谈谈正经的吧！”菲尔波特说，“我不相信真会有地狱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什么惩罚，可是我不相信真会用火烧。”

“有头脑的人谁也不相信，”哈洛轻蔑地回答。

“我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个地狱，”克拉斯说，带着哲学家的神气向周围看看。大多数人都赞同他的意见，只有斯莱姆默不作声。欧文大笑起来。

“你他妈的笑什么？”克拉斯怒气冲冲地问。

“我笑你说这个世界是地狱。”

“哼，我不懂这有什么好笑，”克拉斯说。

“的确是一个地狱，”伊斯顿说，“再没有什么更糟的地方了。”

“对啊，对啊，”护城河后面的那个工人也说。

“我笑的正是这个，”欧文说，“现行制度把世界上的事情搞得一团糟，产生了这样可怕的后果，因此连你都认为这个世制界简直是地狱；可是你却是一个保守党！你希望保持现在的度——这个把世界变成地狱的制度。”

“我想只要有欧文在场，午饭时间就不可能不谈政治，”邦迪抱怨地说，“真是叫人腻烦。”

“不要责怪他了，”菲尔波特说，“他最近几天来一直很沉静呢。”

“不过我们今天可得忍受一下了，”哈洛无可奈何地说，“我看这就要开始了。”

“我可不打算忍受，”邦迪说，“我走了！”于是他喝完了剩下的茶，把空饭盒盖好放在架子上便朝房门口走去。

“让你们去听吧，”他走出去时说，其他人都笑了起来。

克拉斯想起口袋里那一张从《糊弄家》上剪下的东西，暗自高兴话题终于转过来了；他粗声粗气地对着欧文说：

“那天我们谈到贫困的原因，你不同意大家的意见。大家都错啦！可是你自己也没有说出贫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说得出吗？”

“我想我说得出。”

“当然罗，你自以为知道，”克拉斯嘲笑着说，“你当然认为自己的意见对，其他人的意见都是错的。”

“是这样，”欧文答道。

有些人看到欧文这种叫人难以容忍的态度不禁流露出厌恶的表情，可是欧文却说：

“我当然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任何跟我不同的意见都

是错的。如果我不认为他们的意见是错的，那我就不会跟他们有不同的意见了。如果我不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那我就不会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可是何必要天天争论这些问题呢，”克拉斯说，“你有你的见解，我有我的，我看不妨各人相信各人自己，互不干涉。”

大家对于克拉斯的话低声表示赞同；欧文却答辩说：

“可是我们两人总不会都对吧；如果你的意见对，我的就是错了。如果我们从不争论，那怎么能找到真理呢？”

“好吧，那么你认为贫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伊斯顿问。

“就是目前的制度——竞争——资本主义。”

“说说倒很容易，”克拉斯大叫起来。在他听来这种回答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可是你怎样来证明呢？”

“我那样说只是为了简单扼要，”欧文回答说，“假定有几个人住在一幢房子里——”

“又是假定！”克拉斯冷笑着说。

“假定他们老是生病，又假定他们住的房子非常糟糕：墙壁里吸满潮气散发不掉，屋顶到处是破洞和裂缝，下水道不通，门窗装得歪歪斜斜，房间的式样不成样子，风呼呼地直往里灌。要是有人叫你用一句话来说明住在那儿的人为什么体弱多病，你一定会说是由于房子的缘故。世界上无论谁来修理，都不能使这幢房子适合住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幢房子拆掉，重新造一幢。你们看我们现在正住在一幢叫做‘金钱制度’的房子里，结果我们大多数人都生了一种叫做‘贫穷’的疾病。现行制度的毛病实在太多了，多得无法进行修理。这个制度一无是处，唯一的办法就是毁掉它，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

制度。我们必须从这个制度中解脱出来。"

"在我看来这正是你想做的事，"哈洛讽刺地说，"你好象想从伊斯顿的问题中解脱出来哩！"

"是呀！"克拉斯凶恶地叫着，"你为什么不回答这个该死的问题呢？贫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跟目前的制度有什么鬼关系？"索金斯问。

"怎样去改变它呢？"纽曼问。

"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鬼制度呢？"护城河后的那个工人嚷着说。

"根本不可能改变，"菲尔波特说，"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你总没法避开人性呀。"

"不管什么人性不人性，"克拉斯叫着，"不要离开本题，贫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去他妈的贫穷的原因吧！"一个新来的工人说，"这些鬼争论我听腻了。"他站起来准备走出去。

这工人的裤子后面有两块补钉，裤脚管已经磨得破破烂烂。拉什顿公司雇用他以前他差不多有六个星期没有工作了。在这六个星期里他全家几乎都是饿着肚子挨过的；就只靠老婆打杂工所得的工资和从她主人那儿带回的残羹剩饭来活命。但尽管这样，他对贫困的原因还是毫无兴趣。

"原因很多，"欧文回答，"但它们都是制度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消灭贫困，我们必须首先消除贫困的原因；要消除贫困的原因，我们必须首先摧毁整个制度。"

"那么，原因又是什么呢？"

"金钱，这是原因之一。"

这个奇怪的论断引起了哄堂大笑。在笑声中，有人听见菲尔波特说，听欧文讲话就象看杂技表演一样。钱，居然会是贫困的原因！

“我可向来认为正是缺少了钱才穷呢！”裤子上打补钉的那个工人走出门时说。

“其他的原因，”欧文继续说，“是土地的私有，铁路、电车、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的私有，工厂的私有，以及制造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手段的私有等等。还有商业上的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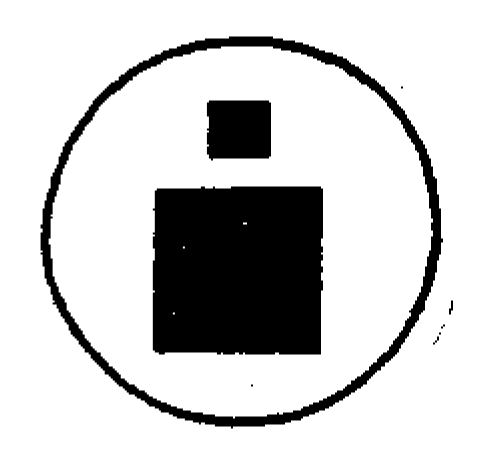
“可是你怎样来证明呢？”克拉斯不耐烦地问。

欧文犹豫了一下。在他看来，这件事似乎非常简单明了。贫困的原因也如此显而易见，有理智的人竟然会看不出来真使他大为惊奇；但同时，要他来说个一清二楚，他倒又觉得很困难。他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向这些人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似乎都带着敌意，不愿意去了解，而且好象已经打定主意要反对和拒绝他所说的一切。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穷困的原因，可是他们显然也不想知道。

“好吧，我来试讲讲一个原因，”最后他有些紧张地说。

他拾起了一块从火炉里掉出来的木炭，蹲下身子开始在地上画起来。大多数人带着宽容而傲慢的眼光好奇地看着他，同时又流露出一副高高在上屈尊俯就的神气。他们认为毫无疑问欧文是一个聪明的家伙，他的工作就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他的确也有点儿疯疯癫癫。

这时欧文已经画好一个直径两英尺左右的圆圈，在圆圈中间又画了两个正方形，一个比另一个大得多。然后用木炭把这两个正方形涂黑。



“这是什么意思呀？”克拉斯问，冷笑了一声。

“嗨，你看不出吗？”菲尔波特眨眨眼睛说，“他马上就要变戏法啦！他要把什么东西从一个方块搬到另一个方块里去，谁也看不出他是怎么搞的。”

欧文画完之后，尴尬地静默了一会儿，心里感到沉重，怕遭到嘲笑，又怕不能简洁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懊悔刚才不该同意的。最后，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心情紧张结结巴巴地说：

“这个圆圈——或者说圆圈里的面积算是代表英国。”

“啊，我从来还不知道英国是圆的呢？”克拉斯讥讽地说，“我倒听说地球是圆的——”

“我并没有说这是英国的形状——我只是说假定拿它来代表英国。”

“哦，我懂了。我想我们很快就得靠假定过日子了。”

“这两个方块，”欧文继续说，“代表住在英国的人民。小方块代表几千个人，大方块代表其他所有的人——四千万左右——就是说，大多数人。”

“我们可还没有笨到这步田地，认为大方块代表少数，”克

拉斯插嘴说。

"大方块所代表的多数人为了养家活口而干活，他们得到一些钱作为劳动的报酬，有人多一些，有人少一些。"

"你该不会认为他们是干活不要钱的傻瓜吧！"纽曼说。

"我想，你认为他们的工资都该一样多！"哈洛嚷道，"你认为一个清道夫应该和一个油漆匠拿一样多的钱，对吗？"

"我谈的根本不是那个，"欧文答道，"我是想向你们说明造成贫困的一个原因。"

"哈洛，不要插嘴，行不行？"菲尔波特提出抗议，他开始感到兴趣了，"总不能大家一齐说话呀！"

"我知道我们不能同时说话，"哈洛有点儿歉意地回答，"但是他花了这么多时间罗罗嗦嗦说个不停，别人一句也插不上嘴。"

"为了让这些人生活下去，"欧文指着那个大黑块接着说，"首先必须让他们有地方可以住——"

"啊，这个我倒从来没有想到过哩！"坐在木桶上的工人叫着，假装很感兴趣的样子；其他的人都笑了起来。有两三个人走出了房间轻蔑地议论着，虽然他们是低声耳语，但大家也都听得见：

"真他妈的废话！"

"不知道他把自己看成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自以为是教书先生吗？"

欧文越来越紧张了，他继续说：

"请注意，他们不能住在空中，也不能住在海里。这些人是陆地动物，他们必须住在陆地上。"

“你说动物是什么意思?”斯莱姆问道。

“人可不是动物!”克拉斯气愤地说。

“是的,我们是动物!”哈洛大声说,“你随便到哪个药房去问那儿的伙计,他们都会告诉你——”

“滚他妈的!”菲尔波特打断了他,“让我们听听欧文怎么说!”

“他们必须生活在陆地上,于是麻烦就来了,因为在目前的制度下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人民实际上根本没有权利住在自己的国家里!在目前的制度下国家属于少数人——就是小方块所代表的那些人。只要这些少数人认为有利可图,或是心里高兴的话,他们完全有权——在目前的制度下——命令其他的人统统滚出去!

“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允许占人口多数的这些人住在陆地上,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付租钱给那些少数人,来换取居住在自己出生土地上的权利。而且租价非常高,所以大部分人为了付房租常常不得不放弃自己和孩子们的生活享受,甚至连生活必需品也都被剥夺掉了。拿工人阶级来说吧,即使最低的房租也几乎要占他们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我们得记住房租是一项经常的开销,不管他们有工作还是失了业,都得付房租。如果由于失业而拖欠了房租的话,当他们重新找到工作时每月要付的房租就会加倍。

“为了使这些占人口少数的人可以不从事劳动而又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大多数人就必须拼命干活,并且过着穷困的生活。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这些人多一半是傻瓜,他们不但同意永远做牛做马,自己吃不饱穿不暖省下钱来作为房租付给

那些霸占着整个国家的人，而且认为他们完全应该这样，非常感谢准许他们留在国内的那些少数人！”

欧文停了下来，听众中立即掀起了一阵喧嚣。

“理该如此，不是吗？”克拉斯嚷着说，“如果你有一幢房子租给别人，你也会要房租的，你要不要？”

“我想，”斯莱姆忿忿地说，因为他在当地建筑公司里有些股份，“一个人省吃俭用过一辈子，点点滴滴地积蓄一点儿钱，为了养老买几所房子——难道我们应该把他的房子抢走吗？有些人，”他补充说，“连起码的做人的道德都没有。”

几乎每个人都要说几句话来表示反对欧文的见解。哈洛发表了一篇简短而动人的演说，一方面对这人间地狱不无责难之处，一方面却抗议这种对神圣财产权的侵犯。伊斯顿带着莫名其妙的表情听着，菲尔波特一声不响地注视着画在地上的那个圆圈和两个正方形，大眼睛骨碌碌地转个不停。

“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的土地，”一阵吵闹平息后欧文接着说，“都被那些根本无权占有的人霸占着，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都是这些占有者的祖先用谋杀和盗窃的手段弄到手的。还有，当国王或是王子想遗弃一个玩厌了的情妇时，他就送一块土地给某某‘贵族’要他娶下那个弃妇。再有就是现在这些占有者的远祖立了功勋，是虚是实姑且不论，他们也得到大量土地的赐予。你们听着，”他继续说，一面从记事本里拿出一张小小的剪报。

克拉斯苦恼地看着那张剪报。这使他想起了自己口袋里的一张，他担心今天恐怕又没有机会拿出来了。欧文念道：

“波尔卡特里奇公爵纳租日。

"昨天是波尔卡特里奇战役一百周年纪念日。按照惯例波尔卡特里奇公爵献给政府一面小旗，作为占用国家一大片土地的租金。这一大片土地是其祖先——第一代公爵——因在波尔卡特里奇战役中立下功勋，于应得年俸之外所得的额外赏赐。

"该公爵所得大片土地每年收益数十万镑，而所付租金则仅此小旗一面，旗有三色，杆端立有一只老鹰。

"布兰克明德公爵每年亦献奉国家一面彩色绸旗作为他保留土地所有权的代价，该项土地是其远祖在荷兰康密沙里哀特战役中立功，于年俸之外获得的赏赐。"

"少斯欧特公爵又是一个例子，"欧文继续说，"他占有大片我们称之为'我们的'国土，其中有不少是被没收的修道院庄园。这些庄园都是亨利第八从原主那儿抢来又转封给这个公爵的祖先的。

"我们的国土到底应不应该封给那些人呢——就是说这些人的祖先当时是否真正应该得到赏赐——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且不必费心研究。但是目前的所有者肯定是没有资格享有的。就连他们本人也并不以为自己有什么功劳。他们过去没有做过什么，现在也没有做什么，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这些土地称为他们的'财产'。我想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决不会以为这些人有权榨取和剥削自己的同胞，象他们现在所做的那样。也不会认为他们的子孙后代仍然可以永远榨取和剥削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让这三个公爵和他们的家庭能够过养尊处优穷奢极欲的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成千成万的人民就不得不拼命劳动，穷困一辈子。这是多么荒唐可笑的事啊！"

欧文继续说下去，一面指着那圆圈和方块，“居然有这么多人听任这一小撮人奴役、掠夺，为他们卖命而自己却忍饥挨冻！”

欧文注意到抗议的浪头又要掀起来了，便赶快匆匆结束自己的话：

“不管怎样，你们总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少数人霸占了将近全部的国土，这是大多数人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啊，听起来倒很有道理，”伊斯顿慢吞吞地说，“租钱是工人们最大的一笔开支。要是你失了业，买不起其他东西那就只好不买，可是房租却是一定要付的，不管你有没有活干。”

“是啊，这也不错，”哈洛不耐烦地说，“可是你付了租钱是有收获的，你总不能指望白住人家的房子呀！”

“为了把这场讨论进行下去，就算我们承认这一点，”克拉斯带着讥讽的口吻说，“可是那又怎么样呢？该怎么办呢？怎么去改变它呢？”

“对！”哈洛得意洋洋地说，“问题正是在这儿！怎么去改变它？这是没有办法的呀！”

四周响起了一阵表示赞同的声音，看来差不多人人都为现状的不可能改变而感到高兴。

“不管能不能改变，也不管对不对，地主制度总是贫困的原因之一，”欧文重复说，“贫困并不是由于男女结婚；也不是由于发明了机器；也不是由于酗酒和懒惰；也不是由于‘人口过剩’，而是由于私人垄断。那也就是现行制度。他们把一切可以垄断的东西都垄断了；他们占有了全部土地、地下的矿藏以及灌溉田地的河流。他们还没有垄断日光和空气，那是因

为他们办不到。如果可能制造一个巨大的贮气柜，把全部空气压缩了贮藏进去的话，那他们早就会这样做了，我们也早就要为了赚钱买空气而被迫替他们干更多的活了。如果这件似乎不可能的事明天竟然成了事实，你就会看到成千上万的人由于缺乏空气——或者说缺乏买空气的钱而濒临绝境；就象现在成千上万的人由于缺乏其他的生活必需品而挣扎于死亡的边缘一样。你们会看到，喘不过气来的人奔走相告：象他们这号人除非花钱，否则是得不到空气了。譬如说，你们这儿大多数人就会这样想，也会这样说的。甚至于你们还会象现在所想的一样，认为少数人占有土地、矿藏、河流——这些东西跟空气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品——是正当的。你们现在说：'这是他们的土地，''这是他们的水，''这是他们的煤矿，''这是他们的铁矿，'到那时你们也会用同样的口气说：'这是他们的空气，''这是他们的贮气柜，我们这号人有什么权利希望他们让我们白吸空气呢？'〔空气垄断家们在他们垄断空气的同时还会宣传人类兄弟之爱，会在星期日出版的杂志上劝大家重视'基督徒的责任'；〕还会发表各种多少和道德有关的训诫来指导青年。而就在这个时候到处都有人因为缺乏他们贮藏在贮气柜里的空气而奄奄一息。当你们都在苟延残喘拼命喘息挣扎，或是快要闷死的时候，有人建议在贮气柜上凿一个小孔，你们都会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向这个人猛扑过去，对他拳打脚踢，把他打得浑身鲜血，然后洋洋得意地拖他到最近的一个警察局去依法惩治，希望因为这一功劳而得到几磅空气的酬报。"

"我猜你大概认为房主应该让人家白住房子吧？"克拉斯

打破沉寂说。

“当然，”哈洛说，他假装突然赞同欧文的意见了，“我看房主还应该付租金给房客呢！”

“当然，房主、地主制度并不是贫困的唯一原因，”欧文不理睬他们说的话继续说道，“我们这个了不起的制度还培养出许多别的东西。譬如说，雇用工人的大老板也同房主、地主一样是贫困的原因。”

这几句不同寻常的话使人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

“你是不是说，我如果失了业有一个老板给我工作，他反倒是害了我？”最后克拉斯说。

“不，当然不是，”欧文回答说。

“那么，你他妈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要是有一个房主希望重新油漆一下房子，他通常怎么办？”

“通常他去找油漆店老板，问上三四家，要他们开个价钱。”

“对，这些油漆店老板都急于想接下这笔生意，就把价钱尽量压低，压到他们认为不可能再低的程度，”欧文回答说，“开价最低的往往就承包了这项工程。在这个竞争中获胜的人因为把价钱开得很低，而他又要赚钱，于是就不得不偷工减料，压低工人们的工资，榨取工人们的血汗。他要工人拿一天的工资做两天的活。结果，这项工程——好好做的话本来需要二十个人做两个月，这样马虎敷衍，就只需要一半的时间和一半的人力。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有十个人被剥夺了一

个月的工作，另外十个人被剥夺了两个月的工作，而这一切都是老板们互相竞争、抢夺生意所造成的结果。”

“可是你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哈洛说，“假定我们当中有个人决定不再象现在这样拼命地赶，而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去做，那结果又会怎样呢？”

没有人回答，但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这种人很快就会引起亨特注意，即使亨特没有发现，克拉斯也很快会去报告的。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伊斯顿凄伤地说，“如果有一个人不愿意干的话，另外有二十个人正等着接他的班哩。”

“要是我们互相支持，我们也可能会有办法。譬如说，如果我们都参加工会的话，”欧文说。

“我不相信工会，”克拉斯说，“我不懂为什么一个手艺比我差的人拿的工资要跟我一样。”

“他们全是些酒鬼，”斯莱姆说，“所以他们老在酒店里开会。”

哈洛对这个问题没有发表意见。他一度参加过工会，但现在已经脱离了，他感到很难为情。

“工会做过什么好事啊？”伊斯顿说，“我从来没听说过。”

“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参加工会的话，工会也许就能够做些好事了；但这毕竟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根本谈不上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因为事实上我们从来也没有去想过办法。可是你们总得承认，老板之间的竞争是造成失业和贫困的原因之一。因为这种情形不但我们这一行里有，在商业、工业的其他部门里也全有。互相竞争的老板就是压榨工人的上下两块磨石。”

“我想你大概认为根本不应该有什么老板，”克拉斯冷笑着说，“也许你认为老板应该自己干活，白白给我们工钱。”

“我可不知道这种情形怎样才能够改变，”哈洛说，“世界上总得有老板，也总得有人来掌管事务、考虑问题。”

“不管能不能改变，”欧文说，“地主制度和互相竞争的老板是贫困的两个原因。当然这些还只是现存制度的一小部分。这个制度为少数人提供奢侈的享受和优美的文化，而迫使大多数人终身得和贫困作斗争，它使千万人堕落下去，忍饥挨饿，衣履不周。虽然你们也承认这个制度使世界沦为地狱，可是你们却支持它，保卫它。”

克拉斯慢慢从背心口袋里取出他那段从《糊弄家》上剪下的文字，想了一会儿又把它放回去，决定等候更适当的时机。

“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们金钱是怎样造成贫困的，”哈洛说，一边向其他人使了个眼色，“那才是我急于想知道的问题哩。”

“我也这样，”坐在护城河后面的那个人说，“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要去告诉瘟神我这星期不要工钱了。”

“我打算星期六对他说，把我的工钱拿去喝酒吧，”菲尔波特说，“这也许会使他高兴，变得和气点儿。”

“金钱确是贫困的主要原因，”欧文说。

“你怎样证明这一点呢？”索金斯叫了起来。

但是他们的好奇心暂时得不到满足了，因为克拉斯宣布：“上班时间到了。”

第十六章

真正的自由

下午三点钟左右，拉什顿突然跑来悄悄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在工人们工作的房门外贴耳偷听。但他并没有抓到任何人在闲逛、抽烟、或是谈话。他在楼上菲尔波特和哈洛干活的房间外面听到他俩正在唱一首赞美诗——“工作吧！因为黑夜就要降临了”。按照工人们的说法，他总算抓到了一点“把柄”。他一直听完了两节诗和几段叠唱。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很难反对这件事，尤其是当他从半开着的门偷偷往里看的时候，只见这两个人的确正按照歌词里所说的在加紧干活。他走进房间，他们就停止唱歌转过身看看是谁进来了。拉什顿没有讲话，只是站在房间中央默默地看他们工作达一刻钟之久，然后什么话没说就转身走了。

他们听见他轻轻走下了楼，哈洛转向菲尔波特哑着嗓子低声说：

“这个狗娘养的站在那儿盯住我们就象我们是他妈的罪犯，你说是吗？要是我没有家小，光棍一条，我早就会用这把大刷子把那个王八蛋的嘴给打烂！”

“是啊；真叫人恼火，伙计，”菲尔波特回答说，“不过我们可不能随便动气啊！”

“有几次，”哈洛气得脸色发青继续说，“我几乎想转过身去对他说：‘你这个该死的、假装正经的猪猡老站在这儿盯着我看，你他妈的是什么意思？’老实告诉你，我不知费了多大劲儿才把这股怒火压下去。”

这时候，拉什顿还在到处转来转去，有时停下来象监视菲尔波特和哈洛那样监视着其他的工人。

没有人干活时东张西望，也没有人跟拉什顿讲话，或是互相交谈。只有木工们的锯子和锤子发出嘈杂的响声，他们有的在安装踢板和护壁板，有的在房间里修理门窗。

克拉斯好几次故意挡住拉什顿的去路，希望拉什顿跟他说话，可是拉什顿对他那谄媚的问候不在意地点了点头，再也没有理睬他。

就这样过了一小时左右，拉什顿走了。但是没有人看见他离开，因此过了好久大家才知道他已经走了。

欧文暗自失望。“我以为他是来告诉我关于客厅的事呢，”他自言自语地说，“不过也许还没有决定吧。”

工人们刚开始自由自在地舒口气时瘟神却又来了，手里拿着几张卷着的图纸。他也悄悄地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一会儿躲在角落里窥探，一会儿又站在门边偷听，总希望能看到些什么可以拿来作为借口杀一儆百；可是不幸得很竟然什么也没有抓到。于是他轻手轻脚地走到楼上欧文干活的房间里，把带来的一卷图纸交给他说：

“斯韦特先生已经决定把这项工程交给我们做了，所以你可以尽快开始干起来。”

毫不夸张地说，欧文听到这句话后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这表明他在这幢房子里可以多干一阵子，也表明他花费在制图方面的额外时间可以得到报酬，而且还能增加工资。因为每次公司要他干一些特殊活儿时，象画木板、书写招牌、或者象目前这一类的工作，他每小时总可以多拿一个便士。但是在这一刹那间他并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对他说来，这件事有着更大的意义。自从他第一次和拉什顿谈起这项工程以来，他一直就只考虑工作本身，别的什么也没有想。

在某种意义上说，打从那时起欧文已经在干着这活儿了。他不断地考虑着、计划着、随时更改着各项细节。他一次又一次地挑选各个部分的色彩，不满意的又重新选过。他内心滋长了一种要做这件工作的迫切愿望，但是又不敢希望这事真能实现。他从亨特手中接过图纸高兴得脸色也有些发红了。

“你明天早晨就可以开始了，”那先生说，“我会招呼克拉斯另外找一个人来做完这间房里的活儿。”

“明天早晨还不能开始呢，墙壁和天花板还得油漆一下。”

“是的，我知道。你和伊斯顿去漆吧。明天漆一道，星期五再漆一道，星期六漆第三道——要是能两道完工最好，即使一定得漆三道的话，下星期一也可以开始了。”

“星期一怕还不行，我得先准备一些施工图样。”

“施工图样！”瘟神带着莫名其妙的表情突然高叫起来，“什么施工图样！你不是已经有了吗？”他用手指着那一卷图纸。

“是的，可是同一种花样要用在好几个地方，所以我得画出几份大小一样的底样来，准备往墙上拓，”欧文说，接着他努力把整个工作的过程作了一番解释。

尼姆罗德怀疑地望着他。“这些真有必要吗？”他问，“你能不能直接把图样画在墙上？”

“不，那不行。那样需要更多的时间。”

这句话，瘟神可马上听进去了。

“那么，好吧，”他叹口气说，“恐怕不得不照你的话办了。不过看在上帝面上千万别花费太多时间啊，因为我们的要价很低。我们接受这笔生意完全是为了给你找点儿活干，并不想赚什么钱。”

“我还得剪一些空花型板，需要几张图画纸。”

一听到还需要额外费用，瘟神的长脸马上又拉长了好几英寸，但他想了一想突然高兴起来。

“我告诉你怎么办！”他狡猾地瞟了欧文一眼大声说，“店里还存着不少多余的旧墙纸，你能不能从那上面打点儿主意？”

“怕不行吧！”欧文怀疑地回答，“不过我先去看看再说，能用就用。”

“对，去看看！”瘟神说，想到能省钱心里着实高兴，“你今晚回家时到店里去一趟，看看能找到些什么。你估计图样和型板需要花多少时间？”

“嗯，今天是星期四，要是你能找别人帮伊斯顿漆房间的话，我想我可以在星期一早晨把图样和型板做好带来。”

“什么，你说把它们带来，这是什么意思？”尼姆罗德问。

“我得在家里做，这你知道。”

“在家里做！为什么不可以在这儿干？”

“这儿没有大桌子。”

“噢，那我很快可以给你搞起一张大桌子来。你可以用一块木板架在两张裱糊工用的脚手架上。”

“我家里还有很多草图和其他东西，带来不方便，”欧文说。

瘟神跟他争了好久，坚持要他或在“工地”上做，或在工场的油漆间里做。他问欧文要是在家里做，谁能知道他什么时候上工，什么时候下工呢？

“我不会虚报时间的，花多少就算多少，”欧文回答，“在这儿或在油漆间里做都不行，在这些地方搞会弄得一团糟的。”

“好吧，我想你是非照你自己的办法去做不可了，”瘟神心痛地说，“我叫哈洛帮伊斯顿把房间油漆好，让你可以准备型板和其他东西。不过看在上帝面上尽快做吧。要是你能设法在星期五做完，星期六来帮一帮伊斯顿，那就最好了。要是我是你的话，等到着手进行的时候我可不打算过于认真了，因为这笔生意我们几乎一个钱也赚不到。可是不便宜也不行，斯韦特先生会干脆不要我们做的。”

尼姆罗德现在又开始到处巡视，见到谁不是训斥就是埋怨一通。

“喂，你们这些家伙，使点儿劲干！”他大声吼着，“你们是不是把这儿当做医院啦。谁不加油干，我就叫他滚蛋！马路上闲逛的人多着呢，他们要是有了工作可要高兴死了。”

他走到洗碗间，克拉斯正在那儿调颜料。

“喂，克拉斯！”他说，“你们工作进展很慢，我很不满意。这些家伙，你得加紧督促督促。开工这么长时间了，活儿还没

有干多少。我看等不到完工，老本要赔光了。”

克拉斯的肥脸吓得发青——他咕噜着说一定尽快干。

“你一定得叫他们手脚快些！”瘟神嚷嚷着，“要不然我就把你们全部换掉。”

克拉斯心中明白，要是全部换掉的话，他可能被解雇。或者由别人来做工头，这样他当然就要降为普通工人，没有机会比别人在这儿呆得更久了。他决心牺牲别人来讨好亨特，平息他的怒气。他小心翼翼地看了一下厨房和过道，然后压低嗓子说：

“他们都还不错，就是纽曼不行。我本来早就想报告你，可又想不妨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我跟他讲过几次，说他活儿做得太少，可是他听了若无其事。”

“我也注意他好久了，”尼姆罗德低声回答，“人家还以为他干的活儿是要拿去展览的哩。你看他磨洋工的样子，用砂纸擦来擦去，一有小裂缝就停下来填呀补呀！我真不懂他从那儿弄来这么多的砂纸！”

“他自己花钱买来的，”克拉斯哑声说，“我确确实实知道，上星期他从自己工资里拿出两个半便士去买砂纸。”

“喔，真是这样吗？”瘟神又嚷嚷起来，“我来让他尝尝砂纸的味道！我要换掉他！”

他走进大厅独自在那儿沉吟了好久；最后下定决心要采取行动，于是转身走进菲尔波特和哈洛干活的地方。

“你们每小时工资七便士，是吗？”他问道。

他们都回答是。

“我从来没拿过低工资，”哈洛补充说。

“我也没有，”菲尔波特也表示。

“当然，随你们的便，”亨特继续说，“我们决定下星期开始只给六个半便士。现在什么都往下跌，我们付不起七个便士了。到明天晚上为止，你们还可以拿原来的工资。往后只给六个半，不愿干的话星期六早晨就不必再来，随你们便，干不干都可以。”

这个消息使哈洛和菲尔波特大吃一惊，他们简直说不出话来了。亨特最后又加了一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就扬长而去。接着他又向其他拿全工资的工人宣布了同样的最后通牒。这些人听到后也象菲尔波特和哈洛一样，都呆住了。只有克拉斯和欧文两人的工资没有减。

大家总还记得，纽曼一来拿的就是低工资。瘟神发现他一个人在楼上的房间里上最后一道油漆。他还是老一套。他正在修理一个碗橱，碗橱的木板已经损坏得很厉害，他在油漆之前先用白铅粉把一些凹凸不平的地方填平。他知道亨特是不许可这样修补的，除非是很大的破洞或裂口才可以填补。可是不管怎样，他总不能照亨特吩咐的那样马马虎虎敷衍。因此他壮着胆偷偷摸摸地把活做得好一点——当然还不能算是做到了合乎标准。克拉斯对亨特说的话一点儿不假，有时他甚至自己花钱买砂纸。

亨特走进房间，带着满脸讥笑的神情看着纽曼。大约过了五分钟他才开口说话。纽曼在他的严密注视下感到非常局促不安。

“你可以结一结帐啦，五点钟到办公室去拿钱，”瘟神最后说道，“明天起我们不再需要你那好手艺了。”

“怎么啦，”他说，“我做错了什么？”

“嗯，不是你做错了什么，”瘟神回答，“而是你少干了点儿，就是这么回事。”瘟神不同他再罗嗦，掉头就走了。

纽曼站在那渐渐暗下来的房间里，心情象铅一样沉重。他一家人的情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想象得出他们现在在做些什么，妻子也许正着手准备晚饭，孩子们在厨房的桌子上安放杯碟，吵吵嚷嚷的。由于孩子们的争吵嬉笑，气氛倒也显得颇为活跃。连那两岁的小女孩也嚷着要帮忙，不过她老是把东西摆错了地方，闹出许多笑话。近来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他目前的工作至少可以继续到圣诞节——如果不能更久的话。现在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又要把他们赶回到他们刚刚才脱身出来的那个苦难的深渊里去了。他们还欠了好几个星期的房租，面包房和杂货铺那儿也拖欠了不少，要想再赊些什么是没有希望的了。

“天啊！”纽曼心里十分明白，要再找到工作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他不禁失声叫了起来，“天哪！我怎样告诉他们呢？我们怎么办呢？”

亨特达到目的后很快就离开了。也许他正在暗自得意，这一次他可没有遮遮掩掩地暗中行事，而是向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

工人们一发现他走了就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不一会儿几乎都挤到厨房里来议论削减工资的事。索金斯和其他拿低工资的人仍然在工作。他们中有些只拿四个半便士——索金斯拿五便士——因此这些人并没有受到这次削减工资的影响。另外有两个新手都是才满师的工匠，也挤在厨房里，一面想法

掩饰他们进来时就同意拿低工资这件事。欧文也在场，他是从菲尔波特那里得到消息的。

大家谈论得很激烈。起初有些人主张立刻"歇手不干"；但有些人比较慎重，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真的不干，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急等着要来代替他们。

"归根到底，你们知道，"斯莱姆说，他脑子里另有打算，他想很快自己单独开业，现在正在积蓄资金。"归根到底亨特的话多少有点儿道理，这年头很难找到肯出大价钱的工程，的确什么东西都跌了价呀！"

"是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哈洛叫道，"可是是哪一个该死的东西把价钱压低的呢？还不是亨特和拉什顿这班混蛋！要不是这家公司用低价承包这项工程，其他公司说不定会出比较高的价钱来承包这笔生意。并不是因为拉什顿用低价承包才造出这项工程来的，是不是？即使他们没有去投标，这项工程照样还是要做的！这对我们都一个样，只不过去替别的老板干活罢了。"

"我根本不相信什么杀价的鬼话！"菲尔波特说，"拉什顿是斯韦特的好朋友，他们都是市议会的议员。"

"那倒也可能，"斯莱姆回答说，"不过我还是相信斯韦特除了拉什顿公司的投标外，一定还有其他公司的投标。他是不管朋友不朋友的，当然这也不能怪他，做生意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拉什顿也许占了一点便宜——斯韦特可能会把别人的标价事先告诉拉什顿。"

"对啊！投标的人可多呢，如果你知道内幕的话，"邦迪说，"我就知道这项工程除拉什顿公司外，另外还有六家公司

来投标：逼人干公司、骗而胜公司、敷衍了事公司、一把抓公司、瞎乱涂公司、彻南伍公司，天知道另外还有多少公司。”

这时纽曼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神情不安，其它的人都不由得停止了谈话。

“这事儿你是怎么想的？”哈洛问。

“想什么？”纽曼说。

“怎么，亨特没有跟你说吗？”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叫起来，怀疑地看着他。他们想如果亨特没有通知纽曼的话，那一定是因为他拿的已经是低工资了。这几天到处议论纷纷地在谈这件事。“亨特有没有对你说，下星期起他们只付六个半便士，多一个也不给了。”

“他没有对我这样说，他只是叫我滚蛋，说我活干得不够多。”

“上帝啊！”克拉斯叫道，假装惊讶万分的样子。

大家默默地听完了纽曼的话，那些几分钟以前还大声嚷着要不干的人现在心里充满了恐惧，怕会受到和纽曼一样的待遇。克拉斯装出分外惊奇和气愤的样子大声嚷嚷。但是他做得太过分了，反而使人更加怀疑他同这件事有关系。

讨论的结果是：大家决定在没有找到其他工作之前，暂时接受瘟神的条件。

欧文要去办公室看看亨特所说的旧墙纸，顺便陪同纽曼去结算工资。尼姆罗德已经在等他们，工钱也准备好了，放在一个封套里，他把工资袋交给纽曼，纽曼一声不响拿着就走。

瘟神在旧墙纸堆里搜索了一阵，找出好些多余的纸卷给欧文。欧文仔细看了一下，说这些纸不适用，两人争论了一番，

瘟神不得已签了一张购买图画纸的条子给欧文，叫他回家时顺路到文具店去买。

第二天早上，瘟神到“窑洞别墅”来，怒气冲冲地对克拉斯大发脾气。他说拉什顿先生对工作缺乏纪律十分不满，要克拉斯告诉所有的工人，以后工作时绝对不许唱歌，谁破坏了这条规则谁就立刻滚蛋。

* * *

以后的几天里尼姆罗德常常到欧文家去看他工作的进度情况，他一再要欧文注意，绝对不要搞得过分讲究了。

外2七

第十七章

约翰·斯塔尔牧师

"现在几点钟了，妈妈？"第二个星期天，小弗兰克一吃完午饭就问。

"两点钟。"

"好啊！再过一个钟头小查利就要来了！哦，我巴不得现在就是三点钟，妈妈，你也这样想吗？"

"不，我可不这样想，亲爱的。你看你的衣服还没有穿好哩！"

小弗兰克做了个鬼脸。

"妈妈，你该不会让我穿那件丝绒衣服吧？穿这身旧衣服不是也能出去吗？"

所谓"丝绒衣服"指一套棕色丝绒料子的服装，是诺拉从自己一件旧衣服上剪下破损较少的部分改制成的。

"当然不能穿旧衣服出去；你要是就这样出去的话，大家都会盯着你看的。"

"那就只好这样了，"小弗兰克毫无办法，"马上替我穿衣服好吗？"

"嘘，时间还早呢；现在穿上会弄脏的，脏了还得从新给你打扮。去玩玩你的布娃娃吧，我洗完了衣服就来给你穿。"

小弗兰克答应了；诺拉听见他在隔壁房里翻藏“玩意儿”的箱子。约莫过了十分钟，他又回到厨房里来。

“现在可以穿衣服了吧，妈妈？”

“不，亲爱的，还早。你别担心，时间还早得很哩。”

“我怎么能不担心呀，你可能会忘记的。”

“哟，不会忘记，时间还多着哩。”

“嗯，你知道，要是你现在就给我穿，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们的钟说不定不准；说不定你正替我穿衣服发现钮扣掉了，那你得花很多时间缝；说不定你找不到我的干净袜子或者别的什么，等你去找可能小查利来了，他看我还没有准备好，说不定就不等我了。”

“哎唷，天哪！”诺拉听了这一连串“说不定”装着吃惊的样子说，“我看最稳当的办法还是马上让你穿好等着。要不，你一定不会让我安静的。可你得记住，打扮好了就得乖乖地坐下来等小查利，我可不高兴再给你打扮一次。”

“好，乖乖地坐着，那我倒不在乎，”小弗兰克骄傲地回答，“那很容易。”

“要我注意不弄脏衣服可不是什么难事，”小弗兰克说。这时母亲已经替他洗了手和脸，衣服也穿好了，正在替他整理头发。诺拉给他把头发梳了又梳，然后用手指把他长长的金发一圈圈地卷起来。“我就不喜欢梳头，你知道，这些圈圈完全用不着。我相信只要你肯把我的头发剪掉，那就可以省去你很多麻烦。”

诺拉没有回答；小弗兰克常常提出这个请求，她不知怎的总不愿意答应。在她看来孩子的头发要是剪掉了，那他就会变

成另外一个孩子——变得离母亲更远、更不受约束了。

“要是你不为你自己，那你就为了我把我的头发剪掉吧。我想有些大孩子不高兴跟我玩就是因为我头发太长。有些人还追在我后面叫，说我是个小姑娘，有时候他们偷偷地躲在背后拉我的头发。就在昨天我还跟一个男孩打了一架，就是因为他拉了我头发。连小查利也笑我，他还是我最好的朋友呢——当然除了你和爸爸。”

“为什么不剪掉它呢，妈妈？”

“我答应过你，明年过了生日就给你剪掉。”

“那时候我就会高兴死了，你也会高兴吧？怎么啦，妈妈？你为什么哭呀？”小弗兰克非常着急，也哭了起来。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事或讲错了话。他不停地吻着母亲，用小手指拍她的脸。“怎么啦，妈妈？”

“我在想你一过七岁剪了头发，就不再是个娃娃了。”

“我现在也不是娃娃呀。喏，你瞧！”

他大踏步走到墙边，拖出两张椅子，把它们背对背地放在房间中央，中间相隔十五英寸左右，母亲还没猜想出他要干什么，他已经爬了上去双脚跨立在两边的椅背上笔挺地站着。

“我倒想看看有哪一个娃娃能够这样做，”他叫着，脸上满是泪痕，“用不着你抱，我自己会下来。娃娃可来不了这一手。他们连擦擦盆子扫扫过道都不会。不过要是你不愿意，那就别把我头发剪掉吧。随你高兴，要我留多久就多久，我受得了。只是你可别哭，你一哭我真难受。有时候我摔了交，或者你给我梳头把我弄疼了我哭了起来，你总是叫我要象大人一样忍住，不要象个小毛娃娃，现在我不再是娃娃了，你倒哭

了起来。我快长大了，你应该非常高兴啊。你知道，我不是答应过你要赚钱来给你造一座房子吗，那时候你就再也不用做很多事情了。我们可以象楼下那些人一样找个用人，爸爸可以呆在家里坐在火炉旁边读读报，或者跟我和小猫一起玩，打枕头仗，讲故事——”

“好了，好了，亲爱的，”诺拉说，一面吻着他，“我现在不哭了，你也不要哭，哭红了眼睛就不能跟小查利一起去了。”

小弗兰克穿好衣服，安静地坐在那儿，显然在想些什么。后来他说话了：

“妈妈，你为什么不再生一个娃娃呢，你喂他吃奶，我跟他一起玩，这样就不用上街去玩了。”

“再有个娃娃我们就养不起了，亲爱的。你知道，就是象现在这样钱也不够用，老是缺这少那的。小娃娃需要很多东西，要花许多许多钱。”

“等我长大了给你造房子的时候，我一定想办法不装煤气炉子，我们的钱都在煤气炉上跑掉了。我们老是把钱丢在煤气炉上那个小眼里[1]。哦，我想起来了，小查利还告诉我，要我带半个便士去教堂丢到那儿一个箱子里去。天啊！这样一动不动坐着我可真要受不住啦。他现在来就好了。妈妈，现在几点钟啦？”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便响起了一阵门铃声，小查利终于来了，总算解脱了小弗兰克焦急等待的痛苦。他通常听见铃声要先往窗外望望，看看是不是有人捣蛋，按了铃逃了。这一次

① 指煤气厂在用户家安装的自动收费器。

他没有探头张望就咚咚地往楼下跑，跑了一半，听到母亲叫他拿半个便士去，又咚咚地跑回楼上，然后又用同样的速度飞奔下去。这一片声响，惹得同楼住的那些上等人都生气了。

走到楼梯底下，他才想起没有跟妈妈说再见。再上楼去可太远了，他就按按电铃，然后走到街当中，抬头看着站在窗口的诺拉。

"再见，妈妈！"他喊着，"告诉爸爸我下来时忘记说再见了。"

主日学校并不在礼拜堂里，而是在下面一间很大的演讲厅里。演讲厅的一头是一个离地面六英寸高的小讲坛；讲坛上放着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演讲厅的四周和中央安放着一组组椅子和长凳，各组之间有一定的间隔，每一组座位属于一个班级。青绿色的墙上挂着很多彩色图画：有摩西砸碎石板，以色列人围着金犊跳舞[①]等等。读者们都知道小弗兰克从来没有到过什么主日学校，他站在门口向里张望，心里有点儿害怕。各班都已经开始上课了，但是学生们还没有安定下来。

学校的情况有些混乱：孩子们有的在谈笑，有的在玩；教师们一会儿吓唬他们，一会儿又哄他们。女孩班级和年纪最小的孩子们的班级由妇女管教；男孩的教师都是男人。

这些人中间有几个读者已经有些认识了。那就是：迪德卢姆先生、斯韦特先生、拉什顿先生、亨特先生和斯达薇太太（露丝·伊斯顿过去的女主人）。今天除了主日学校的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外，还来了很多盛装的妇女和几位绅士。他们

---

① 以上两画均为《旧约》中的故事，摩西因见以色列人崇拜金犊，愤然将上帝交给他的镌有法令的石板摔碎于地。

来这儿是希望见见一位青年牧师，约翰·斯塔尔。原来的牧师贝尔彻先生因为健康不佳要去休养几个星期。在这几个星期中由约翰·斯塔尔代理他的职务。贝尔彻先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病，只不过有些"劳累过度"，据说他所以如此是因为生活上严格的禁欲主义再加上牧师的圣职工作过于繁重所致。

那天上午斯塔尔先生已在神光堂主持过礼拜。这位青年牧师虔诚而动人的讲道引起了轰动。他讲道的风格和原来那位牧师完全不同。虽然听众们也许并不真正理解他讲的话，但他的仪表和风度却给大多数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不过这也可能是由于成见或者一种习惯势力造成的，因为在听众们看来任何牧师都是好的。虽然这样，也仍有一两个人对斯塔尔先生所说的那番道理不无怀疑之处。

斯塔尔先生答应下午有空再来对主日学校的孩子们讲几句话。因此这天下午那些成年人都热切地期待着再次听到他的讲话。这一来主日学校的课程倒有些放松了。每当一个迟到的人进来的时候，大家的目光都转向门口，希望是他——斯塔尔牧师。

小弗兰克站在门口，看到这么多人都盯着自己，胆怯地直往后退。

"进来，小伙子，"小查利说，"别怕，这儿不是普通学校，他们不会拿我们怎么样的；就算我们不守规矩也没事。我们的班在那边角落里，那是我们的教师亨特先生。来，坐在我旁边。"

小弗兰克听到这番话才放大胆子跟随小查利走进去，两个人都坐了下来。教师非常和气地对孩子们讲话，不一会儿

小弗兰克就不再感到拘束了。

亨特注意到小弗兰克穿着讲究，象是受到良好照管的样子，他想这一定是有钱、有身分人家的孩子。

小弗兰克没有好好听课，他对墙上的图画和周围的孩子们太感兴趣了。他还注意到有一个大胖子，他不讲课，只是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从一个班走到另外一个班。过了一会儿那人踱到小弗兰克这个班的旁边来，跟亨特点点头，然后走近一些，满脸笑容地听着，并且关心地看着孩子们。他穿着一件象礼服似的黑色的长袍，从他那丰满的脸部看来，他似乎经常是宴会中的贵宾。这就是贝尔彻先生，神光堂的牧师。在他那粗而短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没有钮扣的领子，这条领子是用什么奇妙的方法系住的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胸前也看不到衬衫前襟。

上面说的那件长袍并没有扣住，敞开的地方露出一大片背心和裤子，他那肥胖的躯体几乎要把衣服胀破了。一条连着一把小金锁的金表链横过胸前。他的脚很大，严严实实地裹在一双柔软的小牛皮靴里。假使他把长袍脱掉，那就活象一只气球；一双脚代表气球下面的吊篮，球体上面的小脑袋就是一个安全阀，实际上那颗小脑袋也确实是个安全阀，由于他吃得太多，又缺少正常的运动，因而害了慢性胃气胀病，经常要打嗝。塞满在胃里的食物在分解过程中化成一股股臭气，从口中排泄出来。但是谁也没有看见过贝尔彻先生脱掉外衣，因此谁也没有发现他与气球有相似之处。象他这种人是不需要脱去外衣的。他要做的事并不是帮助生产东西，而是帮助吞食别人劳动的成果。

他同亨特笑着交谈了一会儿就走到另外一班去了。小弗兰克带着敬畏的心情注意到：一直在四周嗡嗡作响的低语声突然平息了。上课的时间已经结束，教师们静悄悄地在给孩子们分发赞美诗。

就在这时候，这个轻气球已经漂到了大厅的尽头，他走上讲台站在桌子旁边一动也不动，时而从阀门里喷出几口气来。

桌上放着几本书，还有一堆折叠着的卡片。卡片约六英寸长三英寸宽，外面印着字。有一张卡片摊开在桌上，可以看见上面印的是一条条的线，还有金额栏。

不一会儿贝尔彻先生用他那柔软无力的手从折着的卡片中抽出一张，脸上堆着甜蜜的、仁慈的、慈父般的微笑向大厅四周这些营养不良、衣衫褴褛的孩子们扫了一眼，然后用一种无精打采不时还被打嗝声打断的声音说：

"亲爱的孩子们，今天下午我在亨特兄弟的班里听到他讲述了以色列孩子在荒野里流浪的故事。上天为他们安排了那么多美妙的东西，可是他们却是那样的忘恩负义，我想想真难受啊。

"这些忘恩负义的以色列人得到很多东西，可是我们比他们得到的还要丰富得多，因此我们更应该知道感恩。"（说到这里，这位大好人的声音被一阵打嗝声打断了。）"我相信，"他又说，"你们当中决不会有人愿意象以色列人那样，得到这么多的好东西而不知道感恩。你们生而为幸福的英国孩子，应该怎样地感谢上帝啊！我相信你们都会感恩的，而且一定会非常高兴有机会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你们的感谢。

"毫无疑问，你们当中一定有人已经注意到这个教堂内部

有不少地方不很雅观。地板裂了无数的缝，墙壁也需要大大修理和粉刷一番，外面还得涂上水泥以免漏风。这些座位、长凳和椅子也都很不雅观，需要喷漆。

“因此，经过了多次郑重的考虑和祈祷后，我们决定开展一次募捐运动。现在虽然景况不佳，但我们相信还是可以募到足够的款子来修理教堂的；因此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拿一张卡片到你们的朋友们那儿去，看看能够捐到多少。数目不管多么少，那都没有关系，任何微小的捐献，我们都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的。

“我希望你们尽力而为，向你们认识的每一个人去募捐；不要认为某些人太穷捐不出钱就不向他们开口。应该提醒他们，即使拿不出成千上万的款子，一文半文也是可贵的。一个人也不要放过！首先找那些你认为肯定会捐献的人，然后找那些你认为可能会捐献的人，最后再去找那些你认为肯定不会捐献的人。你会大吃一惊，发现在最后这批人当中也有许多人捐献出大笔钱来。

“要是你的朋友们很穷，一次拿不出许多，那你可以安排一个很好的计划：每星期六下午带着卡片去拜访他们，分期收集捐款。同时在向别人募捐时，可别忘了自己也得尽一分力量。只要稍微克制一下，你就可以把那些常常花在糖果上，花在其他不必要的东西上的零钱捐献出来，帮助完成这一善举。”

牧师讲到这儿停住了，这个气球内部发出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从阀门里喷了几口气。这一阵发作过去后，这位克己主义宣传家又继续说：

“所有愿意参加募捐的人，课后请留下几分钟，亨特兄弟

已慨然应允担任这次募捐的秘书职务，他将把卡片分发给你们。

“这儿我想向亨特兄弟致谢，因为他非常关心这件事，而且不辞劳苦帮助我们收集捐款。”

这时贝尔彻先生把卡片放回到桌子上，拿起一本赞美诗来。他先把诗句念了一遍，然后指挥大家唱诗，一只肥胖柔软的白手在空中挥动着，另一只手拿着书。

音乐声停止后，他闭上眼睛，张大嘴巴甜蜜地笑着。一面伸出右手，手掌朝下，手指紧紧并在一起，口里说：

“让我们祈祷吧！”

随着一阵移动脚步的声音，大家跪了下来。亨特细长的身子占着一大片地方。他跪了下来，身体靠着一条板凳，小腿和脚伸开贴着地板，一双大手紧握着座位的边缘，双眼紧闭，瘦长的脸上充满着非常痛苦的表情。

斯达薇太太由于过于肥胖，自己知道一跪下就很难再站起来。她只好采用一种折衷办法，坐在椅子边上，用手臂倚着前排的椅背，把脸藏在手里。她的脸非常大，可是两只手却也不小，足够容纳这张大脸。

大厅后边一张座位前跪着一个脸色苍白面容憔悴的小妇人；她约莫三十六岁，穿得很寒伧；她是唱赞美诗时进来的。这就是在教堂打杂的怀特太太，伯特·怀特的母亲。她丈夫死后，教堂委员会行好事给她这份差使，每星期付她六个先令。当然教堂不能全日都雇用她，他们认为她可以找到其他的活儿，譬如说帮人缝缝洗洗什么的，抽空来照顾一下教堂。这儿没有多少事情要做，只是在需要时生一生火，间或打扫一

下礼拜堂、委员会办公室、教室和主日学校，收拾整理赞美诗的歌本等。他们举行茶会时——平均每星期两次——那就得安放桌子，布置座位，摆碗碟，并在迪德卢姆小姐和别的一些夫人们的指导下准备茶点。倒是在茶会的第二天有许多工作要做，如洗刷碗碟、搬桌椅、扫地等等。不过这些额外的工作一般也是有报酬的：她可以带回去一些茶会吃剩的糕饼和零碎食物。她和伯特经常只有面包和人造奶油吃，当然很高兴能拿这些吃剩的东西换换口味。

除此之外，做教堂打杂还连带会有其他一些好处：这种人可以结识显要人物和他们的太太。其中就会有一些人出于怜悯之心给她一天的零碎活儿干，工钱也相当慷慨，那标准几乎和教堂付的工资差不多，有时还外加一袋零碎食物或一些破旧衣服。

一个坏心眼的、不信教的世俗人也许会把这件事归结为这样几句话：这些人需要人干活，于是雇用了这个妇人，利用她的贫穷，把这种他们自己不愿干的事和不愿接受的工资强加在她的头上。尽管她起早摸黑地苦干，得到的工资还不够买生活必需品。于是，她的雇主们，善良、慷慨的基督徒们——就大发慈悲前来救助，给她一些破衣服和零碎食物。

如果有那种坏心眼的、不信教的世俗人碰巧谈到这一段话，那么我们只消说："这种想法可从来没有在怀特太太本人简单的头脑中出现过，"这就足够回答他们那居心不良的批评了。因为事实正好相反，就在这天下午，怀特太太身穿几年前装饰过那位圣洁的斯达薇太太肥胖躯体的一件旧斗篷，跪在教堂里的时候，她的心里充满了对慷慨的施主们的感激。

大家正在祈祷，门轻轻地推开了：一位穿着牧师服装的先生踮着脚尖走了进来，跪在迪德卢姆先生的身旁。他脚步很轻，但是大多数在场的人还是听见了。他们抬起头或是从手指缝里偷看到底是谁进来了。一认出是他，整个大厅响起了一阵象是赞叹的声音。

祷告完毕后，在一片呻吟声和"阿门"声中，那个气球慢慢地由讲台上飘了下来，瘫倒在一张椅子里。随后，人们一个个都从地上爬了起来。当大家坐定下来，脚步移动声、咳嗽声和擤鼻涕声全都平息以后，迪德卢姆先生站起来说：

"在我们唱最后一首赞美诗之前，我左边的这位先生，约翰·斯塔尔牧师要讲几句话。"

大厅里响起喃喃语声，好象人们在期待着什么。太太们竖起了眉毛，点头微笑，相互交头接耳；先生们则有各种各样的态度和表情；孩子们非常安静。约翰·斯塔尔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上讲台，站在桌旁面对着众人，这时人人都很兴奋，但都克制着自己。

他大约有二十六岁，是个瘦高个儿。高高的前额，一张清秀的脸，再加上那颇有文化教养的风度，跟房间里其他成年人——他眼前那些庸俗、无知、没有教养、爱钱如命的人——的粗俗面貌相比，简直形成一个惊人的对照。但是吸引人的不仅仅是他那富有教养的风度和漂亮的外貌，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东西——一种似乎从他整个身体里放射出来的善良和慈爱的气息，几乎迫使那些同他接触的人不得不对他产生信心和感情。

他面对大家站着，讨人喜欢的脸上带着难以用言语形容

的迷人笑容，看起来他似乎不可能是那些俗人的伙伴。

从他的外貌上，任何人也不可能想象出他到这里来的真正意图：他站在这儿的目的是来支持这一群榨取和奴役工人的卑鄙家伙，因为他是这群人花钱雇来的。

这天下午他并没有发表很长的演说——只讲了几句话，但这几句话却是非常宝贵的，既别出心裁而又有启发性。他向大家讲到他来这儿时走在路上的一些想法。斯韦特、拉什顿、迪德卢姆、亨特和其它那些信徒们一面听着，一面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目光和手势。可真了不起！实在动人！如此头头是道！他们事后谦虚地相互承认，斯塔尔实在讲得太深奥了，连他们也很难理解其中的含意哩。

至于这些太太们，一个个听得出神，简直都呆住了。她们红着脸坐在那儿，眼睛发光，心卜卜直跳，如饥似渴地看着这位亲爱的牧师。他接着又说：

"很遗憾，今天下午时间不允许我们进行详细探讨，也许将来托天之福，我们还可能有个机会再来讲一讲。但是今天我是应邀来对另外一件事儿说几句话的。你们亲爱的牧师健康情况日益恶化，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引起了大家的焦虑和关切。"

同情的目光立即投向那位有趣的病人。太太们都喃喃地说："真可怜！"

"虽然他体质很好，"斯塔尔继续说，"可是由于长期过度操劳，由于对别人的热情关怀而使自己得不到必要的休息，以及由于对自己的过分克制，终于使他病倒了。因此他不能不去休养一段时间。"

演讲人停下来喘口气，接着是一片静默，只有从那位操劳过度的禁欲主义牺牲品的身体内部，还传出一阵阵轻微的咕噜声。

"为了这个有意义的目的，"斯塔尔先生说，"大约在一个月前我们暗地里展开了一次募捐运动。那些已经拿过卡片而且协助收集过捐款的孩子们一定会很高兴地听到，我们已经征集到相当大的一笔款子了。但是还嫌不足，因此委员会又投票决定，从总基金中再拨出一部分款项。在上星期三晚上举行的特别会议上，你们亲爱的牧人接受了大家写给他的致敬信和一笔款项，足够支付他在法国南部休假一月所需的费用。

"当然，想到要跟你们分离，即使这么短暂的时间，他也十分难过，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还是决定这样做了。去法国南部休养一个月总比不顾自己精疲力竭的身体继续工作，结果也许会永远离开你们——升入天堂去——要好一些。"

"上帝保佑！"几个信徒急切地叫了起来，而那位他们为他祈祷的病人却顿时面色苍白。

"即使如此，也仍然有一定的危险。让我们乐观一些，并为他祈祷吧！最坏的事情如果竟然发生，他真的被上帝召回去的话，那么，只要想到为了避免这可怕的灾难你们已经尽过一切力量，你们将多少还可以有所慰借！"

这时，大概是为了防止真的可能被迫升天，这个气球的安全阀里又喷出了大量的气体。

"他明天就要出发了，"斯塔尔最后说，"我相信他的羔羊们都会为他祝福的。"

这位可尊敬的先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几乎就在同时，从这气球的摆动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贝尔彻先生希望站起来说几句感谢的话，可是坐在他附近的人请求他不要再消耗自己的精力了。事后他说，当时即使大家让他说话，他也说不出多少，因为他简直憋得说不出话来了。

“在亲爱的牧师离开我们时，”站起来准备领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的迪德卢姆说，“他的羔羊们也不会完全没有牧人照顾的，因为我们已经跟斯塔尔先生安排好，请他每个星期天来给我们讲几句话。”

从他们经常对自己使用的这种称呼来看，人们也许真会以为他们是一群羔羊，而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一群恶狼。

迪德卢姆兄弟宣布这个消息时，那些太太们发出了一阵喧闹声，表示他们高兴得如痴如狂了。斯塔尔先生转动眼珠，甜蜜地微笑着。迪德卢姆兄弟并没有提起“安排”的细节，在那个时候提这些未免太煞风景；但是现在摘一段教堂帐簿上的记录放在这儿，想来倒也不是多此一举：“约翰·斯塔尔牧师星期天（十一月四日）讲道费四镑四先令——会计员。”就斯塔尔先生的伟大贡献来说，这并不是一笔大数目；但尽管数目很小，在很多不信教的世俗人看来，讲这么几句话——即使象约翰·斯塔尔所讲的那种被大家认为是充满了智慧的话——就付这么多钱未免太过分了。可是这种“劳动者”是值得高价雇用的呀。

“礼拜”做完之后，大多数孩子，包括小查利和小弗兰克在内，都留在那儿等待发卡片。斯塔尔先生被一群仰慕者围住，

不一会儿他同贝尔彻先生和斯韦特先生一起坐上斯韦特先生的汽车走了。太太们贪婪地目送着这辆汽车，只听到阴沉沉的喇叭声“嘟嘟，嘟嘟”地响着。她们现在唯一能用来安慰自己的想法是，好在几小时后还能在晚礼拜上见到他。

第十八章

房　客

欧文已跟亨特安排好，他星期一早晨开始装饰客厅。哈洛和伊斯顿一直在用胶质颜料刷天花板，十点钟左右他们跑到楼下洗碗间拿石灰水，跟往常一样，克拉斯在那儿调颜料，装得很忙的样子。

“喂，你们觉得怎样?”克拉斯一边给他们倒石灰水，一边问。

“觉得什么?”伊斯顿问。

“喏，我们那位艺术家，”克拉斯冷笑着回答，“你们想他干得了吗?”

“我不知道，”伊斯顿谨慎地回答。

“你知道，在纸上画画、用小盒颜料染染色是一回事，把它刷在墙上或者天花板上那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克拉斯继续说，“不是吗?”

“对，的确是这样，”哈洛说。

“你们相信那图样是他自己设计的吗?”克拉斯又说。

“很难说，”伊斯顿回答，感到有些窘。

哈洛和伊斯顿都不同意克拉斯对这件事的看法，可也都不敢替欧文说话，怕得罪了克拉斯。

“要是你们问我，”克拉斯又说，“我可要说他完全是从书本上抄来的。”

“就是那么一回事吧，伙计，”哈洛表示同意。

“他一定会搞得乌七八糟的，你们说是吗？”克拉斯继续说，恶意地奸笑了一下。

“准定会！”哈洛说。

哈洛和伊斯顿转身上楼，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轻轻地笑着。菲尔波特一个人在隔壁房间里，听到他们压低了的嬉笑声，从门口探出头来低声问道：

“有什么好笑的？”

“叫欧文装饰那个客厅，这可把克拉斯气疯了，”哈洛回答说，并重述了一下克拉斯的话。

“那个混蛋看到自己比人低了一等，觉得丢脸了，”菲尔波特高兴地笑了笑。

“他巴不得欧文搞得一塌糊涂呢，”伊斯顿低声说。

“哦，他会失望的，伙计，”菲尔波特回答，“两年前我跟欧文一起替逼人干公司做活，我亲眼看见过他在皇家旅馆做的活——吸烟室的天花板——我可以告诉你，真是刮刮叫！”

“我也听人说过，”哈洛说。

“欧文干起活来可真有两手，这一点毫无问题，”伊斯顿说，“尽管他一讲起社会主义就有点疯疯癫癫。”

“这些事儿我不大懂，伙计，”菲尔波特回答说，“可他讲的话有很多我都同意，我也常常在想这些事，可是我就不能象他那样讲出来，我没有那么好的脑子。”

“有些我也同意，”哈洛笑着说，“但是你总得承认，他也说

过一些荒唐透顶的话。譬如他说什么金钱是贫困的原因呀，等等。”

“是啊，这我也弄不大懂，”菲尔波特表示同意。

“午饭时我们一定扭住他问个清楚，”哈洛说，“我很想听听他究竟怎样解释这个问题。”

“看上帝面上，吃饭时可别再争了，”伊斯顿说，“如果他能安静一会儿，就别去惹他吧。”

“是啊；尽可能让我们吃顿安静饭吧，”菲尔波特说。“嘘！”他突然做出警告的手势，嘶哑地招呼大家。

他们仔细听着。楼梯吱吱嘎嘎地在响，显然有人偷偷地走上来了。菲尔波特立刻把头缩回去。哈洛提起那桶石灰水，又故意重重地放下，让它发出很大的响声。

“我想我们最好把梯子和木板放在这一边，伊斯顿，”他大声说。

“好的，这样的确方便多了，”伊斯顿回答。

正在他们安放脚手架准备刷天花板时，克拉斯上来了。一开始克拉斯没有讲话，他走进房间看看他们刷好了几块天花板。

“你们最好加把劲，伙计们，”克拉斯下楼时说，“吃中饭时再做不好这些天花板，尼姆罗德准会跳起来的。”

“一定照办，”哈洛不高兴地说，“胡乱涂一下很快就能完成。”

“胡乱涂”是一句很恰当的话，非常形象地描绘了这些人干活的情形。楼梯上面的天花板上原来有灰泥做的雕饰，照道理得先把这些雕饰铲干净。可是干这活的工人没有足够的

时间来好好干。雕饰的缝隙里塞满了旧石灰，哈洛和伊斯顿又在上面涂了很多，天花板上只见一堆堆难看的灰泥，看不出什么花纹形状。这也不能怪做“清除”工的人，因为他们往往还没有做好一半，就又被抓去干别的活了。

当哈洛和伊斯顿用胶质颜料刷天花板时，菲尔波特和别的工人在各个房间里上油漆，欧文则在客厅里划粉线、量尺寸、装上各式各样的板条，伯特在一旁帮忙。

那天午饭时，没有展开“政治性”的争论；这使克拉斯大为失望，因为他还在等待机会向大家亮出《糊弄家》上的那段剪报。饭后其他的人都回去工作了，菲尔波特一个人悄悄地回到厨房，把工人们丢弃在那里的包中饭用的废纸收集在一起，然后打开一张，把所有废纸里的面包屑都抖落在这张纸上。他还从地板上拾起一些面包屑，再加上自己吃剩的零碎食物，凑成一小包。随后他带着这个小包走上楼去，打开一扇窗把包里的面包屑全撒在门廊顶上。没等他关上窗就见两只八哥扑扑地飞来抢着吃。菲尔波特偷偷地躲在百叶窗后观看。

下午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事。对大多数工人们来说，从一点钟到五点钟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可是在欧文和他的助手看来却正相反，他们在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令人愉快的工作，时间实在过得太快了，两个人眼见黄昏到来都不免有些遗憾。

“平时，”伯特说，“我总是盼望赶快下班好回家，今天的时间可象闪电一样地飞快！”

那天晚上散工后，工人们都走同一条路，到了街上才各自分手。欧文独自回家；伊斯顿、菲尔波特、克拉斯和邦迪一起

到板球俱乐部去喝酒。斯莱姆虽然现在和伊斯顿同住，可是因为他不喝酒，一个人先走了。

“不用等我，”伊斯顿说，跟克拉斯和其它人一起走去，“我多半会在你到家前赶上你的。”

“好，”斯莱姆回答说。

这天晚上，斯莱姆没有直接回家，他绕到大街上在一家玩具店门口停住，仔细看着橱窗里陈列的东西。几分钟后，他似乎打定了主意，走进店里花四个半便士买了一个小孩玩的拨浪鼓。这是一个用白骨头做成的美丽玩具，上面扎着彩色绒线，挂着很多小铃铛，柄上还有一个白骨头的小环。

从店里出来后斯莱姆往家走，现在他走得很快了。他走进屋子，露丝抱着孩子坐在火炉旁。她抬头看看，只见斯莱姆一个人回来了，脸上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威廉又到哪儿去了？”她问。

“他同伙伴们喝酒去了。他说马上就回来的，”斯莱姆回答，一面把饭盒放在碗柜上，上楼到自己房里去洗脸换衣服。

他下楼后，伊斯顿还没有回来。

“饭菜都准备好了，就是茶还没有煮，”露丝说，伊斯顿还是没有回来，她显然有点着急了，“你可以先吃起来。”

“不着急。我等一下，等他来再吃。他一定马上会回来的。”

“要是你真的不着急，肯等一下，那可太好了，”露丝说，“这样省得我煮两次茶。”

他们等了半个钟点左右，间或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大家感到很拘束，很窘。伊斯顿仍然没有回来，露丝决定不再等

了，先安排斯莱姆吃饭。她把小孩放到床上，可是孩子不依，大哭起来，她只好左手抱孩子，右手煮茶。斯莱姆看到这种情形，伸出手来大声说：

“来吧，你煮茶，我来抱他。”

“行吗？”露丝说，虽然不知怎的本能地对他不大喜欢，现在却也不得不感谢他的好心了，“不过，当心别摔了他。”

可是斯莱姆一抱起这孩子，他又大哭起来，比刚才放到摇篮里时哭得还要厉害。

“他老是这样认生，”露丝又把孩子接过来，抱歉地说。

“等一下，”斯莱姆说，“楼上我口袋里有一样东西，可以叫他不哭，我把这事给忘了。”

他跑上楼拿着拨浪鼓下来。孩子一见彩色绒线，听见小铃当啷啷地响着，马上高兴得叫了起来，伸出小手想要，乖乖地让斯莱姆抱着他了。露丝煮茶时，大人和孩子玩得很欢。斯莱姆把他在空中荡来荡去，用各种方法逗他嬉笑。露丝煮好茶去抱孩子时，孩子竟然好象不愿离开斯莱姆似的，连妈妈也不要了。

露丝也开始对斯莱姆有些好感了，而且还有点儿责备自己不该一开始就毫无理由地讨厌他，很显然，他毕竟是一个很好的人。

这时，孩子发现玩具柄端小骨环的用处了，使劲地啃着它。

“这拨浪鼓很漂亮，”露丝说，“真谢谢你，他正想要这东西呢。”

“那天我听你说起，他要有一件东西让他啃啃可以帮他长

牙齿，”斯莱姆回答，“我碰巧看到玩具店里有，想到你说的话，就替你买来了。”

孩子从嘴里拿出小环，拼命地摇动着，高兴得又笑又叫，一面看着斯莱姆。

“爸爸！ 爸爸！”他伸出手臂叫着。

斯莱姆和露丝都笑了起来。

“这不是你的爸爸，傻孩子，”他一面吻他一面说，“你爸爸这么晚还不回来，真不害臊。他回来了我们再叫他爸爸，爸爸，好吗？”

孩子却只是摇着拨浪鼓，笑着，叫着，嗓子越来越大。

第十九章

灌　酒

从外表看起来，“板球俱乐部”是一座考究的建筑物，有着很大的玻璃窗，装饰得金碧辉煌。壁柱漆得象是一根根花色不同的大理石柱，门上仿照昂贵木料的木纹漆出花纹。檐板上漆着各种酒类的广告，印着金字，装饰着鲜艳的色彩。大门的门楣上刻着几个白色小字：

“哈贝酒店。特许零售各种酒类，包括烈酒和麦芽酒，店内饮用或带出均可。”

酒吧间的安排同一般酒店一样，隔成若干小间。最前面的一间是“一等酒厅”，玻璃门上贴着一张铅印的通告：“此间不出售廉价酒。”酒厅后面是瓶酒部，那些希望偷偷喝点儿杜松子酒的妇女们对这个地方最感兴趣。另外还有两个“专用”小间，只能容纳两三个人，这儿不供应四便士以下的烈酒，或三便士一杯的啤酒。最后面是公共酒吧间，是最大的一间，两边都有油漆过的木板把它同其他部分分隔开来。

整个酒吧间靠窗的墙边都装有长板凳，供顾客们歇坐。一架大型自动奏乐器——投入一个便士就会自己转动的百音盒——式样很象老式的座钟，放在靠近柜台的隔板旁边，以便掌柜的能顺手开动发条。奏乐器旁的那块隔板上挂着一块十

五英寸见方的木板，板面上钉着许多编了号的小钩子。木板下方有一个用漂亮的绳子结成的网，用一根半圆形的铁丝把这个网撑开来。网底放着一些直径三英寸的橡皮圈。这儿没有桌子，只有一块从隔板上伸出的木板，约有三英尺长二十英寸宽，不用时可以折回。这是推币游戏盘。这种游戏所用的铜币——法国旧便士——就放在柜台后面，要玩可以借用。在装有推币游戏盘的隔板上有一张镜框，里面是字迹清晰的铅印通告：

通　告

使用此屋诸君勿出脏言秽语

通告旁边贴着许多色彩鲜艳的广告，为当地的戏院、音乐厅招揽生意；还有一张旅行马戏团的广告，这个马戏团最近刚刚来到，驻扎在去温德莱途中的一块荒地上。

酒吧间和柜台后面的架子都是用磨光的桃花心木做的，架子后面是大块的银色玻璃。架子上放着一排排酒瓶和雕花玻璃制成的细颈瓶，盛着杜松子酒、威士忌、白兰地和其他各式各种酒。

酒店老板看上去吃得很好，精力充沛，身上穿着白衬衣和栗色背心，胸前挂一条很粗的金表链，手上还戴着金刚钻戒指。克拉斯、菲尔波特、伊斯顿和邦迪进来时，这位老板正在亲切殷勤地跟一个老主顾聊天。那位老主顾坐在靠近柜台的一张长凳边上，衣服破烂，眼神晦暗无光，醉得糊里糊涂地直打哆嗦。他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酒店里，直喝到钱

袋空空，一文不名才罢。他有三十来岁，一副倒霉的样子。据说他是个木匠，虽然早就不干这一行了。大家都这样说：几年前他娶了一个年纪比他大得多的女人，是一所三流公寓的老板娘，收入颇为不错，因此他尽可不必干活，整天抱着酒杯稀里糊涂地过日子。这个酒鬼几乎把全部时间消磨在板球俱乐部里。每天一大早就来了，有时帮助酒吧间的工人打扫打扫或擦擦玻璃，赚一品脱酒喝。通常他总是挨到酒吧间关门时才回去。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顾；他不但把自己能弄到的钱全都花在这儿，而且还会拖着别人为他花钱，因为他和大多数老主顾都相识，他们知道他手头很紧，因此常常请他为"这家酒店的繁荣"而干上一杯。

克拉斯和他的同伴们进来时，公共酒吧间里另外只有一个顾客，一个半醉的男人。他坐在推币游戏盘近旁的一张长凳上，样子象是个油漆匠。他头上带着一顶破礼帽，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苍白瘦削的脸，高高的鼻梁，很象第一代威灵顿公爵的样子。他不是这儿的老主顾，今天偶然来光顾一下，但从下午两点钟一直呆到现在还不肯走。他一下午所喝的酒开始在发作了。

克拉斯和其他人走进店门时，受到店老板和那个酒鬼的热烈欢迎，那个半醉汉也带着愚蠢而好奇的神情，迷迷糊糊地看着他们。

"怎么样，鲍勃？"店老板亲热地招呼着克拉斯，一面和其他的人点点头，象是跟他们都很熟悉似的。"你们好？"

"好，亲爱的老伙计，"克拉斯高兴地回答，"你呢？"

"好极了，""老伙计"回答说，一面站起来准备侍候

他们。

“喂，喝点儿什么？”菲尔波特问大家。

“我来一品脱啤酒，”克拉斯说。

“我来半品脱，”邦迪说。

“我也来半品脱，”伊斯顿回答。

“一共是一品脱再加两个半品脱，我自己也来一品脱葡萄酒，”菲尔波特转过身对“老伙计”说。

店老板端酒出来时，那酒鬼已经喝完了自己的一份啤酒，把空瓶子放在柜台上，菲尔波特看到了就对他说：

“我再请你喝一杯吧？”

“行啊！”那人回答说。

菲尔波特刚才要的那些酒拿来之后，他并没有付钱，只是有所示意地瞟了店老板一眼，老板一声不响地点点头，在柜子里的帐簿上暗暗记了一笔。虽然现在才星期一，而且在以前几个星期中菲尔波特一直有活干，可他身边已经一文不名了。这是因为过去没有工作时他欠下女房东伙食费和房租，上星期六都付还了，还付给“老伙计”上星期的酒帐四个先令。

“为你的健康干杯！”克拉斯向菲尔波特点点头说，一面接过菲尔波特递给他的酒杯，喝了一大口。

其他的人都表示了同样的友好感情，东道主菲尔波特恰如其分地一一接受了。

“老伙计”在百音盒的口中投下一个便士，上足发条，百音盒便奏起音乐来。这是一支大家都不熟悉的曲子，可是那个半醉汉听见了却摇摇晃晃地站起身，移动着脚步跳起舞来，口里还哼着：

“哦，我们要邀请你参加婚礼，
一起度过这美好的时光！
男男女女在那儿跳舞，
让我们喝得酩酊大醉。”

“喂！够了，够了！”老板粗暴地喊道，“我们不要你在这儿乱吵乱闹。”

半醉汉停住了，呆头呆脑地看着“老伙计”，满脸涨得通红，一屁股坐在长凳上。

“我们还是都坐下吧——坐一会儿。”克拉斯一面说，一面自己坐了下来，其他的人也随着坐了下来。

偶尔有几个顾客走进酒吧间，大多数是下班回家的工人，他们要来一品脱或半品脱啤酒，喝完就立刻走了。邦迪在读马戏团的广告，接着大家谈论起那些经过训练的野兽所作的惊人表演。“老伙计”说有些野兽简直象人一样聪明。从他讲话的神气可以看出，他感到他那副神态就足以证实那些野兽够多机灵了。他还告诉他们，他听说有只野兽，好象是熊还是什么，在傍晚时候逃出来了，现在还在外面逍遥自在。他是听人说的，不知道是否可靠，他自己是不相信的，听的人也都说不大可能。没有人知道这些胡说八道的话怎么会传出来的。

不一会儿酒鬼站起来，双手颤抖着从网线袋里拿出皮圈，把它们一个个地投向木板上的钩子。大家很感兴趣地注视着他，他投不中时就大笑，投中时就鼓掌喝采。

“他今天晚上有点儿不对头，”菲尔波特低声对伊斯顿说，“可是他平常投得非常准，是一个投环能手。”

半醉汉带着非常轻蔑的表情看酒鬼投环。

"你弄不来这玩艺儿，"他轻蔑地说。

"我弄不来吗？来吧，我跟你比一比。"

"好，一句话，我跟你打赌，谁输了请在座的每人喝一杯！"半醉汉叫着说。

酒鬼犹豫了一下，他的钱不够请每人喝一杯，但是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赢，就回答说：

"那么来吧，赌多少分呢？五十分？"

"随便你！五十分，一百分，他妈的一百万分都行！"

"开始来个五十分吧！"

"行！"

"你愿意先投你就先投。"

"好，"那半醉汉急于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本领，就同意了。

他站在离木板三码远的地板上，左手拿着六个皮圈，右腿伸在前面。然后把一个皮圈夹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间，闭上左眼仔细"瞄准"当中那个十三号钩子，然后慢慢地对着木板伸直手臂，随后又弯着手肘把手收回，几乎碰到了面颊，于是又慢慢地伸直了手臂。这样反复了好几次，其他的人都屏住气凝视着。最后他对准了，猛一下把皮圈向木板投去，可是并没有投中十三号；而是越过隔板向专用酒吧间飞去了。

这一下引起了哄堂大笑。投环的人目瞪口呆地盯住木板看，心里想那皮圈飞到哪儿去了呢。直到有人从隔壁酒吧间把皮圈投过隔板来，他才恍然大悟。他苦笑着向大家解释说：

"我对这块板还不熟悉，所以投偏了。"

他开始再投，可是实在是乱投一气，根本就没有仔细瞄

准。一枚打在木板右面的隔板上；一枚打在左边；一枚落在下边；一枚越过柜台；一枚落在地板上；最后的一枚倒打中了木板。在大家的赞扬声中，皮圈套在当中第十三号钩子上，这是一次投掷可能获得的最高分数。

"现在没问题了，我已经知道该怎么投了，"半醉汉一边让出位置给他的对手投，一边说。

"有好戏看了，"菲尔波特低声对伊斯顿说，"这家伙是个好手。"

酒鬼站好了位置，带着不在意的神气开始投掷。这的确是惊人的表演，因为尽管他的手颤动得象杨树叶那样，可是几乎每一次都击中了木板中心；但不知什么缘故大多数皮圈都没有套上钩子，掉到网里去了。结束时他只得了四分，因为只有两只皮圈套到第二号钩子上。

"运气不好，"邦迪喝完了啤酒，把空杯子放到柜台上说。

"都干了，咱们再来一杯，"伊斯顿喝干杯里的酒说。

"再来我也不在乎，"克拉斯回答，把剩下的酒都倒进喉咙里。

菲尔波特的酒杯早就空了。

"照样再来一份，"伊斯顿招呼"老伙计"说，同时把六个便士放在柜台上。

这时半醉汉又开始向木板投环，可是他似乎忘记该怎么投了，一枚也没有投中。皮圈到处乱飞，投完后他一分也没有增加。

现在轮到酒鬼来投了，他很快就增加到了三十七分。接下去又轮到半醉汉，他得了八分。他似乎没有希望了。可是

下一次他的对手又几乎完全失败，有两次根本没有击中木板，击中时又没有得到分数，直到最后一次才得到一分。然后半醉汉又投，得了十分。

双方得分情况如下：

酒鬼——四十二分。

半醉汉——三十一分。

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出结果，两人都有可能获胜。克拉斯看得紧张出神，不由得张开了嘴，第二品脱酒又一口气灌进肚子。邦迪也干了一杯，还请菲尔波特和伊斯顿喝干后再来一杯，他们也都同意了。

当半醉汉又开始投环时，酒鬼拿出一个便士放在柜台上，要了半品脱酒来喝，希望镇静一下，再来大干一番。这时他的对手正向木板投环，一次都没有投中。不过最后他还是得了几分，因为有一个皮圈先击在比木板高一英尺的隔板上，落下来时却恰好套上了钩子。

又轮到酒鬼来投了，他小心翼翼地投着，几乎每一环都得了分。他投的时候其他人不断地发出赞叹的呼声，而且喊出每一次投掷的结果。

“一分！”

“又是一分！”

“没中！不！中了！两分！”

“没中！”

“没中！”

“四分！”

半醉汉心甘情愿地认输了。他解释了一下，说失败是因

为自己久未练习的缘故，然后放了一先令在柜台上，招呼大家要喝什么就喝什么。每个人都照原来的量要了一份，但是店老板拿给伊斯顿、邦迪和酒鬼的酒，不是原来的半品脱，而是一品脱，这样合计正好一先令，不用再找钱了。

“你们都知道，对钩板不习惯是很有关系的，”半醉汉说。

“被这个人打败，一点也不丢面子，伙计，”菲尔波特说。“他一向是冠军。”

“没错，他投得真准！”邦迪说。

这是公论；半醉汉虽然失败，却并不丢脸。他很感谢大家的好意，因此又拿出六个便士来，坚持要请每个人再喝半品脱酒。

大家正谈着时，克拉斯到外边去了一趟，几分钟后又走了进来。“我现在舒服一些了，”他笑着说，一面接过半醉汉用发抖的手递给他的半品脱酒。几分钟后，一个个都象克拉斯一样，出去一趟又立刻回来。邦迪最后进来喊道：

“让我们来玩一回推币游戏吧！”

“好，”伊斯顿说，他开始感到有些昏昏然了。“我们先把酒喝完，然后再来一杯。”

他只剩下七个便士了，正巧够请克拉斯喝一品脱，请其他人喝半品脱。

推币游戏盘是一块磨光的桃花心木板，上面画有很多平行线。玩的时候把一个铜币放在木板一端——就是边上微微突出的那部分——然后用手掌后部推送铜币，你想把铜币推多远就使多大力气。

“今晚阿尔夫怎么啦？”伊斯顿和邦迪正玩着时，菲尔波特

问店老板。阿尔夫是酒吧间的侍者。

"他在地窖里有点事儿，有几只阀门出毛病了。不过我老婆就会下来帮忙的。喏，这不是她来了。"

这时老板娘从酒吧间后门走了进来。她是一个脸色通红的高大女人，肥胖的胸部裹在一件黑衣服里，外面还罩了一件彩色的绸衫。一双白白胖胖的手，戴了好几只镶宝石的金戒指，圆滚滚的颈子上挂着一长串金锁链。她傲慢地跟克拉斯和菲尔波特打了个招呼，又对他们亲切地笑了笑。

这时候推币游戏正玩得热闹。半醉汉对此也很感兴趣，一视同仁地对双方都提出一些建议。邦迪败得很惨，接着伊斯顿说现在该回家了。这个建议经菲尔波特稍作修改后得到了大家的赞同。菲尔波特的修改意见是在走之前由他请大家再喝一杯。

当他们正在把酒向肚子里灌的时候，克拉斯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个便士丢在百音盒的小口子里，店老板摆上一张新唱片，转了几下发条，百音盒便开始唱起《勇敢的小伙子们》来。半醉汉碰巧知道这首歌的合唱部分，他一听见音乐声就摇摇摆摆地站起来，带着激动的眼光和姿态放开嗓门唱道：

> "他们可以自己造船，孩子们，
> 光明正大地干一番，
> 可他们造不出勇敢的小伙子，
> 形成那古老英国的——"

"喂！别唱了，行不行？""老伙计"凶狠地叫着。"我告诉过你，我这儿可不许你来这一套。"

半醉汉住了口，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我唱唱歌有什么关系？”他向大家呼吁，身子摇摇晃晃。

“别扯蛋了！”“老伙计”恫吓着说，“你要闹，到别处去闹，越早滚开越好。你在这儿呆得够久的了。”

这倒是事实，他在这儿已经很久，带来的钱早就全部花光，现在一个铜子也不剩了。善于观察而又非常老练的店老板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希望他早点滚蛋。他担心这家伙再过一会儿会醉得不可收拾。半醉汉听见店老板侮辱他，发起火来。

“我高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他大声喊叫着，“你管不着，谁也管不着！你是什么东西？你有什么了不起，懂吗？没什么了不起！你就是靠着我们这号人过日子的！我高兴在这儿呆多久就呆多久，你要是不高兴，就请你滚吧！”

“好啊！真的，你敢？”“老伙计”说，“我们倒要看看。”于是他打开酒吧间后门，大声喊叫：

“阿尔夫！”

“来了，老板，”一个声音答应着，显然是从地下室里发出来的。

“上来一下。”

“好，”这声音回答道，随着就听见上梯子的脚步声。

“马上有热闹看了，”克拉斯快活地对伊斯顿说。

百音盒还在唱着《勇敢的小伙子们》。

菲尔波特走到半醉汉身边。“喂，老兄，”他低声说，“听我的话，悄悄地溜走吧，再呆下去要倒霉的，知道吗？”

“我可不走，伙计，”他回答说，固执地摇着头，“就要在这

儿，他妈的还要呆下去。”

“不能呆下去了，”菲尔波特连哄带骗地说，“你听我说，我俩再喝半品脱，然后一起回去。我送你回家。”

“送我回家！什么意思？”半醉汉生气地问，“你以为我喝醉了，还是怎么？”

“不，当然不是，”菲尔波特赶快回答说，“你没有醉，跟我一样的清醒。可是你没有懂我的意思，让我们回去吧，你总不能呆在这儿过夜，不是吗？”

这时候，阿尔夫已经走到酒吧间后面的那扇门口了。他是一个强壮的青年人，二十二、三岁左右。

“把他赶出去！”店老板咆哮着，指着那个冒犯他的罪犯。

酒吧间侍者立刻跳过柜台，打开朝大街的那扇门，然后转向半醉汉，用大拇指指着门口说：

“你滚不滚？”

“我先要跟这位先生喝半品脱酒——”

“对，对，”菲尔波特对店老板说，“给我们两份半品脱的酒，这件事儿别提了。”

“你少管闲事！”店老板喊叫着，凶恶地看他一眼，“这儿没酒给他喝了！我这儿不要醉鬼，谁要你来干涉？”

“喂，喂！”酒吧间侍者对引起这场争吵的人叫着，“出去！”

“我不走！”半醉汉坚决地说，“我要先喝半——”

可是还没等他说完，阿尔夫一把抓住他的领子，粗暴地拖他到门口向街心一推，他跌成一团，几乎滚到正好经过那儿的酿酒厂运货马车的轮子下面去。这个任务完成之后，阿尔夫关上门，退回到柜台后去。

“他是自讨苦吃，”克拉斯说。

“看见他给推出门去的那副熊样子，我真忍不住要笑，”邦迪说。

“你应该识相一点，别去管这种闲事，”克拉斯对菲尔波特说，“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菲尔波特没有回答。他正背对着大家从窗口向街上张望。然后他打开门走到马路上去了。克拉斯同其他人从窗口望出去，看见菲尔波特把半醉汉扶了起来，擦掉他衣服上的污泥，只见他俩争执一番后，手挽手地走了。

克拉斯和其他人都笑了起来，又回过头来喝还没喝完的酒。

“怎么，老乔的酒还没喝完一半呢！”伊斯顿看见柜台上菲尔波特的酒杯就叫了起来，“真奇怪，他就这样走了。”

“笨蛋，”克拉斯叫着说，“根本不需要这样，那个人醉得并不厉害。”

酒鬼一口口地喝自己的啤酒，一边贪婪地盯着菲尔波特的酒杯。他喝完自己的酒以后，正想开口说浪费那些酒实在太可惜，菲尔波特却出乎意外地出现在门口。

“喂，你把他怎么样了？”克拉斯问。

“我想他就会醒过来的，”菲尔波特回答说，“他不让我再跟着他：他说要是我不走开，他就要揍我！不过我相信他就会醒过来的，这一跤把他摔清醒了些。”

“对，没问题，”克拉斯随口说，“他自己会回家的。”

菲尔波特喝完了葡萄酒后，大家就向“老伙计”、老板娘、酒鬼等告别，动身回家了。

他们沿着那条越过小山直达温德莱的漆黑大路走着，路上已杳无人迹，但从驻扎在邻近田野里的马戏团那儿却不时传来野兽可怕的吼叫声。他们走到一段非常阴暗僻静的地方，突然看见路当中不远处有一个黑影，就象一个很大的动物，正在慢慢地悄悄地朝他们走来。

他们止住脚步在黑暗中张望着，心里有些着慌。这个动物还在向他们靠近。邦迪蹲下身来摸索，想找块石头，其他的人——除了克拉斯吓得不能动弹之外——也都蹲下来找石头。他们找到了几块大石头，站在那儿等这家伙——不管它是什么——走近一些，这样就可以一下击中它。正在他们要掷出石块的当儿，这家伙突然横着倒在地上呻吟起来，好象很痛苦的样子。看到这情形，这四个人小心翼翼地走过去。邦迪擦了一根火柴照看那个俯卧着的东西。原来是那个半醉汉。

这个可怜的家伙跟菲尔波特分手后勉强走了一段路，正如菲尔波特说的，那一跤使他多少清醒了一些；可是没走多远，酒性发作起来，他又倒下了。他觉得自己已经爬不起来，只好用手脚匍匐着向前移动，却不知道自己弄错了方向。最后他爬也爬不动了，要不是给他们撞见，他一定会被汽车碾死的。他们把他扶起来，菲尔波特一再叫他“醒醒”，问他住在什么地方。这个人总算还有些知觉，讲出了自己的住址，那地方恰好在温德莱，他们大家也都住在那儿。

邦迪和菲尔波特送他回家，他们跟克拉斯和伊斯顿在街角分手，他俩就住在那条街上。

克拉斯很有点洋洋自得。他喝了六品脱半啤酒，听了两套音乐，而总共只花了一个便士。

跟克拉斯分手后，伊斯顿只要再走几十步路就到家了。可是一听见克拉斯关上门，他马上就停住，倚靠在路灯杆上。一路上他一直头昏目眩，心里作呕，现在再也支持不住了。周围所有的东西好象都在转动。远处的路灯似乎在空中浮荡，人行道和马路一忽儿上升，一忽儿下降，就象波涛汹涌的海面一样。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擦嘴，心里暗自庆幸克拉斯没有看见他这副狼狈相。然后他又起步向前走，几分钟后就到家了。他推开门走进去，门砰的一声自动关上。他跌跌撞撞地走上通往自己房门的狭道，进了自己的房间。

孩子在摇篮里睡着了。斯莱姆已经回自己的房间去。露丝坐在火炉旁做针线。桌上放着两个人的餐具，露丝还没有喝晚茶。

伊斯顿蹒跚地走进来，声音很响。"哈罗，老婆子！"他勉强装出快乐的神情叫道。一面不在意地把饭盒子丢在地板上，双手抵住桌子支撑住自己的身体。"我到底回家啦，你瞧！"

露丝丢开了针线，双手搁在膝上，坐着盯住他看。她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等模样。脸苍白得可怕，眼珠充血，眼圈发红，嘴唇颤动，本来很漂亮的胡须变得粘糊糊的，一簇簇乱蓬蓬地挂在嘴上，夹杂着口涎和啤酒。

伊斯顿见露丝既不说话也不笑，认为她是生气了，自己也变得严肃起来。

"亲爱的，我终于回来啦；迟回来总比不回来好呀。"

他感到要把话说清楚很困难，因为他的嘴唇在发抖，字音咬不准了。

"我懂的没那么多，"露丝说着，恨不得哭出来，但又竭力不让他看到自己为他难过的心情。"你把自己弄成什么样了。你应该知道害臊。"

伊斯顿摇摇头傻笑着。"不要发脾气，露丝。这不好，你知道。"

他笨重地向她走过来，身子仍旧倚在桌子上，怕自己站不稳。

"不要生气，"他喃喃地说，弯腰向着她，手臂围住了她的头颈，脸贴近她的脸。"发脾气没好处，你知道，亲爱的。"

她退缩到一边去，当他把湿嘴唇和肮脏的胡须贴着她的嘴唇时，一种不由自主的憎恶情绪使她战栗起来。他呼出的气息混有烟酒臭味，再加上衣服中散出来的烟臭，使她厌恶万分。他不断地吻着她，等他一松手，她赶快用手帕擦脸，浑身发着抖。

伊斯顿说他不要喝茶，接着马上上楼去睡了。露丝在他没有回来之前，饿得很厉害，可现在没有胃口再喝茶了。她继续做着针线，一直到很晚。等她上楼时，她发现伊斯顿仰卧在床上，衣服只脱了一半，整个身体躺在被子外面，嘴大张着，鼾声如雷。

第二十章

四十大盗。强盗对土匪的战斗

这一章恐怕更加枯燥无味了，所谈的几件事情看来也许和整个故事无关。但是我还是请求读者读下去，因为它提供了一些对了解这个故事的始末不可缺少的线索。

麦格斯市是由所谓市议会的一群人统治着的，大部分"人民代表"是富裕的或退休的商人。在麦格斯市的居民看来，谁能做生意赚钱致富谁就适合担任当地的市政要职。

因此当那位非常能干的发了财的生意人乔治·拉什顿先生被推举出来参加市议会竞选的时候，绝大多数工人把他当作理想人物投票选他……

这伙强盗一向为所欲为，没有人干涉他们。他们也从来不和纳税人商议什么。即使在选举期间他们也懒得开会：各人只是发表一项宣言，把自己的种种高贵品质吹嘘一通，号召居民投他们的票；而居民们对他们总是有求必应。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选出了原班人马……

〔强盗们的抢劫行为简直没有人去加以阻止，因为选民们全都置身于生活战斗之中了。就拿公园做个例子吧，由于他们象〕围着食槽的一大群猪，只顾忙于争食，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时间去那儿闲逛，否则他们也许会注意到那儿根本就看不

到那些应该有的种种名贵花木。如果再追究下去，他们会发现几乎所有市议会的委员们都有着非常精致的私人花园。这些花园之所以如此华丽是有原因的，因为公园里的一些精华都被他们有计划地搬到自己家里去了。

公园里有一个池塘，池塘里用纳税人的钱养了许多鸭子和鹅。除了用公家的钱买来的饲料以外，游园的人还总要给它们带一些饼干和面包片。等鸭子和鹅养得相当肥壮的时候，强盗们就把它们拿到自己家里大嚼一顿。如果吃厌了，有些委员就和肉商接洽，拿家禽去换肉吃。

集团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是家具商杰里迈亚·迪德卢姆先生，他做着庞大的分期付款的买卖，拥有大批旧家具。这些旧家具是倒霉的顾客不能按期付款时被他没收的，还有一些则是在充公物资拍卖市场上七折八扣买进，或者是从那些由于倒运或失业而被迫变卖家产的人那儿收买下来的。

集团的另一有名人物是阿莫斯·格林德先生，他完全垄断了蔬菜水果业，现在城里所有的水果店几乎都是他的。别的店如果不从他那儿——或者说，不从他担任理事和大股东的公司里——进货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些水果商和蔬菜商不从他的公司里采办货物的话，他就设法在他们的邻近开几家分店，用大减价的方法来挤垮他们。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一个依靠狡猾和自私而名利双收的典型。

还有一个就是集团的首脑亚当·斯韦特市长先生。他一直是首脑，虽然不是每年都担任市长，市长的"荣誉"按惯例由集团中所有的委员轮流享受。的确，在一个大部分由半白痴、奴隶、奴隶监工和唱圣诗的伪君子组成的社会里当第一号公

民，该是一个多了不起的“荣誉”啊！

斯韦特先生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服装业的经理和大股东，靠这行业发了大财。他不给工人公平合理的工资，甚至有许多工人干脆就没有工资，因此他的发财也就不足为奇了。他雇用了大批姑娘和年轻妇女，她们算是来学做女式服装、披风或帽子的。她们都是合同徒工，有的还付过五镑到十镑的学习费。学徒期限是三年。头两年她们没有工资，第三年她们每周可以拿到一先令或十八便士。到第三年年底，除非她们愿意每周拿三先令到四先令六便士继续留在那儿当实习生，往往就被解雇了。

她们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干到晚上八点，中间有一小时午饭时间，下午四点半停工一刻钟喝午茶。茶是公司供应的，每人半品脱，但她们得自备牛奶、白糖、面包和奶油。

难得有几个姑娘能学会全套手艺。有的只学会上袖子，有的只学会缝袖口或锁扣眼，如此等等。结果每个人在短期内就对某一种手艺非常在行，做得很快；可是由于她们只会一种手艺，她们今后也不可能得到象样的工资，而斯韦特先生却能在她们当学徒的时候就从她们身上大赚其钱，而他唯一关心的事当然也就是这个了。

偶尔也有个把聪明、倔强的姑娘坚决要求履行合同上的规定，有时她们的父母也会提出抗议。如果能坚持到底的话，那么这些姑娘的手艺就会学得到家一些。但是，对于这些姑娘，诡计多端的斯韦特也有办法加以利用。他劝诱其中手艺好的女学徒期满后留下来，给她们比较——跟其他姑娘相比而言——优厚的待遇，有时竟多至七先令或八先令一个星期，

而且还大方地许愿说将来还要提拔她们。这些姑娘于是就成了一种后备力量，可以拿来威胁那些有不满情绪的熟手。

然而，大多数的姑娘都乖乖地忍受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种种条件。她们太年轻，还不知道自己是受到亏待了。至于她们的父母呢，也从来没有对斯韦特先生这样一位好人的诚实可靠产生过怀疑，因为任何一件好事或善举总是由他带头做的。

一个女学徒学习期满后，如果她的父母抱怨自己的女儿手艺不行的话，这位虔诚的斯韦特就会把原因归之于那位姑娘懒惰成性或者缺乏才能；由于这些人都是穷人，斯韦特先生很少或根本不会因此招来什么麻烦。当那些信赖他的父母把自己的女儿送来求他关照时，他总是一口答应——他一定"把她培养成人"，而实际上他就是这样履行他那好听的诺言的。

这种用花言巧语来获得无偿劳动的做法，在他所经营的其他行业中也同样采用，他用这种手段，只要花相当于卖价一两成的代价就可做出昂贵的成品来。他以同样的条件招收男女店员。一个年轻人按合同规定一般要五年的时间"培养成人"，"以便有资格到任何店铺去找个位置"。可能的话，他还根据不同情况向他们的父母榨取五镑、十镑或二十镑的学习费。头三年里没有工资；以后也许一星期给两三先令。

五年期满，"培养成人"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斯韦特先生于是就恭喜他，保证他有资格到任何店铺去找个"位置"，但是很抱歉，他的店里没有位置了，因为生意太清淡。尽管如此，要是这个"人"在没有找到较好"位置"之前愿意继续留在他那儿的话，他虽然并不真正需要这样一个人，仍会把他留下，并

且慷慨地给他每周十先令的报酬。

如果这个青年不喝酒，不抽烟，不做股票投机买卖，也不老上戏院，那么他的前途就有保证了。即使他不能找到别的位置，也可以积一些钱，说不定自己也可以创一份家业。

但是这里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斯韦特先生经营的行业中的一个分支——家庭作业部。他雇用了许多家庭妇女，缝制女人的衬衫、花围裙和小孩的围嘴。这类成品大部分是批发到伦敦和其他地区去的，但有一些也放在麦格斯市斯韦特商场和全国各地的分号零售。许多女工是有孩子的寡妇，她们什么工作都愿意干，只要不让她们离开自己的家和孩子。

缝制一打衬衫，工资是两先令到五先令，每个妇女得自备缝纫机和纱线，还得管取管送。这些可怜的妇女每周只能挣到六到八先令；就为了这点儿钱，她们每天几乎要一刻不停地干上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她们没有时间做饭，也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做，主要就靠吃面包、人造奶油和茶过活。她们的家里肮脏不堪，孩子们吃不饱，穿的衣服也奇形怪状、破破烂烂，都是用好心邻居施舍的旧衣服胡乱改做成的。

这些妇女每天起早摸黑苦干，直做到精疲力尽才歇手；她们过着凄凉痛苦的生活，被那得不偿失的活儿累得腰酸背痛，赚得一点勉强活命的面包；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忍饥挨饿，衣衫褴褛。可是这一切倒也并非徒劳无功，因为她们劳动的主要目的是达到了："美好的事业"发展了。斯韦特先生发财了，他的财产更多、声望更高了。

当然，那些妇女并非被迫参加这种光荣的事业。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任何一种不合理的条

件。特拉菲姆先生——斯韦特家庭作业部的经理——总是用最简单明瞭而又最公平合理的方式把事情和她们当面说得一清二楚。就这么些活；就这么些工钱！谁不愿意干，就请便。根本不强迫谁干。

有时候，那个人数众多的阶级中真有某些顽固懒惰的女人不愿意干了！但正如经理所说的，抢着要干的可多着呢。事实上，那些妇女——特别是那些需要抚养小孩的妇女——对于这种美好的事业真是满腔热情，大家知道，她们中间有很多人总是苦苦哀求着要来干呢！

亚当·斯韦特利用诸如此类的方法，除了确立了自己的声望外，还为自己聚积了大量财富；他德高望重，无人怀疑。每星期天他要上两次教堂。他的肥胖的身躯穿着一身考究的服装，计有灰色裤子一条、被称为大礼服的长外套一件、丝质高礼帽一顶、宝石若干颗、皮面金边的《圣经》一册——还有其他种种东西。他在神光堂里担任执事之类的职务。差不多每项善事的捐款簿上都有他的大名。任何一个饿得快死的可怜虫求他施舍一张一便士的粥券，那是有求必应的。

当这位心地善良、热心公益的先生表示愿意无偿为全市居民服务的时候，麦格斯市聪明的工人们全都热烈喝采欢迎，这当然是不足为怪的。他做老板发了财，这就证明他有过人的才能。他那家喻户晓的行善的名声，证明他一定会把自己的才能用来增进社会各界特别是作为他的投票人的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福利，而不会用来谋取他私人的利益。

至于那些小店铺的老板，他们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买卖——忙于虐待伙计，结算帐目，还要不伦不类地摹仿“贵族”的

穿着——因此他们不可能有精力去过问其他的事。他们把市议会看作是专为那些偷工减料的营造商和赚大钱的老板们准备的天堂。很可能有一天，他们发了财，他们自己也许就是市议会的委员了！但目前公众事务和他们还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有些人因为亚当·斯韦特是自由党人而投他一票；有些人又因为同样的"理由"而投票反对他。

市议会里不时泄露出一些怪事丑闻的详情细节，市民们——这时从平时的漠不关心中惊醒片刻——怀着一种无所谓的、半喜半怒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来议论这类事情；但总好象这些事跟他们并无切身关系。就在某次这类丑闻轰动一时的日子里，半白痴的选民送了市议会委员们一个雅号，称他们为"四十大盗"。他们没有足够的才能想办法惩罚这些罪犯，便只好自我解嘲地把这班强盗的所作所为看作是个大笑话。

市议会委员中只有退休的威克林医生不属于这个集团；但是很不幸，他也是个体面人物。有些事情他认为做得不对，他也提出抗议，投票反对，然后——他就垮了。他可不是那种下贱的煽动者。至于强盗们，他们嘲笑他的抗议活动，他投票反对也没有关系。

除他以外，集团里的其他成员都和斯韦特、拉什顿、迪德卢姆以及格林德等是一丘之貉。他们参加集团的目的就是为了耀武扬威和发展私人利益。这些才是他们要纳税人把他们选进市议会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当然从不承认这一点。不！这班心地高尚的利他主义者在表示愿意为全市人民服务时，要求人们相信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要用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来增进别人的福利，换句话说，就是要人们相信豺狼也可能

会变成羔羊的。

* * *

由于居民们的极度麻木，这些强盗的抢劫生涯真过得逍遥自在。白昼行劫已经习以为常了。

许多年来，这些强盗一直贪婪地觊觎着煤气公司的巨大利润。他们觉得另外那帮土匪肆无忌惮地在城里打家劫舍，满载而归，这是他们的奇耻大辱。

结果——大约两年前——经过慎重考虑和多次密商，拟出了一个作战计划；在斯韦特先生主持下召开了一个秘密作战会议，强盗们组成了一个叫做"麦格斯市电力供应有限公司"的集团。他们庄严地宣誓，大家联合起来竭尽全力把煤气公司那帮土匪撵出城去，把他们现在享有的利润夺过来。

市里有一大块土地可以用来建造电力厂；于是他们以电力公司发起人的名义提议从市政当局——或者换言之，从他们自己手中——以一半的价钱把这块土地买下来。

这个建议在市议会上被提出来考虑时，全体委员都在场；他们都是新成立的公司的股东，只有威克林医生是唯一的例外。会上拉什顿议员提出接受成立电力公司的提案。他说对于电力公司的倡议者，对于这些热心公益的公民们，应该给以最大的鼓励；他们挺身而出，甘愿冒险把资金投到对于城市各阶层居民都有好处的福利事业中去，他们对居民就是这样爱护备至。（鼓掌。）毫无疑问，有了电灯将使麦格斯市生色不少。然而他之愿意全力以赴支持电力公司进行这项工程，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原来每年这个时候（拉什顿先生激动得声

音都发抖了)，很不幸，城里到处都是失业的人。(亚当·斯韦特市长和其他议员都伤心地摇着头，显然很受感动。)毫无疑问，对工人阶级来说，在这个当口着手这项工程，将是一件天大的恩惠。作为一个工人选区的代表，他赞成接受公司的建议。(对！对！)

迪德卢姆议员附议，他认为剥夺失业者就业的机会简直是犯罪。

威克林议员动议拒绝这个建议。(无耻。)他承认电灯的好处，也承认目前失业者生活困难，他乐意看到工程开工，但所提的价格实在太低了，这还不到土地实价的一半。(嘲弄地哄堂大笑。)

格林德议员说，他对威克林议员所采取的态度表示惊讶。在他(格林德)看来，一个市议会议员竟会故意破坏一项对救助失业者起重要作用的计划，这真是太可耻了。

斯韦特市长说，除非有人附议，修正案才能进行讨论，要是无人附议，他就把原提案提付表决。

没有人附议，因为除了威克林一人以外，所有人都赞成这个决定。决议在欢声雷动中通过了，纳税人的代表们接下去就讨论下一件事情。

迪德卢姆议员提议把市区的煤税从每吨两先令提高到每吨三先令。

拉什顿议员附议。煤的最大消费者是煤气公司，考虑到这家公司所得的很高的利润，他们把税提高到条例规定的最高限度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威克林提出了抗议，他说这样一来，只会抬高煤气和煤的

价格，对煤气公司的利润丝毫没有妨碍。可是他的抗议毫无作用，这个提案照样通过了。等另外几件事商量完毕以后，强盗们就散会了。

这个会议是在两年前召开的，从那时起电力厂就建立起来，排挤煤气厂的战争进行得很激烈。几个回合之后，煤气厂的土匪们失去了一些用户和一部分公用照明设备，他们就退出了城市，在市区外面建立牢固的据点，建造了许多煤气罐，这样他们就可以把煤气由远处输入市区，无须再付煤税了。

这个巧妙的战略把四十大盗弄得颇为狼狈。两年后，他们发现长期作战已使他们精疲力尽，他们的行动被一大批破烂的装备和陈旧的机器拖住了，到处都受到煤气公司廉价煤气的袭击。他们不得不勉强承认，颠覆煤气厂的企图遭到了惨败，而麦格斯市电力公司已经成了一个得不偿失的累赘。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人竟提议无条件投降，或者去请求破产法庭仲裁。

然而，在这样的混乱和沮丧中，有一个人却没有失去清醒的头脑，他在这大难当头的时刻保持了镇静和坚定，象一座肉山昂首屹立在暴风雨中。他有非凡的智慧，他想出一个计策，可以把他们这场无可挽回的失败转为光辉灿烂的胜利。这个人就是集团的首脑，亚当·斯韦特，

第二十一章

恐怖统治。精彩的货币花招

在以后的四个星期里，“窑洞别墅”仍然处于恐怖统治之中。工人们在克拉斯、瘟神和拉什顿严密的监视下，象罪犯似地在服着苦役。他们人人自危，感到每时每刻都受到监视。常有这样的情形：某人自以为正单独干活，一转身却发现亨特或者拉什顿站在他的背后；或者某人正在干活，抬起头来一看，就看到一双眼睛从门外或窗外、或是从楼梯的栏杆上在盯着他。如果碰巧他们是在底层的房间里或任何一层楼的窗口干活，他们知道拉什顿和亨特两人常常会躲在房子四周的树丛里暗中窥探他们。

有一个铅管匠在室外修理屋檐下的落水管。这个苦命人的生活可真是悲惨透顶了；因为他似乎看到每棵矮树后面都躲着亨特或拉什顿。他干活得用两架梯子，瘟神因此就想出监视工人的新方法来了。他发现从门里进去从来没有抓到过任何人的辫子，因此就利用梯子从墙上窗口爬进去，然后悄悄地摸到楼下，从这一间溜到那一间。即使如此，他也还是没有能抓到过什么。但这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达到了他的主要目的——所有的人似乎都不敢放下工作稍事休息。

这样一来，工程当然会进展得很快，可以早日完工了。工

人们又是抱怨又是诅咒，但是他们都还是拼命干着。克拉斯自己差不多什么活儿也不干，可是他监视和催逼别人干。他“负责照管这项工程”；他知道除非他把这工作干得使公司满意，公司就不会再委托他照管别的什么工程了。另一方面，如果他真把这工作做好了，只要公司里有活干，他就有被优先雇用的机会。当然，公司只有在雇下他确有便宜可得时，才会优先雇用他。

至于工人们，人人知道目前别的地方很难找到工作，因为许多人早就失业了。此外，即使偶尔有机会在什么地方找到工作，他们知道各家公司的待遇也都差不多。有些地方甚至还比不上这儿。每个工人都知道，要不拼着命干克拉斯就会去报告说他手脚慢。他们也知道到了快完工的时候，雇用的工人就要减少，到那时活干得多的工人才会被留下来，手脚慢的就要被解雇。所以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少数被赏识的人之一，正因为如此，他们尽管心里在诅咒别人“卖命”，而自己为了保住饭碗却也在“卖命”。

他们一致诅咒克拉斯，但如果可能的话大多数人会非常乐意和他交换一下位置的；如果真的有人得到了他的位置，他们准会被迫和他一样行事，否则就要失业。

他们一致痛骂亨特，但大多数人也会乐意和他交换一下位置；如果有人真的得到了他的位置，他们也准会被迫和他一样行事，否则就要失业。

他们一致痛恨和谴责拉什顿。但是，如果他们坐上他的位子，他们准也会被迫采取同样的手段，否则就要破产；因为事情很明显，要战胜其他榨取工人血汗的老板，唯一的办法就

是你自己也得榨取工人血汗。因此，没有一个现行制度的维护者能够言行一致地谴责这种人。谴责这个制度吧。

读者诸君，如果你们也是工人，你们会不出死劲儿干活吗？难道你宁可饿死或睁眼看着你的亲人饿死吗？如果你得到了克拉斯的位置，你宁可辞职也不肯干这种肮脏的勾当吗？如果你得到了亨特的位置，你会甘心放弃他那工作，自愿降到工人的地位吗？如果你是拉什顿，你宁可破产也不肯象同行竞争者一样来对待工人和顾客吗？也许，你是品德高尚的杰出人物，即使得到了那种位置，你会表现得毫不自私。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你为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因为你这样做他们只会把你叫作傻瓜。

这也许是真的：如果一个工人——任何一个，比如欧文——做了老板，他的所作所为也会和别的老板一样。有人似乎认为这就足以证明现行制度并没有问题！但这实际正足以证明自私是现行制度逼出来的。一个人不去压迫别人就必然受别人压迫。如果每个人都不自私，都先想到别人的利益而后考虑自己，也许人人都能过幸福的生活了。但由于世界上这种不自私的人所占的百分比实在太小，现行制度已经把人的世界弄成变相的地狱。在现行制度下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多到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结果就是战斗，即基督徒所谓的"生活战斗"。在这个战斗中，有些人得到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需要，有的刚刚够，有的非常不足，还有的则一无所得。你越是掠夺、奸诈、冷酷、自私，你就可以得到越多好处。只要"生活战斗"制度存在一天，我们就没有理由谴责别人的行为，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得不这样对待别人。谴责这个制度吧。

但是这一点工人们就是做不到。他们相互责骂；他们骂克拉斯、骂亨特、骂拉什顿，而对于那个他们原是其大大小小的牺牲品的“伟大制度”，他们却很满意，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人类智慧所能创造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最美好的制度。他们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们中间从来没有人用心去探究一下，究竟有没有可能另作一番安排。他们对现在的制度感到满意。如果不满意，他们早就会迫切地想办法来改变它了。但他们从不认真地追究一下，有没有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虽然他们模模糊糊地知道别的治世方法早已有人提出来了，但他们不去问问这些方法是否办得到，是否行得通。如果有哪个愚蠢或喜欢空想的人愿把自认为更好的办法给他们解释解释，他们马上就会用无知的嘲笑或粗暴的态度来反对这个人。他们承认现行制度，就象他们承认季节的更换一样。他们只知道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至于这些季节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他们连最模糊的概念也没有；而且他们当中是否有人想过这个问题也大可怀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从襁褓之时起就受到训练，不相信自己的智慧而把管理世界的事——以及来世的事——统统交给“比他们高明的人”去管；现在，他们大多数人根本不能思考任何抽象的问题。几乎所有“比他们高明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无所事事的人——都一致认为现行制度无懈可击，不能再有所改变或改进了。因此，克拉斯和他的伙伴尽管在这方面也是一窍不通，他们却把现状无法改变看作是公认的、天经地义的事实。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别人这样对他们说过。他们什么都相信；只需一个条件——那就是比他们高明的先

生们那样对他们说过。他们说象他们这号人，决不能认为自己比那些有教养的、有许多时间读书的先生们懂得更多。

客厅的工作正在进行着，克拉斯原来巴不得欧文把工作弄得一团糟，现在已经不存这个希望了。楼上有几个房间等着糊墙纸，斯莱姆已在动手，伯特被从欧文那儿抽出来去帮斯莱姆。根据安排如果欧文还需要助手的话，克拉斯就自己去帮忙。

斯韦特在这四个星期里时常光临，因为他对工作的进展很感兴趣。每逢这种场合，克拉斯总是想尽办法呆在客厅里不走，说个没完。欧文对此很满意，因为跟斯韦特这种人讲话他总有点儿不自在；斯韦特说起话来架子十足，叫人受不了；他希望一般人同他说话时应该口口声声称他"老爷"，打躬作揖地奉承他。然而克拉斯却似乎乐于此道。斯韦特对他说话时虽没有真的趴在地下摇尾乞怜，但他千方百计表明，如果要他那样做他将十分乐意。

在室外，邦迪和几个工人在准备铺设新排水管的泥地上掘了几条很深的沟。这项工程和室内的油漆工作一样，也快完工了。这是一件折磨人的苦役。由于天气一直不好，地上被雨水浸得湿漉漉的，到处泥泞，工人们的衣服和靴子上全是泥浆。但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那股怪味道。旧的排水管坏了好多年，早就到处漏水了。地下好几尺深的地方都泡在污水里，一股象千万具腐烂的尸体发出的腥臭，从掘开的地里直冲上来。在沟里干活的工人衣服上全沾上了这种可怕的怪味，他们整个人也弄得奇臭难闻了。

他们说他们随时都闻到和尝到这种味道，甚至在离开了

工地，呆在家里，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在干活时不停地抽着烟——这是瘟神万不得已才允许的——邦迪和其他几个工人还是呕吐了好几次。

但是，当工人们看到工程临近结束阶段时，一种恐慌心理攫住了他们，特别是那些最后一批被雇进来的人更是惶惶不安，因为他们总是第一批要被解雇的。伊斯顿倒挺有信心，他知道克拉斯会大力帮忙，让他一直干到完工。因为近来他们彼此很亲密，每个星期总有几次一起到板球俱乐部去喝酒。

有一天在油漆楼梯栏杆时，哈洛对菲尔波特说："这儿不久就要大批裁人了。我估计屋里的活儿下星期就可以结束。"

"就是外面的活儿也不会拖得太长的，"菲尔波特回答说。

"他们还没有接到别的工程，是吗？"

"没听说，"菲尔波特没精打采地回答，"我想别的工人也不见得会有活干吧。"

"就在靠近音乐台的宏伟大道那儿有个叫'凉亭'的地方，你知道不？"哈洛隔了一会儿问道。

"就是从前卖点心的地方？"

"对了；那地方是属于市议会的。"

"最近关门了，不是吗？"

"是呀，老板们赔了本；可我昨晚听说水果商格林德打算盘过来重新开张。要是真这样，那就会有点儿活干了，因为那儿得装修一番。"

"但愿如此，"菲尔波特回答说，"让几个可怜虫也有点儿活干。"

过了一会儿伊斯顿说："不知道这屋子的百叶窗是不是已

经有人在油漆了？"

"我不知道，"菲尔波特回答说。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

"现在几点钟了？"最后菲尔波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怎样，我可有点儿饿了。"

"我也饿了，该到吃饭的时候了吧。伯特下去煮茶已经有半个钟头啦。我觉得今儿早上这个鬼时间老是过不完似的。"

"我也觉得这样，"菲尔波特说，"溜到楼上去问问斯莱姆几点钟了。"

哈洛把刷子搁在油漆罐上，上楼去了。他穿着一双布便鞋，走路轻轻地，希望不让克拉斯听出他离开了干活的地方。他并没有任何要想窥探斯莱姆的意思，悄悄地走到斯莱姆干活的房间门口，闯了进去。这使斯莱姆大吃一惊——他正站在壁炉边把一卷花纸放在膝盖上象折棍子似地把它折断。他旁边地板上还放着一卷已经折成两段的花纸。哈洛进去时，斯莱姆吓了一跳，心里一着慌，脸涨得通红。他连忙把折断的花纸拾起来，弯身塞在壁炉的烟道里，并把通风门关上。

"你在搞什么鬼？"哈洛问道。

斯莱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笑着，但他的两手在发抖，脸色变得苍白。

"你知道，弗雷德，我们自己的血汗总得捞点儿回来呀，"他说。

哈洛没有回答。他不懂他是什么意思，猜想了一会儿还是猜不出什么，也就算了。

"几点了？"他问。

“十二点差一刻，”斯莱姆说。哈洛转身走出去时斯莱姆又说：“花纸的事儿可别对克拉斯或旁人说啊。”

“我什么也不说，”哈洛回答。

哈洛沉思了一会儿，终于渐渐弄明白毁掉两卷花纸的用意。斯莱姆糊墙纸是计件的——糊一卷算一卷的钱。楼上四间糊的是同一个花样的花纸，而亨特在这种事上还不太内行，一定给他多送来了几卷花纸。斯莱姆把那两卷毁掉，可以让人相信他多糊了两卷。他把两卷花纸折断了藏在烟道里，以便一有机会就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带出去。哈洛刚把这个疑团弄清楚，忽然听见下面楼梯响，探头一看，原来是瘟神正慢慢爬上来了。他来看看是否有人在放工以前就不干活了。他从那两个工人身边走过，一声没有吭，就上楼走到斯莱姆的房间里。

“你还是先不要搞这一间，”亨特说，“这儿还得装一套新的炉栅和炉台。”

他走到壁炉跟前，若有所思地站着看了一会儿说：“你看，这个小炉栅还不错，不是吗？我们可以把它用到别的地方去。”

“是的，很不错，”斯莱姆说，他的心象汽锤似地猛跳着。

“把它装在乡下别墅的前厅里倒很合适，”瘟神说着便弯下身去，更仔细地看了看，“我看没什么毛病。”

他用手推了推通风门，但是推不开来。

“嘿，这儿有毛病啦，”他说着又使劲地推着。

“大概有块砖头或者是灰泥掉下来塞住了，”斯莱姆喘着气说，一面过来帮助瘟神，“让我来把它打开，好吗？”

"不忙，"尼姆罗德站起来回答说，"很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个毛病。饭后我叫人把新的炉栅送来。今天下午邦迪就可以把它装上，你高兴什么时候糊墙纸就什么时候再糊好了。"

瘟神说着走出房间，下楼走出屋子去了。斯莱姆用手帕擦了擦前额上的汗。接着他就跪在地上，打开通风门，把折断的花纸拿出来，藏到隔壁房间的烟囱里去。他正在干这个，克拉斯的刺耳的哨音响彻了整幢楼房。

"谢天谢地！"菲尔波特高兴地喊道，一边把刷子放在漆罐上，跟着大伙儿一起到厨房里去。这个场面读者早已熟悉了。他们把两张短梯横过来平行放着，中间相距约有八英尺，正好和壁炉成直角，梯子上铺一条长木板算作座位，再把倒放着的提桶和碗橱的抽屉拿来当凳子。地板没有扫过，满地都是灰尘、破纸片、灰泥屑、碎铅管和干硬的污泥块；就在这些东西中间放着热气腾腾的茶桶和一大堆裂了缝的杯子、果酱和炼乳罐。工人们的衣服破烂不堪，有几个甚至衣不蔽体。他们坐在那儿一边吃着粗糙的饭食，一边说笑话。

这是一幅悲惨、奇怪而同时又可鄙的景象。悲惨的是，人的大半辈子竟被禁锢在这种环境里，我们得记住，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干这种或那种苦工的。等"窑洞别墅"的工程一结束，他们就得到另一个地方再去干类似的"活"，如果他们有幸能够找到的话。奇怪的是，虽然他们知道在生产日用品和奢侈品的伟大事业中，他们所出的力已超出了他们应该出的一份，但他们并不觉得在他们出力创造的美妙物品中也有自己应得的一份。可鄙的是，尽管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也注定要过这种卑贱、劳苦和贫穷的生活，他们却不肯出力改善

这世道。他们大多数人认为他们自己受得了的他们的孩子也受得了。

他们似乎对自己的孩子有一种轻蔑的看法，认为他们长大以后只配给拉什顿和斯韦特这种人的孩子充当仆役。可是我们得记住，这些人从小就受到蔑视自己的训练。在他们念书的所谓“基督教”学校里，教的就是：“要鄙视自己，崇敬高明的人。”现在他们又送自己的孩子去接受那同样的败坏人格的教育了！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的老板以及老板的孩子，但对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孩子或他们彼此之间却极少关心。

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坐在那儿穿得破破烂烂、吃着粗茶淡饭、讲些粗鄙的笑话，却感到心满意足的原因！他们只要有“充分的活”干——有充分的“东西”吃，有别人扔掉的旧衣服穿，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对这种生活感到骄傲，引以为荣。他们彼此一致肯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不是让“他们这号人”或者让他们的孩子们享受的。

“教授怎么样了？”坐在角落里那只倒放的木桶上的先生问道。他指的是还在楼上干活没有到场的欧文。

“说不定他在准备演讲稿呢，”哈洛笑着说。

“自从他到那个房间去干活以后，我们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演讲了，”伊斯顿说，“不是吗？”

“那倒是他妈的好事！”索金斯嚷道，“他说来说去总是老一套，我真听腻了。”

“可怜的弗兰克，”哈洛说，“那些事确实使他烦死了。”

“那他就更是傻瓜！”邦迪说，“我可不象他那样自寻烦恼，为那些无聊的鬼事情操心。”

"我相信就是这些事把他身体弄坏的,"哈洛说,"今天早上我好几次都听到他不住声地咳嗽。"

"我看他近来似乎好了一点,"菲尔波特说,"精神好了些,高兴了些,也喜欢开开玩笑了。"

"他真是个怪人,"邦迪说,"今天高高兴兴,唱唱歌,有说有笑,可是明天一下子又会变得闷声不响,一句话都不说了。"

"神经不正常,"坐在木桶上的那位先生插嘴说,"我们这号人伤脑筋去管政治有个屁用。"

"哦!不见得吧!"哈洛回答说,"我们有选举权,我们确确实实在监督着国家大事,我想我们是应该多少对政治有几分关心的,不过欧文讲的那套什么社会主义,我看没有多大道理。"

"谁也看不出什么道理来,"克拉斯讥笑说。

"就算把世界上的臭钱平均分配给大家,"坐在木桶上的那位先生意味深长地说,"那也没有什么好!过不了六个月准会全部回到原来那些人的手里去。"

"那是当然的,"大家都说。

"可是前几天他大喊大叫地嚷嚷着钱是最不好的东西!"伊斯顿说,"你们还记得他说过钱就是贫困的根源么?"

"是呀,那就是贫困的主要根源,"欧文正好在这时候走了进来。

"好哇!"菲尔波特带头喊起来,别人也跟着嚷,"教授来了,现在他就要发表高见了。"

这句俏皮话博得一阵欢呼。

“看在基督的分上，先让我们吃饭吧，”哈洛恳求说，装出一副受不了的样子。

欧文倒了茶，在他平时常坐的地方坐下。菲尔波特郑重其事地站起来，对大伙儿扫了一眼说：

“诸位先生，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教授一吃完饭就要发表他那有名的演说，题目叫做：‘钱是贫困的主要根源’，证明钱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演讲结束后，要请大家捐助几文，给演讲者一点儿小小的鼓励，”菲尔波特在欢呼声中坐了下来。

刚吃完饭，就有人谈起演讲的事，欧文只笑了笑，继续看他用来包午饭的那张报纸。平时大家吃完饭就到外面去蹓跶蹓跶，碰巧那一天下雨，他们决定，如果可能的话，一定要使欧文履行菲尔波特代他作出的诺言。

“我们来逼他讲，”哈洛说，大伙儿立即响应他的建议；顿时，喊声、哀求声、鬼叫声响成一片，其中还夹杂着“捣鬼！”“骗子！”“退票！”“把大厅给砸了！”等等叫闹声。

“说吧，”菲尔波特把手搭在欧文肩头上喊道，“请证明为什么钱是贫困的根源。”

“说说是一回事，证明可又是一回事了，”克拉斯讥笑说。他急于要找机会亮出那段早就想拿出来的《糊弄家》的剪报。

“钱确实是贫困的真正根源，”欧文说。

“你证明给我们看看，”克拉斯又说。

“钱是贫困的根源，因为有了钱，游手好闲的人就能够用它来作为一种手段，掠夺工人的劳动果实。”

“证明这一点，”克拉斯说。

欧文慢慢把他刚才看的那张报纸折起来放进口袋里。

“好吧，”他回答说，“我来告诉你们那一大套‘货币花招’是怎样耍弄的吧。”

欧文把他的饭篮打开，从里面拿出两片面包来，但这两片还不够，他请求有面包剩下的人再给他一点。大家凑了几片给他，他把面包堆放在一张干净纸上，又从伊斯顿、哈洛和菲尔波特那儿借了几把他们吃饭时用的小刀子，便开始演说了：

“这些面包片代表地上地下人类可以利用的天然原料；它们不是任何人制造出来的，而是由伟大的神为了大伙儿的利益和生存创造出来的，就好象空气和阳光一样。”

“我真有好一阵子没见过象你这样能讲话的人啦，”哈洛对别人眨眨眼睛说。

“是的，兄弟，”菲尔波特说，“谁都会同意这一点！这和烂泥一样清楚明白。”

“现在，”欧文接着说，“我是一个资本家，或者不妨说，我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那就是说，这许多原料都属于我。至于我怎样得到这些原料的或者我是否真有权利占有它们，那和我们现在的论题没有多大关系；现在唯一的要点是这么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说，所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必要原料都已经成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财富了。我是那个阶级：这许多原料都属于我。”

“说得挺好！”菲尔波特同意说。

“现在你们三个人代表工人阶级，你们一无所有——而我呢，虽有这么多原料，可它们对我没有用处——我所要的是：用这些原料加工制造出来的成品。但是我自己是懒得劳动的，

于是我就发明了货币花招来使你们为我劳动。不过首先我得说明，除掉原料，我还拥有别的东西。这三把小刀代表全部生产用的机器，包括工厂、工具、铁路等等。没有这些，生活必需品便无法大量生产出来。这三个小钱”——他从口袋里掏出三个半便士的铜币——“代表我的现金资本。”

“不过，在讲下去以前，”欧文停了停说，“最重要的是，你们要记住我并不仅仅是一个资本家。我代表整个资产阶级。你们也并不算是三个工人——你们代表整个工人阶级。”

“好，好，”克拉斯不耐烦地说，“这我们都知道了。说下去吧。”

欧文接着把一片面包切成许多小方块。

“这些代表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借助机器用原料制造出来的。我们假定这三块代表一星期的劳动。再假定一星期的劳动价值是一个金镑；我们把每个小钱当作一金镑。如果我们有真的金镑，就能够把这一套把戏演得更逼真些，可我身边没有金镑。”

“我倒愿意借几个给你，”菲尔波特遗憾地说，“可我把钱包忘在大钢琴上面了。”

说也奇怪，碰巧没有一个人身边带着金镑，因此只好用半便士的铜币来代替。

“现在你们看看这花招是怎么耍的——”

“在你说下去以前，”菲尔波特担心地插嘴说，“你看我们要不要派一个人到门口去望风？呆会儿别让警察来把我们抓去坐牢。”

“我看没必要，”欧文回答说，“只有一种警察会干涉我们

耍这套玩艺儿，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警察。”

“别管什么社会主义，”克拉斯恼怒地说，“把这套鬼把戏变下去吧。”

欧文现在就对着菲尔波特、哈洛和伊斯顿所代表的工人阶级讲话。

“你们说你们需要活干，我是好心的资产阶级，为了给你们大量的活干，我就把我全部的钱都投资到各种企业中去了。我给你们每人每周一镑的报酬，而一周的工作是——你们每人必须生产出这样的三个小方块来。干了这些活，你们每人就可以拿到你们的工资，拿去的钱是你们自己的，随你们怎么花，你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当然就是我的，随我怎么处理。你们每人用一架机器干完一星期的活，你们就可以拿到钱。”

于是工人阶级开始干活，资产阶级坐下来看着他们。干完之后他们就把九个小方块移交给欧文，欧文把这些小方块放在他身旁的一张纸上，然后把工资付给他们。

“这些方块代表生活必需品，你们没有这些东西便活不下去，但因为它们都属于我，你们要这些东西，就得到我这儿来买；我把价格规定为一镑一块。”

因为工人阶级迫切需要生活必需品，那些无用的钱他们不能吃、不能喝、又不能拿来穿，所以他们被迫接受善心的资本家的条件。他们每人买回了一块，马上就消耗了他们劳动产品的三分之一。资产阶级也吞咽了两个方块，因此经过一星期劳动，善心的资本家消费了两镑由别人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以每块一镑的市价来计算，他已经使自己的资本增加了一倍有余，因为他还占有三镑现款和值四镑钱的货物。至于

工人阶级呢，菲尔波特、哈洛和伊斯顿每人消费了用自己工资买来的一镑生活必需品之后，他们的处境又完全和开始工作时一样了——他们已经一无所有。

这个过程重复了几次。生产者干一周拿一周的工资。他们继续工作，继续把劳动所得用得精光。善心的资本家消费的比他们任何人多一倍，而他聚积的财富却不断地增加。不多久——照每方块一镑的市价计算——他已经拥有一百镑了，而工人阶级的处境还是和他们开始时一样，他们还是拼命去抢活干，好象非如此不能活命。

过了一会儿，善心的资本家在卖给每个工人一镑钱的生活必需品之后，突然从他们那儿收回工具——生产用的机器——小刀，告诉他们说，由于生产过剩，他仓库里已经塞满了生活必需品，他决定把工厂关掉。这时候大伙儿笑了起来，兴致更高了。

“那我们去干什么呢？”菲尔波特问道。

“这就与我无关了，”善心的资本家回答说，“我已经付了你们工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为你们提供了‘大量的’活干。目前我没有什么活可以给你们干了。过几个月再来瞧瞧，我会留神看能不能帮你们一点儿忙。”

“但是生活必需品怎么办呢？”哈洛问道，“我们总得要有吃的啊。”

“当然你们得有吃的，”资本家和蔼可亲地回答说，“我很乐意卖给你们。”

“可是我们没有钱哪！”

“你们不能指望我把东西白白地送给你们！要知道，你们

也没有白白地为我干活啊。你们做工我给工钱，你们早该积蓄一点儿钱：你们应该象我这样节省，你们看，我由于节省日子过得多好啊！”

失业者面面相觑，其他人只是大笑；于是三个失业者开口咒骂善心的资本家，要求他把堆集在仓库里的生活必需品分一点儿给他们，或者，就再给他们活干，多生产点东西给自己一些。他们甚至威胁说，要是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要动手抢东西。但善心的资本家告诉他们休得蛮横无理，叫他们老实一点，而且说如果他们不识相，他就要叫警察把他们打得鼻青眼肿，必要时他会象过去在菲泽斯登和培尔法斯特干的那样，叫士兵把他们当狗一样枪毙掉。

“当然，”善心的资本家接着说，“要不是外国的竞争，我一定能够把你们做的东西卖掉，那我又会有‘大量的’活给你们干了；现在除非等我把这些东西卖掉或自己用掉，你们就只好闲着。”

“好家伙，这怎么受得了呢？”哈洛说。

“我看唯一的办法，”菲尔波特悲哀地说，“是来他一场失业游行。”

“好主意，”哈洛说。于是三个人就排成一路纵队在屋子里游行起来，口里唱着：

“我们没活干呀！
我们没活干呀！
因为干得太起劲，
如今反而没活干啦。”

他们在游行，大伙儿嘲笑他们，说些难听的话。克拉斯说，谁都可以看出他们是一群懒汉、酒鬼、二流子，一辈子都没有好好干过一天活，也从来没想好好干。

"这样我们决不会得到什么的，"菲尔波特说，"我们不妨试一试那套宗教把戏。"

"好啊，"哈洛赞成说，"我给他们唱点什么呢？"

"我知道！"菲尔波特考虑了一会儿叫道，"我们来唱《让我的信号灯燃得更亮吧》。那一定能使他们掏腰包的。"

于是三个失业者重新在屋里绕圈子游行，摹仿着一般街头卖唱人的那种凄凉的声调：

"兄弟们，剔亮你那微弱的灯光吧，
有个可怜的水手在风暴中漂荡，
他苦苦地挣扎要避难入港，
他可能在黑暗中把性命丧，
请让我的信号灯燃得更亮吧，
越过波浪，送出一缕微光，
那个惨遭覆舟正和风浪搏斗的水手，
就可能因你而得救，免于灭亡。"

"仁爱的朋友们，"菲尔波特脱下帽子对大伙儿招呼说，"我们都是诚实的英国工人，由于外国竞争和生产过剩，我们已经失业二十年了。我们来到这儿不是因为我们贪吃懒做，而是因为我们找不到工作。要不是有外国的竞争，善心的英国资本家便能卖掉他们的存货，给我们'大量的活'干；如果他们能这样做，我敢说我们都心甘情愿一辈子替我们的老板拼

命干活。我们非常愿意工作：我们要求的只是‘大量的活’，由于我们找不到工作，我们不得不来到这儿恳求诸位施舍几个铜子，让我们买片面包充充饥，找个地方过过夜。”

非尔波特伸出他的帽子求大家捐钱的时候，有些人把痰往帽子里吐，而那些心肠稍好的人则把地板上的煤屑和烂泥往里丢。善心的资本家被他们的悲惨遭遇所感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镑给他们。但是金镑对他们毫无用处，他们马上还给他，换了一小块生活必需品三人平分，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吃完以后，他们就围在慈善家的身旁，唱起《因为他是个快活的小伙子》。然后，哈洛提议，大家该问问这位慈善家是否允许他们把他选入国会。

第二十二章

颅相学家

第二天——星期六的早晨，工人们干活时一个个愁眉苦脸，默不作声；很少有人想聊几句的，更没有人说笑或唱歌。裁减工人迫在眉睫，恐怖气氛笼罩着整幢楼房。就是那些明知自己在工程结束前还能侥幸留下的人，也和大伙儿一样沮丧，因为他们不光是同情那些倒运的工人，而且知道不久的将来他们同样会遭到厄运。

他们都焦急地等尼姆罗德来，但是一小时一小时地挨过去他还是迟迟不来。十一点半的时候，有几个自知要被解雇的人觉得可能有多呆几天的希望了。工作到底还有不少，即使把所有的人都留下来，工程再过一个星期还是完不了。不管怎样，他们的去留反正马上就可以知道。如果他十二点以前不来的话，那就没事了。工人们的工资是以钟点计算的，因此要辞退他们，必须在一小时以前通知。

伊斯顿和哈洛一起在楼梯间工作，把门上和其他木结构部分涂上白色上光漆，已快完工了。工人们事前没有充分时间作好准备，没有打磨，没有填缝，底漆也上得太薄，既不白又不均匀。盖上一层光滑的上光漆以后，显得相当粗糙而没有光彩。

“只能算做了一半，不是么？”哈洛指着他刚上好漆的门讽刺地说。

伊斯顿笑了。“我不明白这种活人家怎么肯验收，”他说。

“斯韦特这个老家伙那天也说话了，”哈洛回答说，“我听见瘟神对他说门太旧没法做得十全十美。”

“我相信那家伙是天字第一号说谎大王，”伊斯顿说。哈洛对这个说法完全同意。

停了一会儿哈洛又问道：“几点了？”

“说不准，”伊斯顿回答说，“不过离十二点总不会太远了。”

“他大概不来了吧？”哈洛接着说。

“不来了，我料定他现在不会来了。看样子，也许他今天根本不打算裁人。”

他们谈话的声音压得很低，还留神张望，怕有人听到或注意到他们。

“这过的真他妈的是什么日子！”哈洛悲痛地说，“我们象一群奴隶，为了别人的利益干死干活，一旦他们用不着你，就象一块破布给扔到一边去了。”

“是啊；我觉得欧文说的话有好多都不错。可是，我就看不出有什么办法来改变这种情况。你呢？”

“鬼才知道，老兄。不管怎么着，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这辈子是改变不了的罗。”

他们俩似乎都没有想过，如果真要做到象他们所说的“改变这种情况”，他们自己必须出一份力才行。

“不知道他们那些百叶窗做得怎样了？”伊斯顿说，“有人

在做吗？”

“我不知道；自从那孩子把百叶窗送到工场去以后，就再没有听说过。”

这些百叶窗可真是个谜。大约一个月以前，它们被送到工场里的油漆间去重新装配上漆，从那时起在“窑洞别墅”干活的人就再没有听到它们的下落了。

“说不定下个星期会从这儿抽两个人去上漆哩，”哈洛说。

“也许。看样子要挨到最后一分钟再拼命地赶起来。”

哈洛急于要知道几点钟，便下楼去问斯莱姆。这时已经十二点差二十分了。

从斯莱姆糊墙纸的房间往窗外看，可以看到前面的花园。哈洛站了一会儿，看着邦迪和其他工人们在沟里装排水管。他正朝外望时，看见亨特向他们走过来。哈洛慌忙退了回来，回自己的房间去。他一边走一边警告别人，告诉他们瘟神来了。

亨特走了进来，还是那副老样子，悄悄地在屋子里转了十来分钟，然后走进客厅去。

“我看你这是最后的几笔了吧，”他说。

“是的。”欧文回答说，“就只要把这些边勾一勾就行了。”

“呃，唔，看上去倒是挺不错的，”瘟神带着悲伤的口气说，“可是我们赔了本了。你的活儿已经超过规定时间一个星期。你说三个星期搞好，可是拖了一个月；我们只许用十五卷金箔，可你用了二十三卷。”

“这你不能怪我呀，”欧文回答说，“我原来可以在三星期内完成的，可是拉什顿先生告诉我不要匆匆忙忙，多一两天没

有关系，因为他要活儿干得好。他说他宁可稍稍赔点儿本，不愿意把活弄糟；至于额外的金箔，那也是他的吩咐。”

“好了，我看没有办法了，”瘟神哀怨地说，“好歹搞完了就很好了，这类工程赚不到钱。星期一早晨我们要你去干刷子活了；要是天气一直这么好，下星期我们就要把外面搞完。”

瘟神所谓的“刷子”是指通常油漆用的“大号”刷子。

瘟神开始在屋内蹓跶，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有时悄悄地站几分钟，注视工人们干活。在他的监视下，工人们神经紧张，都变得笨手笨脚，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会在下午一点钟结帐滚蛋。

大约十二点缺五分的时候，亨特到楼下暂充油料间的洗碗间去，克拉斯正在调颜料，并把几只空桶清出来准备带到工场去。

“我看那狗养的要去问问克拉斯，我们两人中那一个不中用。”哈洛低声对伊斯顿说。

“你和我两个都走，我也一点儿不奇怪，”伊斯顿以同样的声调回答说，“你可不能相信克拉斯，尽管他当面和我们很客气，谁知道他在背后说什么鬼话。”

“一定不会是索金斯，也不会是别的那些笨手笨脚的家伙，尼姆罗德只消给四个半便士或者五便士就可以叫他们油漆排水管和落水管，他决不肯出六便士叫我们干的。不过他们漆不来窗框，你说是吗？”

“这我不大清楚，”伊斯顿回答说，“对亨特说来，什么样的活计都能使他满意的。”

“小心！他上这儿来了！”哈洛说。他们俩马上一声不响

地忙着干活。瘟神默默地站在那儿看了他们一会儿，就走出屋子去了。他们小心地爬到可以俯瞰花园的一个窗口，偷偷向外探望，看见瘟神站在沟边上，郁郁不乐地望着邦迪等人装下水道。过了一会儿他转身走出大门，这使他们又惊又喜。他骑自行车走了，他们只看到车子的一个后轮。

裁人显然要延迟到下星期了！这简直叫人不敢相信。

"说不定该裁谁他已经对克拉斯留下话了？"伊斯顿这样猜想，"这当然也不一定，不过我看也有可能。"

"好吧，我下去问他，"哈洛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就是要倒霉也不妨马上问个明白。"

过了几分钟，他回来说，亨特决定这天不裁人了，因为他想如果可能的话，要在下星期把室外的工作结束掉。大伙儿听到这个消息真是百感交集，因为眼前的一关他们虽然安全度过了，但这意味着至迟下星期六大部分人都要被裁掉；反过来说，如果今天裁去几个，其余的人也许会留得长些。尽管如此，由于知道眼前危机已过，心头总有一种舒一口气的感觉；而且星期六又是发工资的日子，大家原来都垂头丧气，这时又振作起来了。他们肯定这一天瘟神决不会再来，不久哈洛又唱起了那支心爱的老曲子《干活吧！夜晚即将来临！》屋里的人几乎都跟着唱起来：

"干活吧！夜晚即将来临，
工作在清醒的早晨。
干活吧！夜晚即将来临，
工作在花枝招展的良辰！

干呀趁着露珠晶莹，
干呀趁着午日光明！
干活吧！夜晚即将来临，
到那时人们的工作已经完成！”

唱完这首赞美诗，有人摹仿街头卖唱人的哀怨声调唱起了《哦，今宵我的浪子何在?》。哈洛碰巧还剩下一个便士，便从口袋里掏了出来丢在地板上，铜币的丁当声引起了几个歌手的欢呼：“谢谢您，好太太。”哈洛这个小小的动作引出了一幕极其少见的景象。那天是星期六上午，居然还有好几个人也带着几个便士或半便士的铜币！每一支歌儿唱完，他们都学哈洛的样，于是满屋子尽是铜币落地的丁当声、“谢谢您！”“谢谢您，先生！”“上帝保佑您！”等等喊叫声，还夹杂着哈哈大笑声。

继《我的浪子》之后，大家又唱了从许多有名的歌曲中精选出来的大合唱，其中有《再见，我的蓝铃花》、《忍冬和蜜蜂》、《我得到了他！》和《教堂游行》等，全部选曲都曾极有风趣地加以改拟，并点缀着嚎叫、尖叫、咒骂、猫儿叫、以及放响屁的声音。

在喧闹声中克拉斯走了上来。

“嗨！”他喊道，“千万别胡闹啊！尼姆罗德可能要回来的！”

“哦，他今天不会来了，”哈洛毫不在乎地说。

“他来了又怎么样?”伊斯顿叫道，“谁在乎他?”

“这可不一定；而且拉什顿和斯韦特也随时可能来。”

克拉斯说罢就咕噜着回到洗碗间去，大伙儿又和往常一样静默下来。

一点差十分的时候，他们都停止了工作，把油漆放好，锁上屋门。有许多空桶要送回，他们到办公室去的路上可以顺便带到工场里去；克拉斯把这些事分给别人做，自己什么也不拿。接着他们都往办公室去领工资，一路走一路说笑话。哈洛和伊斯顿两人十分活跃，一路上热闹异常。每碰到一个年轻姑娘，他们总有意地咳嗽一声，大声说上几句夸奖她漂亮的话。如果那姑娘笑了，两个人就争着说"我先看见她的"；但如果她生了气或者摆起架子来，他们就说她狠心肠或者说她装蒜。有时看见伏在窗口朝外望的女仆，他们就热烈地吻着自己的手向她们打招呼。有几个女仆笑了，有几个生了气，但是不管她们采取什么态度，克拉斯和其余的人都很开心，他们就好象一群刚散学的孩子。

大家总还记得，拉什顿的办公室有一扇后门；这扇门上有一块小滑板，或者说是扇活板门，下端有个小架子。大伙儿站在门外的路上和人行道上，他们的工资就从滑板口传出来交给他们。因为头上没有遮盖，所以下雨天领工资他们常会淋得浑身透湿。有的公司按照工龄长短或能力大小依次叫名字发工资，但是这儿没有这种制度；谁先抢到小窗口，谁就先领到工资，就这样一个个挨下去。结果总是引起一场小规模的"生活战斗"，大家你推我挤，争先恐后，好象不在某一个时候拿到工资就不能活命似的。

在小窗口的架子上，总挂着一只医院募捐箱。每个工人都投一两个便士进去。当然，这不是强迫的，但是他们都这样

做了，因为他们觉得谁不捐助也许会被“注意”的。他们并不赞成捐钱给医院，这有几个理由：他们知道，医院的医生把免费治疗的病人用来作试验；他们还知道，所谓“免费”病人本是直接捐大笔款子维持这类医疗机构的人，而当他们请求“免费”治病时，却很少得到关心，而且医院里还明确地说他们是在接受救济。有些工人觉得以他们所捐助的数目来说，他们完全应该受到重视，这是权利。

克拉斯、伊斯顿、邦迪、菲尔波特、哈洛和另外几个人领了工资后，一起到板球俱乐部去喝酒。欧文独自走开，斯莱姆也自己一个人走了。他没有必要等伊斯顿从酒店出来，因为没人知道他会在那儿呆多久；也许半个小时，也许两个小时。

在回家的路上，斯莱姆按照老习惯到邮局去把一部分工资存起来。象大多数别的“基督徒”一样，他主张一个人得想想将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觉得尽可能为自己多储蓄一些钱是聪明的。耶稣说过他的信徒不该干这个，而这对斯莱姆和其他的“基督徒”并没有什么影响。他们都认为耶稣说这句话是另有含义的，耶稣说的其他种种叫人不方便的事情也被他们以同样的说法解释开了。比如，这些“信徒们”就明确告诉我们：当耶稣说“不抗邪恶”，“如果有人打你的右颊，把你的左颊也转过去让他打”等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用机关枪来回敬他；用刺刀扎开他的肚皮或用枪托敲碎他的脑袋！”当耶稣说“如果有人拿你的上衣，把你的外套也送给他”时，基督徒们认为这话真正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拿你的上衣，罚他坐六个月牢。”也有些信徒承认耶稣怎么说意思就是要人怎么做，但他们说如果真照他的训示行事，这世界就没法存在下去

了！那倒是真的。这也许正是耶稣作出这种训示所期望的结果吧。他决不会希望世人照现在这样生存下去。可是，如果这些冒牌的信徒们真正觉得——象他们说的那样——耶稣的训示是可笑和行不通的，那为什么他们实际上并不信仰他或追随他，而却要装腔作势假惺惺地称自己是"基督徒"呢？

正如耶稣自己所指示的，如果他们不按照他的说法行事，那么口口声声称他"主啊，主啊，"是毫无意义的。

斯莱姆存完钱继续往家走去，中途只在糖果店门口停了一下，进去买了点糖果。他花去一个六便士的铜币给孩子买了一罐糖果。

露丝见他独自回来并不感到惊奇；自从伊斯顿和克拉斯交上朋友，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她没有问起他怎么不来，可是斯莱姆看得出她心里的难过和失望，自己心中也暗自不快。她刚擦好厨房的地板，小弗雷德坐在一只婴孩坐的高脚椅子上，前面装有一个小架子或是说桌子。露丝做家务时给了孩子一块涂上草莓酱的面包，免得他吵闹。可是孩子却把酱涂得满头满脸，显然把它当作可以美容或治疗秃顶的药膏了。现在，他看上去好象跟人打过一场架或是火车失事受了伤似的。孩子热情地欢迎斯莱姆，高兴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直到斯莱姆把他从椅子上抱起来，把一罐糖果给他时才平静下来。

斯莱姆住在伊斯顿家并未造成象伊斯顿和露丝事先担心的那种尴尬局面。的确，起初每天傍晚喝过茶他总是回到自己的卧室去，后来他们请他留在楼下厨房里坐坐，他也就留下来了。差不多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他都出去参加宗教集会，天

好的话就在外面布道，因为他是神光堂少数几个虔诚的信徒之一，他们终年都有露天布道。过了些日子，伊斯顿家里的人不但跟他相处惯了，而且高兴和他住在一起。尤其是露丝，如果他出去了，常会感到很寂寞，因为近来伊斯顿每星期总有好几个晚上要和克拉斯到板球俱乐部去。

斯莱姆在家时就弹弹四弦琴或制作精巧的相框子，以此来消磨时间。在斯莱姆搬来后几个星期，露丝给她孩子照了相，他所配制的相框子现在已成为客厅里的装饰品之一了。她早先出于本能没有理由的厌恶斯莱姆的那种感觉已经消失了。他不声不响细心地帮她做了许多零碎事情，使她觉得无法不喜欢他了。起初，她老是称呼他"先生"，可是后来她就很自然地跟着伊斯顿叫他名字了。

她的孩子明白无误地表示喜欢这位寄居的客人，他能一连好几个小时照顾着他或逗他玩。

"我就给你开饭，阿尔夫，"露丝说，这时她已擦好地板，"不过我们的饭还要等一等。威尔也许会回来。"

"我不忙，"斯莱姆回答说，"我先去洗脸；等我洗好他也许到了。"

斯莱姆本来抱着孩子坐在炉边，孩子恨不得一口吞下那罐糖果。他一边说话，一边把孩子放在高脚椅子上，从罐里拿出一根棒糖哄他，然后上楼到自己房里去。一刻钟以后，他又下来了，露丝开始给他开饭，因为伊斯顿仍然没有回来。

"我要是你，我就不等威尔了，"斯莱姆说，"再过一两个钟头他也不一定回来。现在已经两点多了，我想你一定饿了。"

"我想我先吃也罢，"露丝犹豫不决地回答，"他大概和上

星期六一样，在板球俱乐部买些面包和干酪当饭吃了。”

“看来准是这样，”斯莱姆应声说。

斯莱姆在楼上时，露丝给婴孩洗了脸。他看见妈妈吃饭就扔开棒糖哭了起来，向她伸出两个小胳膊。她只得一面吃一面让孩子坐在自己的腿弯上，拿来盆里的东西喂他吃。

斯莱姆一直在说话，主要是说孩子的事。他说他非常喜欢孩子，而且总能和他们在一块儿玩得很好，但他却从来没有见过象小弗雷德这样小就那么聪明的孩子。斯莱姆谈论起婴孩的头形，要是他的伙伴们在场，看到他居然还有这么一大套颅相学的知识，准会大为惊奇。不管怎样，露丝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过了一会儿，孩子发脾气不肯吃了；妈妈从罐里又拿出一根棒糖给他，可是他任性地把糖摔在地板上哭了起来，把小脸挤在妈妈怀里磨来磨去，两手拉扯着她的衣服。斯莱姆刚来时，露丝不肯当他面喂孩子奶，总是回到卧室里去喂，但是近来她不那么敏感了。她背窗坐着，用自己的薄披肩把孩子的脸遮上一点。他们吃好饭，孩子已经睡着了。斯莱姆站起来背对着火炉，低头看着他们；接着他说话了，当然还是说那孩子：

“他很象你，不是吗？”

“是啊，”露丝回答说，“人家都说他象我。”

斯莱姆走近一些，弯身下去看那睡熟的婴儿。

他停了一会儿又往下说：“告诉你，起先我还认为他是个女孩子呢，男孩那有这么漂亮的，你说是不是？”

露丝笑了。“大家起先都当他是女孩子，”她说，“昨天我

带他到专卖商店去买东西，那儿的经理简直不相信他是个男孩。”

斯莱姆伸出手来拍拍小孩的脸。

虽然斯莱姆的行为向来是正正经经的，但有时候只有他们俩在一起时，露丝总觉得他的举动也有叫人难说的地方，使她感到局促不安。这时她抬头望了他一眼，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感到心慌意乱，羞红了脸，垂下了眼睛，没有理睬他最后说的话。他也不再说什么。两个人好象着了魔似地沉默了几分钟。露丝本能地害怕起来，斯莱姆也一样紧张，脸也红了，心跳得厉害。他站在她面前身子发抖，既犹豫又害怕。接着前门突然传来一阵响声打破了沉寂，显然这表明是伊斯顿回来了。斯莱姆便退到洗碗间去，从架子上拿了把涂黑鞋油的鞋刷开始刷靴子。

一瞧伊斯顿的脸色和举动，便知道他喝过酒了，但露丝一点儿也不怪他，相反，她似乎迫不及待地急于去体贴安慰他。

斯莱姆擦好靴子便上楼到自己房里去了。穿过厨房时，伊斯顿随便和他招呼了一下。他很不自在，担心露丝会对伊斯顿说什么。他想想她毕竟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但仍不能处之泰然。至于露丝，她本已匆匆决定要把斯莱姆的冒失行为告诉他丈夫，但现在不得不暂时不提，因为伊斯顿还没有吃完饭就倒在椅子上睡着了。她好容易才把他叫醒，催他上楼去睡，他一直睡到下午喝茶的时候才醒。要不是和克拉斯约好还要在板球俱乐部碰头，也许这时候他还不会下楼来呢。

伊斯顿睡觉时，斯莱姆在楼下厨房里做相框子。露丝在烧茶，他就逗小弗雷德玩。她看他好象很自在，似乎没有作过

什么亏心事似的，她开始觉得刚才自己猜想他不怀好意是错怪了他。

午茶后，斯莱姆穿上他最好的衣服照常参加“露天”布道去了。每星期六晚上，伊斯顿总是和露丝一块儿出去买东西，但今天他不能跟她一起去了，因为他和克拉斯说好七点钟碰头，因此他约她八点钟在市场见面。

第二十三章

露天布道

前几个星期，欧文一直在做客厅的装饰工作，他专心于活，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情。当然，他所得的工资只是按照干活的工时计算的，而事实上，他除掉睡眠以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这项工程上了。现在既然已经完工，他就好象大梦初醒似地又回到了冷酷的现实和生活的恐怖之中。室内的工程和室外部分的工程下周末都要结束，就他所知，公司目前没有别的活儿好干。城里大多数老板们处境也都相同，即使到那些目前还有些活干的公司去找活，那也是白费气力，因为它们有些长做的工人还闲着无事，不见得再找新人了。

上个月他忘了自己的病，也忘了“窑洞别墅”的活结束后他就得和别人一起被解雇。总之，他暂时忘了他和他的大多数伙伴一样，也面临着贫困；忘掉了失业或闲呆几周就意味着饥饿。从生病方面来说，他比大多数人还要糟得多，因为他们都加入了疾病互济会，但是欧文由于身体太坏没有资格成为这种团体的成员。

领了工资回家时，欧文感到说不出的忧郁和厌倦，他又一次想到未来，越想越觉得可怕。即使尽可能往好处想——假定他不因为病或由于其他原因而失去工作，活着又有什么意

思呢？这个星期他天天在干活，得到的就是手里握着的这么几个钱，想到用这点儿钱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他辛酸地笑了。

在扣克街拐角处，他看见小弗兰克迎面走来，那孩子一见他马上奔过来，高兴地喊叫了一声，便投进了他的怀抱。

"妈妈叫我告诉你买些午饭菜回去，家里什么也没有了。"

"她有没有告诉你要我买什么？"

"她倒是告诉过我，可我忘记了。不过我记得她说过，要是你买不到她要你买的东西，那就随你买什么好了。"

"好吧，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可买的，"欧文说。

"要是我，我就买一听鲑鱼或者买些鸡蛋和咸肉，"小弗兰克拉着他父亲的手蹦蹦跳跳地说，"我们最好不要买烧起来费事的东西，妈妈今天不大舒服。"

"她起来了没有？"

"整个上午她都起来的，可现在又躺着了。我们已经把家里的事情做完了。她铺床时，我悄悄地动手洗杯子碟子，她走进厨房一看，我把地板弄得一塌糊涂，她只好不让我干了。我浑身湿透，妈妈又替我把全身衣服换下；她洗衣服的时候，我到处扫扫擦擦，把走廊也扫了，把我的东西放得整整齐齐，还给小猫把窝铺好。哦，对啦，你现在把我的一个便士给我好吗？我答应小猫给它带点肉回去。"

欧文答应了孩子的要求。孩子到肉店去买肉，欧文便走进食品店去买午饭菜，他们约好仍旧在街的拐角处碰头。欧文先到了约定的地点，等了一会儿不见孩子来，他决定到肉店去找他。走到铺子附近，他看见孩子站在门外，正和那个身材矮

胖、朱红脸、一团高兴的屠夫一本正经地在谈论着什么。欧文一眼就看出孩子正在想说明什么，因为每当小弗兰克觉得难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他总是歪着头，叉开指头用双手做着古怪的姿势来补充他言语的不足。那孩子现在正是这样，一只手摆个不停，把五个指头叉得开开的，另一只手挥舞着显然是包着肉的一个小纸包。接着屠夫哈哈大笑，他和小弗兰克握了握手，回到店里招呼顾客去了，小弗兰克这才走到他父亲身边来。

“爸爸，肉店老板真是个好人，”小弗兰克说，“一便士的肉钱他不肯收。”

“你跟他在谈这个吗？”

“不，我们在谈社会主义。你瞧这是他第二次不要钱了，第一次他不要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是个社会主义者，不过那回我没问他。今天他又不要钱，我就问他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说他不是。他说他还没有疯到那个地步。我就说：‘如果你以为社会主义者是疯子，那你是错了，我自己就是个社会主义者，我完全可以肯定我没有疯。’他说他知道我没有毛病，可是他自己一点儿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只知道社会主义就是把所有的钱拿来大家分，每人都拿一样多。我就告诉他，这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我向他解释，还劝他做个社会主义者，他说他可以考虑。我说他只要这样做，他一定会加入到我们这一边来，他笑了，答应下次见面时告诉我。我答应借些书给他看。爸爸，你肯吗？”

“当然肯，到了家里我们看看有些什么书，你可以拿几本给他。”

“我知道的！”小弗兰克热切地叫道，“两本最好的：《幸福的不列颠》和《英国人的英国》。”

他知道这两本最好，因为他时常听见他爸爸和妈妈这么说，而他还注意到每逢有信仰社会主义的朋友来看他们，他们也都是这么说的。

* * *

每星期六傍晚，他们总是三人一起出去买东西，但这一次因为诺拉不舒服，欧文只好带着小弗兰克去了。妻子常常旧病复发，使欧文对前途更为悲观。当前他又无力为妻子购买健康上所需要的东西，一想到前途渺茫，满心的忧郁就无法排遣。

按大多数的情况来看，当工人是没有什么前途的。自从学完手艺做了“雇工”之后，他从来也没有加过薪、升过职。他已经走到头了。干了十年、二十年活之后，还和当初一样，所能取得的就是一份仅能活命的工资——刚刚够买使人体机器继续开动的燃料。再老下去，还不得不满足于更少的工资；他的命运一直得由老板们摆布，他们反复无常，爱怎样就怎样，拿他只当作一架他们可以用来赚钱的机器——一等到在他身上无钱可赚时，他们就会理直气壮地把他当作废物扔掉。工人们不但要当高效率的赚钱工具，而且还得做老板们的顺民。如果你不肯卑贱地拍马奉承，如果你不驯服地忍受欺侮、凌辱、以及随时可能降临头上的种种屈辱，那你就要被辞退，而且马上就会从失业队伍中出来一个人顶替你，这些人早就在等待你的那个位置了。这就是大多数“一切时代的继承人”在现行

制度下的地位。

当欧文拉着小弗兰克的手走过热闹的街道时，他觉得一个人心甘情愿地忍受这样的生活就说明他自己卑鄙无耻。让自己的孩子长大也受这种苦，那简直是一种狠心的、罪恶和残忍的行为。

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大多数伙伴的看法不同。多数工人愿意让他们的孩子为别人充当牛马。欧文低头看着他孩子那瘦小脆弱的身躯在他身边带跑带走，他又一次感到如果孩子现在死了倒是件好事，这种想法在他脑海里已经出现过千百次了。这孩子在凶残的“基督徒的生活战斗”中当一名战士，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合格的。

接着他又想起了诺拉。她虽然一向勇敢，从来不抱怨什么，但他知道她整个一生几乎都是生活在疾病之中。至于他自己，也久已厌倦和痛恨人生的一切了。他一生象奴隶一样地干着，结果一事无成——也永远不会有所成就。他想起了弄死自己妻子和孩子的那个人。陪审员们的判词一如往常：“暂时性神经错乱。”这些人似乎从未想到过，实际的情形应该是：毫无希望地继续忍受这种痛苦，那才真是永久性的神经错乱。

但是，假定肉体的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假定真有一个什么上帝呢？如果真的有，那倒也有理由相信这个造物主既能创造出这样一个苦恼的世界，而且对他创造出来的人类的不幸如此无动于衷，那他也就真能设计和创造出另一座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的地狱了。

虽然现在已是十二月了，傍晚的天气倒还温和、明朗。一

轮明月使整个市镇浸浴在银色的光海里，无云的晴空镶嵌着无数颗闪烁的星星。远望那深不可测浩瀚无垠的太空，真不知是什么样的上帝或神力创造并维系着这宇宙的一切？欧文对此感到茫然。正统的基督教对于为什么会存在宇宙的解释是荒诞无稽的，不值得再去思考。但是，所有想象出来的其他假设最终也不能令人满意，甚至也是可笑的。相信现在的宇宙是在无限的过去凭空产生出来，这当然荒谬可笑。但是说它是上帝创造那也同样荒唐。事实上，这不过是把一个难题向后推延一步而已。进化论也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一学说在它所涉及的范围内固然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只说了问题的一半，它把起始时的物质元素的存在也假定为凭空产生的，所以对主要问题仍未作出答复。这个问题之所以不能解答，就因为它是无法解答的。谈到这个问题，人只不过是——

> "一个在黑夜里啼哭的婴儿，
> 一个啼哭着乞求光明的婴儿，
> 不会说话，只会啼哭。"

然而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因为自己不能解释宇宙的神秘，就可以随便相信别人提出的不合情理的解释。

但是欧文虽然这样想，他还是不免渴望着什么他可以相信的东西，渴望着将来会有某种希望，有某种东西足以补偿现在的不幸。从某种意义来说，他觉得如果基督教的说法是真实的，在历尽无限悲痛之后果真会有人们心中从未有过的那种永恒快乐，那该多么好啊！只要这是真的，其他一切就无所谓了。如果一个人知道此生只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旅程，一经

结束即是永恒快乐的开始，那么他在世上所遭到的种种最恶劣的待遇也是多么微不足道和无足轻重啊！但是没有人真这样相信；至于那些装作相信这一套的人，他们的生活却证明了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一套。他们的贪婪和不近人情，他们想把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占为已有的那种凶恶的野心，是他们的伪善和不信基督的确凿证据。

“爸爸，”小弗兰克突然说，“我们走过去听听那个人在说些什么吧。”他指着马路对面——离大街稍远一条支路的拐弯处——那儿有一群人围着，中间有一个人举着一根约莫七英尺长的竿子，上面挂着一盏灯笼。明亮的火焰在里面燃烧着，从欧文和小弗兰克站立的地方瞧去，可以看到那白色的半透明的玻璃灯罩上清楚地写着几个粗体大字，他们站得那么远也可以念得出来，上面写的是：

“不要行骗啦：上帝是不可欺的！”

引起小弗兰克注意的那个人正在念一段赞美诗：

“我听到耶稣的声音说，
看哪，口渴的人，
我慷慨地赐你活命水，
弯下身来取饮，活命。
我来到耶稣跟前，
喝了那活命的河水，
我的口渴消除，心灵复苏，
如今我活在主的心里。”

念赞美诗的是个又高又瘦的汉子，他的衣服宽松地挂在他那弯腰曲背、瘦骨嶙嶙的躯干上。他的两条又细又长的腿套着一条皱得不象样子的大裤子——两膝有点儿往里弯，往下是一双扁平的大脚。即使按他的身高来说，两臂也还嫌过长，瘦硬的大手上尽是瘤节。他不顾现在是什么季节，摘下了圆顶礼帽露出了高耸而扁窄的脑门。他长着肥大多肉的鹰钩鼻，鼻孔两边各有一道深沟，一直延伸到下垂的八字须里。他不说话时，这胡须把他的嘴都遮住了，但现在他张开嘴念赞美诗两道深沟全部都露了出来。他的下巴很大，而且特别长；两只灰蓝色的小眼挤在一块儿，上面有几根稀疏浅淡几乎看不见的眉毛，鼻子上方的眉骨间有道笔直的疤痕。他的头上长满了又厚又粗的棕褐色头发，脑袋很大，尤其是后脑勺大得出奇；一对小耳朵紧贴着头皮。如果你要把他那副死尸样的尊容画一张正面像，便可发现它的轮廓很象一个棺材盖。

当欧文和小弗兰克走近那堆人的时候，孩子拉拉父亲的手轻轻地说："爸爸！那就是主日学校里的老师，那天我跟着小查利和爱尔西到那儿去过。"

[[欧文扫了一眼，发现那就是亨特。]]

当亨特念完赞美诗的时候，一小队布道者开始唱诗了，伴奏的是一架音调特别好听的小风琴。有两三个人熟悉那些诗句，也跟着唱起来。他们唱歌时面孔真耐人寻味，看上去既庄严又悲哀，好象是一队判了死刑等待押赴刑场的犯人。站在那儿听的人大多数人看来不过出于一种无聊时的好奇心，有两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显然是来此地游玩的外地人——正开心地对提灯上的字句大发议论。人群中还有一个衣衫褴

楼、喝得半醉的人，戴着一顶压扁的旧礼帽，叉着手站在人群的最里一圈，几乎要跑到场子里面去了，脸上露出瞧不起人的神气。他的脸瘦削苍白，但鼻子却又高又大，简直和威灵顿公爵一模一样。

赞美诗继续唱着，这时，那个半醉汉脸上瞧不起人的神气消失了，他不但跟着唱，而且张开两手乱舞，好象在指挥奏乐。

到唱完那首赞美诗时，人已经聚得很多了，于是一个布道者，就是那个念赞美诗的人，走到了场子中央。他显然被那两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的无礼行为触怒了，他对人群先扫了一眼，然后把视线集中在那两个人身上，立刻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说，痛斥他所谓的"不信基督"的人。在痛快地斥责了所有那些——如他所说的——"拒绝"信奉上帝的人之后，他接着又嘲笑了那种半心半意信奉的人，这些人号称相信《圣经》，却摈斥地狱之说。《圣经》里说有个永恒的受苦受难的处所，他于是引出许多段落来加以证明。再往下说时他已变得非常激动，那两位不信神的人的轻蔑的笑声则更使他激动起来。他大叫大吼，唾沫四溅，两眼发疯似地瞪着周围的人群。

"地狱是真有的！"他大声叫道，"清楚地记住这一点——'坏人定入地狱！'——'不信神的人必受惩罚。'"

"那好，你倒有一个受惩罚的好机会了，"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高声说。

"你凭什么这样说？"布道者问道，用手帕抹了抹嘴角上的唾沫和额头上的汗珠。

"哦，因为你们自己就不相信《圣经》。"

尼姆罗德和别的布道者都笑了起来，怜悯地看着那个年轻人。

“啊！老弟，”瘟神说，“那是你的谬见。感谢上帝，我是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都信。”

“阿门，”斯莱姆和别的几个信徒热烈地喊出声来。

“不，你不相信，”另一个年轻人回答说，“我可以证明你并不相信。”

“那就请证明吧！”尼姆罗德说。

“念一念《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七、十八节，”这个会场扰乱者说。人群开始向中央围拢，以便对这场争论听得清楚一点。瘟神站近提灯，找到了所指的章节，大声朗读如下：

“信主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将用我的名义赶走魔鬼，说新的语言。他们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其害。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能全愈。”

“好呀，你不能治好病人，不会说新的语言，也不会赶鬼。那么，你也许能喝下致命的毒物而不受其害。”说这话的人突然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玻璃瓶递到瘟神面前，瘟神吓得直往后退缩，“我这儿有一瓶最烈性的毒药。这瓶里的马钱素足够杀死十二个不信神的人。请喝了吧！要是你不受其害，我们就知道你是个真正的信徒，你所信的也都是真理了！”

“对！对！”半醉汉说，他怀着极大兴趣听着这场争论的进展，“对！对！这很公平。把它灌进你的肚子里去吧！”

人群中有些人笑了起来，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叫瘟神把马钱素喝下去。

“要是你允许的话，我现在就向你解释那些词句的意思，”

亨特说，“你要是仔细阅读——把上下文连起来——”

“我不要你告诉我它是什么意思，”那个年轻人打断他说，“我自己会念。无论你说它是什么意思，或者你假装认为它是什么意思，我懂得它说的是什么。”

“对！对！”好几个人叫道，“为什么不喝毒药？”的忿怒叫喊声在人群的外圈也响了起来。

“你到底喝不喝？”拿着瓶子的人问道。

“不喝！我可不是个傻瓜！”瘟神凶猛地反驳说。人群中立即发出了一片笑声。

“也许别的信徒愿意试一试，”这个年轻人讥笑地说，看了看周围的信徒们。看样子没有人肯接受他这份好意，那人遗憾地把瓶子放回口袋里去。

“我想，”瘟神向马钱素的所有者冷笑一声说，“我想你就是那帮到处捣蛋的雇佣批评家吧？”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半醉汉突然踏进场子中央高声说，“该隐的老婆是从哪儿弄来的？”

“不要回答他，亨特兄弟，”一个名叫迪德卢姆的信徒说。这可是一个多余的劝告，因为瘟神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

一个穿黑长袍的“牧师”立即和坐在风琴前的迪德卢姆小姐交头接耳说了几句，于是她奏起风琴来，“信徒们”便放开嗓子大声唱起“啊，这将是我的光荣！”以期压倒会场扰乱者的声音。

赞美诗唱完，“牧师”请一位衣衫褴褛的“兄弟”——“愉快的主日下午”会的工人会员来说“几句话”。那人走进场子中央说：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我要感谢上帝，因为我今晚能在这儿露天广场上告诉你们我所得到的宽恕。啊，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今晚多么高兴,今晚我能在这儿说出我的罪孽今晚已蒙饶恕，上帝会象饶恕我那样饶恕你们。只要你们象我所做的那样,只要承认你们自己是永堕地狱的罪人——"

"对啊！那是唯一的办法！"尼姆罗德叫道。

"阿门,"信徒们齐声叫道。

"——你们只要象我做过的那样今晚到主面前来,你们就能知道,他能象饶恕我那样饶恕你们。啊，我亲爱的朋友们,不要一天天拖延下去,象在铰链上转动的门那样,不要等待别的更方便的时刻,因为你们也许永远找不到别的机会了。那些被谴责为硬心肠的人,他们的脖子会突然给砍断,无可救药。啊,今晚来归顺主吧，为了他的圣名,我们把一切荣耀全归于他。阿门。"

"阿门，"信徒们热情地应和着。然后那位穿长袍的人请求所有至今还不是真正的信徒以及言行不一致的人们，要诚恳地和真心实意地跟着唱他马上就要向他们念的那最后一首赞美诗。

半醉汉仍旧象刚才那样殷勤地指挥着，人群在音乐声中渐渐散去。

第二十四章

露　　丝

前面谈到斯莱姆时已说起过，本来他晚上多半是呆在家里的，但从那以后的三个星期里，他改变了这种习惯。现在他几乎每晚出去，到十点以后才回来。在有宗教集会的晚上，他总要换换衣服，打扮得象星期天一样漂亮，但遇到别的场合他还是穿平时的衣服出去。露丝常想知道这许多夜晚他到哪儿去了，但是他从来没主动说这事，她也从来没问他。

伊斯顿和板球俱乐部的一批老主顾搞得很熟，现在他把大部分空余时间都花在那儿了，喝喝啤酒，聊聊天，或者就玩推币游戏或投环。身边没有钱，老板赊给他，到星期六还帐。起先，那地方并不怎么吸引他，他到那儿去实在是“奉陪”克拉斯，但过了些时候，他就觉得在那儿消磨一个夜晚十分痛快……

[有一晚，露丝看到斯莱姆]好象和克拉斯事先约好要谈一谈，他们走了之后，她一面做家务，一面心里有些纳闷。

克拉斯和斯莱姆沿着大街走去。这时约莫六点半钟左右，店铺里和街道上灯火辉煌，一路上他们看到一群群的人没精打采地在聊天，他们大都是失业的工匠和普通劳工，显然并不急于想回家。有些人家里没吃的也没烧的，他们尽可能在外

面多逛一会儿，免得回家看自己家里人的苦脸。有些人徘徊街头，希望万一——虽然时间已经那么晚了——能听到什么地方有工程要动工的消息。

他们走过其中的一群，认出里面有纽曼和杰克·林登，就跟他们点了点头。纽曼离开了那群人向他俩走来，由于克拉斯和斯莱姆没有停住脚步，所以就和他们一起向前走。

“公司有没有新的工程，鲍勃?”他问。

“没有，我们没搞到什么活儿，”克拉斯回答说，“我估计‘窑洞别墅’那边的工程下星期完工。往后，我想我们都得闲下来了。我们补了几个管子工，我想公司大概有些煤气安装工程要做，可是我们这一行几乎没有什么可干的了。”

“你不知道别的公司有什么工程吗?”

“不知道，我不知道，老兄。说实在的，我想无论哪一家公司都没有活干，他们的情况也一样糟啊。”

“你知道，我离开公司以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纽曼说，“家里拼拼凑凑勉强过到今天。”

斯莱姆和克拉斯没有回答他。他们希望纽曼快走开，因为他们不要他知道他们要到哪儿去。

但是，纽曼仍旧和他们一道走着，彼此没说话，气氛有点儿尴尬。他似乎还想说几句话，而他们已经猜到他要说的是什么了。所以他们把步子尽量加快，使他没有机会开口。可是纽曼终于突然说道：“我想——请你们——随便哪一位——借我六个便士，等我找到了工作就还。”

“我没有，老兄，”克拉斯回答说，“很抱歉，要是我身边有，我很乐意借给你。”

斯莱姆也表示抱歉，他身边也没有钱。到了下一条街的拐弯处，纽曼——觉得刚才向人开口借钱不好意思——向他们道了一声“晚安”便走开了。

斯莱姆和克拉斯急急忙忙地再往前走，不久就到了拉什顿公司的门市部。橱窗内电灯通明，分类陈列着花纸、煤气灯和电灯配件、玻璃灯罩、灯泡、罐装珐琅、颜料和油漆等等。还有几块装上镜框的广告牌——“免费代估预算”、“头等工程，取费低廉”、“专用头等技工”以及诸如此类的牌子。靠窗的墙上支着一只蒙上黑丝绒的盾形木板，上面放着棺材上用的黄铜配件。木板搁在一个橡木架上，上面刻着“办理新式葬礼”字样。

克拉斯走了进去，斯莱姆在外边等着。店员巴德先生坐在店堂远端那面上了瓷漆的板壁旁边，板壁后面就是拉什顿先生的办公室。克拉斯进去时，巴德——一个面色苍白、身材矮小、二十来岁的瘦弱青年——四面望望，做了个鬼脸，打手势叫他脚步轻一些。克拉斯不明白对方的用意，停止了脚步，可是那店员翘起大拇指挤眉弄眼地向肩后办公室那边指了指，一边嬉皮笑脸地向他招手要他走过去。克拉斯犹豫了一下，心想那可怜的巴德已经变得——或者被逼得——神经不正常了。但是，巴德仍在向他招手，嬉皮笑脸地指指办公室，于是克拉斯鼓起勇气跟他走到一只货柜的后面，巴德又用手指了指板壁上的一条裂缝，克拉斯把一只眼睛贴近裂缝往里一看，只见拉什顿先生正在搂着年轻的女职员韦德小姐亲嘴。克拉斯看了一会儿，低声请巴德去叫斯莱姆进来，于是他们三人就轮流从壁缝里看这幕丑剧。

他们看了个够，然后从货柜后面走出来，十分高兴，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巴德把挂在墙上的一把钥匙取下来交给克拉斯，于是两人又继续他们中断了的行程。但他们离开门市部还不到十二码，有一个五短身材、灰头发、留着胡须的老头儿向他们打招呼。此人看上去约莫六十五岁，衣衫褴褛不堪。上衣的袖口已经磨烂了，肘弯那儿也快破了。他的破靴子七拼八补，后跟已坐了下去，裤子的膝盖和屁股跟上衣的袖子一样破。这人的名字叫莱瑟姆，是个制造和修理百叶窗的。他和他儿子一起，名义上算是独立"营业"，但他们大部分的活是为拉什顿一类的公司干的，因此称他们为外包计件工倒更恰当些。

如他所说，他一向是独立"营业"的，四十年来老是干呀，干呀，永远在干着。他儿子从可以干活起就一直帮父亲做着这种慈善事业，替雇佣他们的吸血鬼制造利润。他们总是忙着干活，忙着让别人赚钱，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他们自己的劳动所得仅够糊口而已。而现在，经过四十年辛勤劳动之后，这老人只落得衣衫褴褛，一无所有。

"拉什顿在吗？"他问。

"在的吧！"克拉斯说着就要走开，但却被老头儿拉住了。

"他答应跟我们谈谈'窑洞别墅'百叶窗的活儿的。大约一个月以前我们给他开了价。其实，我们已经开给他两个价钱了，第一个他嫌贵。我只要他五先令六便士一套！整个屋子通盘计算，大小搭在一起。两道漆，换上新带子和新绳子。这可不算贵吧？"

"不贵，"克拉斯说着往前走去，"够便宜的了！"

"他说太贵了，"莱瑟姆接着说，"他说他可以找要价更便

宜的人做！我说不能糊口的生意是没有人肯做的。”

老头儿在克拉斯和斯莱姆两人中间边走边说，越说越激动了。

“可是我们没有活干，我儿子跟他说五先令一套我们愿意干，他说他会给我们回音的，可到现在还没有通知我们。所以今晚上我打算去找他。”

“那很好，你现在就可以在那儿找到他，”斯莱姆脸上现出一副特别的神气，一面加快步子走着，“晚安。”

“少一个钱我也不干！”老头儿转身往回走的时候大声说。“我得吃饭，我儿子还得养他的老婆孩子。我们不能白做啊！”

“当然不，”克拉斯说，“晚安，祝你好运道。”他终于脱身了，感到高兴。

等走到老头儿听不见他们说话声的地方，他俩对那老头儿的激烈情绪突然大笑起来。

“真象是有些神魂颠倒了，”斯莱姆说，他们又笑了起来。

此刻他们离开了大街，穿过几条灯光昏暗不成样子的街道，最后弯进一条小街到达了目的地。街的一边是一排矮屋，对面是些乱七八糟的建筑——一些棚屋和马厩；后面是一块荒地，地上放着好几辆空着的双轮或四轮大车，车杠或是放在地上，或是直竖着，在暮色苍茫中显得怪模怪样。他们小心地从这儿穿出去，尽可能躲开地面上的烂泥坑、积水潭和垃圾。他们来到一扇上了锁的大门跟前，克拉斯用钥匙把门打开，两个人走到大院子里，这儿堆满了建筑材料和建筑设备、梯子、大支架、木板、木梁、手推车、独轮车、沙堆、灰泥堆以及数不清的其他杂物，这一切在朦胧的夜色里看上去奇形怪状。还有

板条箱和装货箱，排水铁管和落水管，以及从改建的房屋上拆下来的旧门框和其他木料。就在这些东西上面，在这个幽暗、凌乱、混杂的大垃圾堆上面，矗立着作为拉什顿公司厂房的建筑物和棚屋。

克拉斯擦了一根火柴，斯莱姆弯下身从壁缝里掏出一把钥匙把近旁的一扇门打开，两个人一起进了屋子。克拉斯又擦一根火柴点燃了装在墙上的煤气灯。这儿是油漆间。屋子一端有一只没有炉栅的壁炉，熏黑的烟囱下横支着一根铁棒，以便把提桶或者水壶挂在炉火上面；壁炉炉条上烧的通常是木头。墙壁曾经刷过白粉，但现在由于工人们在那里调颜色，所以上面尽是各种颜色的污迹。沿墙是一排放着漆桶的搁板。窗子前面的长凳上乱七八糟地放着肮脏的漆罐，其中有几只调漆的瓦壶和研钵，边上都糊着厚厚一层干硬的漆。石头地上散放着好几只脏提桶，有些是空的，有些盛着腐臭的石灰水。在作坊的另一头有一个低矮的平台或搁板什么的，上面放着四只装有龙头的大油桶，分别标着："熟油"、"松节油"、"亚麻子油"、"代松节油"等字样。墙脚由于受潮褪了色。空气既冷且湿，又被那些毒物散发出来的令人恶心的气味弄得污浊不堪。

淡季里外面无事可做，学徒伯特就在这个地方消磨掉大部分时间，清洗壶罐和提桶。

油漆间当中，在一盏用两根绳子吊起来的煤气灯下面另有一张桌子，或者说长凳，也蒙上了厚厚一层干硬的油漆。旁边有两只大架子，"窑洞别墅"的百叶窗板条挂在上面晾着，克拉斯和斯莱姆二人工余时就在漆这些板条，这是计件活。其

余的板条都靠在墙边或堆在桌上。

克拉斯在点煤气灯，冷得直抖。"阿尔夫，去生点儿火吧，"他说，"我马上把漆调好。"

斯莱姆走了出去，一会儿抱着一堆旧木头回来了。他把木头劈碎扔进壁炉，然后拿一只空漆罐从大油桶里舀了一罐松节油浇在木头上。他又从调漆凳上的许多罐子中找了一满罐干漆皮，也倒在木头上，不多一会儿他就生好了一炉熊熊的烈火。

这时，克拉斯已准备好了油漆和刷子，把板条从晾架上取了下来。两个人开始漆百叶窗，一刻不停地干着，板条漆过后就挂在晾架的铁丝上。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谈笑，并不怕拉什顿或尼姆罗德偷听。这个活是计件的，谈话与否没有关系。他们谈到莱瑟姆老头的不安时尤其起劲，他们不知道如果老头看到他们现在这样高兴，会说些什么。后来，话题转到拉什顿公司所雇用的其他职员的品格上去，如果有个公正的旁听者在场，他得到的结论必然会跟克拉斯和斯莱姆的结论一样：那就是说，他们自己才是公司里仅有的两个好人。别的人总是有点儿毛病或不清不楚的地方。比如巴林顿那家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象他那种人也当起工人来了，这事看来实在令人可疑。谁也不清楚他究竟干过什么，也不知他从哪儿来的，但大家都看得出他从前是个花花公子。可以肯定他过去决不是学过手艺靠干活谋生的。最可能的解释是他犯过什么罪，象勒索钱财或伪造支票这一类的事，给家里赶出来了。还有那个索金斯，他也是个劣种。大家知道他几乎每天晚上要到瘟神家里去打小报告，白天工程上发生的每一件鸡毛蒜皮的事都

不会漏过。至于那个木匠工头佩恩，那是个十足的笨蛋。如果他被拉什顿公司开除，到别的地方去干几天，那他就会发现两处的差别了。他根本不懂手艺，就是拼了命也做不出一口象样的棺材来！还有那个混蛋欧文，可真是个怪物！一个无神论者！既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什么都不信。如果这些社会主义者能够为所欲为，那不知道要搞成什么样子了！就举一件事来说吧，他们竟不许任何人加班加点哩！

克拉斯和斯莱姆这样边做边说，一直做到十点钟。他们泼点水把火灭了，接着熄了煤气灯，把工场和院子锁好，在回家的路上把院子的钥匙投在拉什顿办公室的信箱里。

他们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那儿漆百叶窗，这样做了三个星期。

* * *

星期六又到了，在"窑洞别墅"干活的人因为没有一个给裁掉，感到十分惊奇。至于理由何在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尼姆罗德想尽快地把工程结束掉，因此决定把他们全部留下，直到完工为止；有人大胆断言，这几天一直在传说的公司接到另一项大工程的消息肯定是真的。斯韦特先生又买了一幢房子，拉什顿得给它装修，因此他们全得留下，一等"窑洞"的活结束就着手搞另一项工程。克拉斯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他保持谨慎的缄默，可是他对这项谣言不加批驳，这就增加了谣言的可信性。这个谣传所仅有的根据，是有人看见拉什顿和瘟神曾看过"窑洞别墅"附近一幢大空屋子花园的大门。尽管谣言的起因是如此不足为凭，但东传西传便渐渐加油添醋，增加了

重要的内容。就在那一天早饭时，坐在提桶上的那个人还说，他从最可靠方面得到消息，斯韦特先生已把大企业里自己名下的股票全部出让，准备退隐，他还想把“窑洞别墅”附近的房产一起买下来。另一个人——一个新手——说，他在一家酒店里听说拉什顿快要和斯韦特的一个女儿结婚了，斯韦特打算送一幢房子给这一对夫妇作为结婚礼物。但拉什顿已经结了婚而且有四个孩子，所以这个说法不攻自破，大伙儿只好遗憾地把它撇开了。不管是什么理由，反正事实是没有一个人被裁掉，发工资的时间已到，他们兴高采烈地往办公室去了。

那天晚上天气很好，斯莱姆照常去参加露天布道，但伊斯顿这一次却打破一喝完茶就赶到板球俱乐部去的惯例，答应陪露丝上街买东西。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让他独个儿睡在摇篮里。

买完东西，他们可算是满载而归。伊斯顿提着网袋，里面是马铃薯、肉和蔬菜，露丝拿着其他食品杂货。他们回家一定要经过板球俱乐部，快走到那儿时，他们碰见克拉斯和他的太太，他们也在外面买东西。他们俩硬要拉伊斯顿和露丝陪他们进去喝一杯。露丝起初不想去，但看伊斯顿因为她不肯去有点生气了，也就勉强同意。克拉斯穿着新大衣，戴顶新帽子，配上深灰色的裤子和黄皮靴，笔挺的硬领上还系着一根漂亮的天蓝色领带。他的妻子四十来岁，一个肥胖、俗气、保养得很好的女人，穿一身深红的“摩托”装，戴了一顶与这种服装相配的帽子。伊斯顿和露丝为了凑钱缴付济贫税，已经把好一点的衣服都当掉了，因此在克拉斯夫妇面前就显得格外寒酸。

进去之后，克拉斯付了第一巡酒钱，他自己和伊斯顿各饮

一品脱白酒，伊斯顿太太半品脱，克拉斯太太要了三便士杜松子酒。

那个酒鬼也在，刚和那半醉汉玩了一盘投环。后者在那次醉酒吵闹被赶出门去的第二天，曾登门向老板道歉，此后便成了店里的老主顾了。菲尔波特不在场，据老板说，他下午来过，但五点左右就走了，一直没有回来。他晚上十之八九还要来的。

虽然店里不象市面繁荣时那样拥挤，但顾客也不少，因为板球俱乐部在这儿是最有名的酒店之一。它生意兴隆还有一个原因，附近的另外两家酒店最近都歇业了。俱乐部所有单间里都有人。大厅里有些妇女坐着，有的很年轻，有丈夫陪着；有几个老太婆，显然是酒鬼。三个在邻近蒸汽洗衣房里做工的年轻姑娘跟一群小伙子在一个角落里厮混，喝着啤酒和杜松子酒。两个吉卜赛人模样的胖女人，一看就知道是小贩，因为她们身边地板上摆着两只装了一束束菊花和紫菀花的篮子。还有两个衣着破旧约莫三十五岁左右的女人，星期六夜晚她们总在这儿陪着愿意替她们付帐的人喝酒。这两个女人很温和客气，她们似乎知道只是由于人们的宽容她们才能留在这儿，而陪酒的行为是丢脸和卑贱的。

大多数顾客都是站着的。地板上洒着木屑，用来吸干泼下来的啤酒，因为有些人手抖抖地拿不稳酒杯。啤酒、白酒和烟草的气味把空气弄得污浊不堪，喧闹声震耳欲聋，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时间说话。他们说话的声音和百音盒奏出的《你心坎里的花园》的音调极不协调，十分刺耳。有些人挤在一个角落里，其中的一位在讲故事，把那些猥亵的细节叙述

得淋漓尽致，使大伙儿笑得腰都直不起来。有几位任性的顾客用空玻璃杯在柜台上砰砰地敲个不停，大叫大嚷地要啤酒。每个人都在叫嚷、谩骂、发誓、赌咒、说下流话，女人也和男人一样。除了一片钱币撞击声外，还有现金出纳器的叮玲声，洗涤玻璃杯和铅壶的卡朗卡朗声，以及把啤酒注入酒杯的哗哗声；酒保、老板和花枝招展的老板娘几乎一刻不停地在操纵着啤酒箱的龙头；老板娘穿的是丝质罩衫，她的头发、耳朵、脖子和手指上都戴着珠宝，在煤气灯的照耀下，更是闪闪烁烁，光彩夺目。

这场面对露丝来说是那样新鲜而离奇，她不禁感到头昏眼花，茫然不知所措。结婚以前她是滴酒不尝的；结婚以后每逢星期天她和伊斯顿一起吃午餐时，偶尔也喝一杯啤酒，但他们喝的酒往往是由伊斯顿拿酒壶出去买回来的。也有一两回，她自已到邻近私卖啤酒的店里去买过，但从来没有在酒店里喝过酒。她感到心神不安，几乎听不见或者听不懂克拉斯太太在讲些什么。这位太太一直说个不停，主要是谈和他们同住在北街的一些邻居，还有就是谈克拉斯先生。她还答应马上给露丝介绍帕塔克先生——如果他来的话，十之八九他会来的——他是她的两个房客之一，是个很有教养的青年，和他们住在一起已有三年多了，说什么也不肯离开他们。实际上他们过去在旧住处他就是他们的房客，他们搬到北街时，他也一起搬过去了，虽然那儿离他工作的地点要比原来远些。克拉斯太太又说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话，露丝似乎在梦中一般，只偶尔应一声“是”或“不”。

这时候，克拉斯和伊斯顿——伊斯顿已经把网线袋放在

露丝的座位边——与半醉汉鬼和酒约好来一盘投环，谁输了就请大家(包括两位太太在内)喝酒。克拉斯和半醉汉先掷钱来选定各自的伙伴。克拉斯掷赢了，挑酒鬼做伙伴，比赛于是开始。从一开始局面便是一边倒，伊斯顿和半醉汉不是那两人的对手。结果是伊斯顿和他的伙伴请客。四人都要了一品脱麦酒，克拉斯太太又要了三便士杜松子酒。露丝坚决不要了，但大伙儿都笑话她，酒鬼和半醉汉似乎把她的不肯喝酒看作是对他们不赏脸，因此她只得答应要半品脱啤酒，她是硬着头皮把酒喝下去的，因为她知道别人都在盯着她，看她喝不喝。

半醉汉建议再回敬一盘，准备报复。他说他好久不玩，已经有些生疏，刚才来了一盘慢慢觉得顺手一些了。克拉斯和他的伙伴马上应战，露丝虽然低声要求早点回去，别再耽搁，可是伊斯顿却坚持再赌下去。尽管他们比以前小心行事，尽管酒鬼已经酩酊大醉，然而伊斯顿和他的赌伴仍旧输了，得再次出钱请人喝酒。男人照前各饮一品脱，克拉斯太太——直到现在酒对她似乎还不起作用——又喝了三便士杜松子酒；露丝答应再喝一杯啤酒，只要伊斯顿喝完了这一杯马上回去。伊斯顿答应了，但他并不守信，跟他们三人又玩起两对两的推币游戏来了，双方的伙伴和赌注仍照前例。

这时露丝有点儿醉了：她觉得头昏眼花，脑子里稀里糊涂。每当她应付克拉斯太太谈话时，她觉得要把话说清楚已有些困难了，她还知道她回答的话也不很聪明。甚至克拉斯太太给她介绍后来到场的那位风趣的帕塔克先生时，她也不能自持，接受了这位逗人喜爱的先生邀请她和克拉斯太太一

起再喝一杯的美意。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有一种恐怖的感觉，于是她决定如果伊斯顿赌完还不走，她就独自回去。

这时推币的赌局正进行得很热烈，男酒客大半拥在台盘周围观战，对参战者时而喝采，时而责难。半醉汉兴奋极了，因为克拉斯手法并不高明，酒鬼虽精于此道，但因他伙伴的技巧太拙劣，因而也无补于事。在赌局接近尾声对方肯定要败北时，半醉汉乐不可支，他向对方挑战：或者将赌注加倍，或者就此停局——他们聪明地谢绝了这个慷慨的建议。过了一会儿，眼看局面已不可收拾，他们只得投降了，准备拿出败北者所应付的罚金。

克拉斯吩咐拿酒，酒鬼付了一半罚金——男人各一品脱麦酒，太太们照旧。老板按照吩咐倒酒，但因为忙中有错，本来只要一杯三便士的杜松子酒，他却倒了两杯。露丝根本不愿意再喝，却不敢说出口，她不想因为酒倒错了多罗唆，尤其是大伙儿向她保证烈酒比啤酒对她更有好处。她两者都不要喝，只想走。她很想把杯里的酒泼在地上，但又怕被克拉斯太太或其他人看见了也许会惹起麻烦。横竖喝这么一点掺水的烈酒总比喝一大杯啤酒容易些，一想到大杯啤酒，即刻就使她感到不舒服。她把伊斯顿递给她的酒一饮而尽，打了个寒噤把空杯交还给他毅然站起身来。

“你现在回去不回去？你答应走的，”她说。

“好，好，马上就走，”伊斯顿回答说，“时间还早；还没到九点呢。”

“那不管；现在已经够晚了。你知道我们把孩子一个人丢

在家里。你答应赌完了那盘就走的。”

“好，好，”伊斯顿不耐烦地回答，“再等一会儿，我看完‘这个’就走。”

所谓“这个”是克拉斯提出的非常有趣的问题。他把十一根火柴并排放在推币戏的盘子上，他的问题是：一根也不拿掉，经过排列后结果剩下只有九。酒吧间里的人几乎全都围了过来，有的皱着眉头，醉醺醺的，打算来破这个谜，有的好奇地在等待揭晓。伊斯顿走过去看到底怎么个弄法。由于大伙儿都猜不出这个把戏，克拉斯便说了出来：只要把十一根火柴搭成一个NINE（九）就行了。大家都说这个戏法的确精彩，很巧妙，很有趣。半醉汉和酒鬼看后，也想起了几个同样巧妙的玩艺儿，于是他们也来一套；人们刚才已绞了几分钟脑汁，于是又各要了一品脱酒来提提神。

伊斯顿自己变不来戏法，却喜欢看别人玩，正看得有趣，露丝过来拉了拉他的手臂。

“你走不走？”

“你能不能等一会儿？”伊斯顿粗暴地叫道，“你急什么呀？”

“我不想再呆在这儿了，”露丝歇斯底里地说，“你说你看完那个戏法就走的。要是你不走，我就一个人回去。我不想再在这儿呆下去了。”

“好吧，你要走就走吧！”伊斯顿凶狠地嚷道，把她一把推开，“我在这儿呆多久随我高兴，你要是不愿再呆下去就请便。”

露丝被他猛然一推，跌跌撞撞地几乎栽倒了。那莽汉又转回到桌子边，看半醉汉变戏法儿去。他把六根火柴排成数目

字 XII，并且说他能证明这个字等于一千。

露丝又等了几分钟，看到伊斯顿没有再理睬她，就拿了网袋和纸包，也不去向正在跟帕塔克先生谈得起劲的克拉斯太太告别，好不容易把门推开，走出酒店到了街上。她从酒吧间的污浊空气里出来，感到夜晚的冷风沁人心脾，心神为之一爽。但过了一会儿，她又感到头晕目眩起来，同时也知道自己脚步不稳，东倒西歪，她觉得行人正在以好奇的眼光盯住她。她手里的几包东西似乎沉重得很，很不好拿，而网袋又好象是装满了铅似的。

平时从这儿走到家里只需十分钟，但她现在决定搭乘经过北街尽头的电车回去。因此她就把网袋放在车站边的人行道上等着，一只手扶在街角的铁柱上。这儿已站着不少人，分明也是同她一样在等电车。有两辆电车开过没有停下，里面早已载满乘客了，这是星期六晚上常见的情景。又来了一辆，停下了，有几个乘客下了车，接着就是一场候车人抢着上车争座位的剧烈斗争。男人女人打架似的你推我挤，把拳头、胳膊肘尽往别人腰眼里、胸脯上和脸上乱碰乱撞。露丝很快就被推在一边，几乎跌倒，电车尽其所能装满乘客后就继续开走了。她又等了一辆，刚才那一幕又重演了一番，结果她还是没有能上车。她想起如果不等这几辆车子，此时可能已经到家了，于是她决定步行回去。手里的东西越来越重了，还没有走多远，她就不得不把网袋再次放在人行道上，旁边是一幢没人住的空房子。

她靠在栅栏上，感到非常疲乏，心里很不舒服。四周的一切东西——街道、房屋、往来的车辆——都显得模模糊糊好象

是假的。有几个人走过她面前好奇地看着她，但这时她已不觉得人家在打量她了。

斯莱姆那天傍晚照常参加了神光堂主办的"露天布道"。天气很好，布道会也开得很成功。为了有效地对付那些企图扰乱布道的不信上帝的人和那些雇佣批评家或酗酒的嘲神者，一大批信徒，包括亨特、斯韦特、迪德卢姆和露丝以前的女东家斯达薇太太在内，浩浩荡荡地在那儿集合起来，而且——可能是为了证明他们心中充满了真诚的信仰——还设法请一位警官到场以保护他们不受"黑暗势力"的袭击。人们有理由这样想，如果他们真的有信仰，他们与其不怕麻烦地求援于象警察这类"世俗"的力量，还不如依靠"神光"的保护，他们自称自己就是这个行星上的神光。然而，在场的人当中，不信上帝的偏偏正是这些主持集会的人，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教堂里的成员，由此可见这个不信上帝的团体在这里有它的强有力的代表。

斯莱姆会后回家得经过板球俱乐部，他走近那里时，弄不清伊斯顿是否还在里面。但他不想进去，因为他怕出来的时候有人看见，也许还会以为他在里面喝酒了。他正走到酒店对面，恰巧有人打开酒吧间的门进去，使他有机会朝里面望了一眼，他看到伊斯顿、克拉斯正和几个他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喝酒、谈笑。

他赶快走开了，天气已变得很冷，他急于赶回家去。走近电车站时，他看见一辆电车正开过来，便决定搭电车回去。但是等电车到了，车上只有一两个空位子，尽管他使劲抢过去，结果还是白费力气。他犹豫了一下，心中想走路要比再等搭

下一辆车来得快。于是他又向前走，但没走多远就看见一小群人围在马路对面一幢空房子前面的人行道上。他虽然急着回家，还是决定穿过马路去看看那边出了什么事情。站在那儿的有二十来个人，在中央靠近栅栏那儿有三四个女的，斯莱姆看不见她们，只能听见她们说话的声音。

“出了什么事儿？”他问一个站在人群边上的男人。

“喔，没有什么，”那人回答说，“是一个年轻的妇女，也许是有病昏倒了，或者是有别的原因——要不就是喝酒喝得太多了。”

“看上去还是个很正经的女人哩，”另一个人说。

人堆里有几个小伙子说些俏皮的双关语，拿这个少妇寻开心，还故意假装出一副同情的样子来引人发笑。

“没有人认得她是谁吗？”第二个和斯莱姆说话的人问。

“没人认得，”站在靠里边一点的一个女人说，“她不愿意说她住在哪儿。”

“她喝了那杯苏打水一会儿就会好的，”另一个男人说着，侧身挤出了人群。斯莱姆乘这个人挤出来的时候，自己就向里面挨近一点，一看见是露丝不禁惊叫了一声。他只见露丝脸色苍白，似乎病得很厉害，左手抓住栏杆，右手捧着杂货包站在那儿。这时她神志已清醒过来，看到这一大堆陌生人团团围住她，还听到有人拿她开玩笑，感到极度羞愧和狼狈。所以当斯莱姆挤到她身边时，她看到了他熟悉的面孔，听到了他亲切的声音，真是获得了莫大的安慰，心中无比感激。

“我现在好了，可以走回去了，”她喃喃地回答了斯莱姆急切的问话，“请你帮我拿一些东西吧。”

他坚持全部东西都由他拿，人们马上断定他是少妇的丈夫，大家就渐渐散去了，有个说笑话的边走边大声嚷着："戏演完了！"

从这儿到家只需走七八分钟，经过的街道灯光都不大亮，有一大半路程露丝是靠在斯莱姆肩上走的。到了家，露丝脱下了帽子，斯莱姆让她坐在炉边的安乐椅上，炉火很旺，水壶在架上吱吱地叫，她出去之前曾用煤屑把火盖住。

孩子仍在摇篮里睡着，他睡得显然不太安静，被褥都给踢开了，身上什么也没盖。斯莱姆让她坐下时，露丝乖乖地听从了他，懒洋洋地靠在安乐椅上，两眼半闭，看着他灵巧地替孩子把被子盖好，让孩子更舒服地躺在摇篮里，这时她脸上不禁浮起了一片红晕。

斯莱姆这会儿又去弄炉火，他把水壶搁在炉火上说："水一开我就给你沏点儿浓茶。"

在回家的路上她已经把她刚才怎么会在街上落得那副情景的原因告诉了斯莱姆，她躺在安乐椅上似睡非睡地望着他，心里在想如果他那时没有打那儿经过，她会怎么样呢。

"你觉得好些了吗？"他问，低头看看她。

"谢谢你，好些了。我现在感到很好了，我可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不，没有。凡是为你做的事情对我都不是麻烦。你是不是要把短大衣脱掉？来吧，我帮你脱。"

脱这样一件短大衣费了很久的时间，因为斯莱姆在帮露丝脱衣服的时候，露丝无力地躺在他的怀里，而斯莱姆就一次又一次地狂热地吻着她。

第二十五章

长方形图解

接下去的一个星期，“窑洞别墅”的工程进展很快，已经接近完工了。尽管昼短夜长，工人们吃了早饭才来，每天只从早上八点干到下午四点。每人每周共做四十小时，因而每小时工资七便士的人拿到一镑三先令四便士，每小时六便士半的人拿到一镑一先令八便士，每小时五便士的人则一星期的辛勤劳动能得到一笔了不得的收入——十六先令八便士，每小时代价四便士半的工人能“到手”十五个先令。

然而却还有人蛮不讲理地说，喝酒是贫困的根源。

而许多说这种话的人，在他们度过的毫无意义的生活中，每天花在酒上的钱要比那个数字多得多。

到星期二晚上，室内工程除了厨房和洗碗间以外已全部竣工。厨房因为新炉灶还没有送来，所以没有漆好，而洗碗间还在作为调料间使用。外部工程也接近完工了：第一道漆已经上好，现正上第二道漆。按照规格外部所有木结构部分得上三道漆，排水管、落水管和其他铁结构上两道。但克拉斯和亨特早就指定大部分窗子和木结构上两道，铁结构则只上一道。窗子漆两种颜色：窗框漆深绿色，窗架漆白色，其余——山墙、门、栅栏、排水管等等——一律漆深绿色；深绿漆用

炼过的亚麻子油和清漆调制；不许用松节油。

星期三上午，哈洛对菲尔波特说："咱们用的漆料都刮刮叫，你说不是吗？看来倒有点象蜜糖，不象漆。"

"是啊，明年夏天太阳晒了不会起泡，"菲尔波特回答说，咧嘴一笑。

"他们最怕搀进松节油，那就经不起晒，又得再漆一道了。"

"准是这么着，"菲尔波特说，"不过等到克拉斯一走，我还是要去弄点儿来放在我的漆里。"

"他要到哪儿去？"

"怎么，你还不知道？今天不是又有出殡了吗？上星期六早上，你不是看到欧文在会客室里写棺材上的牌子吗？"

"没有看见，我那会儿没在。你忘了吗？我被派到温德莱去粉刷和油漆天花板去了。"

"啊，对啦；我忘了，"菲尔波特大声说。

"我看克拉斯和斯莱姆准是在这些死人身上大发其财，"哈洛说，"两个星期以来这是第四次了。这样搞一次可以拼多少钱？"

"棺材抬到家，把死人放进去，收费一先令；出殡费是四先令——一共五先令。"

"那可不坏啊，不是吗？"哈洛说，"一星期工资之外再加上两次出殡的收入，嗯？干两三小时就是五先令啊！"

"是啊，老兄，进帐不坏，不过对我来说，我倒希望他们去干这种活儿。我可不想和死人打交道，"菲尔波特打了个哆嗦回答说。

停了一会儿哈洛问道："这次死的是谁？"

"就是神光堂以前的那个牧师。他出国到蒙特卡罗去度假期。动身前好象就病了，换了一下环境，他的健康大有好转；事实上，他已经完全复原，准备回国了。可是他在蒙特卡罗车站的站台上候车时，一个脚夫推着一车行李把他撞倒，他就那么爆了。"

"爆了？"

"爆了！"菲尔波特重复了一句，"爆了！爆炸了！炸开了！炸得稀巴烂！他们把一块块尸体扫起来放到棺材里，今天下午安葬。"

哈洛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菲尔波特接着说：

"那天晚上，我和一个卖肉的喝酒，这个牧师是他的老主顾。我们谈起牧师死得多么古怪，可他说他听到后一点儿也不奇怪；他觉得奇怪的倒是他吃下那么多东西怎么没有早给撑死。他说他经常亲自送肉去，还看到别人送东西去，多得吓人，不知道有多少吨哩！"

"那牧师叫什么名字？"哈洛问道。

"贝尔彻①。你在城里一定看到过他。一个大胖子，"菲尔波特回答说，"可惜星期六你没在这儿，没看见棺材上的那块牌子。弗兰克刻好了叫我进去看看，上面是：乔尼达·贝尔彻，一八四九年一月一日诞生，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八日升天。"

"啊，我想起那个家伙来了！"哈洛叫道。"我记得我孩子有一次从主日学校带回来一本募捐簿，说是因他病了要送他去

① 原文 Belcher 的字根的意思是吃多了打饱嗝。

休养，大家得捐一点儿钱，为了不叫孩子们在别的孩子面前丢脸，我给他们每人认捐了一个便士。”

“对了，就是那家伙。就在那时候，有几个孩子也来请我认捐过。我看见他们现在又拿着一本新的募捐簿了。昨天我碰到纽曼的一个孩子，是她给我看的。这次募捐是为了给主日学校的孩子们举办联欢会买圣诞树，为这种事情捐上几个钱，我倒是不在乎的。”……

“天好象冷起来了。”

“简直可以冻掉铜猴子的耳朵！”伊斯顿从旁边一座梯子上下来时说。他把漆桶放在地上，两手冻得不停地搓着、拍打着。

他浑身发抖，牙齿冷得格格地直打战。

“现在能喝上一品脱啤酒就好了，”他跺着脚说。

“我也正这么想，”菲尔波特渴望地说，“而且，我还打算午饭时就喝上一杯哩。我要溜到板球俱乐部去。就是一点钟还赶不回来那也没关系，因为克拉斯和尼姆罗德都要去办丧事。”

“你给我用瓶子带一品脱来好吗？”伊斯顿问道。

“好，一定给你带来，”菲尔波特说。

哈洛一声不响，他也想喝一品脱，可是和往常一样他身边没有钱。大家身体稍觉暖和一点，就又干起来了。几分钟以后，他们发现瘟神在屋角上窥看他们，他们不知道他在那儿看了多久了，也不知道他是否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十二点钟时，克拉斯和斯莱姆急急忙忙地走了。过了一会儿，菲尔波特脱了围裙，穿上外套便到板球俱乐部去。大

家知道他要上那儿去，好几个人请他带酒，因此有人建议：要酒的人先付两便士。说做就做：菲尔波特总共收到一先令四便士，他得用一个大瓶子装上一加仑啤酒回来。他答应尽可能早些回来，有些出钱买酒的人决定午饭时不喝茶，等着喝啤酒，虽然他们知道他回来时差不多又是要干活的时间了，最早也得十二点三刻。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慢慢挨过去，过了一会儿全场唯一有表的那个人开始不耐烦起来，别人问他时间，他拒绝回答。所以大家要伯特到屋顶上去看，因为从那儿可以望见教堂的钟楼。下来时他报告说，现在一点差十分。

出钱的人开始有点儿不安起来，有几个人到大路上去看看菲尔波特是不是回来了，但每个回来的人都说没有看见他。

克拉斯不在场就没有正式监工的人，但到了一点钟他们马上上班干活，因为他们怕索金斯或别的拍马的坏蛋也许会把任何不守规则的行动告诉克拉斯或瘟神。

到了一点一刻，菲尔波特还是不见踪影，出钱的人们渐渐由不安变成恐慌了。有几个人干脆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用大家的钱喝得烂醉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大家逐渐同意这种说法。到了两点钟，他回来的希望已经没有了，有两三个出了钱的只好去喝点冷茶。

他们的担心确实有些道理，因为一直到了第二天早晨他们才看见菲尔波特。他来时显得很不好意思，满脸后悔的神气，答应星期六把钱还给大家。他作了一个罗罗嗦嗦的说明，大概是说，他在到酒店去的路上碰到两个失业的朋友，他就请他们一块儿去喝酒。到了酒店，他们发现半醉汉和酒鬼也在

那儿。于是一杯连一杯干起来，接着他们便开始争论些什么，他把别人托他买一加仑啤酒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直到今天早晨醒来才想起。

菲尔波特作这个说明时，其他人在穿围裙和工作服，克拉斯在分配油漆。斯莱姆没有参加谈话，只是尽快做好准备工作到外边干活去了。他为什么这样急，有些人不久就明白了，因为他们注意到他抢先选了一扇大窗子动手油漆起来，而这扇窗子正好位于凛冽的寒风吹不到的地方。

屋子的地下室比地面稍低一些，地下室窗前有一条沟，或者说是一条低下去约三英尺的地面。这沟的两旁种着玫瑰和冬青树，沟底是泡着雨水的发臭的稀烂泥，里面还有夜间出没的鸟兽的粪便。为了给地下室的窗子上第二道漆，菲尔波特和哈洛不得不走下去站在臭泥里，烂泥从他们破旧的靴子后跟渗入靴子里去。干活时玫瑰树丛的刺撕开了他们的衣服，他们冻僵的手也全给划破了。

欧文和伊斯顿站在梯子上漆窗子，正好在菲尔波特和哈洛头顶上面，索金斯站在另一架梯子上漆山墙，其他的人则分散在各处工作。学徒伯特在漆前面围墙的铁栅栏。天气酷冷，天空中一大片阴暗的灰云遮没了太阳。

他们站在那儿干活，大部分时间几乎一动不动，整个身体只有一处在活动，那就是他们的右臂。干这个活儿既要小心谨慎，又要细致周到，不然的话玻璃上就会弄得一塌糊涂，或者窗架上的白漆会“跑到”窗框上的深绿漆上去，因为这两种漆都刚刚漆上，还是湿的。每个人有两个漆桶和两套刷子。风并不是刮一阵歇一阵，而是猛烈地一个劲儿地吹着，钻进他们

的衣服，使他们冻得发抖，手脚麻木。风是从右边吹过来的，因此就更糟糕，因为干活用的是右手，这就使得身体的右边完全暴露在风中。大部分时间他们可以把左手插在裤袋里，让左臂紧贴身旁。那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

风从右边刮来还有一个不利条件，因为工人们外衣的钮扣一般是钉在右边的，因此风可以从衣襟里钻进去。菲尔波特更能体会到这一点，因为他的上衣和背心上有几个钮扣已经掉了。

大家干活的时候冷得直打哆嗦，牙齿格格作响，他们的手和脸变成紫灰色，只有在死尸的嘴唇上才能见到这种颜色。他们眼里满是泪水，眼皮红肿。菲尔波特和哈洛的靴子一会儿就被污泥浸透，双脚冻得疼痛不堪。

他们的手当然最难受，木得连手中握着的刷子也感觉不到了；事实上，不多久菲尔波特蘸漆时刷子就从他手里掉进了漆桶；他觉得手指僵得不能动弹，于是把手插入裤袋里去暖和一下，并开始走动，在地上跺脚。欧文、伊斯顿和哈洛马上也照着做，他们绕到斯莱姆干活的背风的那边去，来回走，搓搓手，跺跺脚，挥挥胳膊，以此来暖和暖和身子。

“要是我算准尼姆罗德不来，那我一定穿上大衣干活，”菲尔波特说，“可谁知道那狗养的什么时候来呢，要是他看见我穿大衣干活，那我准得滚他妈的蛋。”

“其实穿上大衣并不会影响干活，”伊斯顿说，“事实上，要不是这么冷，我们还可以干得更快一些呢。”

“即使瘟神不来，我们要是穿上大衣克拉斯也会说话的，”菲尔波特接着说。

"嗯，他就是说了什么，你也很难怪他，能怪他吗？"斯莱姆不以为然地说，"亨特要是来了，看见我们穿着大衣干活，克拉斯自己也要挨骂。那可就热闹了。"

斯莱姆没象其余的人那样受冻，不但因为他抢到了背风地方的窗子，而且还因为他比别人穿得多。

"你们猜猜看克拉斯在里面干什么？"伊斯顿问道，他耸起了肩膀踱来踱去，两只手深深地插在裤兜里。

"鬼才知道，"菲尔波特回答说，"东涂涂西刷刷。他从来不干我们这种活儿；挑轻活干他最在行。"

"那又怎样呢？要是我们处在他的地位，我们也会这样干的，谁都会这样，"斯莱姆说，接着又讽刺地补充一句："莫非你会把轻活让给别人，自己留着重活！"

斯莱姆知道他们虽然在谈论克拉斯，可是也在暗指他自己。在回答菲尔波特的话时，他狡猾地瞟了欧文一眼，直到现在欧文还没有开口说话。

"问题不在我们会怎样做，"哈洛插嘴说，"问题是怎样才算公平。克拉斯尽给自己挑轻活而把重活给别人，这是不公平的，不能说如果我们有他的机会也会那样做，就证明那种做法是对的了。"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拼命为自己打算也是无可指责的，"欧文对斯莱姆的探询的眼光回答说，"这是现行制度的原则——只图自己便宜，那管他人死活。至于我自己，我不想装作是个不自私的人。我并不冒称自己的行动遵循基督的山头训示。可是听到你这样一个自称基督信徒的人提倡自私，倒确实使人感到意外。或者不如这样说，如果'基督徒'这名称

仍然表示信奉基督的人，并没有变成说谎者和伪君子的代词，那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了。”

斯莱姆没有回答。可能正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才能毫不在意地忍受这番侮辱。

“几点钟了？”菲尔波特问道。

斯莱姆看了看表。快十点了。

“天哪！才十点？”大家回去继续干活时伊斯顿抱怨地叫道，“离吃饭还有两个钟头哪！”

只不过两个钟头，但对这些不幸的、饥寒交迫的可怜虫来说，那简直仿佛是一万年！他们站在这儿，透过他们的衣服的寒风好象是冰冷的手指在撕碎他们的心肺。从他们渴望午饭时刻尽快到来的迫切心情看，你也许会觉得现在等着他们的是一桌丰盛的筵席，而不是面包、干酪、洋葱、或者咸鱼——加一杯淡茶。

午饭前还得受两个钟头的罪；饭后又得受三个钟头罪。然后，感谢上帝，天才黑得无法继续干活。

如果他们是奴隶而不是“自由民”，是拉什顿先生的财产而不是雇工，那他们就会好得多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如果他们中有一个人或是所有的人由于听任风吹雨打而病倒或者死去，拉什顿根本就不在乎。对他说来，这完全没有关系，失业的和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可多着呢，他们谁不高兴来填补空缺？但是如果他们是拉什顿的财产，那么象目前这样的工作就一定会延缓一下，等到不致危害奴隶的健康和生命时再去进行。无论如何，即使要在这样的天气进行工作，奴隶主至少也会注意到让他们有吃有穿；他会象照顾他的马匹一样照顾

他们的。

人们总是很爱护自己的马匹的。如果他们让一匹马工作过度而病倒，那他们就得付出一笔钱来买药品、请兽医，且不说还得白赔牲口的草料和安顿费用了。如果他们让自己的马累死，他们就得出钱另外再买。对于工人他们可不会有这些顾虑了。如果他们把一个工人累死，他们可以不花一文在附近街头再找一个。他们用不着把他买下来；只消在他干活期间给他点工钱够他买那么点儿吃的穿的就行了。如果他们只不过是把他累病了，他们用不着在他卧病期间给他生活费用或医疗照顾。生了病的工人要么不吃饭、不求医，要么自己负担这些费用。不过同时必须承认，工人比马匹和奴隶还是要高一等，因为他享受了千金难买的自由。如果他不喜欢老板的条件，他大可不必接受。他可以拒绝工作，他可以不干活而去挨饿。在他身上没有绳子拴住他。他是一个自由人。他是一切时代的继承人。他享有完全的自由。屈服或是挨饿，忍辱含垢或是等着饿死——他可以自由地进行选择。

风越刮越冷。起先从云层的罅隙里还露出几小块蓝色的天，现在整个天空已变成一片灰色，看来马上要下雪了。

工人们看到这情形，情绪很矛盾。如果真下起雪来，他们就不会在外边干活了，因此他们不由得希望会下雪、下雨、下冰雹或发生任何其他会使他们停止工作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如果天气使他们不能进行室外的工作，总有几个人会被裁掉，因为室内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只要有办法，他们都想多做几个工时，因为离开圣诞节只有十天了。

早晨的时间慢吞吞地挨过去，天并没有下雪。工人们一

声不响地干着，因为他们没有兴致说话，不仅如此，他们还担心亨特、拉什顿或克拉斯也许会躲在哪棵树后面，或者从哪扇窗子里窥视他们。这种恐惧心情使大部分人不敢转一下身子，只是埋头干着。没有一个人愿意失掉被留下来干别项工程的机会，据说拉什顿公司又要为斯韦特先生装修房屋了。

十二点钟终于到了。克拉斯的哨子声才停下，他们已经聚集在厨房里熊熊的炉火跟前。斯韦特送来了两吨煤，按他的吩咐几乎每间房里都天天生火，这样的话，这幢房子到圣诞节时就可以住人了。

哈洛把咸鱼戳在一根铁棒尖上放在火上烤，一边说道："我怀疑公司到底是不是真的又要替斯韦特修房子。"

"真的？没那回事！"坐在木桶上的那位工人轻蔑地说。"全是些鬼话。他们说斯韦特买下的那所空房子在哪儿，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人看见拉什顿和尼姆罗德看过的那所房子？"

"知道，"哈洛回答说。大伙儿很感兴趣地听着。

"得了，他们还没有估好价呢！那所房子的主人在国外，拉什顿看中花园里的一些花木，他告诉瘟神他要哪几棵。老潘底乌斯·彼拉多跟内德·道森带了车子去，来回两三趟，差不多把花园里好一点的东西全都搬走了。剩下没有运到拉什顿家去的东西，就全搬到亨特家去了。"

这个故事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几乎把找新工作的希望要落空这件事也不放在心上了。

"谁告诉你的？"哈洛说。

"内德·道森亲口说的，我说的千真万确，你问他好了。"

内德·道森，人家通常管他叫"邦迪的老伙伴"，离开这儿

到工场去干零活已经有好几天了，那天早晨才回到"窑洞别墅"来。人们一问他，他马上就证实了迪克·万特莱的话。

"要是他们不小心，他们会给自己招来麻烦的。"伊斯顿说。

"哦，他们不会的。拉什顿手段可高明哪，出不了毛病。那个经纪人好象是他同党，他们先串通好才干的。"

"他妈的，真不要脸！"哈洛叫道。

"哦，这跟他们从前干的那些事比起来，真算不了什么。"坐在木桶上的那位工人说，"嗳，你们不记得去年夏天的事吗？拉什顿硬是从宏伟大道那所房子里把那张橡木雕花桌弄到自己家里去了。"

"记得，那一招也够高明的，可不是？"菲尔波特叫道，有好几个人笑了起来。

"是这么回事儿，去年夏天我们整修五九六号那座大房子，"万特莱接着说，好让不明"真相"的人也听听，"那房子好久没人住了，我们在楼梯下的壁橱里发现了那张桌子。东西真考究极了，是那种用托座固定在墙上的桌子，没有脚，桌面是一块半圆形的大理石，下面是一个橡木的美人鱼雕像，两臂举过头托住桌面——漂亮极了！"坐在木桶上的人一想到那东西，兴致更浓了。"至少值五个金镑。呃，我们正把那张桌子拖出来，碰巧拉什顿跑来了。他一看到那张桌子就叫克拉斯用一只布袋遮好，不让别人瞧见。接着他就溜回门市部，派那小家伙推一辆车子来把桌子搬到他自己家去，现在就装在他的前厅里。两个月前我给派到那儿去油漆前廊门，亲眼看到了这张桌子。那儿有一张画，叫'最后审判日'，就挂在桌子上方的

墙上——雷电、地震，僵尸从坟墓里爬出来——怪怕人的！图画下面有一张卡片，写着《圣经》上的一句话——‘基督是此家之主，他是每餐必到的无形客，每语必闻的默听者。’我在那儿干了三四天活，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

“哦，那可是绝了，不是吗？”菲尔波特说。

“是啊！可是最妙的是，”坐在木桶上的那位工人继续说，“最妙的是瘟神知道那张桌子给弄走了气得几乎发疯，因为他自己本来想要，因此他跑到楼上拆下一扇百叶窗，叫小家伙背到他家去了。过了几天，就叫了木匠去把它装在自己卧室里。”

“这扇窗子后来就一直没人知道吗？”伊斯顿问道。

“是啊，也有人说闲话。经纪人查问这扇窗子的下落，可是潘底乌斯·彼拉多硬赌咒发誓说那房间根本就没有百叶窗，结果还是由公司给再装了一扇新的。”

“我不明白，那张桌子究竟是谁的呢？”哈洛说。

“这桌子是那座房子的固定装置，”万特莱回答说，“我猜想从前的房客有家俱要放在装着这张桌子的地方，就把桌子拆下来藏在那个壁橱里，等到他们搬家的时候，却懒得把它装回原处去了。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墙上有从前安装的记号。可是我们油漆楼梯的时候，那地方给用纸糊上了，我想房东或经纪人大概从来没想到有那么一张桌子，总而言之，拉什顿平安无事地把它拿走了。”

另外一些人也讲了诸如此类的故事，都是他们以前那些老板们干的好事。过了一会儿，话题又转回到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上来——马上就要裁人了，但又找不到别的工作，因为已经

有大量工人失业了。

“我真弄不明白，”伊斯顿说，“怎么会一年不如一年的。现在的活儿看来还抵不上从前的一半多，就是有工程也都马虎潦草，好象那些老板们出不起修建费用似的。”

“是啊，”哈洛说，“说得对。就说说宏伟大道那座房子的工程吧。从前的人一定比现在人有钱，那儿客厅和饭厅里挂窗帘的楣板也都漆了一层又一层！可现在他们要把房子里里外外全漆一遍，出的钱只抵得上从前油漆一套楣板的。”

“看来现在谁都多少有些困难，”菲尔波特说，“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情况就是这样。”

“你应该请欧文给你讲讲，”克拉斯嘲弄地笑了笑说，“他知道什么是贫困的根源，可他就是不肯对人讲。好久啦，他一直都想要告诉我们，可又总是没有讲出来。”

克拉斯一直没有机会把他从《糊弄家》上剪下那张纸片掏出来，他说这句话也就是想把话题转到那方面去，好让他有机会把它拿出来。但欧文并没有答腔，仍旧继续看他的报纸。

“我们好久不听演讲了，不是吗？”哈洛用一种带点儿恼怒的声调说，“我想欧文该给我们解释解释什么是贫困的真正原因了。我都等得不耐烦了。”

大伙儿都笑了起来。

* * *

菲尔波特吃完午饭走出厨房，随即搬了一张小折梯来，他把梯子撑开放在屋角上，梯背对着听众。

“我给你准备好了，我的乖孩子！”他对欧文叫道，“这就是

你的讲坛。”

“好，快来吧！”克拉斯喊道，一边在背心口袋里摸剪报，“告诉我们什么是贫困的真正原因。”

“对，对，”坐在木桶上的那位工人大叫道，“快上讲坛，给我们讲一次道吧。”

欧文没有理睬他们的请求，因此大伙儿开始起哄逗他。

“来吧，老兄，”菲尔波特小声说，对欧文眨一眨圆鼓鼓的眼睛，想说服他快讲，“来吧，哪怕就为了让大伙儿乐一乐，解解闷。”

欧文于是踏上梯子——克拉斯心中暗自高兴——大家立即报以一阵热烈的喝采声。

“瞧，这不是么，”菲尔波特对听众说，“起哄和吓唬都没用，他这个演说家是吃软不吃硬的。要不是我，他才不会同意演讲呢。”

由哈洛提议，经过坐在木桶上的那位工人附议，大伙儿一致选出菲尔波特担任主席，于是欧文开始演说：

“主席先生，诸位先生：

“本人素不习惯于公开发表演说，现在冒昧地站在这么多上流社会的、有名望的、有才华的人士面前，心中不免有些惶恐。此番能与诸位相见，本人实在感到荣幸之至。”（喝采）

“这可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演讲哪！”坐在木桶上的那工人对主席轻声说，主席做了个手势叫他别作声。

欧文接着说：

“在以前的几次演讲中，我曾经竭力想使大家相信：金钱本身并没有价值，也没有真正的用处。但在解说这个问题时，

我恐怕是作得很不成功的。”

“这话可不对，老兄，”克拉斯讽刺地叫道，“我们大家都同意哩。”

“对，对，”伊斯顿喊道，“如果有个老板现在跑进来给我一个金镑——我一定不要！”

“我也不要，”菲尔波特说。

“嗯，无论你同意或不同意，事实总还是事实。一个人可能有一定数量的钱，在英国算得上比较富有，可是如果他跑到生活程度很高的国家去，他就会觉得自己处于贫穷之中。或者，我们设想一个人住在一个有钱买不到生活必需品的地方，这就更有助于我们弄明白这个问题：富裕不一定在于有许多金钱，而在于能够享受劳动创造出来的丰富物资；贫穷不仅在于没有钱，而且在于缺乏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享受——换句话说，就是缺乏文明的果实，缺乏那些毫无例外全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东西。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我所说的其他的话，你们都得承认这一点：我们目前的情况确实如此。我们没有充分享受文明的果实——我们都处在不同程度的赤贫状态之中。”

“提个问题！”克拉斯喊道；但立即有许多人愤怒地大声嘟囔着表示反对，欧文于是继续往下讲：

“我们怎么会这样缺少劳动产品呢？”

“我们为什么缺少劳动产品，”克拉斯摹仿欧文的口气插嘴说，“理由就在于我们没钱去买。”

“对，”坐在木桶上的那位工人说，“我说过要是把全国所有的钱照欧文的想法拿来大家平分——只消六个月所有的钱

就会象现在一样又统统回到有钱人手里去了，那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再分罗。”

好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以讥讽的口吻作出回答，接着大伙儿议论纷纷，争先恐后地嘲笑那班社会主义者的愚蠢，管他们叫做“分配者”。

巴林顿几乎是唯一没有参加议论的人。他坐在平时坐的老地方和往常一样默默抽着烟，对身边的一切显然毫不关心。

“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把所有的钱平均分配，”欧文乘着暴风雨暂息时说，“我也不知道有哪个社会主义者提倡这种做法。你们有谁能把提倡者的姓名告诉我吗？”

没有人回答，欧文又重复问了一次，这次是直接向克拉斯发问的，他一直是抨击和嘲笑“分配者”最起劲的人之一。克拉斯给窘住了——他对这问题一窍不通——不觉张口结舌露出一副蠢相，过了好一会儿才放开嗓门叫着说：

“嘿，这件事人人知道。谁都明白他们安的什么心。可他们小心谨慎，不亲自出面来提倡这一套。看看那些国会里的工党议员们——一批好吃懒做的混蛋！他们没当议员前是什么东西？还不是象你我一样干活的！可他们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还有——”

“是的，这我们全知道，”欧文说，“可是我要请你告诉我们，是谁提倡把全国的钱拿来平均分配的？”

“我说，人人都知道他们这些人要想干什么，”克拉斯喊道，“这一点你也跟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真是妙极了！”他又

忿怒地补充说，“照他们那样说，一个扫街的或是一个干农活的收入就得和你我一样！”

“这个我们可以以后再谈。现在我要知道的是——你根据什么说社会主义者主张把所有的钱平均分配给全国的人？”

“呃，我一向就知道他们主张这样干的，”克拉斯勉强回答说，显然自己也觉得说不响了。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有几个人说。

“大家来想想看，”克拉斯继续说，一面从背心口袋里把《糊弄家》的剪报掏出来，“我这儿有个小玩艺儿，我正要念给诸位听听。这是从《糊弄家》上剪下来的。我都把它给忘了。”

克拉斯说报纸的字体太小，他眼睛不济事，就把剪报递给哈洛。哈洛接过来高声朗读道：

证明你的原则；否则，两方面的情况都应看一看

“我真希望能够使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不幸的遭遇：我们受到的不公道、专制和压迫！”一匹满腹牢骚的驽马对一匹疲惫不堪的矮脚马说，他们并排站在一辆还未租出的马车前面。

“谢谢你，我宁愿睁开眼睛看点儿叫人快活的东西，”矮脚马回答说。

“我真替你难过。要是你能具有崇高的抱负——”驽马说。

“打开窗子说亮话。你到底想要什么？”矮脚马打断了它的话。

“我要什么？要平等，要把整个世界拿来平均分配，”驽马说。

“你当真这样想吗？”矮脚马说。

“当然这样想。那些光滑的、娇生惯养的猎马和赛马有什么权利住温暖的厩房，吃上等的饲料，凭什么要马夫和骑手来服侍他们？想到这些真叫人心里作呕，”驽马回答说。

“这个我不懂，可是你也许说得对，”矮脚马说，“为了表示我很认真，当然你也是很认真的，请你把袋子里的好豆给我一半，我也把我袋子里的烂燕麦和草料给你一半。拿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原则那是再好不过了。”

新奇的寓言　普罗泽夫人作

“这一下你可没话说了吧！”几个人一起叫道。

“这说明什么呢？”克拉斯得意洋洋地大声说道，“你怎么不把你的工资拿去和失业的人分用呢？”

“这说明什么？”欧文轻蔑地回答说，“这说明，要是《糊弄家》的编辑把这篇文章登出来作为反社会主义的论据，那只表明他自己低能无知，不然的话，就表明他把他的大多数读者都当作是低能无知的人。这不是一篇反对社会主义的议论。它反对的是那些冒充基督徒的伪君子——那些人宣称‘爱邻人如爱自己’，装作相信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说什么他们不爱这个世界或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并且说什么他们不过是‘路过尘世到乐土去的旅客’，等等。至于我为什么不那样做——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我并不冒充基督徒。可你们都是‘基督徒’——你们为什么不那样做呢？”

“我们并不是在谈宗教呀，”克拉斯不耐烦地叫道。

“那你在谈什么？我从没说过什么‘把东西分给别人’或者‘承担别人的苦难’。我并不宣称‘别人对我有所求一定予以

满足’，或者‘把我的外套送给偷我上衣的人’。我读过《圣经》，基督要他的信徒那样去做，我不假装是他的信徒，我不必那么做。但你们信基督：为什么又不按基督的话去做呢？”

似乎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演讲者又继续说道：

“在这一点上，所谓的‘基督徒’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基督说上帝是父亲而世人是同胞。今天那些冒牌的基督徒假惺惺地声称他们现在要实行这些教导。但他们口是心非。他们反而安排好一套‘生活战斗’的制度！

“社会主义者——并非出于自愿——发现自己置身于这个可恶的战斗中，他向别的战斗者呼吁停战，建立一个兄弟友爱和互相帮助的制度；但他对那些不同意他的呼吁的人，以及那些迫使他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与之战斗的人，并不伪善地讲什么兄弟友爱。他知道在这场战斗里他必须应战，否则就活不下去。因此，他为自卫而战，但他始终不断地呼吁停止屠杀。他要求变更制度。他提倡合作而不是竞争；但他怎么能和那些坚持同他竞争的人合作呢？没有一个人能单独实行合作！社会主义只能靠社会群众来实现——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如此。但目前，社会群众中的其他成员——基督徒——对社会主义者的呼吁却加以嘲笑和反对。

“正是这些冒牌基督徒不实行自己所宣讲的教义，因为他们一边高唱团结友爱之歌，一边在他们那个可恶的‘生活战斗’里互相格斗，互相卡脖子，互相践踏！

“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象你们所说的那样，建议平分钱财或其他东西。还有，稍微有些头脑的人都能看出，你们这种论据其实是一种反对现行制度的论据，因为它恰恰证明了钱本

身根本没有什么用处。假定把所有的钱平均分配掉；假定钱多到使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万镑；假定他们那个时候都自以为很有钱而不想干活了，那么他们靠什么来维持生命呢？他们的钱吗？他们能吃它、喝它、穿它吗？不要多久，他们就会发觉这奇妙的金钱——在现行制度下最有力量的东西——实在并不比一堆垃圾更为有用。他们很快就会毁灭，并不是为了缺少金钱，而是为了缺少财富——那就是，缺少劳动创造出来的物资。再说，你们说得一点儿不错，如果明天把所有的钱平均分掉，只要很短一段时间，它又会重新集中起来。那证明只要现在的金钱制度继续存在，贫困就不可能消灭，因为一样东西在某些地方聚集成堆，就意味着在其他地方只剩下很少或者简直没有了。因此，货币制度存在一天，我们就一天摆脱不了贫穷以及它所能带来的种种灾难。"

"哦，当然罗，除了你，我们都是白痴，"克拉斯冷笑着说，他开始觉得有些稀里糊涂了。

"我要求主席维持会场秩序，"伊斯顿说。

"我提议来一品脱，"菲尔波特叫道。

"随你们要什么，"哈洛说，"只要不要我付钱就行。"

"我要一品脱黑啤酒，"坐在木桶上的那位工人说。

"我要问的是，"伊斯顿继续说，"演讲人想在什么时候给我们解释贫困的真正根源。"

"对呀，对呀，"哈洛嚷着，"我也想知道这个。"

"我想知道的是究竟由谁来讲这个问题？"木桶上的那人问道。

"还用说，当然是欧文罗，"哈洛回答说。

"得了，那你为什么不能安静一会儿让他说下去呢？"

"再有哪个混蛋插嘴，"菲尔波特叫道，一边卷起袖子，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听众，"再有哪个混蛋插嘴，就把他从窗口扔出去！"

这么一来，大家都装作非常害怕的样子，尽量离开菲尔波特远一些。伊斯顿本来坐在他旁边，站起来坐到欧文的那个空位子上去了。只有坐在木桶上的那位并不显得怎么慌张；也许由于他仍然有一条护城河围着，所以觉得比较安全。

"贫穷，"演讲者接着说下去，"就在于缺少生活必需品——或者不如说缺少文明的果实。"

"这套话你讲过一百遍了，"克拉斯吼叫起来。

"我知道我讲过很多次了；而且我相信还得讲上五百遍，你们才会懂得这个道理。"

"说下去，说下去，"坐在木桶上的那位工人喊道，"对这个别再争论了。"

"请大家遵守秩序，行不行？"菲尔波特凶狠地叫道，"让他讲下去。"

"一切东西都是这么制造出来的，"欧文继续说，"它们都是劳动者借助机器用原料制成的。在我们研究现在为什么缺少这些东西时，我们首先要问：是不是由于现有的原料不足，我们才制造不出足以满足我们需要的东西来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毫无疑问，所有的原料都是绰绰有余的。

"因此，原料缺乏不是原因。那我们就得从另一方面来看看。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缺少劳动力呢？难道没有那么多人能够而且愿意干活吗？或者是不是没有足够的机器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能够而且愿意干活的人多着哩，机器也有的是！

“情况既然如此，怎么又会产生这个反常的结果呢？为什么生产不出足够的文明的果实来满足大众的需要呢？为什么大多数人得不到生活中的好东西、奢侈品以及生活乐趣，甚至仅足糊口的必需品也常常无法得到呢？

“原料多——劳动力多——机器多——但几乎所有的人差不多什么都缺少！

“产生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是：我们拥有的生产手段，虽然可以为全体人民生产十分丰富的物品，但我们管理事务的制度却是无比愚蠢的。

“现行的货币制度使我们不能进行必要的工作，以致大多数人民得不到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他们拥有能够生产丰富物品的资料，却遭受着匮乏的痛苦。他们只得闲着，因为他们都给一根金链条捆绑住了。

“让我们仔细考查一下这个丧失理性的、愚昧低能的制度吧。”

欧文请菲尔波特从炉栏下面拿出一段烧焦的木柴给他，他接过来在墙上画了个大约四英尺长一英尺宽的四边形。厨房的墙壁还没有粉刷过，所以涂脏了也没有关系。

这个框框代表全国成年人的总数

“要找出我国劳动生产品缺少的原因，首先必须弄清楚人们是如何打发他们的时间的。现在这个方块代表全国成年人的总数。这里面的人属于不同的阶级，从事各种各样不同的职业。其中有些人参加生产文明的果实，有些人并不。这些人全都消费文明的果实，可是我们如果调查一下他们的职业，我们就会看出虽然其中大多数是工人，然而只有较少一部分人真正从事生产文明的果实或生活必需品。”……

全场再度恢复了秩序，演讲者又回身望着墙上的图形伸出手来，显然有意要补充点什么，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却犹豫不决地喃喃说了几句，把手臂放了下来。

这时场内一片寂静，反令人不安起来。因而欧文更感到尴尬和紧张了。他知道他们根本不愿意听到、谈到、甚至想到诸如贫穷的根源这一类问题。他们倒宁愿拿这些问题来寻开心，嘲笑一番。他知道，如果他要讲的那些道理有些难懂或不够清楚，他们是绝对不想尽力去弄个明白的。他有什么办法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都不能不接受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他们只要肯稍微动脑筋想一想，那他是很容易使他们信

服的，但他知道他们一定不肯为这种事“费心”。这比不得一篇淫秽故事、一局投环或推币游戏、一则有关足球、板球、赛马的新闻，或者是一条有关某些皇亲国戚或显贵人物的趣事琐闻，能算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

贫困的根源问题只不过和他们自己以及孩子们的未来幸福有关而已。这么一件不值得认真关心的无关紧要的事情，要对他们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他们不费思索一听就懂，这几乎是办不到的事。

有些人看到他踌躇的样子，暗自发笑。

“他自己好象也给弄糊涂了，”克拉斯对斯莱姆轻声说，斯莱姆笑了起来。

这句话激怒了欧文，他继续往下说：

“这些人全都参加消耗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我们现在来把他们划分成一个个不同的阶级：参加生产的、无所事事的、做坏事的以及那些干着不必要事情的。”

“以及，”克拉斯冷笑道，“那些专说废话的。”

“我们先划出那些非但无所事事而且坦白承认自己是废物的人；那些偶尔做点有益的事就会认为丢脸的人。这个阶级包括走江湖的、乞丐、‘贵族’、‘社交界’人士、大地主以及一般拥有遗产的人们。”

他说着就在那个长方形的一端画了一根直线：

1

走江湖的，乞丐，“社交界”人士，“贵族”，大地主，一般拥有遗产的人们。	

“这些人完全不做事，只知道吞食或者享受别人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

“下面一类代表那些只做某一种工作的人——如果你们高兴的话，也可以管他们叫‘动脑筋的’——他们的工作完全是损人利己的。这里包括老板——或者称为劳动剥削者、窃贼、骗子、扒手、唯利是图的股东、强盗、主教、金融家、资本家以及那些被人们幽默地叫做‘ministers’① 的吃教饭的家伙。如果你记得‘minister’这个词就是‘仆人’的意思，你就能看出这是多大的笑话。

1	2	
走江湖的，乞丐，“社交界”人士，“贵族”，大地主，一般拥有遗产的人们。	劳动剥削者，窃贼，骗子，扒手，股东老板，强盗，主教，金融家，资本家，牧师。	

① 这个词有“部长”、“大臣”、“牧师”、“仆人”等意思。

“这些人自己什么都不生产，可是他们勾结起来使阴谋要诡计，占有别人生产出来的很大一部分劳动果实。

“第三类代表那些做不必要的工作、挣工资或薪水的人。那就是说，他们所生产的东西或所做的事情——虽则对这个‘低能的制度’是有用和必需的——但不能算作是生产生活必需品或文明的果实。这一类人最多，包括行商、推销员、保险经纪人、代办商、大部分的店员、大部分的职员、办公室、事务所的建筑和装修工人以及从事所谓‘商业’的人们。‘商业’这个词的意思，本来就是忙得没功夫生产任何东西。① 还有就是从事设计、构图、油漆或印刷广告的一支大军，这类事情大多毫无用处，大部分广告的用意无非是劝顾客向这家公司而不向那家公司去买东西而已。如果你要奶油，你到勃朗公司、到琼斯公司或到鲁滨逊公司买还不都是一样的。”

1	2	3	
走江湖的，乞丐，“社交界”人士，“贵族”，大地主，一般拥有遗产的人们。	劳动剥削者，窃贼，骗子，扒手，股东老板，强盗，主教，金融家，资本家，牧师。	全部从事不必要的工作的人们。	

在进行这一段演讲时，听众开始显出不耐烦和不以为然的样子来了。欧文看到这情形，加快速度往下说道：

“如果你进城去，你可以看到彼此相隔很近的六家布店

① 商业的原文“Business”，本是从“Busy”（忙）一字变来。

——甚至往往就是紧挨着——出售着同样的货色。你大概不会认为那些店铺全是必要的吧？你知道只要其中的一家，作为储藏货物和供应劳动产品的中心，就可以发挥所有这些店铺的作用了。如果你肯承认六家布店有五家是多余的，那么你也得承认建造这些店铺的工人、店内雇用的男女推销员或其儿伙计以及为它们设计、书写和印刷广告的人全在干着不必要的工作，他们全在浪费时间和精力。这些时间和精力本可以用来生产现在我们所缺少的种种东西的。你必须承认这些人既不生产生活必需品也不生产文明的果实。这些人只是将那些东西买进来又卖出去，囤积它们，操纵它们的价格，把它们陈列在'百货商店'和'百货商场'的橱窗里，从它们身上攫取利润，并使用它们。可是这些人自己并不生产生活或幸福所必需的东西，其中有些人的确也生产了一些什么，可那只是现存的低能的制度所需要的东西。"

"那么你以为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鬼制度呢？"坐在木桶上的那位工人打断他的话说。

"对呀，你倒是很会找岔儿，"斯莱姆冷笑着说，"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把事情弄好呢？"

"不过，我们现在并不是在谈这个问题，是吗？"欧文回答说，"现在我们只想弄清楚为什么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足够的劳动产品。虽然这第三类里大多数的人工作很辛苦，但他们却没有生产出什么东西来。"

"胡说八道！"克拉斯不耐烦地叫起来。

"就算有些铺子实际上是多余的，"哈洛大声说，"可它们都能帮人找口饭吃啊！如果铺子关掉一半，那就是要让在那

儿工作的人全都失业。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我说：所有这些店铺都能为人提供干活的机会。”

“对呀！对呀！”护城河后面的那人喊道。

“不错，我知道这可以使人有工作干。”欧文回答说，“但你可知道我们并不能光靠‘工作’生活啊。要生活得舒服，我们就得有足够的由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一个人可能干得很努力，而他却仍然是在浪费时间，要是他并不生产必要的或有用的东西。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铺子、百货商店和百货商场呢？你以为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让那些建筑工人或店伙计有个谋生的机会吗？决不是这么回事。这些铺子的开设，商品卖得那么贵，全都是为了让老板们从中发财，并且可以付给房东高昂的租金。正是为了这个，店铺里工作人员所得的工资或薪水就被尽量削减到最低的程度。”

“这我们全知道，”克拉斯说，“可是你不能否认这些店铺给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那就是我们需要的——大量工作。”

整个房间里“对呀，对呀，”的喊声以及不同意演讲者见解的喧闹声响成一片，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时间说话。过了一会儿，骚乱稍稍平息下去，欧文又继续往下说道：

“大自然没有把生活和幸福所必需的一切现成的物品提供给人类。要得到这些东西，我们必须工作。唯一合理的劳动是用来创造这些物品的劳动。任何工作，如果不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都只能是可笑、愚蠢、罪恶、笨拙的浪费时间。

“那正是图上第三类所代表的一大群人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他们都非常忙——工作很卖力——不管怎么说，他们事

实上什么事也没有做。"

"行啊，"哈洛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不用老在这一点上翻来覆去说个不停。"

"下一类，"欧文接下去说，"代表从事真正有用工作的人——生产文明的果实——生活上的必需品、精细的奢侈品。"

1	2	3	4	
走江湖的，乞丐，"社交界"人士，"贵族"，大地主，一般拥有遗产的人们。	劳动剥削者，窃贼，骗子，扒手，股东老板，强盗，主教，金融家，资本家，牧师。	全部从事不必要的工作的人们。	全部从事必要工作——生产文明果实——的人们。	失业者

"好哇！"菲尔波特带头喊了起来，大伙儿热烈地跟着嚷。"好哇！这可轮到我们啦，"他又加了一句，对大伙儿点点头，眨一眨圆鼓鼓的大眼睛。

"我提请主席遵守秩序，"坐在木桶上的那位工人说。

欧文把各种职业的名称写完以后，有几个人站了起来，指出他把制造啤酒的工人遗漏了。欧文纠正了这个严重的疏漏，又接下去说：

"第四类里大部分人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没有活干，因此我们得把这一格的尺寸缩减四分之一左右。这块灰暗的部分就代表失业者。"

"可是第三类当中有些人也时常失业的，"哈洛说。

"对，可是他们就是干活也没生产出什么东西来，因此我

们不必再把他们列为失业者，因为我们现在的目的只想弄清楚为什么不能有足够的生产品可供每一个人享用；这个——控制我们事务的现行制度——就是匮乏的原因——贫困的根源。当你想到另几类人全都在吞食第四类人生产出来的东西时，你还会奇怪为什么会没有足够的东西供大家享用吗？”

“‘吞食’可是个好字眼呀，”菲尔波特说，大家都笑了起来。

演讲者在那张表格下面的墙上又画了一个小方块，并把这个方块涂黑。

1	2	3	4	
走江湖的，乞丐，“社交界”人士，“贵族”，大地主，一般拥有遗产的人们。	劳动剥削者，窃贼，骗子，扒手，股东老板，强盗，主教，金融家，资本家，牧师。	全部从事不必要的工作的人们。	全部从事必要工作——生产文明果实——的人们。	失业者



这代表第四类人生产物品的总和

“这个黑方块代表第四类人生产出来的文明果实和生活必需品的总和。现在，我们就按照在现行的低能制度下产品分配于各个阶级的实际情况，来把这些东西进行‘分配’。

“第一类和第二类的人大家公认他们是最有身价和最应该享受的，我们就分给他们总数的三分之二。

“余下来的我们就给第三类和第四类的人去分配。

1	2	3	4	
走江湖的，乞丐，“社交界”人士，“贵族”，大地主，一般拥有遗产的人们。	劳动剥削者，窃贼，骗子，扒手，股东老板，强盗，主教，金融家，资本家，牧师。	全部从事不必要的工作的人们。	全部从事必要工作——生产文明果实——的人们。	失业者

第四类人所生产的东西就这样“分配”给各个阶级的人们。

“现在，你们切不可认为第三类和第四类的人会就此心平气和地来平均分配他们应有的一份了。完全不是这样。分配的结果是有些人得到很少，有些人一点也得不到，有些人得到的却超过他们所应得的。就在第三、第四这两类人中，激烈的‘生活战斗’进行得最为残酷；在这个战斗里，弱者和善良的人情况最糟糕。一些由于自己的才能和机遇已经有所成就的人也被迫不得不采用种种自私自利的手段，因为一个才能出众

而不自私的人，往往会把他的才能用于解除别人的显而易见的痛苦，而不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这样他就不可能取得世上一般人所谓的‘成就’。一切真正力求‘爱邻居如爱自己’或以德报怨的人、性情温和的人、心地善良的人、以及所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善人君子，他们注定要落到战败者的行列中去；因为只有那些坏蛋——那些巧取豪夺、阴险狡猾、自私自利和卑鄙龌龊的人，才最具备生存下去的条件。而第三类和第四类的人为了争取那一点点东西，全都置身于这场可怕的战斗中，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他们很少人有空来问一问为什么他们拼命争取的东西老是只有那么一点点，或者问一问为什么他们非这样拼命不可！”

全场鸦雀无声，沉默了一阵，每个人都在动脑筋想找一些什么话来反击演讲者的这番议论。

“第一类和第二类的人那么少，怎么消费得了照你图里所分配给他们的那么多东西呢？”克拉斯问道。

“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把它消费掉，”欧文回答说，“许多东西是胡乱糟蹋掉了。他们也销售一部分东西到国外去赚钱；可是他们自己消费掉很大一部分，因为为生产这些人所享受的物资，花费的劳动量要大于生产工人消费品所需的劳动量。大多数不干活的人得到的都是最好的东西。工人阶级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都用来生产有钱人享受的东西。把一个有钱人的老婆或女儿所穿的衣服，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跟一个工人的老婆或女儿所穿的衣服来比一比。生产前者比生产后者花去的时间与劳动要大二十倍；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他们的房子、衣服、靴子、帽子、珠宝和饮食等等莫不如此。他

们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是最好的，都是上等手艺，或是长期的和辛勤的劳动做出来的。可是对大部分使用劳力来生产这些好东西的工人说来——那就什么坏东西也都算是够好的了。慈善的工人们给自己制造的是劣等的衣料——用破布烂棉花做成的廉价布——以及硬得象铁皮的劣等皮靴，穿在脚上十分不舒服。要是你看见一个工人穿了一身还算不错的衣服，你可以放心大胆地断定：他在过着违反人的天性的生活——那就是说他是个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那套衣服是他按分期付款办法赊来的，而且一定还没有付足价款；或者那是什么人扔掉不要的衣服他从旧货店买来的；再不，就是哪个乐善好施的有钱人送给他穿的。吃的东西也是如此。所有的鸭子、鹅、野鸡、鹧鸪、以及肉类中最好的部分——所有的鳊科鱼、上等比目鱼、鲑鱼和斑鳟鱼——"

"行了，别讲下去了，"哈洛崟叫起来，"我们不要再听这些了。"还有几个人也抗议演讲者在这些琐碎的东西上面浪费时间。

"——一切顶上等的东西都是专供第一类和第二类人享受的，工人靠砧板上的碎骨头、人造奶油、劣质茶、不象样的啤酒过活，而他们对此居然还感到满足——只有在这些东西都得不到的时候，他们才嘀嘀咕咕抱怨一阵。"

欧文停顿了一下，大家都很沉闷，一言不发，克拉斯却突然高兴起来，他发觉演讲者的论点中有个大漏洞。

"你说第一类和第二类人得到的都是最好的东西，那么走江湖的和乞丐又怎么样呢？你把他们也列在第一类的。"

"对，我知道。要明白，那正是他们合适的位置。他们属

于游手好闲的阶级。他们在精神和道德方面并不比那一类里任何其他游手好闲的人好；他们也同样没有用处。当然，从消费别人生产的物品来看，他们消耗的数量较少，因而也不象其他游手好闲的人那么有害。但把他们放在第一类是恰当的。并不是所有这些人分得的东西都是相等的。这一栏不代表个人，而代表游手好闲的整个阶级。"

"可是我想你说过你要证明钱是贫困的根源，"伊斯顿说。

"是那样，"欧文说，"难道你没有看出，正是钱在那儿作祟，使得这些人看不出劳动的真正目的——便是生产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吗？这些人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只要能拿到钱，不管干什么活——或者干脆不干活——都没有关系。在现行的反常制度下，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赚钱。他们的头脑竟然糊涂到看不起从事有用的工作的人！除掉罪犯和更贫苦的游民，工人阶级在社会中被认为是最下等的人，最被人轻视。那些不从事生产而弄到钱的人反受人尊敬。那些自己不干活，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来赚钱的人竟被看作是更值得尊敬的人。但是最受人尊敬和最受人敬仰的却是那些根本什么事也不干的白拿钱的人！"

"可是我看不出这就证明了钱是贫困的根源，"伊斯顿说。

"看这儿，"欧文说，"第四类人生产所有的东西，不是吗？"

"对，这我们都知道了，"哈洛插嘴说，"可是他们得了报酬，对吗？他们拿到了工资。"

"对啊，可他们的工资包括些什么呢？"欧文说。

"还用说，当然是钱罗，"哈洛不耐烦地回答。

“他们拿到了钱，把钱怎么样呢？他们吃它、喝它还是穿它呢？”

有些人一直都在注意静听，听到了这个显然荒谬绝伦的问题，有的就嘲讽地笑起来了；听这种无聊的废话要耐住性子，的确是很困难的。

“他们当然不，”哈洛轻蔑地回答说，“他们用钱买他们需要的东西。”

“你们认为这些人多半会设法积蓄一部分工资——把它存在银行里吗？”

“哦，我倒可以说说我自己的情况，”哈洛在一片笑声中回答说，“我的全部工资只够付房租和其他种种费用，只剩一点儿钱装在皮夹子里，就他妈的这点钱用来喝酒，一星期至多一先令或者六便士。”

“单身汉要积钱倒可以积一点儿，”斯莱姆说。

“我没有说单身汉，”欧文回答说，“我说的是过着正常生活的人。”

“放在邮政储蓄所里、房屋协会和互助会里的那些钱怎么说呢？”克拉斯说。

“这些钱绝大部分属于管理人员，或者除工资外还有别项收入的人。也有几个运气特别好的工人，碰到好机会工资比一般工人高。还有些人，比如说，把一部分房子租给人家自己可以不付房租。还有一些人妻子也在外面工作。也有些人有额外的工作可以加班做——但这些都是特殊情况。”

“我说哪，结了婚的工人根本没法攒钱，”哈洛喊道，“除非他们就连我们买得起的那一点点东西也不买——而且不让妻

子和孩子花一个钱。”

“对呀，对呀，”除了克拉斯和斯莱姆大家都这么说，他们两个省吃俭用，在上述机构里有点儿存款。

“那就是说，”欧文说，“那就是说第四类人拿到的工资跟他们所干的活并不等值。”

“你说什么？等值？”克拉斯叫道，“他妈的，为什么你不把话说得明白些，老用许多没人听得懂的字眼？”

“我的意思是说，”欧文回答道，话说得很慢，“样样东西都是第四类人生产出来的。为了酬报他们的劳动给他们的是——钱，于是他们生产的东西就变为什么不干的人的财产了。那么，既然钱不能吃不能穿，工人们就用它到铺子里去换一些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他们用掉了——或者说归还了——他们全部的工资，但因为他们所得到的作为工资的钱，价值不等于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只能买回很少一部分。这样，你们就可以明白这些小小的金属片——这钱——是一种手段，靠了它那些不干活的人就可以掠夺工人大部分的劳动果实。”

一阵沉默，最后被克拉斯打破了。

“说得倒好听，”他冷笑着说，“可我听来还是莫名其妙。”

“请注意，”欧文大声说，“生产阶级——第四类人被认为已经如数得到他们的劳动报酬了。他们的工资被认为是等于他们的劳动价值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生产阶级花掉他们全部的工资就应该能够买回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东西。”

欧文不再说了，于是又是一阵沉默。对他所说的话没有

人表示理解，也没有人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他们的态度是严守中立。在辩论时巴林顿的烟斗灭了，他卷了一张纸在炉火上点燃，重新把烟斗点上。

"如果他们的收入真同他们劳动成果的价值相等，"欧文重复说，"他们就能够买回全部东西，而不只是一小部分了。"

……

〔说到这儿，邦迪的一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再加上万特莱〕象打枪似的啪地放了个响屁，大家因而笑成一团了。

"好啦，闹够了。"伊斯顿说着站起来把窗子打开。

"凭你这个大臭屁，就该把你活埋了。"哈洛对万特莱说，万特莱笑个没完，似乎自己出足了风头……

"但是，即使我们把全部工人阶级合并在一起，"欧文接着说，"就是把第三类和第四类人加在一起，我们发现他们的全部工资也不能把生产者所制造的东西全买回来。去年全国生产的财富总值为十八亿镑，同年所付出的工资总计只有六亿镑。换句话说，他们玩弄的'货币花招儿'把工人们的劳动价值剥夺了三分之二。全部第三类和第四类人干活、受苦、挨饿和战斗，都是为了让第一类和第二类里的有钱人可以不干工作而过奢侈的生活。贫穷就是这批坏蛋们制造出来的。他们不但吞食、浪费、囤积工人们制造出来的东西，而且一旦他们自己的需要已经满足了，他们就强迫工人停工，阻止他们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人绝大部分，"欧文大声说，他那一向灰白的脸涨得通红，两眼突然射出愤怒的光芒，"这种人绝大部分根本不配称做人！他们是魔鬼！他们完全知道在他们穷奢极欲的同时——就在他们的周围，有多少男人、女人和小孩在贫

困中或在死亡线上挣扎。"

全场鸦雀无声，但不久沉默终于被哈洛的话打破了：

"你说工人们有权享受他们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可是你忘记原料也得用钱去买啊。要知道，他们并不能制造出原料来。"

"当然罗，工人们并不创造原料，"欧文回答说，"但我知道资本家和地主们也不创造原料啊。地上地下蕴藏着大量的原料，但不在它们上面花费劳动，它们是毫无用处的。"

"那你得明白，土地是属于地主的呀，"克拉斯不加思索地叫道。

"那我知道；当然你认为整个国家是应该属于一小撮人的——"

"我必须提请演讲人注意会议程序，"菲尔波特插嘴说，"土地问题不在本会议讨论之列。"

"你说生产者所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被人剥夺了，"哈洛说，"可是你得记住，这些东西并不完全都是由手工劳动生产出来的。机器制造出来的东西又怎么说呢？"

"机器本身是工人制造出来的，"欧文回答说，"当然机器不属于工人所有，但这是因为有人玩弄'货币花招儿'把机器从他们手里夺走了。"

"可是发明所有这些机器的又是谁呢？"克拉斯大声问。

"这不是你我或其他什么人所能说得清楚的，"欧文回答说，"不过，它肯定不是游手好闲的富人阶级或地主、老板们发明的。发明机器的人多半是在贫困中，往往在穷得一无所有的境况中度过一生，最后默默无闻地死掉。[发明家也同样遭

受到剥削阶级的掠夺。

“现在没有一个活着的人真正有资格说他发明了今天存在的任何机器。他们能说的至多不过是他们补充或改进了前人的成就。瓦特和史蒂文生也不过是把已经存在的蒸汽机和火车头改进了一些罢了。你提的问题和我们现在讨论的题目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在设法找出为什么大多数人民得不到文明的果实。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人从事的工作不生产那些东西；而大部分生产品却被那些无权享受的人占为己有浪费掉了……

“工人生产一切！你走过任何一个城市或一个市镇的街道，向四周看看，你所看到的一切——工厂、机器、房屋、铁路、电车道、运河、家具、衣服、食品、以及你脚下的马路或人行道，哪一样不是工人阶级创造的，而他们花去全部工资却只能买回极小一部分他们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因此，留在他们老板手里的就代表工人创造的劳动价值和所得工资之间的差额。这种有计划的掠夺已进行了许许多多世纪了，累积起来的掠夺品价值惊人，所有这一切，所有现在有钱人手里的全部财富都应该是工人阶级的财产——它被别人通过玩弄‘货币花招儿’盗窃去了。”……

好一会儿，令人难受的沉默笼罩着全场。大家带着迷惘的、不安的神色瞪着两眼，一会儿面面相觑，一会儿看看墙上的图表。他们不得不稍微动动脑筋来想一下自己的处境了，而这却是他们所不习惯的事情。他们从孩童时代起就受到教育，叫他们不要信任自己的智慧，而把“动脑筋”这件事留给他们的“牧师”、老板、以及“比他们高明的人”。他们一生都忠实

于这个教导，他们对牧师和老板的智慧和人道精神始终怀有盲目的、莫名其妙的信仰。就因为这个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终身饥寒交迫，而“比他们高明的人”——那些不干活儿只动脑筋的人——却每天穿着华丽昂贵的衣服，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有几个工人已经从座位上站起来，正在仔细研究欧文画在墙上的图表，其他的人差不多也都在动着脑筋——他们想找些话来替掠夺他们劳动成果的人辩护。

“老是讲有钱人的坏话，我看不出有什么屁意思，”哈洛终于说话了，“世界上从来就有穷有富，将来也永远会有。”

“当然罗，”斯莱姆说，“《圣经》里说穷人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照你看，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鬼制度呢？”克拉斯问道，“如果现在一切都不对头，那又该怎样来改变它呢？”

听了这句话，大家兴致又来了，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表示满意和轻松。当然！完全没有必要考虑这些事情！没什么可改变的：世上的事情总不外乎这么一套，今后也永远如此。

“看来你们都希望现状无法改变，”欧文说，“你们不问究竟有没有可能改变这个制度，就偏让自己相信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你们非但不因此难过，反而感到高兴！”

有些人有点儿害臊地傻笑起来。

“你怎么能认定它是可以改变的呢？”哈洛说。

“要改变它，首先要启发人民认识到什么是他们受苦的真正根源，其次——”

“得了，”克拉斯打断欧文的话自鸣得意地格格一笑，“得

有个比你更高明的人来启发我！”

“我可不想让人把我越启发越糊涂！”斯莱姆认真地说。

“那么你打算提出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来呢？”哈洛又说，“就算你把他们都启发过来了——如果你又不主张把所有的钱财拿来平均分配，那你怎样来改变这个制度呢？”

“我不知道他打算怎么改，”克拉斯冷笑着说，看了看表站了起来，“可我知道现在几点钟了——一点过两分！”

“下一讲，”菲尔波特看见大家都已经准备上工，便说道：“下一讲推迟到明天这个时候再进行，那时候我将不辞劳苦负责邀请欧文先生发表他的有名的最讨人嫌的[[演说，题目是：‘工作和如何避免工作’。务请所有想得到启发的人准时光临。”

“或者说所有今天晚上没被辞退的人，”伊斯顿冷冷地说。]]

第二十六章

裁　人

下午，拉什顿和斯韦特来查看“窑洞别墅”。斯韦特事先跟一个园丁约好在这儿见面，因为要指点他如何把安装新排水管时掘开的地面铺好。斯韦特早已和公园里的园丁头儿安排停当，把那儿最名贵的树木偷一些送到“窑洞别墅”来。约莫一周以前这些树木就开始一小批一小批地陆续运过来了。它们准是在晚上工人下工后或是在清晨工人上工前运到这儿来的。这两位先生在“窑洞别墅”逗留了约半个钟头。他们临走的时候，人们可以隐约听到远处市政厅凄凉的钟声——市议会召开时照例是要鸣钟的——于是工人们议论纷纷，说强盗又要开始一次劫掠勾当了。

亨特那天没有再到工地来：拉什顿派他把公司就要投标的一项工程估算一下。这儿只有一个人对他的缺席表示不安，那就是伯特的母亲怀特太太，她已经在“窑洞别墅”擦洗了好几天地板了，通常由亨特每晚发给她工钱。碰巧这一天她特别需要钱用。快下班时她对克拉斯说起这件事，克拉斯叫她回家时顺路到办公室去向那位年轻的女职员要钱。亨特既没有来她只好照工头的话去做。

她走到门市部，刚好拉什顿走出来。她把来意对他说了，

他便吩咐巴德先生通知韦德小姐付钱给她。于是这位店员就陪她到门市部后面的办公室去。年轻的女会计查明前帐、核定款额后，便把亨特说定的工钱付给了她，上次韦德小姐交亨特转付给这打杂女工的也是这个数目。怀特太太走出门，发现手里拿的是半个克朗[1]，而平时她从亨特那儿拿到的只是两先令。她起先想把钱送回去，踌躇了一会儿，她想到还是等见到了亨特再说吧。但是第二天早晨她在"窑洞别墅"看见这位基督的信徒时，倒是他先开口提起这件事，他说韦德小姐把帐算错了。当天晚上，他付给她工资时，仍只是两先令，而且还扣去了昨天多拿的六便士……

〔菲尔波特前一天宣布的那次演说没有举行。工人们一边焦急地等待着即将临头的裁人，一边还是象平时一样拼命地干活，因为他们〕平时也总是这样拼命干的，每个人都想干得比别人多，以免失去成为幸存者的机会……

瘟神在各处走了一转，通知工人说，除了克拉斯、欧文、斯莱姆和索金斯外，其余的人明天起都得停工了。他说公司打算着手另外几项工程——都已经投过标，希望能够弄到手。他还说过了圣诞节他们可以来看看，他也许能再雇用几个。明天(星期六)下午一点钟照常在办公室发工资，但如果有人想当晚领去也可以。工人们谢了他，大半都说还是在平常发工资时来领，并说过了圣诞节会照他的指示来看看，是否还有工作可做。

当天晚上要被"裁掉"的一共有十五个人——菲尔波特、

---

[1] 英国旧币名，一个克朗合五个先令。

哈洛、伊斯顿和内德·道森都在内。他们认命地接受了解雇的命令一言不发，有几个甚至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大家都无心跟别人谈天了。他们默默地做着剩下的一点活儿，同样的恐怖压在所有的人心头——可怕的饥饿、贫困和不幸马上就要降临，他们知道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都得遭受折磨和苦难。

邦迪和他的伙伴道森在厨房里拆旧炉灶，另外安装新的。他们整天都在干这个活，手、脸和衣服沾满了煤烟。他们把煤污擦在厨房的门上和其他木器上，这使得克拉斯和斯莱姆大为冒火，因为他们得把煤污完全洗去，才能够上最后一道漆。

“要知道，干这种活儿免不了要弄脏点东西的，”邦迪说。他正在作最后一道工序，用水泥把墙上破裂的地方补好。道森在把撒下来的泥土清除掉。

“是嘛，可也用不着每次进出都用手去摸门，”克拉斯咆哮着说，“你们也可以把要用的工具放在地板上，不必拿餐具柜当作板凳来放工具。”

“再过五分钟这儿就全归你们了。”邦迪回答说，一边帮道森把一袋约莫二百磅重的水泥扛上肩去，“我们现在搞完了。”

克拉斯和斯莱姆继续干他们的油漆活，邦迪和道森这时已把屋内的垃圾、碎砖头和剥落的灰泥打扫干净。他们把旧炉灶和几袋没有用过的水泥和石膏装上手推车送回工场去。就在这段时间里，瘟神在屋子周围和场地上走来走去，象一个想找个安息之地而又遍寻不得的恶魔。他愁眉不展地站了一会儿，盯住忙着干活的四个园丁：他们正在铺草皮、扫草地、用碾子把石子路压平和修剪树木。小鬼伯特、菲尔波特、哈洛、伊

斯顿和索金斯正在把梯子和空漆桶装上手推车，准备送回工场。他们刚要出发却被瘟神拦住了。瘟神说车子还没有装足一半呢——他说如果象他们这样干，要把全部什物搬走得要一个月；于是照他的吩咐他们在大堆东西上面又放了一架长梯才出发。但车子还没有走出二十码远，一个轮子就坏了，车上的东西全摔在路上。伯特正在坏轮子那一边，被猛然撞倒在地上，梯子和木板全压在他身上，他几乎昏厥过去。他们把他拖出来，亏得上帝特别保佑孩子们，他们惊奇地发现他并没有受什么伤——只是稍微有点儿发愣。等到索金斯又推了一辆车子过来的时候，伯特已经能够帮着把摔在地上的泥桶收拾起来，和工人们一起推车走了。在马路拐角处，他们停了一下，对他们曾进行过的“工程”看了最后一眼。

“看啊！”哈洛伸出手臂指着房子伤心地说，“看那房子！这工程如果让我们好好干，就凭我们这点儿人手没有四个月是完不了的。现在它就这样乱七八糟地给糊弄上了，马马虎虎，偷工减料，只花了九个星期就完工了！”

“是呀，现在我们可只好喝西北风了。”菲尔波特忧郁地说。

他们在工场里碰到邦迪和他的伙伴内德·道森。他们俩帮着大家把梯子挂回老地方去。菲尔波特没有帮忙，因为他在“窑洞别墅”室外干活时，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症。别人把梯子搬走，他就帮助伯特把油罐、泥桶搬回油漆间去，顺便用特地带在身边的小药瓶从油箱里灌满了一瓶松节油。这是拿回去擦腿和肩膀用的，他把瓶子放进上衣里面的口袋喃喃自语说：“这也算是捞回了点儿自己的血汗啊。”

他们把工场大门的钥匙送回办公室，在分手回家时邦迪建议说，这几个月他们最好把嘴缝起来，因为在三个月之内不大可能再找到活儿干了。

第二天早晨克拉斯和斯莱姆在结束室内的活儿，欧文在前后大门上写字。前门写上"窑洞别墅"，后门写上"商贩入口处"，字一律是金色的。在这时候，索金斯和伯特推着手推车往工场里送东西，已经来回跑了好几趟了。

克拉斯——他和斯莱姆一起在厨房里干活——这时默不作声，若有所思。从这工程一开始，每逢斯韦特先生视察工地时，克拉斯总是打躬作揖地侍候他，希望工程结束时能捞到一点儿小帐。他一直小心翼翼地执行斯韦特的指示，有几次费了很大周折才把某几种漆的色彩调合适。他把漆调出浓淡不同的种种色度，并在房间的墙脚板或腰线上试涂一部分，使斯韦特先生在他们正式上漆之前就能够准确地看出完工后是什么样的颜色。他竭力装出他是多么遵从斯韦特的意见，并向他保证，只要他——斯韦特——满意，再麻烦也不在乎。事实上这根本无所谓麻烦，还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哩。工程接近结束时克拉斯开始猜测，他九个星期来一直卑躬屈膝、曲意奉承，不知能得到多少赏赐。他想可能拿到一个金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这也不能算多呀。这一镑是完全值的。无论如何，他感到到手十个先令是十拿九稳的；象斯韦特这样一位绅士，一定不会少给，他决不肯丢这个脸的。他越想越觉得那数目不会少于一个金镑，他决定不论到手多少，一定要严守秘密，不让旁人知道。只有他一个人为那工程费尽心机，所以也只有他配得到这笔钱。况且，就算有一个金镑到手，十几个人一

分——或者就说两三个人分吧——那就所得无几了。

十一点钟光景斯韦特来了，在屋里到处转。克拉斯拿着漆桶和小刷子跟在后面，装作正在到处"补"漆那些漆得不够完善的地方。斯韦特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克拉斯一再站在斯韦特经过的地方，希望他会问他什么，但斯韦特总没理睬他。有一两回克拉斯偷偷地看到这位先生的大拇指和食指插进背心口袋里去，他的心就猛跳起来，但每次斯韦特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总是空着。过了一会儿，这位先生没说什么话就打算要走，这时克拉斯下定决心自己先开口了。

"先生，这几天天气好点儿了。"

"对，"斯韦特回答说。

"我一直担心我不能准时完工，没法让您在圣诞节前搬进来住，"克拉斯接下去说，"可现在全部完工了，先生。"

斯韦特没有回答。

克拉斯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先生，我遵照您的吩咐，所有房间里都生了火。先生，我想您会看到这地方很舒服、很干燥，只有厨房、洗碗间和几间地下室稍微有点儿潮湿，先生，不过地下室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先生。

"当然地下室的一层没什么关系，先生，因为它只是给用人住的，先生，到了夏天那儿也就干燥了，先生。"

从克拉斯说到"用人"两个字所用的轻蔑口气来看，人们恐怕不大会想到他自己的女儿正在那儿"侍候"别人，但事实确是如此。

"唔，对，那没问题。"斯韦特一边走向前门一边回答说，"没问题，到了夏天会很干燥的。再见。"

“再见，先生，”克拉斯跟在后面说，“我希望您对整个工程感到满意，先生，一切都满意，先生。”

“唔，对。我看这房子很好，的确非常好，我很高兴。”斯韦特和蔼地说，“再见。”

“再见，先生，”这位工头苦笑着回答说，斯韦特走了。

那位先生走后，克拉斯沮丧地在楼梯最下一级上坐下。他所希望和期待的事情没有实现使他心烦意乱，但他又想到希望还没有完全落空，勉强自慰，因为他星期一、二两天还要到这里来装百叶窗；尽管这么想，他总觉得这只是个极渺茫的希望，因为他觉得斯韦特如果有意给赏钱，今天就该给了；星期一或星期二他不大可能再遇见斯韦特，因为这个人上半周通常是不来察看工程的。但克拉斯决意往好处想，打起精神来走回厨房去，斯莱姆和索金斯在那儿等他。关于希望得到小帐的事，他从没有对他们提起过，而他们俩用不着说早已决定要分享他能得到的任何油水。克拉斯进门时他们直盯着他看。

“他给了你多少？”索金斯开门见山地问道。

“给我？”克拉斯回答说，“给我个屁！”

斯莱姆鄙夷地、不相信地笑起来，但索金斯却喜欢骂人。他说他早已在注意克拉斯和斯韦特，并且看到斯韦特走进饭厅时大拇指和食指插在背心口袋里，克拉斯跟在后面。克拉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使他俩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三个人一致认为斯韦特是个残忍的老混蛋，同时他们因为这个给小帐的好风俗遭到废弃而感到十分伤心。

“可不是，在过去那些日子，”克拉斯说，“才几年前的事，如果你到一个绅士家油漆一两个房间，完工时准可以到手一

两先令的小帐。”

到十二点半一切都搞好了，他们把剩下的材料、肮脏的漆罐和木板装上手推车后，一起向工场走去，他们得先将这些东西放好，然后再到办公室去领钱。索金斯抓住车把，斯莱姆和克拉斯在车子的一边走着，欧文和伯特走在车子的另一边。因为一直是下坡路，也不必用力推车，但因为车子跑得太快，伯特跟不上，时常得跑几步才能赶上别人，因此他们反而要把车子往后拉着些；克拉斯——身体胖，肚子给啤酒胀大了，而且不习惯这么使劲——开始出汗了，他要求别人不要让车子跑得这么快——没有必要一定要在下午一点以前干完呀。

第二十七章

帝国维护者的游行队伍

这是一个在本季节里难得碰到的好天气。他们沿着朝南的宏伟大道走着，身上感到很暖和。大道上熙熙攘攘尽是些衣冠楚楚佩戴珠宝的游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脸上显出酒醉饭饱的神情，有些女人涂脂抹粉想掩盖那由于作恶多端和行为放荡而留下的痕迹。这群人里还夹杂不少养得红光满面的人，穿着用上等衣料做成的黑长袍，带着柔软的宽边毡帽。其中大多数人柔软的白手指上戴着金戒指，脚上穿着小山羊皮或小牛皮制成的十分合脚的靴子。他们全隶属于骗子大军，利用同胞们的无知、单纯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自称是卑贱的拿撒勒木匠的"信徒"和"仆人"，所谓拿撒勒木匠，就是那无处容身的可怜虫耶稣基督。

这些穿着黑长袍的"信徒"们，没有理睬东一个西一个站在马路上的失业的木匠、砖瓦匠、粉刷匠和油漆匠。而那些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失业工人中有不少跟几个推着车子过来的我们的朋友相识。车子经过时他们同这些人点头打招呼。不时还有些失业工人上前去跟着车子走一段路，打听拉什顿公司有没有活儿可干。

克拉斯和他的朋友们走了半条街，在靠近喷泉的地方碰

到很多臂缠白布的人，白布上印有“募捐员”几个黑字。这些人手提募捐箱，招呼着街上的行人，要他们捐钱给失业工人。他们是先行队伍，可以看见后面不远的地方大队人马正在浩浩荡荡地开过来。

队伍走近时索金斯把车停靠在人行道边，等他们过去。游行的一共有三百人左右，四人一排。他们举着三面大白旗，上面印着黑字：“感谢捐款人”，“援助真正的失业工人”，“孩子们要吃饭”。虽然队伍里也有一些技术工人，但是大多数还是非技术工人。技术工人非到真正无路可走时，一般是不参加这种队伍的……他们一向总努力装做生活过得相当不错的样子。如果有人说某某人其实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那他会非常生气。尽管他自己知道他的孩子们还没有有钱人家的小狗、小猫吃得好，可是他还是向邻居们吹牛，使他们以为他有某种神秘的收入；他竭力掩盖自己的贫困，好象贫困是一种罪恶似的。这种人多半宁可饿死也不肯求乞，因此在游行队伍中，技术工人占不到四分之一，大多数都是普通工人。

队伍中还夹杂着一些被社会抛弃的可怜虫：流浪汉和一无所有的醉醺醺的无业游民。如果那些看不起这些可怜虫的自以为品德高尚的伪君子也落到了同样的地步，那么其中大部分人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模一样。

他们形容憔悴，面色苍白，穿得破破烂烂，拖着塌了后跟的鞋子懒懒散散地走着。有些人带着迷惘的或有点狂乱的眼神向周围扫视，但大多数人都垂下了眼皮或是直瞪着两眼向前走，他们显得十分沮丧、绝望，似乎很不好意思……

〔〔“谁都看得出他们是些什么人，”克拉斯讽刺地说，“这

里面真正的工人总数还不到五十个，]]其他大多数人就是给他们机会也不见得肯干活。"

"对，我也这样想，"索金斯笑着表示同意。

"先给他们工作，等他们不肯干时再说这种话也还不迟哩，"欧文说。

"这种事情对我们这个城市大有害处，"斯莱姆说，"不该让他们游行的，警察应该出来禁止。这样下去真要把所有的上等人都吓跑了！"

"我说，真他妈的太丢脸啦，"克拉斯说，"这样好的天气，上等人都要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怎么偏偏让他们在宏伟大道上游行！"

"你大概认为他们该呆在家里悄悄地挨饿吧，"欧文说，"我可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考虑他们这样做对城市有没有害处，这个城市好象并不管他们的死活哩。"

"那么，难道你相信游行这事真能管用吗？"斯莱姆问。

"不，当然不。[[正是那些强盗们抢去了工人应得的东西，而且正在享受工人们劳动的成果，现在向他们要回来，这是权利，为什么要作为恩赐来乞求呢？这种做法我当然不赞成。看看他们那种难为情的样子，你也许会以为他们不是受害者，反倒是罪人哩！"]]

"可是，你总得承认，他们大多数人没有什么技能，"克拉斯带着洋洋自得的口吻说，"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技术工人。"

"是技术工人又怎样呢！情况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欧文回答，"他们是人，他们有权利跟别人一样生活。所谓非技术性工作也象你我的工作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都是有用

的。他们不会做我的工作，可我也不会做他们的非技术性工作。”

“不过，如果他们是技术工人的话，也许容易找到工作，”克拉斯说。

欧文不客气地大笑起来。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这些游行的工人都变成了有技术的木匠、粉刷匠、砖瓦匠和油漆匠，那么我们刚才碰到的另外那批工人找活干就会容易些吗？难道你，或者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会相信这种荒唐的说法吗？”

克拉斯没有回答。

“要是没有足够的工作给那些游荡街头的技术工人做，那么即使游行队伍里所有的普通工人都变成了技术工人，又有什么用呢？”

克拉斯还是没有回答。斯莱姆和索金斯也没有出来替他帮腔。

“要是真都变成了技术工人，”欧文继续说，“那只会使现有的技术工人处境更糟。技术工人越多，竞争也越激烈，也就会有更多的技术工人失业，结果反而增加了老板们压低工钱的机会。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自由党——它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剥削工人的——拉拢鼎鼎大名的吉姆·斯可兹来告诉我们说，改进技术教育可以消除失业和贫穷。”

“我看你认为吉姆·斯可兹也是个该死的大笨蛋，就象那些和你想不到一块去的人一样，对吗？”索金斯问。

“要是他真相信自己说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大笨蛋。可我认为他并不相信。他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大多数工人都是笨

蛋，会相信他的话。要不，他才不会编出这么一套谎话说给我们听呢。”

“我想你大概不认为他的想法有什么不对吧，”克拉斯悻悻地说。

“在下一次大选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个作出判断了，”欧文回答，“要是工人阶级仍旧选出一大堆自由党或者保守党的地主、老板来统治他们，那么就可以证明吉姆·斯可兹对工人智慧的估价大体上是正确的。”

“好吧，不管怎样，”斯莱姆坚持说，“我总认为不该让他们招摇过市——把游人全都吓跑了。”

“那你认为他们该怎么办呢？”欧文问道。

“让这些该死的家伙统统滚到济贫院去！”克拉斯喊着。

“可是，要济贫院收容，他们先得变成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穷光蛋，那时候纳税人才不得不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济贫院里每人每星期大约需要十二个先令。在我看来，雇他们做些生产性的劳动恐怕倒更合理更经济些。”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到了工场。踏脚凳和梯子放回了原来的地方，脏漆桶放在油漆间的长凳和地板上。连同以前拿回来的脏东西总共有一大堆，都需要洗刷干净。所以无论如何，伯特在最近一段时期内还不会有失业的危险。

他们在办公室里拿了工资，欧文打开工资袋，一切照旧，里面有一张下星期的计工表，这说明他并没有被解雇，虽然他不知道要他去干些什么。克拉斯和斯莱姆都去“窑洞别墅”装百叶窗，索金斯也照样有工作。

第二十八章

圣诞节前的一周

接下来的这个星期欧文在工场一间作坊的外墙上漆了一块招牌，此外还在三辆手推车上漆了公司的牌号。

他靠这种零星的活儿维持着一天几个小时的工作，因此还不算失业。

一天下午没有事干，他三点钟就回家了。可是刚到家，伯特·怀特带着一块棺材上用的牌子到他家来，要他马上给写一写。孩子说他们要他等着带回去。

欧文写牌子时，诺拉给伯特做了一点茶，请他吃了一点面包和黄油。不一会儿，在马路上玩耍的小弗兰克回来了。伯特因类似的差遣，或是为了跟欧文学漆木纹和漆字手艺，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所以这两个孩子早已相识。

“下星期一，就是圣诞节后的那个星期一，我要举行一次茶会，”小弗兰克说，“妈妈说我可以请你参加，你愿意来吗？”

“好的，”伯特回答说，“我把我的活动画片匣也带来。”

“活动画片匣是什么？活的吗？”小弗兰克带着迷惑的神情问道。

“活的！不，当然不是活的，”伯特神气活现地回答说，“是给人看的，就象马戏团里的那种画片匣。”

"不太大，是我自己用糖果盒子做的。还没有完全装好，不过这个星期里我要把它装好。你知道，还有乐队哩，我用这玩艺儿来伴奏。"

他从外衣口袋里把"这玩艺儿"掏了出来，那是一只大口琴。

"现在就表演点什么吧。"

于是伯特吹奏起来。小弗兰克直着嗓子唱了几支流行歌曲，包括《老公牛和小树林》、《谁见过德国乐队》、《在教堂里等候》等等——最后，也许是为了哀悼欧文正在为他写牌子的那位死者吧，小弗兰克唱了《再见，木犀花丛》和《因为你我不愿意离开小木屋》。

"你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吧，"小弗兰克指着一个烤面包用的大瓦锅说，那东西刚才诺拉让欧文帮忙搬上一张椅子，上面覆盖着一块干净的白布。

"圣诞布丁，"伯特立即回答道。

"一猜就中！"小弗兰克叫了起来，"这东西是我们上星期六从圣诞俱乐部拿回来的。我们从去年圣诞节起就一直把零钱付给俱乐部买这个布丁啦。现在我们马上就要搅布丁了，你要愿意也来搅一下，可以得到好运气。"

在搅布丁时小弗兰克好几次要别人摸摸他的肌肉。他说，他相信自己不要多久就有力气出去做工了，他还告诉伯特他力气这么大，是因为他只吃麦粥和牛奶的缘故。

* * *

在这个星期其余的几天里，欧文一直和索金斯、克拉斯、

斯莱姆一起在工场干活，漆公司里的一些梯子、踏脚板和其他工具。这些东西得油漆两道，然后写上拉什顿公司字样。当其中一部分工具漆过两道之后，欧文就开始在上面写字，其他人则继续油漆，这样可以使大家尽可能公平地分担工作。在这个星期里，他们当中不时有人被叫去干别的活：有一次克拉斯和斯莱姆到别处去清洗和粉刷天花板，还有几次索金斯被派去帮管子工干活。

每天总有几个被解雇的工人来工场打听有没有活儿可干。从这些人的口里他们听到很多熟人的消息。杰克·林登老头自从被拉什顿公司解雇后一直没有找到本行工作，据说他靠沿街叫卖熏鱼赚一点儿钱。至于菲尔波特呢，他自己说他几乎跑遍了城里所有的公司，但没有一家有活要干。

纽曼——读者总还记得，就是那个因为太卖力而被解雇的工人——由于付不出他那点儿可怜的捐税被逮捕并判了一个月徒刑。济贫局每星期发给他妻子三个先令，维持她自己和三个孩子的生活。菲尔波特去看过她们，纽曼太太告诉他说，房东威胁着要把她们赶到马路上去；要是她们那点破家具还值钱的话，房东早就会把它们抢去卖掉了。

"我一想起过去把钱都花在啤酒上，真感到羞耻，"菲尔波特私下对欧文说，"要不然我自己现在也不会穷到这个地步，也许还可以帮她们一点儿忙。"

"你知道，我也并不是那么喜欢啤酒，"他继续说，"那只是一种寄托。要是你和我一样没有家，酒吧间就是你能得点儿乐趣的唯一地方了。不过，除非你有钱可花，否则人家是不会欢迎你的。"

“她们就是靠这三个先令过日子吗?”

“我想,纽曼太太有时候也出去找点零星活儿干,”菲尔波特回答说,“可是要照顾那三个孩子,恐怕也不会有很多时间了。我还听说,她刚生过一场病,现在不能多干活。”

“我的天啦!”欧文叫道。

“我告诉你,”菲尔波特说,“我在想我们也许可以替她们募点钱。有几个有工作做的人认识纽曼,要是每人都捐一点儿,总够她们吃一顿圣诞晚餐了。我带来了一张纸,想请你在上面写个说明。”

工场里没有笔,菲尔波特直等到两点钟跟欧文一同回家。欧文把募捐单的说明写好后,认捐了一个先令,菲尔波特也写了同样的数目。

菲尔波特在欧文家喝了茶,答应同他们一起过圣诞节,并且在节后的那个星期一参加小弗兰克的茶会。

第二天早上,菲尔波特带着募捐单到工场去。克拉斯和斯莱姆也各捐了一个先令,索金斯捐了三便士,大家讲定在圣诞节前夕拿工资时交钱。菲尔波特打算在这段时间里再去其他公司走一转,看看能不能多找到些熟人捐钱。

圣诞节前夕发工资的时候,菲尔波特又带着单子来了,欧文和其他人都交付了自己所认的捐款。菲尔波特又从其他工人那儿募到九先令六便士,多半是六便士、三便士的铜币。认捐的款项有些他已经收到了,但大部分捐款都讲定要在圣诞节前夕到捐款人家里去取。欧文决定陪菲尔波特同去收钱,然后送到纽曼太太那儿去。

他俩几乎花了三个钟头才把钱收齐,因为捐款人住的地

方很分散，有一两处主人没有回家，他们只得等待，有时他们还得敷衍几句话才能走开。有三个人原来认捐三便士，现在增加到六便士；有一个人写了六便士却付了一先令。可是也有两个原认三便士的工人喝醉了酒，根本没有付钱。时间耽搁很久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遇见或访问了一些还没有认捐的工人，其中有几个是油漆匠协会的会员，欧文在这星期里曾同他们谈起过捐款的事，他们答应也捐点钱。最后总共收到十九先令九便士，于是他俩又各补了一个半便士，凑满一镑。

纽曼一家住在一所小屋子里，租金每周六先令。要走进这屋子得穿过一条夹在两家店铺中间的黑暗狭窄的小胡同。这屋子好象陷在井里，四面是高大建筑物的后墙，建筑物里大多是事务所和办公室。这里空气很不流通，终年不见阳光。夏天，从周围建筑物的后院里传来种种怪味，臭气熏人；冬天这里又黑又潮又冷，简直是个细菌养殖场。那些自称有意要制止肺病流行的人，多半不是伪君子便是笨蛋，因为他们竟然嘲笑这样的提议：要消灭肺病首先得消除贫困，不让贫困强迫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们住在这样的疾病窝巢里。

前门进去是起居室，或者说是厨房。桌上点着一盏暗淡的小油灯，摆着几个样式不同的茶杯和碟子，还有一只吃剩的面包。墙纸旧得褪了色，墙上钉着月份牌和没有镜框的画片，壁炉架上有几只残破不值钱的花瓶和其他摆设。他们曾经有过一座钟，一只壁炉饰架和几张配有镜框的画，但都已经卖掉换了食物了。几乎所有值点钱的东西，都为了同一原因给卖掉了。家具、画、床单、地毯、油布等等，一度曾经是这个家庭的组成部分，几乎都在纽曼失业时被一件件当掉或卖去，以换

取食物或支付房租。最近几年纽曼失业的次数越来越多，失业的时间越来越长，现在除了没人要的几把破椅子和一张木板桌子外什么也不剩了。楼上放的是破床架和稀烂的床垫子，供他们夜里睡觉，上面就只好盖些破烂不堪的被单和白天穿的衣服。

菲尔波特敲敲门，一个七岁左右的女孩把门打开，一眼就认出了菲尔波特，她连忙喊着告诉妈妈。她妈妈也走到门口来，后面紧跟着两个孩子，一个是三岁左右的小女孩，看上去体质虚弱，还有一个是五岁左右的男孩，他们都拉住母亲的裙子好奇地看着来客。纽曼太太三十岁光景，苍白而瘦弱，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这证实了菲尔波特所说的话，她的确刚生过病，正在复原。菲尔波特说明来意后，把钱交给了她。这个可怜的女人大哭起来，两个较小的孩子以为这张纸将给他们带来新的灾难，也跟着哭了起来。他们记得，每次总是有人先送来几张纸，然后灾难就接踵而至，所以要使他们安下心来倒确实不太容易。

那天晚上小弗兰克上床睡觉后，欧文和诺拉出去买过圣诞节的东西。他们可花的钱不多，因为欧文只带回十七个先令。他工作了三十三个小时，共得十九先令三便士。捐去一先令三个半便士，剩下的铜子又给了路旁唱圣诞歌的穷人，另外在工资中还扣去了一先令，作为他在这星期中所请替工的报酬。

这十七个先令要派很多用处。首先得付七先令的房租，那就只剩下十个先令了。他们每天还喝一磅牛奶，主要是给孩子喝的，这需要一先令两便士。此外还要偿还赊来的一百

磅煤一先令八便士。幸而不要买食品杂货，他们用存在圣诞俱乐部的钱买来的东西已经足够用一个星期了。

小弗兰克的袜子已经破得不能再补，得替他买一双新的，要五便士三法辛。这种袜子不太好，如果买双价钱贵一倍的要合算得多，至少可以多穿三、四倍时间，但是他们买不起贵的。买煤的情况也是这样：要是他们出得起价的话，花二十六先令就可以买到一吨同样质量的煤，可是象他们这样一百磅一买，要合到三十三先令四便士一吨。买其他任何东西的情况都是一样。工人阶级就是这样受剥削的，他们的收入虽然最少，却不得不买最贵的东西——也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质量好的衣服、靴子、家具等尽管买时花钱多，但到头来还是最合算的；可是工人阶级极少有可能，或根本不可能买高级东西，他们只能买一些不值钱的废物，这些废物花钱再少也是不合算的。

六个星期前欧文花三先令买了一双旧靴子，可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了。诺拉的靴子也已经破烂不堪，但是她说，她的靴子破了倒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天气不好时她可以不出去。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东西外，还得花四个便士买半加仑石蜡油。另外要放六便士到煤气炉的箱子里。这样就只剩下五先令七便士了，其中还须拿出一先令去买土豆和蔬菜。

他俩都需要新内衣，旧的已经破得不能遮身；可是想买也办不到，现在只剩下四先令七便士，这点钱得用来买玩具。他们得为小弗兰克买些圣诞礼物，还得为下星期一来参加茶会的孩子们准备些礼物。幸而不需要买肉，因为诺拉在圣诞俱乐部里已经分期付清了肉帐和杂货帐，因此这项必需品总算

已经解决了。

他们在斯韦特商场门口停下，看看里面陈列的玩具。几天来小弗兰克一直在谈这些橱窗里的美妙玩具，他们想如果可能，就在这儿买几样东西给他。他们认得出其中不少玩具是孩子曾经描述给他们听过的，可是样样都很贵，看了好久也找不到买得起的东西。

“那就是他讲过好几次的火车头，”诺拉指着一只火车头模型说，“标价五先令。”

“对我们来说，标价五先令就跟标价五镑是一样的，”欧文回答说。

就在他们说话的当儿，橱窗后面出现一个店员，伸手拿走了火车头。也许这是最后一个，显然是给人家买去了。欧文和诺拉想，即使有钱现在也买不到了，心里倒感到自在一些。

考虑了很久，他们决定花一先令买一只装有发条的小火车，其他玩具准备到小一点的店家去买。于是诺拉走进商场去买小火车，欧文站在外面等她，这时拉什顿夫妇正好从店里出来，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其中有一包看来就是刚从橱窗里取走的那个火车头。他俩好象没有看见欧文一样走了过去。

诺拉买好东西出来，他们去找小一点的店铺，不一会儿就找到了。他们只花六便士就买到一盒远从日本运来的玩具，盒里装的是六个玩偶：爸爸、妈妈和四个大小不同的孩子。他们还用三便士买了一盒颜料，六便士一套茶具，三便士一块画图石板，还有一个布娃娃用了六便士。

回家的路上，他们顺便到水果店去取一棵小圣诞树，这还

是欧文几个星期以前就预订的。他们在家门口那条马路的转角处碰到克拉斯，他喝得醉醺醺的，捧着一只肥鹅，肥鹅的颈子搭在他的肩上。他兴高采烈地招呼欧文，还把肥鹅举起来给他们看。

“花六个便士换来的，还不坏吧？”他打着嗝说，“这样一来我家就有两只鹅了。这只鹅连一盒五十支装的雪茄是我花六便士打赌赢来的。另外一只是从教堂大厅那边俱乐部里拿来的：我每礼拜存三便士，存了二十八个礼拜，共七先令，可是，”他低声补上一句，“你知道花这么一点钱到店里去是买不到的，批发也买不到。我们委员会里有好些阔佬，他们贴了不少钱。”他点了点头，狡猾地一笑，蹒跚地走掉了。

他们到家时小弗兰克已经睡得很熟，小猫也蜷着身子在脚边的被子上睡着了。他们吃了些东西，虽然已经过了十一点，他们还不去睡。欧文拿出一只装圣诞树的大花盆把圣诞树插在里面。诺拉取出一只盒子，里面装着许多光闪闪的装饰品，有镀金、镀银和五彩的玻璃球、小鸟、蝴蝶和星星等，这些东西在去年圣诞节以后就给收藏起来了。其中一部分已经用过三次，虽然有些地方褪了点色，但大体上还完好如新。除了这些东西和刚才买来的玩具之外，他们还有一盒糖果和一盒彩色小蜡烛，这两件东西都是用存在圣诞俱乐部的钱从杂货店里买来的；此外还有很多装在五彩小纸袋里的糖果和用糖或巧克力做成的娃娃和小动物，这些东西是好几个星期以来陆陆续续买来存放着准备圣诞节用的。每一个来参加茶会的孩子都可以得到一件适当的礼物；对于伯特·怀特，他们本想花六个便士买一把小刀给他，因为钱不够没有买成，因此欧文

决定送他一套旧的钢制刻刀，他知道这孩子早就渴望得到这样一套工具了。装着刻刀的锡盒子用红纸包裹，和其他东西一起挂在圣诞树上。

他们尽可能悄悄地走动，以免惊动楼下房间里熟睡的人们，因为在他们布置好以前，住在这幢房子里的其他人都早已睡着了，连外面街道上也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当他们的工作快要结束时，突然一阵唱赞美诗的声音打破了深夜的静寂。

歌声使他们想起了过去快乐的日子，诺拉激动地向欧文伸出双手，欧文把她拉过来紧靠在自己身边。

他们结婚已经八年了，虽然一直没能够真正摆脱对未来生活的焦虑，但也从来没有象这次过圣诞节这样窘困。最近几年中，欧文失业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失业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今年年初他打算到别的地方找活干，结果反而使他们陷入更加穷困的境地。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应当感谢上帝，因为他们虽然穷，比其他千千万万的人还算好多了，他们仍然有吃有住，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

上床前欧文把圣诞树搬到小弗兰克的卧室里，好让他在圣诞节清晨一睁开眼就看到这光辉灿烂的圣诞树。

第二十九章

活动画片匣

茶会定于六点钟开始，可是伯特却在四点半就带着活动画片匣来了。

五点半光景其他的客人也陆续来到。爱尔西·林登和查利·林登来得最早，爱尔西穿着一身漂亮的镶白花边的蓝色上衣，查利也穿着耀眼的新衣服。姊弟俩的新衣服都是林登太太用教区女牧师送给她的旧衣服改制成的。她花了很多时间才缝成这两套衣服，事实上花这么多时间是不上算的，因为这两套衣服看上去虽然不坏——特别是爱尔西的那件——但料子终究太旧，不经穿了。可是不这样又怎么办呢？她当然没有钱买衣服给孩子们。因此她只得花许多时间去缝制那些明知道一做好就马上会破掉的衣服。

随后纽曼家的内利、罗西和汤米也都来了。这三个孩子的穿着比那两个要差得多。纽曼太太整旧如新的本领不很高明。内利披着一件成年妇女穿的單衫，另外还有一件镶着珍珠般钮扣的老式厚布外套作为大衣。这件外套原也是成年妇人的衣服，它的样式本来是配宽肩细腰的高个儿妇女的，因而内利穿起来就不大象样。衣服的腰差不多快到这可怜孩子的屁股下面了。

汤米的衣服是由一套一度很好的衣服改制补缀而成。这套衣服去年夏天从旧衣铺买来后有好几个月时间一直是他最上等的衣服，可现在已经太小了。

刚刚满三岁的小罗西比其他两个打扮得要漂亮些，她穿了一件非常合身的红布女衫；真的，送这件衣服给她母亲的那个教区牧师说得对，这件衣服简直象是为她定做的哩。

“这并没有什么好看，”内利指着自己那件大外套说，“不过不管怎样，下雨的时候倒幸亏有它。”

这件外套非常大，如果不把手臂套在袖管里，就可以拿它当作一件大斗篷，遮着他们姊弟三个。

汤米的靴子破得很厉害，水渗进来浸湿了他的袜子，诺拉叫他把鞋袜脱下，放在火炉上烘，并让他换上了小弗兰克的旧鞋袜。

菲尔波特带来两个大纸包，一包是桔子，一包是花生米。他到达时大家正坐下喝茶，或者说喝可可，因为除了伯特外，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可可。伯特本来也想喝可可的，但听说大人爱喝茶，他觉得喝茶更有大人派头。到底喝茶还是喝可可这个问题在孩子们中间引起了一阵欢闹，他们不停地互相发问：喝“茶”还是喝“可可”？他们觉得这有趣极了，所以说了又说，一面尖声地笑着叫着，直到小汤米喉咙里卡了一块饼，弄得脸色发青，大家这才停住。菲尔波特不得不把小汤米倒提起来，拍着他的背，使他不至于噎死。这件事使大家安静了一会儿，可是不久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又笑了起来，因为他们觉得这真是件好玩的事儿。

吃过可可茶、糕饼、面包和果酱后，爱尔西和内利帮着收

拾杯碟，欧文点着了圣诞树上的蜡烛，把礼物分发给孩子们。过了一会儿，菲尔波特从糖果盒里拿出一个滑稽面具套在脸上逗孩子们玩。他扮一个他称做潘陀库勒斯的恶兽，伏在地上爬来爬去，眼珠突出，骨碌碌地转动，咆哮着说他要捉个小男孩或小女孩当晚饭吃。

他的模样非常可怕，孩子们明知道这不过是开玩笑，却仍然有些害怕，大家笑着嚷着逃来逃去，躲在欧文和诺拉的后面；然而在菲尔波特拿掉面具后，他们却又要他"再做一次"，因此他只好一直扮演潘陀库勒斯，直到累得喘不过气来才恢复他的原形。

玩过这个节目以后，他们围坐在桌旁玩扑克。他们玩的是所谓"抢牌戏"，可是谁也没有真按规矩玩，因为大家认为尽可能笑闹一场才是最要紧的事。不一会儿菲尔波特建议换个玩法，叫做"抢劫邻居"，他赢了许多张牌，后来大家发现，原来他事先把所有的"杰克"都藏在口袋里了。于是孩子们都围着打他，说他骗人，要不是伯特提出一个新鲜的玩艺儿来解围，菲尔波特可要大吃苦头了。伯特站在椅子上宣布："举世闻名的伯特·怀特活动画片"即将开演，这套活动画片曾在欧洲、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以及北美和威尔斯的所有贵族和皇族面前演出过。

伯特的演说在欢呼声中结束。他的画片匣放在一张靠墙的桌子上，前面摆了两排椅子。

活动画片匣带有一个用彩色纸板做成的戏台，装在一只约莫三英尺长、二英尺六英寸高的木箱前端，木箱的深度约一英尺。"活动画片"是许多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头尾相接，

连成一条长长的带子。伯特用水彩颜料把这些图片着上了颜色。

戏台两翼的后方，在木箱的两端各装着一根竖立的圆棍，那一长条图片就卷在棍上，棍的上端从箱子顶上穿出来，上面装有摇柄。两个摇柄转动时，图片就通过戏台从一根棍子卷到另一根棍子上去，后面还有三支蜡烛把图片照亮。

伯特前些时候曾经看到过这种活动画片匣的表演，所以他想到要照样仿造一个。

“这种装璜，”他指着彩色戏台说，“是摩尔式的。”

他把台后的蜡烛点亮了，又向诺拉借了一个茶盘，然后请观众们坐下。大家坐定后，他请欧文把灯和圣诞树上的蜡烛全灭掉，随后摹仿着以前他看到过的那个活动画片解说人的神气，作了一番演说：

“女士们，先生们，承蒙各位光顾，我这儿就要请大家看看世界各地的风光了。每张图片在台上出现时，我会作一些简单的说明，然后乐队将要配上适当的音乐，包括赞美诗和当今最流行的歌曲，我恳请各位参加合唱。”

“第一张，”伯特一面转动摇柄一面说，这时台上出现了第一张图片，“是南安普敦码头，那艘停泊在岸边的华丽的轮船正等着带我们到国外去，我们已经付了船钱，现在就可以上船航行了。”

作为这张图片的配乐，伯特吹奏了《再见，多莉，我必须离开你》。观众唱完这个歌的合唱部分后，他又转出另一张图片，上面画着海上可怕的风暴，一艘大船显然快要沉没了。波涛汹涌如山，电光象一把叉子划破漆黑的乌云。为了增加恐怖

的气氛，伯特一面敲着茶盘一面吹奏着《比斯开湾之曲》，在孩子们齐声合唱时，他又转出另一张图片。这一张画的是某大城市的街道，骑马持剑的警察正在驱散群众，有些人被撞倒在地，给马蹄践踏着，另有一大批人头部、脸部都受了伤，鲜血从伤口直往外淌。

“经过在暴风雨中的航行之后，我们安全来到了德国美丽的柏林城，正巧看到一队失业工人遭到警察殴打。这张图片的名字叫《关税改革意味着大家有活干》。”

伯特又配上了一支有名的歌曲，孩子们唱着歌词：

“在那儿！在那儿！
哦，我知道在那儿是怎么回事！
当他们撕去我的衣服，
打青我的眼眶，打破我的鼻子，
我才知道在那儿是怎么回事！”

孩子们唱歌时，伯特把摇柄反转回去，戏台上又出现了海上风暴的那张图片。

“我们不愿挨打，因此赶快离开柏林，又乘上那艘华丽的大船，摇柄转几转，我们回到了快乐的英格兰。这儿我们看到一家铁匠铺，有许多饿着肚子的女人在打铁链。她们每星期工作七十小时，只赚到七个先令。下一张图片名叫《缝衣扣的工人》。这儿我们看到在贫民窟区的一间屋子里，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和老祖母正在把钮扣缝到硬纸片上，以便放在布店里出售。图片下面的说明是：把三百八十四只扣钩和三百八十四只扣眼一起缝上纸片就可以得一个便士。”

在卷起这一张图片时，乐队又奏起乐来，孩子们热烈地唱着：

“统治吧，大不列颠，统治着海洋！
不列颠人，永不、永不会做奴隶！”

“下一张图片名叫《一个英国人的家》，这里我们看到在贫民窟区的另一个房间里，父亲、母亲和四个孩子正在吃中饭——他们吃的是面包、废油汤和茶。图片下面写着：‘英国有一千三百万人经常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上。’要不是因为父亲赚的钱大部分得拿来付房租，你们看到的这些人也许可以吃得好一些。摇柄转呀转，马上就可以看到一张非常美丽的图片：《特拉法加广场的早晨》。这儿有许多英国人因为无家可归，只好在露天里过夜。”

伯特又配上了一支适当的歌曲。小家伙们都很熟悉这首歌的歌词，他们直着嗓子唱了起来：

“我住在特拉法加广场，
四头狮子保护着我，
广场上有的是图画和雕像，
纳尔逊勋爵瞪眼望着我，
当然这里未免过于通风，
可是你一定会同意我，
只要纳尔逊勋爵认为不错，
这儿就该是我的安身之所。”

“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伦敦托普赛大旅馆的餐厅，百万富

翁宴会的餐桌已经摆好了。刀叉是纯金制成的，盘子是银的。那些摆在桌上、挂在天花板上、插在墙头的花，共值两千金镑。宴会主人为了这么一餐晚饭总共花去三万金镑。摇柄转呀转，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盛大的酒宴——英国人民在招待莱茵国王。接下去是市长大人在市长官邸举行晚宴的图片。坐在餐桌旁吃饭的那些大胖子，都是议会里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议员。随后是一张非常美的图片，名叫《四脚贵族》。这儿你们可以看到斯勒姆伦特[①]夫人宠爱的小狗在用午餐，它们头颈上围着雪白的麻纱餐巾，跟人一模一样用银碟子吃饭，还有穿着夜礼服的仆人在一边侍候。斯勒姆伦特夫人非常宠爱这些美丽的小狗，专给他们吃最好的食物；它们吃的是鸡肉、猪排、羊排、布丁、果子酱和牛奶蛋糕。"

"我但愿我是一条这样的小狗，你呢？"汤米对小查利说。

"一点儿也不想！"小查利说。

"这儿我们又看到失业者的队伍了，"伯特又转出一张图片接着说，"两千名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找不到工作。下一张是一家工厂内部的情形，瞎小孩和瘸腿的人为了活命在干活。再下一张名叫《廉价的劳动》。我们看到许多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带着劳动许可证来上工，有了这东西他们才能赚点钱帮助失业的父亲偿付贫民窟的房租。

"摇柄转呀转，一张最好的图片转出来。这张图片名叫《慈善的安琪儿》，斯勒姆伦特夫人坐在她漂亮卧室的舒适角落里，正伏在桌上签署一张支票，这张支票是用来救济贫民窟

---

① 原文 Slumrent，意为"贫民窟租金"。

穷人的。

“再下一张名叫《两个敌对的候选人》，或者叫做《大选中的一幕》。在左边你们看到一个得意洋洋的家伙站在汽车上，戴一只单片夹鼻眼镜，穿一件镶有毛皮领子和袖口的大衣，正在向群众演说：这是保守党候选人斯勒姆伦特爵士。马路那边也有一辆汽车，上面也站着一个得意洋洋的家伙，也戴一只单片眼镜，也穿一件镶着宽大毛皮领子和袖口的大衣，也对着群众在演讲。这是自由党的候选人门德赖弗[1]先生。站在汽车周围挥动帽子高声欢呼的那些衣衫褴褛的听众都是工人。这两个候选人唱的是同一套老调，要求工人把他们选进议会，并且答应一定采取点什么措施，改善下层人民的生活。”

伯特又奏起一支流行歌曲，孩子们对这首歌也很熟悉，他们都热烈地唱了起来，还随着曲调鼓掌顿足打拍子：

“我们俩都到过那里，
很多次，很多次！
我们俩都到过那里，
很多次！
在那里喝了大桶大桶的啤酒，
把他和我的鼻子弄得通红，
我们俩都到过那里，
很多次，很多次！”

歌声结束后，伯特又转出了一张图片。

---

[1] 原文 Mandriver，意为“工人的压榨者”。

“这是大选的另一幕。跟上面一张一样，两个候选人都站在汽车上。马路当中躺着一个满身鲜血的人，很多相信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工人用带钉的靴子踢他，跳到他身上，踩他的脸。这个躺在地上的人是社会主义者，工人们踢他打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说斯勒姆伦特和门德赖弗之间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他们是一样的货色。”

在观众们欣赏着这张图片的当儿，伯特又奏起了另一支流行歌曲，孩子们唱着歌词：

“两只可爱的黑眼睛，
哦，多么令人惊奇！
只是为了告诉一个人说他错了，
两只可爱的黑眼睛。”

伯特接着又转动卷轴的摇柄，一大串图片接连在台上出现，孩子们非常高兴，他们跟着图片的变化欢呼着、歌唱着；最后，当国王的照片转出来时他们迸发出最热烈的欢呼。孩子们一看见这张图片还没有等奏乐就欢呼三声，开始高唱起国歌来了。

伯特的活动画片匣表演结束时，屋里一片掌声；灯和圣诞树上的蜡烛又重新点亮了，虽然圣诞树上的玩具都已取下，但是因为树上有光闪闪的玻璃饰物，仍然非常好看。随后他们又玩了几种游戏：瞎子穿护胸、拔河等等，在拔河游戏中菲尔波特遭到了惨败。玩厌之后，每个孩子讲一小段故事或唱一支歌，这是专为这次晚会预先准备好的。只有罗西没有准备，但尽管这样她也不甘示弱，仍坚持背出了她所知道的唯一的

一段诗。她跪在火炉旁边的地毯上合着双手，紧闭着眼喃喃地背着她每晚睡觉前都要背的诗：

“耶稣仁慈宽厚，
看我小儿年幼，
怜我天真无知，
容我侍奉左右。”

接着他站起身来，依次吻了大家。菲尔波特走到窗边向外张望，一面咳嗽一面擤鼻子，因为他吃花生米不小心给哽住了。

这时候大家已经疲乏不堪，所以随便吃了些晚饭，茶会就此结束。虽然他们都非常想睡觉，可是没有一个愿意离开，不过当他们想到在这个星期里还可以去参加一次茶会——神光教堂举办的“希望乐队茶会”和分发奖品的茶会——心中也还感到一点安慰。

伯特负责送爱尔西和小查利回家，菲尔波特自愿陪伴汤米和内利，并抱小罗西回去。小罗西太疲倦了，她还没有离开欧文家就靠在菲尔波特的肩头睡着了。

当他们下楼时，小弗兰克跟他母亲匆匆商议一番之后，在后面大叫着，邀请他们明年圣诞节再来。

第三十章

强盗们举行作战会议

现在正是通常所谓的欢庆季节——所以这样叫，也许是因为一年中在这个时期忍饥挨饿的人比其他任何时期都多——读者又被邀参加另一个小型集会，也许你们不会感到惊讶吧。这个集会在小弗兰克家晚会后一天举行，地点是斯韦特先生的办公室。斯韦特坐在写字台旁的椅子上，他把椅子转过来对着拉什顿先生、迪德卢姆先生和格林德先生等几位客人，他们也都坐着。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马上行动，"格林德说，"我们再也不能象现在这样拖下去啦。在我看来，最好还是赶快认输算了；公司现在实际上已经破产，越拖下去越糟糕。"

"我也是这个意思，"迪德卢姆垂头丧气地说，"如果我们供应电力能够同供应煤气收同样的价钱，或者更便宜一些，那也许还能有办法；可是那根本办不到的。实际情况是：我们那套机器简直不行，又小又旧，因此我们供应的电灯光还没有煤气灯光亮，收费反而更高。"

"对啊！我们这一次可算是惨败了，"拉什顿说，"即使煤气公司没有迁到城外，我们也还是竞争不过他们。"

"当然竞争不过，"格林德说，"问题正象迪德卢姆所说，

我们的机器太小、太旧，一钱不值，只配扔到垃圾堆里去，因此出路只有一条——停业清理。”

“我倒认为不必如此，”斯韦特说。

“好吧，那你说怎么办呢？”格林德问，“把公司重新整顿一番吗？要股东们再拿钱出来吗？拆掉厂房重新建造，再买新机器吗？最后多半是一事无成，我才不干呢。老伙计，我已经受够了。你可不能指望我吃了这么大亏还再拿出钱来，”

“我也一样，”拉什顿说。

“我也铁了心了！”迪德卢姆非常肯定地说。

斯韦特安详地笑了笑。“我才不会愚蠢到出这种主意呢，”他说，“你们好象都忘记了，我自己就是最大的股东之一呀。我的意思是：把股票卖掉。”

“卖掉！”格林德冷笑了一声，其他人也同样地笑了起来，“谁会来买这些股票呢？这个公司实际上已经破产，而且从来就没有分过红利。”

“我已经好几次想卖掉我那点股票了，”迪德卢姆惨笑着说，“可是没人要呀。”

“谁来买？”斯韦特回答格林德的问题，“当然市政当局来买！纳税人来买！麦格斯市为什么不能跟其他城市一样也来点社会主义呢？”

拉什顿、迪德卢姆和格林德简直惊得喘不过气来，头目的大胆建议几乎把他们吓呆了。

“那，我恐怕他们永远也不会放过我们的，”迪德卢姆一喘过气来马上大叫着，“老百姓如果发现了事情的真相，那可要闹个天翻地覆了。”

“老百姓！天翻地覆！”斯韦特轻蔑地回答说，“老百姓永远不会知道那些事，你们听我说——”

“你能肯定不会有人在偷听吗？”拉什顿插嘴问，一面紧张地看了一下房门和办公室的各个角落。

“没关系，”斯韦特回答，虽然如此他还是把声音压低了些，其他人都把椅子拉拢一点侧身静听。

“你们知道，我们手头还有些现款，我建议在下星期召开的年会上，让秘书宣读一篇叫人听了十分满意的报告，宣布百分之十五的红利——这我们可以预先安排好的。当然我们不得不稍微虚报一些帐目，不过我可以把这布置得很周密。其他的股东不会提出什么叫人为难的问题，而我们自己心里都有数。”

斯韦特住了口，盯着其他三个强盗。“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吗？”他问。

“对，对，”迪德卢姆抢着回答，“讲下去。”拉什顿和格林德也点头同意。

“然后，”斯韦特接着说，“我再请《记事报》报道一下这次会议的情况，我会关照编辑，要他亲自写这篇稿子，并事先告诉他写点什么。我还要请他写一篇社论，说明在不久的将来电力一定要代替煤气作为城市照明之用。社论接着还要提到煤气公司的巨额盈余，并说到要是市政当局在几年前把煤气公司买下来情况就会好得多了，因为这样的话盈利可以用来减低税收，象其他城市所做的一样。最后，社论还要指出不应该让私人公司把持电力供应，建议设法购买电力公司归市政当局掌握。

“同时，我们可以到处活动——当然要用秘密而得当的方式——大吹大擂，说我们拥有多么好的企业，并表示我们无意出售。我们还要说，我们已经克服了公司创业时期遇到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困难，现在正开始从中得到好处，如此等等。”

“然后，”头目继续说，“我们可以安排人在市议会提出动议，要求市政当局购买电力公司。”

“可是总不能由我们四人当中的一个来提这个动议吧！”格林德狡猾地笑了笑说。

“当然不；否则把戏马上就要拆穿了。你们知道，我们一伙人有些并不是公司的股东，可以让他们多讲些话。而我们这几个董事必须假装反对出售，还要坚持我们自己开出的价格；到最后我们答应出售时，必须说成是为了这个城市的好处而牺牲私人利益。我们还得组织一个委员会，并且要从伦敦请一位工程师来。我认得一个人，他能很好地满足我们的要求，只要给他一点儿钱他就会完全听从我们的吩咐。在纳税人还没有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前，一眨眼之间我们就已经把事儿办完了。对于纳税人，我们不需要有任何顾虑。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对公共事务毫无兴趣。即使他们说些什么，只要我们拿到了钱也就不必在乎。这种事会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但几天过后谁也不会再去提它啦。”

头目说完后，其他的强盗们都呆住了，对头目的足智多谋钦佩得五体投地。

“唔，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他问道。

“嗨，怎么样！”格林德热切地喊起来，“我认为这个计划太妙了！好得不能再好了。要是我们能够把公司脱手，我看这

可就是我们干得最漂亮的一手了。”

“漂亮还不是顶恰当的字眼，”拉什顿说。

“毫无疑问这是个了不起的主意！”迪德卢姆叫着说，“我刚才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可能对这一招儿有所帮助：我们可以假拟许多读者来信，寄给《记事报》、《哥罗芳周报》和《糊弄家》的编辑，表示许许多多人都赞成这项计划。”

“好，这个办法很好，”格林德说，“编辑们自己还可以写信寄给自己，署名‘进步’、‘纳税人’、‘前进的麦格斯市’等等。”

“对啊，这很好，”头目深思着说，“但是我们要当心，不要做得太过分；当然我们需要有某种程度的舆论的支持，但也不要在这方面搞得太多，引起人们过多的兴趣。”

“现在再想一想，”拉什顿傲慢地说道，“我们为什么要在乎纳税人的意见呢？我们何必要劳神去伪造帐目、宣布分红或者在报纸上写文章呢？我们对这件事有必胜的把握；我们在市议会里占多数，而且正象斯韦特先生所说，很少人愿意伤脑筋去读会议的报告。”

“对，的确如此，”格林德说，“可是正是这些少数人最会找麻烦，讲闲话；我们必须考虑对付这些人的问题。只要能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事情就好办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按照斯韦特先生的办法去做。”

“是啊！我也这么想，”头目说，“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我负责跟《记事报》和《哥罗芳周报》打交道，你去想办法要《糊弄家》支持我们。”

“好，这我来负责，”格林德阴森森地说。

这三家当地的报纸是由有限公司经营的。斯韦特几乎占有《记事报》和《哥罗芳周报》的全部股票，因而控制着这两份报纸的编辑方针和内容。格林德在《糊弄家》占有同等的地位。报纸编辑们全是一群傀儡，斯韦特和格林德怎样拉线，他们就怎样动作。

“我不知道威克林医生会抱什么态度？”拉什顿说。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迪德卢姆大声说，“你们看这样可好？我们预先作好布置，在议会正要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让一个什么人突然晕倒在市政厅外面的马路上，然后再让个什么人进来把威克林医生叫出去，并且把他拖住，一直等议会把这件事讨论完毕再放他回来。”

“太妙了，太妙了，”格林德说，一面思索着，“可是我们请谁去扮演晕倒的人呢？他必须是靠得住的人才行。”

“拉什顿，你来怎么样？你不在乎干这个吧？”迪德卢姆问。

“我可不干，”拉什顿倨傲地回答。他认为要他扮演这个丢脸的角色实在是对他莫大的侮辱。

“那么，如果需要，就我来干吧，”迪德卢姆说，“只要有钱可赚，我是放得下架子的；为了过体面的生活我什么事都能干。”

“好吧，这一切我们大家都同意吧？”斯韦特说。所有人都表示同意。

“我想，我们大家该喝一杯，”头目继续说，一面从桌旁柜子里拿出一个酒瓶和一盒雪茄，“迪德卢姆，请你把身后边的水瓶递给我。”

“我想不会有人进来吧？”迪德卢姆担心地问，“我是戒酒会的会员，你们知道。”

“啊，没关系，”斯韦特说，一面从柜子里拿出四只玻璃杯，倒满了威士忌酒，“我吩咐过不许有人来打扰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好，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干杯，”格林德叫着说，举杯喝了一大口。

“阿门——我的意思是好哇，好哇，”迪德卢姆急忙纠正自己。

“这件事所以叫人高兴，不仅因为它对我们自己有利，”格林德笑着说下去，“不仅对我们自己有利，而且还可以给那些社会主义者吃点苦头。等纳税人购买了电力公司以后，他们一定会大吵大闹，因为他们做了蚀本生意——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于是他们一定会说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话，他们可再也不要社会主义了。”

其他的强盗们都高兴地笑了起来。迪德卢姆把威士忌送错了道儿，呛得几乎晕过去。

“把人活活呛死，”他擦着眼泪声称，“还不如马上把人宰了好受些。”

“现在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头目放下空杯子说。

其他的人立刻严肃起来。

“我们跟煤气公司的竞争虽然颇费周折，虽然遭到挫折，可是你们知道他们也并不是万事如意的。他们的日子也并不美妙；我们增加了煤税，这对他们是一个狠狠的打击。”

“这一招也很不错啊，”格林德恶毒地说。

“嗯，”斯韦特接着说，“他们也受够了，很怕再斗下去；当然他们还不太知道我们已经受到多么厉害的打击。他们还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跟他们干到底呢：好吧，说简单点儿，我已经同他们的经理和另外一两个人谈过，他们愿意让我们入伙。因此我们可以用出售电力公司得到的钱去买煤气公司的股票。”

这个消息实在太好了，他们又为此干了一杯。迪德卢姆说，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全部煤税，因为这些税压得穷人喘不过气来了。

第三十一章

一走了事

一月底左右，斯莱姆离开了伊斯顿的家。自从“窑洞别墅”的活干完之后，伊斯顿一直没有找到工作，近来他家的伙食也越来越糟了。斯莱姆所付的十二个先令膳宿费是露丝用来维持家用的全部收入。她也想去找些活干，但很少成功；如果她能够整天出外的话也许还能找到一两处工作，但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她必须照料孩子和家务，还得为斯莱姆准备一日三餐。话虽这么说，但只要有机会到什么太太家干一天零活，赚几个先令，她还是想尽办法去干的。碰到这种情况，她预先把家务安排好，让伊斯顿代她料理，并把孩子放到欧文家请诺拉照顾。她们俩是老同学。诺拉也很愿意帮她的忙，因为每当孩子送去时，小弗兰克总是高兴极了。他跟这孩子玩，从来也不会感到厌倦，孩子来一次，他总要同母亲纠缠好几天，要她去买个孩子来。

伊斯顿间或也赚到几个先令；有时他帮人家擦擦玻璃窗；有一两次，别的油漆匠有幸找到独自包下的活儿，伊斯顿就去帮忙干几天或几个小时，象清洗和粉刷天花板、油漆一两个房间等等；但是这类工作并不太多。

有时他们穷得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好卖掉些东西；首先卖

掉的是那本一直放在凸窗旁边小桌上的《圣经》。露丝先把扉页上的题字擦掉，然后拿去卖给旧书店，换来两个先令。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几乎把所有能卖掉的东西都卖掉了，当然那些租来的东西是不能卖的。

斯莱姆看出他们负债累累，连房租都付不出了。伊斯顿有两次曾向他借过五先令，这笔钱也许永远不会还了。斯莱姆还担心着另外一件事：露丝——她始终还没有完全堕落到安心去干坏事——或许会把过去发生的事告诉伊斯顿；她不止一次说过要这样做，她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伊斯顿，只是因为她知道即使伊斯顿能原谅她，他对她的看法也一定会改变了。斯莱姆一再强调这一点，指出承认错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最近伊斯顿的境况越来越糟了。不仅伙食不好，有时连火也生不上，而露丝和伊斯顿几乎一直在为着什么事情吵嘴。她很少跟斯莱姆讲话，尽可能不跟他坐在一起。斯莱姆常常担心，恐怕伊斯顿会注意到她的态度而追问原因。总之，处境是太不愉快了，所以斯莱姆决定一走了事。他借口说，他在城外较远的地方找到了几个星期的工作。斯莱姆走后，伊斯顿全家靠借债、出卖旧家具或其他可以换钱的东西过活，在半饥半饱中度过了几个星期。斯莱姆一走，他房里的东西几乎立刻就被卖掉了。

第三十二章

老　兵

老杰克·林登竭力想靠卖熏鱼赚点钱，可是熏鱼常常坏掉，即使有时都能卖出去，赚的钱也少得可怜，这种买卖实在是不值得做的。

在"窑洞别墅"还有活干的时候，菲尔波特常常帮助林登家；送给老林登六便士或一个先令，或是送一袋饼干或面包给孩子们吃。有时在星期天借口来喝茶，带一听鲑鱼送给他们。

爱尔西和小查利常到欧文家跟小弗兰克一起喝茶；事实上当欧文有工作时，他们几乎住在那儿。欧文和诺拉知道林登一家只靠一个年轻女人赚钱过活，所以常邀孩子们来。

老林登多次试图找个工作——任何工作都行，但没有人要他。更糟糕的是他的视力早已衰退，现在变得更差了。有一次一家大粮食公司雇他背广告牌上街兜生意。他的前任是一个老兵，前一天因工作时喝醉酒被解雇了。那广告不是一种挂在身体前后的普通的广告板，而是一只没盖没底的箱子，实际上就是一个木头架子，四周蒙着帆布，上面贴着印好的广告，宣传人造奶油的好处。这只箱子，或者说木架子的每一个面，都要比通常的广告板大得多。

老林登必须钻在木架子中间，背着它满街走；箱子的顶端横着两根皮带，挂在他的肩上。他一路走着，箱子摇晃得厉害，特别是在有风的时候，不过箱子里面有两个把手，可以抓住。工钱每天是十八个便士，老林登得按照一定的路线，在最拥挤的马路上来来回回地走动。

起初木架倒不太重，可是时间一长，重量就增加起来，皮带也磨疼他的肩头。而且遇到老相识时，他感到很难为情，其中有些人还笑他。

要使这副架子平稳必须特别小心，老林登不习惯于这项工作，视力又太差，所以好几次差点儿被街车撞倒。还有一件事使他更感难堪，就是那些背普通广告板的人、酒店门前游手好闲的人以及马路上的孩子都嘲笑他。孩子们边追边嚷："匣中杰克"。① 有时他们还把垃圾丢在木架子上，有一次向他扔了一个烂桔子，把他的帽子也打掉了。

到晚上他累得几乎站也站不住了，肩膀、大腿和双脚都痛得要命。当他把箱子送回公司时，有个衣衫褴褛而肮脏的老头儿迎面走过来，喝得醉醺醺的，怒容满脸。这就是前一天被解雇的老兵。他赌咒发誓地乱骂乱嚷，样子可怕极了，说林登抢了他的饭碗。他狠狠地挥舞拳头，嚷着要打掉林登的脑袋。要不是警察及时出现，他很可能真的动起武来，警察一到他就安静地走开了。

杰克第二天没有再去，他宁可饿死也不愿再去背广告箱了。自此以后，他似乎丢掉了一切赚钱的希望。无论到哪里总

① "匣中杰克"原是一种玩具的名称：在一个匣子里装着一个小人，一揭盖他就跳起。

没有人要他。所以他只好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徘徊，有时遇到老朋友请他喝上一杯，但这种机会并不常有，因为他的老朋友也差不多都已失业，两手空空了。

第三十三章

士兵的孩子

在这段时期里，杰克·林登的儿媳妇倒有“很多活儿”：替斯韦特公司缝制女衫、围裙等等。她竟然有这么多的活儿可干，人家或许会以为保守党的黄金时代已经来到，关税改革也已经成了事实哩。

她有“很多活儿”。

起初他们专雇她缝制一些廉价女衫，每打工钱两先令，可是现在他们不再让她干这种活了。由于她干活非常利落，因此他们让她做质料较好的衣服，可是工钱却并不怎么高，她虽然多赚了一些钱，但这种衣服做起来比做便宜货要难多了。有一次她做了一件非常考究的女服，得到了六个先令；可是她起早摸黑地花了四天半时间才完成。斯韦特公司对买这件衣服的那位夫人说，这是从巴黎运来的，要了她三个几尼。当然林登的儿媳妇不知道这些，不过即使知道也是白搭。

她赚的钱多半用来付房租，有时只剩下两三个先令作全家的伙食费用，有时还剩不到这么多。尽管她有“很多活儿”，但她常常不能全部干完。在缝纫机上工作过久有时是叫人受不了的：肩膀酸疼，手臂抽筋，两眼痛得没法再干活了。她只好换换工作，暂时停止缝纫，做些家务。

有一次他们拖欠了四个星期的房租，收租人百般威胁，他们怕家具会给拍卖抵债，怕会被赶出门去，林登的儿媳妇决定卖掉一张桃花心木圆桌和一些起居室里的用具。屋子里所有的家具几乎全是她的，在丈夫死去以前这些东西就陈设在家里了。自从她嫁过来后，老林登夫妇把他们自己原有的东西都陆续分给了另外几个儿子。他们都成了家，而且都有工作做。一个是煤气公司的装配匠，一个是铁路上的搬运夫，还有一个是屠户。可是现在老父亲失了业，他们就很少来了。最近一次来是在圣诞节前夕，他们一来就彼此大吵大闹，把孩子们都吵醒，几乎给吓死了。吵架的原因是：前些时候他们同意每人每星期给老人一先令，这已经实行了三个星期。后来那个做屠户的儿子忽然不给了，因为他感到他没有义务津贴寡妇弟媳和侄儿。如果老林登夫妇愿意离开这所屋子另外住的话，他可以继续每星期出一先令，否则就不给。这样一来铁路搬运夫和煤气公司装配匠也不再给钱了。他们说，屠户是长子，赚钱又最多，居然不出钱，反要他们每星期付一先令，未免太不公平。如果屠户继续给，他们也给，否则他们也就不给。在圣诞节前夕碰巧三个人同时来林登夫妇家；一见面就互相斥责，几乎打起架来，最后都赌咒发誓怒骂而去，从此就没有再来过。

玛丽既打定主意要卖这些东西，就马上到迪德卢姆家具店去，经理说他要请迪德卢姆先生亲自前来看看那张桌子和其他什物。她焦急地等待了一上午，迪德卢姆先生还没有来，她又到店里去催了一趟。最后迪德卢姆先生总算来了，他把这张桌子和每一件玛丽想出售的东西都批评得一钱不值。他

说他最多只能出五个先令买那张桌子，还说，即使这样他还怕捞不回本钱呢。最后他一共拿出三十个先令，买去了圆桌、壁炉饰架、安乐椅、三张普通椅子和两张最好的画——一张是大型钢刻《善良的撒玛利亚》，另一张是《基督祝福孩子们》。

他立刻付清了钱；半小时后，搬运夫就把这些东西搬走了。玛丽等他们走后，坐在零乱不堪的房间里的炉边地毯上，伤心地哭泣着，好象心都要碎了。

这是第一次，类似的买卖以后还有好几次。为了买吃的东西和付房租，家具一件件地卖掉了。迪德卢姆先生每次来总要装模作样，表示收买这些东西是对她们的一种照顾。简直是做好事哩。他说他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生意清淡得很，可能要搁上好多年才卖得出去，等等。有一两次他问玛丽是否想卖掉那只钟，玛丽一想到卖钟就害怕起来，可是最后家里没有迪德卢姆愿意买的东西了。刚巧那个星期玛丽病倒了不能干活，于是那只钟也只得卖掉。迪德卢姆付给他们十个先令把钟拿走了。

玛丽以为老林登太太知道了卖钟的事一定会很伤心，但出乎她的意料，老太太似乎毫不在意。原来，近来两位老人家好象已经痴呆了，对于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予理会，于是玛丽只得把全部家务承担起来。

她把家里剩下的那些迪德卢姆看不上眼的东西，陆陆续续几乎全都卖给了后街上的小旧货店，或是典在当铺里了。例如：羽毛枕头、床单、被子、几块地毯或者说油布、还有一些可以卖得出或当得掉的衣服等等。

他们特别感到没有毯子之苦；夜里他们把白天穿的衣服

以及家里所有的旧衣服，甚至连一块旧花台布都盖在身上，可是还是抵不上毯子的功用，他们常常冷得睡不着觉。

教区里的一位女助理牧师偶尔来看看他们，有时送给他们一百磅煤或值一个先令的杂货，或一张可以取到四分之一磅粥的粥券。拿到粥券的时候，爱尔西当天晚上就到施粥所去取。但这种救济并不常有，因为那位太太说，有很多人的情况同他们差不多，因此只能每家救济一点。

有时候玛丽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忧虑和缺乏适当的营养，弄得精疲力竭，实在无法支撑下去。有一阵子她根本什么也不能干。这时候她总是躺在床上哭泣。

每当她病倒时，爱尔西和小查利放学回来就做家务活。他们替母亲煮茶、烤面包，把食物放在床旁的椅子上，让她躺着吃。家里没有人造奶油和其他油脂，他们就把面包切成薄片烘得很脆当做饼干吃。

孩子们倒很喜欢这种日子，平时母亲一忙就简直没有时间跟他们讲话。他们感到这几天不同于往常，特别安静清闲。

[[他们全坐在床边，老祖母坐在对面，]]旁边还躺着一只小猫，也在听他们谈话，当他们逗它或对它讲话时，小猫就打呼噜，或是咪咪地叫着。他们谈的多半是未来。爱尔西说她要做教师，赚很多钱带回家来给妈妈买东西。小查利想开杂货店，买一匹马和一辆车子。有了杂货店就可以有很多东西吃；即使没有钱也可以从店里拿，要多少有多少——而且都是好东西：鲑鱼、果酱、沙丁鱼、鸡蛋、糕饼等等。但是可以肯定，每天总有些钱到手的，因为杂货店不会整天没人光顾。用马车送货时，还可以请所有相识的孩子们都来坐车；夏天工作做完

店铺关门之后，妈妈、爱尔西和爷爷、奶奶都可以乘车到乡下去兜风。

近来老祖母变得很有些孩子气了，她总是带着高高在上的神态坐着听他们谈天，有时还和孩子们争论一番，嘲笑他们的计划。她常格格地笑着说，过去也听到过别人这样谈未来的计划，听到过很多次了，可到头来总是没有实现。

大约在二月中旬的一个星期里，他们穷得实在过不下去了，老林登到慈善协会的秘书那里去申请补助。上午十一点左右，他来到协会办公处所在的马路转角，看到办公处门还未开却有三十来人在等着申请粥券。这些人当中有些是无业游民或是醉醺醺的流浪汉，有些是象他一样年老力衰的工人，还有一些工人穿着灯心绒或是鼹鼠皮的裤子，小腿上还缠着绑腿。

林登远远地站着，等到这些人散了才进去。秘书抱着同情的态度接待他，给他一大张表格要他填写，可是林登眼又花，手又抖，根本写不了字。那秘书只得亲自替他填写，并且告诉他说，他会去调查一下情况，在下一次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他的申请。会期在星期四，而当时是星期一。

林登向他解释说，他一家人实际上已经在挨饿了，他有十六个星期没有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几乎全靠儿媳妇的收入过日子，可是最近两星期来她也失业了，因为公司里没有活儿要她做。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孩子们哭着要东西吃，上一个星期孩子们都是饿着肚子去上学的，他们每天除了干面包和茶外，什么都没有。但是照他估计，这个星期恐怕连干面包和茶也吃不上了。谈了一阵以后，秘书给了他两张粥券和一

张面包票，再次答应他了解情况后报给委员会考虑。

杰克回家时路过施粥所，看到刚才在慈善协会领到粥券的那批人正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施粥所太小了，一次只能供应十个人。

星期三秘书来看他，星期五林登接到他的一封信，大意说委员会已经考虑了他的情况，认为这是个"长期性"的问题，委员会无法解决，建议他向济贫局提出申请。这正是林登一直不愿做的事，可现在情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拖欠了五个星期的房租；尤其不幸的是他的视力越来越糟，即使有希望找到工作，是否能够去做也成问题。因此在面临绝境的情况下，林登也就不能再顾什么面子，只得象一只丧家之犬跑到济贫局去。那里的一个职员把他领了进去，可是他们认为他的情况不符合"在外救济"的条件，经初步研究，决定让老林登夫妇进入济贫院，另外每星期给玛丽三先令以维持她和两个孩子的生活。至于林登的儿子们，济贫局说要强迫他们负担一部分赡养父母的费用。

玛丽陪伴两个老人到济贫院后，独个儿回家来。她一到家里就看到一封给杰克·林登的信，寄信人是房主的代理人，内有一张通知单，要他们在下星期末以前搬家。信里没有提到应付的房租，也许斯韦特先生认为林登家已经付过将近六百镑的租金，可以慷慨一次，五个星期的欠租就算了；但也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这笔钱反正是要不到的了。不管怎样，信里没有提到欠租的事，只通知他们搬家，信虽写给林登，实在是给玛丽看的。

这封信是她下午三点左右回到家时在过道地板上看到

的。那时她既困又饿，昏昏沉沉，因为那天她只喝了一杯茶，吃了一片面包；很多星期以来她都只吃些面包和茶度日。孩子们还在学校里，房间里四壁空空，地上没有毯子也没有油布，冷清清地象坟墓一样。厨房桌上放着几只有裂纹的杯子和盘子、一把破刀、几只铅皮勺儿、一些面包和一小碗油脂，还有一把破了嘴的棕色茶壶。桌旁有两只破椅子，一只椅背上面的横木已经掉下来了，另一只连椅背也没有。墙上只有一些彩色日历和一些孩子们贴上去的纸画聊以点缀。火炉边是老太太常坐的那把柳条椅，现在空着。炉里没有火，冰冷的炉膛积满了煤灰，肮脏不堪。在过去几个苦难的星期里，她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料理家务。地板没有扫过，到处是碎纸和尘土；一个角落里堆着一堆树枝，是小查利拾来生火用的。

屋里到处乱七八糟，门窗大开着，她在厨房里可以一直看到她和爱尔西同睡的那张床，上面乱堆着各种各样充作被子用的东西。起居室里只有一些小查利的零星什物——他称这些是他的"东西"——几块木头、线和绳子、摇篮车的轮子、一个陀螺和一个铁环等等。从另一扇门望去，可以看到两位老人睡觉的破床，跟她自己床上一样，也乱堆着各种各样充当被子用的东西，还有一条破烂不堪的床垫，棉絮从边上的破洞里漏了出来，一块块落在地板上。

她手里拿着信，面对着这凄凉、孤苦的情景，疲倦而晕眩，似乎她周围的整个世界正在坍塌下来。

第三十四章

结束的开始

在正月和二月里，欧文、克拉斯、斯莱姆和索金斯有时仍然给拉什顿公司干些活，然而即使有活可干，一天也只有六个小时，他们早晨上工，下午四时就下班了，十二点到一点是进午餐的时间。他们做完了“工地”的活，把拉什顿商号的铺面也油漆好了。这一切做完以后，除索金斯外其他的人又都“失业了”。索金斯所以会被留下来，一方面因为他工资低，另一方面因为他能做各种杂事，象通阴沟、修补屋顶裂缝、做粗油漆工以及刷石灰水之类的事。此外，他还能帮管子匠的忙，这时拉什顿公司正雇了三名管子匠，因为正月里气候严寒，管子匠倒有很多活儿可干。除了这一行业外，几乎所有其他工作全都停顿了。

在这些日子里，拉什顿公司有几起“装殓”的买卖，遇到这种场合，克拉斯总是担任油漆棺材的工作。棺材油漆好以后帮助把它抬到死人家去，把尸首装进去，然后在出殡时他还充当一名抬棺材的脚夫。普通人家办丧事他通常花三小时左右来油漆棺材；这工作可以得到一先令九便士。送棺材到死人家再帮着装进尸首，可得一先令——这件事，亨特也参加，在一旁指导；除了亨特外，还有两个人参加丧礼，充当脚夫又可

得四先令。所以办一次丧事，克拉斯一共可以弄到六先令九便士，有时还多一些。比方说，碰到特别有钱的人家办丧事，棺材是双层的，当然就要“装殓”两次了。因为首先要把内棺抬到死人家，而外棺也许一两天后才能抬去，这就可以多得到一个先令。但不管丧礼多么阔绰，抬棺材的人是不会多拿钱的。有时制作和整饰上等棺材，木匠和克拉斯可以多算一两小时的工钱，但也仅此而已。要是碰到非常简陋的丧事，充当脚夫的人只能拿到三个先令，不过这种情况也很少；一般说来，不论简陋和阔绰的丧礼，他们拿到的钱大致差不多。每办一次丧事，斯莱姆得五先令，欧文写写铭牌只拿到一先令六便士。

有时一星期办三、四次丧事，那么克拉斯的收入就的确很不错了。他家里仍有两个年轻的房客，其中一个已经失业，可是他在银行里有存款，房租总还付得出。

有一次因为办一件丧事克拉斯和索金斯大吵了一场。死者是个很有钱的女人，长期患胃癌症，出殡之后，拉什顿公司得把她住过的房间清理清理，重新粉刷裱糊一下。癌症虽然不算传染病，但他们得到指示，必须把床上的被褥全部拿去烧掉。索金斯奉命推一辆小车把那儿的东西运到城里废物销毁站去销毁。房间里一共有两床鸭绒被、一个垫枕、一对枕头；这些东西都非常好，因此索金斯自行决定，不把它们送到销毁站去，却打算拿去卖给旧货店。

当他推着车正要离开时，遇见了亨特，亨特要他去办别的事，叫他把小车暂时推到工场里去放着，呆会儿再送去销毁，索金斯只好照办。那时克拉斯碰巧在工场油漆百叶窗，他听说要把小车上的东西拿去毁掉，也认为太可惜了；所以当索金斯

下午回来拿这些东西时，克拉斯告诉他说不必费心了："我打算把那些东西拿回去，它们还很好，烧掉可惜，又没有什么用不得的。"

索金斯听了很不高兴。他说公司里叫他把这些东西送到销毁站去，他一定得这样做；一面说一面打算把小车推出工场，克拉斯连忙冲上前去抢走车上的那个大包，把它背到油漆间里去。索金斯跟在他后面追，两个人就开始互相咒骂起来；克拉斯说索金斯打算把东西偷卖给旧货店。索金斯抓住那个包想把它重新放到车上，可是克拉斯抓住另一头不放，他们互相争夺——象拔河似的——在油漆间里摇来晃去地挣扎，恶声恶气地对骂。索金斯毕竟力气大，终于抢到了那个包，重新把它放到车上，可是克拉斯不肯干休，急忙穿上外衣，嚷着要到办公室去向拉什顿先生要这些东西。索金斯怒不可遏，抓起包就往泥地上一扔，正巧落在一洼污水中。他用双脚乱踩了一阵，然后又拿出一把大折刀，发狂似地在包上乱扎乱划，弄得鸭绒全都飞了出来。几分钟之后，所有的东西全都给毁了，这时克拉斯站在一旁呆看着，面色发白，浑身发抖，却没有勇气上去干涉他。

"到办公室去向拉什顿先生要吧！"索金斯喊道，"想要，现在就可以拿去。"

克拉斯一言不发，犹豫了一下转身回去工作，索金斯重新把东西堆上车，把车拉到销毁站去。这些东西卖不出去了，但无论怎样他终于没有让克拉斯这个恶棍拿到手。

克拉斯回到油漆间，发现一只枕头是他们争夺那包东西时掉出来的。他当晚就把这个枕头带回家去，睡觉时就用上

了。这是一个上等枕头，比他平常用的那个要柔软舒服多了。

几天后，他在那女人病死的房间里干活，公司里要他把死人用过的另一些东西送去销毁，其中有一条灰色的羊毛围巾。克拉斯把它留下了：这东西在严寒的清晨出去工作时用得着，整个冬天他就一直围着这条围巾。除了丧事以外，还有一些别的小活计：有时是油漆一两个房间、糊糊花纸或粉刷一下天花板，有一次是油漆两所小房子的门窗，各漆两道。他们四个人一起干，干了两天也就完工了。他们就这样混着日子。

有几个星期，克拉斯赚到一镑或十八先令；有时还多一些，可是通常没有这么多，有时连一个子儿也赚不到。

这些人常因为争活干而互相妒忌和仇恨。斯莱姆和克拉斯只要自己一闲下来就对索金斯不满，特别是当索金斯还有油漆和粉刷活干的时候，其他闲着的工人们也都愤愤不平。哈洛曾因这事大发牢骚，他们一致认为油漆和粉刷原是技术性的工作，可是老板们为了一小时只花五个便士的工价，竟雇下这个下贱的普通工人来干，让那些合格的工人们全都闲着，这真是太不象话了。工人们对斯莱姆和克拉斯也很生气，因为只要有点儿活干他们总有优先权；有人暗示说，他们俩为了取得优先权一小时只要六便士工资。克拉斯和斯莱姆两人也并不是融洽无间的：有时碰巧克拉斯闲着，斯莱姆还有几小时活可干，那克拉斯就会大动肝火；而在克拉斯有工作而斯莱姆无事可做时，斯莱姆就和其他失业工人一起咒骂克拉斯，说他是一个“马屁精”。欧文也逃不过别人的咒骂，大多数人说：象他这种人不管是做精巧的活还是做一般的活，都应该坚持索取较高的工资，这样一来也就不会有受雇的优先权了。但不管他们

在背后互相说些什么坏话，见面时仍都非常和气。

偶尔欧文的某些伙伴在外面找到了一些"包工活"，他们也来找他去帮着油漆一扇门或写一块招牌，但总算起来，在最近六个星期里，他连写棺材牌子以及在拉什顿公司做其他工作在内，平均每周赚不到十个先令。他家里经常没有煤，有时甚至连放进煤气收费箱的一个便士也拿不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典当了，有时只得拿几册书到旧书店换几个便士。他们的境况虽然很糟，欧文知道他们比起其他很多人来还算过得不错的了；他每次出去总会碰到不少以前的同事，有的已经有十个、十二个或是十五个星期没有活干，有的甚至有二十个星期没有活干，一个钱也没有赚到过。

欧文常常感到奇怪，不知这些人怎么竟能活得下去。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穿着别人丢弃的衣服、旧帽子、破靴子，这些东西有的是他们的老婆从搞慈善事业的太太那儿弄来的，有的是她们从干零活的东家那儿弄来的。至于吃的东西，大多数人都靠赊欠，有时也靠女人们从她们的东家那里带回一些零碎食物。有些人跟已成年的儿女们住在一起，靠他们的收入过日子；有的则靠老婆收留几个房客勉强维持凄苦的生活。

在老林登去济贫院之前的一个星期，欧文没有收入，更糟的是他们经常买东西的那家杂货店不肯再让他们赊帐了。欧文到杂货店去商量，老板说他很抱歉，但是他不能再赊给他们任何东西了；至于已欠的款项一时如果还不出，可以再等几个星期，可是赊欠的数目不能再增加；因为他的帐簿上欠帐已经太多了。最后他说，他希望欧文不要跟其他人一样把现款用

到别的地方去。有些人在困难的时候就到他这儿来赊欠，可是有了现款，为了贪图小便宜却往街对过专卖公司的商店里去花，这是不公平的。欧文承认这不公平，但他提醒老板说，他可从来没有上别家商店买过东西。然而杂货店老板非常坚决，一再说帐簿里尽是些收不回的债款，而他自己的债主们可对他逼得很紧。谈话时老板的眼睛老是向着街对过那家大商店望着；镀金的大字招牌"专卖商店"似乎对他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有一次他话刚讲到一半又突然停住，指着正拿着一小包东西从那家商店里出来的小女孩对欧文说：

"她的父亲差不多欠了我三十个先令，可他们把现款都拿到那边去花。"

这家杂货店的门面很需要重新油漆一下，横条上的招牌"爱·斯莫尔曼[1]商店"的字迹也已经模糊得难以辨认了。欧文想帮他干这项活儿，拿工钱抵帐，可是看来这位老板心绪很坏，欧文没敢提出来。

他们在面包铺里还可赊到一些吃的，可是近来他们消耗的面包并不多：的确，连着一个月光吃面包，别的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就什么胃口也没有了。那天，他同杂货店老板谈话以后回家去，家里有一个新鲜漂亮的面包，虽然大家都很饿，可谁也吃不下去；面包似乎梗在喉咙里，即使用茶送也咽不下去。最后只好光喝茶，他们就是单靠茶活命了。

第二个星期，欧文赚到八个先令，因为他花了几个小时帮克拉斯清洗和粉刷了一块天花板，油漆了一个房间，还写了一

---

① 原文A·Smallman，意为"一个小人物"。

块棺材牌子。牌子是在家里写的，正在写的时候，他听见小弗兰克在洗碗间里问诺拉：

"妈妈，你说说我们还要吃多少天干面包和茶呀？"

听到孩子的问话，欧文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动，他等着听诺拉怎样回答。可是这个问题竟得不到回答了，因为正在这时候，突然有人跑上楼梯，老实不客气地推开门冲了进来。那是小查利·林登，他喘着气，伤心地哭着，帽子也没有戴。他的衣服又旧又破，膝盖和胳膊上都打了补钉，可是补钉又在一块块地往下掉。脚上穿着一双满是破洞的黑袜子，到处露着肉。鞋底的一边完全磨穿了，走路时赤裸的脚跟接触着地面；另一只鞋底的前掌已跟鞋帮脱离了关系，脚趾冻得发红，沾满污泥，从裂缝中伸了出来。鲜血正从右脚跟流到地板上，显然有什么锐利的东西——一根针、一片玻璃或是一块尖石头——扎破了他的脚。

他喘过气来后呜咽着告诉他们家里出了什么事；可是他们简直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只知道他家里发生了严重的事：他想他妈妈也许快要死了或者已经死掉了，因为她不说话，也不动，眼睛闭着；他说，"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求你们同我一起去看看她好吗？"

* * *

诺拉收拾东西准备同小查利一起去看看，这时欧文把小查利安顿在一张椅子上，脱掉了他右脚的鞋子用温水替他洗涤流血的伤口，然后又拿了块干净的碎布把伤口包扎起来。他们劝小查利留下跟小弗兰克玩一会儿，让诺拉独自去看他妈

妈，可是这孩子坚决不肯。结果小弗兰克反陪着他们去了。欧文必须写好那棺材牌子，他刚刚才开始写，所以不能和他们一起去。

读者总还记得，玛丽送走两个老人以后独自一人留在家里。过了半个小时，孩子们从学校回来，看见母亲坐在一张椅子上，头倚着手臂伏在桌子上，已经失去了知觉。姐弟俩唤不醒她，害怕得哭了起来，小查利立刻想到了小弗兰克的母亲，他要姐姐留在家里，自己飞快地向欧文家奔去，连大门都没有带上。

诺拉和两个孩子赶到林登家时，隔壁两个女人也在那里，她们听到爱尔西的哭声，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那时玛丽已从昏迷中醒过来，躺在床上。那两个女人走后，诺拉还陪了玛丽一会儿。她生了炉子，替孩子们烧了茶。屋子里还有些剩余的煤和食物，那是用济贫局给她们的那三个先令买来的。后来她又把房间打扫了一下。

玛丽说她真不知道往后该怎么办。如果能找到一个每星期只要两、三个先令租金的房子，济贫局发给的钱就够付房租了，这样她还能够赚些钱来养活自己和孩子。

诺拉回家后告诉欧文事情的经过。牌子已经写好，上面的字迹也快要干了，欧文穿上[[外衣，把它送到工场的木工间去。]]

欧文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伊斯顿，他正到处寻找亨特，想弄点活儿干干，但是总找不到。一路走着，伊斯顿告诉欧文说，自从他被拉什顿公司解雇后，他几乎没有收入，赚到的一点零碎钱也都同往常一样付了房租。斯莱姆早就搬出去了。

露丝和斯莱姆似乎很难相处下去；前一阵她脾气很古怪，斯莱姆搬走后，她在宏伟大道的一家公寓里干些零活。可是境况却越来越糟。他们付不起家具的租费，所有的东西都让人搬走了。那些人把地板上的油布也剥了去。伊斯顿说他很后悔，没有把那块倒霉的油布钉牢在地板上，这样他们要抢走就得把它撕破才行。他去找过迪德卢姆。迪德卢姆说他并不要苛待他们，他可以把这些家具保留三个月，如果到时候伊斯顿能付清欠款，就可以再搬回去，伊斯顿认为这是很难办到的。

欧文带着轻蔑和愤怒的心情听着。这个人虽然埋怨目前情况不好，可是丝毫也不想为自己考虑考虑，改变这种处境，反而一有机会就抢着投票支持这个使他受苦的制度。

“你没听说老林登夫妇今天到济贫院去了吗？”他问。

“没听说，”伊斯顿漫不经心地回答，“我料到他们会有这个下场的。”

于是欧文建议说，伊斯顿家的前房既然空着，不妨租给林登的儿媳妇住，她一定会付租钱的，这样也可以帮伊斯顿付他的房租。伊斯顿同意回去跟露丝商量一下。几分钟后，他们分手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上午，诺拉发现了露丝在跟玛丽谈房子的事。伊斯顿家很近，五分钟就可走到，她们三人便一同去看看房间。房间的外表没有改变；前房的窗子上仍然挂着白色镶边的窗帘；窗子前面有一个盖着红布看来象小圆桌的东西，桌上的盘子里有一盆天竺葵，盘子四周围有彩色皱纸。这些东西和紧闭着的窗帘使人不易看出房间里没有家具。那张所谓“桌子”是从杂货店里买来的一只空木箱，上面倒扣着一个洗碗桶的铜

盖子充当桌面，又盖了一块旧红布作为桌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邻居们知道他们的困苦，虽然他们心里明白邻居们也都穷得同他们不相上下了。

这间房给林登儿媳妇和两个孩子住是不算宽敞的，可是她知道只花这么几个钱要在别处找到同样好的房子是不可能的，因此她同意下星期一搬家，每周房租两个先令。

林登家离伊斯顿家很近，在以后的几天里，她们先把零碎的东西陆续搬了过去；到星期一晚上，欧文和伊斯顿从亨特那儿借来一辆小车，帮他们把余下的东西全部搬进了新居。

二月下半月天气越来越冷。二十日下了一场大雪，接着好几天都是严寒透骨。

一天晚上十点钟左右，一个警察发现在一条冷僻的马路当中有个人躺着，已经失去了知觉。起初他以为这人是喝醉了酒，就把他拖到路旁人行道上，以免被路过的车辆压着，然后去找担架。他们把他抬到警察所，关在地下室里，那儿已经关着一个人，他是因为从一个谷仓里偷了一只萝卜当场被捕的。警察局的医生来检查了一下，宣布说这个所谓的"醉汉"由于支气管炎和缺乏食物已经快要死了；他还说这个人一点没有酗酒的征象。几天之后，这人死了，验尸官说，这是最近六个星期里在本市因穷困而死亡的第三个人。

据证实，这人是从伦敦步行来此想在这里寻找工作的一个泥水匠。警察发现他时他身上一个铜子也没有；口袋里只有几张当票和一封他妻子寄来的信，这封信藏在背心口袋里，所以直到死后才发现。在这件事发生的前几天，那个偷萝卜被捕的人被带去见法官。那个可怜的人说他是因为肚子实在

饿得慌才去偷萝卜的，但是参议员斯韦特先生和格林德先生说，饥饿不能作为为非作歹的借口，判他七个先令的罚款，或者在牢狱里做七天苦工。这个罪犯既没有钱又没有朋友，只好到监狱里去做苦工。可是在那儿，他的情况倒反比大多数在外边的人好一些，那些人由于没有勇气或者机会，竟不能干一些偷窃的勾当借此来减轻自己的苦难。

日子一天天过去，长期的贫困开始在欧文身上并对他的家庭发生显著的影响。他咳得很厉害，双目深陷，可是目光异常明亮，瘦削的脸庞有时是死灰色，有时却烧得火红。

小弗兰克经常吃不到粥和牛奶，也开始显出不健康的迹象；他变得非常苍白而消瘦，母亲替他梳头时，长发一把把地脱落下来。这使孩子感到非常苦恼，因为自从他在学校里听到了《圣经》中大力士参孙的故事之后，就不再吵着要剪短发了，他怕剪掉头发会丧失气力。他发明了一种办法，用举熨斗来测验自己的气力。他发现尽管没有粥吃，他还是可以举那么多次，这使他感到宽慰。可是不久之后，他发现作这种锻炼越来越困难了。于是他索性放弃锻炼，暗想等爸爸有了更多工作，他可以再吃到粥和牛奶时再继续进行。他因不能继续锻炼而感到难过，但在父母亲面前却一字不提，因为他不想使他们“烦恼”……

[诺拉有时也能找到一些针线活干。有一次，一个女人带着小儿子拿来一大包东西，]那是她自己和她丈夫的旧衣服——一件旧长大衣，几件外套等等。这些衣服有的式样过时了，有的已经破得不能再穿，但改成孩子的服装倒还不错。

诺拉接受了这项工作，每天做几小时，做了整整一个星

期，共赚得四个先令。那女人还嫌太贵，以后就没有再拿衣服来改了。

有一次伊斯顿太太在她自己干活的公寓里替诺拉找到些工作。那里有个用人病了，需要替工帮几天忙。每天工资两先令，还供给午餐。欧文怕她身体吃不消，不想让她去，可是最后还是让步了。诺拉在那里要打扫所有的卧室，整天提着笨重的水桶不停地跑上跑下，到第二天傍晚，她感到浑身发痛，几乎走不回家了。几天以后，她旧病复发，一站起来就痛得不得了，只好睡倒在床上。

欧文因自己一筹莫展，时而烦闷，时而生气。当拉什顿公司没有活干时，他在城里到处奔走寻找工作，但很少成功。他做了些广告牌和橱窗标签的样品，带到城里各家商店去兜揽生意，可也总是碰钉子，因为这些店家常常有固定的人代他们写标签。欧文有时也找到一些零星工作，可是工资非常低，简直不值一做。当他到各店铺去讨活儿干时他老是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因为他十分了解这样做等于对店老板说："歇了别人来雇我吧。"这种感觉常使他满面羞惭，再加上衣服褴褛，结果给那些店老板们一个很不好的印象，他们常常不客气到几乎用对待乞丐的态度来对待他。一般说来，他总是整天奔走而毫无所得，回家来又饿又累几乎要昏倒。

有一天，寒冷的东风呼呼地吹着，欧文四处奔走寻找工作，得了重伤风，胸部隐隐作痛，几乎不能说话，一开口就会大咳一阵。那天正好有一家曾经叫他写过广告牌的布店急等他写一块应用，第二天一早就要来取，因此他只得工作到半夜。他在工作时感到胸部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完全是疼痛，而

是一种很难用语言形容的感觉。他并不在乎，心想这大概是感冒的缘故，可是不知怎的，他一直感到不舒服。

小弗兰克同往常一样按时上床睡觉，可是似乎睡得没有平时那么安稳。欧文听见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地转动，并且时而在梦中低声哭喊。

欧文几次放下工作到孩子房里替他盖被子，孩子因为睡不熟，常把被子踢掉。过了好一会儿，孩子才安静下来。欧文在十一点钟左右又去看他，见他已经睡得很熟，侧着身头靠在枕上，两唇微启，呼吸的声音很微弱，几乎听不出来。覆盖在额上的美丽的头发汗湿了。他睡得极安静，脸色苍白，仿佛不会再醒了。

一点钟过后，欧文写完了广告牌到洗碗间去洗手，准备去睡觉。当他正在用毛巾擦手时，整晚上使他胸口难受的那种奇怪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了；几秒钟后，他发现自己吐出了大口的鲜血，这使他感到非常惊恐。

他喘着气，拚命想止住这股令人窒息的血流，似乎过了很久很久，血才止住。他倒在桌旁一张椅子上浑身发抖，用毛巾紧紧掩着嘴，连气也不敢透。冷汗从他每一个毛孔里往外流，他额上聚集着大滴大滴的汗珠。

远处教堂不时传来钟声，冲破了深夜死一般的静寂。他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心中怀着无限恐怖，一点也不觉得时光正在消逝。

这就是他的生命结束的开始啊！此后要留下孤儿寡妇孤零零地过日子，听凭命运的摆布了。几年以后，孩子将会跟伯特·怀特一样，落在亨特或拉什顿那种口唱赞美诗的恶鬼的

魔掌中，他们会把他当作牛马驱使。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孩子的未来：干活、受人驱赶和打骂、扛东西、拉车、东奔西走，竭力去满足那些残酷的暴君们的欲望，那些人唯一的思想就是从他身上榨取利润。如果孩子能活下去，他会因为过度劳累而变成残废或者发育不全的人，他的头脑会因为贫困和无知的摧残而变得愚昧、卑贱和冷酷无情。孩子的未来情景呈现在欧文眼前，他决心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决不能让他的妻儿孤苦无依地生活在一群号称"基督徒"的豺狼中间，这些豺狼只等他一死就马上会扑到他的妻儿身上，把他们撕得粉碎。如果他不能给妻儿幸福，至少也要不让他们再遭受苦难。如果他不能留在世上陪伴他们，他们就得跟他同去，这是更宽厚更仁慈的办法。

第三十五章

面对“问题”

城里所有的公司几乎都跟拉什顿公司的情况差不多，没有一家说得上有活可干，工人们也不再自找麻烦跑到各厂家和店铺去找工作了，他们知道这是没有用处的。大多数人漫无目的地逛来逛去或成群结队站在街头聊天，多半在喷泉附近工资奴隶市场一带的宏伟大道上。他们大帮大帮地聚集在一起，以至于有人写信给当地报馆抱怨这些人“妨碍公共秩序”，并说他们是存心要把“上等阶级的”游客赶跑。此后，喷泉附近就增加了两、三名巡警，专门“驱赶”聚集在那里的成群的失业工人。警察不能禁止他们来，但是可以不让他们站着不动。

失业工人每天都在街头游行，募到的钱就平均分配给参加游行的人。有时每人得一先令六便士，有时多一点或少一点。这些人在雨雪中悄悄地走过凄清的马路，烂泥浸透了他们的破靴子，更糟糕的是尖利寒冷的东风直吹进他们褴褛的衣服，冻僵他们饥饿的身躯，这种饥寒交迫的景象看来真令人寒心。

大多数技术工人仍然不参加这些游行，尽管他们憔悴的面庞早已掩盖不住他们遭受苦难的创痕了。他们困苦不堪的家里常常缺粮断炊，没灯没火，然而他们的“傲气”却仍使他们

不愿彼此或对外人露出穷相。他们偷偷把自己的衣物家具卖掉或当掉，靠这些收入或靠赊欠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但他们决不愿意求乞。其中很多人甚至还附和那些写信给报馆的人，跟他们一起责备参加游行的失业工人，他们竟如此毫无阶级同情实在令人奇怪。他们说这种游行赶走了"上等阶级"，使城市受到损害，因而造成了失业和贫困。不过他们中间有些人接受其他方式的救济，如教区牧师散发的煤券和副食券。这种救济并没有多大好处，领取之前通常得听一大堆教诲和《圣经》里的引语，但得到的副食品却并不多。即使有点东西也往往给了那些最不该得到的人，因为要想得到这类"救济"，必须虚伪地装做虔诚的信徒。越是虚伪的人得到的煤和副食券就越多。这些"慈善家"来到穷人们肮脏的住宅说："把自尊心丢得一干二净吧，奉承我们，向我们讨好，到教堂里来向我们低头乞怜，那么我们就会给你一张券，你可以拿到店里去换一先令的副食品。如果你十分卑下，十分驯服，下星期也许我们再给你一张。"

他们决不把现钱交给穷人。实行票券制度有三个目的：它使穷人不至于滥用"救济"金去喝酒；它帮助宣扬施主们的仁慈；它使杂货商——多半是教会成员——能脱手店里已经腐烂的存货。

教堂里那些访贫察苦的"太太们"走到工人家里，如果看见屋里还干净，家具摆设还不错，孩子们也还整洁，那他们就会得出结论说，这些人不应该得到救济。其实这些孩子也许正在饿着肚子，他们穿得还整洁，只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整天象奴隶似地为他们缝洗补缀，否则早就象叫花子了。可是这些太太

不认为他们是救济的对象；她们只帮助那些绝对赤贫和肮脏不堪的人，还有那些低三下四哭诉哀求的人。

除了教堂的救济活动外，有钱人家和地方当局也想——毋宁说是假装想——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贫穷“问题”。当地报纸上登载着种种古怪人物的来信，提出五花八门的解决办法。有一个靠酒厂股息过活的人把普遍的贫困现象归咎于下层阶级的酗酒和奢侈的生活习惯。另一个人说这是上帝对仪式教派以及他所谓的“世俗宗教”的泛滥表示抗议，因而建议花一天时间进行忏悔和祈祷。一大批饱食终日的人认为这是极好的建议，并且立即动手实行。他们祈祷着，而这时失业工人和他们的孩子正在饿肚子。

假如人们不是深陷在贫困和苦难之中，那他们对这些滑稽而愚蠢的解救措施一定会忍不住大笑起来。有几个教堂举办了所谓的“义卖”或“大拍卖”，他们发出通知如下：

资助失业工人义卖会

阁下如有任何不需要的物件捐赠，我们不胜感激，请将附表填好寄下，我们将派人前来收集。

在举行义卖的那一天，教区办公的房子变成了旧货商店，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废物，其中站着一些教区牧师和笑容可掬的前来参观的太太们。这些废物谁愿意要，花极少一点钱就可以拿去，当地那个收破烂的商人倒因此获得了一次丰收。卖得的钱作为“救济”分发出去，照例是雷声大雨点小，于穷人并无实惠。

有一个宗教组织叫做“麦格斯市骷髅会”，这个机构是为纪念盖·福克斯[1]而成立的。它也为帮助失业工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化装舞会和火炬游行。参加游行的人中间，有少数几个穿着廉价的华丽服装，扮成查理一世时代的骑士，还有一些扮成拦路强盗，此外大多数人是些男孩，有的穿着女人的服装，有的钻在一只挖了洞的布袋里，头和手臂从开洞处伸出来，脸上涂着煤灰。另外还有一些人拿着煎锅，锅里燃着红蓝色的火焰。这个游行队伍——或者说乌合之众——由乐队领头，乐队前面臂挽臂地走着两个人：一个颇为高大，打扮成恶魔撒旦，穿着红色紧身衣，头上安着两只角，嘴里还叼着一支大雪茄，另外一个穿得活象国教教会的大主教。

队伍巡游全城，嚷着跳着，举着明晃晃燃着红蓝色火焰的火把，其中有些人唱着荒唐的或淫秽下流的歌曲；募捐人手里拿着木匣子跑来跑去，向那些跟失业工人穷得差不多的市民要钱。募得的钱转交给慈善协会的秘书索利·格林德先生。

还有那家施粥所，实际上是开在一条小街上的低级饭馆。老板是慈善协会秘书的亲戚。他从各种各样的小贩那儿弄到原料；屠夫供给肉骨头和碎肉屑，粮食贩子供给豌豆粉和碎豌豆，蔬菜贩子供给蔬菜，面包贩子供给陈面包等等。一些好心而仁慈的老太太，有钱却没有头脑，往往捐助他许多现款。老板以每盆粥一便士的价格出售——自备家伙来盛的一便士可买到四分之一加仑。

他印好许多粥券，订成小本子，每本十三张一便士的粥

---

① 一六〇五年十一月五日，英国天主教徒企图在国会炸死英王詹姆士一世，盖·福克斯是这次“火药阴谋”的主谋。

券，售价一先令。慈善协会买下很多这样的小本子，然后转卖给做善事的人，或散发给“应该得到救济的人”。这家铺子由于跟慈善协会有这种关系，在公众眼里具有半官方的性质，这就使老板可以有借口去向别人索取原料和捐款。

说到施粥所，那儿的情形也象失业游行一样，得到好处的主要是些非技术工人或无家无业的人。失业的技术工人很少到那儿去，他们象躲避瘟疫似地避开施粥所，尽管他们的需要和其他的人同样迫切。他们甚至怕走过那条街，唯恐别人看见他们打那儿来，以为他们到施粥所去过。不过，他们当中也有些人叫孩子在晚间偷偷去弄一些这种救济食物。

另外还有一个出色的计划，既实际又有气派，跟那些疯社会主义者的不着边际的计划完全不同，那是由大名鼎鼎的黑心教堂的著名牧师博希尔先生阁下提出的。他从很多听他讲道的愚蠢的老太太那里募到一笔捐款，用其中一部分钱买了些木头，开办了一个所谓“劳动工场”，雇下一批人来锯木柴。他是牧师，又宣称购买木头是为了做好事，当然可以买到很便宜的木头——只需花一半的价钱就行。

锯木头实行计件工资。一根象铁路枕木那样大小的木头要锯成十二段，每段再劈成四块，工资是九个便士。一根木头可劈成两袋木柴，每袋售价一先令，比市价稍微便宜一些。代客送木柴的人每两袋可以得一个半便士。

由于想干锯木活的人很多，工场里规定每人每天最多只许锯三根，这可以得到两先令三便士。而且每个工人每星期最多只能干两天。

这位牧师在各商店的橱窗里大贴广告，引起人们的注意，

并且告诉大家，如果需要木柴，可以直接写信到牧师家定货，当即送货上门——拉什顿公司很帮忙，借了一辆手推车给劳动工场的工人使用。

由于张贴了这种广告，同时《记事报》、《哥罗芳周报》和《糊弄家》也都刊登了大事渲染的通告——这件事慈善事业报纸当然愿意免费代为宣传——这么一来，很多人就不再光顾过去的柴店，而转向劳动工场定货了；他们很满意，既买到便宜的木柴，又做了一件好事。

这个计划，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来说，实际上就象寓言中那个裁缝的办法一样，他想使布变得长些，就把布的一头剪下一段缝在另一头。不过这个办法有一点非常合牧师的心意，那就是他不再需要其他外援。他发现从那些蠢老婆子手中榨取来的钱，除掉用来买木头外还可以剩下不少。因此他就把剩下来的钱替自己买了一只纽芬兰狗，一副用象牙雕刻的棋子，还买了十二瓶威士忌酒。

这位可尊敬的绅士还想出了另外一个帮助穷人的办法：他写了一封信给《哥罗芳周报》，呼吁大家把无用的旧鞋捐给穷孩子穿。大家认为这个建议非常出色，当地报纸的编辑们都在社论里提到它，另外还刊登了几封知名人士的信，对这位学问渊博的博希尔先生的智慧和德行大为称赞。那些为响应这个建议而送来的鞋子，多半又旧又破非经修补是不能穿的，而其中大多数甚至已经破到无从修补的程度。得到这些旧鞋的穷人出不起钱修补，所以过不了几天，鞋子也就变成碎片了。

这个计划没有多大收获。旧鞋的数目并没有增加，大多数人本来就把不要的鞋送给认识的人。这个计划的唯一结果，

是有些通常把旧鞋丢掉或卖给旧货店的人，现在看到报上的呼吁，可能会把旧鞋送给博希尔先生。不过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这是个了不起的主意，发起人被尊为急公好义的慈善家，那些以所谓“慈善事业”来取乐的好事者对博希尔先生崇拜得五体投地。

第三十六章

慈善协会

负责救济贫民的重要机构之一就是这个慈善协会。这个机构从各方面得到捐款。化装舞会的收入，各教堂为帮助失业工人举行特别礼拜的收入，当地公司和商业机构职员每星期为失业工人募得的捐款，为救济贫民举行的音乐会、义卖会和各种招待会的收入，还有做善事的人和这个协会会员的捐款等等。此外慈善协会还收到大量的旧衣服、旧鞋子，以及免费治病的就诊券，这种就诊券是从捐钱给那些医院、疗养院、施诊所的人那儿募来的，或是由拉什顿公司之类的机构送来，因为那儿的工场和办公室里一般都设有募捐箱。

去年慈善协会从各方面一共征集到约三百镑的硬币，这些钱都是用来救济贫民的。

慈善协会的最大开支是秘书索利·格林德先生的工资，每年一百镑，这位先生的确是位有功绩的人，可以当之无愧。

前任秘书死后，很多人都想弄到这个职位，因此推选新秘书就成了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由于大家都想作得不露声色，事情就变得更加紧张了。慈善协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斯韦特市长主持会议，出席的有参议员拉什顿、迪德卢姆和格林德，还有斯达蕨夫人、博希尔牧师以及一些帮助博希尔牧师开

办劳动工场的富有而愚蠢的老太太，此外还有些有身份的“夫人”。其中有些就是我们以前提到过的那些教区“太太们”。她们大多是有钱市民或退休商人的妻子，穿得富丽堂皇，但却无知、傲慢、专横而守旧。她们在自己豪华的家庭里尽情享受之后，跑到那些穷“姊妹”的破落的住处，向她们宣传“宗教”，教导她们要克制自己，要勤俭度日；有时也给她们一些粥券或是值几个先令的副食券或煤券。在这些肥头胖脑的太太们当中，有些——譬如说商人们的太太——是慈善协会的会员，她们参加这项“工作”是为了结识一些上流人物——会员中有一位是上校，还有格莱鲍·德·安克罗斯兰①爵士也是慈善协会的会员——他是代表麦格斯市的国会议员间或来参加会议。还有些人把访问街坊作为一种消遣；她们无事可做，加上极端无知和愚蠢，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从事需要用脑子的工作。她们参加这项工作目的是为了花极少代价就可以得到充作贵妇人和上等人的乐趣。另外还有一些人是中年的未婚妇女，经济上还过得去，其中有些是心地善良、惜老怜贫的人，她们这样做倒是由于真诚地希望帮助别人而自己又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这些人不大参加会议，她们捐些钱，帮助散发一些旧衣服和旧靴子，有时从秘书那儿拿些食物券、煤券和面包券分送给贫穷人家；那些穷苦劳累的妇女热情地欢迎她们，倒并不是因为她们的礼物，而是因为她们那姊妹般的同情。教区太太中有一些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但是为数不多。她们就象大丛毒草中的几朵香花。她们是谦逊善良的范例，在一群虚

---

① 原文为Graball D'Encloseland，大意是“抢购一切地产”。

伪、傲慢、邪恶、可憎的人当中发出光芒。

主席宣布开会后，拉什顿先生提议向已故秘书的亲属致意，他对死者作了最高的赞美。

"麦格斯市的穷苦人民失去了一位善良而富于同情心的朋友"，"他的一生都献给了造福穷人的事业"，如此等等，等等。(事实上，死者生前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造福自己，可是关于这一点拉什顿先生一字未提)

迪德卢姆先生同意拉什顿的建议，也讲了一番赞颂的话，大家一致通过了这一提议。然后主席说，下一议程是推选一位继承这位模范人物职位的人；立刻就有九个人同时站起来讲话，推荐适当的人选——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品德高尚的朋友或是亲戚，愿意为穷人的福利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九位慈善家站在那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又看着主席，虚伪的脸上带着令人作呕的微笑。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没有一个人开口。大家必须谨慎小心。可不能你争我夺。慈善协会的秘书通常被公众认为是一个慈善家，必须让这个美丽的谎言保持下去。

令人难堪的沉默延续了一两分钟。于是九个人一个接着一个勉强坐了下来，只有阿莫斯·格林德先生还站着，他说他愿意推荐他的侄儿索利·格林德先生，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青年，渴望着为穷人的利益牺牲自己等等。

迪德卢姆先生附议，别人就不再提名了——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争论起来，这出戏就要漏底了——主席把格林德先生的提议交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

慈善协会的另一项相当大的开支是办公室的房租，办公

室设在后街一幢房子里。那位房东也是一位值得推崇的人。

还有很多其他开支，如文具、邮票、印刷费用等，剩下的钱才用来救济。但其中还得储存相当大一笔数目，以备不时之需。详细的帐目当然都在年会收支情况报告中作了适当的说明。这项报告的文本从来也没有交给记者公布过，只是由秘书在会上宣读一番，记者作了笔录，然后在报纸上发表。可是记者所报道的更是一笔糊涂帐，很少人看这笔帐，看过的人也都摸不着头脑。只有一点大家是很明确的：这个慈善协会对某些人做了很多好事，目前迫切地需要更多的钱来继续做下去。通常报上是这样写的：

帮助穷人

麦格斯市慈善协会在市政厅举行年会。

多种多样、意义重大的工作的光辉典范。

慈善协会昨日在市政厅举行年会。市长斯韦特先生出席主持会议，与会者有格莱鲍·德·安克罗斯兰爵士和夫人、斯勒姆伦特夫人、博希尔牧师先生、奇斯曼先生、比尔德太太、格罗赛太太、达里太太、布御太太、泰勒太太、贝克太太、斯达薇太太、斯洛京太太、赛尔太太、诺布雷恩太太、黑德太太、拉什顿先生、迪德卢姆先生、格林德先生以及（下面列举了许多其他慈善界人士的名字，他们全是慈善协会的捐款人，约占去四分之一栏的地位）

秘书宣读年会报告，除其他令人感兴趣事项外，尚有以下内容：在本年度内，向协会提出救济申请书者一九七二人，其中一三〇二人已得到如下救济：领面包或副食券者二七三人。领煤炭券者五十七人。领营养券①者五七九人。（鼓掌）发出靴子二十九双。发出衣

服一〇五件。发给穷人拐杖一根。提供疾病护理二人。发给免费就诊券者二十六人。送肺病疗养院一人。另有二十九人因系长期性贫困，已转送济贫法委员会。为十九人找到工作。（欢呼声）代发小贩许可证四份。免费药券二十四张。代赎棉被一床。房租贷款八项。（大声欢呼）免费治牙券二张。发给赴外地就业者交通费十二项。（大声欢呼）借款五项。刊登求职广告四次——等等。

接着还有约四分之一栏的详情报道，其中夹着很多"鼓掌"字样。最后秘书说："尚有六七〇项申请，由于各种原因慈善协会认为不能给予帮助。"报告接着解释说，为了要了解申请者的真实情况，协会秘书曾不辞辛苦进行工作，有时得花好几天时间了解一项情况。办公室足足发出了六四九封信和九十七张明信片。（鼓掌声）为了不让穷人滥用救济，慈善协会很少发给现金。（对啊，对啊）

随后，是极精彩的一段，标题是"结算单"。上面写着，"本结算单包括以下各项"。所谓"以下各项"则是乱七八糟的一张表格，列有经费开支、捐款、赠品、遗赠、募捐所得等等。结论是"结算下来，尚有余款一七八镑四先令六便士"。（因为要付秘书薪金和办公室的房租，协会通常需要存留一部分现款）

在这段非常简单扼要的财政情况说明以后，就是这篇报告的最重要部分了："承格莱鲍·德·安克罗斯兰爵士捐助二几尼；格罗赛尔太太捐助一几尼；斯达薇太太捐助免费就诊券若干张；斯勒姆伦特夫人捐助免费疗养证一份；诺布雷恩太太捐助一几尼；赛尔太太捐助一几尼；黑德太太捐助一几尼；斯

① 协会秘书惯常把散发出的粥券称为营养券。——原注。

洛京太太捐助若干旧衣，等等，特此致谢。”这一部分也占去了四分之一栏，最后是向秘书致谢，并吁请慈善界人士再多多给予捐助，俾使慈善协会得以继续进行其崇高的工作。

可是尽管有这个慈善协会和类似的机构存在，工资低微的贫苦工人和失业工人的境况并没有什么改善。得到副食品券和煤券，得到营养券和旧衣破靴的人虽然很高兴，可是这些东西带来的坏处要比好处多得多。它们使得到救济的人变得更加低三下四，简直跟要饭的叫花子一样了，这些机构的存在只会使得贫穷问题得不到合理的切实的解决。人们缺少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是要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人们愿意去劳动，可是这个愚蠢的社会制度不让他们去劳动，而那些“行善的”人们正决心尽力维持这个社会制度。

如果那些想以乐善好施之名来赢得赞扬和荣誉的人打定主意不再拿出一个小钱来，这对勤劳困苦的人民会大有好处。因为这样的话，整个社会就不得不来对付当前不合理而且不必要存在的现状了——在这个时代，科学和机器已经可能生产出丰富的产品使每个人都享受富裕和舒适的生活，可是千千万万的人却仍然生活在痛苦和贫困之中，奄奄待毙。要不是因为有了那些所谓的“慈善事业”，全国忍饥挨饿的失业工人一定会起来要求让他们工作，让他们生产他们所迫切需要的东西，而不会象现在这样，穿上主人丢弃的旧衣服、吃点主人吃剩下的面包屑就心满意足了。

第三十七章

绝妙的警句

整个冬天那些仁慈而讲究实际的肥头胖脑的聪明人继续在设法或假装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这些人是麦格斯市人民选举出来管理他们的事务的——或者虽然没有经过选举，但人民已同意让他们来管理。他们继续召集会议，举行义卖和拍卖，举行招待会和特别礼拜。他们继续散发旧衣、破靴和营养券。他们都为穷人难过，特别是为那些"亲爱的孩子们"感到难过。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帮助孩子们。真的，他们除了不愿为孩子征收一项半便士的地方税以外，什么事都愿意做，只要对穷孩子有好处。要增加税收那可是不行的，这样一来会使父母们更穷，也会使父母们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们显然认为孩子是父母的财产。他们想不到孩子根本不是父母的财产，而是社会的财产。当孩子长大成人时，如果在智力上或体力上发育不全的话，那就会变成社会的负担。如果他成了罪犯，那就会破坏社会秩序。如果他们是在良好的环境中长大，身体健康，受到教育，那就会变成有用的人，这样不仅对他们的父母而且对整个社会都能作出有价值的贡献。因此孩子们是社会的财产，关心他们的身体，不让他们因饥饿而受到损伤是社会的责任和利益。由当地各行业工会代表组成的职业工

会的秘书写了封信给《糊弄家》，提出这个见解，指出在麦格斯市按率增收半便士的地方税就可以收入八百英镑，这笔款子足够养活所有忍饥挨饿的在学儿童。第二天《糊弄家》上就出现好几封社会名流的来信，其中当然包括斯韦特、拉什顿、迪德卢姆、格林德等人的信，信中对职业工会的建议大加嘲笑，以鄙视的态度指责那位秘书是"小酒店政客"，"酗酒的煽动家"等等。信中否认职业工会有权代表工人；格林德在工人中曾作过调查研究，对情况很熟悉，他声称：当地工会几乎没有一个拥有十二名以上的会员；由于格林德的话是真实的，秘书就无法加以反驳。大多数工人听到了那位秘书写信的事也感到非常气愤；他们说现在税收已经重得很了，他们还讥笑他竟敢给报馆写信。

"这该死的家伙是谁呀？"他们说，"一定不是个上等人！只不过跟我们一样是个工人——一个普通木匠！他懂个屁？他不过是想出出风头。想想看，这号人居然敢写信给报馆哩！"

一天，欧文无事可做，在一家旧家具店门外翻看那些堆在桌上准备出售的书籍。有一本书特别引起他的注意。他很感兴趣地读了几页，但是很遗憾他没有六个便士不能把它买下来。这本书的名字是《肺病的起因及其治疗》，作者是一位专门研究肺病的著名医生。除了别的内容外，书中制定了应该怎样喂养体弱儿童的办法，并且介绍了好几种饮食疗法给患肺病的成年人。其中有一种饮食疗法使他感到非常好笑，因为对大多数患肺病的人来说，这位好心的医生就象开了一张要他们上月球去旅行的处方：

“早晨一醒就喝半品脱牛奶——可能的话应该是热牛奶——再吃一小片黄油面包。

“早餐：半品脱牛奶加咖啡、巧克力或麦片粥；鸡蛋和咸肉，黄油面包或是干土司。

“十一点钟：半品脱牛奶，内冲一个鸡蛋或一些牛肉汁，再加黄油面包。

“一点钟：半品脱温牛奶，一块饼干或一块夹馅面包。

“两点钟：鱼，烤羊肉或羊排，越肥越好；鸡鸭、野味等，可以和蔬菜一起吃，外加牛奶布丁。

“五点钟：热牛奶加咖啡或巧克力，黄油面包，水芹菜，等等。

“八点钟：一品脱牛奶加麦片粥或巧克力，或是两个煮蛋加黄油面包。

“就寝前：一杯温牛奶。

“半夜：床边应该放一杯牛奶，一块饼干或一块黄油面包，以备病人醒时食用。”

欧文翻阅这本书时，克拉斯、哈洛、菲尔波特和伊斯顿等人在街那边谈话，克拉斯很快就看见了欧文。他们正议论关于增加半便士税收的那封信，因为欧文是职业工会会员，克拉斯提议穿过马路问问欧文的意见。

克拉斯先讲了一刻钟的反对意见，欧文听完后问道：“你的房子付多少税？”

“十四镑，”克拉斯回答说。

“那就是说，如果增加半便士税收，你每年得多付出七个便士。你知道，你每年多付七个便士城里便再没有挨饿的孩

子了，难道这不是很值得的吗？”

“我为什么要替那些不愿干活的懒汉，替那些花钱酗酒的醉鬼去养活孩子呢？”克拉斯喊道，“你对那些家伙有什么好说的？”

“如果他们的孩子在挨饿，我们首先应该给孩子们东西吃，然后再去责备他们。”

“各种各样的税已经够多的了，”哈洛咕噜着，他自己就有四个孩子。

“这话不错，但是你得知道，现在工人阶级的税大部分是用来为别人谋福利的。维修漂亮的马路是为了那些乘汽车、坐马车的阔人；修建公园建立市乐队让那些有闲阶级享受；警察是用来保护那些有钱怕劫的人的财产，其他等等也都如此。但是如果我们交付了这笔半便士的税，那我们多少还可以捞点回来。”

“我们推车运送油漆和梯子的时候，也享受到了漂亮马路的好处，”伊斯顿说。

“那当然，”克拉斯说，“而且工人阶级也享受到其他所有东西的好处，因为这一切都使我们有活可干。”

“不过，拿我来说，”菲尔波特说，“我倒不在乎多付半便士税，虽然我自己一个孩子也没有。”

大多数工人反对这项建议，情绪几乎跟那些“上等阶级”一样的强烈。所谓“上等阶级”，就是那些品德高尚的慈善家们，他们总是大谈特谈对“亲爱的孩子们”的同情。其实他们都是可憎的伪君子，他们声称征收这笔税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愿意拿出足够的钱，通过施舍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孩

子们依然在饿肚子。

称他们为"可憎的伪君子",听来可能有点刻薄,可是大多数上小学的孩子的确都是吃不饱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大家都承认，增加半便士税率就能征得足够的钱供给所有在学儿童每天饱餐一顿。但自称对"亲爱的孩子们"抱有无限同情的慈善贩子们都反对征收这项税,"因为这样做会使那些比较贫困的纳税人负担太重了",他们还说他们愿意捐出比税款更多的钱,但是这些"亲爱的孩子们"(他们总爱这样称呼孩子)仍然饿着肚子去上学。

从他们的言语和行为来看，这些好心肠的人似乎愿意为"亲爱的孩子们"做一切能做的事，但就是不愿意让他们吃饱。

如果这些人真的打算做他们声称要做的事，他们就不会计较到底应该把钱交给收税人还是交给慈善团体的秘书，而只会考虑怎样用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虽然他们不愿让孩子们吃饱，可是他们却常常到教堂里去坐着,满身珠光宝气，肥胖的躯体裹在华丽的衣服里，扬扬得意地微笑着听那肥头胖脸的牧师朗读一些他们谁也听不懂的词句：

"耶稣唤了一个孩子到他面前，叫孩子站在他们中间，说道：谁以我的名义收容这样一个孩子，那就是收容了我。可是谁要是伤害了这些孩子中的任何一个，那就得让他颈悬磨石沉入海底。

"切莫轻视任何一个小孩，我要告诉你们，在天堂里他们

的天使是和天父经常在一起的。”

还有：“他于是对他们说：离开我，你们这些可诅咒的人，到为魔鬼和魔鬼的使者所准备的永不熄灭的火焰里去吧。因为我饿，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你们不给我喝；我流离他乡，你们不收容我；我无衣无履，你们不给我穿。

“于是他们回答说：‘主啊，我们何曾见你忍受饥渴，无家可归，或无衣无履，疾病缠身而不来为你效劳呢？’耶稣又说：‘我老实对你们说，你们既然待孩子不好，那也就是待我不好。’”

这就是那些不信教的牧师们在不信教的人的大教堂里向衣着华丽的不信教的听众们所说的话。这些听众虽然在听，可是并不懂得，因为他们的心灵日益呆痴，听觉也日益迟钝了。就在这时候，在他们四周，在小胡同里和贫民窟里，在较有身份的技术工人居住的略为象样的街道上——这里更可怕，因为一切更为隐蔽——孩子们由于吃不饱，变得越来越瘦，越来越苍白，因为生不起火，他们只好很早就上床睡觉。

麦格斯市的国会议员格莱鲍·德·安克罗斯兰爵士也是坚决反对增加半便士税率的。可是他考虑到不久可能举行大选，为了让孩子们的父亲再投他票，他愿意用别的方式为孩子们做点事。他有一个十岁的小女儿，就在这个月里过生日，这位好心肠的从男爵准备举行茶会招待全市在学儿童以示庆祝。茶会在各学校的教室里分别举行，每个小孩都得到一张金边请帖，上面有小女主人的照片，后面还印着金字：“你的好朋友霍诺丽亚·德·安克罗斯兰敬上”。那天晚上，爵士的小

女儿在父母的陪同下，乘车到正在进行茶会的各个学校去，每到一处爵士先讲几句话，然后由霍诺丽亚发表一篇动人的演说，这篇演说是她专为这次茶会事先背熟的，他们到处受到热烈的欢呼和赞扬。这种热烈的情绪不仅表现在男女孩子们身上，当演说在屋里进行时，一小群成年的"孩子"聚集在门外赞赏着那辆汽车；当爵士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走出来时，这群人带着崇拜、羡慕的目光，对他们的德行和美丽的衣服赞不绝口，简直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

接着有好几个星期，城里每一个人都对这次茶会着了迷——我们说每一个人，那就是说除了少得可怜的一小撮社会主义者以外的每一个人。这些社会主义者认为那是贿赂，是竞选的新花样，没有一点好处；他们还在吵嚷着要求增加半便士税率。

另外一个煞有介事的骗局是"救灾委员会"。据说这个团体——或者说尸体，因为它是毫无生气的——主要工作是给那些"该受救济的人"介绍职业。人们也许以为任何愿意干活谋生的人，不论他过去怎样都应该是"该受救济的人"，但是那些制订委员会工作条例的人显然不是这样想的。每一个前来申请工作的人马上有一大堆事要做：填一大张对折的表格。要是委员会把这张纸送给申请人做帽子的话，那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可是这一大张称作"登记表"的纸并非用来做帽子的，三大页纸上满是些侮辱性的不相干的问题，寻根追底地追问别人的私生活和往事，要那些前来申请工作以求糊口的人作出详细回答。他们的回答还必须能使德·安克罗斯兰、博希尔、斯韦特、拉什顿、迪德卢姆、格林德诸先生满意，这样才有得到

工作的机会。

可是，尽管申请表上的问题十分令人讨厌，自从这个可贵的委员会成立五个月以来，前来填表的竟达一千二百三十七人，这些意志消沉、低声下气的"狮崽子"① 就象绵羊一样顺从地回答各项问题。委员会基金中有五百镑是从国库中拨来的，另外约两百五十镑来自救济捐款。这些钱用来雇人做某些工作——其中有些工作，即使委员会不存在也是需要做的——如果这一千二百三十七名申请人平均分担这些工作的话，每人只能得到十二个先令的工资。这就是那些"讲究实际"的人，那些"事业家"所谓的"处理失业问题"。设想一下吧，十二个先令维持一家人五个月的生活！

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妨还可以设想政府的补助金比现在多三倍，救济捐款也比现在多三倍，然后再设想一下，你得靠两镑零八个先令来维持一家人五个月的生活！

委员会中也确实有些委员很乐意使每一个愿意干活的人都有谋生之计，可是他们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怎样去做。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他们要"对付"的罪恶的实际情况——因为到处可以见到令人吃惊的例证。可是归根到底这些委员们终究还是人，不是魔鬼，如果他们真能够既减少失业人数又不损害自己利益，他们一定很高兴这样做的，但事实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些就是所谓"讲究实际"的人，他们是智慧的垄断者，是管理世界事务的聪明人，人类的生活也就是按照这些人的想

---

① 英国的国徽是狮。

法来安排的。

情况是这样的：

大家都承认，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有可能生产出如此丰富的生活必需品。

目前世界上各项事务的管理工作——安排人们生活的事务——是由那些"讲究实际、头脑冷静、通情达理的事业家们"掌握着的。

他们管理的结果是：大多数人民感到生活是一种艰苦的挣扎。大量的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还有很多的人经常没有东西吃；不少人实际上死于贫困；成百上千的人不愿意活着受苦而自杀。

当有人问那些"讲究实际、头脑冷静、通情达理的事业家们"为什么不想办法来改善这种情况时，他们回答说，他们束手无策！或者说，根本不可能改善！

然而大家都承认，现在有可能生产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丰富的生活必需品！

上帝为了他子民的生存和幸福，慷慨地提供了一切必需的东西。谁要否认这一点，那简直是撒弥天大谎，就等于说上帝不善良或不公正一样。到处都是制造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原料，只要通过劳动我们就能用这些原料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现在一大群人闲着没有工作做，可是他们却缺少那些可以通过劳动而生产出来的生活必需品。他们愿意工作，能够工作，大声要求工作，而那些"讲究实际、头脑冷静、通情达理的事业家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然困难的真正原因是：上帝为了众人的需要和福利而

创造出来的原料被少数人偷去了，他们不让这些东西按照原来的用途发挥作用。这一小撮人不让大多数人工作，不让他们去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慨然允许这些人为他们的主人谋福利，却不让他们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用品。

最奇怪的是，那些感到生活是一种艰苦挣扎的人，那些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之中的人，那些时常忍饥挨饿的人，非但不想弄清楚他们不幸的原因，从而找出解救办法，反而终日为这些把事情管理得一团糟的"讲究实际、头脑冷静、通情达理的事业家们"喝采捧场，还付给他们高额薪俸。举个例子吧，格莱鲍·德·安克罗斯兰爵士是一位"国务大臣"，每年薪俸五千镑。当他刚担任这个职位时，薪俸只有区区两千，可是他感到每星期没有一百镑就过不下去，于是决定把薪俸提高到五千；而那些感到生活是一种艰苦挣扎的愚蠢的人民都心甘情愿地付给他五千镑。当他们看到爵士的漂亮汽车和他用这些钱买给他夫人的华丽服装和珠宝首饰时，当他们听到他发表"伟大的演说"——说什么物资缺乏是由于"生产过剩"和"外国竞争"的结果时，他们却噼噼啪啪地鼓掌，如痴如狂地赞美他。他们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汽车不是用马拉的，不然的话，他们就可以以身代马替他拉车。

这些可怜虫的幼稚头脑里最感兴趣的事莫过于听他们演说或是读他们演说稿的摘录了；因为为了让穷人们能够苦中作乐，一些伟大的政治家不时发表"伟大的演说"，用各种妙言警句来欺骗那些投票选举他们的愚民。就在格莱鲍爵士薪俸增加到每年五千镑的那个星期里，所有的报纸上都登载了他的一篇精彩演说。演说用了下面的大字标题：

格莱鲍·德·安克罗斯兰爵士的伟大演说

绝妙的警句！

只要还有人不能得其所必需，则任何人
之所有均不应超出其所需！

这话是一个每年有五千镑收入的人说的，但似乎没有人想到他的话中有什么虚伪之处。相反地，资产阶级报纸的御用记者写了大篇令人作呕的文章，为这个无耻的谎言捧场；而投票选举这位爵士的工人们对这绝妙的警句也都欣喜若狂，好象它是美味可口的食物一样。他们把它剪下来带在身边，互相传阅，一遍一遍地拜读。他们为之惊叹，为之高兴，激动得象发了狂一样，咧开嘴笑着，相互结结巴巴地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扬言要来"解决"贫困"问题"的还不止"救灾委员会"一家，以前提到过的一些机构——劳动工场、拍卖处、慈善协会等等——也都要来帮助"解决"贫困"问题"。至于斯韦特商场经理处提出的那个仁慈绝顶的救灾计划就更不必说了，经理处在报纸上刊载的一封公开信中宣称：他们准备雇用五十个人来背一星期广告牌，每天工资一个先令，外加面包一个。

他们雇到了需要的人；有些是非技术工人，有些是衰老的技术工人，他们在苦难生活的煎熬下丧失了最后一点骄傲和羞耻之心；还有不少酒鬼和流浪汉，以及一些衣衫褴褛的老年人——当过兵的和一些弄不清他们过去到底干什么行当

的人。

这一队背广告牌的人由过去曾提到的半醉汉和酒鬼二人领队，每块板上都贴着一张油印广告："斯韦特商场妇女衣裙大拍卖"。

除了斯韦特想出的这个廉价广告的妙计以外，当地报纸和各种会议也都提了一大堆计划，全是为了减少失业或是减轻人民苦难而提出来的。任何一个愚蠢可笑、毫无用处的建议都一定会得到重视；统治麦格斯市的吸血鬼和房地产业主们，不管是谁，他们为自己利益而提出的任何一项诡诈的计谋都一定会得到其他居民的赞同，这些居民多半是没有头脑的人，他们不但愿意让自己受少数几个狡猾的恶棍掠夺剥削，而且反因这些恶棍的行动而尊敬他们，赞颂他们。

第三十八章

强盗的窖洞

一天晚上，一群“著名人士”聚集在“窖洞别墅”的客厅里开会，为即将举办的一次义卖进行各种细节的安排。这次义卖是为救济失业工人而举办的。这是一次非正式的集会，已经到来的有拉什顿、迪德卢姆、格林德诸先生，有市检查官奥伊莱·斯韦特先生，有电气工程师怀尔曼先生——他以“专家”身份受聘考察和报告电力公司的工作——另外有两三位先生也都是集团里的成员，还有一些显赫的人物没有到来，先到的利用这个机会讨论着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第二天要在市议会上加以处理的事。他们谈的第一件事是宏伟大道上那座尚未出租的“凉亭”。这座“凉亭”属于市政府，而“安乐角点心公司”正打算把它租下来。格林德是该公司的经理，如果市政府能把房子稍稍修理一下并以合理的价钱出租，他打算租来[[开设一家高级点心店。另一件将在市议会讨论的事是斯韦特先生向市政府提出的一项慷慨建议：把“窖洞别墅”的下水道跟市区总下水道连接起来。

市议会还要讨论电气专家怀尔曼的报告，报告之后将会有人提出动议，主张市政当局买下麦格斯电力有限公司。

除此之外，这伙强盗和他们的东道主还对其他一些问题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有迪德卢姆先生的一项重要建议：改革市议会的开会程序。]]

[在他们讨论的时候，其他显赫的人物陆续来到，包括几位夫人和黑心教堂的博希尔牧师先生。]

[["窑洞别墅"的客厅现在已经精心装饰好了。一面配有金碧辉煌框架的大镜子，从缕花大理石的壁炉架一直伸展到天花板。]]壁炉架的正中放着一座华丽的时钟，钟下面是一个雪花石膏制成的架子，两旁各有一个精致的德累斯顿彩花镀金花瓶。窗上全挂着贵重的窗帘，地上铺着豪华的地毯。蒙着华贵套子的沙发和安乐椅更增加了房间的舒适感，壁炉里燃着煤和橡木块，噼啪作响，熊熊的炉火使整个房间变得暖融融的。

谈话转入一般性的问题，有时却具有很深的哲学意味，但博希尔先生很少插嘴，他正忙着狼吞虎咽地吃着饼干和茶，只在别人直接跟他讲话时才咕咕哝哝地回答一两句。

格林德先生初次来这儿，他对天花板和墙壁的装饰大为赞赏，说他一向喜欢这种日本式样。

博希尔先生满嘴塞着饼干，叽叽咕咕地说这真是美极了——可爱极了——真漂亮——一定花了不少钱。

"可是，你不能把这个叫日本式样吧？"迪德卢姆说，带着内行的神气环顾四周，"我倒认为这更有点儿象——嗯——中国或埃及式样。"

"摩尔式，"斯韦特先生笑着解释说，"我是在巴黎博览会上开始转这个念头的。这儿的装饰象摩洛哥苏丹的宫殿'阿兰巴拉'。那边那座钟就是摩尔式的。"

他提到的那口钟放在屋角的一张台子上，钟架镂刻着回纹细格子，模样有点象印度的回教寺院，中间是尖屋顶，两边有小尖塔。这就是玛丽·林登卖给迪德卢姆的那个钟架；迪德卢姆把它涂了一层黑漆，打磨修饰了一番，又把原来镶嵌在上面的时钟拿掉，换了一个更合适的。斯韦特先生在迪德卢姆商店的橱窗前看到了这座钟，发现它的式样跟他客厅的天花板和墙壁的装饰正好相配，就把它买了下来。

“我也参观过巴黎博览会，”在大家赞扬过那钟架的精美手艺之后格林德说，“我记得我从一架大望远镜里看过月亮。甭提我当时是多么吃惊了：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月亮是圆的！”

“圆的？”迪德卢姆带着惊讶的神情说，“圆的么？当然是圆的！你总不会以为月亮是方的吧？”

“不，当然不会。不过我一向可认为月亮是平的，象只盘子，哪知道它圆得象只足球哩。”

“自然罗，月亮就象地球一样，”迪德卢姆解释说，一挥手在空中划一个圈，“月亮和地球一起在天空里运行，可是地球总是最靠近太阳，因此每过两周，地球的影子要遮住月亮一次，这样月亮就被遮暗了，肉眼看不见它。等月亮移开一点，转出地球的阴影，于是又出现了新月；当月亮完全转出地球的阴影时，我们就看到满月；然后它又慢慢地转进地球的阴影，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循环着。”

约有一分钟左右，客厅里鸦雀无声，大家都很严肃，只听见博希尔先生在那里嘎吱嘎吱地嚼饼干，肚子里还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科学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斯韦特先生最后说，一面严肃地摇摇头，“真了不起啊！”

“是呀，可是你知道，很多事情只不过是一种理论而已，”拉什顿说，“就拿地球是圆的这件事来说吧，我就不能理解！他们说澳大利亚在地球的那一面，在我们的脚底下。我看简直荒唐可笑，要是真这样那里的人怎么不会掉下去呢？”

“对啊，这当然是很奇怪的事，”斯韦特承认说，“我也老是这样想。如果的确如此我们就应该能够——举例说——在这间房的天花板上走路；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看说澳大利亚在我脚底下的确毫无道理。”

“我可常常看到苍蝇在天花板上走路，”迪德卢姆说，他感到有责任来维护地圆学说。

“是的；不过这可不一样，”拉什顿回答说，“大自然赋予苍蝇一种胶状物质，当苍蝇要倒着走路时，这种胶状物质就会从它们脚底下渗透出来。”

“我看有一件事完全可以推翻地圆说，”格林德说，“那就是——水总有自己的一个水平面。这个事实谁都得承认；要是地球真象他们所说那样是圆的，那么所有的水除了地球顶端剩下一点以外都要流掉了。我看，这可以解决一切争论了。”

“还有一件事我也不能理解，”拉什顿继续说，“根据科学，据说地球以每分钟二十英里的速度绕着自己的轴旋转。那么，要是有只云雀飞到天上，在那儿呆了一刻钟，那会怎样了呢？如果地球真是以这样的速度不停地旋转，当那个鸟儿下来的时候，它离上去的地方要有好几百英里啦！可是事实却完全不

是这样，鸟儿总是落在原来的地方。”

“是啊，这也同样适用于气球和飞机，”格林德说，“要是地球真的以这样快的速度绕着轴转，一个人从加来出发飞向多佛尔，当他以为到达英国的时候，他会发现已经到达了北美，或者甚至更远的地方。”

“要是地球真是以他们算出来的速度绕太阳转的话，那么等气球飞上天以后，地球就会飞走了！他们再也回不到地球上来啦！”拉什顿说。

这些都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大家都说有道理，迪德卢姆也实在想不出话来辩解。有人征求博希尔先生的意见，他解释说，科学就其本身来说是不错的，但它是不可信赖的：科学家们昨天说的话，今天又可能把它推翻，今天说的呢，也许明天又推翻了。在接受科学家的任何论断之前，我们必须慎重地思考一番。

“说到科学，”格林德说，这时那位献身上帝的人又不声不响地开始吃饼干、喝茶了。“说到科学，倒使我想起那天我跟威克林医生的谈话。你们知道，他竟然以为我们都是从猴子变来的哩。”

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居然有如此荒谬的事情：竟会把有知识的人类跟畜生相提并论！

“别忙，你们听我说，我是怎样把他驳得体无完肤的，”格林德继续说，“我们争论了很长时间，谈到什么进化论之类的东西，还有许多我摸不着头脑的胡言乱语——老实说，我相信他自己连一半也没有弄懂——我对他说，‘好吧，要是我们真的都是从猴子变来的，’我说，‘我的家族的祖先准是在你那一

族消灭之后才出现的吧。’”

在格林德的故事引起的哄堂大笑中大家突然发现博希尔先生面色变得铁青。他挥动双臂抽筋似地扭来扭去，眼珠儿乱翻乱滚，仿佛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他那隆起的大肚皮抽搐颤动，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膨胀，似乎就要爆炸了。

原来这个不幸的耶稣门徒，一时过分高兴一口吞了两块饼干。所有的人都跑过来救他，格林德和迪德卢姆各抓着一只手臂和肩膀用力按他的头，拉什顿捶打他的背，太太们惊惶失措地尖声喊叫。他们给他喝了一大杯水，以便把饼干冲刷下去，最后他总算把饼干咽下去了，这时他坐在安乐椅里，眼眶通红，眼泪直涌，顺着他那苍白而无生气的脸上流下来。

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到来结束了这场有趣的讨论，他们马上转入正题——安排即将举行的义卖。

第三十九章

强盗们在工作

第二天，在市议会上宣读了怀尔曼先生提出的关于电力公司的报告。这位专家的意见受到大家欢迎并得到市政府工程师奥伊莱·斯韦特先生的支持，因此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同意买下电力公司并委派一个秘密委员会来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接着，斯韦特议员提议给怀尔曼先生适当的谢仪以酬谢他的功劳。对于这个提议，大多数议员低声咕哝几句表示赞成，但当迪德卢姆先生站起来准备把这个建议提付表决时，格林德议员打断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要送什么谢仪。“干嘛不送他一笔现款呢？”

几个议员附和着说“对，对，”但另外几个议员却哈哈大笑起来。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笑的，”格林德生气地大声喊道，“要是我的话，你们把全国的谢仪统统送给我，我也不稀罕。我提议给他一笔现款。”

“我附议，”集团里的另一成员说——此人就是刚才叫“对，对”的那伙人中的一个。

斯韦特议员说，看来这里产生了一点误会，他解释说，所谓一份谢仪也就是一笔现款。

“哦，原来如此，那我就收回我的意见，”格林德说，“我以为你们要送他一封表扬信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当谢礼呢。”

迪德卢姆于是动议送怀尔曼先生一封感谢信和五十个几尼，这一点大家一致通过了。威克林医生说这确是很可观的一笔钱，但是他并没有投票反对。

第二件事情是提议市政当局接管斯韦特先生家与市内总下水道相连接的那段下水道。斯韦特先生——一位热心公益的人——建议把这段穿过一条私人马路的下水道移交给市议会，永远归他们和他们的继任人所有，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偿还他五十五镑安装费并同意今后负责维修。经过简短的讨论，大家决定接受提出的条件把下水道接收过来，迪德卢姆议员提议感谢斯韦特议员的这种慷慨行为，拉什顿议员立即附议；若不是威克林医生可耻地出来捣乱，这个议案无疑是会一致通过的。那个家伙竟然不知趣地提出异议，说这笔款子几乎相当于安装下水道实际花费总数的两倍，又说什么下水道对市政当局毫无用处，他们如果接收过来只不过是承担了管理维修的责任。

但是，谁也没有理睬威克林，大伙儿接着讨论下一个问题，那是格林德先生代表安乐角点心公司提出的。他要求租用宏伟大道上的“凉亭”，并提出了一项要市政当局对“凉亭”进行修缮的计划。他表示如果市议会同意这样做的话，他愿意每年出二十镑的代价租用五年。

迪德卢姆议员提议接受安乐角点心有限公司的条件，并立即着手必要的修建工作。“凉亭”已快两年没有收到租金了，不仅如此，如果接受这项提议动工修缮，那还可以让一些失业

的人有活可干。(鼓掌)

拉什顿议员附议。

威克林医生指出，根据市政府工程师的估计，这项修建工程大约需费一百七十五镑，可是每年的租金才二十镑，也就是说五年期满后市议会要倒贴七十五镑；且不说在这段时期内还得为维修房子付出费用。(骚动)他提出一个修正案，建议修建工作完成后进行招标，把房子租给出价最高的人。(全场骚动)

拉什顿议员说，他讨厌那个叫威克林的人所采取的态度。(喝采)也许能否把他当人看待还有待商榷。(对！对！)关于修建这件事，那是靠格林德议员动脑筋才想出来的；第一个想到修建“凉亭”的是他，因此只有他——或者不妨说他所代表的公司——有当然租用权。(高声欢呼)

威克林医生说，人们把一个人选进市议会，就是因为他愿意为他的同胞们的福利动脑筋，这是不言而喻的。(嘲笑声)

市长问有没有人附议威克林的修正案，由于没有人附议，原提案就表决通过了。

拉什顿议员提议在宏伟大道的“凉亭”附近处建造一座有两百个左右座位的大凉棚，可以用来避雨或遮挡夏日的炎阳。这样既可使游客感到方便舒服，也能使市容大为增色。

迪德卢姆议员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他建议授权测量员拟订计划。

威克林医生反对这个动议。(笑声)在他看来，这个建筑物对市民没有什么好处，只是对格林德先生有利。(骚动)这座棚子一盖好，就会使“凉亭”里的小吃部增加百分之百的价值。如

果格林德先生要为他的顾客造座凉棚，那么费用该由他自己负担。(吼声)他(威克林医生)不得不遗憾地认为：这是个阴谋诡计。("撤回"、"道歉"、"撵他出去"的喊声和可怕的骚动)

威克林没有道歉，没有撤回，但是也没有再说什么。迪德卢姆的提议被通过了，这伙人接着讨论议程的下一个项目，那是迪德卢姆议员的提议：把市政府工程师奥伊莱·斯韦特先生的薪金从每周十五镑增加到每周十七镑。

迪德卢姆议员说，对于有本领的人应该赏识重用。(喝采)与其他官员比较，市政府工程师的待遇未免太低了。(对，对)市长的书记周薪十七镑，市议会的书记周薪也是十七镑。他希望别人不要以为他觉得那两位先生的待遇高了——决不是太高。(对，对)他并不是说他们拿得太多，而是说工程师拿得太少。象他那样的人周薪区区十五镑怎么过活呢？可不是，那是不折不扣的辛勤劳动呀！(对，对)他很乐意地提议把市政府工程师的薪金增加到每周十七镑，每年休假期从两个星期延长到一个月——他请求大家原谅——照发工资。(高声欢呼)

拉什顿议员说他不打算作长篇演说——这没有必要。他对迪德卢姆议员的极好的提议欣然表示正式附议。(喝采)

威克林议员站起来讲话时引起了一片嘲笑声，他说他必须反对这个提议。他希望大家不要以为他跟市政府工程师个人有什么过不去，但他认为他有责任这样说：在他(威克林医生)看来，要是只给那位工作人员现在薪俸的一半也已经太高了。(骚动)看来他对他所干的那一行根本不懂，差不多所有工程到完工时所花的费用总是要比那位工程师事先估计的多

一倍左右。(胡扯!)他认为这个人根本不胜任工作,(骚动)并认为要是登广告招聘,他们可以找到许许多多愿意干这个工作而且能力更强的人,每周薪金只须五镑。他提议要奥伊莱·斯韦特先生辞职,并登报以周薪五镑的待遇条件另行招聘。(全场骚动)

格林德议员提出议事规程问题。他吁请主席压制该修正提案。(鼓掌)

迪德卢姆议员说他相信格林德的意思是"取消"该修正提案;如果是那样的话,他支持这个提议。

格林德议员说,现在是禁止威克林那家伙讲话的时候了。他(格林德)可不在乎他们把那叫做压制还是取消,只要及时制止都是一样。(欢呼)那个人对市议会来说是个大耻辱,老是捣乱和阻挠工作的进行。

市长——也就是斯韦特议员说,他认为在这种下流的修正提案上花费时间是与市议会的尊严不相符的。(喝采)他很骄傲地说,任何人都没有附议该修正案,因此他要把迪德卢姆先生的提案提付表决——这个建议,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反映了迪德卢姆本人以及一切支持他的人的无上光荣。(大声欢呼)

所有赞成这个提案的人都按通常方式表示了他们的意见,因为只有威克林一人反对,所以决议被通过了,会议又进入下一项议程。

拉什顿议员说,几位有影响的纳税人和雇主曾经就市政当局雇用工人工资太高的问题对他诉苦。这些工人中有的人每小时工资是七个半便士。而在这个城市里私人老板付给技

术工人的工资最高也不过每小时七便士，他不懂市政当局为什么要多给。(对，对)这对私营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心理上起着不良影响，使他们对自己的工资不满意。市议会雇用的非技术工人也存在这种情况。私人老板以每小时四个半便士或五便士的代价就能得到那种劳动力，而市议会对同样性质的工作却付出五便士甚至六便士。(可耻)这对纳税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对，对)市政当局雇用的工人差不多总会有活干，从这一点来考虑，那么要有差别的话，就是他们应该比在私营公司干活的工人拿得更少，而不是拿得更多。(欢呼)他动议把市政当局所雇工人的工资一律降低到私营公司同样的水平。

格林德议员附议。他说目前这种情况简直是荒唐。可不是，在夏天这批人中间有些人一个星期就可以拿到三十五先令！(可耻)那些非技术工人只不过干些笨重的粗活，象搬运几袋水泥，掘开马路找下水道，以及诸如此类容易做的事情，而他们一星期捞它二十五个先令却是很普通的！(全场激动)他时常看到他们当中有些人星期天在街上高视阔步，穿得象百万富翁，嘴里还叼着雪茄！他们看上去和那些在私营公司干活的工人大不相同，看看他们孩子的衣着，你还以为孩子的父亲是内阁大臣呢！难怪纳税人要抱怨赋税过重了。还有一条不公平的是所有市政当局的工人除了每年四天公假外，还有两天假期，工资照拿！(“可耻”、“丢脸”、“见不得人”等叫喊声)没有一个私营包工商肯在公假日照付工资的，为什么市政当局要这样做？他十分乐意附议拉什顿议员的动议。

威克林议员反对这个提案。他认为就是所有的工人每周都能拿到三十五先令，要养家活口还是十分勉强的，(胡说)何

况不能拿到。议员们应该考虑以全年计算每周的平均工资是多少，不能光看活儿忙的时候，如果这样算一算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就是技术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也不超过二十五先令，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拿不到这么多。如果拉什顿议员不提这个问题，那么他（威克林医生）本来打算提议把市政当局所雇工人的工资增加到工会所规定的标准。（哄堂大笑）事实已经证明劳动人民的寿命极为短促——他们的平均寿命要比富有阶级短二十年左右——他们体质逐渐下降，他们的孩子死亡率很高，造成这些情况是由于他们辛勤劳动而所得报酬极少，有活干时劳累过度，平日饮食粗劣，贫穷又迫使他们住在破烂不堪、不卫生的房子里，失业时忧虑重重、精神沮丧。（“腐朽”、“瞎扯”的喊声以及大笑声）迪德卢姆议员也喊：“腐朽！”这个字眼真可以恰如其分地用来描绘那腐蚀社会基础、破坏男女同胞健康、幸福和生命的那种疾病。（笑声又起，有人叫着，“去买一条红领带吧。”）他请求议员们拒绝通过这个动议。他很高兴地说，他相信市政当局雇用的工人确实比私营包工商雇用的工人过得稍好一点，假如真是这样，那是一件好事。他们应该生活得比在私营公司干活的那些贫穷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可怜虫好一些。

迪德卢姆议员说，很显然威克林医生是靠欺诈才在市议会上弄到一个席位的。如果他早告诉纳税人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他们才不会选他哩。（对，对）全国每一个牧师都会同意他迪德卢姆的话：工人阶级的贫困不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工资少，而是因为他们喝酒。（高声喝采）他可以肯定地说，各教派牧师的证词比威克林医生之流的意见要可靠得多。（对，对）

威克林医生说，如果让迪德卢姆提到的那些牧师或市议员也象某些工人那样在肮脏拥挤的环境中生活和劳动，而且也象他们那样愚昧无知，说不定这些先生们也会借酒浇愁，从中寻求一点乐趣的！（全场骚动，夹杂着"违反议程"、"撤回"、"道歉"等喊叫声）

格林德议员说，即使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确实是比富有阶级短少二十年，他不懂这和威克林医生有什么关系。（对，对。）要是工人阶级自己乐意早死二十年，他看不出这和别人有什么关系。难道会因为他们死掉就缺少工人了吗？没死的工人还多得很哩。（笑声）要是工人阶级乐意去死——那就让他们死掉好了！这儿可是个自由的国家（喝采）。工人阶级并没有请威克林医生替他们辩护，请过吗？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满意，他们自己会出来说话的！工人们并不需要象威克林医生之流的人替他们辩护，到下次选举时他们就会叫他明白这一点。如果他（格林德）是个庸俗的人，那么他准会和人打赌，到十一月份威克林医生选区的工人将会把他"一脚踢出去"。（喝采）

威克林议员知道这是很可能的，也就没有再提什么抗议。拉什顿的提议被通过了，接着秘书宣布下一项议程是讨论迪德卢姆先生上次会议上提出过的那个议案，于是市长请他发言。

迪德卢姆议员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开始讲话，他说很不幸市议会的某一个议员，似乎认为对所有提出的事情他差不多都有反对的权利。

（集团的大多数成员对威克林怒目而视）

他希望这一回他提到的那个人能够自尊自爱一些，克制

一下自己，因为他（迪德卢姆）相信自己有幸即将提出的动议，凡是头脑正常的人——不管他的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如何——都不可能反对；他深信为了市议会的荣誉，这将作为一项无人反对、一致通过的动议而载入记录。他的提案如下：

“自即日起，本市议会召开任何会议时均先做祷告，会议结束时唱赞美诗。”（高声喝采）

拉什顿议员对这个提案表示附议，格林德先生也支持，他说现今这个时候正有大批异教徒在宣传，说什么我们都是从猴子变来的，市议会通过这项决议可以为工人阶级树立良好的榜样。

威克林议员没说什么，因此会场一致通过了这一新规定。由于没有别的事情要讨论了，当场就把新规定第一次付诸实行，斯韦特先生用一个纸卷——“窑洞别墅”下水道图纸——指挥唱诗，议员们各唱各的调子。

威克林在唱诗声中退出会场，强盗集团在分手前，约定一部分成员第二天傍晚在“窑洞别墅”和首领会面，安排与出售电力公司有关的掠夺麦格斯市财源计划的各项细节。

第四十章

现制度万岁!

市政当局负责宏伟大道上"凉亭"的修建工程，使几个木匠和泥水匠有三星期左右的活可干，接下去还要雇用几个油漆匠。这件事足以使工人群众无条件地赞成市议会把房子租给格林德，并且从心眼里谴责威克林的反对意见——至于威克林为什么反对，他们也就不想费神去探究和了解了。他们所知道或注意到的只是他曾企图阻止这项工程的进行，而且对本市工人说了一些侮辱性的话。他有什么权利把他们叫做贫穷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可怜虫呢?讲到贫穷，他自己也比他们好不了多少。有些穿大礼服、戴大礼帽，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家伙拆穿了还不是和大家一样穷得要命。

至于市政当局雇用的工人，他们的工资确实应该降低。他们凭什么比别人拿得多呢?

"钱是我们出的，"他们说，"我们是纳税人，凭什么要我们多给他们而自己少拿?凭什么他们放假的日子还拿工资?"

接连几周，失业的恐慌仍然继续着，因为修理"凉亭"的活以及其他几处正在进行的工程并没有能够改变总的情况，这也是当然的事。一群群的工人站在街头或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想再到各家公司去要

求工作，因为给他们的回答不外乎是：有了活一定去找他们的。

在这段时间里，欧文尽力想使别人接受他的看法。他收集了不少社会主义的书籍和小册子，把它们借给那些他想施加影响的人看。其中有些人把书接受下来，并带着一种施惠于人的神气答应看一看。这种人还书时总是含含糊糊地表示赞成，但却不肯详细谈论其中的内容，因为他们十之八九根本就没有看过。也有些人勉强把书翻了一下，但可惜他们的头脑由于长期不用而变得愚鲁迟钝，尽管小册子的文字非常浅近，连小孩子也看得懂，他们却弄不清其中的论点，因为他们的头脑被自由党和保守党老爷们灌输给他们的种种神话弄糊涂了。有些人拒绝欧文给他们的书籍和小册子，另一些给他面子接受下来的人，事后却向人吹嘘说，他们把那些书当作草纸用掉了。

欧文经常跟一些人进行长时间的辩论，他说国家的责任是为一切愿意工作的人提供进行生产性劳动的机会。只有少数人愿意听他讲话，可是看上去他们对他讲的那一套道理也是似懂非懂。

“是啊，老兄。你说的话不错，”他们往往这样说，“是应该改革改革啦！”

另一些人嘲笑由国家雇用一切职工的学说：办法好是好，可是钱从哪儿来呢？这样一来那些本来有点儿同意欧文的人又冷淡下来了。

有些人不肯安静地听讲，连叫带骂地说现在生意这么清淡应由欧文之流负全部责任。因为那些关于社会主义和国家

雇用制的种种论调把资本都吓得跑到国外去了。有钱人不敢投资办工业或者办任何企业，唯恐赚了钱给抢走。欧文列举统计数字，证明就商业和各种商品的数量而言，去年是创记录的一年，这些人听了越发愤怒起来，威胁说要给那些专事捣乱的混蛋社会主义者一点厉害看看。

有一天，现行制度的拥护者之一克拉斯把欧文大大奚落了一番。他们一小群人站在喷泉附近的工资奴隶市场边进行辩论。在辩论过程中，欧文说到在现行制度下生活没有意思，于是克拉斯说如果他当真这样想，那也没有谁勉强他活下去；如果他不满意——如果他不想活——他尽可以去死。他干嘛不去投河或者抹脖子呢？

这一次争论的题目一开始是关于市政府工程师的工资增加到每周十七镑的问题。欧文说这简直是抢劫行为，但是大多数人却表示赞成给工程师加薪。他们问欧文难道可以叫那样了不起的人物白白地工作不成！工程师究竟跟他们那号人不同啊。要说拿高薪是抢劫行为，恐怕欧文自己只要有机会也未尝不想捞那么一笔。大多数人似乎认为，既然人人都愿意每周拿十七镑，那么给市政府工程师每周十七镑就是合情合理的事。

每当欧文想到现存社会混乱所造成的极其不公平和不人道的情况时，他就深信这个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由于它本身腐败，因而必然要崩溃。由于它不公正、不合常理，因而不能持久。但是每次他和伙伴争论或者说争吵之后，他差不多总又悲观失望起来，因为他们使他认识到现行制度的堡垒是多么强大、多么坚固，要推翻这个社会制度，首先就得

摧毁它的防御工程——那难以消除的无知、麻木和自卑。

有时候他想到这个制度真是不可思议，它是如此滑稽、荒唐，真使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弄不清它到底是真的存在着，还是他自己神经错乱所引起的一种幻想。

人类为了生存需要有地方居住，因此他们不辞劳苦造了许多房子。可是千万幢这种房子现在空着无人居住，而千百万建造这些房子的人却无家可归，或是挤住在茅草房里。

这个人类安排事情的方式真是奇特之极，如果有谁放火烧掉一批房子，他就是给了那些建造房屋的人一个莫大的恩惠，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叫许多人有活干！"

还有一个非常滑稽的事情，就是成千上万人穿着烂靴子和破衣服，而千百万双他们制造出来的靴子和大量的衣服却锁在仓库里，而由这个制度掌握着仓库的钥匙。

成千上万的人缺少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缺少生活必需品的人恳求让他们劳动，来创造那些他们急需的东西。但是这个制度不让他们这样做。

如果有人问这个制度，为什么不让这些人去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它就会回答说：

"因为他们已经生产得太多了。市场上存货过剩。仓库里已经堆满，装不下了，再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做的了。"

各种必需品堆积如山。成千上万以自己的劳动生产出大批货物的人却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是这个制度不允许他们分享他们所创造的东西。于是，过了些时候，这些人实在生活不下去而大声疾呼地说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快要饿死了，那时候这个制度才勉强打开仓库的大门，把堆在里面的东西拿出

一小部分来分给饥饿的工人，同时告诉他们说这叫做慈善行为，因为仓库里所有的东西虽然是工人创造的，可现在却是那些什么事不干的人的财产。

于是那些赤脚的、挨饿的、衣衫褴褛的、愚昧无知的可怜虫就跪倒地下，对这个制度顶礼膜拜，把他们的孩子当做活祭品供奉到祭坛上说：

"这个美好的制度是唯一可行的制度，是人类智慧所能设计的最好的制度。愿这个制度万世永存！让想破坏它的人都不得好死！"

欧文看到包围着他的种种苦难感到难过，可是这一切实在太荒唐了，他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他的头脑清醒的话，那么这些人一定是疯了。

在这种汪洋大海似的愚昧无知面前，希望情况马上得到改善是荒谬的。若干自我牺牲的热情家做了一些工作，与那些唯利是图的人进行了斗争，可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就好比是向猪猡奉献珍珠，那些猪猡却在等待机会准备扑向他们的恩人，把他们撕得粉碎。

只有一个希望：那些垄断一切的统治者看到人民那么愚蠢和麻木，可能会趁此机会把更重的负担压在他们身上，到最后他们就会扑向压迫他们的人拼个你死我活，把他们和他们的制度一起淹没在血泊之中。

除了"凉亭"的活以外，到三月底其他方面的情况已渐有转机。几家公司开始雇用一些人手。几座空了的大房子有了租户，房主得为新房客做一番修理工作。春天一到有些房子内部的大扫除和装修也需要工人。当然要使人人都得到工作

是办不到的，而且大多数被招雇的工人每周一般都只能干上几小时的活。不管怎样这总比完全闲着强。而且还有传说：等天气一好转几处室外大工程就要动工了。

顺便说一句，这个坏天气对于现行制度的捍卫者来说很有用处，他们正苦于找不出一个可信的论据来说明产生贫穷的原因。贫穷的主要根源之一当然是天气，天气使工作停顿了。毫无疑问，只要天气一好就有许多活干，贫穷就会消失。

不论有什么活，大部分总被拉什顿公司揽过来，而克拉斯、索金斯、斯莱姆和欧文这些人是经常被留用的，虽然他们八点半才上工，四点钟就下班了。他们在市内不同地区的各个房子里擦洗和粉刷天花板，撕下糊壁纸，重新油漆房屋和裱糊墙壁，有时候还有百叶窗要修理和油漆。公司有时添几个临时工干上几天，等到承包的活做完了就把他们辞退。

现行制度的捍卫者们很可能认为，知道工作一完就要被辞退可以促使他们干活更勤快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竭尽一切努力尽早把活干完。而且我们必须记住，大多数现行制度的捍卫者全是这样一些人，任何一件事只要是不真实的和相当荒唐的，他们都会相信。

不管怎么说，事实上人们确是尽快把活干完，虽然他们知道这样做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也知道如果不这样做，那会对他们更加不利。只有拼着命干，一有新工程来到时他们才可能有机会被继续留用。结果，大多数工作就匆匆忙忙、马马虎虎地赶完了事。这些工作如果规规矩矩地做就得花上一倍的时间。顾客付了刷三道漆的费用，他们只胡乱地抹一两道就算完事。有些活瘟神不知道如何偷工减料，工人

们就给他出主意，想以此拍他马屁，以便在下一工程来到时比别人优先雇用。这就是现行制度提供的主要刺激——刺激大家去进行欺骗。这些人骗顾客的钱。他们欺骗自己，骗取自己伙伴的工作，骗去自己孩子的面包，但这一切都为了一个美好的事业——为他们的老板增加利润。

哈洛和斯莱姆干的那个活——拉什顿公司承包修缮的房间讲好要上三道漆，他们上了两道就把油漆桶收拾起来了。第二天斯莱姆去那房间裱糊壁纸时，房屋的女主人说油漆还没上好——还得再上一道。斯莱姆向她担保说已经上过三道了，但由于那女主人的坚持，斯莱姆回到门市部去找瘟神。这时哈洛已经闲着了，因为暂时还没有别的活可干，但是很运气，碰巧他那时正站在门市部外面的街上，所以他们把他叫了过来三人一起到干活的地方去，他们赌咒发誓说房间已经上过三道漆。那妇人抗议说事实并非如此。她说她亲自看着他们干活的。此外，这也不可能，因为他们在那儿一共只有三天。第一天，他们根本没有上漆，只搞了搞天花板，撕去了墙上的纸，到第二天才开始上漆，怎么可能已经上过三道呢？瘟神对这个谜作了解答：他说第一道漆他们上的是一种特殊的快干漆——这种漆干得特别快，因此他们可以一天内连上两道。比如，一个人漆窗子，另一个人漆门，门窗漆好后两个人就漆壁脚板；等壁脚板漆好时，门窗已经很干，可以上第二道了；然后在第二天上最后一道！

当然，这种特殊的快干漆价钱非常贵，但公司不在乎这个。他们知道他们大多数的主顾都希望活干得又快又好，而公司总是想尽办法使他们的主顾满意。这个解释使那妇人很

满意——她是个穷苦的寡妇，靠着出租房屋勉强糊口——她曾经几次看见过瘟神在街上传道，把他当作圣人，因此格外容易上当。

欧文和伊斯顿在另一所公寓里干另一件活——两个房间上三道油漆和一道罩光漆，总共四道。这是在合同上明文规定的。那几个房间原来的油漆颜色深，因此在上罩光漆之前先上三道油漆是完全必要的。瘟神关照他们上两道就行了，但是欧文说如果他们这样做会弄得非常难看，恐怕混不过去。瘟神考虑了一下叫他们就上三道好了。然后他下楼去找房屋的女主人。他对她解释说，本来的油漆颜色太深了，所以为了使她称心满意在上罩光漆之前有必要上四道油漆。当然他们本来答应只上三道的，但是他们总是考虑质量第一，不愿把活做坏，所以他们愿意免费额外上一道，不过他相信她不会让他们白做的。那女主人说她不会要他们白做的，她希望活要做得好。假如确实需要多上一道那就多上一道好了，费用她会付的。要多少钱？瘟神对她说了。女主人很满意，瘟神也快活极了。于是他重新上楼通知欧文和伊斯顿，如果有人问他们，他们得一口咬定说已经上过四道了。

责备瘟神或拉什顿不愿老老实实地做生意是不合情理的，因为确实没有刺激他们把工作做好的动力。他们签订了合同，如果考虑要把活干得尽可能地好，那么他们就到手不了那么多的利润。刺激他们的力量不是把活尽可能做得好些，而是尽可能做得少些。刺激他们的力量不是干漂亮活，而是赚大钱。

这条规则同样适用于工人。我们不能责备他们没有把活

干好，因为他们也缺乏动力。把活干好需要时间和劳力。所有干得一手好活的人本来都愿意花时间和劳力的，因为他们的确对干活感到乐趣，干出成绩更会感到得意。但这里缺少这样的动力，如果工人们要那样做那就一定会被辞掉，任何人只要被发现在工作上花时间较多、下功夫较大，马上就会被解雇。一切都促使他们不得不匆匆忙忙、潦潦草草、马马虎虎地敷衍了事。

另外一个寄宿舍里还有一件活——两个房间要油漆和裱糊。费用由房东来付，但是房客有挑选壁纸的权利。壁纸的花样随她挑选，只要价格不超过一先令一卷就行，拉什顿在估价时就讲定只能用这种价钱的糊壁纸。瘟神给她送去了几种价值六便士却标价一先令的花纸让她挑选，但是她一种也不中意，她说她要到门市部去自己挑选。因此亨特急急忙忙赶回去，要在她到达以前赶到。他匆匆忙忙地从自行车上下来，在泥泞的路上摔了一跤，他把自行车往门市部的门前一靠，车子的把手差点儿把玻璃橱窗打碎。

他连衣服上的烂泥浆都来不及弄掉就叫脸上长满红疙瘩的店员巴德把店里所有的花纸全部拿出来，接着他们两人动起手来把上面六便士的标价一律改为一先令。然后他们又把一先令的花纸拿出来，把上面一先令的标价改为一先令六便士。

当那倒霉的妇人来到时，瘟神的长脸上堆满了仁慈的笑容恭候着她。他把所有六便士一卷的花纸全拿给她看，但是她一种也不喜欢，过了一会儿，尼姆罗德怂恿她说，如果她喜欢质地好一点的那种花纸，只要她自己另外稍微贴一些钱就

行了。于是他把标价已经改为一先令六便士的那种(实在是一先令一卷的)花纸拿给她看，结果那妇人按照尼姆罗德的建议挑了一种，每卷由她自己贴六个便士。总共用了十五卷花纸——一间屋子糊七卷，另一间糊八卷——这样除掉出售这些花纸的一般利润——大约百分之二百七十五——公司在这笔交易上额外捞进了七先令六便士。如果斯莱姆裱糊的工资不是计件的话，那么公司在这笔生意上还可以多捞进一些，因为两间屋子糊的是一种花纸，只须十四卷就够了；事实上，他确实只用了十四卷，但是他把多下的那一卷撕毁了，这样他就可以多报一卷纸的工。

欧文当时也在那儿干活，因为房间要等斯莱姆把纸糊好以后才能进行油漆——上最后一道漆。他看到斯莱姆把花纸撕毁了，猜出其中的奥妙，就问斯莱姆既然信仰上帝为何又做出这种事来，这怎么能自圆其说呢？

斯莱姆回答说，他是基督徒这件事并不意味着他从来不做一点错事：即使他犯了罪他不照样还是基督徒么，耶稣为世人流的血能够清洗他的罪过。至于撕毁花纸这件事，那是他和上帝之间的事情，欧文可没有资格管。

除了这些活之外，他们还帮助办丧事。克拉斯和斯莱姆两人白天粉刷和油漆，有时晚上漆百叶窗或者漆棺材，此外还把棺材送上门去把死尸放进棺材，还充当抬棺材的脚夫，这一切使他们弄到不少钱。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工程的数目增加了，同时因为昼长夜短，工人们可以多干几个小时。大多数公司都有些活，但仍不足以让全城的工人同时都有工作可做。情况大致是这样：每

个公司都有一部分工人作为基本人手。只要有活干时他们总比陌生人和外边的人优先受雇。工作忙时就临时用些外边的人。活儿一少这些临时工先被辞退。如果工作越来越少，工人们按工龄长短先后被辞退，老一点的工人比陌生人晚一步走——当然所谓“老”并不是说上了年纪或干不动活了。

这种情况通常在春夏两季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在较好的年头，除了雨天，各行各业的工人、木匠、砖匠、泥水匠、油漆匠等差不多都经常有活干。

春夏两季的生意也有好坏之分，遇上好年头有时就有可能加班加点，失业的时间比较短，而且也不是那么经常。但是即使在好年头，一个公司雇用临时工连续达一两个月或是三个月以上还是少有的事。他们通常是在一个公司干上一个月，再到另一个公司去干上两个星期，然后或许在别的地方再干上一个多月，在掉换工作时期，他们时常不得不闲上两三天甚至几个星期。这类情形在春夏秋三季中都经常会有。

第四十一章

复活节献礼。关于聚餐会的讨论

到四月初，拉什顿公司恢复了一天九小时的工作，从早上七点干到傍晚五点半，过了复活节，他们开始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下午五点半，一天十一个半小时——或者，也可以说只是十个小时，因为吃早饭得扣去半小时，吃中饭得扣去一小时。

就在复活节前，有几个工人问亨特他们是否可在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后的星期一照常干活，因为他们说，他们在冬天已经有过足够的假期了；他们没有钱去度假，所以不希望在有活干时损失两天的工资。亨特告诉他们公司里活不多，他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情况又变得不大好了，拉什顿先生已经决定从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二早上停工，因此他们不能在耶稣受难日干活。但是事实上真在那一天或者在复活节的任何一天去参加宗教仪式的，五十人中至多不过一个人。相反，到了这个节日工人们反而咒骂和亵渎上帝，因为他们穷得不名一文，如今又强迫他们闲着，他们没钱寻欢作乐，所以就更加恼怒了。

在这些假日里，有些工人在自己家找活干，有的把全部时间——包括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在内——花在他们的小块土地上种花、松土和播种。

复活节前一周的一个傍晚，欧文到家时小弗兰克把从学校带回家来的一封信交给他，信封里装着一张印好的传单：

麦格斯市黑心教堂

19——年复活节

亲爱的先生(或太太)，

根据习俗，兹邀请您和我们一起送一件复活节礼物给可尊敬的哈巴古克·博希尔牧师，以示敬爱和关切的心情。

您的忠实的教会执事

A·奇斯曼

W·泰勒

博希尔先生的收入来自与教会有关的各个方面，每年总数在六百镑以上，或者说每周十二镑左右，但是因为那笔数目显然还不够他开支，敬慕他的人就采用这个办法来弥补。小弗兰克说所有的孩子都拿到这样一封信，准备向爸爸讨点钱来送复活节礼物。他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得到两个便士。

既然孩子一心想和别的孩子一般做法，欧文就给了他两便士。事后他们知道那年复活节礼物总共是一百二十七镑，这包括由孩子们、教区牧师助理和堂守向教区公众收集来的款子、特别礼拜的募捐，以及前面谈到过的那些头脑简单的老婆子的捐款。

到四月底，差不多所有的老工人都已回到公司干活，几个临时工也用上了，那个叫做半醉汉的也是其中之一。除了这些人以外，瘟神还雇用了一些工人，他管这些人叫"次等货"。

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技术工人，但为了混口饭吃也学得了这一行业的简单手艺。这些人的工资是五个便士或五个半便士，他们和那些正式工人比起来常常被优先录用，因为用正式工人花钱较多，所以非到不得已时决不用他们。除了“次等货”以外，还有一些叫做见习生的年轻小伙子，这些人因为工资低也常被雇用。

克拉斯现在担任颜料员，所以委派他担任这个工作，也许是因为他对颜料一行完全外行的缘故。由于调配颜料的工作大都是零星杂活，所以全部油漆和颜料都先在门市部调配好，然后再送到各个工地去。

索金斯和另外几个“次等货”通常担任往工地运送颜料或脚手架等较笨重的工作，轻一些的颜料、梯子、漆工搭板之类的东西通常由那孩子送去。那孩子自从协助其他慈善家帮拉什顿大开财源以来，他的瘦削的小腿已经变得弯曲起来了。

由于制造商也供应现成的调配好的各色油漆和颜料，颜料员克拉斯的差使就变得更加轻松了。工人们对大多数新品种都表示怀疑和厌恶，一天中午饭后聊天时，菲尔波特说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他说这些东西在刚刷上去的时候好象也都不错，但决不可能持久，因为它们大都是用化学原料制成的。

这些新式油漆中有一种叫“石浆”的东西，凡是石头和石膏有剥蚀的地方，可以用它来补。也可以把它兑在某种牌子的胶漆里用，但是瘟神一发现胶漆也可以用水调制时，就再也不许用“石浆”来调漆了。“石浆”同时还变成了工人们开玩笑时的用语，他们把某些工地用吊桶煮的茶叫做“石浆”，有时也

用这个名字指某些酒店出售的麦酒。

另一种新发明更引起了工人们不小的愤慨：那就是一种白色的瓷漆。他们反对它有两个理由——第一，正如菲尔波特说，因为它干得特别快，因此干起活来得象闪电，你要是漆一扇门，一开了头就得一次全部刷好才行。

第二个理由是由于它干得特别快，在使用的时候必须把门窗全都关闭起来，而那股气味实在难闻，不但叫人头昏脑胀，有时还让人恶心。既然采用这种材料可以逼着工人们加紧工作，瘟神当然喜欢用它。

至于气味难闻，他一点也不在乎；反正不要他自己去闻那种臭味。

* * *

大约就在这时候，克拉斯和其他几个人，包括菲尔波特、哈洛、邦迪、斯莱姆、伊斯顿以及半醉汉在内，经过正式协商决定召开工人会议，商讨在夏末举行一年一度的聚餐会是否合适的问题。会议是在工场的木工间里举行的，时间是傍晚六点钟，这样那些愿意来参加的人就可在放工后抽时间来了。

工人们坐在长凳上、木工凳上，或是靠在一堆堆的刨花上。屋当中的一对脚凳上搁着一具克拉斯刚漆好的橡木大棺材。

估计会来的人已到齐之后，克拉斯提议请木匠工头佩恩——棺材就是他做的——做主席，菲尔波特附议。主席选出之后，接着是一阵严肃的沉寂，主席的讲话打破了沉寂，他长

篇大论地说明召开会议的目的。可能是由于他怕人家弄不清楚，因此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同样一个理由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同样的一句话说了一次又一次。会场上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听众们厌烦得要命，等他结束。可是佩恩说个没完，似乎并没有结束讲话的意思，他象一个神志昏迷的人一样唠唠叨叨地重复着已经说过的话，好象他得对听众中的每一个人单独各作一次解释。大伙儿终于忍不住了，嚷着："对，对，"用木块和槌子敲击地板和长凳；于是主席把会议的目的最后又重复了一遍，就是说要大家考虑在最近举行郊游或聚餐会是否合适，这才一屁股坐在板凳上，抹着额角上的汗珠。

克拉斯于是提醒大家说，去年的聚餐会极其成功，他认为如果今年不举行他将感到非常遗憾。去年他们是雇了四辆马车一起到图柏顿村去举行的。

图柏顿没有什么好玩，这是事实，但是到那儿去有一件事保证不会落空，那就是在图柏顿他们可以大吃一顿，而如果到别的任何地方去，他们花同样多的钱就不一定能吃得那么好。(喝采)为了把这件事办好，他提议到图柏顿去，并组成委员会去该地同伊丽莎白女王餐厅老板联系定菜事宜。

菲尔波特对这个动议表示附议，佩恩刚要宣布举手表决，哈洛站起来要求发言。在他看来，他们未免有点操之过急。进行这件事的适当办法首先是了解一下与会者是否要求举行这次宴会，如果会众同意，再决定到哪儿去，去一天还是去半天。

半醉汉说到哪儿他都不在乎，他愿意服从多数的决定。(喝采)究竟去一天还是去半天，还是去两天，他都无所谓，怎么都行。

伊斯顿建议雇一辆专用客车，他们可以去参观一下帝索太太[①]的蜡像陈列馆。他从未到过那儿，一直想去见识见识。但是菲尔波特反对说，如果到那儿去，陈列馆的人也许不会再让他们出来了。

邦迪赞成克拉斯的建议，宁愿到图柏顿。在他看来不管到哪儿都行，可是去年在伊丽莎白女王餐厅只花了这么点钱却吃到那么丰盛的酒席，这在别的地方就不可能。（欢呼）

主席说他记得去年的宴会好得很。他们花了半天功夫——星期六提早一小时在十二点下班——这样他们只损失一小时的工资——回家洗洗脸换换衣服，一点钟到板球俱乐部，马车就等在那儿。然后赶两小时的路到达图柏顿，沿路在"蓝狮"、"武士头"、"掌中鸟"、"露珠客栈"和"翻天覆地"等酒店小饮几杯。（喝采）三点半到达伊丽莎白女王餐厅时，酒席已经准备就绪；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参加过的最考究的大宴会。（对，对）汤、蔬菜、烤牛肉、烤羊肉、羊羔、薄荷酱、葡萄干布丁、约克郡布丁等等，应有尽有。伊丽莎白餐厅的老板备有大量啤酒随大伙儿尽情地喝，至于不喝酒的人，他们可以喝茶，喝咖啡或姜汁啤酒。

佩恩这样讲开了头就又没法收住了，于是进一步详细叙述去年举行宴会的盛况，这时哈洛又一次从刨花堆上站起来说他希望主席掌握会议。（对，对）他们连到底要不要举行宴会还没有决定，讨论这些事有个屁用！现在的问题是会议赞成不赞成举行宴会？

---

① 十九世纪法国蜡像造型艺术家，后迁居英国，部分作品现藏在伦敦。

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难堪的寂静。每个人都感到很难受，呆呆地望着地上或朝前看着。

最后伊斯顿打破了寂静，他建议说如果有个人正式提议举行宴会，那也许是个办法。这个建议受到了大家一阵"对，对"声的欢迎。接着又是一阵难堪的寂静，然后主席问伊斯顿是否愿意提出这个议案。伊斯顿踌躇了一下同意了，正式提议说："希望会议赞成举行一次聚餐会。"

半醉汉说，为了把这件事进行下去，他愿意对动议表示附议。但这时对地点问题持不同意见的几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又喋喋不休地大谈前几次举行宴会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时讲话，过了好些时候，主席还不能把提案交付表决。他发觉在喧闹声中他的话无法让人听见，就用一个木槌往长凳上敲，要求大家安静，这样一来，反而显得更加热闹起来。有几个人好奇地望着他，弄不懂他要干什么，大多数人只对他们自己的争论感兴趣，根本不去注意他。

主席正在努力想集中大家的注意以便把议案提付表决，邦迪和几个新工人却又争论起来了。那些新工人说他们知道有一个地方比伊丽莎白女王餐厅还要好，那是密克斐尔一家叫作"新发现"的酒店，比图柏顿远几英里路。这时又有一个人加入争论，他断言在斯拉虚顿和德莱狄区联合教区有一家名叫"三胡涂"的酒店，那才是麦格斯市周围一百英里内举行这种酒会最理想的地方。去年他和好些在朴欣·屈莱弗公司做工的人一起去过那儿，他们吃到了烤牛肉、鹅、果酱饼、肉末饼、沙丁鱼、鱼胶凉粉、小牛蹄冻，还供应每人一品脱酒，费用包括在饭菜之内。在讨论中，他们看到大多数人举起手表

示没有异议，他们也就把手举了起来，于是主席宣布一致通过。

邦迪说他要求主席把刚才通过的决议宣读一下，因为他没有听见他的话。

主席回答说并没有书面的决议。这个动议主要是要了解到会的群众到底要不要出去郊游。

邦迪说他并没有不客气的意思，只是打听打听消息，决议的结果是什么？他们是否同意举行一次聚餐会？

主席回答说会议一致同意。（喝采）

哈洛说第二件要做的事情是确定日期。克拉斯建议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这可以让大家有充分时间准备聚餐的钱。

索金斯问到底打算去一天还是去半天。他自己赞成去一整天。这只不过多损失一个上午的活。要是只去半天，那根本就不值得跑一趟。

半醉汉说，如果他们决定换地点的话他刚才倒想到一个挺好的地方。三年前他在道勃·波切特公司干活时，他们去过巴虚福德的"愿进不愿出酒家"。地方虽小，但是有块场地可以打板球或踢足球，酒菜是第一流的。酒店还有一个九柱球场，用场子不必另外花钱。那儿有一条小河，有一回一个家伙喝醉了酒昏头昏脑地跳进河里去，后来他们把他救了上来，可是村里的警察逮捕了他，第二天他被带到治安推事那里，以企图自杀罪被判处罚金两镑，或一个月苦役。

伊斯顿指出这儿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是决定举行聚餐会，他估计每人大概要出六个先令。如果他们在八月底举行，

现在开始缴款，即比如每周交六个便士，他们就有充分时间凑起这笔钱来，但是如果公司忽然没有活干了，有些人被解雇了，那又怎么办呢？

克拉斯说，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可以把钱要回去，或者虽然已经到别的公司去干活了，也可以不把钱取回而继续缴款；即使不在拉什顿公司干活，也完全可以参加这个聚餐会。

哈洛提议他们和去年一样到伊丽莎白女王餐厅去，时间是半天。

菲尔波特说为了使会议顺利进行，他对此动议表示附议。

邦迪提出修正案，建议去一天，早上九点钟从板球俱乐部出发；索金斯说为了让会议顺利进行，他对修正案表示附议。

有一个新工人说他想提出另外一个修正案。他提议勾销“伊丽莎白女王”，换上“三胡涂”。

过了一会儿，主席问是否有人附议。半醉汉说，虽然到哪里去他都不在乎，但是为了让会议顺利进行，他还是对这个修正案表示附议，尽管对他自己来说他希望去巴虚福德的“愿进不愿出”。

那新工人提出收回他的去“三胡涂”的建议，同意半醉汉的建议，但是半醉汉却说没有关系，去哪儿都行。

因为时间已经相当晚了，有几个人已经退席回家，这时从四面八方传来了“进行表决”的喊声；当主席把哈洛的建议提付表决时，那新工人打断了他，指出作为主席他有责任先将修正案进行表决。这又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一个高高瘦瘦、嗓音粗大洪亮的人就程序和公共集会的主持方式发表了大篇拉拉杂杂的演说。他不慌不忙、慢吞吞地讲着，

用了许多大字眼，详尽地谈论着这方面的问题。议案是议案，修正案是修正案；还有所谓修正案的修正案；下议院的议程与上议院的议程显然非常不同——等等。

这个人一连讲了十分钟左右，要不是哈洛粗声粗气地打断他的话，说不定他会讲上十个小时的。哈洛说，在他看来要是他们象这样谈下去，他们得在那儿过夜了。他要喝茶去，早晨上工前还想睡上几小时觉，这样老说个没完他简直受不了啦。（对，对）为了让会议顺利进行，如果别人愿意收回他们的修正案，他愿意收回他的提案。如果大家同意这样做那么他就要提出另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如果通过的话，是会满足大家的要求的。

那大嗓门的人说没有必要征求提修正案人的同意：如果原来的提案被收回的话，一切修正案就都无效了。

"去年，"克拉斯说，"我们在伊丽莎白女王餐厅吃完酒席的时候，老板指着桌子说留下的东西足够诸位再吃一顿呢。"（欢呼）

哈洛说他提议聚餐会在下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举行，时间为半天，一点钟开始，这样他们上午就可以干到十二点，就是说他们只损失一小时的工资。地点还是去年的伊丽莎白女王餐厅。（对，对）仍旧委托去年的执行委员会——克拉斯和邦迪——负责安排一切和收集费用。（鼓掌）

那高个子说这叫做复合提案，他正要继续解释，主席大声说叫什么劳什子无关紧要——到底有人附议没有？半醉汉说他附议——为了让会议顺利进行。

邦迪提出修正案，将时间改为一整天，索金斯表示附议。

那新工人提议把地点改一改，以“三胡涂”代替“伊丽莎白女王”。

伊斯顿却提议将伊丽莎白女王餐厅改为帝索太太蜡像陈列馆。他说他提议的目的是想试验一下会众的情绪。

哈洛指出要进行这样一次聚餐，每人至少得拿出一镑来支付火车费、伦敦的电车费和饭钱——因为总得一整天——还有其它杂费；且不说工资的损失。在四个月里要凑齐这笔必要的数目恐怕难以办到。（对，对）

菲尔波特再次警告大家说，参观帝索太太蜡像陈列馆非常危险。他深信一进了门，她就不会再让他们出来。他可不愿意变成个蜡像在陈列馆里呆一辈子。

一个系红领带的新工人说，让人弄去在化石浆里泡上一两个月，然后给锁在“恐怖厅”里，脖子上挂上一条标签，上面写着“维护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的标本”，那可就够瞧了。

克拉斯反对在会上谈论政治。（对，对）他认为那新工人讲的全是废话。

伊斯顿说他收回他的修正案。

主席在那嗓音洪亮的人的指导下把修正案提付表决。邦迪主张玩一整天的提议被否决了，因为只有他自己、宋金斯和半醉汉赞成。以“三胡涂”代替“伊丽莎白女王”的提案也遭到了否决。于是一致通过了哈洛的复合提案。

接着菲尔波特提议衷心感谢主席出色地主持了会议，大家一致同意他的话。半醉汉提出克拉斯曾为这件事费心，也得感谢他，接着就散会了。

第四十二章

六　月

五月开头的几天，刮着凛冽的寒风，天气坏极了。差不多每天下雨，弄得满地泥泞，把工人们破烂不堪的旧皮靴全给浸透了。这种天气几乎迫使所有的室外工作都停顿下来，并且还引起了很多疾病；即使那些幸而有室内工作做的人，每天早晨上工时也往往在路上给雨淋得透湿，只得穿着淋湿了的衣服和浸满了水的靴子干活。这种天气对那些占有小块土地的工人也是一种麻烦，因为如果天晴的话他们可以在散工以后到自己的园地上去干些活。

纽曼从监狱出来以后，一直没能找到他的本行工作，靠卖香蕉挣一点钱。菲尔波特在有活干的时候常常从纽曼那里买六便士或一先令的香蕉，送给林登太太的孩子。每逢星期六老乔总在路上拦住这些孩子，给他们在糕饼店里买上几袋饼干。有一次当他知道林登太太只有很少活干的时候，他便想出一个帮助她的很好的办法。他跟斯莱姆一直在一起干活，斯莱姆正在给一家铺子的大片天花板糊花纸。糊纸前必须先糊上一层未经漂白的棉布，糊纸工作完成之后余下了一些狭长的零头碎布。他把这些碎布收集起来撕成六英寸宽的长条带给林登太太，让她把布条头尾相接缝起来连成一长条，然后再把这

长条截成等长的四段拼起来做成一个长筒形的套子。菲尔波特告诉她拉什顿公司需要这种套子，并且说这种缝制工作已经由他接下来了，公司会出这笔钱的，所以她可以索取一个好价钱。

“瞧，”他眨眨眼睛说，“靠这个活儿我们可得多捞回点儿。”

玛丽觉得这项工作有些古怪，但她还是照菲尔波特的话做了。他来取布套子的时候问她要多少钱，她要了三便士，因为只花半小时就缝好了。菲尔波特笑她太老实了，要得这么少。他对她说公司根本不会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它缝好，这活至少可以开价一先令。她迟疑了一下，在半张便条上开了一先令的收据。下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便把钱带给了她。从她家出来的时候，他想到那条妙计很灵验，不禁得意地笑了起来。直到第二天，他才想起不如叫她缝一两条围裙，但是仔细一想他觉得做不做并无关系，真要做的话他还得去买新的棉布，反正过些时再做也无妨。

纽曼靠卖香蕉赚不了多少钱——他一天很少能挣到两个先令。一天傍晚，菲尔波特到他家去，告诉他拉什顿那儿有活干，他当然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早他带了围裙、罩衫和工具袋到工场去准备上工。五点三刻光景他就到了那儿。他还在外面等着的时候亨特来了。亨特看见他来心中暗暗高兴，因为公司里工作很忙，正缺少人手，当然他丝毫也不露声色。当纽曼重复着“先生，有活干吗？”那句老调时，他假装踌躇了一下。

“你知道我们对你上次干的活很不满意，”瘟神说，“不过，

我还是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要是你想保住饭碗的话，那就得比以前更卖力干才行。”

到了月底，各方面的情况都有好转。天气逐渐转晴并稳定下来。差不多每个人都找到了工作。拉什顿那儿的活简直忙不过来，所以把去年由于手脚慢而解雇的几个老工人也找了回来。

由于克拉斯帮忙，伊斯顿现在已经算是一个正式工人了。最近他又开始常去板球俱乐部消磨夜晚的时光。即使不是因为他跟克拉斯要好，他也会常到酒店去的，因为在家里总感到有些别扭。不知怎么的露丝和他老是吵架，因为这并非全是他的过错，他心里倒也坦然。有时候干完了一天活，他打算回家和她言归于好。在回家的路上 他盘算着要和她一起喝茶，并且带孩子一起到外面去蹓跶蹓跶。有一两回她同意了，可是每次出去，没等回到家他们就又吵了起来。过了些时候，他就打消了和她言归于好的念头，每天傍晚一喝完茶他就独自往外溜了。

玛丽·林登还和他们住在一起，自然看得出他们夫妻不和。她时常看到露丝两眼红肿，好象哭过。她体贴地想和她谈谈心里话，但总没机会。有一次在她劝说她的时候，露丝忽然伤心地哭泣起来，但是她不肯讲出她为什么哭，除了诉说她头痛不舒服以外，再也没有说什么别的。

伊斯顿有时在板球俱乐部消磨一个夜晚，但也经常到园圃去，哈洛在那里有一小块地。哈洛总是在早晨四点钟光景起身，上工以前在园地里干上个把钟头。每天傍晚，一喝完茶他又到那里去，一直干到天黑。有时候他的孩子把茶装在瓶子

里，还拿小篮子装些吃的东西给他送去。他一共有四个孩子，都还没到做工的年龄，因此他家生活的艰苦是可以想象的。他不是一个滴酒不入的人，不过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酒店老板靠从他那儿赚钱是肥不到哪儿去的，"因为他有时一连几个星期不去喝酒，只是在星期日午餐时高兴喝上一两杯，他也并不觉得这是无谓的浪费，因为实际上酒的价钱跟茶或咖啡相差无几。

幸亏他的妻子是个缝纫能手，而且象他一样稳重、勤俭。她一天忙到晚，把家里弄得相当舒服，孩子们也穿得整整齐齐；他们看上去倒也很体面，尽管他们不能够经常有象样的东西吃。从外表上看，到他们家访问的教区太太们没有一位认为他们是应该得到救济的。

哈洛那块地每年要交十五先令的租金，虽然为这块地他得付出一份艰苦的劳动，但是可以从中得到乐趣，并且还有一些收入。除了使他们一年到头有足够的马铃薯和其它蔬菜以外，从种花上也可以赚几个先令。

有时候伊斯顿到园圃去帮助哈洛整理园地，不管他到这里或是上板球俱乐部，他通常总要到九点半才回家，一到家往往一句话也不跟露丝讲就往床上一躺。露丝也很少和他讲话，除非回答他的话或者问几个非问不可的问题。起初伊斯顿想他们之所以会闹成这样，完全是由于他上次在酒店里对她的态度不好引起的，但是当他向她道歉——他已这样做了好几次——请求她原谅他并且忘掉这件事时，她总是说这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要原谅的。隔了一些日子他想到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穷，家里破烂得不象样，去年冬天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家

具都陆续卖掉了。但是每当他提起要想办法添置几件家具重新弄得象个样子的时候，她却丝毫不感兴趣，总是冷冷地说：就照目前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他们都过得挺舒服嘛。

六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伊斯顿到园圃去，哈洛送给他一束花——一些红白相间的玫瑰花和一些三色紫罗兰——他把花带回家打算送给露丝。他进门时露丝正在给他准备第二天的饭盒。孩子睡在靠窗口的小床上。虽然已快九点钟了，但是还没点上油灯，惨淡的月光从敞开的窗口照射进来，格外显出了屋内陈设的简陋。壁炉里的火已经熄灭，炉膛里积满灰烬。炉边铺着一条旧黄麻地毯，原来鲜明的色彩都已褪去，变成一片灰褐色，原来的花样已无法辨认了。除了露丝先后在低档旧货店里用几个便士买来的两三块破旧的小毯子外，地板上是光秃秃的一片。室内只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此外还有几只大小不同、花色不一的盘子、一些杯子和碟子，碗橱里的隔板上都是空空的。

只有过路车辆偶尔发出的车轮声和远处街头儿童们清晰的嬉笑声打破黑夜的寂静。

“我给你带来了一些花，”伊斯顿说着把花递给她。“我想你会喜欢这些花的。这是从哈洛那儿拿来的。你知道我一直在他的园子里帮他干活。”

起初他以为她不要这些花。她站在桌子旁边，背对着窗口，所以他没能看到她脸上的表情，她迟疑了一下，喃喃地说了声谢谢，接过花把它放在桌子上。

伊斯顿认为她对他轻蔑冷淡，感到十分恼火，他再也不想跟她多谈，就到厨房的水龙头上洗洗手上楼睡觉去了。

他上楼以后，露丝独自一人长久地坐在熄了火的壁炉旁。夜深人静，去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又在她的脑海中翻腾起来，她手里拿着鲜花沉浸在悔恨的痛苦中。

要不是玛丽·林登和几个孩子搬到他们家来，露丝不知还要怎样悲伤呢。爱尔西和露丝讲妥，由她带孩子到外面去玩，让露丝替她照料家务。玛丽从早到晚除了做针线活以外，她唯一的休息时间是在她领到针线活后回家的路上。碰上星期天，她不是打扫房间就是替孩子们补衣服。有几个星期天夜晚，她和露丝领了孩子去探望欧文太太，欧文太太虽然还没有到缠绵病榻的地步，但也很少出门。她的病是在寄宿舍做工时得的，一直没有痊愈。医生来看过她一两回，并嘱咐她多休息，要她尽可能躺下来不要做任何吃力的工作，象拿重物件、擦地板、铺床之类的事情都不能做。她必须多吃富有营养的食物，如牛肉汁、鸡以及少许酒等等。医生并没有建议她乘游艇周游世界或去瑞士旅行——也许他考虑到他们负担不起。有时候她病得实在厉害了，只好遵照医生指示中的一项做一做：躺下休息。她烦恼，急躁，因为她不能料理家务，晚上欧文回家时还得自己煮茶。有一次要不是因为伊斯顿太太一连几天过来照顾她并替她料理家务，欧文就得请假留在家里了。

总算运气，欧文的健康随天气的转暖也逐渐好转了。上次吐血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晚上写完招贴广告以后他总害怕上床睡觉，唯恐旧病复发。他听人说有人就是在睡觉时大量咯血而死去的。但是这种心理上的恐惧也已逐渐消失。对于那天晚上他发病的事，诺拉一点也不知道，因为告诉她非但没有

好处，反而会引起她很大的不安。有时候他也怀疑自己这样做究竟对不对，但是后来他的健康日渐恢复，他倒因为没把这件事告诉她而感到高兴。

小弗兰克最近又在举熨斗锻炼身体，自从欧文有了正式工作以后，他的体力也慢慢恢复起来，因为他又能吃到麦片粥和牛奶了，还吃温德莱地方一家药房出售的一先令一大瓶的“代用食品”。每星期他总要举行两三次所谓“茶会”，请爱尔西、小查利和伊斯顿的孩子作客。有几次当欧文太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爱尔西喝茶之后总是留下来帮她做些家务事，让四个孩子到外面去玩。他们通常一起去逛公园或是到湖上划船。有一次有只船在离岸约两码的地方搁了浅，小弗兰克用一根竹竿想把船拉过来，一不小心掉下水去，小查利抢着拉他也跟着掉了下去。爱尔西急忙把婴孩放在岸边，一把拖住了小查利，正想把他拉出水的时候，放在岸边的婴孩忽然滚了下来，要不是一个行人跑上前去拦住，也许他也滚入水中了。还算好，那地方的水不过两英尺深，孩子落下水去倒也没有什么危险。他们回家的时候全象落汤鸡一般浑身是泥，但他们却象干了一件什么出风头的事似的得意得不得了。

从此以后，露丝·伊斯顿只要能抽出时间就和孩子们一起到公园去。湖边离水几英尺的地方有一座凉亭，周围绿树成荫，树枝交错，在小路上形成一条拱道，树梢一直俯垂到水面。孩子们玩着，露丝就坐在凉亭里做针线活；她有时凝视水面黯然神伤，往往忘记了手里的针线活。湖水很平静，颜色深暗，因为对岸有着成排的树木，枝叶浓密，象屏障似地遮住了光，也把风挡住了。

* * *

有时候碰到下雨天，孩子们出不去，就留在家里做游戏。有一次小弗兰克拿出熨斗进行锻练，小查利也照样练了一阵。虽然他的年纪比小弗兰克稍大一点，个子也比他高一点，但是他不能象小弗兰克那样不断地作举起放下的动作，也没有他举得那样长久。小弗兰克认为小查利体力不强的原因是喝茶多，吃面包和牛油多，而麦片粥、牛奶和“代用食品”却吃得太少了。小查利因为自己力气不大而感到烦恼，他约小弗兰克第二天放学后到他家去和她母亲谈谈这件事。林登太太家也有一把熨斗，他们两人便在她的面前比了一下，还邀请伊斯顿太太来看，因为小弗兰克说，他所吃的食物不仅适合年龄大的孩子，同样也适合婴孩。他记得他从小就一直吃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的价格和面包、牛油和茶相差无几。

比赛力气的结果是林登太太答应只要时间许可，就给小查利和爱尔西煮麦片粥，伊斯顿太太也说要让她的孩子试一试。

第四十三章

追忆那个愉快的夏天

整个夏天这一大群穿破裤子的慈善家继续做牛做马拼命劳动，干着他们崇高的舍己为人的工作——为拉什顿先生聚集财富。

油漆住宅和店铺的门面、冲洗和涂刷天花板、剥去墙上破旧的花纸、油漆房间、楼梯或裱糊墙壁、在旧楼房或办公大楼里添建新房间或进行其它扩建工程、疏通下水道、修理屋漏和破损的门窗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的活儿。

他们以满腔的赤诚和无限的热情来从事这个美好的事业。一般说来他们六点钟开始干活，但是大多数人在五点三刻就来到工地外边，坐在道旁或台阶上等候。

他们干活的地点遍及全城。每时每刻都可以看到上工或下工的人带着梯子、木板、油漆桶、石灰水桶、陶土水管、烟囱、排水管、落水管、马桶、炉格、一卷卷的花纸、浆糊桶、一袋袋的水泥和一堆堆的泥灰和砖块。下面的景象是人神共见不足为奇的：一辆装满了这些工具和材料的手推车，由五六个“帝国维护者”推着或拉着招摇过市，他们穿着破靴子，戴着破旧、肮脏、褪了色或是溅满油漆和灰浆的帽子；衬衫的“硬领”又脏、又皱、又软；他们从旧货铺里买来的、破烂不堪的、不合身的衣

服，浸透了汗水，沾满了泥灰。

当他们在路上走过的时候，甚至连杂货店和布店的小伙计也哈哈大笑，对他们指手划脚地嘲弄一番。

上层阶级那些无所事事的先生们，把他们当作低等动物。有一次《糊弄家》上登载了一封信——当然是那种衣冠楚楚、游手好闲的人写的——抱怨工人傍晚散工时走在宏伟大道的人行道上，对那些上等游客诸多不便，他建议工人走马路中间。许多工人听说了这封信便接受建议到马路中间行走，以免弄脏了那些闲游的先生们。

接着报上又登载了几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其中一两封显然是那些完全不了解工人却俨然以工人恩主自居的人写的。还有一封具名摩斐斯[①]的信抱怨半夜三更工人上早班打他家门口经过，靴子的格格声老是把他从甜蜜的睡乡中吵醒。摩斐斯不仅抱怨工人脚上的钉靴发出可怕的声响，而且还抱怨工人老是发出刺耳的咳嗽声和吐痰声，还嫌他们谈话声音太响。至于他们有时讲话不文雅，嘴里不干不净，摩斐斯认为那是由于他们一早就得起身觉睡得不够，所以老是爱发脾气。

他们通常是傍晚五点半散工，六点钟到家。吃了晚饭洗把脸便已快八点了。他们大多数人在九点光景上床睡觉，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早晨四点半起床，以便在五点半上工前还能煮上一杯茶喝。他们经常得早一点离家，因为到工地往往还要走上半个多小时。不管工地离门市部有多远，工人来回的

---

① 希腊神话中的梦神。

时间是不计算在工作时间之内的，因为麦格斯市工会章程只是一纸空文而已。他们那号人没有任何车费津贴，往返路上的时间还得算在他们自己头上。

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人不信任工会，他们都懂得参加工会没有好处；相反，他们相信不如听任善良仁慈的自由党和保守党老爷们摆布倒更好一些。

时常有这样的情形：碰到只有几个人在一起干活时，早饭或午饭时要煮茶就很不方便，因此有人自己用瓶子带些茶来喝冷的，但多数人都是带着食物到附近的小酒店里去买上一杯啤酒边吃边喝。即使那些原来喜欢喝茶或喝咖啡的人也买啤酒来喝，因为上禁酒餐厅或上咖啡馆要是不另外买上一点吃的就不受欢迎。实际上这些地方茶的价格比啤酒贵得多，而在经济的工人食堂里出售的啤酒其味道与浓茶或与当作咖啡出售的混浊饮料一样可口。

有些人觉得自己真是交了好运：他们干活的公司因为忙不过来叫他们每晚加班两小时，连喝茶时间也没有，一直干到七点半。他们大都在八点钟回到家里，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喝杯茶，洗把脸一眨眼就是九点半，于是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四点半或五点钟起床。

他们每晚到家时已经累极了，根本不想学点什么来提高自己，即使有时间也不想学习。冬天他们有很多时间可以学习，但是，那时候他们最关心的事是怎样使自己免于饿死。

不过这种加班加点的情况只是一种例外，因为在前几年夏天工作到七点半仿佛是理所当然的，可现在大部分公司都规定工作到五点半。这一变动成了工人们喜爱的谈话资料，

他们一谈到光荣的过去就不无今不如昔之感，那时工作多忙，他们经常一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甚至十八个小时。可是现在，即使在夏天也象冬天一样有许多人失业。他们常谈到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当然，一是现在房子造得比过去少；二是现在干活的速度快，谁都拼命赶，另外，现在的这种工作方法完全是敷衍了事简直不象干活。正如菲尔波特说的，他记得当他还是小帮工的时候，象"窑洞别墅"那样的工程至少得六个月才能完工，而且人手也比现在多！活儿干得有条有理，不是这样乱七八糟的。所有的木结构部分都得用浮石和水打磨，把节头挖去，把裂缝填塞好，每涂一层漆都要用砂纸磨光。但是现在你只能在博物馆的玻璃盒子里才看到一小块浮石，玻璃盒上的标签写着：

"浮石：过去油漆匠使用的一种工具。"

大多数人带着沉痛惋惜的语调谈论着过去的一切，但是也有少数人——往往是那些和社会主义者接触而受了他们毒害的人，或是那些读过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品而道德败坏的人——他们说他们根本不希望加班，一天干十个小时已经够他们受的了，事实上他们宁愿只干八小时。他们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活儿，而是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衣服，更多的娱乐和舒适的住房。他们希望到乡间去逛逛，骑脚踏车兜兜风，出去钓钓鱼或到海滨去洗洗澡，躺在沙滩上晒晒太阳，如此等等。但是这种人只有极少数，象这样自私的人是为数不多的。极大多数人只希望让他们有活干就心满意足了，至于他们的孩子呢，那有什么可多说的，"他们觉得生活得不错，这

样的生活对于孩子们来说当然也够好了”。

他们常常说：闲暇、文化、娱乐和文明的果实并不是让“我们这号人”享受的。

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说这样的话，但他们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他们不但不想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些更好的条件，而且还嘲笑、反对、诅咒、侮辱那些努力为他们的孩子着想的人。他们口出恶言，谩骂下议院中他们自己阶级的代表——工党议员——特别是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这些家伙都是贪吃懒做，想要工人阶级去养活他们。

他们中间有些人说，他们不赞成让孩子变成比他们自己更有出息的人，因为这样一来孩子长大之后会“瞧不起”自己的亲生父母，会因为他们出身低微而感到羞愧！看来他们觉得要是爱孩子并为孩子尽点责任，结果孩子反而可能会忘恩负义。既然这种说法仿佛很有道理，他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对孩子漠不关心了。

生活困难的另一原因是很多外面来的人闯进来了，比如索金斯和其他一些次等货。不管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毫无疑问匆忙赶活和马虎了事总是根本原因之一。每件活都马上得动手！好象晚一分钟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活儿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做完。如果是在一间空房子里干活，瘟神就编造一套鬼话，说什么这座房子已经租出周末就有人搬进来啦！因此一切工作都得在星期三晚上完工。天花板的粉饰全部要铲除，墙上的旧花纸全部要剥去换上新的，房子内外要油漆两道，还得装好新的排水管，修好所有的破门窗、坏锁和剥落的灰泥。派去的人通常只有应有人手的半数，其中一人被指定为

监工。这些“副工头”心里很清楚，要是他们“活儿干得出色”，他们就可以被派去监管别的工程，只要公司有活干他们就有机会比别人优先录用；所以他们帮助瘟神策划如何偷工减料，监视和催迫手下的工人拼命干活；而那批可怜的工人呢，他们知道要想保住饭碗的话就得象一群疯子一样卖命。在油漆一件木活前看到上面有油污和肮脏的地方，他们决不去擦洗，而是在上面涂一层漆料，只要保证油漆能干就行了。壁上灰泥剥落的地方就用一种他们打趣叫做“花园水泥”（这是他们用来指花园中的烂泥的一种专门术语）的东西填上，表面再涂一层泥灰。天花板只要不太脏决不洗刮，只把灰尘掸一掸再在上面轻轻地刷上一层石灰水。本来应该剥掉的旧花纸往往原封不动地留着，为了不让人看出来就在糊新纸以前把旧纸的接缝处弄弄平，这样糊上新花纸以后就看不出什么痕迹了。瘟神和“副工头”尽可能偷工减料；就连他们实际做的一点点工作，也是匆匆忙忙敷衍了事。

* * *

恐怖统治——裁人的恐怖——笼罩着各项工程，大家都在惊惶万状中干着活。没有人有片刻的安全感。瘟神随时会象一阵旋风出其不意地冲到工地来。他如果发现某人有偷懒的嫌疑就会立即把那个人开除掉；但是他很难找到这种机会，因为人人都心惊胆战，谁也不敢丢下工作稍微休息一下。

从亨特来到直到他离去，工地上是一片惊惶、匆忙、紧迫和混乱的情景。他那刺耳的嗓音响彻整个屋子，他大叫大嚷着：加油！快干！上漆！涂柏油！这儿干好了，那边马上

动工！

有时，为了叫其它工人使出最大劲来干活，他会杀一儆百地辞退一个手脚慢的工人。工人们在他面前吓得直发抖，只要他说句话或叫喊一声，他们就急急如令。他们知道经常有许多人处于失业之中，如果他们被辞退那些人正渴望着填补他们的空位子。

虽然现在是夏天，救灾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都已停止办公，但仍有许多人徘徊在宏伟大道喷泉附近的奴隶市场上。当工人们替一家公司做完一项工程而未继续受雇时，他们通常都集中到那儿去。任何老板如果需要一个干几小时、几天或几星期的工资奴隶，就可以到那儿去买下一个。大家都懂得这一点，同时他们也知道，如果他们给一家公司辞退，想另外找个活儿可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也就是他们所以诚惶诚恐的原因。

瘟神走后——他到其他工地去玩他那套同样的把戏——副工头慢吞吞地巡视一周，看看工人们干得怎么样了；看看他们的油漆是否已经用完，或者给他们带些油灰去，省得他们丢下工作自己去拿。拉什顿先生时常亲自出马，蹑手蹑脚地在屋内兜一圈，或是偷偷地在工人背后瞧他们干活。他不大开口，只是象一座雕像似地站在那儿，或象个哑巴动物——如工人所说的，象一头猪——那样走来走去。这个人自命不凡，派头十足。有一个工人就因为竟敢在路上拦住他问了几个有关工作的问题，后来就被解雇了。

在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二天，瘟神巡视各项工程时关照所有的副工头通知工人，如果他们在路上碰到拉什顿先生，不准

和他讲话。就在那个星期六，这个冒犯了拉什顿先生的工人给辞退了，口头上是说因为没活儿给他干，而实际上就是为了上述那个原因。

有一项工程是装修一座大楼的外部，这座大楼矗立在一个能够俯视全城的高地上。在那儿干活的工人比往常更加提心吊胆，因为据说拉什顿先生老是坐在办公室里用望远镜监视他们。

有时候干一件真正需要限期完成的活，他们只得干到很晚，说不定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这样连喝茶的时间也没有了，有些人只好在早晨上班时带足了食物，留些在傍晚六点钟的时候吃。另一些人则要他们的孩子从家里送来。他们一般是边吃边干的：把吃的东西放在地板上，靠近身旁，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干——一只手里握着一把白粉刷子，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块涂上人造黄油的面包。在某些工程中，如果碰到一个还不错的副工头，他们就派一个人望风，防备亨特和拉什顿到来，其余的人休息一会儿，胡乱地吃些东西。但是这样做也并不保险，有些野心勃勃想争副工头位置的卑鄙小人，为了巴结瘟神会昧着良心告密。

为了防止可能有人磨洋工和浪费时间，每个工人每天都要填写一张计工表，写明他每时每刻干了些什么，作为一种侧面的调查。各公司这类表格的式样大同小异，拉什顿公司的表格是这样的：

麦格斯市

拉什顿建筑装修公司

计 工 表

工人姓名 ____________

	工作地点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时数	工作项目
星期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共计时数		

附注：

1.工作时间不准吸烟喝酒。

2.每项工作必须详细填明工作性质和完成时间。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瘟神发给每一个副工头一封附有公司备忘录的信。克拉斯拆开一看，里面写着：

克拉斯：

在你带领工人工作时，每晚须详细检查他们的计工表，并签名作证。

如果他们被调任其他工作，或暂停工作，在他们离开你处时，应详细检查他们的计工表，并签名作证。

白天如有人上你处工作，必须记下他上工的准确时间，并查看该工人所填之计工表是否正确。

如发现有人手脚慢、磨洋工，或者工作时间讲废话等等，你必须报告亨特先生。

我们希望你和其他工头协助我们执行这些规定，我们对你所汇报的有关任何人的情况将严格保密。

拉什顿公司

附注：上述规定适用于在你监督下担任各项工作的任何工人。

公司里每星期都要仔细查对计工表，不时有人被传到办公室去站在拉什顿和瘟神面前"听候训斥"，问他为什么把十小时的工作拖到十五小时才完成？被传讯的工人如若不能为自己的行为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往往当场就被解雇。

瘟神自己也常被传去"听候训斥"。

如果他对某工程的估价出了差错，投标的价钱过高，以致公司承包不到这项工程的话，拉什顿就会抱怨。如果投标的价钱过低，赚不了多少钱，拉什顿也会很不高兴。有的时候碰到非但捞不到钱而且要赔本的工程，那么拉什顿就会大发雷霆，瘟神给吓个半死，连忙跨上他那辆自行车匆匆赶到附近的

工地上对工人们大肆咆哮，催促他们赶快完工。

每时每刻，工人们的工作能力——特别是工作速度方面——都有人在仔细观察和记录。一到生意比较清淡必须裁掉一些人的时候，被首先拿来开刀的总是那些手脚慢或是干起活来精雕细琢的人，这一点工人们当然知道，这对促使他们加快工作显然颇有效果。

应该说拉什顿和亨特之所以赶工和偷工减料确也是迫于情势，因为他们得同别的公司竞争，而那些公司做买卖的一套手法和他们完全相同。这不能怪他们，毛病在于整个社会制度。

每个工程都有十几家公司投标，当然通常总是由要价最低的公司承包下来。所以，他们尽可能把标价压低，于是工人就倒霉了。

麻烦的问题在于"老板"太多了。对工人们来说，如果十个老板中有九个不做生意，那么他们的处境就要好得多。因为这么一来，其它的老板就可以揽到价格较高的工程，工人们也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工作条件了。可是工人们仍然不能宽恕体谅瘟神和拉什顿。他们一想到或一说到这两个人总是咬牙切齿地咒骂。但是每当他们中无论谁来工地的时候，那些副工头总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节，满口可耻的、令人作呕的问候话，左一声"老爷"右一声"老爷"叫个不停，而老爷们或者根本不予理睬，或者只是含糊地哼一声。他们每讲一句话下面都要跟上一个"老爷"，听来实在叫人肉麻，因为这不是什么礼貌，而是奴性和自卑，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礼貌问题。

疯狂赶工的结果之一是时常发生事故：不时有人受伤。说

也奇怪，从工作所冒的险来看发生的事故倒也不算太多。有时候他们在闹市中上梯子干活，公司却不让派人在梯脚下守护，结果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撞在梯子上。小孩子们玩起来本来是毫无顾忌的，他们乱蹦乱跳，一不留神就会撞在梯子上。童仆们提着大筐的蔬菜，一面走一面捧着租来的克劳德·杜佛的冒险故事读着，当然也会往梯子上撞。瞎子会跟梯子碰头。顽皮大胆的小学生会往梯子上爬。脚大的人会绊着梯子。男女胖子认为从梯子下面走过去不吉利，试图侧身走过梯子与街边石之间的狭道，于是撞在梯子上，有时甚至栽倒在马路上。保姆们推着小儿车懒洋洋地用手扶着车把，右手拿着一份《桔子花》或其他什么半便士一份的小报，津津有味地读着莱姆汁侯爵的故事——这位家财万贯出身高贵的年轻少爷，长着金色的胡须和两条长腿。他决心要和一个乡村旅店的厨娘结婚，尽管有一位厉声小姐正以叫这种名字的女人所能有的热情在爱着他，并尽力从中作梗——自然就不可避免地要撞到梯子上去。再说，这些姑娘们即使不看书报也会撞在梯子上，因为梯子似乎具有一种磁力，不管是保姆还是妈妈推着的小儿车或摇篮车都会被吸引过去。有时她们走近梯子的时候本来是非常小心的，可接着又犹豫不决不知是从梯子下面钻过去好，还是冒着跌到马路上去的危险，从梯子前面的那条狭道上挤过去好。但等她们一来到梯子跟前，就止不住东躲西闪，把摇篮车左推右转，最后磁力发生了作用，也许就在梯顶上的工人弯身伸手到几乎够不到的地方干什么的时候，摇篮车猛地撞上了梯子。

有一次哈洛在四十英尺高的梯顶上油漆落水管，刚刚开

始动手，几个孩子在街上闹着玩，其中一个猛冲过来狠狠地撞在梯脚上。哈洛吓得连手里的刷子都扔掉了，死命抓着梯子不放，梯子转了个圈沿着墙壁滑到约六英尺远的墙角，哈洛抓住一个横档挂在那里。漆桶也是勾在梯子上的，一摇动桶里的褐色油漆把哈洛溅了一身，而且洒满了屋前的砖墙。他设法用双腿夹住梯子的一边滑了下来，总算平安无事。可是瘟神来了，大叫大嚷骂他做事不当心。第二天哈洛只得穿了星期天穿的好裤子去上工。

又有一次，他们为一幢称为"哥特庐舍"的屋子油漆外部。在庐舍的一角有一座塔楼，上面安着一个尖塔或者说塔尖，塔尖的末端有一个熟铁的尖顶作为装饰，他们的工作就是油漆这个尖顶。他们所带的梯子本来就不够长，而这梯子又必须架在楼底的天井里，所以不可能斜靠在一个什么地方，而是悬空矗立在那儿。

伊斯顿上去油漆那个尖顶的时候，不得不站在梯子的顶上，说得更精确一点是站在梯顶的第三档上。他把身子靠过去，用左手紧搂着尖顶稳住自己，然后用右手握住刷子上油漆。因为这工作只要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所以有两个人给他扶住梯脚。

搭一座正式的脚手架得要两三个人花两个小时，而这个临时办法要便宜多了。当然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毫无关系，因为即使那上面的人跌了下来，对公司也没有什么损失——所有的工人都保过人寿险，而且不知怎么的，他们虽然常常冒着几乎是不可逃避的危险，但往往总能死里逃生。

这一次伊斯顿快要完工时，觉得他抱着的那个尖顶正在

松脱开来，他吓得魂不附体，心脏也几乎停止跳动了。他急忙松开手，尽可能地在梯子上稳住身子。等他往下爬了三四步，到达较为安全的地方之后，他抽筋似地紧抱着梯子，四肢瘫软，好几分钟都不能再往下爬一步。当他到了地上时，别人注意到他脸色惨白，浑身发抖，他告诉他们尖顶松动了。刚好那时副工头走了过来，他们向他报告这件事，并建议赶快修理，不然掉下来会打伤人。但副工头担心如果说了出来，屋主人可能会把责任推在他们身上，说是他们弄坏的，要公司免费修好；于是便决定把这件事瞒过去。尖顶还在塔尖上，总有一天一阵大风会把它吹下来掉在什么人的头上。

别的工人听到伊斯顿"死里逃生"的事，大多说如果真跌下来折断头颈，那也是自作自受；没有搭好正式的脚手架他根本就不应该上去干活。要是他们，就会拒绝上去。如果瘟神或副工头命令他们站在那座梯子上油漆尖顶，他们一定会丢下工具拿了工资走路！

话是这么说，可不知怎的就从来没有谁"丢下工具"走路的，虽则象这种危险的活儿却是经常有的。

不仅在装修那些蹩脚房屋时大家马马虎虎；对所有房子也都是如此。高等房屋、别墅、公馆、有钱人的住宅等等，装修起来照样马马虎虎。在这种地方，许多昂贵和漂亮的材料都白白给糟蹋了。

有一所大公馆内部的门窗楼梯等木结构要上白色瓷漆。房子年久失修，油漆前木结构部分都得刮磨和填补，但当然没功夫这么做，他们马马虎虎弄一下就上瓷漆了。木结构的表面粗糙不平，上了漆以后样子很难看；可是屋主人却感到很满

意，因为外表看来的确是亮晶晶的。这所公馆的餐室糊的是一种价钱很贵的漂亮的天鹅绒纸。这种花纸的底子摹仿朱红纹绸，上面布满同样颜色的天鹅绒凹凸图案。样品簿里这种花纸后面的标价是每卷十八先令。糊花纸的是斯莱姆，每卷工资六便士；一共糊了十卷，纸价九英镑，而糊纸的工钱才五先令！照理糊这种纸的时候先要在壁上糊一层同样颜色的衬纸作底，因为除非糊纸的人把纸的接缝处重迭起来——一般是不重迭的——纸干之后接缝处往往会稍微离开一点，里面的白墙就露了出来。斯莱姆曾建议瘟神用衬纸打底，但他根本不加考虑，因为光是剥掉旧花纸一项费用已经很可观了！

斯莱姆就这样动手做下去，他得设法多挣工资，哪有功夫去仔细裱糊。有些地方的接头处重迭起来，有些就平接了事。屋主人搬进来三两星期之后，花纸干了一点，接头处裂开缝露出了白墙。于是只好派欧文拿了一个红漆小罐和一把刷子到那儿去把露出来的白缝涂没。

在涂缝的时候，他发现好些斯莱姆匆忙中留下的小毛病，比如象纸面上的指头印和浆糊，他只好作了些修整。

除此之外，别处的一些工程也是这样乱七八糟瞎搞一气。不久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办法：在花纸接缝处的墙上先刷上一道色彩，这样要是花纸脱开就不会露出白墙来了。但是纸背的浆糊往往会粘住墙上的颜色粉，接缝处裂开时白条纹还是露了出来，因此瘟神干脆不为这些操心，如果顾客埋怨起来，他就派个人去修补一下，衬纸可始终不肯用，除非有内行的顾客或建筑师坚持要用。

这幢屋子的天花板、柱腰以及护壁板都糊着凸纹纸或压

花纸。糊这种纸要相当小心，因为凸起的部分一碰就会坏；但是时间不允许干这活的人仔仔细细地做。结果许多凸起的花纹——特别是接缝处——都给压扁磨平了。

客厅的天花板上要糊一层每张两英尺见方的厚凸纹纸。可这种纸糊好后已不完全是正方形的了，它们显然是在糊好后晾干时变了形。要把这些纸弄得象个样，在晾干的时候得花好些功夫和耐心。但是工人们没有时间这样做，结果糊好之后看上去"乱七八糟"。不过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把它糊上就行了。从催逼工人赶紧工作的那情景来看，人们会以为工人的工资是每小时五、六个先令，而不是五、六个便士。

"快干！"瘟神一天到晚大叫大嚷。"真要命，快些呀！还没有好吗？这个活我们已经赔本了！要是你们不打起精神快点干，我看我得去找愿意干的人了。"

在这些昂贵的装饰纸上面，通常最后还要刷一道白。刷白的材料本来应该是一种特备的油漆，要刷两三层才行，但他们却马马虎虎用普通刷子厚厚地刷上一层一般的白涂料就算完事。

这是一种最省钱的蒙混办法，因为这样做就可以不必先在接缝处涂上颜料——白涂料会把所有的缝隙填平，饰纸上的低凹处、裂纹和洞孔都会填满，当然，明晰美丽的花纹也给破坏了，变成了一团糊涂。但是这也不要紧，问题只是要尽快完工。

建筑师只当没看见，因为他肚里明白拉什顿公司从这工程所赚的钱愈多，他获得的好处也愈多。

出钱的屋主人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些问题，他完全信任建

筑师。

不怕早已头痛的读者感到讨厌，这儿还必须提一提这项工程上发生的一件事。

这屋子的窗框上都装有威尼斯式的百叶窗。可是买下这座屋子雇人装修的那位先生却喜欢卷帘。他卖掉的那所住宅里装有卷帘，大小正合适，他决定拆下装到新房子里来。于是他叫拉什顿先生把百叶窗全部拆下来放到阁楼上去。拉什顿答应照办，可是他没有把拆下来的百叶窗全部都放到阁楼的贮藏室去，却偷偷拿走四扇装在自己的花房里。这些百叶窗略为大了点，所以未装以前先要把它们改小。

结果很有趣，那位先生到他的旧居拆卷帘的时候，买他房子的人不许他拆，说帘子和屋子是一起买下来的。双方争了一阵还是没有拆成。那位先生只好决定新房子里还是装百叶窗。他吩咐搬家具的人到阁楼上去把百叶窗拿下来，重新装到窗框上去；当然，去拿的时候发现少了四扇。他把拉什顿先生叫了来，拉什顿说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认为一定是给工人偷了！他要查一下是什么人偷的，但无论如何这事既是他经手的，如果找不回来他愿意赔偿。

为了适合花房的窗框百叶窗已经改小了，所以他得重做四扇新的。

顾客尽管颇为拉什顿先生难过，但对他的回答当然是满意的。他们就这件事闲谈了一会儿。拉什顿对那位先生说，许多情况要是他知道了准会大吃一惊：同工人打交道真是防不胜防，你得一刻不停地监视着他们！你刚一转身他们就会停止工作！他们早晨来得晚，晚上走得早，你要是不当场戳穿他

们——他们就会在计工表上填上实足的时数！丢东西的事常常发生，当然没有人认账，有时候你偶然到工地去，就会发现好多人喝得烂醉。当然你可以用章程、罚规和组织来对付这些坏现象，但这可难哪——你不能同时去各个地方，也没法在脑袋后面长一双眼睛。那位先生说对这类事他也有些体会，因为他不时得和下等人打交道，知道对他们可得时刻提防。

拉什顿因这件事很不开心，不过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从花园里偷出了几棵名贵的玫瑰和其他花木，还在马房草堆里发现一架梯子，在整个工程完成时他也叫人拿到工场里去了；这些都没有被物主发觉。

另有一项也可以弥补在百叶窗上所受的损失：整个屋里的铜器装置，如门上防污的金属板、窗钩、插销、门闩和把手等等，原来议定全要换上新的，顾客已经付了一笔很可观的代价，可是瘟神把那些旧东西修一修、镀一镀，也就混过去了。

象百叶窗之类的事件是经常发生的，因为拉什顿和瘟神对所有的人都要掠夺。只要干起来对他们没有危险，通常任何可以到手的东西他们都决不会放过。他们从来不干具有英雄气概的大胆冒险的事：他们不敢在半夜里闯进银行或珠宝店去抢劫，也不敢上街扒别人的口袋，他们的盗窃活动都是鬼鬼祟祟进行的。

瘟神在他们承包的那座屋子里发了一笔洋财。他到阁楼上去检查水箱，在那儿发现了一只客厅用的铜制煤气灯。这盏灯做工很考究，四边镶着彩色的花玻璃，上面虽然积了尘土但一点也没有损坏。于是瘟神把它带到自己家里去，擦擦干净装在客厅里了。

就在这座阁楼上，还有许多旧铜镜框和铜制配件，此外有三块每块约十英尺长的上好木板；这些板横架在屋椽上，以便工人攀登到水箱上去。瘟神觉得这些木板在粉刷天花板和做别的活儿时很有用处，于是就把木板连同价值四便士一磅的旧铜一起拿到工场里去了。

另外还有一座房子要装修内部，住在那儿的人不久前刚搬到别的城市去，在他们离开前，房子就已经租了出去。新房客同经租人讲好在他来住以前要先把房子整修一番。

老房客搬走的第二天经租人把钥匙交给拉什顿，叫他进去看看怎样修理，同时估一估工价。

在察看房子的时候，拉什顿和瘟神发现大门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只很大的晴雨表，这显然是由于搬运家具的人疏忽而遗留下来的。拉什顿把钥匙还给经租人以前，派人把晴雨表弄来，打算先在办公室里放几个星期，看看有没有人追究。如果有人查问，他就说为了安全把晴雨表暂时保管几天，以便归还原主。晴雨表的主人以为那只表是在搬运时丢失或者给偷掉了，后来有一个搬运工人就是因为受到怀疑而被解雇。谁也没有想到这和拉什顿有什么关系，因此一个月以后他把晴雨表弄到自己家里，挂在一张雕花橡木腿大理石面的桌子旁边的墙上，那张桌子是去年夏天从宏伟大道五百九十六号偷来的。

直到现在晴雨表还挂在那儿哩。表的后方用红丝线悬着一张一英尺见方的漂亮的金边纸，上面用金字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每餐必在的隐身客，每语必闻的静听者。"

晴雨表的另一边还有一张同样的纸，上面写着："我和全家人永远侍奉上帝。"

他们还从另一所屋子里偷来了两只铜制的枝形吊灯。那所屋子已经空了好久，屋主人不住在城里，想卖掉它。经手人为了招引买主决定把屋子翻修一番。拉什顿公司标价最低，承包了这项工程。会客室和餐室里的枝形吊灯都是用厚紫铜做的，不过颜色变黑了。瘟神向经手人建议把吊灯擦干净再镀一镀，这样就可以使吊灯完全变成新的。事实上，这些吊灯远比新出品的质量好，因为它们是早年制造的东西。这一次瘟神总算说了一句老实话。经手人同意瘟神的建议，事情就这么办了。当然还得另外付款，结果公司除却必须付出的修理费外，到手了一倍的利润，他们可以说是心满意足了。

当所有工程完工时，他们把帐单送上，屋主人付清了帐。

过了几个月房子卖掉了，尼姆罗德去找新房东问他有什么活儿要干。这下可给他问着了。有几个房间的壁纸不中新主人的意，要糊新的花纸，当然木结构部分也得重新油漆才能跟壁纸的颜色相配。此外还有好些工作要做：造一间新花房、装一套新式的澡盆和热水管设备，而且要安装电灯，因为新主人不喜欢煤气灯。

建筑师画好各种图样，拉什顿把工程接了下来。工人拆下枝形吊灯，瘟神叫人把它们放在手推车上，用袋子和废纸盖住，送到门市部去和别的货物一起出售。

屋内的工作全部结束之后，拉什顿和尼姆罗德忽然想到建筑师在检验工程开写结帐证明时，也许会记起吊灯查问它的去处。所以他们又把吊灯放在手推车上用袋子和废纸盖住送回到顶楼上，要是他问起的话东西在老地方。

建筑师来了，看了一下屋子认为工程合格，就开具了证

明；他没有提起或想到枝形吊灯的事。屋主人也在场，问拉什顿要了帐单当场开了一张支票，拉什顿和瘟神几乎要扒在他的脚前打滚。在他们会见的那段时间里，建筑师和那位先生都一直戴着帽子，可是拉什顿和尼姆罗德恭恭敬敬地把帽子拿在手里，跟着他们走来走去，显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

等建筑师和屋主人走后，他们重新把两只枝形吊灯从顶楼上拿下来放在手推车上，用袋子和废纸盖住送到门市部和别的货物放在一起出售。

这些只是他们小偷小摸行为的一两个例子。要把全部情况粗略写出，那得专门编一本书才行。

* * *

由于匆匆赶工和马虎了事，工人们经常发现他们已经干得没活可干了。

夏天，有几次公司没有生意，差不多人人都轮到要歇工几天或几个星期。

纽曼上半年第一次找到工作时只干了两个星期，就和另外几个工人一起给解雇了。可是还算运气，他在离开拉什顿公司的第二天就在屈莱弗·波切特公司找到了工作。他在那儿干了差不多一个月，后来拉什顿公司忙起来又雇用了他。

他没有损失多少时间，星期四晚上结束了屈莱弗·波切特公司的活，星期五就去找瘟神，瘟神告诉他下星期一早上六点钟他们要开始一项新的工程，他可以到那儿去干。所以这一次纽曼只在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没有工作，这不能不说是运气好，因为通常一个人结束了一个地方的活，总得闲上个把

星期或是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到另外的活。

整个夏季，克拉斯一直担任总“颜料员”的工作，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门市部里为各处的工程调配颜料。他也算是亨特的一名副官。读者早已知道，亨特并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油漆匠，所以要估算某些油漆工程的价目时，他往往带克拉斯一起去，让他帮着计算完成这项工程要花多少时间，多少材料。这么一来克拉斯在公司里的地位不仅比一般工人高，而且也在担任监工的副工头之上。

马虎了事和匆匆赶工的出现多半应归咎于克拉斯和那些副工头，因为要不是他们，拉什顿和亨特不知道该怎样来安排工作。

当然，亨特和拉什顿是愿意马虎了事赶快完工的，不过他们没有实际经验，如果克拉斯和别人不给他们出点子，他们不懂得这个行业中弄虚作假的窍门。

克拉斯知道要是加班到七点半，工人们总要在六点钟停工吃东西，因此他向瘟神建议说，既然不能不让工人吃东西，那干脆叫他们五点半到六点钟停工，扣掉半小时工资，为了补回那半小时的工资，他们可以干到八点钟为止。

停工吃东西这件事本来瘟神早已知道，但他假装没有看见，因为他知道总不能叫工人只干活不吃东西，但是克拉斯的建议倒的确是个好办法，因此就被采用了。

麦格斯市其他老板听到了这个伟大的改革，大家都如法炮制。这项办法在城中成了通例，只要是加晚班，工人们就得干到八点钟，不象以前那样七点半就停工了，但他们得到的工资并不比以前多。

在这个夏季以前，油漆一个房间需要两个人，这差不多是多年未变的老规矩，但克拉斯向瘟神指出，两人在一个房间免不了要聊天，浪费许多时间；他们还会彼此观望，按照对方进行的速度来干活。要是这项工作拖得很久，你也很难说出是谁的过错。但是如果让他们单干，每个人都会使出劲来，因为他不知道别人干了多少，为了怕落在别人后面就会拼命地猛干。

瘟神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因此单干制度就推行开了，只要办得到，一人一间就成了通例。

他们甚至还尝试叫一个工人单独粉刷天花板，有一两次是成功了，但也有好多次失败了，天花板得清洗重刷，因此只得放弃了这种试验。不过现在差不多所有其他的活都实行“单干制”了，效果颇好：每个人都提心吊胆，生怕别人干得比自己多。

克拉斯还对瘟神建议，叫副工头不要在上油漆之前先派人到房间里去做准备工作。

“要是你先派一个人到房间里去做准备工作，”克拉斯说，“那他可得其所哉了！他会胡乱地东涂西抹一阵，花掉的时间跟上油漆的时间一样多。但是，”他狡猾地眨眨眼睛说，“要是你一开始就给他油灰、砂皮，还有油漆，他知道是叫他到那儿去上油漆的，他就不会在准备工作上糟蹋时间了。”

诸如此类的建议——各种马虎了事和匆匆赶工的花招——都是克拉斯和那些副工头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他们想巴结瘟神和拉什顿，好保持自己的地位，于是就向他们献这些计策。他们这些人使得工人以及他们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也使自己同样遭殃。而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就是

那么一个人的贪欲和自私自利之心，因为他要积聚金钱！所有赶工、威吓、憎恨、诅咒和致人不幸的种种作为，其唯一目的也就是使拉什顿赚钱发财，而拉什顿显然认为这一切全是理所当然的。

尽管事情是可悲和可恨的，但也确有一些较为自私的“慈善家”常会对这类好事感到厌倦，完全失去了行善的热情。这时候他们总是说他们对整个这一套“实在腻烦已极”，他们“再也不想为别人的利益卖命了”。时常会有这样的人，他们丢下工作不干去狂饮作乐一番，有时一走就是两三天或一星期之久。当这阵情绪过去之后，他们又回来了，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请求再让他们工作，可是往往发现他们自己的位子已经被别人占去了。

要是他们碰巧是位“猛将”——以前干活时十分卖命的人——他们还会被饶恕。瘟神把他们训斥一顿之后还叫他们继续工作，但是告诫他们要是下次再犯就一定叫他们“滚蛋”——那就是说，他们将遭到永远的不可挽回的解雇。

* * *

有一次工人们在一家一度由一位著名意大利厨师开设的高级餐馆里干活，这家餐馆叫做：“麦喀隆尼意大利皇家咖啡馆”。

餐馆开设在宏伟大道上，是那些“社会名流”喜欢光顾的地方，下午他们总到那儿去喝茶和咖啡，晚上散了戏还要到那儿去吃点心。

过去，餐馆里有五光十色的镀金玻璃窗，有铺着雪白台布

的大理石面的桌子，有插上花的花瓶，还有其他亮闪闪的雕花玻璃器皿和银器。侍者穿着夜礼服，服务周到。墙上挂着镶在刻花镀金边框里的大镜子。白天和晚上在一定的时间里，有一支由两只小提琴和一只竖琴组成的乐队选奏古典乐曲。

但是近年来这家咖啡馆一直亏本，老板破了产，房子拍卖了。店面部分关闭了几个月，后来租给一个卖装饰品的商人，店房的其他部分改成了公寓。

拉什顿承包了这所房子的装修工程。工人们到那儿作工时发现屋里肮脏不堪：天花板被熏得乌黑，蛛网满屋，壁纸上油渍重重，污点密布，楼梯的扶手和中柱上积满灰尘，门上靠近把手的地方给油污和指印染得乌黑。壁脚板上、门的嵌线上、窗框边上和四壁角落里都堆满了成年累月积下的尘土。

楼下有一个房间看来本是给那位著名厨师的孩子们作卧室和游戏室的，壁脚板以上约两英尺高的地方，墙纸给油腻弄得乌黑，还有孩子们用炭棒和黑铅笔所作的图画点缀其上，门上也尽是类似的艺术作品，还不用说那些显然是用斧头或槌子敲打出来的粗糙的雕刻了。可是所有上述肮脏之处跟厨房和洗碗间一比，倒又算不了什么了。

总而言之，墙壁、天花板、地板、漆器、煤气炉、炉灶、食橱以及所有一切东西都完完全全、道道地地一片漆黑。那是由烟垢和油腻染成的。

窗前安装着的一只高凳或台子之类的东西有点儿象屠户用的砧板，上面布满了深深的刀痕。窗台比台面约低六英寸，所以窗子下部的玻璃（看来窗子从来没有开过）和台子之间形成了一条狭长的隙缝或沟槽，约莫有六英寸深，四英寸宽，长

度与窗子的宽度相等，而窗台就构成了这条沟槽的底。

槽里填满了各式各样的污物：油脂碎片和臭肉屑，兔子和鸡鸭的腿、蔬菜、断刀残叉以及毛发等等。窗玻璃上也结了厚厚一层油污。

半醉汉和另一个叫比尔·贝茨的工人被派到厨房里去清理收拾，为油漆和粉刷做准备工作。他们就是因为干这个活被解雇的。

他们动手做这项工作，但那股气味实在叫他们受不了，所以他们跑出去每人喝了一品脱酒，然后回去重新开始工作。可是没有多久，他们觉得非要再喝一品脱才行，于是又跑到酒店里，这一回每人喝了两品脱。比尔付了钱，但半醉汉不肯回去，坚持要比尔陪他再喝一品脱。他们每人又各喝了一品脱。为了避免麻烦和再次冒险溜出去，他们决定顺便买两夸特啤酒带回。盛酒的两个瓶子是酒店老板借给他们的，押瓶费每只两便士，还瓶时照退。

回到厨房，他们发现副工头正在那里找他们。那人刚要开口斥责他们，就被半醉汉封住了口：他对副工头说，他可以拿一瓶啤酒去喝或者挨一顿揍——随便他喜欢哪一样！如果他两者都不喜欢，那就见鬼去吧！

副工头是个识时务的人，他要了啤酒，并劝他们打起精神在瘟神到来之前干出点名堂来，他们答应照办。

副工头走后，他们开始继续工作。

过了一会儿，瘟神来了，对他们大发脾气，他说他看不出他们干了些什么。大概他们一个早上都在睡觉；现在快十点钟了，照他看来他们根本没干活！

瘟神走后他们把剩下的啤酒喝了，简直要笑出声来。他们可不在乎亨特或者拉什顿哩！去他妈的！他们丢下手里的工作，开始把一桶桶的水往食橱门上泼过去。“比尔，再来一桶。”

比尔拿了桶到洗碗间的水龙头上装水，笑得站也站不起来了。装满水以后，他马上把桶递给半醉汉，半醉汉连水带桶一起扔了出去，扔到窗前的台子上，把一块玻璃打得粉碎。水从台子上流下来，流得满地都是。

比尔又去装了一桶，向厨房的门上摔去，砸碎了一块嵌板，接着他们又往食橱上扔了六、七桶水。

“叫那些婊子养的看看咱们是怎样洗掉油漆的！”他们一面喊，一面把水桶向墙上和门上扔去。

此时地板上已到处是水，水和污物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片污浊的汪洋。

他们把洗碗间的两个水龙头开着，水槽的排水管被污物塞住了，水槽里装满水以后，水就从四面溢出来，象小型的尼亚加拉瀑布。

水从门下流到后天井，沿着过道流到前门，而比尔·贝茨和半醉汉还在厨房里把水桶向墙上、门上和食橱上扔，一面疯疯癫癫地笑骂着。

他们装满两桶水提着往厨房走的时候，听见过道里亨特大声地在问水是从哪儿来的。接着他们听见他向他们走来，就提着水桶站在那儿等他，他才一开门探头进来，他们就一齐把水桶向他扔去。可惜得很，他们喝醉了，又太兴奋，所以没有打准。一只桶砸在门的横档上，另一只桶砸在门边的墙上。

瘟神急忙把门关上，奔到楼上去，一会儿副工头下来了，在过道里喊他们。

他们走出来问他干什么，他对他们说瘟神已经回办公室去算他们的工钱了，叫他们把计工表填好马上去领钱。瘟神还说如果他们在十分钟之内不到他那儿去，他就要把他们关起来。

半醉汉说能够马上拿到钱那是再好也没有了——他们已经把钱花光，可还想再喝一杯哩。比尔·贝茨完全同意他的话，他们向副工头借了支铅笔填好计工表，把围身解下放在工具袋里，就到办公室去领钱了。瘟神把钱从活板里递出来给他们。

这件壮举在当天就传遍了全城。虽然是在七月里，但第二天一早六点钟的时候，仍有六个人在工场门口等候瘟神，问他"有没有活干"。

大多数的伙伴都觉得比尔·贝茨和半醉汉喝酒取乐而被解雇是活该。那样做未免有点过于荒唐了。

不管事情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大多数人往往会这么说。他们彼此之间从来是很少有同情之心的。

例如，当某人从某项工作调派去做另一项工作后，别的人往往会走进他的房间去看他干过的活，尽可能地挑剔毛病，指手划脚对调出去的那个人作种种恶意的批评。"吉姆，瞧那扇门，"有人会用表示厌恶的口气说，"你觉得怎样？你这辈子看到过这样糟糕的活儿吗？还说是个油漆匠呢！"另一个人就会苦恼地摇着头说，虽然干这活的人算不上是个好手，如果他认真干的话，本来也可以搞得好一点的；可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花

时间好好干过，总是拼着性命赶活！可不是，他从开始到完工只在这个房间里呆了四小时光景！他应该有一辆洒水车跟在屁股后面，因为他拚命赶工弄得尘土飞扬，你简直看不见他在哪儿！于是第一个人又会说，别人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是他自己才不高兴为别人家卖命哩！

那第二个人会赞同这种想法，说他自己也是不愿意为别人卖命的。于是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拚命地干起来。他们干活同被他们批评过的那个人“一样糟”。然后，当其中之一走开时，另一个又会溜进他的房间对近旁的什么人批评和挑剔走开的那个人所干的活计。

有一天哈洛在过去是麦喀隆尼咖啡馆的那所屋子里干活，亨特派一个孩子从门市部送来了一张字条。字条是从糊壁纸上裁下的一条，上面的措辞切合这类字条通常的规格——好象写字条的人曾经研究过如何避免措词过于客气：

哈洛马上带上工具去工场，听候克拉斯吩咐。

亨特

那孩子把字条送到时他们刚吃完饭；哈洛把字条高声朗读一遍让大家欣赏欣赏，然后说，这张字条的口气完全象在对一条狗说话。大伙儿没有说什么，但等他走后都嘲笑他，他们认为要别人跟“我们这号人”讲客气真是笑话，大家都说哈洛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了：他们认为那是由于他读了欧文经常借给他的那些书。于是有人拿了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准备一有机会就交给哈洛。这张条子的措词是很适合象他那样一位绅士的身份的。写好后那人把纸条整整齐齐地折叠起来，并

写下地址和称呼：

麦喀维尼皇家咖啡馆收转

哈洛先生阁下

哈洛先生：

亲爱的先生，请劳驾在方便时到漆匠间一行，有一面天花板需要粉饰，希望这不致给您带来太多麻烦。

尊敬您的

潘底乌斯·彼拉多

有人把这张字条朗读出来让大伙儿乐一乐，读完后由原来写字条的人装进口袋里，等有机会时交给哈洛。

写字条的人走回房间去继续干活时有一个人招呼他，那人曾到哈洛的房间里去找过毛病，已经找到了一些缺点，他把它们指点给写字条的人看，当然，他们都是很讨厌哈洛的。

“我真不懂副工头为什么一直要他干，”第一个人说，“跟你说句老实话，要是我来监工，瘟神派他到这儿来我一定把他退回门市部去。”

“我也会这样做，”另一个人在走回房间去卖命的时候说，“我也会这样做的，老兄，我也不要他。”

我们可决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两个人和哈洛是死对头；他们当面是很要好的，正如这两个人当面相互也很要好一样。这是他们的习惯；仅此而已。

如果这时走开的不是哈洛，而是他们两人或两人中的任何一个，留下的人也同样会说他坏话——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只是他们惯常的癖好。

同样，如果有人犯了错误、出了事故或碰到了困难，他的同伴很少、甚至从不会同情他。相反，大多数人还会在这种时候幸灾乐祸。

城里有一个可怜虫——一个从伦敦来的外地人，因为弄碎一块玻璃而被解雇。他被叫去“烧褪”一扇窗框上的漆斑。可他不大会用烧灯，因为在他原来干活的那家伦敦的公司里，这种活是由一两个人包下来干的，很少叫普通工人去做。拉什顿公司里能熟练使用这种灯的人也不多。大家都不愿干这个活，因为烧灯几乎每次都要出毛病，不免会耽误许多时间，在计算工时上要引起争论。所以他们把这个活推给外来的人去做。

这个人到拉什顿公司干活以前已经失业很久了，他急切地希望能保住这个位子，因为在伦敦还有老老小小一家人靠他养活。副工头叫他去干这活时他不愿意说他不在行，他希望能把活做好。但是他非常紧张，结果活儿虽然干得还不错，但是就在快要完工的时候，他一不小心让灯火触到了一块大玻璃，于是玻璃碎了。

他们派人到门市部去拿了一块新的玻璃，那个外来户干到很晚才回去，用自己的时间来装配这块玻璃，这样实际上他已经赔偿了损失的一半。

那时要干的活不太多，到了星期六有两个人给“歇了工”。那个外来户是其中之一，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很高兴。吃饭的时候烧碎玻璃的事在讪笑声中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复地叙述着。看来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愤慨的事；一个外地人——尤其是象这种连烧灯也不会用的蹩脚货——居然有脸到这儿来混

饭吃！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高兴地说——他永远不可能在拉什顿公司找到活干了；这可是一桩好事。

然而他们都知道，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也都可能碰到这种倒霉的事情的。

有一次有两个人被解雇了，原因是他们粉刷的天花板需要返工。但实在说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这块天花板本来需要特别处理，但他们没有充分的时间按照必要的步骤来做。

尽管如此他们被解雇了，大多数人嘲笑、讽刺、兴高采烈。也许他们觉得由于这两个倒霉鬼丢了脸，因而增加了他们自己"留用"的机会。差不多每件事情都是如此。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大多数人都对拉什顿和亨特怀着无限的敬意，而彼此之间却很少尊敬和同情。

各行各业的工人彼此之间也都是这样毫无情义的。任何人遭到困难，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其余的人似乎都很高兴。

木工间做了一扇花园门，接榫处接得很糟糕，原因也是由于那位工人没有充分时间可以让他好好地做。门装上之后他的一个伙伴就用铅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大字："这个接榫活儿干得太漂亮了，拿一吨油灰来填补填补吧！"

但是在星期六下午发过工资以后，听听他们在酒店里的谈话，你会以为他们是世上最知己的朋友和伙伴，是最富有独立精神的英雄。看来他们相亲相爱，患难相共，谁要是惹了他们可要倒霉。他们高谈阔论，谈自己做过和说过的种种了不起的业绩，谈自己怎样不干那些"讨厌活"，怎样"训斥"东家，怎么把白粉桶扔向冒犯他们的老板，以及怎样跟老板狠狠地打架。但说来奇怪，不知怎么的这类壮举发生的时候，难得有

第三者在场目睹过。看来他们都有一种侠义心肠，为了照顾受难者的面子起见，他们在有第三者在场时是不干上面所说的那种事情的。

克拉斯几杯冷酒下肚，谈起这类故事来最是能手了。下面是他星期六下午在板球俱乐部讲的一个故事，比尔·贝茨和半醉汉也正是在那个星期里被解雇的。板球俱乐部离门市部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好多人领到了工资总要到那儿去喝上一杯才回家。

“上星期四傍晚大约五点钟的时候，亨特跑进漆匠间对我说：‘克拉斯，今晚给我调一桶粉浆，’他说，‘明儿一早就要的，’他说。‘唔，’我说，瞪眼看着他，‘唔，你要是吗？’——我就这么说的。‘是，我要，’他说。‘唔，你他妈的自己去调吧！’我说，‘我可不干，’我说——就这么说的。‘见鬼，’我说，‘这么晚啦还要我干这个，’我说。你们会笑的，”克拉斯喝了一口酒，用手背抹了抹嘴，四面一望，看看他的故事效果怎样，又接着说，“要是你们在场的话，你们会笑的。他可大吃一惊啦！我这么一说，他拉长了下巴楞住了。后来他就客气起来，对我说他不是来找岔儿的，可我干脆叫他闭嘴。‘该我干的时候，’我说——就这么说——‘我一定干，’我说，‘否则可不行，’我说。”

克拉斯讲完故事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眼睛盯住听众，这时他们对他钦佩不已。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点头赞许克拉斯。的确是这样，对付象尼姆罗德那样横行霸道的家伙，那是好办法；态度要强硬，叫他知道咱们不是好惹的！

“你们不会怪我不对吧？”克拉斯接着说，“我们为什么要

受那些家伙的气呢！我们可不是一群听人摆布的中国佬！”

他们非但没有责备他，而且异口同声地说要是他们自己碰到这种事情也会象他那样干的。

“我可也是这种死心眼的人，”一个高个子大声说——这人只要拉什顿或瘟神朝他看一眼就会吓掉魂，“我就是这种人；我可受不了工头的气！要是工头训我我就丢下工具对他说，‘怎么！我干得不称你的心吧！很好！给钱走路。’”

“好极了，”大伙儿说。就得那么对付他们。要是大家都象高个子那样——他刚又替大家付了一巡酒钱——那情况就会好多了。

“去年夏天我在老邦塞那儿干活，”一个小个子说，他穿着一件尺码过大的斜下摆上衣，“我在老邦塞那儿干活，就是那个在温德莱有点儿名气的邦塞。有一天我去刷一个房间，我知道他喝酒去了，心里想要是我加把劲那四点左右就可以全部刷好，可以早点回家。因为我估计到那时他一定要醉倒了，而且你们都知道，他是不用工头监工的，所以我就加紧干，四点一刻已经全部刷好。我正在收拾工具准备收工，谁想他醉得象条老狗跌跌撞撞地上楼来了！他一走进来就发脾气。‘你就干了这么点活？’他嚷着。‘你一整天干了些什么？’他说，他就这样一个劲儿地嚷着骂着，后来我忍不住了，你们料想得到我当时是多么恼火，因为我刚想要早点走他偏来了——所以就在他大叫大嚷的时候，我二话不说伸出拳头朝他脸上就是一下，打得他吭不出声来！接着我拉起一罐白漆往他头上倒，然后飞起一脚把那混蛋踢下楼去。”

“真他妈的活该，”克拉斯说，他接过一杯啤酒，那是一个

刚刚替大家付过一巡酒钱的人递给他的。

“那婊子养的怎么说?”高个子问道。

“屁也没放,”小个子回答说,“他爬起来跨进一辆路过的出租马车就回家去了;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半我才见他走上楼来,那时我正在刷第二道漆,他穿了一身新衣服,问我愿不愿到酒店里去喝一杯。于是我们到了那儿,他要了加苏打水的威士忌,问我要什么,我也要了苏打水威士忌。喝酒的时候他对我说,‘啊,老弟,’他说,‘昨天你对我发脾气啦,’他说。”

“你瞧瞧,就得这样才行!”高个子说,“这可是个经验!要不那样收拾他,你就得没完没了地受他妈的气。”

大家一致认为小个子做得对,都说他们一点儿也不责怪他;他们自己也会这么干的,要碰到这种场合他们一定会采取同样的办法。听他们的谈话你会认为比尔·贝茨和半醉汉最近的那一番作为并非千载难逢的壮举,而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克拉斯付了最后一巡酒钱,他显然认为这种事情值得特别庆祝,于是建议干杯,大家热情地喝了一杯酒。他们唱道:

“一顶帽子下面,
长着两副面孔,
见他妈的鬼去,
愿他永不发胖。”

那个夏季拉什顿公司生意挺好,虽然承包的大工程不多,

但小工程的数目可真不少，学徒伯特忙着从一个工地赶到另一个工地，跑个不停。他的工作就是把油漆、板材和梯子等放在手推车上东送西送。他很少和工人们一起干活，因为他要就往正在干活的慈善家们那里送材料，要就留在工场里刮洗脏漆罐，再不就帮克拉斯调配颜料。这孩子的样子实在可怜，不过好象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每天拉车也没有能使他长点肉，天气热得厉害，他干活时总是满身大汗。

他家住在温德莱的那一头。从那儿走到门市部要三刻多钟，他每天早上六点上工，因此四点半起床，五点多一点就得动身了。

他穿着一件成人穿的外套——或者不如说短大衣——这就使得他上身显得十分臃肿。裤子是自己买的一套成衣的一部分，这种廉价成衣总是裁得很瘦的。两条瘦腿露在一件大外套下面，使他的模样显得非常古怪，加上他的衣服、便帽、外套、背心、裤子和靴子上全沾满了各种油漆和颜料，因此更显得难看了。他的脸上常常染着各种颜色的漆斑，手上当然也有，尤其是指甲旁边。但最糟糕的是那双可怕的钉靴；靴统的皮革有八分之一英寸厚，非常坚硬。靴子前部的硬皮反卷起来，凹凸不平，磨得他的脚都出血了。靴底有八分之五英寸厚，上面满是平头钉，简直象铁板那样坚硬沉重。他每天得走许多路，这双靴子使他的脚受苦不浅，弄得他精疲力竭，非常痛苦。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因为那时他可以独自溜到较为安静的地方去躺上个把钟头。他喜欢到木工间的阁楼上去吃饭，那儿是贮放花牙、楣梁等木模的地方，吃饭的时候大家都

不到那儿去，所以他吃过后可以躺下来休息一会儿想想心事。

他差不多总有一个小时可以用来吃饭，不过他每天吃饭不一定在同一个时候：有时十二点吃，有时要等到两点吃。这要看他送什么材料到工地去。

时常会有这样的情形：在远处干活的工人午饭后就要用某些材料，而克拉斯在十二点以前也许还调配不好，饭前不能送出去，如果等伯特吃了饭送工人们就会停工待料而浪费时间。碰到这种情形，伯特就得先把材料送去，然后回来吃饭。

有时候他到十二点半左右才回来，而一点钟却又得再送一批材料出去。

碰到这种场合他就在计工表上填上半个小时的加班——通常他拿到每小时两便士的加班费。

有时候，克拉斯差他把一架梯子，或两只脚凳，或一块木板，或一些别的材料用手推车从一个工地送到另一个工地去，碰到这种情形他总要很晚才能回来吃饭。早饭一般本是八点钟吃，他却往往要拖到九点左右才回到工场吃饭，还经常要到一点半或两点钟才能吃午饭。

有时候他的两只脚火烧一般地疼痛，简直没法把漆罐送到工地去了。要是碰到要用手推车那就更糟糕，往往到下班时他感到精疲力竭，都走不回家了。

但天气并不总是炎热或晴朗的：有时很冷，几乎象冬天一样。那个夏天雨水特别多，碰到下雨那孩子从一处工地跑到另一处工地每天总给雨淋透好几次。他得穿着湿衣服和湿靴子干活，衣服和靴子既旧又破，雨水一下就透进去了。

在白铅粉到货的时候，他得干一件最使他头痛的工作。这种东西是装在容量二百磅的木桶里送来的，他得用泥铲把铅粉从桶里挖出来放进一个金属大容器，在上面加些水盖着，把空桶退还给制造商。

干这种活时，他总弄得浑身是铅粉。他的胃常常剧烈疼痛，这无疑是由于经常接触油漆或这类有毒材料引起的——胃病发作时，他往往倒在地上满地打滚。

* * *

一天下午克拉斯差他推一辆空手推车到伊斯顿、菲尔波特、哈洛和欧文快要完工的一处工地上去。他四点半左右到那儿帮助他们把东西装上车，然后跟着车子和他们一同回门市部。

路上他们几个人都注意到这孩子十分疲惫，脸色苍白，走路也有点儿跛；他们交谈着，但孩子默不作声，虽然他猜到他们是在谈论他。走进门市部时已快到下工的时间——大约五点十分。伯特帮他们卸下东西，他们把用具放好并"交还"带回的未用完的材料，这时伯特就把车子推到工场另一头的车棚里去。他没有马上回到门市部，几分钟后哈洛走进工场给大家打水洗手时，看见那孩子靠在手推车上，缩起一条腿正在哭着。

哈洛问他怎么啦，这时其他几个人也都跑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孩子说他的腿患了风湿病或痛风一类的毛病，"就在膝盖旁边"。但他没有多说，只是伤心地哭着，慢慢地把头转来转去，尽量避开大家的视线，因为他觉得让别人看着他哭是

很难为情的。

他们看他病得可怜，都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一点钱给他，叫他坐电车回家。他们总共给了他五便士，足够他搭车回家了；克拉斯叫他马上走，不用等到五点半了；在他走之前，菲尔波特从工具袋里拿出一只小玻璃瓶，灌了些松节油——两份松脂和一份油——交给伯特，叫他睡觉之前用来擦腿。松脂——他解释道——可以解痛，油可以保护皮肤。如果他累得擦不动就请他母亲替他擦。伯特答应照他的嘱咐去做，拭干眼泪，拿着饭盒，一跛一跛地搭电车去了。

此后不多几天，亨特遭到了一件不幸的事。约莫十二点差五分的时候，他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地赶往一处工地，想看看是否有人不到时间私自丢开工作去吃饭。当他从一座很陡的小山坡上往下滑行时，前轮刹车坏了——后刹车的硬橡皮已经磨损刹不住车子——瘟神为了避免在山脚下屋子前面的栅栏上撞得粉身碎骨，就从车上跳了下来，结果跌得头青脸肿到处是伤。他摔得很厉害，只得在家里休养了大约三个星期。工人们对这件事大为痛快，只有拉什顿感到恼火——甚至可以说气愤——因为他对业务懂得不多，没有帮手估不出价。碰巧那时有几件大工程在招标，拉什顿就着人把细目表送到亨特家里，要他估出价钱，因而瘟神在休养期间整天坐在床上，缠着绷带，计算着这些工程的大致费用。拉什顿没去看他，但他几乎每天差伯特送细目表或帐单之类的东西去，再不就送张便条去问他何时可以恢复工作。

关于亨特的受伤情况，工人中间流传着多种谣言，有的说他“跌断了脊梁骨”，有的说他“震坏了脑子”，还有的说他伤了

"内脏",恐怕再也不能"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了"。克拉斯——他曾替拉什顿先生估算过几处小工程的标价——开始觉得要是亨特真有个三长两短对他倒不是件坏事。他渐渐摆起架子来,装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他叫一个次等货帮他调颜料,所有重活都推给那人做,自己抽出一部分时间到各处巡视,查看工作的进展情况。

[克拉斯的外表跟他的为人非常相称。他穿着一条黑白大方格的运动裤。]裤子的原主比克拉斯瘦长一些,所以裤脚虽长出一、二英寸,整个裤管却紧贴着他的腿。幸亏他现在的工作是调颜料,如果他得在梯子上爬上爬下,裤子早就撑破了。他的上衣的尺码也小了两三号,袖子太短,法兰绒衬衫的袖口露了出来。这件衣服的料子是斜纹哔叽的,原来的颜色大约一度是蓝的,现在可变成了淡紫和紫罗兰色了;衣服的大部分是淡紫色,袖子遮住的地方是紫罗兰色。这件上衣的肩背部分都绷得很紧,又因为太短,被裤子紧兜着的屁股就凸出来了。

但克拉斯似乎丝毫不觉得他的外表有任何古怪之处,他神气活现,十分令人讨厌,因此当尼姆罗德回来时,大部分工人几乎都感到高兴。他们说如果克拉斯得了这个职位,他比亨特还要坏。至于亨特呢,在他恢复工作后的一小段时间内,大家都说他的伤改善了他的性格;因为他有了时间闭门思过;总而言之,他比以前好多了。可是没有多久,大家又提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他比以前更坏了!在他回来以后两星期左右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大家对他和拉什顿先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恶感和愤恨。起因是邦迪的伙伴内德·道森所干的一件事。

无论什么时候人们总可以看到这个可怜虫背负重荷;一

袋水泥或灰泥、一架沉重的梯子或一大桶灰浆，再不就是拖着一辆载着脚手架的车子。他一定是强壮得象匹马，因为他在替拉什顿公司这样从早晨六点干到下午五点半之后，吃过晚茶还经常到自己的园子里去干上两三小时，早晨上工前也常去干个把钟头。这个可怜虫依靠这一小块土地上的收入来弥补工资的不足，因为他要养活妻子和三个孩子，而他只赚——或者确切地说，老板只付给他——四便士一小时。

那时他们正在修整一所老房子，从房子里拆下了许多旧木料：烂了的地板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种木头除了生火以外是没有别的用处的。

邦迪和他的伙伴在那儿干活。一天傍晚五点半不到的时候，瘟神来了，看见道森正在捆一小束烂木头。亨特问他拿木头干什么，他不打算搪塞或隐瞒，就回答说他准备拿回去当柴烧，因为这种木头没有其他用处。瘟神立刻大叫大嚷命令他把木头放回原处；他说，木头得带回工场去，至于有用无用道森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必过问！谁要想揩油，只要给他看见就当场停他的工。亨特喊得很响，好让其他工人听到，那时他们正在隔壁房间里解围裙准备回家，都听见了他的话，所以能够充分领略他这顿训话的好处。

星期六工人们到办公室去领工资时，每人得到一张印有如下字句的卡片：

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工人不得从工场或工地擅自拿出任何物件或材料作为私用，不问多少或有无用处。希各工头监督执行此项规定，并负责报告所知之任何犯规行为。凡有违犯此项规定者，

立即解雇或报警察局拘留。

拉什顿公司

大多数工人拿了卡片和工资袋后没表示什么意见就走了——事实上，大多数人走了很远以后也还没有弄清楚卡片上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但也有两三个人，站在离发薪窗口不远拉什顿和瘟神完全看得见的地方，公然把卡片撕得粉碎扔到街心。还有一个工人站在窗口读完卡片，骂了一声把卡片朝着拉什顿脸上扔过去，要求结帐走路。他们没说一句话马上给了他一张计工表，在他填写那天早晨的工作时间时，那些尚未拿到工资的工人只好等在一旁。

卡片的故事很快传遍四方，成了城里各公司的谈话资料。拉什顿公司的工人碰到其他公司的工人时，那些人总在后面喊道——“不问多少！”——或“大家当心！拉什顿公司的小偷来了。”

拉什顿公司的工人们自己也老是拿这件事开玩笑，或者把它作为见面时的招呼方式——“记住！不问多少！”

如果有人在下工回家时手上或衣服上多沾了一些油漆或白粉，那么别人就会威胁他说要去报告他偷东西。他们说，不问数量多少，带走了可就是违犯规定。

哈洛拟了一张工人守则，他说是拉什顿先生要他给大家讲一讲的。其中有一条是：每个工人早晨上工和下午放工时各称一次体重，凡体重增加者即予解雇。

这条规定又引起了一阵咒骂和愤恨，工人们说那种事情拉什顿和亨特之流倒是常干的，他们互相讲述关于螺旋腿大

理石面桌子、晴雨表、百叶窗以及其他一些偷窃勾当。

他们都没有对瘟神或拉什顿说起过那张卡片的事，但有一天早晨拉什顿在餐桌上拆读文件时发现有一封信里附着一张涂了大便的卡片。那天早晨他没有再吃早饭。

对那种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没有人敢公开抱怨，但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虽然当时是夏天，失业的人还是很多，被解雇很容易，找工作可就难了。

没有发现任何工人偷东西，不问多少，但夏季里还是有五、六个人被警察抓去坐牢——因为他们付不出济贫税。

* * *

整个夏季欧文仍旧谈论着贫困根源以及消灭贫困的办法，但结果他总是遭到反对，并且招来伙伴们的讪笑。

大多数人把工资交给妻子，自己留下两个先令或半个克朗做零用，用来抽烟喝酒。少数几个人花得稍多一点，还有更少的几个在烟酒上花得太多，以致使家里的人挨饥受饿。

大多数从妻子那里要回两个先令或半个克朗做零用的人，是以要钱买衣服作借口的。有些人每周必须付一先令赊买东西或衣服的帐。因为这些人隔一段较长的时间就想弄套次品新衣服穿穿。另外有些人则上旧货店里去买——或叫他们的妻子替他们买——每周付一先令，付清后取衣服。

也有占很大比例的人每周一先令酒钱也不花；还有为数颇多的人以前并不是不爱酒的，现在往往可以一连几周不进酒店，滴酒不尝。

另外还有些人在午饭或晚饭时用啤酒来代替茶、咖啡或

可可。这并不比喝其他饮料花钱多，但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午饭或晚饭时喝啤酒使“全国饮酒统计表”上的数字大增，是一种犯罪行为，并说什么应该强迫他们喝别的饮料：那是说，如果他们是工人的话。至于有闲阶级，当然应该允许他们继续寻欢作乐，“喝威士忌、葡萄酒和雪利酒”，更不用说他们喝起啤酒来用桶装或者以几十打计数了。当然，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类人从工人阶级的劳动中剥削了大量金钱，他们有可能大喝特喝，不会因此而剥夺了他们的孩子们的生活必需品。

有人硬说大多或相当数量的工人爱喝酒，不顾家，这是最带诬蔑性的和最卑劣的恶言中伤，是荒谬绝伦的谎言。确有一些爱喝酒而不顾家的人，但他们只是很个别的。这类人为数极少，在工人中间不过偶尔有几个，而且是被他们的伙伴们看不起的。

有人说就是由于他们花了那么一点点钱，他们的家人就因此而受苦了：但是持此论点的人们应该由此而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茶也是一种不必要的、有害的饮料；它常为医务工作者所反对，这儿不必浪费时间来数说它的害处了。而这种说法几乎对所有的廉价饮料也都适用；它们是不必要的、有害的，而且浪费金钱，象啤酒一样只是喝着取乐的。

凭什么可以对工人说，他们工作完毕之后不该到酒店或别的什么地方去喝一两杯啤酒乐一下呢？让那些谴责他们的人把上面的结论用来谴责各种形式的取乐吧。让他们去劝工人阶级过更加简朴的生活；用清水代替茶、咖啡、啤酒、柠檬水等等有碍健康的饮料以及别种有害的、不必要的饮料。那样

工人们可以过更苦的生活，而各地的工资总是以生活费用作为标准的，这样就可以付给工人更低的工资。

这些人喜欢引证“全国饮酒统计表”上的数字，似乎所有的钱都是给工人阶级花掉的！但如果把贵族、牧师和中产阶级所花费的酒钱在“全国饮酒统计表”的数字中扣除，就可以看到每个工人花在喝酒上的钱实在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也许还比那些喝茶、喝咖啡和喝其他各种不合卫生、不必要的饮料的花费要少得多。

有些拉什顿公司的工人有工作时每周花上两先令酒钱，这决不是造成他们贫困的根源。如果他们一点钱也不花在酒上，如果他们微薄的工资再增加百分之五十，他们照样还是最贫穷、最凄惨的，因为几乎所有文明带来的好处和权益，几乎每一样可以使生活过得有意思的东西他们都是没有分的。

只要人们不得不在象目前那样的伤心而毫无乐趣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那就必定有一部分人会到酒店去，以求忘掉痛苦的现实，寻找片刻的欢乐。消除这种罪恶的唯一办法是铲除它的根源；在铲除的过程中还不妨试试下面的办法：一方面取缔那些老板为了获取利润拼命鼓励工人们狂饮的下流的酒店；另一方面可以由国家或市政当局开设一些目的为工人服务，而不是先从利润着眼的文化娱乐场所。在这些高尚的娱乐场所，不允许酗酒或讲下流淫猥的话——在这儿可以买到真正的啤酒、咖啡、茶或各种各样的点心；人们在一天工作之余到那儿去养养神，花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和朋友聊聊天，或者听听音乐、唱唱歌。他们可以带着妻子一起到酒店去，不必担心上酒店会败坏道德，因为那种不宜于女人和孩子前往的酒店

根本就不应该开设。

欧文是个滴酒不尝的人，他从来没有花过一文酒钱；但是他把许多钱花在他称之为“事业”的活动上。他每周花一两个便士买有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或传单，把它们借给或送给他的伙伴们看；用这个办法，费了不少唇舌，他把一些人争取到他的一边来。菲尔波特、哈洛，还有其他几个人常常津津有味地听欧文讲话，有些人从欧文那里拿到小册子后还付钱作为代价，并且在自己看过后传给别人看，有时他们也独自跟别人“展开”一番争论。另一些人则完全漠不关心，或者把社会主义当作笑话，嘲笑有可能消灭贫困的说法。他们反复地说，“世界上向来就有贫有富，将来还会如此，所以不必再去争论这件事情了。”但大多数人抱着极端敌视的态度；不是敌视欧文，而是敌视社会主义。多数人，尤其是普通工人，都或多或少有点喜欢欧文，因为大家知道他不是“老板的人”，知道他曾几次拒绝瘟神叫他当监工。但是他们蛮横地、恶意地反对社会主义。其中有些人在去冬没饭吃的时候曾多少有点儿倾向于社会主义，现在可又反过来了，成了现行制度的坚定维护者。

巴林顿还在公司干活，仍旧保持沉默寡言的态度，除非有人跟他讲话，平时很少开口。尽管这样由于某些原因，人们谣传说他和欧文持有同样的见解。欧文给他小册子，他每次都付钱，有一次欧文花半个克朗买了一千份传单分发给大家，巴林顿捐助了一个先令作为补贴。但他从不参加在早饭或午饭时进行的激烈争论。

欧文对“事业”的热忱占去了他全部思想，对他说来这倒

是件好事。社会主义对于他，正象酒对于某些人一样——使他们忘记掉和忍受住强加于他们的恶劣的生存条件。有些人给啤酒弄得昏昏沉沉，有些人醉心于赞扬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老爷，他们因而忘掉了自己生活的痛苦；同样，欧文一心一意想把他们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唤醒过来，想找到新的论点来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改善生活条件是可以实现的，因而他也没有时间去注意自己的贫穷；他花在小册子和传单上的钱本来可以花在自己的吃穿上面，因为大多数接受到传单的人丝毫也不感激他；但他从不考虑这一点；话说回来，几乎每个人都要花点钱在某种嗜好上面的。有些人不要生活必需品和较好的享受，目的是为了可以帮助养肥酒店老板。另一些人自己克勤克俭，目的是为了使一个懒牧师可以过游手好闲穷奢极欲的生活；还有些人则花了许多时间和他们自己迫切需要的金钱去买社会主义的书籍，散发给那些根本不愿意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人。

靠近七月底的一个星期天早晨，一队骑自行车的男女来到城里，他们大约一共有二十五个人。其中有两个人的车走在别人前面约几米远，自行车的把手上各插着一根细棍儿，棍子的顶端飘着一面写着"世界大同、世界和平"几个金字的红绸小旗。另一面小旗的大小和颜色都和那一面相同，但上面写的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他们一边骑车前进，一边把传单散发给路上的行人，每到人多的地方就下车步行，把传单分发给愿意接受的人。宏伟大道上行人相当多，他们停下来好几次，停的时间也较长，接着他们骑车越过小山在商店开门以前到达温德莱。在几家酒店

门口，有小群的人在等候酒店开门，还有许多人正从教堂回家经过这里。这些外地人把传单分发给每一个愿意接受的人，他们还穿过大街小巷把传单从住宅的门下边塞进去或者投入信箱里。传单发完后，他们又骑上车从原路回去。

这时候他们来到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当他们骑车穿过市区时一路受到人们的嘲弄和讥笑。忽然有人扔了块石头，凑巧那儿石头很多，别人也就跟着学样追着那些骑车撤退的人，向他们扔石头，一面呼啸和咒骂。

那引得群众如此愤怒的传单全文如下：

什么是社会主义？

现在工人们用手和脑不断生产着大量吃的、穿的以及一切有用和美好的东西。

但他们是在白白辛苦——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贫穷不堪。他们感到生活是一场艰苦的挣扎。他们的妻儿受苦，他们的晚年注定要依靠救济过活。

社会主义是一个消灭贫穷的计划，它可以使人人都过丰衣足食、舒适快意的生活。

如果你想多知道一些这个计划的具体内容，请于星期二晚上八点钟到温德莱小山上十字路广场上去，在那里你将看到

社会主义宣传车

骑车的人在雨点般的石块中疾驰而去，侥幸未吃大亏。有一个人手上划破了，另一个人碰巧转过头来，额角上给打了一下，但这两个人是仅有的受难者。

到了星期二晚上，早在预定时间之前，温德莱小山上的十

字路口已经挤满人群恭候宣传车的到来，显然他们打算热烈欢迎那些社会主义者。只有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在场，但还有几个穿便衣的混在人群中……

克拉斯、迪克·万特莱、半醉汉、索金斯、比尔·贝茨以及好几个板球俱乐部的老主顾也挤在人群中，此外疏疏落落还有几个商人，如酒店老板"老伙计"、杂货店老板斯莫尔曼以及几位女士和先生们——这些是富有的参观者——但人群中大多数都是工人、劳动人民、工匠和孩子们。

很显然，这一群人都不怀好意——许多人口袋里装满石块，手里拿着棍子——因此有几个当地的社会主义者主张前去拦住宣传车，劝他们不要来了。他们在众目怒视之下退出人群，朝车子将要驶来的方向走去。但他们还没有走多远，有些人看出了他们的意图就跟着他们走，正在他们还未决定怎么办的时候，社会主义者的宣传车由五、六个骑自行车的人护送着，已经出现在山脚的拐弯处。

大家一见车子，就欢呼雀跃——或者说大喊大叫起来，奔下山去迎接，不多一会儿车子就被喧闹的人群包围住了。这辆篷车由两匹马拉着；车后有一扇门和一个小讲台，台上有一面红底白字的旗子，写着："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唯一的希望。"

赶车的勒住了马，车后讲台上有个人想对群众讲话，但他的声音却淹没在喧闹、怪叫、嘲弄和下流的咒骂声里。这样过了一小时光景，人们开始推摇篷车，想把它翻倒，受惊的马暴跳起来，难以控制，坐在赶车台上的人想把车子驶上小山去。这似乎更触怒了包围车子的那群野人。许多人抓住车轮往后倒退，叫嚷着车子从哪里来就要它往哪里滚；接着有几个人抓

住马头，在欢呼声中把马掉转过来。

讲台上的人还想叫大家听他讲话，但是办不到。随车子来到的外地人和一小群当地的社会主义者从人群中挤过去，拥到讲台边那位将要开口的演讲者前面，向群众大声呼吁"让他讲话"，但这样反而增加了喧闹。车子由这一小队人护送着向山下慢慢移动，但他们人数不够多，无法挡住人群。人们不满意车子移动的速度，叫嚷着"把它推下去！""把刹车拆掉！"他们冲了好几次想把这些建议付诸实施。

有些护车的人由于推着自行车而妨碍了自己的行动，但他们尽可能地挡住人群，终于把车子护送到了山脚下，这时有人扔了第一块石头，凑巧打中一个头上已经缠着绷带的骑自行车的人——上星期天被击中的那个人。石头一块接一块地飞过去，第二个被打中的是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正打在嘴上，当他用手帕按住流血的伤口时，另一块石头打中了他太阳穴上方的额角，他面朝下栽倒在讲台上，好象受到了枪击。车子越走越快，一阵阵石块象冰雹似地砸在篷车顶上和篷车两旁，还在骑车逃跑者的头顶上嗖嗖飞过，这时人群紧追不放，欢呼着，用下流话咒骂着，豺狼般地嗥叫着。

"去他妈的社会主义！"克拉斯喊道，口中唾沫飞溅。

"胆敢跑来败坏我们的道德，给他们点儿颜色瞧瞧，"迪克·万特莱怒叫着，一面在路上拾起一块花岗石朝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扔去。

他们追赶车子，直到无法追到时才罢休，然后他们想起了当地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那些人都找不到了，他们在篷车安全上路后立即谨慎地离去了。现行制度的维护者取得了全

面的胜利之后，回到山顶的一块空地上，那儿有一位头戴礼帽身穿大礼服的绅士站在一个小丘上演说。他没有谈救灾委员会或施粥所，没有谈那些挨饥受冻去上学的孩子，也没有提到冬天一来几乎人人都将失业，那时该怎么办。对这些事情他和他的听众们显然都是不感兴趣的。但是他却大谈特谈光荣的帝国、国旗和皇室！他所说的赢得了狂热的掌声，[[在演讲结束时人们热情洋溢地唱着国歌散去了，庆贺他们自己最充分表示了麦格斯市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人们普遍认为，他们从此再也不会听到社会主义宣传车的消息了。

但这一点他们料错了，因为就在星期天的傍晚，一群社会主义者突然出现在十字路口。他们有的是乘火车来的，有的是从各地步行来的，也有的是骑自行车来的。

一大群人围聚过来了，社会主义者举行了一次集会。人们被上星期二晚上大败而归但显得若无其事的这些英国佬的勇敢劲儿惊得目瞪口呆，直到他们发表了两篇演说之后大家才清醒过来；当头上缠着绷带的那个骑自行车的人站到小丘上演说时，群众中有些人居然跟着社会主义者一起鼓掌欢迎他。

在演说中，他告诉大家说：上次随车前来打算在讲台上演说而被打倒的那个人，现在住在医院里。他伤得很厉害，一度被认为可能不会复原了，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等他恢复健康之后一定还会到这儿来。

克拉斯听到这些话就喊道：如果那个人胆敢再来，那他们将按上星期二的办法直干到底。下一次他可没那么容易跑掉了。但克拉斯说这些话时没有先见之明，他不知道那个人重新回到这里来时情况将会完全不同了，这一点读者看下文便

知分晓。

演讲结束时，一个担任主席的外地人请听众提问题，但是没有人要提什么问题，于是他又请持有不同见解的人站到小丘上来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让听众有机会辨别谁是谁非；但这个请求也没有得到反应。于是主席宣布下周此时他们将再来这儿，由一位同志主讲“失业和贫穷，根源和解决办法”，接着那些外地人唱起了一支名叫《起来，英格兰》的歌，歌词的第一节是：

“起来，英格兰，漫漫长夜已经过去，
看东方发白，曙光来临，
从苦役和忧伤的噩梦中
起来，英格兰！因为白天已经降临！”

会议进行之际，几个外地人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散发传单，许多人冷冰冰地拒绝接受。他们还出售一便士一本的宣传小册子，销去了约有三十几本。

在散会之前，主席说下周来演说的人家住伦敦；他不是百万富翁，而是和大多数在场诸君一样的工人。请他演说不打算付他任何费用，不过想贴补他一点来往的车费。因此下星期天开会之后将要募一点捐，这钱除付车费外，剩下来的将用来购买象刚才散发的那一类传单。

会议结束了，人们让社会主义者平安无事地离去。大队人马走后，其中有几个人仍逗留在人群中。散会后很久还有三五成群的人留在广场上热烈地讨论演讲和传单。

下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社会主义者又来到这里，发现十字

路广场已经被一群愤怒的充满敌意的人所占据，那些人不让他们讲话，结果他们没有开成会就走了。再下个星期天他们又来了，这一次他们请了个声音响亮——简直是声若洪钟——的人来演说，他终于发表了一篇演说，但也只有站得很近的人才能听到，而听到的人都是些社会主义者，所以对于那些预期的对象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再下一个星期，他们又来了。他们在夏季里几乎每隔一周来一次；有时他们比较平安无事地举行了集会，有时却碰到一阵骚扰。他们改变了一些人的信仰，不少人表示赞成社会主义者所提倡的事情。但他们决不可能在那儿建立一个组织，因为几乎所有相信社会主义的人都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怕因此会失去工作或顾客。

第四十四章

聚餐会

在慈善家们阴暗的一生中，不时有一线转瞬即逝的阳光射入。有时候，一点儿天真的嬉戏会使他们阴郁单调的生活增添一点生气。有时为了办丧事瘟神和克拉斯整个下午都忙得没功夫回来，虽然他们总想对送葬日期严守秘密，但他们一离开，工人们一般都会知道。

有时候在慈善家们干活的地方，房屋的主人请他们喝茶，吃黄油面包、蛋糕或别的小点心，有时甚至请喝啤酒——这种酒和他们在板球俱乐部用两便士就能买上一品脱的劣质饮料可有天壤之别。有些地方的房主不够慷慨，仆人却瞒过了主人和主妇同样殷勤款待他们。即使女主人十分狡猾，控制甚严，不允许请吃东西，但她们很少能够阻止工人们拥抱女用人，因为女佣们常乐于接受拥抱；这给他们单调乏味的生活添上一段愉快的插曲，而又不致出什么乱子。

有时候碰上在阔绰的住宅干活，这对慈善家们来说是件受罪的事。他们总得从后门进出，往往还得穿过厨房，烘箱里烤鸡和烤肉发出的噼啪声和嘶嘶声，还有那果酱饼、杨梅布丁、藿香和洋葱发出的香味，真叫人馋涎欲滴。后院里通常堆放着许多空的麦酒瓶、黑啤酒瓶，以及威士忌、白兰地或者香

槟酒的瓶子。

厨房里烹制精美菜肴的香气常常飘进慈善家们正在装修的空房里来，有时正碰上他们在吃饭——用带在身边瓶子里的冷茶或"石浆"，把放在自己饭盒里的粗劣饭菜一口口送下咽喉去。

前面已经提到过有时候房主请工人们喝茶，吃黄油面包或蛋糕，或是别的小点心，但这种事如果让亨特知道了，他总是向房主提出要求，要他们不要再这样做，因为这会使工人们浪费时间。

可是一年中的大事是聚餐会，在他们一连交了四个月的款子以后，聚餐会终于在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举行了。郊游的费用是每人五先令，这笔款子由各人另行交付，但是，他们希望花掉的总数——车费和餐费——会稍微低于这个数目，这样，多余的钱餐后可以大家均分。退还的数目有时多有时少，这得看情况，因为通常除了工人自己交的钱之外，各界的捐助也充实了聚餐会的基金，关于这一点读者将在后面读到。

宴游的日子到了，工人们不象平时那样干到一点钟，而是在正午时便领取了工资，然后赶回家去洗澡换衣服。

马车在一点钟从板球俱乐部出发，但是为了照顾住在温德莱的工人，约定在一点半时到十字路口接他们上车。

马车共四辆——工人们乘坐三辆大的，拉什顿先生和他的几个朋友，迪德卢姆、格林德、建筑师图纳夫先生以及房地产掮客莱塔姆先生另坐一辆。有一个车夫带来了一位朋友，此人拿着一支马车夫用的长喇叭。他不是大家出钱请来的，而是因为闲着没活干自愿跟来服务的，他想人家一定会请他

喝上几杯，也许还会凑些钱酬谢他的劳绩哩。

大多数人抽着价值两便士一支的雪茄，出发之前他们还相互请喝了一、二杯酒助助兴。尽管如此，这支驶上小山往温德来方向前进的车队仍然凄凄惨惨。瘟神坐在第一辆大车的车夫旁边，满脸愁容；再看那大多数人垂头丧气的样子，人们不会认为这是一群前往寻欢作乐的人，而会把他们当作送丧的行列或是一队前去见阎王的死人。那个不时吹起长喇叭的人很可以看作是用喇叭宣告世界末日来临的天使，而雪茄的烟好比是地狱里折磨他们的火焰冒出的浓烟，永远、永远不停地直往上冒。

马车在十字路口暂停片刻接上了几个工人，其中有菲尔波特、哈洛、伊斯顿、内德·道森、索金斯、比尔·贝茨和半醉汉等。索金斯和比尔现在在瞎乱涂公司干活，但他们早已交了钱，他们宁愿参加聚餐会而不要退钱。半醉汉和另外一两个酒鬼浑身上下穿得破破烂烂，但大多数人的衣着都很整洁。有些人特地把节日服装从当铺里赎了出来。有的穿着每周还须继续交纳一先令价款的新衣服。还有人买了成套的旧衣。有一两个人穿着工作服，但洗得干干净净。有些人穿的节日服装倒也并不是从当铺里赎出来的；原因很简单，当铺老板当初就没肯收下。这些衣服可以说是处在过渡时期——式样旧，还磨得亮晶晶的，但是，即使它们的主人已有能力另买几件充作新行头，他们还舍不得把这些旧衣服拿来当工作服穿。克拉斯、斯莱姆和一两个单身汉穿得可很漂亮，领子笔挺的运动衫，最新式的帽子，同那些戴着老式帽子、穿着各式各样皱领衬衫的人比起来真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哈洛戴的一顶草帽

是他妻子刚用草酸给他刷新过的，伊斯顿把帽子上褪了色的飘带用墨水染黑了。鞋子是这些人穿着中最薄弱的环节：除了拉什顿和他的几个朋友之外，三十七个人中间，包括尼姆罗德在内，真正穿好鞋的还不到六人。

大家坐好后，马车重新启程。拉什顿、迪德卢姆、格林德和两三个属于这个集团的成员乘坐的小车带头领路。最大的一辆跟在后面，瘟神坐在赶车台上。木工头佩恩坐在第三辆车车夫的旁边。克拉斯坐在第四辆车的荣誉座上，吹喇叭的坐在后面的踏脚板上。

克拉斯——租马车的事是由他经办的——事先已经同车夫讲好，车子打他和伊斯顿居住的那条街道经过，当车子驶过时克拉斯太太和两个年轻房客站在门口挥着手帕喝采欢呼。再驶过一段路时林登太太和伊斯顿的妻子站在门口看他们过去。事实上，喇叭声惊动了大部分居民，他们都爬上窗口或挤在门口望着这支路过的阴郁凄惨的队伍。

温德莱的陋街小巷早已抛在后面，他们在一条阳光普照蜿蜒曲折的大路上前进，路旁是山楂、冬青和蔷薇的围篱。马车驶过一片泛着金色麦浪的富饶田地，还经过一片苹果园，沉重透熟的果实把枝桠压得低低的，散发出扑鼻的香气。古老橡树的枝叶互相纠缠，构成了林荫道上高大碧绿的帐篷。在那阴凉的浓荫里，阳光透过颤动的树叶照下来，金光闪闪，斑驳陆离；又经过许多覆盖着苍老青苔的石桥，这些石桥架在清澈见底的溪流上，水底反映出一片蓝天和朵朵白云。接着，车子又驶过了更多的田野，有的庄稼茂盛，有的牧放着懒洋洋、昏昏欲睡的耕牛，以及听见过路车声而惊慌四窜的怯懦的羊群。

他们好儿次看到快活的小兔子高兴地在树篱里跳进跳出，或在田野里牛羊的身旁跑来跑去。不时可以看到远处隐伏在山谷和丛林里的疏疏落落的村庄和一堆堆的干草；再过去，可以望见一座古老教堂的方形钟楼，上面爬满了常青藤，或是一架孤零零的风车，转动着的风帆在阳光里忽明忽暗地闪着光。车子经过路旁的茅舍时，农民们跑出来向他们友好地挥手致意。马车有时遇上成群晒得黝黑头发金黄的儿童，有的爬上篱笆和五道横闩的栅栏门挥帽欢呼，有的在车后追赶，争拾车上扔给他们的铜子。

车上的人不时强打精神唱唱歌，但总是唱不了多久，因为大多数人实在太饿，情绪也不佳。他们没有来得及吃午饭，即使来得及也不想吃，因为他们想把自己的食欲保留到伊丽莎白女王餐厅的宴会上来发挥，他们预计在三点半左右能到达那儿。但当他们到达第一个休息站——蓝狮酒店的时候，情绪稍微好了一点，大多数人都下车来喝杯酒。有些人——半醉汉、内德·道森、比尔·贝茨和乔·菲尔波特——喝下两三杯之后便显得快活多了，所以在重新上路后不久，从这四人中的前三位所坐的车子，也就是由克拉斯坐镇的那辆车里，传来了歌声，但也没唱多久就停下来了，甚至在过了第二个休息站——大约又向前走了五英里——武士头餐室的时候，他们还是鼓不起兴致来唱歌。断断续续的歌声轮流着不时从各辆车中发出，但结果都可悲地中止了。大部分人的情况是这样的：即使他们喝过一点啤酒，可是要他们空着肚子唱歌也不容易。他们没有情绪歌唱，也没有情绪好好地欣赏一下沿途的景色。他们想吃饭，这说明为什么这次长途旅行非但不使他

们感到愉快，而且很快就变成了一次仿佛没完没了的累人的奔波。

下一站是“掌中鸟”，那是在寂寞空谷中的一家孤零零的路边酒店，四周看不见有别的房屋。老板是个乐呵呵的胖子，店里有几个酒客——看上去是些庄稼人。这个特殊的环境使我们的这帮旅客颇感兴趣，并成了他们到达“露珠客栈”前半小时中的主要话题。拉什顿和他朋友们坐的第一辆车没有在“露珠客栈”停歇。离那辆车稍后的第二辆车上的乘客对于停车或继续前进的问题意见分歧。有些人叫车夫停下来，有些人命令他继续前进，更多的人则模棱两可并无定见——车夫是不会犹豫不决的，他知道如果车停下来，总会有人请他喝上一杯，所以他毫无困难地作出了决定，在客栈门口勒住缰绳，后面的两辆车赶到时也都照样停下了。

在这一站停留的时间非常短，下车的乘客不到一半，留在车上的人抱怨时间耽误得太多了，因此下车的那些人只得尽快地喝完啤酒，他们几乎在静默中又重新上了路。没有人想唱歌，也没有喧闹的笑声；他们很少交谈，只是闷闷不乐地坐着，凝视周围的野景。

大家关照车夫一直把车赶到伊丽莎白女王餐厅，沿途不再停歇，因此他们驶过“翻天覆地”酒店时没有停车。酒店老板一脸苦笑站在门口，十分失望，有些和他熟悉的人答应在回来时到他店中喝一杯，他也只好以此自慰。

四点差二十分时他们到达了渴望已久的伊丽莎白女王餐厅，马上就被领到一个大房间里去，那儿摆着一张圆形的大餐桌和两张长餐桌——餐桌和陈设的气派的确与那家餐厅的名

气相称。

铺在桌上的台布以及叠得象折扇一样放在酒杯里的餐巾，白得果真象雪，每人面前放着一打左右的刀叉和汤匙。餐桌中间装着美味的黄色牛奶蛋冻的玻璃杯和装着鲜艳的金红色果酱的雕花玻璃碟子，与插着芬芳鲜花的花瓶夹杂地排列着。

餐室的地板上铺着淡黄底上缀着红花的油布，有些地方的图案已经磨损了，但非常干净、光亮。糊着老式嫩绿色蜡光纸的墙壁、放在挂着白窗帘的窗前的亮闪闪的钢琴、光洁的橡木椅子、敞开着的玻璃门外边绿树成荫的花园，这一切都给人雅致而洁净的印象。

酒店老板宣布十分钟以后开饭，在等开饭时有些人到酒吧间去喝上一杯开开胃口，有些人到花园里去散散步，还有些人接受老板的邀请参观一下房子。在参观的过程中，他们也去看了看厨房，老板娘正在那儿指挥着宴会菜肴的烹制。这里粉刷得雪白的墙壁和铺着红砖的地面跟房子的其他各处一样，都极为干净。

“这儿跟我们被解雇的那家皇家咖啡馆可大不一样，不是么？”半醉汉对比尔·贝茨说，这时他们听到午餐准备好了的消息正往餐室走去。

“大不相同！”比尔回答说。

拉什顿同迪德卢姆、格林德以及他们的几个朋友坐在靠近钢琴的圆桌周围。亨特坐在其他两张桌子中较长一张的首席，克拉斯坐在他对面，两边坐着邦迪和斯莱姆，聚餐会的筹备委员会是由他们三人组成的。木工头佩恩坐在另一张桌子

的首席。

饭菜好极了；那些懒得不想干活但狡猾得足以使别人为他们干活的人每天吃的也不过如此了。

他们吃的有：汤、若干道小吃、烤牛肉、煮羊肉、烤火鸡、烤鹅、火腿、卷心菜、豌豆、大豆、丰盛的甜点心、葡萄干布丁、牛奶蛋糊、果酱、果馅饼、乳酪面包；啤酒、柠檬水要多少有多少，只要自己付钱就行，因为饮料是另行计费的；有人要喝咖啡，侍者马上就给他们送来。所有的东西都无可指摘，他们虽然被许多刀叉弄得有点不知所措，但除了个别人外大家都能应付裕如，饱餐一顿而未出洋相。人人遵守礼仪，只发生了一两件令人遗憾的小插曲。第一件几乎是在他们刚坐下不久的时候就发生了：内德·道森个子虽大却不能多喝，因为不习惯啤酒而感到身子不适，只得由他的伙伴邦迪和另一个人扶出了餐室。他们把他扶到外面去让他独自呆着，十分钟后他又回来。他感到好多了，但脸色仍很苍白，跟大伙儿坐在一起。

火鸡、烤牛肉、煮羊肉、豌豆、大豆和卷心菜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们在长途旅行后已经很饿，差不多每个人都下定决心不放过每一道菜点。有些人吃了两盆汤。然后是下一道菜，煮羊肉和火腿或火鸡；跟着是烤牛肉和鹅肉。然后又来了一些煮羊肉和一点烤牛肉。三个学徒每人都吃了几倍于他们自己体重的东西，且不说还有无数瓶的柠檬和香槟姜汁啤酒了。

克拉斯常停下来用餐巾擦擦脸上和头颈里的汗珠。的确，人人都吃得很快活。东西有的是，啤酒的质量是最高级的，在盆子和刀叉的丁当声中大家一面吃喝，一面大讲笑话和俏皮

话，使宴会进行得轻松愉快，不断发出阵阵哄笑。

“鲍勃，把那白东西又一块给我，”半醉汉指着鱼胶凉粉对克拉斯喊道。

克拉斯伸手把盛“白东西”的盆子拿起来，但他没有把它递给半醉汉，反而自己来个一扫光，用调羹把盆子里的东西统统扫进嘴里去。

“怎么，你自己吃光了，你这个混蛋，”半醉汉一弄清是怎么回事就愤怒地叫了起来。

“没关系，老兄，”克拉斯把空盆放回桌上时温和地回答说，“没关系，后面还有的是。叫老板再拿点来得了。”

老板有他女儿、两个年轻妇女和两个年轻小伙子做帮手，他一听吩咐就又送来了许多，半醉汉这才息了怒气。

至于葡萄干布丁——那更是呱呱叫；简直象过圣诞节一样。但内德·道森和比尔·贝茨在布丁送来之前已经把调料喝光了，因此吃第一份的时候大家只好不用调料。不过隔了一会儿老板又送来一些，他们却谁也顾不上去管什么调料不调料了。

午餐刚结束，克拉斯以秘书身分站起来公布帐目。三十七人每人付五先令：总共九镑五先令。委员会作过决定允许三个学徒——漆匠学徒、木匠学徒和门市部学徒——半费参加：这样凑成九镑十二先令六便士。拉什顿先生除了跟别人一样付出五先令外，还捐助了一镑十先令补贴开支。（高声欢呼）其它几位先生也捐了一些。“窑洞别墅”的斯韦特先生捐助一镑。（鼓掌）格林德先生除交五先令外另捐十先令。（鼓掌）迪德卢姆先生除交五先令外另捐十先令。（欢呼）莱塔姆先生

除交五先令外另捐十先令。(鼓掌)图纳夫先生除交五先令外另捐十先令。他们曾写信给某些供应原料的商号，请他们捐助若干；有的送来半个克朗，有的五先令，有的则干脆没有回音，有两家写了回信说，目前竞争激烈原料赚不到钱，所以无力捐助；但他们从各公司、商号总共捐到三十二先令六便士，凑成了十七镑可观的总数。

至于开支，聚餐每人两先令六便士，四十五人总计五镑十二先令六便士。车费也是每人两先令六便士，总计五镑十二先令六便士，多余五镑十五先令，平均发给大家，(鼓掌)三十七人每人三先令，学徒每人一先令四便士。(经久不息的高声欢呼)

克拉斯、斯莱姆和邦迪于是绕桌分发余钱，大家对此都十分欢迎，尤其是那些从麦格斯市出发一路把钱花光了的人。这个仪式结束时，菲尔波特动议对委员会执行任务的认真态度表示衷心的感谢，大伙儿喝采通过。接着大家为男侍者和三个女侍者募到了十一先令小帐，老板代表他们表示感谢；男女侍者们领到了赏钱，一个个脸上堆满笑容。

于是拉什顿先生要老板给大家拿酒和雪茄来。有些人要了香烟，不喝酒的人要了柠檬水或姜汁啤酒。那些自己不抽烟的也要了雪茄，转送给抽烟的人。大伙儿都有了所要的东西，这时突然响起“请安静！”的叫喊声，于是亨特在众人面前站了起来。

等大家安静下来之后，瘟神说他相信如果他提议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为他们所尊敬和爱戴的老板拉什顿先生的健康干一杯的话，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同意的。(对，对)有些

人在拉什顿先生那儿断断续续干了许多年活，对他们来说，没有必要再由他（亨特）来介绍拉什顿先生的好处。（对，对）大伙儿和他自己一样了解拉什顿先生，了解他就是爱戴他。（欢呼）至于新工人，他们虽不象老工人那样了解拉什顿先生，但他深信他们会同意：谁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老板了。（热烈鼓掌）他很高兴地请大家为拉什顿先生干一杯。大家都站了起来。

"伙计们，让我们唱支歌来表示敬意吧，"克拉斯喊道，他挥舞着酒杯带头唱起来，大多数人马上热情洋溢地跟着唱，半醉汉用一把餐刀打着拍子：

"他是一个大好人，
他是一个大好人，
他是一个大好人罗，
我们大家都这样说，
嗨，嗨，嗨，嗬！
嗨，嗨，嗨，嗬！

他是一个大好人，
他是一个大好人，
他是一个大好人罗，
我们大家都这样说。"

"现在欢呼三声！"克拉斯喊道，并带头喊了起来。

"嗨，嗨，嗨，嗬！

嗨，嗨，嗨，嗬！
嗨，嗨，嗨，嗬！”

在场的人都为拉什顿的健康干杯，或至少都作出了干杯的动作，但在干杯以前的欢呼声和歌唱声中却有几个人站在那儿默默地望着那些最起劲的人，或者看着天花板或地板，脸上露出轻蔑的或不自在的神情。

“我想说这么几句，”当大伙儿重新坐定后，半醉汉说——他除了一路上喝的酒以外，正餐时又喝了好几杯——“我想说这么几句，我在皇家咖啡馆干活时虽和亨特先生有过一点小小的误会，但我必须承认，拉什顿公司是我干过活的公司当中最好的一家。”

这个说明引起了哄堂大笑，但当拉什顿先生站起来对大家的祝酒表示感谢时，笑声就渐渐消失了。他说他干这一行已快十六年了，这是——他记得——他有幸参加的第十一次郊游。这些年来事业稳步发展，规模逐年增大，他希望而且相信今后将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发展。（对，对）当然他认识到事业的成功除了依靠他自己外，多半要靠工人；他尽力想办法给他们活干，同时，如果要事业继续发展兴旺的话，那么在他为他们找到活干的时候，他们也必须努力把工作做好。（对，对）老板没有工人不行，而工人没有老板也活不成。（对，对）这是劳动分工：工人动手，老板动脑筋，谁少了谁都不行。他希望一向存在于他自己和工人之间的深厚感情永远保持下去，他对他们向他敬酒的一番好意表示感谢。

这篇演说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结束。接着克拉斯站起来要

求敬亨特先生一杯，（对，对）他说他不打算发表长篇大论，因为他不善于演说。（“你行，”“说下去，”等叫声）但是如果他说除了拉什顿先生之外再也没有比亨特先生更受工人们尊敬和喜爱的人了，他相信大家一定会同意的。（欢呼）几周以前亨特先生卧病时，许多人担心会从此失去了他。他肯定大伙儿一定乐于利用这个机会来祝贺他恢复健康，（对，对）希望他今后身体健康，希望他能多多参加聚餐会。

克拉斯的讲话在热烈掌声中结束，会场又一次响起歌声：

“他是一个大好人，
他是一个大好人，
他是一个大好人罗，
我们大家都这样说。
嗨，嗨，嗨，嗬！
嗨，嗨，嗨，嗬！”

他们欢呼完毕，尼姆罗德站了起来。他说话时声音有点发抖，他对大家的好意表示感谢，并说他希望他有资格接受他们的好意。他只想说他觉得他一向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关怀体贴。（欢呼）他现在请酒店老板替大家斟满酒。（对，对）

上酒之后，尼姆罗德又站起来说，他提议向给他们慷慨捐助的客人——莱塔姆先生、迪德卢姆先生、图纳夫先生和格林德先生——敬一杯。（欢呼）这几位先生的光临使他们感到骄傲和高兴。（对，对）而且，他相信要是他说莱塔姆、迪德卢

姆、图纳夫和格林德诸先生都是大好人的话，大家一定会同意的。

从他们合唱和欢呼的样子来看，很显然大多数工人确实非常同意。唱完之后，格林德站起来代表受祝贺的人讲几句话。他说他们能到这儿参加如此愉快的郊游感到无比荣幸，他们很高兴能为实现这次郊游略尽绵薄。他们看到拉什顿先生和他的工人之间感情融洽，感到十分满意；这是理应如此的，因为老板和工人实在本是同事——老板动脑筋，工人动手。他们都是工人，他们的利益是共同的。他希望看到工人们为他们的老板尽力干活，同时他们知道他们的老板也正在为他们的好处尽力工作，知道他不仅是他们的老板，而且是他们的朋友。这正是他（格林德）所希望看到的情景——老板和工人通力合作，各尽其能，认识到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欢呼）如果所有的老板和工人都这样做，他们就会发现，一切事情都将变得十分顺利，工作就多了，贫穷就少了。让工人们为老板尽力干活，老板为工人们尽力工作吧，他们会发现这才是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而那些拿着红旗到处游说的家伙，他们的胡言藁语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欢呼和笑声）这批人多半是些好吃懒做不想动手干活的家伙。（对，对）他吁请大家相信他的话，万一给社会主义者得了天下，那么所有的东西都将掉进一小撮偷儿的腰包，而留给别人的就只剩下繁重的苦工了。（对，对）一切煽动者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他的听众）干活，而自己享福。（对，对）他代表迪德卢姆先生、图纳夫先生、莱塔姆先生以及他自己感谢大伙儿的好意，并希望今后能在类似的场合再和他们聚会。

外
5
七

他讲话结束时爆发了热烈欢呼声，但从有些人的面部表情来看，他们显然讨厌格林德的论调。这些人嘲笑社会主义，一向投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但他们还是讨厌格林德，对他感到愤恨！也有少数社会主义者——总共不到半打——没有跟着喝采。这些人都坐在佩恩坐首席的那张长桌的另一头，他们没有一个跟着喝采来给讲话的人捧场，可是他们也没有起来反对。有几个人听到格林德讲到最后几句话时涨红了脸，有几个笑了，可是谁也没有说什么。他们未来之前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套"大好人"的花招和演说，他们事先约定对那些节目既不介入，也不去公开反对，但他们没有估计到竟会闹到这个地步。

格林德坐下之后，几个给他捧场的人开始来嘲弄社会主义者了。

"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们叫道，"该听听你们的啦！"

"他们这会儿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你们为什么不站起来发表点儿高论呢？"

最后这句话在那些不喜欢格林德论点的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看来似乎是个很好的主意，所以他们都嚷了起来："欧文！""欧文！""来呀。站起来讲话！""别做孬种！"等等。那几个替格林德捧场捧得最起劲的也跟着乱叫乱嚷，要欧文讲话，因为他们深信格林德和其他几位先生能把他的论点一一驳倒；但欧文和别的社会主义者只是一笑置之，不作答复，于是克拉斯拿一块白手帕系在迪德卢姆先生的手杖上把它插在一只花瓶里，放在那几个社会主义者面前的桌子上。

〔〔当喧闹声稍微平静一些的时候，格林德又站了起来。〕〕"我刚才说那几句话的时候并不知道有社会主义者在场；从你们的表情看来我可以断言你们大多数人都很有头脑。同时，我很高兴我刚才说了那些话，因为那些话正好可以告诉你们，这些社会主义者是什么东西。他们非常狡猾——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把嘴封起来。他们喜欢在工场或酒店里抓住几个无知无识的工人，滔滔不绝地谈一通——地道的恶讼棍，你们懂得我的意思——说什么只有我正确，别人都错了。（笑声）你们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当他们同有教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因为这些人比他们懂得更多，不会受他们的花言巧语哄骗，他们就把嘴那么一闭，一声不响了。因此，今后你们听到任何这类恶讼棍大发宏论时，你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话到底有多少价值。"

大多数人很欣赏这段讲话，他们哈哈大笑，拍案叫绝。他们交口称誉，说格林德真有一手；他把社会主义者的斤两都称出来了——一两也不差。

接着大家看见巴林顿面对格林德站了起来，全场突然肃静紧张起来。

"社会主义者总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沉默，"巴林顿开始说，"这种说法也许对，也许不对，但在现在这个场合来讨论这些问题似乎不大合适。

"我们今天以朋友身份来到此地，想忘掉我们彼此间的分歧，痛痛快快地玩上几个小时。可是听了格林德先生的一番话以后，我很愿意尽我所能给他一个答复。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今天以拉什顿先生的雇工的资格

来到这儿，这件事实本身就足以驳斥那种论调，说什么社会主义者懒得不想靠干活来谋生。至于利用工人的无知单纯，用花言巧语来欺骗他们这一点，格林德先生要是能举出某种社会主义理论并证明它是错误的或是骗人的，那将比他用卑劣的手段采取模糊、笼统、毫无真凭实据的指责更为中肯。他会发现要这样做十分困难，而一个社会主义者要说明格林德先生自己说的大半是最富欺骗性的鬼话，这倒是很容易的。他告诉我们说老板动脑筋，工人动手。如果体力劳动果真不需要动脑筋，那么为什么要把白痴关进疯人院去呢？为什么不给他们做不需要动脑筋的手工劳动呢？因为他们是白痴，所以即使给他们低于理想的'生活工资'，他们也还是会愿意干的。如果格林德先生亲身试一试，那他就会懂得，体力劳动者必须把思想和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干的活计上，否则就干不了。他说老板不仅是老板，而且是工人的'朋友'，这也只是花言巧语而已。因为他和我们一样心里很明白，不管老板心肠怎样善良，不管他多么希望给工人良好的工作条件，这是办不到的，因为他得和其他老板竞争，其他老板可就不是这样了。坏的老板——榨取工人血汗的、象奴隶主一样的老板——立下榜样，其余的老板就得采取同样的办法——这常常是违反他们本意的——否则他们就无法和他竞争。如果有个老板愿意给工人较多工资，使他们能和他本人一样过得舒舒服服，也不要工人每天干的活超过他本人高兴干的限度，那么格林德先生和我们一样明白，这样的老板不消一个月就会破产；因为除非他把价钱开得和榨取工人血汗的老板、残酷剥削工人的老板不相上下，他就不可能承包到任何工程。

“格林德先生还告诉我们，老板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如果老板订了合同，工程完成得越快对他就越有好处；工程完成得越早他赚的钱就越多；可是工程越快完成，工人就越早失业。这怎么能说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呢？

“另外，我们假定一个老板在三十岁时开始做生意，经营了二十年。我们再假定在那段时间内他通常雇用四十个左右的工人，而这些工人开始做工时的平均年龄也和他一样是三十岁。[[那么二十年后，一般说来，老板所攒的钱足以使他度过舒适幸福的晚年，而工人们又怎样呢？整整二十年内他们得到的是一份仅能糊口的工资，忍受着贫困匮乏的痛苦，即使还活着没死，身体也完全垮了。]]

“对老板来说，这是稳步走向舒适、闲散和自立的二十年。对大多数工人来说，这是生活恶化的二十年，是无可挽回地、不停地、绝望地走向身心衰败的二十年，是走向垃圾堆、济贫院和夭折的二十年。说他们的利益和老板的利益一致，岂不是撒谎、骗人和荒谬的花言巧语吗？

“那种说法只能骗骗小孩子和傻瓜。我们不是小孩，那么格林德先生显然是把我们当作傻瓜了。

“有时候，一个老板没有把握住错综复杂的情况，或者估计上犯了错误，经过多年辛苦的脑力劳动之后，他倒了霉，发现他的处境并不比开始经营时有所改善，甚至还差些；但这只不过是个别的例外，即使他完全破了产也不会比大多数工人的经济情况更差。

“但是，说老板和工人的真正利益是一致的，这倒也是正确的，不过这和格林德先生要我们相信的意思不一样。在现

外
2
七

行社会制度下，除了极少一部分人之外，人们不管怎样富裕也不能有把握说他们或他们的子孙永远不致匮乏；即使那些自以为可以不必担忧的人们，知道了四面八方都有贫困和不幸包围着，也就觉得他们的幸福是有限的了。

"只有从这一点来看才能说老板和工人的利益一致，因为出力去摧毁这种使大众受难而不给任何人以真正幸福的制度，对于有钱人和穷人都是有利的。设法寻找一条更好的出路，那对大家都有利。"

听到这儿，克拉斯跳起来打断他的话，嚷着他们不是来听一大套演说表演的——这个说法博得在场大多数人的喝采。"对，对！"的叫喊声响成一片，半醉汉建议由什么人来唱一支歌。

那些曾经吵着要欧文讲话的人默不作声，格林德先生本已感到很不自在，有人出来打断巴林顿的话他心中暗自高兴。

半醉汉要求唱歌的建议得到大家无条件的拥护，连巴林顿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也不例外，因为他们也希望以与此场合相称的方式来消磨这段时间。酒店老板的女儿，一个二十岁左右桃红脸儿的姑娘，穿着淡红印花布衣服在钢琴前坐了下来，半醉汉坐在钢琴一边面向听众，摆出适当的姿势唱起了第一支歌，大伙儿用足力气热烈地跟着唱了起来；瘟神也唱了，此时杜松子酒和姜汁啤酒已使他略有醉意：

"来，来，来和我喝酒
在那古老的公牛酒家。

来，来，来和我握手
在那古老的公牛酒家。
小小的德国乐队使我愉快！
跟着唱嘀，多，嘀，多！
来呀，来抓住我，
来，来，来和我一道喝酒
在那古老的公牛酒家，
　　喝酒！喝酒！”

歌唱完后听众长时间地敲击桌子，表示赞赏，因为半醉汉除了这支歌以外，别的歌都只会哼上一句半句，再不就是跟着合唱，所以他请克拉斯再唱一支，那位先生于是就用《一——二——一，小伙子们在前进》的调子唱起“干活啊，小伙子们，干吧”来了。这支歌是关税改革党的马赛曲，它唱出了全国保守党人的最高理想，因此唱得非常成功，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是保守党人。

“我本不是大富翁，
不过我有好办法
　日子过得好，快活赛国王；
要是你愿意，不妨听我唱一唱，
　因为你知道，时光流逝快如鸟儿飞翔。

干活啊，小伙子们，干吧！
　只要还能饱餐一顿，你们就当知足。
如果你想富足，很快就会富足，

只要你们愿意拼命去干活。"

"小伙子们，一起唱吧，"格林德喊道，他是关税改革的积极拥护者，很高兴看到大多数工人跟他有共同观点；于是那些"小伙子们"又一次合唱道：

"干活啊，小伙子们，干吧！
只要还能饱餐一顿，你们就当知足。
如果你想富足，很快就会富足，
只要你们愿意拼命去干活。"

在唱这支崇高的合唱歌曲时，那些保守党人似乎受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热情的鼓舞。当然也不能说得太肯定，不过很可能在他们唱这支歌的时候，往日的情景重现在他们丰富的想象中，他们回顾以往的漫长的岁月，看到了从童年时代起他们就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从事着痛苦的劳动。他们看到了他们的父母因贫乏和过度劳累而疲惫不堪身心交瘁，默然进入了恭候他们已久的坟墓，谁也不再记得他们。

接着，他们心灵中的梦境忽然一变，他们看到了未来，看到他们的子女正在这同一条令人厌倦的道路上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

歌声很可能把这类想象带进了他们的脑海，因为这支歌的歌词表达了他们的生活理想。他们所祈求的就是让他们象牛马般地为别人的利益干活。他们自己并不想要有文化，他们还处处留意使他们生养的子女也永远享受不到文明的果实。正如他们常说的：

“我们的孩子算什么？难道不应该叫他们去替上等人干活吗？他们可不是绅士人家的少爷，是吗？高级的吃穿用品根本不是让他们这号人享用的。让他们去干活吧！他们生来是干活的坯子，我们只要替他们争取到关税改革政策，他们就会有干不完的活——别说干满八小时，还可以加班加点哩！至于受教育、出国旅行、以及生活上的享受等等，我们这号人的孩子本来就是没份儿的——那是上等人家孩子的事情！我们的孩子和上等人家的孩子比起来，那真好比是一堆垃圾！我们这号人生来就是这种坯子——替上等人干活，好让他们有充分时间去寻欢作乐；上等人生来就该享受，这样我们这号人才有活儿干。”

他们还唱了几支歌，到全部唱完时保守党人兴高采烈，如醉如狂。甚至把手臂当枕头伏在桌上睡觉的内德·道森，在每支歌的结尾时都奋力挣醒跟着唱几句，然后再睡。

歌唱完后，他们为关税改革和大量活计三呼万岁，接着克拉斯提名叫菲尔波特唱歌，克拉斯刚刚唱完，他有权邀请下一个唱歌人。菲尔波特站起来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为大家都喜欢他。他从来不得罪人，只要有机会他总是乐意帮别人的忙。当他走到钢琴边时，室内响起了一片“好老乔”的喊声，大家一致要他唱“老歌子”，他就唱起《花卉展览会》来：

“那晚我走出门去，不知要往那儿，
看到墙上一张海报——花卉展览，
我想上那儿看看，借以消磨一晚，
当我进入会场，眼前一片奇观。

请诸位好心帮忙，

我今晚要唱一唱那永不凋谢的花儿。”

众唱：

“我今晚要唱一唱那永不凋谢的花儿。”

从唱出的另外几段歌词来看，展览会里主要的花是玫瑰、蓟草和酢浆草。

他唱完后喝采之声震耳欲聋，大伙儿坚持要他再来一个，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他又唱了一支他心爱的歌——《谁买我花心感激》：

“来往行人匆匆过，
男男女女似穿梭，
卖花女郎无人顾，
眼儿忧伤闪泪珠。
小小心儿长太息，
寒风凛冽相煎急，
声声叫卖声声泣：
‘谁买我花心感激！’”

当这支歌的最后一节被唱了五、六遍之后，菲尔波特行使了提名下一个唱歌人的权利，他请迪克·万特莱唱，后者唱了《把我放在姑娘们中间》，一面唱一面做下流的姿势和怪脸，然后他请木匠工头佩恩唱，后者唱了一支叫做《我是坎伯韦尔·格林侯爵》的歌。

这支歌包括不少音乐厅表演艺术家们所谓的“做功”，在演唱的时候为了摹仿侯爵的高雅风度，佩恩做出了许多不自然的动作和姿势，一会儿打躬作揖，一会儿跑来跑去，一会儿又挥舞手帕，弄得脸色苍白神经非常紧张。在表演进行过程中听众保持了惊人的肃静，这使佩恩窘得忘掉了歌词，唱到一半就唱不下去了。但是，为了弥补这次失败，他又唱了支歌，叫做《我们都得死掉，象炉膛中的火一样》。大家对这支歌反应很冷漠，有些人笑了，有些人说，如果他不会唱比这更好听的歌，他还是早点死掉的好。

接着又有人唱了一支保守党的小调，合唱部分的歌词如下：

“尽管他衣衫褴褛，尽管他双手肮脏，
可他为生活而辛劳，这有什么丢脸。
他的心胸正直，谁也不能否认，
古老英国的骨干就是这忠实的劳动人民。”

又唱了几支歌之后，大家决定到酒店后面的草地上玩板球。双方人员选定了，拉什顿、迪德卢姆、格林德和别的先生也作为普通人参加玩球。在游戏进行的时候，其余的人有的玩掷铁圈，有的躺在草地上看比赛，另一些人则在酒店客厅里喝啤酒、打扑克、玩推币游戏，或者到村子里走走，尝尝其余三家酒店的酒味。

他们就这样一直玩到七点，那是说定动身回去的时候，但在他们动身前的一刻钟光景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他们玩板球游戏的时候，一个由四位少女和五位男子组

成的合唱队来到草地上，男子中三个是小伙子，两个已经上了年纪，很可能就是合唱队里某几个年轻队员的父亲。他们唱了几支歌给大家助兴。在板球游戏快结束时，大多数人都聚集到这块草地上来了，在唱歌休息的片刻，乐师派一位羞答答的十八岁左右的姑娘——看来她似乎很希望这件差使由别人担当——到大伙儿中间要求捐钱。那姑娘非常紧张，满脸通红，低声请求捐助，手里擎着一顶草帽——显然是合唱队某个男队员的帽子。有几个人给了几个便士，有的一毛不拔，或装作没有看见那姑娘或草帽，有的提出让他们接个吻再给钱，但惹起风波的是三两个喝过了量的人，他们把沾满口水还没熄灭的雪茄头丢进了帽子，迪克·万特莱还往里面吐口水。

那姑娘急忙回到她伙伴那儿去，她走后，有些人劝那几个侮辱了她的人还是趁早溜走，免得被那姑娘的朋友们揍一顿。他们还说如果这几个人真的饱尝一顿老拳，那也是活该的。

三个闯祸的人由于害怕挨打，神志清醒了些，他们赶紧溜走，躲在三辆马车的箱座下吓得魂不附体。他们才走，合唱队的人就奔过来了，气势汹汹地要找侮辱姑娘的人算帐。由于没有人肯认帐，其中一个就跑回去把那姑娘叫了来，另外几个年轻妇女也跟在后面。

她说她没看见要找的那几个人，于是他们跑进小酒店去寻找，有几个拉什顿公司的工人也表示愤慨，陪他们一起去找。

* * *

[[时间过得很快，七点半时马车又装满了人，于是他们就

动身回家。]]

他们光顾了沿途所有的酒店，到达蓝狮酒店时有一半人已经醉醺醺的了，有五、六个人喝得酩酊大醉，包括克拉斯所在马车的车夫和那个吹喇叭的人在内。吹喇叭的人烂醉如泥，他们只得让他躺在车厢底上他们的脚旁边，有些人拿他的喇叭吹着玩，吹出各种吓人的尖声怪调。

蓝狮酒店有一架丢进一便士就会自动奏乐的钢琴，这已是沿途最后一家酒店，所以他们停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玩投环游戏和推币游戏、喝酒、唱歌、跳舞，最后还吵了架。

有几个人看来有意要和纽曼过不去。他们说了种种侮辱他的话，故意让他听见。一会儿一个人神气活现地碰翻了他的柠檬水，再一会儿又有一个人在他要喝柠檬水时狠狠搡他一下，让柠檬水泼了他一身。最糟的是大多数捣蛋鬼都和他同乘克拉斯所在的那辆马车，其他几辆车子已经找不到座位，因为早已挤得满满的了。

纽曼从不时送进他耳朵里的辱骂声猜到他们为什么要找他岔儿，由于他们对他的态度愈来愈咄咄逼人，所以他心慌意乱，觉得如果不能和别的车上的人换个座位，还是偷偷溜下车去，剩下的路程独自步行回家算了。

正当这个想法苦恼着他时，[[迪克·万特莱忽然大叫起来，说要找去冬以低于规定工资接受工作的狗杂种算帐。

就因为他，大家的工资都变成了六个半便士一天，他准备狠狠地揍他一顿。他的几个朋友极愿意帮他，但另几个人则从中调解。有一段时间看来似乎就要大打出手了，那些好战分子毫不留情，一定要痛揍这个并非有意得罪他们的人。

纽曼终于在瘟神的车里找到了一个位子，背对着马坐在车厢底板上，很高兴总算避开那几个野蛮的酒鬼了。他们一路上高唱黄色歌曲，鬼叫般地吹着喇叭，沿途居民都被惊动了。

这时车子门风驰电掣地飞驶着，不住地两边摇晃，随时可能出乱子，可这一点似乎没人注意到。这辆车本来是最后面的一辆，但在蓝狮酒店时次序弄乱了，现在不在后面押队，而成了第二辆车，紧紧跟在拉什顿和他朋友们坐的马车后面。

克拉斯好几次提醒大家两辆车靠得太近，拉什顿一定能够听见后面车里的人说的话。他这样一再提出警告却触怒了半醉汉，他大声喊道，叫那狗杂种听见了又怎么样。他是他妈的什么东西？去他妈的！

"去他妈的拉什顿，还有你！"比尔·贝茨对克拉斯喊道。"你只是块臭脚布！你就是这么个东西——一个下流坯！就因为这样，你才当上监工——因为你凶狠毒辣！你他妈的比拉什顿和瘟神还要坏！谁想出一人一间屋这个鬼花样的，嗯？还不是你，你这个吸血鬼！"

"把他从那个臭座位上给揪下去，"邦迪建议道。

似乎人人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当半醉汉站起来要去贯彻这个建议时，车子突然一歪，使他摔倒在躺着的那个吹喇叭的人身上，等别人扶他坐到他原来的座位上时，他们已把要赶掉克拉斯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了。

与此同时，车子的速度已经增加到了可怕的程度。

前面小马车里的拉什顿和别的乘客曾一直对他们喊叫，要他们控制一下车速，但克拉斯车上的车夫对此不予理会，因

为他已醉得不能领会他们的话了。他们无可奈何，只得加快自己的车速以免被后面追上来的车撞翻。可是那醉酒的车夫却以为他们想和他比赛，好胜心顿时大发，决意超过他们。路面狭窄，但还够一辆车从旁超过去，他对自己赶车的技术颇有信心，深信他能够安全超过。

拉什顿等一行人惊慌失措地招手喊叫，可是这反而使他更加恼怒，因为他认为他们是在取笑他赶不上他们。他站在踏脚板上，向马猛抽鞭子，那些马儿乎要腾空飞跃，车身剧烈摇晃着，可怕地向前滚去。

拉什顿那辆车的马匹也正以最快速度向前狂奔，车子跳跃着一会儿晃到路的这边，一会儿晃到路的那边，车上惊恐万状的乘客面如土色，扳住坐位互相紧抓着。当他们回头看那追赶者时，吓得眼珠都要爆出来了。其中有几个答应悬赏啤酒来鼓励醉醺醺的车夫快马加鞭，并咒骂、叫喊着催马飞奔。

克拉斯死抱着坐位发抖，他那肥胖的脸吓得铁青，还有一个人醉得不省人事靠在车旁向路上呕吐，其余的人对赛车不感兴趣唱歌自娱——半醉汉打拍子指挥——他们直着嗓子唱道：

“谁见过德国乐队，

　德国乐队，德国乐队？

我正在四处寻找。

　砰——砰，砰，砰，砰！

“我查遍了远近的酒店，

远远近近，近近远远，
我爱听我的德国佬，
在大喇叭上
吹奏小小曲调！”

其余两辆马车远远落在后面。亨特领头的那辆车里的乘客个个哭丧着脸。他自己因过多地喝了偷偷搀进杜松子酒的姜汁啤酒，终于醉得哭了，无声地坐在车夫旁边流眼泪，一副伤心可怜相，但还能模糊地意识到周围的一切；斯莱姆因他是神光堂成员之一，和亨特同车。还有一个裱糊匠——一个狂热地笃信宗教的可怜虫；他随身带了许多宗教手册分发给别人，分发给图柏顿的居民和一切愿意接受的人。

和尼姆罗德同车的大多是些“虔诚的”工人。他们是愚昧无知没有头脑的傻瓜，还不及一只普通的猫来得聪明。他们参加油漆工协会和教堂布道厅的活动，每星期天下午都去听讲道。那些讲道的人要他们去服侍比他们高一等的人，要他们把自己的头脑——但愿没有亵渎了这个名称！——交给拉什顿、斯韦特、迪德卢姆和格林德之流，让他们把它弄得一窍不通，更不用说那些精神专家如神圣的贝尔彻和博希尔牧师，以及约翰·斯塔尔之流对他们的愚弄了。

在这些集会里不允许任何一个“体面的”工人对他们所说的话提问、反对或找岔儿，也不允许争辩、讨论或批评。在听讲、听道、备受爱护时，他们得象一群孩子坐在那儿。绵羊在剪刀面前是不声不响的，因此他们也不得开口说话。他们并不希望有权利提出问题或有机会参加讨论。他们本来就不可

能提问或参加讨论。他们坐在那儿洗耳恭听，脑子里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

大多数人参加油漆工协会只是想占点小便宜。他们时常得到奖品——斯迈尔斯先生所著的《自助论》，或其他适合于几乎完全失去思考能力的人阅读的书籍。除了诸如此类的好处以外，油漆工协会或教堂布道厅通常附设一个圣诞俱乐部，会员购买东西稍低于市价，这是对他们的奴颜婢膝所给予的酬谢。

他们大都是顺从的精神沮丧的可怜虫，心满意足地过着悲惨的劳苦穷困的生活，并麻木不仁地让他们的子孙受同样命运的支配。新几内亚野人或印第安人与这种人相比也显得有男子气概得多了。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不叫任何人老爷，他们虽享受不到科学和文明的果实，可是他们也不为别人拼命地创造这些东西。至于他们的孩子——那些野人多半宁可用斧头把他们砸死，也不愿让他们长大后忍饥挨饿地替别人做苦工。

而这儿的这些人是不自由的：他们卑躬屈节的一生是在拍马奉承、拼命干活中度过的，他们象小狗般的奔走在无数主人膝下。至于科学和文明的果实，他们的一份儿就只是把它制造出来，然后看着别人享用。他们一向是驯服、安静和知足的，他们总是说："象我们这号人指望不到更好的了，至于我们的孩子，只要我们觉得过得去，对他们也应该是很好的了。"

但他们虽则那样虔诚、爱体面，并且甘愿受人大规模掠夺，可是在小地方，在天天碰到的生活小节上，大多数人对于

他们那愚鲁的头脑认为是个人私利的事物却斤斤计较，十分敏感。他们所具有的那种异常的狡诈，也正是智力丧失症的一种特征。

他们所以要跟尼姆罗德坐一辆车子，只是因为他们希望尽可能与他交个朋友，借以增加他们被留用的机会，挤掉那些不那么体面的人。

有些可怜虫长着特大的脑袋，但仔细一看就可看出脑袋大是因为头骨特别厚的缘故。他们脑子的容量并不象粗心的观察者所以为的那样真象头的外形那么大；即使有些人脑子确实也相当大，但质地颇差，组织粗糙，而且大部分由脂肪构成。

大多数人虽然常去参加所谓的礼拜仪式，但他们并非滴酒不尝的人，他们中间有些人现在已经程度不同地喝醉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喝得过多，而是因为平常不怎么喝，要不了多少酒就可使他们酩酊大醉。

这一伙不幸的人不时想用唱歌来为旅程增添点儿愉快的气氛，但大多数只记得一些片断的唱词，所以总唱不下去。至于碰巧知道全段唱词的那几个人，他们或是嗓子哑了，或是不想唱。要数有宗教狂热的人贡献最大，他们唱了几支赞美诗，而且遇到合唱部分所有的人都一起唱，不管是醉了的还是醒着的。

赞美诗的旋律飘过芬芳的空气传入最后那辆车，引起车中乘客的兴头，也跟着合唱起来。由于他们都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长大、在"基督教"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些歌词："工作吧，黑夜快要来临"，"可怜的罪人快回头，

躲避地狱的烈火”,“回头是岸”以及“我的浪子今何在?”

最后那支歌使哈洛想起一支名叫《把消息带给母亲》的歌,这支歌的全部歌词他差不多都记得,唱完之后大受在场的人赞赏,大伙儿又复唱一遍,菲尔波特激动得真的掉下了眼泪;伊斯顿对欧文说,一个孩子的最知心的朋友是他的母亲,这是无可否认的。

最后这辆车里有几个人和其他两辆车里的人一样,多少有点儿醉意,理由也相同——因不习惯于多喝酒,多喝几杯就醉了。但他们和平时一样,头脑仍较清醒,他们都挤到这辆车来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大致相同——不是顺从的知足的白痴,象坐在瘟神车里的大多数人那样,而是象哈洛那种性格的人,虽然不满现状,但顽强地和他们的命运作无望而疲惫的斗争。

他们不是滴酒不尝的人,向来不上大小教堂,但他们在喝酒或其他消遣上花钱很少——偶尔喝杯啤酒,难得上一次音乐厅,有时出去郊游一次,与这次的约略相仿,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娱乐。

这四辆马车不妨说是四所流动的疯人院,各院病人表现出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精神错乱。

第一辆车里的人——拉什顿、迪德卢姆等一伙——可以列为行凶犯罪的疯人,因为他们既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在一个制度健全的社会里,这类人应该被看作是社会的危害,人们会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限制他们的活动,不准他们伤人害己。这些坏蛋抛弃了一切对人类有益的思想和行为。他们为了弄钱进行着一场疯狂的厮杀,放弃了一切能使生活美好的事务;而弄到的钱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教养去正当地花用。他们除了

弄钱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为了弄钱他们不惜糟蹋自己的智力，成天斤斤计算开支和利润。他们弄到了肮脏的钱财，但也招来了受害人的仇恨和诅咒。他们知道，他们搜刮来的钱财沾有同胞们的血汗和儿童们的眼泪，但他们对于自己贪婪所造成的后果却不闻不问，冷酷无情。他们没有任何高贵的思想和愿望，爬行在肮脏的地面，为了捉到虫子不惜撕碎鲜花。

在克拉斯领头的那辆马车里，比尔·贝茨、半醉汉和另外两三个酒徒都是一些被环境逼疯了的人。有一个时期，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也和哈洛一样，只要有机会就起早贪晚地干活，可是一到星期六总是眼看自己的收入给房东以及其他那些黑良心的老板和高利贷者吞食去了，这些人一到他们拿工资时就等着要钱。在以往的岁月里，他们每逢星期六总是把所得的钱规规矩矩地拿回家去交给老婆安排家用，可是天哪，瞧，真的就那么一会儿，甚至一眨眼的功夫全都完了！就象雪在阳光下融化了！连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也十分欠缺！过了些时候，他们伤心透顶，对这类事情感到厌恶和厌倦。他们渴望找点儿快乐，找点儿刺激，开开玩笑，他们发现可以在酒店里买到那样的东西。他们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好东西，可总比没有好呀，所以他们就改变办法不再把所有的钱都交给老婆去付给房东和别的贪得无厌的家伙，而是取出一些来买啤酒喝了；再过了些时候，他们的头脑由于多喝啤酒而变得混乱起来，以致把已否付过房租这类事根本不放在心上了。他们也不关心自己的老婆和孩子有没有吃的和穿的。他们说，“管他妈的什么人什么事，”只要有足够的啤酒喝，他们什

么也不在乎。

尼姆罗德车里的乘客前面已经描绘过了，大多数人可以正确无误地归入第三期白痴病患者——他们非常狡猾和自私，能读会写，但对所读的东西，除了一些最普通的题目，他们很少能够理解。

至于和哈洛一起坐在最后一辆车里的乘客，读者早已知道，其中大多数人性格和他相仿。他们大都是很好的劳工——不象克拉斯车里那些酒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灰心失望，还在进行着反对贫穷的无望的斗争。这些人和尼姆罗德车里的人不同，因为他们不知足。他们老是对自己所处的悲惨境况不满，他们从社会主义者所作的反对现存社会条件的长篇演说中得到了某种安慰，公开宣称演说所表达的许多思想和他们的想法一致，并表示希望能改善现状。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头脑显得相当清醒，在一般性的谈话中颇有见解，一点也看不出有精神不正常的症状，但等到有人提起议会选举的话题时，他们的精神错乱就出现了。那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显出异常幻觉和过度妄想的症状，最通常的表现是认为劳动人民要改善生活条件，最好办法是继续选举他们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老板们当议员，为他们制订法律，并用这些法律来统治他们！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胆敢向他们指出他们一生都在这样做，并提出种种证据，证明这种做法的一目了然的愚蠢可笑和徒劳无益时，他们立刻就会发一种猛不可挡的癫狂毛病，要费很大的劲才能阻住他们不去痛揍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

在议会选举期间以及选举前的一些日子里，他们总是处

于同样的疯狂和兴奋之中，可是事后他们多半又表现出一种精神错乱症的变相症状，——忧郁症。说实在，他们身上是永远交替显现出这种病的两种症状的。在选举进行时，他们的兴奋疯狂达到了最高峰；而在平时——大概是由于在议会记录中读到了他们所选代表的情况——就变得忧郁沮丧，那是由于希望落空而伤心了。

有时候，这种病情又有转化，出现另一种症状——嗜酒狂，比尔·贝茨和半醉汉已进入了这一阶段。

但社会主义者表现出另一种精神错乱。同最后那辆马车里的大多数乘客一样，绝大部分社会主义者的头脑显得十分健全。同他们一交谈，即可发现他们言之有理，分析精辟。他们把自己最感兴趣的那个题目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贫困的精确定义；第二，对贫困根源的认识；第三，摆脱贫困的合理计划。那些反对他们的人从来也驳不倒他们的论点，他们害怕而且差不多总是拒绝和他们明枪交战——公开辩论——而采取怯懦、卑鄙的恶意中伤和颠倒黑白的手段。这些社会主义者所向无敌，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他们说理精密、结论正确——尽管这样，他们无疑还是疯子。你可以无休止地和他们谈论那问题的三个方面，找不出他们有任何精神错乱的证据，但当你问他们准备采取什么方法来实现他们所提出的计划时，他们马上就回答说他们希望通过和别人说理的方法来实现它！

虽然他们完全能够理解贫困的真正根源以及摆脱贫困的唯一办法，但他们竟愚蠢到抱着幻想，认为可以和那些疯人说理；而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和一个疯人说理非但没

有效果，而且还会使错误的印象更深地印在他那反常的头脑里。

拉什顿和他的朋友们所乘的小马车还是在路上狂奔疾驶，克拉斯、比尔·贝茨和半醉汉乘的车在后面紧追不舍；但尽管醉醺醺的车夫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还是赶不上，超不过小马车，当他们到达通往温德莱的小山山脚下时，两辆马车之间的距离很快地拉大了，比赛只得就此作罢。

拉什顿和他的朋友们到达山顶时，没等后面的人就尽快地向麦格斯市直驶而去。

第二辆到达山顶的是克拉斯的车子，他们在那儿停住等候其他两辆马车。那两辆车赶到后，住在附近的人都下了车，有些人唱起《主佑我王》，接着在一片"晚安"和"别忘了星期一早上六点钟上班"的叫喊声中，他们各自回家，马车又一次往前驶去。

他们穿过温德莱时，多次暂停让人下车，当他们到达通往麦格斯市的坡道的顶端时，差不多已快十二点了，马车已经很空，只剩下欧文等四、五个住在城里的人。这些人也三三两两地分手，消失在朦胧的黑夜中，等人全部散完，聚餐会就成了过去的事情了。

第四十五章

演讲大会

冬天即将到来，前途照例暗淡之至。一家主要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预言即将出现一个严重的工业萧条时期。“因为仓库里堆满了由工人阶级生产出来的东西，目前他们没有必要再做工作；所以现在他们只得失业和挨饿，直到他们的老板把存货卖掉或者用光。”当然，这篇文章的作者没有写得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明确，不过意思就是这么一回事。差不多所有其他的报纸，自由党的和保守党的，都引用了这篇文章。尽管一切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的国家情况全是如此，但保守党报纸对这个事实避而不谈，以大量篇幅刊登有关关税改革的文章来迷惑人心。自由党报纸说关税改革不是个办法。看看美国和德国吧——还不如英国呢！自由党报纸接着说，尽管这样情况无疑是非常严重的——非得有个办法不可。他们并没有明确说出有什么办法，因为他们当然也是心中无数；但是——今后——一定会有办法。他们含糊其词地谈到植树造林、开垦荒滩以及堆筑海堤等等；可是，当然又产生了费用问题了！那是一大困难。但不管怎样总得有个办法。必须进行一些试验！处理这种难题需要非常谨慎！我们必须慢慢来，如果在此期间饿死几千个孩子，或者有孩子由于缺乏适当的营养害了软骨

病，生了肺病，那当然令人遗憾，不过他们毕竟只是工人阶级的孩子，问题还不太大。

大多数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撰稿人似乎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为工人阶级找“工作”！那就是他们对什么是二十世纪文明国家的看法！为了得到一份“活命的工资”和让一小撮懒得完全不想干活的人穷奢极欲，大多数人就得象牲畜一样地工作！虽然他们都认为这是必要的，但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么个局面保持下去！冬天又来了，照旧带来了恐怖，而垄断智慧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先生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拉什顿公司几乎没有活干，差不多全部工人都预料自己会在聚餐会以后的那个周末被裁掉，有一个叫吉姆·史密斯的甚至还没拖到那时；他在聚餐会之后星期一的早饭前就被解雇了。

这个人大约四十五岁，就他年龄来说长得太矮了些，因为他才五英尺多一点。别人总是说小吉姆长得不匀称，因为他的上身似属堂堂六英尺之躯，而两条腿却非常短，加上他那越长越胖的趋势使他的外表显得更加古怪了。

聚餐会之后的星期一早晨，他在楼上一个房间里油漆，那儿还有好几个人在干活，照例到吃饭的时候，工头总是吆喝一声“唷！嗬！”好让工人们知道该停工了。吉姆的工作是漆窗框，到八点差十分他已经漆好了，他决定早饭后再动手漆门或漆壁脚板。他在等工头喊“唷！嗬！”的时候，思想却回到聚餐会上去了，他开始哼起星期六唱过的几支歌来。他哼着《他是一个大好人》的调子，这个调子老是在他脑子里嗡嗡作响，再也忘不了。他在想，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从六点干到现在，

按他完成的数量来看一定快八点了。他已把所有木结构部分擦过，填好油灰，还漆了窗子。这两小时可干得真不错！虽然他每小时只赚六个半便士，要是这一早上他的工作量值不上一先令那才怪呢！总之，不管他干多了或是少了，早饭前他不愿再干了。

《他是一个大好人》的调子还在他脑子里嗡嗡作响；他把双手深深插入裤兜在房间里跳起波尔加舞来了，一面轻轻地哼着：

“早饭前我不想再干活！
早饭前我不想再干活！
早饭前我不想再干活！
嗨，嗨，嗨，嘀！
嗨，嗨，嗨，嘀！ 嗨，嗨，嗨，嘀！
早饭前我不想再干活——”

“对！早饭后你可干的活也不多了，告诉你吧！”亨特突然走进房间喊道。

“我在门缝里看了你半个钟头了，你什么也没干。把计工表填好，九点钟到办公室去拿钱；我们可雇不起你这种吊儿郎当的工人。”

史密斯目瞪口呆。亨特没等他回答就走下楼去。他因工头没有负起监工的责任而对他大发雷霆，并告诉他不许让史密斯早饭后继续干活。然后，他骑车走了。他是偷偷摸摸地进来的，一直到他对史密斯大叫大嚷，大家才知道他来了。

史密斯没等吃早饭立刻就走了，他走后别人说他实在活

该：他老是唱歌，他应该放明白点儿。现在这种年头，可不能凭自己的高兴啊！

伊斯顿在克拉斯监工的另一项工程上干活，他知道要是没有别的活派下来，看样子他也是即将被解雇的一个。就他所知，至多还有一两周工程就要全部结束。但是，尽管失业就在眼前，他比过去几个月要快活得多，因为他自以为已经明白露丝对他冷淡的原因了。

他是在聚餐会那天晚上才明白过来的。他到家时发现露丝已经睡下了：她身体不舒服，林登太太对她的病作了解释，使伊斯顿以为找到了过去几个月来她不愉快的原因。他既然已经明白了——他自以为明白——不免责怪自己没有耐心体贴她。但他还是弄不懂她为什么不自己对他说。看来唯一的原因，象林登太太所说，在这种时候女人的脾气总有点古怪的。不管怎样，现在他懂了，感到很高兴，他下定决心从此要对她体贴入微。

他干活的地方各项工作基本上都已结束。那是一所名叫"避难所"的大屋子，和"窑洞别墅"颇有点相似，最近一两周来大家都管它叫"收容所"。因为别处工程已结束，几乎所有的人都给派到这儿来，因此人手相当多。除了现在吃饭用的厨房和调配油漆的洗碗间之外，室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

每个人都努力地干着。[[可怜的乔·菲尔波特近来风湿症发得很厉害，他干的活非常吃力，站在长梯上油漆一面山墙。

这个活虽然很可以让小伙子们去干，但菲尔波特却不想吭声，怕克拉斯和瘟神觉得他不中用。午饭时所有的老工人都聚集在厨房里，克拉斯、伊斯顿、邦迪和迪克·万特莱等都在

内，迪克·万特莱还是坐在"护城河"后面他的那只桶上。

菲尔波特和哈洛没有来，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早上有人看见他们俩曾经几次在一块窃窃私语，拿着一张张的小纸片比划着。大家都在纷纷猜测他们失踪的原因。]][大多数人认为他们一定是听到了些什么]关于障碍赛马的好消息，押赌注去了。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是听到了某家公司要着手另一项工程，去打听消息了。

"我看要是他们走得很远的话，可能会淋着大雨，"伊斯顿说。整个上午都象是要下雨的样子，而这一阵天色变得更加阴暗，克拉斯不得不点上了煤气灯，他说这样他们才能把饭送进嘴里去。外面风越刮越大；天空越来越暗，顷刻间大雨就倒了下来，猛烈地打在窗上，顺着玻璃往下冲。大伙儿忧郁地面面相觑。室外工作那天是不能干了，但室内已经无事可做。他们都是拿计件工资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得损失半天的工资。

"雨要是下个不停，我们就不能干什么活了，家里也回不去，"伊斯顿说。

"我们在这儿不是挺好吗？"坐在"护城河"后面的那人说："火炉暖暖的，还有许多挺舒服的椅子。你还想要什么呢？"

"是啊，"另一个看得开的家伙说，"要是我们有一只推币的桌子或一个投环盘，那就可以乐他一阵子了。"

菲尔波特和哈洛还是没来，大家又纷纷猜测他们上哪儿去了。

"快十二点时我看见老乔在梯子上的，"万特莱说。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谜。

精　彩　讲　演

特请**巴林顿教授**讲解

大　秘　密——

没有工作怎样过活

会议由在逃的前茶点基金委员会秘书

乔·菲尔波特牧师(P.L.O.)主持

并负责他能插手的一切事宜

地点：“避难所”皇家宴会大厅

日期：星期四准十二时半

——演讲结束后将按照标准拳击规则继续

进行辩论——

——会后进行募捐以贴补纸张及印刷费用——

[[正在这时候，两个缺席的人回来了，一脸了不起的神气。

菲尔波特手里拿着铁锤，还带着一副踏脚凳，哈洛手里托着一大张糊壁纸，他们把纸张贴在墙上，大伙儿读了那用木炭写成的广告后可乐开了。]]

自从巴林顿在那次聚餐会上出乎意料地大发宏论之后，每逢吃饭大伙儿想尽办法"怂恿"他再来一次演讲，但至今没有成功。他反而比以前更加沉默寡言，好象对那次演讲感到有些后悔似的。克拉斯和他的同党觉得巴林顿所以不开口是因为担心自己闯了祸会被解雇，他们一致认为要是他真被解雇了，那完全是活该。

他们把广告贴好后，菲尔波特把踏脚凳放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背部朝外，为演讲者作好了各种准备，然后两人坐在自己惯常坐的老地方开始吃饭。哈洛叫大家快点吃，否则开会要来不及了；其余的人开始议论起那张广告来。

"P.L.O.是什么意思？"邦迪问道，脸上显出迷惑不解的神情。

"普通漆工，"菲尔波特谦逊地回答说。

"你听过那位教授的传道没有？"坐在木桶上的那位问邦迪。

"就在聚餐会上听过一次，"邦迪回答说，"那一次真太难得了！"

"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的演讲，"坐在木桶上的那位热情地说，"我怎么也不愿错过这次演讲：这是他最精彩的一个题目。为了保证弄到一个座位我在开门前二小时就到这儿

了。”

“是啊，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题目，”克拉斯冷笑着说，“我相信议会里大多数的工党议员都会来这一套。”

“别的议员呢？”菲尔波特问道。“我看，他们大多数也都会来这一套。”

“不同的是，”欧文说，“工人阶级自愿出钱养活工党议员，可是非工党议员他们也不得不养，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

“派工党议员到下议院，”哈洛说，“给他们工资叫他们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做点儿事，好比老板给我们工资派我们到这儿来油漆这所房子一样。”

“对，”克拉斯说，“不过要是我们拿了工资不干活可马上就会被解雇。”

“我不懂怎么会是我们养活其他那些议员，”斯莱姆说，“他们多半是有钱人，他们靠自己的钱过日子。”

“说得对，”克拉斯说，“我倒想知道，我们怎么能少得了他们！说什么我们养活他们！照我看更象是他们养活我们！我们这号人是靠有钱人过活的。要不是他们花钱办企业，我们还会在这儿？要是这幢房子的主人没钱修理，那么这一个半月来我们就得失业，喝西北风，就象许多人现在的处境一样。”

“可不是，说得对，”邦迪同意说，“劳动脱离了资本就毫无用处。无论有什么活要干，少不了一样东西，那就是钱。只要地方当局筹得起款来，那么失业的人就不难找到活干。”

“是啊；一点儿不错，”欧文说，“那就证明钱是贫困的根源。因为贫困在于缺少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则是由原料加

工制成；而原料取之不尽，能够而且愿意干活的人也有的是；可是，在目前情况下，没钱什么事也不能办成；所以我们就面临这样的情况：大批大批的人不得不闲起来饿肚子，眼看着可以通过他们的劳动制造成大量生活必需品的原料搁置在一旁——他们被金钱的威力弄得走投无路！那些占有金钱的人说，要是他们得不到利润就不生产生活必需品。”

“对了！可是你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克拉斯得意洋洋地说，“情况一直是这样，永远会这样。”

“说得对！说得对！”坐在“护城河”后面的人喊道，“世界上向来有穷有富，将来也还是有。”

另外有几个人也对克拉斯的意见表示热烈的赞同，大多数人认为目前存在的情况永远不能改变，他们对这一点似乎觉得非常高兴。

“情况并不一直是这样，将来也不会永远是这样，”欧文说，“总有一天，而且不要很久，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是为了消费而不是为了利润。这样的日子就要来到了，那时候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家伙不可能为所欲为，使千千万万的男女老少过着悲惨的生活，使他们死于穷困。”

“妙啊，可是你活着见不到了，我活着也见不到了，”克拉斯高兴地说，大多数人带着满意的神情傻笑起来。

“我在这儿老听到讲社会主义，”坐在“护城河”后面的人说，“可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一个人能够明白告诉我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可不是；我也想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哩，”伊斯顿说。

“社会主义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邦迪

说，这个定义引起哄堂大笑，斯莱姆在笑声中说社会主义是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自由恋爱，一旦实现，那就要把男男女女降低到野兽的地位。哈洛说社会主义是个美丽的理想，他个人很乐意看到它实现，就只怕这个理想好得不切实际，因为人性太卑鄙太自私了。索金斯说社会主义是一大堆狗屁话，克拉斯的意见——这完全是他从《糊弄家》上抄袭来的——则是社会主义的意思是：抢劫勤劳的人的财产以满足好吃懒做的人的需要。

* * *

菲尔波特此时已吃完面包和干酪，把剩下的一口茶喝下，站起身来走到角落里踏上讲台。大伙儿立刻大哄大闹起来，对他嘲骂、叫喊、讪笑，他把帽子从秃脑瓜上取下连连地点头，笑嘻嘻地答礼。等暴风雨般的呼啸、尖叫、哼声和猫儿叫稍稍平息以后，才听得见菲尔波特的话，他对会众作了如下的发言：

“各位先生：首先请让我对你们在本次大会上给我的庄严和热烈的欢迎表示衷心感谢，我一定接受各位的好意把开幕词尽量作得简短些。

“现在言归正传，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一点，就是说目前情况总的说来还大有改善的余地。（对，对）正如我们另一位演讲人欧文教授在他的一次演讲里所指出，还有你们中间大多数人也在报上读到过：尽管英国的贸易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发达兴旺，但过去英国却没有象现在这个时期这样，有这么多的苦难和贫穷，有这么多的工人失业，有这么多的商人破产。

有人告诉我们说，只要有自由贸易和大批的廉价物资，就可以使一切都走上轨道。可是，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但苦难还是从四面八方包围我们。于是又有人告诉我们，实行‘财政政策’就可以使一切都走上轨道。（克拉斯和另外几个叫着“对，对”）此外，还有一些人说社会主义是唯一的解救办法。什么是自由贸易，什么是关税保护，我们都相当了解了，可我们大多数人就是不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我想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找到自己所拥护的办法，一旦找到之后就尽力使之实现。因此，今天下午我们花了巨大的代价邀请巴林顿教授到这儿来，对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我深信大伙儿和我一样迫切希望听到这个演讲，现在我就请演讲者和大家见面，让他给我们讲话。”

菲尔波特从讲坛上走下来时，人们热烈鼓掌。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巴林顿经欧文请求答应利用这个机会把好日子就要来到的喜讯告诉大家，于是站起来走上讲坛。

哈洛想把一切都弄得井井有条，象个样子，已经在讲坛前放了一张木工凳和一只空桶，桶上搁一块小板作为主席的坐位和桌子，还在桌子上盖了一块红色的大手帕。桌子上右边放了一把铅管匠用的铁锤；左边放了一只满是缺口的破旧果酱罐，里面装满了茶。菲尔波特在桶上坐定后宣称谁敢扰乱会场秩序他就用铁锤敲碎他的脑壳，于是巴林顿开始演说了：

“主席先生，各位先生。为了把问题一个个说清楚，为了避免混乱，我决定把我的演讲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想尽我所能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我想对你们描述一下未来的

'合作共和国'的规划和制度；第二部分，我想对你们说说怎样来实现它。不过开始讲第一部分之前，我想稍微提一提那种流传颇广的谬论，说什么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想彻底改变一切现存的秩序。我们时常听到这种说法：由于世界上向来有贫有富，所以将来一定也还是这样。首先，我要向你们指出，把现行制度看作是一向存在，即使是从它的基本特征来看，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贫富，说世界上向来有贫有富，这同样也是不正确的。

"这些都是捏造的谎言，其目的是想使我们产生一种顺从的情绪，听任恶劣的处境摆布。有人设想如果我们心安理得地看着我们的孩子象我们一样贫穷和堕落，这样对他们是有利的，于是他们就制造了这些谎言。

"因为时间有限，我不打算追溯历史的起源详细说明各个不同时期如何产生社会组织的各种制度，新制度如何代替旧制度——尽管这实际上也是我讲题的一部分——但我必须提醒大家，以往所发生的变化比起今天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变化甚至更大。从野蛮的吃人时期——那时人们总是把在战争中捉到的俘虏吃掉——发展到奴隶所有制的萌芽时期，人类划分成许多部落或部族。当时的社会组织是一种共产主义形式，个人都属于部落，社会地位完全平等，共同组成一个大家庭。人们发现把俘虏当作奴隶使用比吃掉他们来得合算。从部落的原始共产主义进入了更为个人主义的民族组织，发展出土地、奴隶和生活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奴隶所有制又发展成为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发展为早期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的所谓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又发展成为今天的公司资

本主义制度和工资奴隶制。"

"我看你肚子里一定装着一本大词典啦，"坐在"护城河"后面的人贼了起来。

"请遵守秩序！"菲尔波特凶狠地喊道，用铁锤敲击着台子，有些人高声喊叫着"主席"和"把他撵出去"。

秩序恢复后，演讲者继续说道：

"由此可知，把我们今天的处境看作向来存在，那是不正确的。把今天普遍存在的贫穷说成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存在着的，那也是不正确的。当干活的人是属于主人的财产时，给他们吃穿对他们的主人是有利的。主人不允许他们闲逛、偷懒，但也不让他们挨饿。在封建制度下也是如此，虽然那时的农奴遭遇很悲惨，但在经济上的地位肯定要比现在好得多。他们属于领主，但反过来领主得尽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在他们之间还有着不少的共同利益。

"我不打算详细说明这一点，但为了证实我的话，我要尽可能把我所记得的历史学家弗劳德①说的一段话引证一下。

"'我不相信，'弗劳德先生说，'中世纪欧洲人民的生活条件会象设想的那样悲惨。我不相信那时候生活必需品的分配会象今天这样不公平。如果说佃农生活很苦，那么领主也并不怎样奢侈。伯爵和伯爵夫人早晨五点用早餐，吃的是咸牛肉、鳕白鱼、一片面包，从大酒杯里倒口酒喝喝。领主和仆人同在大厅吃饭，吃同样的东西。'

"进入替代封建制度的那个制度后，做工的人各方面的条

① James Anthony Froude (1818—94)，英国历史学家。

件也比现在的好。那时候，生产工具，也就是创造财富所必需的原始器械和用具，属于使用这些工具的技术工人，生产出来的东西也属于生产者所有。

“在那个时候，漆匠师傅、鞋匠师傅、马鞍匠师傅以及其他各种工匠师傅都是真正自由自在的技术工匠。这种师傅通常收有一两个徒弟，社会地位和他平等，跟他同桌吃饭，与他家的其他成员有来有往。徒弟学好本领，往往和师傅的女儿结婚，继承师傅的事业。那时候的工匠都精通手艺，不是受人雇用工资低微的苦工。徒弟在师傅那儿学手艺，将来自己也成为精通手艺的工匠；他们是社会有用的成员，而不是喝工人血汗和剥削别人劳动的人。在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发明节省劳力的各种机器，整个社会靠手工生产来维持。因此，大多数人都从事于某种生产劳动，工人是受人尊敬的公民，靠劳动所得过着舒适的生活。拿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富有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并不见得怎么有钱，但是他们可不象他们的继承者那样忍饥挨饿，受人蔑视。

“蒸汽机的发明带来了另一个巨大的变化。那股力量在人类争取生存的斗争中起着很大作用，使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制造出大量物品来；过去他们所生产的只是勉强够用，现在可富裕多了。这种神奇的力量与童话和东方的故事里所想象的奇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威力大得叫人难以置信，很难找到适当的文字来表达它。

“大家都知道《一千〇一夜》里阿拉廷的故事，阿拉廷在贫穷中获得了神灯，从此不再穷困了。他只要把神灯擦一擦，魔怪就会出现，阿拉廷要什么，想什么，魔怪就会给他拿来什么。

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人类也就获得了类似东方作家所想象的那种力量。按照主人的吩咐，机器的神灯就会以巨大的压倒一切的惊人的力量为人类生产出求生存和谋幸福所需要的每一种东西，数量是如此丰富，甚至造成了过剩。以前花许多劳力才能耕种几亩土地，现在只要花较少的劳力就可耕种几英里路的土地。由于人们的勤奋，在科学和机器的帮助下，肥沃的土地里生产出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巨量农产品。你随便到哪家工厂或工场去走一走，就会看到五花八门的商品从奇妙的机器里吐出来，数量惊人，简直就象自来水从龙头里流出来一样。

“人们自然地并且有理由地相信，这种对于人类的劳动大有帮助的发明创造必将增加大家的幸福，使大家生活得更加舒适；但你们都知道，事实恰恰相反；这种出乎意料的结果，正是我们今天所亲眼看到和遭遇的一切贫穷和不幸的根源——那就是因为机器变成了为数极少的个人和私营公司的财产，他们不是用机器为社会谋福利，而是用机器来替他们自己创造利润。

“这种节省劳力的机器被广泛采用的后果，就是兴盛一时的技工阶级慢慢消失了。其中较为富有的，由财富的创造者变成了财富的分配者；那就是说，他们成了店老板，出售由机器生产出来的商品。但是其中大多数逐渐沦落到工资劳动者的队伍里去了，生产用的机器不属于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也不是他们的。

“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按钟点论价，一旦找不到买他们劳动力的老板他们就陷入赤贫。

“失业工人在挨饿，在业工人的经济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独有掌握机器的老板和私营公司发了财。但是他们之间相互竞争，结果利润减少了，而经营费用却在增加；于是引起了最近在生活必需品生产组织方面发生的这场巨大变化——有限公司和托拉斯的形成；私营公司决定相互合并和合作，以增加利润和减少经营费用。由于这些合并，产品的数量增加了，工资劳动者的数目减少了，从而大大增加了股东老板的利润。

“但是受害的不仅仅是工资劳动阶级；因为托拉斯控制并开始垄断生产，一方面用机器和有效的工业组织消灭工资劳动阶级，另一方面则用大公司的形式逐步地但有把握地把零售商阶级排挤出去；大公司可以用大批收购然后廉价出售的办法来挤垮小商人。

“所有这一切，使大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达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勉强度日。我国有一千三百万人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这个事实是大家公认的。贫穷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到处都可以看到。精神病患者的数字惊人地直线上升。大批适龄青年因健康不合格不能应征入伍；穷人家的孩子过着见不得人的贫困生活。伦敦工人阶级的孩子有三分之一以上精神上或体格上有毛病；发育不良，视力欠缺，神经不健全，软骨病和脑力迟钝等等。在穷人的学校里孩子们在身高和体重方面与所谓上层阶级的孩子相差悬殊。这种罪恶仿佛正在向上天大声疾呼，要求惩罚那些应该对此负责的人们。

“有人觉得采取一些关税改革或政治改革的措施，比如对进口货物抽税，或者取消上议院，或者废除国教，或者给些少得可怜的养老金，或者抽点土地税等等，就能应付目前这种局

面，这个想法是太天真了。美国和法国并没有上议院，但是那里的生活条件和我们并没有多大区别。你们可能会上当受骗，满以为这些措施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你们可以去争取这些措施，投票赞成这些措施，但是一旦真的实现了，你们就会发现这些措施并不能使你们的生活条件有多大改善。你们还得象奴隶一样为了一份仅能餬口的生活必需品拼命地干活。你们吃的东西，穿的衣服和靴子还得和现在一模一样。你们的老板还是有权侮辱你们，剥削你们，奴役你们。你们各方面的情况将和现在一个样，因为这些措施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只是骗人的玩艺儿。提出这些措施的人企图引诱我们离开唯一的一个解救办法，那就是：实行全部机器公有，由国家组织工业来进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其目的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

“那是又一个大变化；这个变化不只是一个愿望，而是我们迫切的需要，而且一定会来到！那就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并不是梦想中的超人式的无私精神。社会主义不会象目前这个制度，要求每一个人为了别人的利益牺牲自己，也不会要求他爱别人胜过爱他自己。现行制度要求大多数人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毫无怨言地劳动，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社会主义制度下可没有这样的慈善原则。社会主义就是要把现在由股东老板占有并由他们选出的委员会和行政人员组织和管理的全部企业收归国家所有，也就是收归全民所有。一切企业都由社会选举的委员会和行政人员来组织和管理。

“在目前的情况下，社会容易受到外国的侵犯、劫掠和屠

杀。因此社会组织拥有并控制着海军和陆军，以防外来侵略。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社会还面临着另一个大威胁，那就是由于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人民在智力上和体质上都正在衰退。社会主义者认为，应该由社会来组织生产和分配所有的食物和衣服；只有国家才能雇用劳动者，一切工厂、工场、矿山、农庄、铁路、渔船队、牧羊场、养禽场、牛棚等等，都该归国家所有。

"在目前的情况下，人民在智力上和体质上都正在衰退，因为大多数人住不起象样的房子。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应该把分配房屋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家应该是土地的唯一主人，一切土地和房屋都应归全民所有……

"如果我们要在人类前进的列车中站得住脚，[我们一定得这样做]。一个无知、愚昧、饥饿、精神颓唐的民族是无法引导人类在征服未来的永不停息的进军中前进的。

"纵有坚强无比的铁舰，
纵有震天撼地的大炮，
高傲的英格兰啊，
你的孩子们若没有一颗不屈不挠的心，
这一切都是徒劳。

"我所提到的种种罪恶只是某一疾病的各种不同症象，这个疾病正在腐蚀我们民族的道德、智力和体质，任何想医治这些病症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它们只是治病的外部症状而不是治疾病本身。正如一切戒酒的谈论和强迫戒酒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一样，因为喝酒只是一种症状，而不是疾病本身。

"印度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印度人民每年要生产价值亿万镑的财富，但是所有这一切都给资本家和官僚运用'货币花招'偷去了。勤劳的印度人民几乎全部是不喝酒的，可他们过着赤贫的生活；他们的不幸遭遇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浪费或者酗酒。他们贫穷的原因跟我们的一样——因为被人掠夺了。

"现在救济费每年要花掉几十万镑，用意良好而实际毫无用处，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救济缓和了症状，但没有触及病根——即制造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及一小撮自私自利的人阻止生产发展。要根治这个疾病，除了用我已经告诉过你们的办法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那就是土地的公有制；矿山、铁路、运河、船只、工厂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工业事务部——全国产业大军——利用科学和机器大量生产生活必需的以及能使人们过得更加舒适和美好的各种用品——以适合全体人民的需要和利益。"

"说得好听，可是哪儿来这么多钱搞这些事情呢？"克拉斯恶狠狠地喊道。

"对，对，"坐在"护城河"后面的人叫道。

"钱没有问题，"巴林顿回答说，"要多少有多少。"

"那还用说，"斯莱姆说，他是《记事报》的老读者，"邮政储蓄银行里有的是钱。社会主义者可以把钱偷来做开办费；至于矿山、土地和工厂，他们可以用暴力从所有者手里抢过去。"

"没有必要采用暴力，也没有必要到别人那儿去偷。"

"还有一点我也不同意，"克拉斯说，"你老谈什么人民愚昧无知；每年花那么多钱办教育又是干什么的呢？"

“你不如说——‘每年浪费那么多钱办教育又是干什么？’要‘教育’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孩子干什么？试问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残忍更没有意义呢？这种所谓‘教育’，正象《圣经》里讲的那个播种者，把种子撒在石子地上，没有泥土，结果只好枯萎。即使有些种子生根成长，也不过象是生长在荆棘丛中，等荆棘一长大就要把它们闷死，根本结不出果实来。

“我们大多数人出了学校一两年就把所学的东西全忘了，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扼杀了我们对文化教养的爱好。我们必须设法让我们的孩子吃饱穿暖，不叫他们深更半夜起床，在上学之前还要干几小时的活。我们要制订法律，不许可那些贪婪、残酷、唯利是图的家伙雇用我们的孩子，要他们在傍晚散学后干几小时的活，或者要他们在星期六从清早干到半夜。我们首先必须设法使我们的孩子得到良好的照顾，然后我们才能希望花在教育上的钱不是白费而有所收获。”

“我承认，只要做得到，实行工业国有化的计划也没有什么不好，”哈洛说，“可是目前，所有的土地、铁路和工厂全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没有钱就不能把这些东西买过来。你说你不准备用暴力夺取，那么我倒要请问你打算用什么办法把这些东西搞到手？”

“我们当然不主张用钱去买，道理非常简单，因为目前已经发行的钱还不够买下这些东西。

“把全世界的金银货币全集中在一起，也不够买下英国所有的私有财产。现在占有这一切东西的人，其实也没有花钱买过——他们是靠前些日子欧文给我们解释过的‘货币花招’把这一切骗到手的。”

“他们靠脑力劳动获得这些东西，”克拉斯说。

“一点儿不错，”演讲者回答说，“他们亲口对我们说过，他们就是这样把这一切从我们手里拿走的；他们把他们的利润叫做‘智力的工资’。我们在干活时，他们运用智力把我们创造的东西占为己有。现在该轮到我们运用我们的智力把他们从我们手里抢去的东西夺回来，并且不让他们继续来掠夺我们了。至于怎么个做法，我们不妨采用他们已经行之有效的办法。”

“哈，说到头你还是抢，”斯莱姆得意洋洋地叫了起来，“要是他们真抢劫过工人，我们采取他们的办法，那我们不是也变作强盗了吗？！”

“贼偷了人家的东西被抓住了，那么他就得把所偷的东西还给原主，这怎么能说是抢呢？”巴林顿反驳说。

这时有几个人同时嚷着讲话。“我不允许再这样不守秩序，”菲尔波特喊道，把管子匠用的铁锤在桌上连连敲着。

“等演讲结束之后大家尽可以辩论，有问题和反对意见统统可以提出来。现在我请教授继续讲第二部分：谁敢打断讲话，就先请在耳朵眼底下领教一下这个，”他挥舞着铁锤说，“然后再把他扔到窗外去。”

这个警告博得了热烈的欢呼。外面还下着大雨，他们觉得当然还是留在里面听巴林顿演讲好。

“大部分的土地，从前是怎样被抢走的，现在就用怎样的办法把它收回来。目前这些地主们的祖先是靠‘圈地法案’把土地占为己有的；国家应该通过一个‘收复法案’把它收回来。至于其余的土地，还可以允许目前的这些地主占有，到他们死

了以后再收归国有，用来为人民谋福利。英国应该属于英国人民，不是属于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家伙。至于铁路，有些国家早已实行国有化了，别的国家能做的我们也能做。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以及其他不少国家的一部分铁路早已是国家的财产了。至于怎样去得到这些东西，困难不在于找不到办法，而在于在许多办法中我们准备采用哪一种。有一个办法就是干脆通过一个法案，宣布铁路的私人占有违反公众利益，今后铁路一概收归国有。铁路上所有的工人、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仍旧继续做原来的工作；所不同的就是他们变成国家雇用的人员了。至于股东老板——"

"我看可以把他们痛打一顿，"克拉斯插嘴说。

"或者把他们送到济贫院去做工，"斯莱姆说。

"或者见他的鬼去！"坐在"护城河"后面的人说。

"——国家将按照这些股东老板在以前几年，譬如说前三年，所拿到的股息的平均数目，继续发给股息。这笔股息可以付到他们死亡为止，或者规定付他们几年；但他们的股份就象现在的火车票那样不得转让。至于工厂、商店以及其他生产和分配的机构，国家必须采用现在老板们做生意的办法来对付。我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大托拉斯和大公司用竞争的办法使个体劳动者和小商人破产，国家也要用这个方法来打垮大托拉斯。资本家为了少数股东老板的利益早已这样做了，国家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也完全有理由这样做。我们的第一个步骤是设立零售商店，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把生活必需品卖给国家雇用和地方雇用的工作人员。最初行政部门可以把这些东西大量地从私人制造商那里买进来，因为收购的数量大，可以出

最低的价钱；另一方面由于行政部门不需要花大笔钱租店房和付广告费，收购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在于能用最低的价格把物资供应给工作人员，因此各种货物就有可能比赚钱谋利的私营商店便宜得多。

“国营零售商店专为国家工作人员服务；不用金币、银币和铜币购货。开始时，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还是发金属货币，但谁愿意的话就付给他全部或部分价值与金属货币相等的纸币，这种纸币可以在国营商店和国营旅社、饭店以及专为国家工作人员服务的其他机构代替金属货币使用。这种纸币就象银行钞票，用质地坚实的纸张制成，币值从一便士起到一镑的都有。

“别处能买到的一切货物国营商店几乎都有出售，而用二十先令纸币在国营商店买东西要比用二十先令金属货币到任何其他地方买东西上算得多，因此不要多久，几乎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拿工资时都愿意领取纸币了。这样，行政部门就不需要再用金属货币来付大多数工作人员的薪金。不过国营商店向私营制造商收购货物时，仍旧要付给金属货币。但所有这些货物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为了避免把金属货币付给私营制造商，于是国家开始来组织生产性的劳动。一切可耕的公家土地将开垦出来，种上作物，国营工厂将兴建起来，生产食物、靴子、衣服、家具和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享受用品。所有愿意工作的失业人员都可以到这些农场和工厂去工作。为了不使这些雇来的人工作过于劳累，为了使他们的劳动时间尽可能地短一些——比如开始时每天八小时——同时为了保证能大量生产出东西来，这些农场和工厂都将配备最现代化

的节省劳力的机器。农场和工厂工作人员一律付给纸币……他们生产的物品将用来补充国营商店的货源，工人们可以在国营商店里用纸币买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由于我们的农场和工厂尽可能多地配备了节省劳力的机器，并采用最科学的生产方法，我们一定能够生产出大批大批的货物，到那时，我们就可以付给我们的工人很高的工资（付给纸币）；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产品卖得更便宜些，所有国家工作人员都可以得到丰富的物质享受。

"等到那些受资本家剥削和压榨的工人看到他们的处境远不如国家雇用人员的境况时，他们就会要求到国家企业里来工作，而且会要求发给纸币作为工资。这么一来国家产业工人的队伍就不断地壮大起来了。更多的国营工厂将建立起来，更多的土地将投入生产。国家将雇人制造砖瓦、木器、油漆、玻璃、壁纸和各种各样建筑材料，另外还要雇人着手在国家的土地上建造漂亮的住宅，这些住宅将租给国家企业的工作人员。房租也是用纸币来支付的。

"国家捕鱼队也将建立起来，各种物品大量生产，多得国家雇用人员和行政人员消费不了。他们用纸币购买各种东西，可以买个够，满足他们各方面的需要。尽管如此，国家掌握的存货还是很多，而且不断增加。

"这时候，社会主义行政部门将要建立一支商船队，商船队的船员和管理人员当然由国家工作人员担任，就象现在的皇家海军一样。这些商船队将把我上面说的国家手中的存货运到国外去出售，或者跟别的国家交换一些我们自己不生产的货物。这些货物运回英国放在国营商店里，以尽可能低的

价格让国家企业的工作人员用纸币来购买。这样当然只会使我们商品的种类更加丰富起来，而不致要把过剩的物资毁掉。这时，继续生产这些过剩的东西就没有意义了，于是行政部门有责任来削减或限制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这可以用缩短工人工作时间但不减低工资的办法来解决，以便让他们继续保持象以前那样的购买力。

"防止生活必需品和享受用品生产过剩的另一个办法是雇用大量工人来生产能使生活更加美好和愉快的那些东西，比如建造更多精美的房屋，制作更多的家具、图画、乐器等等。

"在每个区的中心可以建立一个很大的文化协会或娱乐场所，其中有一个规模宏伟、装饰漂亮的戏院，还有音乐厅、大会堂、体育馆、弹子房、阅览室、点心店等等。我们可以从产业大军里抽出一小部分人当演员、艺术家、音乐家、歌唱家和献艺人。事实上，人人都可以从最重要的工作中——即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工作中——抽调出来从事文娱、文化和教育工作。对所有这些人，象对公共企业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一样，都付给纸币，他们可以用纸币大量购买那些文明生活所必需的东西。

"这样一来，那些'好心肠'的私营老板和资本家们就会发现没人愿意上他们那儿干活了，谁也不愿意为了少得可怜的一点儿金属货币去受他们驱赶、欺侮和压榨，用这点钱买的东西连糊口还不够哩。

"这些'好心肠'的资本家会提出抗议，他们会指责国家工业竞争不公平，有些人也许会要挟说，要带了资本到外国

去……这些人多半都是些不想干活的懒虫，再说我们也不需要他们的钱，所以我们很乐意看到他们离开英国。至于他们的真正资本——他们的工厂、农场、矿山和机器——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让这些东西闲放着不投入生产对社会是不利的。因此要通过一项法令，宣布凡是不进行耕种的私有土地，凡是停工超过一定时期的工厂都得收归国有，用来为社会谋福利。对产业的原主，国家将付给纸币作为公平的补偿，并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和年龄，终生或在规定时期内给予一定的年金。

“至于私商，那些劳动产品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他们在跟国家竞争的过程中不得不关掉他们的商店和栈房——第一，因为他们补不进货；第二，因为即使补进了货也卖不出去。这将使得许多现在从事那些于社会无益职业的人失业，其中有商店的经理和店员。目前在每一条街上都能看到好几家相同的商店，还有成千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为了挣得可怜的一点儿金属货币，替老板做各种广告，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却得不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挨饥受冻。

“石工、木工、油漆工、釉工以及所有为维持这些并非必需的铺子和商店而干活的人都会失业，但是所有这些人只要愿意工作，国家是欢迎他们的，马上可以雇用他们去从事生活必需品和享受品的生产或分配工作。他们的工作时间将比以前短……他们不需要那么拼命地干，也不需要人来驱赶威吓他们，因为干活的人很多，而且大多数的活都是由机器来做的。他们可以用纸币购买大量有他们参加生产出来的东西。以前雇用他们的铺子和商店将收归国有，国家按照对待工厂老板

同样的办法给这些店铺的老板以公平的补偿。这些店房有的交给国营商店使用，有的改为工厂，有的则被拆掉，在它们的旧址建造住宅或公共用房……政府有责任建造足够数量的房屋给国家雇用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居住。这样一来，加上现在所谓的这种'商业'全面崩溃瓦解，各类房产很快就不值钱了……目前工人阶级所居住的贫民窟和破破烂烂的房屋，中下阶层和小商人所居住的简陋的、偷工减料的'别墅'，到那时都没人要住了。黑心的房东收不到房钱，他们很快就会自动地把房屋和他们把持的地产按照国家对其他业主的赎买条件交给国家，也就是说换取一份年金。这些人里面有的依靠国家给他们的终生年金就光吃饭不工作了；有的从事研究科学和艺术；有的愿意担任经理和管理人员为公众服务；对于一切愿意为生产和分配这项伟大工作效劳的人，国家总是乐于雇用他们的。

"到那个时候，国家就是唯一的劳动雇用者，没有纸币的人得不到生活必需品，而要得到纸币唯一的办法是劳动，这就意味着社会里每一个智力和体格健全的人都将参加到生产和分配这项伟大的工作中去。我们用不着象现在这样保持一支警察部队来保护那些游手好闲的富人，使他们的财产不被受他们劫掠的挨饿的穷人侵犯。社会上不再会有失业和重复劳动的现象，一切都会安排得井井有条，以达到一个唯一合理的目的——创造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将来，如果需要，我们会使用比现在多千千万万倍的节省劳力的机器！生产出来的各种物品数量多得惊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要多少时候，社会会又一次面临生产过剩的严重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减少到每天四小时或五小时……年轻人可以继续进中学和大学，不到二十岁不用参加任何国家工作。在国家企业里工作的人到了四十五岁就可以退休，工资照领……每人可以根据各自的爱好来度过晚年；有些人愿意呆在家里享享清福，象现在那些有钱的有闲阶级一样——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消遣自娱，也可以参加社会组织的活动，例如舞会、茶会、游艺会、公共娱乐以及体育比赛、骑马等各种运动。

“有些人愿意留在国家企业里工作。演员、艺术家、雕刻家、音乐家等可以为满足自己的兴趣和保持自己的荣誉继续干下去……有些人愿意利用空余时间研究科学、艺术或文学。有些人愿意坐国家的游船到世界各地观光，亲眼看看那些现在在我们大多数人脑子里还只有一个模糊概念的东西：印度和埃及的奇迹，罗马的宏伟，欧洲大陆的艺术宝藏和其他国家的壮丽景色。

“这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到科学和文明带给人类的福利和乐趣，实现的条件是人人都要参加劳动，这才能使一切成为可能。

“这些就是未来的合作共和国的原则。在合作共和国里，没有人高人一等，除非他有突出的美德或才能。在那里，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我们不再是主人和仆人，而是弟兄、自由人和朋友了。那里不会有疲惫沮丧的男男女女在劳苦和匮乏中度过没有欢笑的一生，那里的孩子也不会再因挨饿受冻而哀哭呼号。

“那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在那里基督的教诲有可能真正得

以奉行，而目前许多人只是假装信奉基督。那个社会有正义和合作作为它的基础，有国际兄弟情谊和友爱作为它的法律。

“未来的日子就是这个样！可今天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生命在折磨中消逝，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们为何等待？等待什么？
我们只能说四个字：我们愿意！
“谁是我们的敌人？
就是那梦中的坚强醒时的怯懦。
“哦，弟兄们正在倒下，死亡，
我们为何等待？我们等待什么？
从四面八方
遭蹂躏的生命飘过身旁。
“这万恶的城市
被金钱压碎了的饥饿的地狱，
拥挤着一群群穷人的鬼魂，
他们对我们的责怪当至何时？
“他们在贫困的生活中劳动，
在悲惨的不幸中死亡；
他们是坚强的母亲的儿子，
是英格兰自豪的栋梁。
死的已是死了，人死不能复生，
也没人能从恶运中拯救他们的灵魂，

可是那千百万来者
他们却将遇到什么样的命运？

“是我们，必须把一切担承，快上前来把门儿打开，让财主们领略急迫的恐惧，让穷人们迎接姗姗来迟的希望，
啊，那些不幸的人们，他们的愤怒藏在心中，他们的不平没人知晓，
我们要给他们智慧和声音，一到那等待的时刻过去，那时候，死者和活着的人们都将向我们召唤，在翻滚沸腾的世界上，将闪耀着一片光明！”

* * *

巴林顿走下讲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这时，听众中有一些人高声喝起采来，他们站起来挥舞着帽子，一阵又一阵地欢呼着。等他们安静下来以后，菲尔波特起立向大家问道：

“哪位先生有问题要问吗？”

〔没人说话，主席又问了一遍，〕还是没人答腔。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个新来的工人站了起来，说是还有点地方没弄明白，想请教请教。他才来了个把星期，是被“招来”代替另外一个油漆工的，那人手脚太慢被公司解雇了。这个工人屁股上打着两块补钉，裤腿下边也显得破破烂烂的，上衣的袖口和里子都已破烂不堪。一双旧靴子修补过好多次，其中一只底和帮已经脱离关系，他用一根铜丝穿了几针把它们连在一起。

他有几个星期没找到活干了，面孔很憔悴，露出饥饿的神色，一看就知道他失业的时候一直没吃饱过肚子。这人既不是酒鬼，也不是那种偷懒不干活的人。他已经结婚，有了几个孩子。一个十四岁的儿子替一家杂货铺打杂，每周赚五个先令。

他既是户主就有投票权，可是他对他所谓的"政治"一向没多大兴趣。在他看来那些事压根儿不是他们这号人管的。他认为难题儿还是留给那些上等人去做好。正是那些"上等人"一直管理着天下大事，使他们十分满意，这个工人目前这种倒霉的境况，正好活生生地证明了那些"上等人"的仁慈和才德。

"我想问问演讲的人，"他说，"要是他讲的全都办到了，国王、贵族还有那些阔佬们可怎么办呢？"

"对，对，"克拉斯热心地喊着，内德·道森和坐在"护城河"后面的那人一起说，他们也正想问这个问题哩。

"我担心的是如果这些办不到，我们自己怎么办，"巴林顿回答说，"我看我们得多给自己的家庭筹划筹划，少替那些王亲国戚操心了。我真不懂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担忧，他们过得挺好，要什么有什么，而且照我看来，也没有谁跟他们过不去，他们很能照顾自己，他们会跟旁的阔佬一样过日子的。"

"我想问问看，"哈洛说，"那时候金币、银币、铜币又怎么办了？还用得着吗？"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那些东西的用处比现在要大得多。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期，国家一定就能掌握大量金银。因为，首先，那时候国家付给所有职工的工资都是纸币，而社会上其

他不在国家机关企业工作的人还和现在一样要用金币纳税。其次，除国家雇用人员以外，在国营铁路上旅行的所有旅客也要用金银钱币来付车费；此外，金银还会从其他方面源源地涌进国库。国家收入的是金银，支出大部分用纸币，这样就可以掌握起大量的金银。等到国家劳动就业制度完全确立以后，金和银只不过作为两种金属而存在，不再那么值钱了。国家将根据自愿从存有金银的人那儿进行收购——象买什么原料一样按磅论价。那时候金银不再是藏着锁着放在金库保险箱里的东西，而要拿出来让大家使用。国家把一部分金子做成各种首饰，工人可以用纸币来购买，送给他们的妻子、女儿或情人；还有一部分金子将被打成金叶，用来装饰住宅和公共建筑。至于银子，可以做成家庭用具。到那时候工人吃饭就不再象现在一样用有毒的铜勺铜叉了，餐具都要用银子来做，要是银子不够用，可能用其他没有毒的银合金。”

“照你这么说，”哈洛说，“我看那时候钞票就跟现在的金银一样值钱了。要是有象瘟神和拉什顿一样刁钻的财主囤起钞票来做买卖，成天吃喝玩乐，那你又怎么办呢？”

“当然啰，”克拉斯带着嘲笑的口吻说，“那可不行啊！”

“这很好办，谁吃闲饭不干正经活，靠别人劳动养活自己，那就是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社会主义的目的正是要消灭这种剥削，叫谁也剥削不成。那时候钞票上印有日期，发行后在一定时期里必须用掉，过期就要失效，所以谁也不能囤积钞票。说到做买卖赚钱——他们上哪儿去买呢？买了又卖给谁呢？”

“他们可以压低价钱买进工人不要的东西，然后再卖出

去。”

“可是他们卖出去的价钱不得不比国营商店的低，你想想看，这可并不赚钱啊。为了防止私下的买卖活动，政府付给私有产业业主的赎买金也不是一次总付的，我已经说过，这种赎买金都以年金的形式分年偿付。

“防止私下买卖活动还有个很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布私下买卖活动为破坏社会福利的犯法行为。目前已有不少种买卖没有许可证就是不合法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许可证也不许做买卖，而政府根本就不发什么许可证。”

“要是有人想积蓄点钱财也不行么？”斯莱姆愤愤不平地问巴林顿。

“要是有个傻瓜硬是有福不要享，那也听便，不过不管他存多少钱，他还是得替社会做完他分内的工作。其实存钱又有什么必要呢？那时候年老了有国家供养。社会上没有失业。病了可以上国家医院和诊疗所免费医治。子女上学不花钱，他们成年以后进国家机关企业服务，一切有国家供应。你说说看积蓄钱财还有什么用呢？又有谁想这样做呢？”

斯莱姆回答不上来了。

“还有问题吗？”菲尔波特问。

“说到钱，”巴林顿补充说，“我倒要提醒一件事：即使在眼前这个社会制度下，大家也享用着许多要用钱来维持的公共事业，可是并没有直接付过钱。譬如公共街道要钱修造，要钱装灯照明；公园、桥梁、博物馆等没钱也修不起来，但这些东西谁也不用花钱就可以使用。到社会主义社会时，范围更要扩大，除掉现在享用的各种公共事业外，电车、铁路也要让大

家免费使用。这种免费的办法慢慢还要扩大到许多别的方面。”

“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哈洛说，“不管什么国家，要是一发行纸币，那个政府就保不住要破产了。你能保证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这样么？”

“对，对，”克拉斯说，“我刚才也正想问这个问题呢。”

“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巴林顿回答说，“一个国家的政府若是发行大量纸币，那就一定要垮台。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的钞票、汇单、支票和任何式样的纸币不过只是印在纸上的凭证，到了一定时期或是一经要求就得付出和票面数目相等的金币或银币。政府若是多发了纸币，兑换不出金银，当然就要破产。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发行的纸币并不是随时可以要求兑换金银的凭证，而是供应相当于票面数目的日用品的凭证，那时日用品是不会缺乏的，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破产的事了。”

“请问这支产业大军里当官的由谁来委派？”坐在木桶上的那人说，“你知道，要让我们象小兵一样让长官赶着骂着那可不干哩。”

“对，对，”克拉斯说，“长官可少不了。总得有人当个头儿呀。”

“我们现在干活也并不能容忍人家在后面赶着骂着，不是么？”巴林顿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事情当然压根儿不会再有了。我们根本不能容忍这种吆喝咒骂！即使一天只消忍受四、五个钟点也不行。在目前这个社会制度下，谁当老板，谁当监工，谁当工头，我们都不能过问，我们在哪个老板下面

干活也不能自己选择。若是老板待我们不好，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对付他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可不同啦：工人是组成社会的一个部分；经理、工头和当官的只是社会的仆人，谁不称职马上可以撤换。至于产业大军到底怎样组织，问题倒不在想不出办法，而在难以决定用什么办法最好。恐怕只有经过试验，摸到经验以后，才能找出一个完善的办法来。但是有一条基本原则必须坚持，那就是国家劳动就业制度，或者叫做国民服务制度。那时候生产必须是为了让人民享用，而不是为了利润。必须建立民主管理下的全民工业组织。这些事情可以仍象现在一样由人民群众选出一个议会来办理。可是只有在产业大军中服务满二十五年的男女老工人才有资格当选为议员。

“这个管理机构掌握国家的各个部，包括农业部，铁道部等等，每个部有部长和工作人员。

“议会的议员都是工业服务部门工人的亲属——有些是他们的父亲或母亲，他们必定会十分注意改善劳动条件。

“至于国家服务组织的各个分支机构，它们的组织办法有点儿象现在的公共服务组织——象海军、邮政和有些国家的国营铁路系统，也有点儿象陆军的各级组织。但有一点是不同的，就是任何人担任工作必须从最低级开始，要经过考试才能一步步提升上去，只有有贡献的人才能得到提拔。由于每个新手都受了同等的教育，各人被提升的机会也就完全平等，因此，凡是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一定是最好的人，不象现在尽是些坏蛋。”

“说这话有根据吗？”克拉斯问。

“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那些老板和包工所以会财运亨通，并不是因为他们精通自己靠来发财致富的行业，而只是因为他们狡猾和自私。譬如在建筑业中大部分包工都不懂手艺。就连配当下手的也少得可怜。他们只干一件事，就是盘算着榨取别人的劳动成果。

“现在这些当经理当工头的没有一个是手艺人，他们所以被选中只因为他们会驱赶奴隶，能替主人生财谋利。”

“那时候你又有什么办法不让那种你所谓的‘狡猾自私’的家伙爬到别人头上去呢？”哈洛问。

“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分工作，不管地位，大家全拿一样的工资，这样，就保证我们可以挑选出最好的人来做领导工作，掌管国家大事。”

克拉斯哈哈大笑起来：“什么！大家全拿一样的工资？”

“一点儿不错。那时候，产品丰富，一切都应有尽有，每人的工资足够他花的，要什么有什么，多拿了钱也花不掉。所以存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你就是拿钱送人也没有人要你的。要是容许积蓄钱财就会出现一个靠剥削别人过活的有闲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也就要垮台，倒退到现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而且做领导工作或管理工作的人如果拿的工资多，不称职的人就会为了工资来钻营这些位子，我们就难以找到最好的人来担任这些工作了。眼下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许多人奔走钻营，窃据显要的职位，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做这种工作；他们看中这些职位只不过为了那随着职位而来的薪俸而已。他们拿钱不做事，把工作交给工资极少、不为人知的下属去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人追逐钱财，因此，想干这些工

作的人必定是那些真正喜欢这些工作而且适合于这些工作的人。比方说，有个天生有组织才能的人，他就不会因为计较工钱多少而拒绝担任领导或管理工作。这种人会迫切地希望干这些工作，如果让他担任这些工作他就会感到无上光荣。他会被工作迷住。对他说来，为一件工作斟酌盘算、筹划安排，不能算是劳动，只能算是一种享受。但是那些为了工资而不是为了喜爱来钻营这个地位的人，工作对他就变成了不愉快的负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干不了领导工作的人不会想当领导，他会去找另外合适的工作，能叫他感到心满意足的工作。各人喜好不同：有人爱筹划指点担负个领导责任，不爱自己动手；也有人不怕繁难愿做些精巧的手艺活儿，而不愿做寻常的粗活。比如说，有人生来是艺术家，他愿意绘画雕刻，不愿意做工或领导别人做工；另外也有一种人，他们爱做些普普通通的粗活，不愿意担任领导或是在高级机关里做工作，因为他们对这些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天才。

"可是还有个最重要的地方你们好象完全没有注意到：尽管有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等级，它们在一个方面却完全一样，那就是它们都是社会所需要的。不管谁，不管什么工作，都是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任何人只要对社会需要的工作尽了自己一份力量，就有充分的权利享受一份果实。比如造房子，有人铺砖盖瓦而没人奠屋基造墙脚那是不行的；砌好墙安好门窗后没人绘檐口画门楣也是不行的；有了工匠没有建筑师不成，有了建筑师没有工匠呢，他的图样再好也没有用，不过只是空中楼阁而已。所以，要造好一座房子，整个工程的每一部分都同样需要，同样有用，同样少不了。有些

人多用脑子少用手，也有些人少用脑子多用手，可是，大家都尽全力做他分内的工作。所有参加建设和维护合作共和国的人都承认这个道理，也都会照着这个道理办事。那时候，一个人只要尽自己的能力替社会出了力，就可以不折不扣地拿到一份劳动果实。跟今天的社会制度比较，这一点就是个大差别，在这个社会里老实人受欺侮，他们劳动的果实被那些刁钻自私的人抢去了。将来，在领导机关工作的人没有什么特权，分配他们做既合适又满意的工作就是一种最好的酬报。只有热爱工作本身而不是为了金钱的人才能胜任各种重要的工作，他们生来就是适合做这些工作的。在现在这个社会制度下，也有不少人并不需要钱却干出一番大事业来，他们工作是为了兴趣，不是为了钱财；但是正因为他们有钱，才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发挥才能。另外还有许多男男女女能干大事业的人，因为贫困，得不到机会，穷愁潦倒度过一生，他们的才能没有用武之地，这是社会的损失。这些人将来会成为我们的艺术家、雕刻家、建筑师、工程师，有的会成为工厂企业的管理人员。

“在目前这个社会里，不论什么事的负责人，他们的唯一目的只是多弄钱。这些人当中有的本来也很有点才干，可是社会制度让他们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才干做损人利己的事情。他们当中有些人发了大财，但他们的财产是从成千成万男女老幼的血汗和眼泪中榨出来的。在合作共和国里，这种吸血鬼没有立足之地。”

“还有什么问题吗？”菲尔波特问。

“还有，”哈洛说，“若是每人只要做好分内的工作就可以

不愁吃用，若是工钱以外什么奖金也没有，谁还高兴绞尽脑汁去搞那些发明创造呢？”

“唔，”巴林顿说，“我想我刚刚讲的那些话已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一个人有了发明创造，他对社会作出了贡献，社会也就会给他尊敬和荣誉。除此以外，如果有必要再给他一些物质的报酬——可能性很少——那就可以让他在二十五年服务期满以前提早退休，因为他的发明创造给社会带来很大好处，能够抵得上许多年的工作。不过那种人不会愿意停止工作的，他们热爱工作，愿意干一辈子。爱迪生就是个例子。他是很少靠自己的发明来赚钱的发明家之一；他很有钱，但是他的钱只用来置办仪器设备供他继续研究，好象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用处了。有些人认为他十分劳碌地干了一辈子苦工，可是在他自己看来，工作不但不痛苦，而且乐趣无穷，他爱工作，所以他才孜孜不倦。对于这样的人，还有个照顾的办法，就是免除他一般的工作，让他有时间继续从事发明创造，同时从各方面鼓励他们，给他们种种设备和物质供应，这样做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

“你们必须想一想，即使在现社会制度下，也有人把荣誉和褒奖看得比金钱更重。宁愿要钱而不要那个实质上一钱不值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士兵又有多少呢？

“即使现在，人们把可以花钱买得的尊贵荣誉看得比金钱贵重。许多人积了大半辈子钱财，成了富翁以后又把钱都花掉，为的是求个名，要人家尊敬他们。有人为了在名字前面加个‘议员’的称号，不惜花去成千上万的金镑；有人花钱买爵位；有人花去大笔钱财指望能出入上流社会；也有人为了图个

虚名捐钱给慈善事业，捐钱开学校办图书馆。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要别人尊敬他们，捧他们场。

“最有才干的人，也就是具有天才的人，他们对这方面的欲望也最强烈。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和现在一样，荣誉和褒奖是推动人们干大事的主要动力。不过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荣誉和褒奖可以用钱购买，至于钱是怎样弄来的那就没人问了。

“社会主义社会就不一样了，桂冠和勋章不能用不义之财来进行买卖，只有最有才能和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得到它们。”

“还有哪一位愿意出来给驳倒的么？”菲尔波特问。

“有人把钱全花来喝酒，你们对他们可怎么办呢？”斯莱姆问。

“我想我也可以问问你：现在大家对这种人又怎么办了？你自己以为应该拿他们怎么办？在这个社会里，有许多男人女人穷得抬不起头、见不得人，他们的生活充满辛酸和劳苦，他们全然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上酒店去消磨几个钟头，在他们毫无乐趣的生活中是唯一的一丝安慰。他们既没有一点钱，也没有一点知识，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去享受和理解社会上的娱乐活动和文化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这样一个阶级。那时人人都受教育，正当的社会文化娱乐生活对大家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所以我们相信到那时候你说的那种阶级不会再存在了。至于个别还沉迷在那里面的人，大家都会远远避开他们；但如果他们越来越放纵堕落，我们也还会念骨肉之情把他们当做病人看待，他们的病是不文明的祖先遗传给他们的，我们将把他们关禁在一个医院之类的地

方，在那儿进行救治。”

“对付他们还有个好办法，”哈洛说，“给他们发双份工资，让他们喝得烂醉，睡下去永远起不来。没有他们我们照样可以过下去。”

“再问别的问题吧，”菲尔波特说。

“你老讲什么丰衣足食，”克拉斯说，“凭什么说那时候就一定能生产出那么多的东西。我看你也不过猜想猜想罢了。”

巴林顿指着墙上一幅长方的图形（那是欧文上次演说时画下的，现在还能看得清）说：

“在目前这个愚蠢的社会制度下，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大部分人不搞生产，他们的工作不符合社会需要，对社会没有用处，还有大批人根本不做一点工作。可是即使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多少也还够社会分配。不但够分配，由于所谓的‘生产过剩’，过一个时期市场上就堆满了各种卖不掉的存货，接着在一个时期里工厂倒闭，生产停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谋生不易，我们也还能想法子糊个口。因此，一旦工业生产按照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办法进行了组织，就一定能生产出大量货物，使人人都能丰衣足食，都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这不是很明显的吗？如何使生产满足人民要求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留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倒是如何消灭那种贪得无餍的人，他们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阻碍社会主义的实现。”

“可不是吗，这种人你们永远也除不尽，伙计！”克拉斯得意洋洋地叫起来。用铜丝缝靴子的人也说那是毫无办法的。

“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尽力去试试，”巴林顿说。

克拉斯和大多数听众都拼命动脑筋想说点什么来替当前的社会辩护辩护，或是在巴林顿的演说中找点岔子，可是他们想不出来，只好绷着脸闷声不响。用铜丝缝靴子的那个人显得特别慌乱，大概他怕巴林顿的话要是真的实现，他连那破靴子也要保不住了。他一定是这样想的，不然他为什么怀着那么大的敌意呢。以他的处境而论，除了剥光他的衣服叫他冻死饿死以外，没有什么变故可以使他的境况变得更糟了。

一切改变当前社会制度的建议他们都不赞成，从这一点来判断，你可能以为他们是怕遭受什么损失，其实他们除了贫困之外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了。

主席再三敦促，要大家继续提问题，克拉斯终于想出建立合作共和国的最严重的不可克服的障碍来了。他容光焕发，油光光的脸上慢慢露出得意的微笑。

“喂！”他高声问，“在你们那个劳什子合作共和国里，要是有人不肯干活你们可有什么办法哩！！！”

因为克拉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扔了个炸弹，他周围的一群穿破裤子的苦命人几乎忍不住要欢呼起来；不过比较理智一点的听众只是笑着。

“我们相信那时候没有这种人了，”巴林顿说。

“可是现在要多少有多少哩，”克拉斯嘲弄地说。

“人性是很难改变的，你知道，”坐在“护城河”后面的人大声说，用铜丝缝靴子的人轻蔑地笑了起来。

“我知道这种人现在的确不少，”巴林顿回答说，“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现在工人全过着穷苦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他们，他们的工作条件又是那样恶劣，不是为了养家活口谁

也不愿干活。就拿我们自己来说，不工作就得挨饥受饿，不然又有谁情愿替拉什顿卖命呢；我们做牛做马，也不过勉强糊了自己一张嘴。在现在这个社会制度下，只要有点办法的人，谁也不想工作，不同的只是有些人比别人更加懂得如何寻欢作乐罢了。贵族是懒骨头，不干活，可是看来过得不坏，他们有佃户替他们干。拉什顿也是懒骨头，也不干活，他叫我们和尼姆罗德替他干，他的生活比我们干活的人好得多。另外还有一种人，他们游手好闲，不做工作，宁愿饥一顿饱一顿地到处乞讨，也不愿向现在这种可怕的环境低头。这种人的境况倒不一定比我们差，有时还要好一些。目前不干活的人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不干活利多害少。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完全相反；劳动条件好，工作的时间短，报酬又很高，人人是社会的主人，社会要求他做的工作又不多，谁也不会那样傻，宁愿被大家瞧不起，被社会抛弃，不愿意做点工作。这样的设想是可笑的。

"要是真的出现这种人又怎么办呢，我敢肯定地说，我们一定不象你们现在这样对待他们。我们不会象你们这样给他们穿上绫罗绸缎，戴上金银珠宝，打扮得衣冠楚楚；我们也不会让他们穷奢极欲地过日子。我们对付他们的办法跟你们完全不同。在合作共合国里容不得游手好闲的人，不管他们叫自己贵族老爷也好，叫自己流浪汉也好，如果他们偷懒不干活，别人劳动出来的果实他们也别想有份。什么也不干的人就什么也得不到。谁不工作谁就没有饭吃。在现在这个社会制度下，可能有个真正偷懒不干活的人在街头拦住你，告诉你他找不到工作，你会以为他说的全是真话，如果你心肠软，手头又有点钱，你就会帮助他。可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能

找到这种借口，因为谁要是愿意参加为人民造福的工作，他就会受到大家的欢迎，他也可以充分享受自己的一份劳动果实。”

接着大家又闷声不响了，过了一会儿主席打破沉寂问道：“还有什么说的吗？”

“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在责备现在这种闲混的人，”巴林顿又补充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那些有钱人自觉自愿地跑来干活，他们真要是这样做对大家也是坏处多好处少，因为他们一来干活，许多穷人就要被挤掉了。应该对这种现象负责任的倒不是他们，而是工人阶级自己，是工人自己投票拥护现在这个社会制度。至于另外一个有闲阶级——那些在社会下层的人，那些流浪汉和无业游民，如果他们现在戒掉嗜好，发奋图强，对别的工人来说也是坏处多好处少；因为这样一来，职业的竞争就会更加激烈。如果麦格斯市的浪荡汉一下子都变成了象样的油漆工人，尼姆罗德很可能会把每个钟头的工资再减去一个便士。对他们我没有半点看不起的意思。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宁可饿肚子，不愿向邪恶的环境屈服，才落得现在这个地步，我们就没有那样的骨气。他们不愿苟且偷生让人家呼来喝去，东赶西逐。至于半饥半饱衣不蔽体的生活，他们不干活也能过；我有时这样想：他们实在比我们这些精神颓唐的可怜虫更加值得受人尊敬，他们是了不起的人，我们却听任主人摆布，一直提心吊胆怕丢掉工作。”

“还有问题吗？”主席问道。

“照你说将来有一天绅士老爷也要跟我们这号人在一起厮混么？”“护城河”后面那个人带着讽刺的口气问。

“哦，不对，”演讲人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象我们这样的人根本不会有了，那时候人人都有文化。”

这个答复似乎还不能叫“护城河”后面那个人满意，他告诉身旁的人说他的问题可并不那么简单。

“还有问题吗？”菲尔波特大声问，“现在你们可以说说你们自己的看法了，就是不要一起嚷。”

“请你讲一讲那些肮脏的活儿叫谁来干？”斯莱姆说，“比方说扫街、扫烟筒、倒垃圾、通阴沟等等，要是让大家自由选择，谁那么傻高兴干这些工作呢？大家都想找轻松活儿干，没人要求做这些工作的。”

“当然哪！”克拉斯大叫起来，这时他已陷于窘境，想找点话说，“你讲的话听起来不错，干起来可不行，仔细往里瞧瞧毛病就出来啦！”

“那问题好解决，”巴林顿回答说，“要是发现很多人都想干某一项工作，说明这项工作跟其他工作相比，要求过于低了，因此就要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谁想干这些工作，就得具备更高的本领。譬如说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想当医生，想当建筑师或工程师，或旁的什么，我们就可以把考试的要求提高一步，使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又不是真心诚意的人不敢前来应试。这样，我们可以一举两得：既减少了申请干这些工作的人数，又保证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我们可以找到比过去更好的医生，更好的建筑师，更好的工程师。

“至于那些叫人感到不快的工作，那些找不到人自愿干的工作，我们采取一种相反的办法：假定一般情况下每天工作是六小时，如果我们发现找不到通阴沟的人，那我们就可以把做

这种工作的时间减少为每天四小时，必要的话两小时也可以，作为补偿。

“解决这种困难还有一个办法：在产业大军的组织里专门设立一个部门做这些工作，任何人参加国家服务工作的头一年都必须先在这个部门服务。做这些工作，不能算是什么苦工。这些工作使人人都得到好处，因此大家都来出一份力量也是公平合理的事。让大家都做做这些工作，还可以促使人们去发明创造哩；每个人都会关心这些工作，想办法用各种各样机器来代替人工，这在将来一定会做到的。几年以前，要人跑遍大街小巷把全城的街灯一盏一盏地点亮，可是现在我们只要按一按电钮，就可以把全城照得通明。将来，说不定也只要按按电钮就可以把阴沟冲刷得干干净净。”

“宗教怎么办呢？”斯莱姆问，“我看将来大大小小的教堂都要关门了吧，我们统统得做无神派。”

“将来信教有充分的自由，爱信什么就信什么；但是没有由国家维持的教会或教派。任何教会团体，如果要求有专用的教堂或是讲道场所，国家将按照提供民用住宅同样的条件供给他们房屋；国家还可以为他们建造特殊式样的房子，按照建筑费用的多少向他们收一定的租费，自然收的也是纸币。至于教堂的装饰布置当然可以由教会的人自己利用空闲时间去设计，那时候他们会有很多空闲时间，没有人阻挡他们这样做。”

“要是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要做，牧师和传教士又叫谁来当呢？”

“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有三种办法：第一，在四十五岁以上服务期满的退休人员中找人担任牧师。你们必须看到这一点：

现在的工人到了四十五岁，大多已经老弱不堪，那时候却不会这样。将来工人整个一生吃得好，穿得暖，工作的条件也好，四十来岁正是一生中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会比现在三十岁的人还年轻，担任牧师是很理想的。他们年轻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替国家服务的时期也有很多空闲时间用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教会团体不需要付给他们工资。

“第二，要是教会团体认为某个服务期未满的青年人在这方面有特殊的天才，想要他专任牧师工作，可以付给国家一笔钱代替他的服务；这样，这个年轻人一方面在教会工作，一方面仍可以算作国家雇用的工作人员，向国库支薪，四十五岁以后，他可以跟其他工人一样领受养老金，那时教会团体也不用再替他向国家交付代偿金了。

“第三，让适宜的人担任教会团体的牧师、传道士或讲道人（不管叫什么名称吧），但是同时仍旧让他参加国家的服务工作。我看这是个最体面的办法。那时候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很短，工作也轻松，他将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演讲稿，不必靠教会里的人来供养他。”

“对，对！”哈洛叫着。

“当然啰，”巴林顿补充说，“不光是基督教的教会团体可以这样做，其他团体，譬如说不可知论者的团体，可能也要求给他们一幢单独的房子，或是让他们供养一个讲道的人。”

“什么是他妈的不可知论者呀？”邦迪问。

“不可知论者，”坐在“护城河”后面的人说，“就是一些家伙——他们除掉亲眼目睹的，什么也不相信。”

"有关合作共和国如何组织事务和开展工作的具体细节，跟我们并没有多大关系，"巴林顿接着说，"刚才讲的那些办法不过是举些例让大家看看问题如何处理。将来究竟采取什么做法，要等那些工作实际进行时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那时候我们要使国家坚持贯彻下面的一些原则：让所有失业的人投入生产劳动；由国家供养在学儿童；将铁路、土地和还掌握在私人手中的大企业和公用事业国有化或社会主义化。要是你们希望这一切能够实现，你们必须使下议院里坐满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你们不能再投票选举那些老板、股东、律师、贵族、资本家，不管他是自由党的还是保守党的。这就是说，你们要选主张彻底变革现在这个社会制度的人。哪一天你们这样做了，哪一天你们就能解决贫困问题，从此不再有人为了找活干在街头东奔西走！每个家庭再没有忍饥挨饿的儿女。大家身上不再穿破靴子烂衣服。年轻力壮的男人流落街头而女人孩子却被苦工累倒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将兴高采烈地工作，欢天喜地地游乐。"

"还有问题吗？"菲尔波特问。

"社会主义者当真要取消陆军和海军吗？"伊斯顿问。

"不错，是要取消。社会主义者主张和平和国际间的友好团结。差不多所有的战争都是那些追逐利润的资本家挑起来的，他们的目的是寻找新的剥削市场；也有很多战争是那些贵族挑起来的，他们想利用战争在受骗的人民大众中光耀自己。你们必须知道，社会主义不仅是国内的运动，也是国际的运动。社会主义一旦实现，战争的可能性也就消失，我们就不再有必要保持陆军和海军，也不必再花大量劳动去建造军舰和

武器弹药。所有现在在军队里服役的人那时都可以自由参加为社会造福的伟大工作，他们既为自己也为大家生产物质和精神财富。社会主义意味着世界和平，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但是我们知道那时别国的人民还不全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不会忘记那儿也和英国现在这样，有大批追逐利润的资本家，他们毫无人性，只要有利可图就会不顾一切到我们的国家来抢掠烧杀。我们也不会忘记，在外国也象在这儿一样，有一大批所谓'基督教的'主教和牧师，他们随时准备替那些杀人放火的勾当祈祷祝福，他们不畏亵渎神明，祈求上帝帮助上帝自己的儿女们象野兽一样自相残杀。这些我们都记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在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贵族和反基督的宗教势力之前，我们还有责任准备着保卫祖国和家园。因此，我们主张仍旧保持国防部队，并且尽可能使它具有最强的战斗力。但这不等于说我们赞成目前这种军事组织制度，我们不主张征兵制，也不主张国家保持一支职业性的常备军。这种军队是用来维持一小撮资本家的利益的，他们在国内屠杀男女工人，例如在菲泽斯登和贝尔法斯特所干的勾当，或者被派到国外去抢劫、屠杀别国人民。社会主义者主张建立一支国民军，这支军队只用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我们主张将所有符合条件的男人都编入这支军队，接受军事训练，但不要求他们做职业军人，不剥夺他们过平民生活和享受平民权利的机会，也不使他们隶属于'军法'的管制，所谓'军法'不过是专横暴虐的代名词罢了。这种国民军的组织多少可以按照现在的国防义勇军的办法，但也有某些不同，譬如我们不把财产和出身看做是一个合格军官的基本条件，目前的统治者就是这样看的；我

们认为一个人只要考试及格，不管他是穷是富，都可以担任任何一级官职。现在担任军官开销很大，政府给的薪俸不够开支，那时候这些开销也就没有了。军官的任命可以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办法：可以由士兵选举产生，凡是通过考试的人都有资格被选出来担任指挥工作；也可以根据考试成绩任命，按照成绩依次递补，成绩最好的最先补缺。我们认为军事法庭必须废除，一切违犯纪律的行为都按普通平民的法律处理，因为任何一个国民军的成员仍然享有公民权利。"

"海军又怎么样呢？"有几个人大声问。

"海军的组织和国民军一样，也要改革得更加民主，海军士兵若是被控告犯了法，也要由平民的法庭来审判处理，以免他们受到残暴的待遇。此外，人们也并不想去干预海军的事。

"有人证明过，我国的土地如果科学地加以开垦利用，生产的粮食足够供应一亿人口。目前我国人口只有四千万左右，我们却要依靠别的国家供应粮食，只要土地一天掌握在那些阻挠开垦的人们手中，这种情况就一天不能改变。只要我们仍旧处在这种地位，只要别的国家还由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资本家统治着，我们就需要有一支海军保护我们海外的商业。如果象我所说的我们建立了一支九百万到一千万人的国民军，全国的土地得到了合理的开垦，我们的国防力量可以无敌。没有一个国家会疯狂到胆敢登陆进犯我们。不过如果我们没有海军，他们可以叫我们在一个月内统统饿死。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巴林顿结束了他的讲话，"即使在和平年代，由于少数地主老爷不让农民耕种土地，成千上万的人闲着双手站在自己肥沃的国土上，乖乖地忍饥挨饿。"

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菲尔波特问："还有问题吗？"

看看没人吭声，主席接着又说："自由党、保守党的资本家们，有谁想上台来跟这位演讲人辩论辩论吗？"

仍旧是一片沉寂。

"既然没有人提问题，也没有人要上来讲话，现在我请求哪一位提出一个议案来，这是我的不能推卸的责任。"

"好，主席先生，"哈洛说，"我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可以算是个自由党人，可是自从听了欧文教授的演说，参加了温德莱山上的集会，还念了一些我从温德莱和欧文那儿弄来的书籍和小册子，在不久之前，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投票选举那些资本家，不管他们自称保守党也好自由党也好，只不过是让人当猴儿耍。你替他们干活，就知道他们全是一路货色；有人说自由党的老板和保守党的老板之间有什么区别，我反对这种说法。半斤八两，不可能有什么两样；全是些吸血鬼，他们不敲骨吸髓就无法跟同行竞争。他们既然是那种东西，我们偏要把他们选到议会里去统治我们，制订法律让我们遵守（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它），这还不是傻瓜干的事吗？他们是半斤八两，不管哪个政党上台，我们的境况总是老样子，这就是很好的说明。自由党和保守党在过去都制订过一些对我们有好处的法律，这是不错的，但是他们这样做只是被群众的要求所逼迫，不得不装装门面，哪一个党会真的实行这些法律，只有鬼才知道。

"我近来对一切事情就是这么个看法。我几乎已经决定今后不再参加选举，不再为什么政治伤脑筋了。因为，我虽然看到投那些保守党或是自由党资本家的票没有什么意思，可

是我得承认，我也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今天下午巴林顿教授的演说就象一把钥匙打开了我的心窍，现在请准许我提出下面的动议请大家表决：'大会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是失业和贫困的唯一解救办法。'"

哈洛说完最后几句话时，社会主义者高声欢呼，向他致意，可是大多数支持自由党和保守党、维护现行社会制度的人却阴沉沉地默不作声。

"我附议。"伊斯顿说。

[["我两边都赞成，"邦迪说。议案就算通过了，虽然大多数的人反对，主席还是宣布大会一致通过决议。]]

这时候，大风暴的势头虽然过去了，雨还在下，所以决定那天不再继续工作。而且，即使天气好转时间也已经太迟了。

"还亏得下雨，"一个人说，"要不，今晚说不定就有几个人被解雇。但事实上即使明天跟星期六上午天晴了，也很难找到那么多的工作给大家做。"

这话一点儿不错：户外的工作差不多都做完了，剩下的工作只是准备上最后一道漆。屋内也只剩下两件工作，一件是粉刷墙壁，一件是给厨房里的木器家具上最后一道漆。

除非公司在别处再接到什么生意，不然到星期六免不了要辞退一大批人。

"注意，"菲尔波特装出教师对学生讲话的口吻说，"希望大家明天特别加把劲，起个大早，就说四点钟吧，谁工作最卖力，星期六有赏。"

"赏什么？歇工么？"哈洛问。

"对了，"菲尔波特回答说，"不但明天好好干活有赏，要是

大家一直象最近这样卖力，到老了做不动的时候还可以上漂亮的济贫院去养老！你们每人可以得到一个头衔——‘穷鬼’！”

大家都大笑起来。

虽然他们大多数人有父亲、母亲或亲戚得到过这个头衔，他们还是哈哈大笑了。

回家的时候，克拉斯在大门口站下来，指着屋子一头的大山墙对菲尔波特说：

“明天干那活，你们要用最长的梯子，六十五档的。”

菲尔波特抬头看那山墙。

可真高呀。

第四十六章

“六 五 梯”

第二天早饭后，菲尔波特、索金斯、哈洛和巴林顿四人到工场去拿长梯。那架梯子有六十五根横档，所以大家管它叫“六五梯”。那原是建筑工人搭脚手架的梯子，为了使它更加坚固，有些梯档下边还加上了铁条。梯子的一边绕着一根铁索。那架梯子又笨又重，用它作油漆工作实在一点也不合适。可是“避难所”的山墙太高了，旁的梯子都不够长，只好将就用一下。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梯子从吊钩上弄下来，装在一辆手推车上推走。不一会儿，他们穿过工场附近那些两边尽是简陋肮脏房屋的小街，开始爬上那条长长的坡道。

夜里下过大雨，现在天上也还盖满了灰暗的云层。笨重的手推车艰难地走在泥泞的道路上；索金斯走在最后，把着梯子的腿掌握方向；其他人稍微在前一点，从两旁扶着梯子。

这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他们才走到坡道的一半，就已经弄得精疲力竭喘不过气来，只好停下来歇一会儿。

“我说干这一行倒也还不坏，不是吗？”哈洛说，一面脱下帽子用手帕拭去脑门上的汗珠。

休息的时候，他们提防着拉什顿和亨特，那两个家伙随时有可能打这儿走过。

起初，没人管理哈洛，因为大家都还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菲尔波特揩拭着脸上的汗水，瘦削的指头抖动得很厉害。

过了一会儿他没精打采地说："可不是，伙计，要餬口这倒是一条路，可是比这更好的门路也还多着呢。"

今天早晨他的风湿病发作得特别凶，心里很不痛快，阴沉的天气也使他感到沮丧；此外，想到要爬高上低在梯子上干一整天活，怕也是他心绪不宁的原因。

"能餬口就不错啦，"巴林顿牢骚满腹地说，为了把车子弄上坡道，他也搞得精疲力竭了。可怜的菲尔波特老爹累得浑身发抖，直喘气。巴林顿看到他那副悲苦的样子，心中感到非常愤怒。

大家沉默了一阵子。一种难以形容的沮丧心情使菲尔波特失去了平时那种诙谐乐观的性格，他心中愁绪万端。以前在同样情况下他打这条坡道上上下下也有许多次了，他心里想：要是每趟推车上这条坡道都能拿到半个金镑，他这辈子就不用再在此地和谁争这口饭吃了。

他在坡道下边一家铺子里当过学徒，那家铺子在几年前已经拆掉了，现在那儿盖了几幢比原来更加神气的屋子。他可以看见他童年时上主日学的教堂。那个教堂在大路另一头不远的地方，三十年前他就是在那里结婚的。等一会儿到了坡顶，他还可以看到山谷那边另一个教堂的尖顶，那是一个墓地里的教堂，他的至亲好友一个个都长眠在那儿。他想，要是有一天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他一定会高高兴兴地去的。如果真有另外一个世界，说不定他们又能团聚在一起哩。

"注意！拉什顿来了。"哈洛突然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

思路。

他们马上又开始推车赶路。拉什顿乘着他的单马车驰上坡道，身旁坐着格林德。马车紧挨着他们身旁擦过，菲尔波特正好走在靠马车的一边，车轮溅起的污泥飞了他一身。

“那些是你的伙计吗？”格林德问。

“是的，”拉什顿回答说，“我们在这上头有一项工程。”

“我看那种推车活儿还是弄匹马来做合算呢，”格林德说。

“重家伙必要时是用马拉的，”拉什顿回答说，接着哈哈一笑：“可是干这种活儿那些驴子就挺够使唤了。”

“驴子”们挣扎着把车子又推上一百码左右，不得不又停了下来。

“我们可不能歇得太久，”哈洛说，“他很可能会到工地去等着，看看我们到底走了多少时间。”

巴林顿本想说真那样就让他等着好了，但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想到他自己虽然不在乎这个工作，别人的情况可不象他这样好。

他们正在休息，另外一头“两腿驴”推着车子打他们身边走过——与其说推，不如说拉，因为他正在缓缓地下坡。他也是个“帝国维护者”，各历史时代的继承人——一个受人鄙视和欺凌的可怜虫，穿着又脏又臭的破衣服，一双烂靴子用几根带子捆在没穿袜子的脚上，大脚趾突出在靴子外面。那辆破烂的车子上装着空瓶和又破又脏的衣服。破旧的外套、裤子、长衫、裙子，还有内衣，满是油腻而且发了霉，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那人两眼盯着地面一步步移动着，不时发出粗里粗气的哼声。

那个可怜虫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索金斯笑着说，“那倒也是条谋生糊口的路子呀。”

哈洛也笑了起来，巴林顿好奇地瞧着他们，心里感到奇怪：他们似乎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们自己说不定也会和这个人一样呢。

“我真不知道他们要那些肮脏的破烂货干什么用，”菲尔波特说。

“做纸，”哈洛简单地回答说。

“有些做纸，”巴林顿说，“有些制成再生布，做成星期天穿的礼服卖给工人。”

“谋生糊口的门路可也叫多，”过了一会儿索金斯说，“那天我在报上念到这么条消息：有个家伙专在各店铺门前逛来逛去，寻找地板门或地窖顶上的活门。要是找到了，他马上走上去往里一跳，把自己摔伤；于是他被送进医院，等伤好后从医院出来，他就可以到那家店铺去敲竹杠，说要上法院控告老板，要求赔偿。老板怕打官司，总是给他些钱打发掉他了事。可是有一回这家伙可倒了霉，一个警察看见他往活门里跳，人们将他扶起来的时候，发现他摔断了一条腿，于是他们把他送进医院。等他伤好回去敲竹杠的时候，给那警察一把抓住领子送去坐了六个月班房。”

“是呀，那报导我也读到过，”哈洛说，“还有一件事：一个家伙叫车子撞了，他们怀疑是他自己故意让撞上的；不过后来他到底还是从坐车的阔佬那儿弄到一笔钱；我记得是一百镑吧。”

“我倒真希望大老板的车子撞到我身上来哩，”菲尔波特

说，他很想说句俏皮话，“我想我还可以从他们那儿捞点儿油水回来。”

大家笑了起来，哈洛正要说话，工地方向出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正从高坡上往下驶来。那是尼姆罗德。他们马上又推起车子向前走，一转眼功夫亨特骑着车子从他们身旁飞快地掠过，看也没有看他们一眼……

他们到达工地时，发现拉什顿根本没有来过，可是尼姆罗德却来过了。克拉斯告诉他们，尼姆罗德发了好大一顿脾气，因为他们本该在早晨六点以前去工场拿梯子的，可是一直拖到早饭以后才去——一桩事儿分做两趟做，到现在那块大山墙还没动工，怎么不叫他生气呢。

他们把梯子抬进花园，放在屋旁的地上，山墙也就在屋子的这一面。一堵八英尺多高的砖墙把“避难所”的院子和隔壁人家的院子分隔开来。砖墙和屋壁中间留着一道六英尺多宽的空隙，在屋旁形成一条通道，或叫一条胡同或小巷。他们把梯子放在通道的地上，梯子的“腿”摆在通道中间，正好对准山墙的中央，竖立起来以后，另一头可以够着前栏。

屋子的阁楼有一扇窗户，刚好在山墙的尖端。下一步得由两个人登上阁楼，从窗户里放下一根长绳，让下面的人把绳子结在梯子上端。然后由两个人站在梯子最下面的横档上“压住腿”，三个人竖梯子，阁楼里的两个人扯绳子，这样才能把梯子竖起来。

他们把邦迪和他的伙伴内德·道森叫来做帮手，分了一下工：哈洛和克拉斯身体最重，站在梯档上压腿；菲尔波特、邦迪和巴林顿“竖”梯子，道森和索金斯到阁楼上去扯绳子。

“哪儿有绳子？”克拉斯问道。

大家茫然望着他。谁也没想到从工场带根绳子来。

“怎么，难道这儿没有吗？”菲尔波特说。

“当然没有！这儿哪来绳子？”克拉斯生气地说，“你们真的没带绳子吗？”

菲尔波特结结巴巴地解释了几句，说他原以为这屋里有一根；其余的人说他们根本没想到绳子的事。

“真他妈的，现在怎么办呢？”克拉斯怒冲冲地嚷着。

“我去工场拿一根来吧，”巴林顿提议说，“来回只要二十分钟。”

“说得倒好！要是碰上亨特，还要挨一顿臭骂！今早第一件要做的工作是搞这座山墙，现在快十点了，还没有动手哩。”

“拿几根短绳子接一接能顶用么？”菲尔波特提议说，“就用捆那边两架梯子的绳子行吗？”

要是搁下工作等人去工场拿绳子，准定会挨一顿臭骂，他们决定照菲尔波特的提议试试看。

于是他们把几根短绳接起来，但是检查了一下发现有几处地方很不牢固，就连克拉斯也认为用这根绳子吊那么笨重的梯子非常危险。

“我看，没有旁的办法，”他说，“只有叫小家伙去工场拿长绳子了，旁人去都不行；六点钟没去拿梯子已经惹得尼姆罗德大动肝火，说我们浪费时间，要是他知道我们现在还没动工，那可更加不得了啦。”

小家伙伯特正在地窖里粉刷墙壁。克拉斯叫他上来，指点了一番，主要是要他尽快赶回来。小家伙飞快地跑掉了，他

们等着他回来，这时候，各人仍旧继续做自己的工作。菲尔波特回去油漆那面小山墙，早饭前他一直在那儿干，还没有完工。在干活的时候，不知怎么他突然感到毛骨悚然起来。他不愿意上去油漆那面高山墙；他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几乎想要求克拉斯让他换点别的工作。那些青年小伙子都肯干这活的，上梯子对他们来说实在不算一回事。昨天，巴林顿就提出过要跟他换一换工作。

可是，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呢，想到这一点他又犹豫起来不愿开口了，他不愿让克拉斯或亨特把他看做是一个衰老得不能上梯子干活的人。他努力自宽自解，他会平安无事地干完这活儿的。

半小时左右伯特回来了，他跑得很快，又背了一副沉重的绳子，累得满头大汗，脸上也红通通的。他把绳子交给克拉斯，又回到地窖里去粉刷墙壁了。克拉斯通知菲尔波特和其余的人都来竖梯子。他把绳子递给内德·道森，道森拿着绳子去阁楼，索金斯跟他一起去了；登阁楼以后，他们把绳子的一头从窗口放下去给大家。

内德·道森一面把绳子往窗外放，一面仔细打量着这根绳子说："说实在的，这根绳子不比刚才接起来的那根好多少。看这儿"——他指着一处磨坏的地方说——"又是一个伤。"

"算了吧，求求你别多罗嗦了，"索金斯说，"一早晨尽讲空话，这活儿不能再耽误了。"

内德不做声了，绳子头已经到了地面，邦迪将绳子系在梯子上端第五、六根横档的地方。

梯子摆在地上，和屋壁平行。如果能成直角，竖立起来就

要容易得多了，可是因为隔壁的屋子和两屋之间的花园墙挡着，梯子放不成直角。这样，竖梯子时阁楼里的人不能笔直地往上扯绳子；也看不见梯子，他们只能站在房里，将绳子搁在窗槛角上往里拉，石窗槛和墙角的砖块会象锉刀一样地磨擦绳子。

系好绳子，克拉斯和哈洛站在梯腿处，其他三个人拖住梯子顶端往上竖；巴林顿个子最高，站在中间，从下面托住梯子的横档，菲尔波特在左边，邦迪在右边，各扶住梯子的一边。

克拉斯打了个招呼，道森和索金斯便开始拉绳子，梯子的顶部慢慢地升到空中。

菲尔波特实在没起多大作用，梯子的重量都压在另外两个人身上，这样也使绳子绷得更紧了。由于他这边劲儿不够大，巴林顿和邦迪得帮他支撑，弄得梯子晃来晃去，如果他们三个人气力差不多，就不至于这样了。

阁楼上的道森和索金斯用力扯着绳子，当梯子的顶部才升起一半多一些的时候，他们发现窗边的砖块已被绳子磨出了一道小槽；他们虽然用尽力气往上拉，却时时感到绳子拉不动了，似乎下边的人完全松开了手，或是没有往上竖。

事实也正是这样。梯子实在太重了，下面三个人支持不住，有几次不得不松下手来喘口气，这时绳子便得吃住整架梯子的重量，绳子最吃重的部分正好在窗边砖墙的楞角处。不久，就在下边的人松手休息的时候，道森发现过的一处磨坏的地方正好搁在砖墙锋利的楞角上。绳子的一头挂着沉重的梯子，道森和索金斯抓着另一头拼命往后拽，就在这时候，绳子象棉线一样地绷断了。道森和索金斯抓着绳子这一头往后打

了个踉跄，绳子的另一头象一条巨大的鞭子在空中飞舞。梯子马上猛烈地晃动起来；站在梯子下边的巴林顿高举着双手，紧紧握住一根梯档，死命往上托着。邦迪在他右边，也高举着双手推着梯子的一边；左边，在梯子和墙壁之间，是菲尔波特。

他们竭力想托住那强大的重压，可是菲尔波特没有力气，只挣扎了一下，梯子摆到左边哗啦一声压了下来，把菲尔波特打倒在墙边地上。他脸朝下倒了下去，梯子横压在他肩部，铁索缠绕的一头正好打着他的脖子，他的脸撞在墙根的砖块上。他静静地躺着，一声没吭，鲜血从脸上的伤口往外直淌，耳朵里也淌着血。

巴林顿也被打倒在地上，头和臂膊压在梯子下面；头上和脸上都划破了，淌着血，他已经失去了知觉；其他的人在梯子倒下时都还来得及跳开去，没有受伤。工人们听到喊声都跑到出事的地方来，大家马上把梯子从这两个一动不动的人身上移开。菲尔波特看上去就象已经死了，[[伊斯顿跑去找邻近的医生，几分钟后医生来了。

医生跪在地上，仔细检查菲尔波特被压坏的身体，他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其他人站在旁边，恐惧地屏住声息。]]

[巴林顿还算运气，他只昏迷了一会儿，这时靠墙坐着，他伤得不厉害，只有几处轻微的伤口。]

[[医生对菲尔波特的检查很快就结束了，他站了起来，还没有开口，大家已经从他脸上看出：]]他们最害怕的事情被证实了。

菲尔波特死了。

第四十七章

食 尸 鬼

巴林顿那天没有再干活，回家之前，他到医生那儿去了一趟，医生替他把头上和手臂上的伤口包扎起来。菲尔波特的尸体由一辆救护车运走，送到墓地的停尸所。

事件发生不久，亨特来到那所屋子，一看山墙的油漆工作还没开始动手，马上大叫大嚷起来。等他知道发生了事故，又怪他们为什么要用那根旧绳子，他说他们本来就该去要一根新绳子的。他和克拉斯偷偷地谈了很久才走。克拉斯告诉他，菲尔波特没有亲属，他在一个互助团体里保过十镑的人寿险，克拉斯本人也是那个团体的成员。他还知道，菲尔波特已经安排过：要是他死了，这笔钱将付给他寄宿处的那个老婆子，她是他很要好的朋友。经过这次密谈，克拉斯和亨特得出结论：那老婆子很可能乐意摆脱替菲尔波特料理后事的麻烦，克拉斯既是死者的好友，又是那个团体的成员，代她承办丧事是最适合不过的了。他跟那老婆子原来就有点认识，所以打算马上去看她，要求她委托自己办理一切事务。当然，在验尸以前还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不过棺材是可以先做起来的——亨特认识停尸所的管理人，进去量一量尸体当可以办到。

商量妥善以后，亨特去吩咐送新绳子来，不多久克拉斯也悄悄溜去看菲尔波特的女房东了。他在离开之前先安排了足够的工作让大家做。他走得人不知鬼不觉，直到快十二点钟他回来时，大家才知道他曾经离开过。

一点钟左右，新绳子拿来了，这一次梯子顺利地竖了起来，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哈洛上去漆那山墙，他有点战战兢兢，他们同意叫索金斯一直站在下边，替他扶住梯子。那天下午大家都感到紧张，干活时特别小心翼翼。

伯特刷完了地窖，克拉斯叫他到外面来油漆一扇边门。这孩子正在干着，有一个面孔一本正经的人走来和他攀谈，向他打听发生事故的情形。这位表情严肃的陌生人带着同情的神情，询问了死者的姓名，还问死者结过婚没有。伯特告诉他菲尔波特是个孤老头儿，没有儿女。

"啊，也好，这倒还好些，不是吗？"陌生人说，悲伤地摇摇头，"你想，要是留下孤儿没人养活，那才更糟呢。你大概不晓得他住在哪儿吧？"

"我知道，"伯特说，他把地址告诉了他，心里感到有点奇怪：很显然这个一本正经的人并不认识菲尔波特，可是他为什么显得这样难过？他打听这些又是为什么呢？

"谢谢你，"这个人说，一面从袋子里掏出笔记本，记下地址。"真要谢谢你啊，再见吧！"他匆匆地走了。

伯特也说了声再见，回过头来继续工作。那位神秘的陌生人刚拐过弯去，克拉斯沿着花园的小径走了过来。

"他要干什么？"克拉斯问，他看见那人和伯特谈话了。

"我也弄不清；他打听这次事故，问乔留下儿女没有，还问

他住在哪儿。我想他一定是个好人。看来他很为那件事感到难过哩。”

“噢，他很难过，是么？”克拉斯说，脸上显出一种古怪的表情，“你不认识他吗？”

“不认得，”孩子回答，“不过我想他或许是哪家报馆的记者吧。”

“他可不是什么记者：他是斯奈钦老头，替殡仪馆拉生意的。他钻头觅缝找生意；尽管他自以为十分机灵，这趟可要落空了。”

第二天早晨巴林顿回来上工，吃午饭的时候大家对那事故议论纷纷。有人说亨特老早就晓得绳子磨得快要断了，可是他竟然还说那种风凉话。纽曼说：三个星期以前他们在别处竖梯子时，就把那根绳子给亨特看过，瘟神说绳子没有毛病，不碍事。除了纽曼以外，另外还有几个人也说曾经向亨特提起过绳子的事，亨特也是这样回答的。可是当巴林顿提出要他们在验尸时作证时，他们一个个都突然不开腔了。事后巴林顿找纽曼谈，纽曼说：就算他去作了证，人死不能复生，对菲尔波特没有一点儿好处，而自己却要受害无穷。这样 来，在拉什顿公司固然别再想找到活干，其他许多老板也一定不会再录用他了。

“所以，要是你提到那件事的时候，可千万别把我的名字也扯进去，”他最后说。

巴林顿不得不承认，要是从各方面考虑一下，纽曼这种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实在也无可非难。他觉得硬要他或别人做对他们自身有害的事情，也是不大公平的。

十一点光景，瘟神到这屋子来对一部分工人说：因为当前要干的活不多，叫他们回去，等到付工资那天再来。他说公司已经对一两处工程投了标，所以星期三大家可以回来看看，说不定那时候还需要几个人。巴林顿在聚餐会上发表过演说，他以为这次一定也会被“裁掉”，可是没有，大家都说要不是发生了这次事故，他肯定会被解雇的。

尼姆罗德临走之前，吩咐欧文和克拉斯马上到工场去，木匠佩恩在那儿做菲尔波特的棺材，等他们到达的时候，估计棺材可以完工了，克拉斯接着可以替棺材上漆。

瘟神告诉欧文说，他已经把棺材上的牌子交给佩恩，并且已经向他交待该怎么办，他又叫欧文不要花太多时间去写牌子，因为连那具棺材也没有花几个钱。

他们到达工场时，佩恩的工作已快结束，棺材是用榆木做的。只要将里面接头的地方用柏油涂抹一下就可算完工了，佩恩正从火上把一个盛着已化开的柏油的罐子拿下来，准备动手去涂。

那具棺材是便宜货，没有时间仔细打磨，克拉斯马上着手涂漆，打算只上两道清漆。在克拉斯上漆时，欧文就在一边写牌子，牌子是一块很薄的锌片，上面涂点黄色的漆充作铜牌，牌上这样写着：

约瑟夫·菲尔波特

死于

19—年9月1日

享年五十六岁

*　　　*　　　*

下星期一早晨进行验尸，拉什顿和亨特都怕巴林顿会对他们提出什么控诉，于是贿赂了一些人，并且设法把自己的几个朋友安插在验尸陪审团里。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害怕，因为巴林顿自己并没有看到过也没有提醒过亨特注意那根绳子；而且他也不愿意未经本人同意就提出那些见证人的名字。找来作证的克拉斯和其他人都说那完全是一件意外事故。他们都没有发现绳子有什么毛病。亨特也发誓说他什么也不知道——没有人跟他提起过绳子有毛病，要是有人说了，他一定马上会换一条新绳子的。

菲尔波特的女房东和拉什顿先生也被找来作证，最后陪审团判定菲尔波特的死亡是出于意外事故，并说他们认为这件事任何人都不承担责任。

验尸官宣布验尸结束，验尸陪审团成员和证人陆续走出房间，亨特跟在拉什顿后面走了出来，这件事解决得很顺利，他希望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拉什顿谈几句话，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可是拉什顿走了出去，看也没看他一眼，亨特只好又回到刚才验尸的屋子里，找验尸官领取下葬的许可证。这种证书一般发给死者的朋友或承包殡葬事务的人。亨特回到屋里时，发现在他出去的时候，验尸官已经把许可证交给菲尔波特的女房东，而她已经带着证书走了。于是他急急忙忙赶出去找她要那份证书，可是那女人早已经走得无影无踪。

克拉斯和其他工人也走了，他们匆匆地赶回去工作，亨特踌躇了一下，认为不拿到证书也没多大关系。反正克拉斯已

经跟那女房东安排好下葬的事，证书往后拿也行。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之后，他就不再将那件事放在心上了：那天下午他还要去算几笔帐——有几处准备投标的工程，他要去估一下价。

那天晚上，克拉斯和索金斯喝过晚茶以后，按照预定计划在木匠处碰头，准备把棺材抬到停尸所去，瘟神约定八点半钟也去那儿。亨特打算就在停尸所办丧事，从那儿到工场不消一刻钟；今晚他们只要将尸体装进棺材，把棺材盖钉上就得了。

克拉斯和索金斯出发的时候，风刮得很大，雨也下得很大，他们把棺材扛在肩膀上，棺材上盖着一块黑布。他们还带了一对小脚凳，准备架放棺材。小凳每人带一只，斜挂在胳膊上。

他们路过板球俱乐部，这地方实在有点诱人，他们决定进去喝一杯——只不过驱驱寒气而已。因为棺材不能抬进酒店里去，他们将它竖起靠在墙边，放在离店门不远的地方，克拉斯笑着打趣说，棺材总不至于被人偷去吧。"老伙计"给他们端上酒，各人半品脱，他们刚刚喝完，忽听得门外哗啦一声，连忙冲出去，发现棺材被风吹倒在地，底朝天横躺在人行道上，盖棺材的黑布也吹到泥泞的街心去了。他们一看到这情形，赶忙擦去棺材上的污泥，再将它包起来，继续向停尸所前进。亨特已经在那儿等他们了，他跟看守人正起劲地谈着什么。电灯开亮了，克拉斯和索金斯走进停放尸体的房间，看见大理石板上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尸体不见了。

"今天下午斯奈钦到这儿来，带来一辆手推车和一具棺

材，"看守人解释说，"那时我正好不在，我女人不知情，把钥匙给了他。"

亨特和克拉斯茫茫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会有这种事！"克拉斯定下神来才说。

"你不是说你已经跟那个老太婆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吗？"亨特说。

"是啊，"克拉斯回答说，"我星期五去看过她，告诉她一切由我来办，她说好的。我还告诉她我是菲尔波特顶要好的朋友，他曾经和我说过，要是他出了什么事，要我替他照料一切。我还告诉她我们要尽量节省开支。"

"是么，我看你把事情搞糟啦，"尼姆罗德苦恼地说，"我本该自己去看她的。我看你已经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了，"他用一种哭泣的声音又加了一句，"总是这样的；什么事情我不亲自动手就出毛病。"

接着是一阵叫人难受的沉默。克拉斯心里想：事情所以弄糟，主要的毛病还是出在验尸后没从验尸官那儿弄到许可证。不过他不敢这样说。

外面仍旧下着雨，雨水从半开着的门外打了进来，使得停尸所里的空气比平时更加阴冷潮湿。空棺材靠墙放着，大理石的石板上还沾着血迹，尸体搬走以后，看守人还没有来得及擦去那些血迹。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克拉斯终于开口说，"一定是互助会里有会员帮斯奈钦的忙，出头来承办这件丧事；他根本没有权利这样做。"

"有权也好，没权也好，他已经做了，"瘟神回答说，"你

们还是把棺材抬回工场去吧。”

克拉斯和索金斯只好回工场去，一会儿尼姆罗德也来到工场了。

“我一路走一路在想这件事，”他说，“我们可不能就这样向斯奈钦认输了；你们两人把棺材和脚凳放在手推车上，我们带着这些一块儿上菲尔波特家去。”

尼姆罗德走在人行道上，另外两人推着车子走，大约九点半光景他们到达了温德莱那里菲尔波特过去住的那条街上。他们呆在菲尔波特家对面一处黑暗的地方，离那屋子只有几码远。

“我看最好我们等在这儿，你先进屋去看看情形，”瘟神说，“跟她接头的一直都是你。得先去看看尸体在不在那儿，不然带了棺材进去也没用；照我看，斯奈钦很可能已经把尸体弄到他家里去了。”

“对，对；我想这是最好的办法，”想了一下之后，克拉斯同意他的意见。

于是尼姆罗德和索金斯躲到一座空屋子的门廊下，手推车留在街边，克拉斯穿过街去叩打菲尔波特家的门。他们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手里拿着一支蜡烛出来开门；克拉斯走进去之后门就关上了。过了一刻钟光景，克拉斯又出现了，他出门穿过街向他们等着的地方走来。门半开着，没有掩上。克拉斯走近的时候，他们可以看清他手里拿着一张纸。

“行啦，”他走到他们面前，用低沉而嘶哑的声音说，“证书弄到了。”

瘟神急切地把纸抢过来，借着克拉斯擦亮的火柴光，细细

查看了一遍。一点不错，这正是许可证，他放心地透了口气，然后将它夹在笔记本里，放进上衣里面的口袋，这是个很保险的地方。克拉斯在讲述他同老婆子办交涉的经过。

看来那位互助会的会员跟斯奈钦一起去找过老婆子，连哄带骗要她答应了把丧事包给他们去办。要她到验尸官那儿去拿证书的也正是他们——他们谨慎地避开了验尸，以免引起亨特或克拉斯的怀疑。

“今天中午他们把尸首弄回去的时候，”克拉斯说，“斯奈钦想从她那儿把证书也弄到手，可是她仔细想了一想，有点怕，没敢答应他，因为她已经跟我有约在先，心想还是跟我碰过头以后再说；她就对他说证书星期四再给他；就是他预定下葬的那天。”

“他会发现他迟了一天啦！”瘟神说，阴森森地咧开嘴笑了起来，“我们星期三可就把事情办完了。”

“起初她不肯给我，”克拉斯最后说，“我告诉她，要是斯奈钦那老家伙要她付那口棺材钱，我们会替她对付的。”

“我看他不至于声张出来，”亨特说，“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现在那么急切地要找生意。”

克拉斯和索金斯把手推车推到街这边来，从车上抬下棺材，一直抬进屋里去，尼姆罗德走在头里。

那老婆子端着蜡烛等在过道口。

“快把这件事办完就谢天谢地了，”她说，一面带他们走上狭窄的楼梯，她后面紧跟背着脚凳的亨特，克拉斯和索金斯扛着棺材走在最后面。“快把这件事办完就谢天谢地了，殡仪馆的承包人这个走了那个来，真把我给烦死了。从上星期五起

已经来了十多个，都是来兜揽生意的，还不说那些从门缝下边塞名片进来的，还有托人来说的。我修了双靴子，修好以后那个靴匠竟亲自送到我家来——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就是为了想带张殡仪馆承包人的名片给我。

"送牛奶的人也拿来一张，还有面包师傅也给了我一张，星期六我到蔬菜铺子去买星期天吃的菜，那位老板也给了我一张。"

[[上了楼，老婆子打开一扇门，走进一个小房间，里面陈设着简陋的家具。

窗框的下半部挂着一块镶着花边的破窗帘。屋子很矮，天花板褪了颜色，裂开着一条一条的缝。

房里有一只东倒西歪的木制小洗脸架，靠墙放着一张很窄的床，床上铺着破烂的灰色被子，被上放着一堆东西，里面有死者出事时所穿的衣服。]]

窗前有一张小台子，上面放着一面小镜子，床边放着一张藤椅，地板上铺着褪成淡褐色的地毯，花纹也已经看不清楚了，有几处地方还磨了洞。

装着菲尔波特尸体的棺材架在一副脚凳上，摆在这间凄凉的房间中央。凭着闪烁不定的暗淡烛光可以看出这口盖着白布的棺材，凄凉、孤独，令人感到可怕。

亨特把他背来的脚凳靠墙放着，另外两个人将空棺材放在床头地板上。老婆子将烛台放在壁炉架上退到一边，一面说他们反正不用她帮忙。他们三个人脱下外套放在床铺的一头，克拉斯从袋子里摸出两把大螺丝起子，递一把给亨特。索金斯端着蜡烛，克拉斯和亨特先将他们带来的那口空棺材的

螺丝拧开，取下了棺盖：棺材其实不空，因为他们在里面放了一只工具袋。

“我想要是把那口棺材从脚凳上搬到地板上，做起活来该更加顺手些吧，”克拉斯说。

“不错，我也这样想，”亨特回答说。

克拉斯扯下那口棺材上的白布，将它抛到床上，那口棺材露了出来，外表和他们带来的一口很相象，也是榆木做的，有一块普通的假铜牌钉在上边。亨特捧住棺材的一头，克拉斯捧着另一头，他们把棺材从脚凳上抬了起来，移放到地板上。

“他不很重，这倒是件好事，”亨特说。

“他一直是精瘦精瘦的，”克拉斯回答说。

棺材盖上有八枚螺丝钉，每枚的头上都盖着一颗大头铜钉，所以要起掉螺丝钉还得先把铜钉去掉。螺丝显然是别处用过的旧东西，一看就可以知道：都生了锈，而且大小不一，有的太大，有的又太小。那些螺丝旋得很紧，他们弄得满头大汗，才起掉四枚。过了一会儿，亨特从索金斯手中接过蜡烛，让他也来试试看。

“这些鬼螺丝，真象钉在里面有一百年了，”亨特恶狠狠地说，用手帕擦去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

另外两个人跪在棺材盖上，一面喘气一面哼着，继续使劲地拧那些螺丝钉。突然克拉斯咒骂起来，原来他在拧一颗螺丝时，把螺丝头的半边弄碎了，差不多就在这一刹那，索金斯也碰到了同样的倒霉事儿。

这以后，亨特又拿起螺丝刀亲自动手，他们拧掉了其余所

有的螺丝，只剩下那两颗碎了头的，克拉斯从工具袋里拿出一柄锤子，一把凿刀，把剩下两颗螺丝的顶部削去。可是这还不济事，螺丝依旧将棺盖紧紧地钉在棺材上，于是他们只好将凿刀硬敲进棺盖下面的缝隙里去，将盖子扳起来，这样他们可以抓住它往上掀。他们终于扳掉了棺盖，但把棺盖的一边给弄裂了。这时候，尸体赫然露了出来。

菲尔波特脸上的伤口和乌青虽然还看得出来，可是由于死后皮肤变成了死灰色，所以那斑斑伤痕并不十分显眼。他脸上露出了一种宁静平和的神情，双手交叉搁在胸前，穿着白色的尸衣，衬在棺材四周镶着白花边的尸布几乎将他全身覆盖住了，看起来他真象在安详的熟睡之中。

他们把棺盖丢在床上，将两口棺材并排放在地板上，尽量使它们紧靠在一起。索金斯站在一边，左手端着蜡烛，右手闲着，准备在必要时帮一把。克拉斯站在这一头，抓住死尸的脚踝，亨特站在另一头伸出两只爪子似的大手，抓住死尸的肩膀——那双手跟一种猛禽的爪子简直一模一样，他们把尸体拖出来，放进另一口棺材里。

亨特象是一个食尸鬼，俯伏在尸体上整理着尸衣和包尸布，克拉斯将碎棺盖放在另外那口棺材上，把棺材推到床底下去免得挡路。然后，他又从工具袋中拣出一些要用的螺丝钉和钉子，这时亨特已经将尸体安放妥帖，他们就开始钉棺盖了。钉好之后，他们把棺材抬到脚凳上，外面包上被单，那口棺材看上去跟他们进屋时看到的一口完全一个样，这使得他们同时都想到一个问题：要是斯奈钦一时心血来潮也上这儿看看，把尸体搬了去那可怎么办呢？倘若他真这样做，先把尸

体送到了墓地，他们也就不得不把证书交给他，那么，他们就白费这一番心血了。

他们匆匆商量了一阵，认为最可靠的办法还是用手推车把尸体弄到工场去，等到下葬的时候再从那儿搬走。于是，他们把棺材从脚凳上抬起来，亨特掌着灯准备下楼，由于楼梯很窄，楼梯的拐弯处又小，要把棺材抬下楼倒是相当不容易的事。不过，他们到底还是将棺材弄了下来，装上手推车，用黑布盖好。天还在下雨，车上的灯已经快要熄灭，索金斯修剪了一下灯芯，把灯弄得亮一些，然后就出发了。

亨特在街角处跟他们分手，因为他没有必要陪他们一同去工场——其余的事情他们知道怎样料理。他告诉他们，第二天一早他会尽快去安排下葬的事，一有头绪他就到工场来找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抬棺材下葬。他走了一小段路，又回过来叫住他们。

“你们俩知道，这件事用不着在外边张扬，”他说。

克拉斯和索金斯说他们很明白，不会乱说乱道，叫他放心。

亨特走后，克拉斯掏出表来看，再过一刻钟就是十一点了。不远处有一家酒店，灯光透过薄雾一闪一闪地发出亮光。

“要是加把劲，还能在酒店关门之前赶上喝一杯哩，”他说。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尽可能地加快了脚步。

走到酒店门口，他们把车子歇在外面，走了进去，克拉斯叫了两品脱淡啤酒，让索金斯替他会钞。

因为刚才费了不少气力，他们感到口很渴，于是各人匆匆喝了一大口酒。“这活儿该怎么算？”索金斯问，“这可不比平常

的'装棺',我看给我们每人一个先令总太少了吧?"

"当然不能和平常一样,"克拉斯回答说,"我看最少总得,"他想了一想,"总得给两个半先令一个人。"

"那还马马虎虎,"索金斯说,"我也正想说半个克朗呢。"

克拉斯同意就是给半个克朗也不算太多。

"我们怎样把它登在计工表上呢?"过了一会儿,索金斯问,"要是我们只记'装棺'一次,他们也许跟往常一样只给我们一个先令。"

克拉斯沉思地抽着烟。

"我想最好这样记,"最后他说,"'菲尔波特的丧事,装进、抬出各一次,外加将尸体抬到工场。'这样行吗?"

索金斯说这是最好不过了。酒店老板通知大家关门时间已到,他们正好喝掉了最后一口酒。手推车还停在原来的地方,黑布已经透湿了,雨水凄凉地从折皱处往下滴。

工场前面有块荒地,他们必须穿过荒地才能到达工场的大门,天色漆黑,灯光很微弱。荒地上停着许多马车和货车,地面被水坑和垃圾堆弄得高低不平,他们经过那儿时不得不小心翼翼。车子颠簸得很厉害,费了不少周折,他们才到达大门。克拉斯傍晚时已从办公室里取到了钥匙,他们打开锁推门进去。不一会儿,他们又打开木工场的门,点上煤气灯,摆好脚凳,把棺材抬了进去,架在凳上。然后他们仍旧把门锁上,将钥匙放回原处,但是他们把大门的钥匙随身带走了,走过办公室的时候把它丢在门口的信箱里。

他们才走出大门,迎面突然碰到一个警察,他用灯笼照照他们的脸,问他们开锁干什么……

第二天早晨，亨特忙得不可开交，他必须去看几处新开工的工程。那些工程都很小，大多只要花两三天功夫就可以完成。

这些事儿几乎占去他整个早晨，但他仍抽空安排妥了下葬的必要准备工作。他把葬礼安排在星期三下午两点钟，那一天他们将先把棺材移到墓地的停尸所，再从那儿抬出去下葬，亨特认为棺材从工场里抬出去未免有碍观瞻。

下葬那天，虽然亨特竭力不让声张，还是有一群人在停尸所外边等候送葬。这群人里有一些是菲尔波特的老朋友，他们正好失业闲着，比尔·贝茨和半醉汉都在里头，可那天他们都没有喝醉。巴林顿和欧文也在那儿，他们没去上工特地赶来送葬。这些人也就有代表其他工人的意思，因为巴林顿拿来一个大花圈，是拉什顿公司的工人合伙买了送来的。那些工人误不起工，不能来送葬，但是都想向自己的老伙伴表示一点心意，他们把送花圈当做仅次于亲自送葬的最好的办法。花圈上有一条白飘带，上面有欧文书写的适当的题词。

两点整，柩车和送殡的马车出发了，同行的有亨特和另外四个脚夫——克拉斯、斯莱姆、佩恩和索金斯，他们都穿黑衣服，外面还罩着长礼服，头上戴了礼帽。他们虽说是同样的穿戴，但看起来却各有显著的特色。克拉斯的外套是用深黑色的光滑的布料做成，不久前刚染过，他的帽子帽峰很低，帽顶很宽。亨特的外套是哔叽的，已经褪了色，他的帽子又高又直，帽顶只比帽边稍窄一点。至于其他人，都戴着各个年代、各种式样的帽子，他们的“丧服”的颜色，从棕褐到深蓝，应有尽有。

他们的衣服大多是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旧衣铺里买

来的，这就是上述区别的来由，那些衣服，除了现在这种场合，他们轻易是不穿的，因此永远穿不破。

棺材抬出来装上了柩车，亨特将巴林顿交给他的那个花圈放在棺材上，并把他自己带来的一个也摆在一起，那个花圈上也有一条类似的飘带，上面写着："深致哀悼，拉什顿公司敬挽。"

比尔·贝茨和半醉汉看到搭马车的只有巴林顿和欧文两人，便走到车前问是否可以让他们也上车来，欧文和巴林顿都不反对，他们觉得没有再问其他人的必要，就这样上了车。

这时候，亨特已在柩车前面几码的地方站定，四个脚夫也各就各位，棺材每边各站两人。送葬的行列出发了，转入大街时，他们看到斯奈钦阴沉沉地站在拐角上。亨特假装没看见他，两眼直愣愣地往前看，可是克拉斯修养没那么好，露出了一丝嘲弄的微笑，斯奈钦气得嚷出声来：

"没关系！我赔不了什么！我的棺材还可以给别人用！"

到墓地约有三英里路，所以他们一走出城里那些熙熙攘攘的街道，亨特就叫柩车停下来，他爬上去坐在车夫身旁，克拉斯坐在另一边，另外两个脚夫站在车夫座位后边的空处，剩下一个到后面一辆车的车夫身旁找到了个座位；于是，他们加快速度前进。

快到墓地的时候他们放慢了速度，最后在离墓地大门五十码左右的地方停下来。亨特和脚夫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他们穿过开着的大门直往教堂门口走去，那儿有一个身穿黑褐色长衫的管事人在等着他们，那人闪在一边让他们把棺材抬进去，放在一张支在轴上可以转动的高台子上。棺材抬进去

时是脚朝里面的，放下以后，管事人马上转动台子，使脚对着门，这样抬出去时可以方便些。

教堂里有一排专门为办理丧事的人设立的座位，亨特和脚夫们坐在这儿等候牧师。巴林顿和其他三人坐在他们对面。教堂里没有祭坛，也没有讲台，只是在中间走道的一端有块地稍稍隆起，上面放了一张读经桌子。

等了十分钟光景，牧师进来了，他一直走到桌子跟前，开始用一种含糊不清的声音很快地做起祷告来。幸好每一个座位上有一本印着祈祷文的小书，不然，听他祷告的人怕没有一个能听出他嘴里咕噜些什么。要是在任何别的场合，人们看见这副急急忙忙讲话的模样，或者想到这人竟然真的自以为在跟上帝讲话，一定会笑起来的。他露出一副漠然瞧不起人的神情，一面背诵——说他是唱或是咕哝都可以——祈祷文，一面阅读管事人放在桌子上的证书和另一些文件，看完以后，又茫然扫视教堂一周，最后眼光落在比尔·贝茨和半醉汉身上，露出一种好奇的神情，这两人正努力在小书上寻找牧师念的那段祈祷文。然后，他的注意力又转到自己的手指上，他伸直了胳膊，鉴赏着自己的指甲。

在这可悲而又可笑的仪式进行的当儿，穿黑褐色长衫的管事人，不时以洪亮的嗓子机械地哼一声"阿门"。牧师读完了祈祷文走出教堂，穿过一排排的墓碑取近路走向墓穴。四个脚夫抬起棺材跟着管事人也朝那里走去。在离墓穴几码的地方，牧师走来跟他们会合在一起，他原先是站在一条路的拐角处等候他们的。牧师走在行列最前面，手里捧着一本翻开的《圣经》，又开始念诵祈祷文，其他人慢慢地跟在后面。

牧师穿着一件黑色的旧长衫，外面罩了件又脏又破的白袈裟。这件脏罩衣本来就不很雅观，加上他平时懒得整理，看上去简直不成样子。罩衫耷拉着挂在身上，下边露出的黑褂子一边比另一边长六、七英寸。这可怜的人每办一次丧事只不过得到七先令六便士，而那天他才主持了四次葬礼，因此对他的打扮怕也不能过于挑剔，很可能他是由于收入微薄穿不起干净的衣服——至少为下等人举行葬礼是犯不着穿好衣服的。

牧师继续含糊不清地念着祈祷文，别人把棺材放进墓穴，那些碰巧背得出那段文字的人勉强可以听出他念的是：

“因为全能的上帝已经发了大慈悲心接受了咱们这儿死了的兄弟的灵魂，咱们因此把他的尸体安葬在地下；土归于土，灰归于灰，尘归于尘——”

管事人把土撒在棺材盖上，人们可以听见凄凉的沙沙声，牧师念完剩下的一段祈祷文就转身向教堂走去。亨特和其他送葬的人走向墓地的大门，柩车和马车就等在大门口。

在回来的路上，他们看到另外一队送葬的行列朝他们走来。那辆柩车很简陋，车门关着，只有一匹马拉车。前面没有主持葬事的人，两旁也没有脚夫跟着走。

那是贫民的出丧行列。

三个男人跟在柩车后面，显然都穿上了星期天穿的衣服。到达教堂门口时四个穿便服的老头儿走上来打开柩车的门，将棺材抬到教堂里去，那三个人跟在后边，他们显然是死者的亲属。四个老头儿是济贫院里的人，他们来抬棺材每人可得六个便士。

他们将棺材抬下车时，亨特这一行人正好走过去，大部分人站了一会儿，看着他们把棺材抬进了教堂。棺材很粗糙，是白松板做的，既没有上漆也没有包什么东西，除掉盖上有一块四方的白铁片外，也没有其他任何装饰。拉什顿公司的人站立的地方离他们太远了，谁也没有认出送殡的人是谁，也看不清铁片上写的是什么，倘若站近一点，他们就会看见那铁片上草草涂着几个黑字：

杰克·林登

享年六十有七

有人也会认得出那三个送殡的人就是林登的三个儿子。

至于那几个脚夫，全是退休的工人，他们已经得到了“贫民”的头衔。其中之一是莱瑟姆老爹，那个做百叶窗的工人。

第四十八章

东方智者

再下一个星期的周末，拉什顿公司辞退了一大批工人。巴林顿和所有临时工都被解雇了，包括纽曼、伊斯顿、哈洛等人在内。要干的活计很少，看来其他的人也都有点儿靠不住。夏季差不多快过去了。被解雇的人很少有希望在别处找到工作，因为大多数公司都在裁减工人。

城里还有点生意可做的商号，值得一提的只有一家，就是糊弄局公司。这家公司在那个夏季里很有点出人头地，抢走了拉什顿公司指望弄到手的几笔大生意，还拉去了拉什顿公司的一些老顾客。

这家公司接受生意时索价很低，几乎只有拉什顿公司的一半。他们有个监工，据说他的小拇指比尼姆罗德的大腿还粗哩。夏天有些工人在这两家公司都做过工，他们说，在糊弄局公司干过活，再到拉什顿公司干活，就象在度假日。

纽曼在跟哈洛和伊斯顿谈话时说："那儿有个家伙一天被糊二十五卷纸，裁纸上浆全一个人对付；说到油漆匠，他们一个人要抵我们仨，你要是在那儿干活呀就得跟他们一样，要不就得滚蛋。"

关于糊弄局公司苛待工人的传说不管是真是假，也不管

有多少夸大，别的公司争不过他们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们包的生意，只要花该花时间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完成，或者说就可以糊弄过去。

到九月底已经有大批工人失业，一场灾荒免不了随之而来，城里富有经验的头面人物已开始准备上演通常的所谓"赈灾"滑稽丑剧。博希尔牧师先生谈到要重新开办劳动工场；慈善协会的秘书先生呼吁大家多多捐钱和捐助旧衣破鞋——协会的经费早已因为支付他最近一季的薪金而空空如也。还有谣言说施粥场也将早日重新开张出售"营养品"，慈善家们开始大谈义卖和分发粥券的事。

拉什顿公司间或弄到一两宗生意，工人们被叫回去做几个钟点，可是巴林顿却一直没有被找回去过。他穿得比过去更好，手头也从不短缺，跟他一同干过活的工人对他的生活情况感到困惑不解，大家议论纷纷。他经常有一个半个先令借给别人，随时能够请人上酒店喝上两杯，至于他到处散发的大量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和传单，更不用说要花费多少钱了。他住在温德莱那边，可是老是到城里一家小餐馆吃饭，而且还经常邀请一两个老伙伴一同去那儿。有时他的朋友邀他晚上到家里去喝茶，要是他朋友家有小孩，他总要顺路到店里去买一袋糕饼或水果带去给他们。

大家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他手头宽裕的原因。有些人说他是个乔装的绅士；有些人说他有有钱的亲戚，因为他是社会主义者，他的亲戚耻于和他来往，但答应给他钱花，只要他改名换姓避开他们。有些自由党人说他受保守党的津贴，说保守党人阴谋分裂进步的自由党。刚好那时候城里出了几次

盗窃案，窃贼偷了东西逃之夭夭，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可怕的谣言，说巴林顿是罪犯，因为他得了不义之财，所以能够那样自由自在地花钱。

十月中旬城里发生的一件大事闹得满城风雨，那些比较次要的事情，例如失业和饥饿，几乎叫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格莱鲍·德·安克罗斯兰爵士在为祖国效劳的事业中又高升了（这个国家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他的），现在他不但得到更高更荣耀的地位，而且理所当然，他还得到一份更大的俸禄。他的俸金将增加到七千五百镑一年，也就是说一百五十镑一星期，由于这种高升，他有必要先辞掉原来的职位争取重新当选……

[[穿破裤子的保守党工人空着肚子在街头奔走，互相报告这个好消息：他们党里的人如此飞黄腾达，这对麦格斯市是多大的光荣啊。他们为这件事大吹大擂，并且在他们破靴子许可的条件下，大摇大摆，高视阔步。

他们把印有格莱鲍爵士肖像的竞选书贴在自己的窗户上，给他们吃不饱肚子的小孩系上黄蓝相间的缎带——格莱鲍爵士的徽号。

自由党人怒气冲冲，他们说保守党利用他们没有准备好候选人的机会，卑鄙地把一次选举强加在他们头上。]]

他们对那俸金倒还没有多大意见，最使他们感到气愤的是突然进行选举的事。这太不公平了，当自由党的领导人还跟往常一样对选民不屑一顾的时候，格莱鲍爵士却在一个月以前就在他的选民中间大肆活动，狡猾地准备了这场竞争。他

为竞选奔走活动实际上已经有六个月了！去年冬天他对本城的球队大献殷勤，为不少足球比赛举行了开球式。他还参加了水牛社和德鲁依会，又被选为骷髅会社的主席。虽然他不拒绝喝酒，可是对戒酒协会却表示友善，甚至有好几次还主持了禁酒大会。至于替学校里的穷孩子们举行茶会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更不必提了。简而言之，[[几个月之前，他已经成为一个保守党人所谓的活跃的政治家了，可是直到选举的事突然临头，可怜的自由党人却一直蒙在鼓中，连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哩。

"自由党三百人会"匆匆地举行会议，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伦敦去物色他们的候选人，但是因为代表团去时离投票的日子只有一个星期了，这个使命没有能够完成。于是他们在亚当·斯韦特先生的主持下再次集会，拉什顿和迪德卢姆都出席了会议。]]

在听取代表团报告的时候，聚在一起的那一伙奴隶主一个个垂头丧气，面色阴沉。接着大家忧郁地沉默了一阵。最后拉什顿先生突然打破沉寂跳了起来，他说，他认为到选区以外的地方去找候选人，恐怕是走错了一着棋。一个先知往往在自己家乡反而不为人看重，这种现象虽然很奇怪，但却是个事实。他说，他们浪费宝贵的时光跑遍全国东求西讨想找一位候选人，却没有想到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就有一位先生，一位本城的先生，可以担当这个职务，照他看来这位先生比任何外地人更有成功的希望，只要大家能说动他挺身而出。他说他相信，大家都会同意：亚当·斯韦特就是一位理想的自由党候选人！

拉什顿先生讲话的时候，垂头丧气的“三百人会”的成员又重新振作起来，当说到斯韦特的名字时，大家开始鼓掌顿足，高声喊叫，热烈地表示赞成，“好人斯韦特”的喊声响遍了整个会场。

斯韦特站起来答话，骚乱就象突然爆发时一样又突然平复下去。他感谢大家给他的荣誉。他说，时间紧迫，不容多讲空话，也不容他作无谓的客套；为了不让敌人横行无阻，他愿意接受大家的要求参加议员席位的竞选。

一片欢呼声从那兴高采烈的“三百人会”成员的喉咙里迸发出来。

会场外边聚集着大群穷苦的自由党工人，等候聆听奴隶主代表团的报告，他们当中有的人穿着破烂的靴子，有的人穿着别人丢弃的旧衣服。斯韦特一答应参加竞选，迪德卢姆立刻冲向临街的窗前，打开窗子向群众报告这个好消息。街上的群众马上也一起欢呼起来。应群众的要求斯韦特将他那个肥大的身躯挪到窗口，向群众讲了几句话，他提醒他们说，时间不多，要求大家努力干，把自由党的历史悠久的大旗支撑到最后胜利。

这时候，那些人把失业和饥饿忘得干干净净，满腔热情地要卫护那“历史悠久的大旗”。他们对这面旗帜是如此热爱，只要能把它支撑到最后胜利，即使穷到没饭吃没衣穿也满不在乎；他们一心只想打倒那可恨的“敌人”，他们的同胞保守党人，把自由党的历史悠久的大旗支撑到最后胜利。他们过去也常常把这面大旗支撑到胜利的，结果自已一无所得，但是看来这丝毫也没有减低他们的热忱。他们都是慈善家，因此胜

利之后，只要他们的主人能够满载而归，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斯韦特讲完后，慈善家们欢呼了三次，接着群众中有一个人大喊道："我们的徽号是什么颜色呀？"经过与拉什顿匆匆商量了一阵之后，大家决定用绿色——草绿色做标志。拉什顿是装饰方面的"大师"，大家以为他是颜色问题的权威。这个决定大声传到会场外的群众当中，群众又欢呼起来。于是有人跑到斯韦特商场，取来几码便宜的绿缎带，撕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发给大家穿在钮扣眼里。装束停当以后，按军队的队形分成四路纵队走过主要的街道，沿着宏伟大道和喷泉转了又转，最后走上坡道，到达温德莱，他们按《一、二、一，小伙子们在前进》的调子唱着：

"来呀，来呀，投亚当·斯韦特的票呀！
吊死克罗斯兰那个老家伙！
亚当·斯韦特是我们的大好佬，
要是能选上他呀，
大块面包就吃不了。"

看到这些人——有的还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打着拍子顿着脚唱这种幼稚的歌子，就是不感到厌恶，也感到有点可笑。

为了避免单调，他们也唱别的东西，包括：

"我们要把克罗斯兰那老家伙呀
吊死在酸苹果树上，"

以及

“来呀，来呀，温德莱的伙伴们，
斯韦特要打大胜仗啦。”

他们经过上等街大教堂的时候，教堂正好鸣钟。那是一座每隔十五分钟打四下的钟，现在是十点，发出了音乐般的十六下声响：

丁，咚！丁，咚！
丁，咚！丁，咚！
丁，咚！丁，咚！
丁，咚！丁，咚！

〔他们和着钟声，同声高唱“亚—当—斯韦—特”。同样，保守党人则唱着：〕

“格莱——鲍　克罗斯——兰！
格莱——鲍　克罗斯——兰！
格莱——鲍　克罗斯——兰！
格莱——鲍　克罗斯——兰！”

谎话连篇的印刷品雪片似地到处飞舞，整个城市顷刻间盖满了巨幅广告，叫人透不过气来：

“投亚当·斯韦特一票！
他是工人的朋友！”

“选举斯韦特，粮酒有保障。”

“选举斯韦特就有自由贸易和廉价的食物。”

或者是

“投锡·安克罗斯兰票；关税改革！保证人人有工作！”

这个美丽的理想——“人人有工作”——对保守党工人有极大的号召力。他们好象把自已和自己的孩子都看做是一种机器或负重的牲畜，生来就要做牛做马，让别人享福。他们不觉得自己也有“生活”的权利，也可以享受文明的果实。他们只替自己的孩子们祈求一件事，那就是：“人人有工作”。

他们在街头游行，用《一、二、一，小伙子们在前进》的调子唱着他们的马赛曲“干活呀，小伙子们，有了工作心满意足”，小伙子们走着唱着，还不时地为格莱鲍爵士、为关税改革、为人人有工作三呼万岁。

双方都雇来一批演讲人，每天晚上他们站在露天的活动讲台上，站在汽车上和卡车上，在主要街道的拐角处进行宣传。保守党人说下议院里的自由党人大部分是流氓和笨蛋，自由党人则说保守党人全是笨蛋和流氓。一大群衣着华丽的游说者，乘着马车和汽车屈尊降临温德莱，劝说住在那儿的贫苦工人投他们一方的票。

一天晚上，自由党人在温德莱山的十字路口举行大会。尽管天气很冷，到会的群众还是很多，他们都是些衣着褴褛的穷人，其中有许多人几个月来没有好好吃过一餐饱饭。这夜天色清明，月儿滚圆，几根十二英尺高的棍子尖端，插着熊熊燃烧着的火把，把会场照耀得更加明亮。讲台是一辆大卡

车，车上站着几个演讲人，包括亚当·斯韦特本人和一个真正的自由党贵族——老横旦勋爵。这人在经营食品和粮食两行上很赚了一笔钱，由于为党效劳有功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上届自由党政府擢升他为贵族。

那晚斯韦特和老横旦预定都要先在别处两个集会上发表演说，八点半左右才能到达温德莱。在他们来到之前，为了不使会场冷落，其他几个演讲人都在会上说了话，其中有主持大会的拉什顿和迪德卢姆，还有一个以每周五镑钱雇来的职业演说家。有二十来个粗眉大眼的陌生汉子带着绿色的大玫瑰花结混在群众中间高声喝采。他们还散发斯韦特的宣传品和一种卡片，片上印着在选举过程中安排的一些集会的日程表。这些人是斯韦特的代理人在别处雇来的打手。他们来自伦敦七晷区一带，每人每天可得十个先令。他们的任务之一是煽动群众殴打妨碍会议进行的人，殴打想用问题刁难演说者的人。

雇来演说的那个人个子高瘦，一头黑发，胡须也是黑的，若不是额头有个难看的疱痕，他可以算得上漂亮人物，可是那个疱使他的尊容显得颇为凶恶。他很能演说，听众不时报以欢呼，讲话结束时他热烈地向大家——工人们——欢呼，要大家投票选举亚当·斯韦特，这时候听众真是热情洋溢，如醉如狂。

“我象在哪儿见过他，”巴林顿说，他和哈洛、欧文、伊斯顿等一起站在群众中间。

“我也好象见过，”欧文说，面上露出迷惑的神情，“可是要我命也想不起是在哪儿了。”

哈洛和伊斯顿也觉得见过这个人，他们正在琢磨着，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打断了他们的思路，一辆汽车载着亚当·斯韦特和他的朋友老横旦爵士来到了会场。不幸得很，安排会议的人忘记准备一副踏脚凳，因此斯韦特先生要登上讲台简直很不容易。斯韦特的朋友们七手八脚把他往卡车上抬，这时，为了消磨时间大家唱着：

“来呀，来呀，投亚当·斯韦特的票呀。”

很经过一番奋斗，他们终于把他弄上了卡车，拉什顿向群众作了简短的演说，让斯韦特可以喘一口气。然后，斯韦特走到台前，可是由于群众又唱又嚷，有好几分钟没有人能听见他的声音。

最后，他终于能够开始演说了，他作了一篇很漂亮的演说，演说稿是花了十个几尼请人专门写成的。演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警告大家提防危险的社会主义。斯韦特曾经小心翼翼地演习过他的演说，现在讲得十分动人。他说，有些社会主义者用心良好，但是方法错误，他们不懂得如果那些古怪的念头一旦得以实现，会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危害。他压低嗓门用一种使人胆战心惊的低音说道：

“这个社会主义我们听得很多了，可是真正懂得它的人却很少。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到底意味什么呢？”

接着，他逐渐提高嗓子，直到他的声音象丧钟似的穿过空气，在到会群众的耳鼓里震响，他继续说：

“那是疯狂！混乱！一团糟！那意味着毁灭！是对有钱人的可怕的瘟疫，当然，其结果对穷人来说，是更加可怕的瘟

疫！”

斯韦特歇了一会儿，到会的人一个个毛骨悚然。那些穿着破靴子、屁股和膝头打着补钉、裤管下边破破烂烂的工人，脸吓得苍白，面面相觑。他们显然认为要是社会主义真的实现，他们很可能会象原始人一样，光着屁股跑来跑去，什么裤子和靴子也休想保住了。

劳累不堪的妇女们，听说那些恶毒的社会主义者要给他们的孩子带来毁灭，感到怒不可遏。她们是做母亲的人，一个个倦容满面，精疲力竭，大多数人穿着别人丢弃的破衣服；她们用搀杂的茶叶、脱脂的罐头牛奶、人造奶油和面包作为喂养孩子的主要食品。

这些穷苦的人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已经濒于毁灭，可怕的毁灭。如果斯韦特发觉自己跟大多数听他演说的人处于同一个社会环境，毫无疑问他会觉得自己已经濒于可怕的毁灭了。

吓得目瞪口呆的群众沉浸在可怖的沉默之中，突然，一个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大叫起来：

“老爷，我们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那些家伙都不想靠干活养自己，他们要求我们供养他们。”

其他的慈善家用各种方式表示赞同，他受到了鼓励又继续往下说：

“他们当我们是傻瓜，我们才不是哩，下星期一就叫他们瞧瞧颜色。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该判绞刑，我很愿意亲手为他们拉绞绳。”

人群中爆发了一阵掌声和笑声，向这种崇高的情感表示

敬意。斯韦特又继续说下去。这时，有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说是有问题要问。这人显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有三四个人陪伴着他，都系着红色的领带。斯韦特先生和主席不理睬他的请求。群众中有人愤怒地嚷道："静一点！"斯韦特继续在讲话，这人又打断了他。这时群众的喊声变得更加气势汹汹了。拉什顿跳了起来，说他不能容忍演说者的话被人打断，如果那位先生愿意等到会议结束，那时他将有机会提出他的问题。

这人说他可以遵嘱等候；斯韦特又继续他的演说。不一会儿，这位打断发言的人和他的朋友发现自己被一群雇用的打手包围住了；打手们佩着大玫瑰花结，咄咄逼人地瞪着他们看。

斯韦特在结束演说的时候，呼吁群众在下星期一"给敌人一个狠狠的打击"。接着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中，老横旦走到台前。他说他那天晚上本不想作长篇演说，只因为第二天就是候选人提名日，而在选举期间他不可能再有机会对大家讲话，所以才上台来说几句，他说即使他本来想发表长篇演说，在听了刚才斯韦特先生才气横溢、扣人心弦的演说之后，他也感到难以开口了。因为在他看来，亚当·斯韦特已经把话说得尽善尽美，无可再说了。不过他愿意谈谈自己当时的一点感想。他说大家都在《圣经》上读到过"东方智者"。大家也都知道温德莱正好在城市的东面。他们都是东方的人，因此他断定下星期一他们一定能够证实自己是"东方智者"，用"压倒的多数"使亚当·斯韦特先生得到最多的选票。

这些"东方智者"以经久不息的白痴的欢呼向老横旦致

散，在骚乱中，勋爵阁下和斯韦特先生登上汽车扬长而去，没有给那系红领带的人和其他想发问的人任何提问的机会。拉什顿和另一些领导人登上另一辆汽车，跟着前面的车子到市中心去参加另一个集会，伟大的菲泽斯登·布拉德爵士将在那个大会上发表演说。

群众排成了军队式的行列，领队的一个人擎着火把，还举着一面白色的大旗，上面写着“我们选亚当·斯韦特”几个大黑字。

他们唱着歌向山下进发，到达宏伟大道的喷泉附近时，看见有一群人也在举行大会。那些是保守党人，他们听见自由党人唱的歌，又看到那面旗子，就勃然大怒起来，立刻停止开会，冲向游行的队伍。接着是一场混战。双方都象野人一样地厮打着，自由党人人数少，几乎只有保守党人的三分之一，因此他们一败涂地被赶出战场；大多数的火把给抢走了，旗子也被撕成了碎片儿。于是保守党人举着火把回到喷泉去，用《谁见过德国乐队？》的调子唱着：

“谁见过自由党的旗子？
自由党的旗子呀，自由党的旗子呀。”

保守党人在喷泉附近继续开会的时候，自由党人聚集在后面的一条小街上。他们派人向四面八方求援，大约半小时以后，他们重整旗鼓扑向保守党的会场。他们掀翻讲台，夺回火把，把敌人的旗子撕得稀烂，最后将保守党人逐出阵地。于是，轮到自由党人唱着“谁见过保守党的旗子？”在街头游行了，［他们走向菲泽斯登爵士演说的会堂，到达时正好散会

了。]

群众从会场里涌出来，他们刚才听的那篇演说简直就象是向全国发出的一篇宣言，大大地激起了他们的热情。

游行的人当然没有听见演说，可是由于习惯势力，他们也欢呼着，为了答谢他们，菲泽斯登·布拉德爵士站在马车上向游行的群众讲了话。他简要地说明了社会改革的种种伟大措施，这个改革是他的党为了改善工人阶级的境况而提出来的；那些智者们倾听着他的演说，变得如痴如狂。他谈到土地税和死亡税，这些税将用来建造兵舰，保护富人的财产，因而也使穷人有活可干。另外一种税用来建筑一条漂亮而平坦的大路，让富人的汽车在上面驰骋，因而也使穷人有活可干。还有一种税用来发展经济，当然也使穷人有活可干。如此等等。他特别强调说明这一点：富人们将自己出钱修建他们那条大路！但是他没有谈到富人们的钱从何而来。也没有谈到在富人拿得出钱支付任何费用之前，穷人将如何饿着肚子做牛做马，耗尽血汗，为富人的钱袋装满红利、租税、利息和利润。

"先生们，这些就是我们打算替你们办的事情，而且，按照我们提出来的进展速度，我敢保证要不了五百年工人阶级就一定能享受人类文明的某些果实了。

"摆在你们面前唯一的问题是：你们愿意等待五百年么？"

"老爷，我们愿意，"智者们带着对光辉[远景]的无限热情大声喊道。

"老爷，我们愿意，只要您一句话，我们等一千年也行，老爷！"

"我已经等了一辈子了，"一个可怜的老工人说，他帮助出力把"历史悠久的大旗支撑到胜利"已经不知有多少次了，如今落得一贫如洗，济贫院的大门正张开大口等着把他吞下，这就是胜利带给他的一份果实；他说："我已经等了一辈子，我指望生活境况会慢慢儿好起来，我相信会好起来的，再等几年对我没什么关系。"

"老爷，慢慢来好啦，"群众中另一个所罗门① 叫道，"我们等一等不在乎。您别着忙，老爷。到底得多少时间，您比我们这号人清楚多啦。"

在结束演说时，那位大人物警告大家不要受社会主义者的骗，跟着社会主义者走。他说，社会主义者是些大笨蛋，他们没有头脑，爱好空谈，他们竟想马上改善生活哩；他提醒大家罗马城不是一天修建起来的。

智者们拼命鼓掌叫好。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这一点：古罗马人建筑城池的速度，跟他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

在狂风暴雨般的喝采声中，菲泽斯登·布拉德爵士坐了下来。群众又重新排成队，从会堂出来的听众加强了队伍的阵容，他们走上沉闷的街道，用《哈莱克的人们》的调子唱着：

"投斯韦特票呀，投斯韦特票呀！
投斯韦特票呀，投斯韦特票呀！

"他是男子汉，心中有计谋，

① 原为古代以色列国王，以明智著称；这里意为"极聪明的人"。

要解放工人呀，要让工人重新出头！

“鼓起劲哟，麦格斯市的伙伴们，
让大家看看你们精神抖擞！
这问题已经彻底解决
斯韦特定要得胜！”

游行队伍的中间是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布拉德爵士、亚当·斯韦特、拉什顿、迪德卢姆等人。火把和旗子在头里走，四个人捧着一个燃着绿色火焰的煎锅走在马车两旁——一边两个——整个景象显得分外庄严。他们走过奴隶市场的时候，一个衣着褴褛、靴子破烂得几乎要从脚上脱落的可怜虫爬上一根灯柱，挥舞着脱下的帽子，尖声叫道：“为我们未来的首相大人菲泽斯登·布拉德老爷三呼万岁！”

慈善家们喊哑了自己的嗓门，最后，他们索性解下了拉车的马自己上来代替。

“要是菲泽斯登老爷当上了首相，他能拿多少钱一年？”哈洛问另外一位慈善家，那人也在后面帮着推马车。

“五千镑一年，”那人回答说，那是他偶然听来的，“算下来每星期一百镑。”

“对他那样的人来说，也不算多，”哈洛说。

“是啊，伙伴，”那人说，带着深切的同情，“上次他上任只干了五年，一共不过拿到两万五千镑。当然，他还有养老金——我想是每年二千镑吧，一直可以拿到死；不过话得说回来，两千镑——对他那种人顶什么用呢？”

"不顶用，"哈洛用一种怜悯的声调回答说，纽曼也在那儿帮着拉车，他说至少得加一倍才行。

不过他们听说菲泽斯登爵士一离任就可以拿养老金，不用等到七十岁，这总算给了他们一点安慰。

* * *

下一天晚上，巴林顿、欧文和另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上自由党和保守党集合的地方去散发传单，他们已经集资购买了大量宣传社会主义的印刷品；散发的时候，他们不时与那些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者发生争执。他们企图劝阻别人投保守党或自由党候选人的票，可是就连那些自认为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也反对他们。他们说既然还没有更好的社会主义者候选人，那就应该在自由党和保守党两个候选人中选一个比较好的。他们碰到了哈洛和伊斯顿，这两个人也是同样的看法。哈洛在扣眼里系了一根绿带子，可是伊斯顿却带着德·安克罗斯兰的徽号。

有一个人说他相信关税改革会毁了这个国家，所以他反对。巴林顿又问他是否支持社会主义，他说不。巴林顿又问为什么不，他说他相信一旦实行了社会主义，最大的不幸就要降临这个国家——因为斯韦特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巴林顿又问他假使只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社会主义者，一个是关税改革者，而又"非投票不可"的时候，他将投谁的票呢，这个人茫然不知如何回答……

以后几天，竞选活动继续进行着，那些雇来的演说家继续滔滔不绝地施展辩才，成千上万的宣传品在城里各处泛滥。墙

上贴满了巨幅标语："自由党的又一谎言。""保守党的又一骗局。"

这两个党互相攻击，把对方的虚假伪善揭露得淋漓尽致，这样倒替社会主义干了不少出色的工作。人们只要稍微有点头脑，一定可以看出自由党领袖和保守党领袖之间的争吵，不过是分赃不均狗咬狗罢了；不幸大多数人却没有这个头脑，看不到这些。对自己政党固执的信仰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一种疯狂的热情在他们胸中燃烧着，他们除了"把大旗支撑到胜利"以外，什么也不想。

冒着相当的危险，巴林顿、欧文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继续散发传单，向发表演说的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提出诘问。他们要保守党人解释在实行保护关税制度的国家，如德国和美国，为什么到处都是失业和贫困；在斯韦特召集的会上，他们要求自由党人说明他们将如何解决失业问题。社会主义者从这两个政党那儿得到了同样的回答——威胁着要揍他们，或是告诉他们"不许扰乱会场"。

这些社会主义者自己也举行了不少非正式的集会。每当他们散发传单时，总有一些急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挺身出来跟他们吵架，于是马上就会有一群人围上来听。

有时候社会主义者把他们的对手驳得无言答对，因为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无法否认机器是造成劳力过剩的原因；而劳力过剩又是造成失业的原因；他们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由于经常有一大群失业者等待着攫取别人的工作，受雇的工人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不得不听任主人的摆布。他们也无法否认目前机器只是用来为一小群人生财致富，没有用来为

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一句话，他们抹煞不了这个事实：大多数人民贫困的原因是因为占人口少数的人垄断了土地和机器。但是每当他们被驳得哑口无言的时候，每当社会主义者指出唯一的出路是实现生产资料归公共所有和公共管理制度的时候，他们提不出另外的办法，却只能怒容满面默不作声。

有时候，大会分散成一小堆一小堆的人群，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互相争吵、辩论，不管原来辩论的是什么问题，一会儿就会转到成百个别的问题上去，因为大多数支持现存社会制度的人，似乎都没有能力为任何一个问题找出合理的答案。往往开始是讨论某一件事，一会儿忽然节外生枝，于是原来的问题不了了之，大家喊叫着争辩起那个枝节问题来。再过一会儿，又出现一个枝节，先前的问题又被丢在一边不了了之，接着大家为这个枝节问题吵嚷、怒骂，而原来的问题早已被忘得干干净净了。

他们并不象真的要寻找真理，也不象真的要找到改善自己生活环境的最好办法，他们唯一的目的好象只是要找他们的敌人痛揍一顿。

通常在一阵争吵之后，欧文总是一个人走了开去，头脑昏昏然，怀着一种痛苦的难以形容的沮丧情绪，万念俱灰，感到要指望工人自己理解苦难的原因实在是一种愚蠢的想法。那倒不是因为这些原因深奥难懂，需要过人的智慧；他们受苦受难的原因是如此显而易见，就连三岁小孩也应该懂得病根在哪儿，该吃什么药；他觉得，大多数工人似乎都坚信自己是低能儿，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宁愿把自己的一切事务毫无

保留地交给那些靠掠夺他们以自肥的人来管理。他们不知道那永远残酷地死抓住他们的贫困究竟从何而来——他们也不想知道！如果有人竟然用某些话、用某种方式说得他们几乎不得不相信，而且随即又向他们指出了明确的解救道路时，他们既不高兴也无反应，只是不声不响地生气，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没法回答也没法驳倒对方。

他们保持沉默；不敢相信自己的智力，他们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必须作出选择：是相信自己的智力呢，还是相信老板和剥削者的话。每当碰到要作这种抉择的时候，他们总认为与其自己判断，不如听信本来带路的人来得保险，因为他们一生下来就反复地受到一种教育，使他们知道自己不但社会地位微贱，而且智力低下，他们坚信这一真理，从他们自己嘴里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来，一说到自己，他们总是说“我们这号人哪！”

他们不知道自己贫困的原因，他们不想知道，也不想听到。

他们只希望不要有人打搅他们，让他们可以继续崇拜并跟随那些利用他们的老实可欺而剥夺他们劳动果实的人。他们的领导人，那些笨蛋和流氓，拿谎话哄骗他们，使他们陷入凄惨的境地，而他们却心甘情愿为主人挤出金银财宝；主人发现雇用他们无利可图而把他们一脚踢开时，他们忍饥挨饿也没有怨言。他们就象是愚蠢的绵羊，自己走去投靠一群残暴的豺狼。

这人数不多的一群社会主义者有好几次差点挨揍，不过他们终于把大部分小册子都散发掉了，没有引起什么严重的

麻烦。在晚上的后一半时间里，巴林顿和欧文跟其他人失去了联系，不久他们两个人也被挤散了。

九点钟左右，巴林顿混在一大群自由党的群众中间，听着一个雇来的演说家发表演说，他就是几天前一个夜晚在山上演说过的——额头上有一块疤的那个人。群众高声向他喝采。巴林顿又感到似乎在哪儿见过他。这人和前次一样，完全不提社会主义，只说些别的事情。巴林顿仔细打量着他，想回忆起在什么情况下曾经看见过他。不久，他记起来了，那人曾经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和一队骑自行车的社会主义者到镇上来过，那还是在夏初的时候，他跟在一辆大马车后面来到镇上，当他爬上马车的讲台正想讲话时，一块石头打倒了他。他就是几乎被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者置之死地的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啊！那个社会主义者面孔修得很光——现在这个人留着胡须——可是巴林顿断定他们是同一个人。

那人讲完话走下台来，站到讲台后面的阴影里，另外人又上去向群众演说，这时巴林顿绕到他站立的地方去，想和他谈谈。

四周闹得天翻地覆。他们在靠近奴隶市场的宏伟大道上，离喷泉也不远，那儿正好是几条大路汇集的地方；各个拐角处都有人在开会，车道和大道的人行道上也有人开会。有些会只有两三个召集人，他们带着小型的活动讲台，哪儿有听众就在哪儿放下，轮流上去演说。

这些雇来演说的可怜虫，时常被敌对的群众包围住，打得头青脸肿。如果他们是关税改革派，自由党的群众就揍他们，反之也一样。一排排的无赖汉，臂膀扣着臂膀，大摇大摆地走

来走去，唱着，“来呀，来呀，投好人克罗斯兰票呀”或者唱“好人斯韦特”，究竟唱什么要看他们的徽号是绿色的还是黄蓝相间的。一群群的流氓带着棍子在街上窜来窜去，唱着、叫着、咒骂着，找寻袭击的对象。其他人一堆堆地聚集在人行道上，两手插在口袋里，有的倚在墙壁或商店的百叶窗上，乐得忘乎所以，脸上露出各种愚蠢的表情，和着教堂的钟声唱着挽歌的调子：

“好——人——斯韦——特
好——人——斯韦——特
好——人——斯韦——特
好——人——斯韦——特”

另外一些人用同一个调子唱“好——人——克罗斯——兰”；他们不时停下来互相殴打。战斗的原因通常是为了维护亚当·斯韦特或格莱鲍·德·安克罗斯兰的美德，参加者大多是工人。

墙上张贴着大幅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宣传画，那是给工人们看的，图画的内容充分显示了作者把工人看成白痴，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中。有一张保守党的宣传画，上面画着酒店内部的情形：柜台前面站着一个一脸下流相的混蛋，手中端着大酒杯，嘴里衔着陶制的烟斗，背上背着工具；保守党理想中的英国人便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画上的文字说这是一个“人”！他们要让他们的大多数同胞相信：这就是理想的男子汉。可是保守党的贵族私下却把这种“人”看得比马和狗之类的牲畜还不如。

自由党的宣传画要稍微含蓄一点，他们的画更加狡猾，更加虚伪，更加似是而非，因而也更能欺骗愚弄那些比较有头脑的选民。

巴林顿绕到讲台后面，看见那个面上带疤的人独自站在暗处，板着脸一声不响。巴林顿给他一张宣传社会主义的传单，他接住看了一眼，塞进上衣的口袋没有作声。

“请原谅，我想问你一句话，你以前不是社会主义者吗？”巴林顿说。

虽是在半明半暗当中，巴林顿还是能看出那人的脸红得非常厉害，然后又转成灰白，额头上那块难看的疤痕显得分外清楚。

“我现在还是社会主义者；一个人一旦成了社会主义者永远不可能抛弃他的信仰。”

“从你现在所干的事来判断，看来你已经做到了那不可能的事。从你上次来到这儿以后，一定已经改变信仰了吧。”

“一个人一旦成为社会主义者就永远不可能改变。一个人一旦获得了某种知识，要将它抛弃掉是不可能的。一个社会主义者懂得我们周围贫困邪恶的根源是什么；也知道唯一的出路是什么，他知道大家最后终于要接受那条出路的——那种叫做社会主义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要么选择这条路，要么就是毁灭自己；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理智能够接受这个道理，而且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了实现那种社会而牺牲自己。”接着他痛苦地说，“当我最初接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满怀热诚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为了把我学到的东西教给别人，我牺牲了时间、金钱和自己的健康。我

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因为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乐于听我的话，而且我为他们所作的种种牺牲也都是值得的。可是，现在我变得聪明了。”

“就算你不想再为社会主义工作，你又何必做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呢？如果你不愿意舍己为人，至少也不应该为非作歹。如果你不愿意为改善社会境况出一点力气，你也没有理由给维护这个社会制度的人做帮凶呀。”

那人苦笑起来。“哦，有，我有理由，而且有充分的理由。”

“我不相信你说得出什么理由来，”巴林顿说。

面上带疤的人又笑了起来，还是那种叫人讨厌的苦笑，他把手伸进裤袋掏出满满一把银角子，中间还有一两个金币在闪闪发光。

“这就是我的理由。当我贡献出我的生命和全部才能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时候；当我千方百计教导他们如何挣断锁链的时候；当我设法让他们知道如何使他们的儿女摆脱贫困和可耻的劳役的时候，我并不要他们给我钱。我这样做完全出于对他们的爱。而他们酬报我的却是仇恨和伤害。可是自从我帮助他们的主人掠夺他们之后，他们却对我恭恭敬敬。”

巴林顿没有回答。那人把钱放回口袋里，用手一挥，指着群众。

“看看他们！”他继续说，带着轻蔑的笑容，“看看他们！这些人就是你奉为理想的人！看看他们！他们有些人象野兽一样地乱叫乱嚷；有些人象白痴一样地哈哈大笑；还有些人呆头呆脑地站在那儿面上毫无表情，一脸蠢相；他们倾听别人演

说，其实他们愚笨的脑子根本就不知道别人说些什么。还有些人眼睛里闪烁着凶光，对自己的同胞咬牙切齿，渴望挑起一场战斗，以便乘机满足一下好斗的兽性——他们如饥似渴地想看到鲜血！你想使这些人理解你那复兴世界的计划和博爱平等的道理，而他们在智力上几乎跟野蛮人一样，这你难道看不见么？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啤酒、足球、赌博——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事。他们最高的愿望就是让他们有活儿可干。他们并不要求自己下一代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

“他们一生[从来也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过。这种人就是你想用崇高的理想去激励鼓舞的人啊！你简直就象要在粪堆里拣出金刚针来！你想跟他们讲道理，想抬举他们，告诉他们改善生活的道路，你贡献出自己所有的智慧和生命，想使他们的境况有所改善，到头来你却发现他们竟是你将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敌人。他们憎恨你，只要有机会，他们会把你撕成碎片。如果你是聪明人，你会用你的一切才能和智慧为自己谋利益。不要去想社会主义或别的什么劳什子的‘主义’吧。集中精力弄钱吧——不用管弄钱的方法——只要能弄到手就行。要是老老实实地弄不到，那就昧着良心去弄，只要弄到手就行！金钱第一。学我的样子干吧——掠夺他们！剥削他们！这样，他们才会尊敬你。”

“你说的有点道理，”过了好一会儿，巴林顿回答说，“但并不全有道理。大家现在这个样子，也是环境造成的；不过，无论如何，孩子们还是值得我们为之战斗的。”

“你现在可能这样想，”那人说，“不过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一样想的。至于孩子们，既然他们的父母很乐意让他们长大

后饿着肚子替别人当牛马，为什么我们要多管闲事呢。”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若是愿意听从理智的指导，我可以告诉你一些道理，这些道理比你所有的那些关于社会主义的道理对你更有价值。”

“这话是什么意思？”

“看吧，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很好，我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就是说：我的理智足以使我相信社会主义是切实的，不可避免要来到的，而且是正确的；等到大多数人民受到充分的教育，起来要求社会主义时，社会主义就会来到。但是光是向他们讲讲道理，争论一番，并不能使他们觉悟，因为这些人头脑简单，简直难以理喻——他们根本接受不了任何理论。你知道已故的索尔兹伯里勋爵说过的那句话吗？有人建议为工人们办一些免费的图书馆，他说：‘他们不要图书馆，给他们一个马戏班子就得啦。’你看，那些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可懂得他们是在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他们知道这些人虽然有着成年人的躯体，可是却长着三岁小孩的脑袋。那就是工人们为什么一直被人欺骗掠夺的原因。可是你们的人坚持要把这些人当做有理性的动物，你们错就错在这儿——你们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

“教育这些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用事实来教训他们，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教训在一天一天地增加着。譬如工业的托拉斯化，说明了集体所有制的可能性，通过这个实例，早晚会迫使象他们那样的人也懂得一个道理：要就把托拉斯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就彻底完蛋。他们会从痛苦的教训中学到这个道理，跟他们谈理论是不会有用的，到了那时候，也只有到了

那时候，他们才能接受社会主义。而现在，我们的面前却摆着这次选举，从两个人中不管选上谁，你认为真有什么好歹之分么?”

“没有。”

“可是，你没有法子叫他们都选不上——你们没有自己的候选人——替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帮点忙，弄几个钱花花又何乐而不为呢？很多人不知道投谁的票好，不能肯定两个候选人中究竟哪一个更加糟糕，这个问题在你们的人看来只要一句话就能解决了，可是你和我都很清楚：他们决定不下来是不足为奇的。既然你们自己没有候选人，我这样做对社会主义也没有什么害处，而对自己却很有好处哩。你若是愿意跟我走，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斯韦特的代理人——什么也不必学，你就可以干起来了。”

他伸手去挽巴林顿的手臂，巴林顿挣脱了他。

“请便罢，”那人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说，“你的事你自己最清楚。要是你愿意，你不妨去做耶稣基督，我可完了。今后我想多替自己打算打算。至于这些人，他们喜欢谁就投谁的票；那是自作自受；天哪，他们实在不配受到抬举！他们自己到处找人来用鞭子抽打自己，依我看这种人都真该用蝎尾鞭子狠狠教训一顿！现在这个制度对他们意味着痛苦的劳役，半饥半饱、衣不蔽体的生活，短命和夭折。可是他们都投票赞成这个制度，支持这个制度。好吧，让他们得到自己投票赞成的东西吧——让他们去做苦工——让他们去饿肚子！”

面上带疤的人没有再说下去，巴林顿也有好一会儿没有再说话。

"你这样想看来也并非毫无道理，"最后他终于慢吞吞地说，"但是我看你对环境的影响估计不足。这些人大多数从小就受到牧师和父母的教导；教他们看不起自己和自己的阶级，把自己看成是一种低等动物，把有钱人看成是上等人。至于认为自己真是一个人，生来就跟他们叫做'上等人'的那些人一模一样，生来在各方面跟上等人就是平等的；认为他们与上等人之间的区别也象所谓上等人相互之间的区别一样，他们所以不如上等人只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学文化、受教育的机会等等——你和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从一有知觉就认为是极其荒谬的。

"那些自命为基督徒的牧师们，厚颜无耻地说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人们相互都是弟兄，他们使得大多数'弟兄'相信：安于贫穷是人们的天职，他们命令那些人对主人卑躬屈节。你的怨愤应该向那些骗子去发泄，不应该对那些受骗的人。"

那人又苦笑起来。

"好吧，想办法去叫他们醒悟过来吧，"他说，"去告诉他们，上帝创造了世界，还创造了一切，让他所有的子民享用受益。去向他们解释：他们社会地位低下、身体虚弱、头脑笨拙，不是因为天生低人一等，而是因为有人掠夺了上帝留给他们的产业。去给他们指出办法，告诉他们如何保护自己和孩子们的这份产业——看看他们会多么感激你哩。"他的同事在喊他，他转身向讲台走去。

接下去整整一个小时巴林顿一直垂头丧气地在拥挤的街道上漫步。跟那个叛徒的谈话似乎使他完全失去了勇气。他手头还有不少传单，但是他突然对散发传单的工作感到厌恶起

来，他很快就不再散发了。他的热情全消失。好象从梦中醒过来一样，他看见周围的人全变了样。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散发传单时别人给他的侮辱；有些人连传单上说些什么都懒得看一看，就粗暴地拒绝接受；有些人拿是拿了，一看上面印的字就揉成一团扔到一边去，似乎还故意要让人看见他们把它扔了。还有些人，认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愤怒地或是轻蔑地拒绝他的传单，有时往往还出口伤人，咒骂几句。

不久，他发现路旁一盏煤气灯下围聚着三、四十个人。人群的中心有不少人在愤怒地叫嚷，巴林顿站在人群外边，因为他个儿高，看得见被围在中间的是欧文。街灯的光正好照在他苍白的脸上，他站在一伙怒气冲冲的人中间一声不响，那些人一齐大声对他吼叫，带着咬牙切齿的恶毒表情，他们用自由党和保守党报纸上的那些指责和毁谤的蠢话冲着他大喊大叫。

社会主义者要取消宗教，要废弃道德！要让男女胡搞，不许大家信仰上帝！工人放在邮局和互助会里的钱要被一群偷懒不干活的醉鬼和流氓抢去分掉。皇上和皇亲国戚都要被消灭！诸如此类。

欧文不打算回答他们。群众的态度越来越咄咄逼人。看来很显然，有些人已是手痒难熬。他们觉得要想不冒风险小打一场，这实在是个大好的机会，因为这个家伙孤零零的一个人，而且看上去也不大象个壮汉子。群众中有人鼓励那些站在中心的人，要他们“给他两下子”，最后——几乎就在巴林顿赶到的那一刹那——有一位好汉再也忍不住了，举起一根粗大的棍子狠狠地向欧文脸上打去。其他的人看见了鲜血，一

个个都红了眼睛，顷刻之间，所有靠近欧文的人全都疯狂地参加了进攻，有人还急切地从别人的肩头上伸过手去，拳头和棍子象雨点一般落在欧文身上，巴林顿还没来得及挤到欧文身边，他们就已经将他打倒在地上，开始用靴子踢他踩他。

巴林顿感到自己象一头猛兽，他用拳头和胳膊左推右撞，在人群中冲开了一条道路。他到达中心的时候，那个带头袭击的人正好挥起棍子要往下打，他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从他手中扭下棍子，一拳就将他打翻在地上。旁的人向后退缩着，这时候，许多人从别处跑来，人越聚越多了。

新来的人当中有的是自由党人，有的是保守党人，他们不知道这儿闹什么事，于是就互相殴打起来。自由党人扑向带有保守党徽号的人，保守党人也不示弱。几秒钟之后，展开了一场大混战，虽然这时原先的群众大多数都已溜之大吉了。在混乱中，巴林顿和欧文挤到了人群外边，没有再遭到攻击。

星期一是选举的最后一天——投票日——由于大批汽车在街上来往飞驰，普通的车马行人实在不大安全。有汽车的那些有钱人……

选举的结果将于是晚十一点钟在市政厅前一块带灯的牌子上揭晓。在那个时间之前，邻近的街道上早就挤得人山人海了。十点钟光景，天下起雨来，但是群众仍然站着不动，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十一点差一刻时大雨倾盆而下，人们还在等待着，想知道这场竞选到底鹿死谁手。十一点钟到了，大家都屏住声息，眼睛盯着一扇窗户看，因为牌子将从那儿挂出来。那些人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你一定以为他们在等待着什么与他们利害攸关的大事哩，不过，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他们

当中大多数人也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这次选举跟过去历次选举一样，不会使他们的境况真有什么改变。

他们想知道选票的数字。登记的选民有一万人。十一点一刻，牌上的灯亮了，但是没有数字。接着，亮起了两个候选人的名字，数目字还是没有，但是德·安克罗斯兰的名字在上边，他的信徒们得意洋洋地发出了一阵粗哑的吼声。然后，两个名字又撤掉了，灯牌上还是空空如也。过了一会儿，大家开始抱怨为什么要这样拖拖拉拉地磨时间，接着有人叫骂起来。

几分钟之后，名字又显现出来了，这次是斯韦特的名字在上，随即票数也出现了：

斯韦特	4,221
德·安克罗斯兰	4,200

有好几秒钟，自由党人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太好了，好得叫人不敢相信。接着，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理由何在实在很难解释，但不管有理无理，也不管人们想着会得到什么好处，事实确是如此。他们欢呼着、跳跃着、互相握手道贺，有些人被一阵莫名其妙的欢乐弄得连话也讲不出来了。这实在出人意料，实在无法形容。

选举结果宣布之后几分钟，斯韦特出现在窗前，发表了演说，不过狂呼着的群众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几个字，譬如“致命的打击”，“横扫全国”，“伟大悠久的自由党大旗”等等。接着出现了德·安克罗斯兰，大家看见他跟斯韦特握手，他称斯韦特为“我的朋友”。

这一对“朋友”从窗前消失了。一部分没有跟他们的仇敌——保守党人——打架的自由党人，冲向市政厅前面的出口处，斯韦特的马车正停在那儿，一等他那肥大的躯体挪进车里，他们便把马解下，狂呼着自己套上轭具，代替马拉着车子，在倾盆大雨中穿过泥泞的街道直奔“窑洞别墅”而去——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当惯了负重的牲口——到了“窑洞别墅”，斯韦特站在门廊下又对他们讲了几句话。

这以后，他们走回家去，浑身透湿，从头到脚沾满了泥浆，他们说，这是进步事业的一个伟大胜利！

一点儿不错，恶狼捕到了羊，不费吹灰之力。

第四十九章

不如意的事

那天晚上，七点钟左右，伊斯顿正在城里等看选举的结果，露丝的孩子出世了。

医生走后，玛丽·林登留下伴着露丝，等伊斯顿回家才走。楼下，小爱尔西和小查利悄悄地东跑西跑，小声儿谈着话；他们洗好了茶具、扫了地，还把厨房里弄得干干净净的。因为伊斯顿妈妈病了，他们得到许可帮妈妈忙，到这时候还没有去睡觉。

伊斯顿午夜以后才回来。在他回家之前，露丝躺在床上，虚弱、困倦，可是睡不着觉，身旁放着那个婴儿。当她侧身倾听，等待着伊斯顿的脚步声时，她的眼睛睁得滚圆，在那死灰脸色的衬托下，显得又大又亮，并且流露出一种恐惧的神色。

外面，夜间的宁静被各种异常的闹声所扰乱：远处有一阵吼叫声，象巨浪冲击海岸。声音来自市区那个方向，那儿正在演出选举闹剧的最后几场。每隔几分钟就有汽车打屋外狂驰过去；空中充满了远处传来的叫喊声和唱歌声。

露丝谛听着，每次有脚步声过去她就心惊肉跳。要是你能想象出一个被人追赶得走投无路的小偷，狂乱而无望地张望着，想找一条出路时的神情，你也就约略能想象出露丝在倾

听传入寂静而黑暗的屋里来的每一点声音时所表现的惊恐了。她一次又一次地回过头来看着蜷缩在身边的那个脆弱的小生命。她皱起眉头，两眼满含痛苦的泪水，无力地伸出哆嗦的手整理一下被子，嘴里喃喃地说一些疼爱的话。她的嘴唇颤抖着，心象要炸开来一样。接着她又被过路人的脚步声或邻家的关门声惊起，生怕那就是她在这几个漫长沉闷的小时里所一直在等待着并惧怕着的声音。玛丽·林登坐在床边一张椅子上，借着微弱的灯光在做针线。露丝常常由于害怕而紧抓着她的手臂，象是一个人在大难临头时寻求庇护。

伊斯顿回家时已过十二点了。在他到达屋子之前，露丝就听出了他的脚步声；她听到开门的声音，接着是他进来之后关门的声音，这时她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动。

玛丽本想在他走进房间之前出去，可是病人抓住她不放，苦苦哀求她不要走开，明显地流露出一种恐惧的神情，所以她留下没有走。

伊斯顿本来以为他们夫妻之间还会言归于好，他也希望能够这样。可是他发现露丝竟是如此地躲开他，他感到非常失望。不过他试图对自己作一番解释：那是因为她身体不好，至于她不让他碰那个孩子，是怕会弄醒他，他也毫无异议地同意了。

第二天以及以后的两个星期里，露丝几乎有一大半时间在发高烧。虽然她是那样衰弱、疲惫，也有一些时候，她是清醒的。可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她对四周的一切毫无知觉，而且还常常讲胡话。欧文的妻子每天来照顾她，因为玛丽那时正好有许多针线活要做，因此只能花一部分时间在露丝身上。露

丝讲胡话的时候，将自己最近几个月来所有的悔恨和苦痛一遍遍地说了又说，因此在床边照顾她的两个朋友，都知道了她那可怕的秘密。

有时，在昏迷中她对自己生下的那个小可怜儿似乎怀着一种强烈而可怕的憎恶情绪。欧文太太和玛丽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拦住不让她伤害他。有一次她残忍地抓住他，用力将她摔到床脚边，好象是一条可憎的毒蛇。因此欧文太太和玛丽不得不时常将孩子抱到屋外去，不让她看见，也不让她听见她的哭声。可是当她清醒过来以后，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孩子，她一定还能隐约记起发狂时自己说过些什么和做过些什么，因为当她看到那个孩子不在原来的地方时，那种悲痛和吃惊的样子叫人看了实在可怜。她流着眼泪，恳求她们把孩子还给她。然后她就说着各种各样疼爱的话，亲吻她，抚爱她，而且伤心地哭泣着。

这些情形伊斯顿大多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他只知道她病得很厉害；因为他每天得到外面去，毫无希望地找寻工作。拉什顿公司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了，其他公司大多也是如此。糊弄局公司还有一两项生意正在进行，伊斯顿几次想在那儿弄点活干，可是公司总告诉他人满了。这家公司如何榨取工人的血汗，仍然是失业工人谈话中最受欢迎的话题，大家恶狠狠地咒骂攻击这家公司所采取的那些办法。据透露，他们雇用熟练工人大多每个钟头只给六便士，即使这样，工作的条件还比其他大多数公司要差得多——要是这些工人能在其他公司找到工作的话。在那儿，工人的待遇跟囚犯一样，每一处做工的地方就象是一个地狱，工人被人呼来喝去，从早到晚尽

听见些不干不净的咒骂，连空气也给弄脏了。失业的人不但憎恨那家公司的老板，也憎恨他们雇用的那些饿肚子的苦工。失业工人骂那些可怜虫是“工贼”，是“饭桶”，不过他们自己也一样，只要那家公司需要额外的人手，他们也都趋之若鹜。而且越是骂得凶、骂得响的那些人，只要有弄到工作的机会，往往也越热心地赶在前头。

拉什顿的办公室里，常常深夜还亮着灯，尼姆罗德和他的主人在那儿盘算、估价。他们把工价尽可能地压到最低的限度，以便在投标时战胜敌手。有时他们得到了胜利，不过不管包到或没包到工程，看来尼姆罗德老是一样的倒霉。即使他们弄到了“生意”，往往利润少得可怜，于是拉什顿就要对他抱怨，说他不善经营。要是他们开价太高，弄不到生意，拉什顿又总是要问尼姆罗德为什么糊弄局公司出那一点钱就能包下生意来。

失业工人三五成群站在街头，或是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他们时常看见亨特骑着自行车从旁边经过，满面愁容。他看上去是那样倒霉，以至工人中开始传出一个说法，说他自从那年秋天从自行车上跌下来以后，身体一直没有复原；还有些人说，他们敢打赌：瘟神有一天总会从那该死的车上翻下来跌死的。

间或碰到有工作，欧文、克拉斯、斯莱姆、索金斯等人和其他一两个工人仍被拉什顿公司找去，不过即使在有活可做的时候，他们一个星期也干不上两三天。

第五十章

分离

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中，露丝仍旧病得很厉害。虽然她神志不再错乱，但举动还是很古怪，特别叫人奇怪的是她很少睡觉，而且间隔很长时间才睡着一次。欧文太太每天来照顾她，直到晚上才回家，小弗兰克放学回家时总是来叫她，然后一同回去，他们带着小弗雷德·伊斯顿一起走，因为他妈妈不能照管他，而玛丽·林登又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

一个星期三的晚上，那时孩子出生大约已经有五个星期了，欧文太太告别时露丝抓住她的手，说她万分感激她的种种照顾，然后问她：要是她自己出了什么意外，诺拉是否愿意替伊斯顿照顾小弗雷德。欧文太太答应了她的请求，她一面说她的身体一定就会好起来的，表示全然不相信会有什么意外，一面心中却又暗暗诧异，为什么露丝不提另一个孩子呢。

五点钟光景，诺拉走了，她没有将露丝的房门关上，这样要是露丝需要什么，玛丽·林登可以听得见她的叫唤。诺拉和两个孩子走后大约有一刻钟，玛丽·林登上楼去看露丝，她似乎睡得很熟，于是她又回到楼下做针线。那天整天天色阴暗，过一会儿下了一阵雨，傍晚时天更昏暗，玛丽不得不点起灯来做活。小查利坐在炉前的地毯上，修理一辆小木车的轮子，这

辆车子是他在另一个孩子的帮助下自己做成的；爱尔西忙着在准备晚茶。

伊斯顿还没有回家；拉什顿公司搞到几笔生意，从上星期四起他就一直在干活。他做工的地方离家相当远，所以他到家时差不多已经六点半钟了。他们听到他开门的声音，爱尔西受到母亲的吩咐，赶快走到半开着的前门口，要伊斯顿进来时尽可能手脚轻些，以免吵醒露丝。

玛丽已经在厨房里替他摆好了晚茶的茶具，厨房里的炉火烧得很旺，炉子的边眼上放着一把茶壶，正嗡嗡地响。他点上灯，脱掉帽子和外套，把茶壶拿到炉子中间的火眼上，乘水还没烧开悄悄走到楼上去。卧室里没有点灯，要是没有炉里的火光，房间里一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可是，虽有炉火，昏暗还是笼罩着整个房间，炉火的光还能使他辨认出房里摆的各种东西。一切都寂静无声，这使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怖。他很快走到床边，不用多探究，就发现了床铺是空的。他叫她的名字，可是没有回答，他匆匆四处摸索了一阵，只不过证实她不在房间里了。

玛丽·林登现在记起了欧文太太曾经告诉她露丝提出的那个古怪的要求，她对伊斯顿说了，他的恐惧更增加了千百倍。他冲出去找她，对于她出走的原因和可能的去处心中完全无数。他向欧文家走去，几乎象没有知觉一样，然后他们两个人跑遍他们认为她可能去的每一个地方，可是找不到一丝踪影。

她的父亲住在离城不远的地方，伊斯顿虽然感到她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她跟她继母感情不好，可是他们首先还是上

那儿去了，果然不出所料，白跑了一趟。

能想到的地方他们都去找过了，不时还回伊斯顿住处看看她是否已经回来，但是他们找不到她的踪迹，也没有碰到任何看见过她的人。也许，由于外面下雨，除了一些被工作所逼迫的人，谁也不愿意在凄冷的街上行走。

十一点左右，诺拉站在门口等候欧文和伊斯顿，她仿佛看见对门门柱的荫蔽处有一个女人的身影。那是一所无人居住的屋子，屋前有一个小花园，园里丛丛小树在黑暗中已辨认不清楚了；可是看得越久，她越相信那儿的确有一个人。最后，她鼓起勇气穿过街，胆怯地走近那扇大门，她的确没有看错。那儿站着一个女人——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她靠在一根柱子上，左手抓着大门的铁栓。那是露丝。即使在半明半暗中，她也能认出是她。她看来已经精疲力竭，诺拉摸摸她，发现她浑身湿透，打着颤；露丝虽然累得快要昏倒了，但坚决不肯进屋里去。诺拉一再向她保证伊斯顿不在屋里，而且还保证他来了也不叫他看见她，这时她才同意进去。进屋以后她不肯坐，也不肯脱去帽子和外套；她蜷伏在地板上，倚着诺拉的椅子，把脸埋在诺拉的两膝中间；呜咽着叙述她那悲痛的往事。这些话，她在病中神志不清时已经对诺拉说过许多遍了，只有关于晚上出走后的一段是诺拉以前没有听到过的。

她哭得非常伤心，那副孤苦伶仃的样子令人看了心碎。在断断续续叙说她那不幸的遭遇时，她说出了心中的羞愧；良心的谴责痛苦地咬啮着她，她没有找任何借口来原谅自己，只一再说，她决不是存心做坏事的；诺拉一面听，一面忍不住也流着眼泪。

事情是这样的：每当看到伊斯顿的时候，她就受到良心的责备而难受，她觉得为了保守秘密而承受的负担太沉重了；她不时想起公园里那口水池，终于下了一个可怕的决心：结束自己跟孩子的生命。她到达公园的大门时，天色已经很晚，大门关着，而且上了锁；但是她想到另一个进去的办法：在远处山谷那边的一段是没有围篱的，她可以从那儿进去。于是她走了差不多三英里路，到达那儿，却发现新近已经用栅栏围上，还是没法进去。后来她发觉自己的决定不能付诸实现时，才如梦初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打算是愚蠢而可鄙的。她虽然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还是决定永远不再回家去了；她要在别处租一间房子，找些活干，她也许能找到一个地方容许她把孩子带在身边做工，倘若不行，她也可以自己做工，出钱请人带孩子；不管怎样，她决不能再回去了。她只要在找到工作之前能有一个歇脚的地方就好了，她相信她一定能自食其力，可是她不能回家；她宁愿通宵达旦在街头徘徊，也决不回到家里去。

于是她们作了这样的安排：让露丝住在小弗兰克玩耍的那个小房间里，屋里必要的家具由露丝自己从附近一家旧货商店去买来。伊斯顿直到三天之后才知道露丝出走的真正原因。起初，他还以为露丝这样做是因为她生孩子以后精神失常的毛病复发了，所以他很愿意让她搬到欧文家去，以便得到诺拉的照顾。可是第三天晚上他下工回家时，收到露丝亲笔写的一封信，把一切要告诉他的话全说了。

读完这封信，他惊得目瞪口呆，等恢复过来以后，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斯莱姆算帐。经过探询，才知道斯莱姆已于前一天早晨离开麦格斯市了。斯莱姆的女房东告诉他：斯

莱姆在伦敦找到一点工作，要在那里呆几个月。实际的情况是斯莱姆听到了关于露丝出走的消息——由于伊斯顿到处找她，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她出走的事——他猜到她出走的原因，于是谨慎地躲避开了。

伊斯顿不想再见露丝，但他到欧文家带走了小弗雷德，他说他上工时将出钱请林登太太替他照顾这个孩子。他看上去象一个深受伤害的人——似乎脑子里一点也没有想到过发生这件事情自己多少也有不是之处。

至于露丝，她对他带走孩子的事一点也没有反抗，虽然她曾经暗暗地痛苦过。几天以后，她找到了工作——在宏伟大道一家大寄宿舍里帮忙。

她上工时诺拉替她带孩子，这样安排很使小弗兰克高兴，他说这就象他们自己有一个小宝宝一样了。

在露丝出走后的最初几周里，伊斯顿力图使自己相信，他对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后悔。玛丽·林登替他照顾小弗雷德，这一来他只要负担自己和孩子两个人的生活，因此他相信生活真的将会有所改善。

起初，每当他遇见欧文，他们总要谈起露丝，说得更确切一点，是伊斯顿常要谈起她；可是，有一天他们一起工作时，欧文把话说得相当直率。他表示伊斯顿似乎比她更应该受到责备；这有点冒犯了他，此后他们就不再谈这个话题了，虽然伊斯顿感到难以忘掉欧文所暗示的意思。

他时常听到人们谈起露丝，知道她还在老地方工作；有一天他出乎意料地在街上突然碰见她。他们面对面匆匆地走过，他没有看见她脸上泛起的红晕，那红晕一会儿便又转变成

死灰色。

他从不去欧文家，也没有带过什么信给露丝，露丝也没有给他什么信；可是伊斯顿并不知道，她常常和小弗雷德见面，因为爱尔西·林登常常带这孩子到欧文家来看欧文太太。

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对露丝的怨愤已经不象当初那样强烈了，他内心渐渐产生了一种要求和解的强烈愿望——忘掉过去的一切，重新生活吧；可是他越这样想，似乎越觉得实现这愿望的可能和希望很小。

这种愿望完全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虽然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他赚来的钱一到手就花掉了，他的生活并没有比过去过得更好些、更舒服些，这使他感到奇怪。冬日漫长，整个屋子里好象变得越来越沉闷、凄凉。有时，他一拿到钱就跟克拉斯一伙人或板球俱乐部的老顾客们一块儿喝酒，想使自己忘掉一切，但不知为什么现在跟那些人聊天已不象过去那样能得到愉快了；以前，跟他们在一起谈笑作乐，几乎会使他忘掉露丝的存在——现在他一想起来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

圣诞节前约三个星期的一天夜晚，他同欧文一同下工回家，伊斯顿又把话题转到他们谈过的那件事上。他讲话的神气是很傲慢的，他的态度和声调仿佛都表示他正在做一件慷慨的善事。他说他愿意宽恕她，要是她愿回来，他可以让她回来，但他决不能容忍那个孩子。当然，那孩子可以送进孤儿院或其他类似的慈善机关，不过他说他怕露丝不肯这样做，而他知道她的继母也不会要那孩子的。

“要是你能劝她回家，我们要那孩子。”欧文说。

“你想你太太愿意吗？”

“她已经这样提议过。”

“向露丝？”

“不，对我说的。我们认为对你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妻子很愿意抚养那孩子。”

“可是你们负担得了吗？”伊斯顿说。

“我们可以想办法。”

“当然罗，”伊斯顿说，“要是斯莱姆回来，他可能同意给一点养育费的。”

欧文脸红了。

“我不会拿他的钱。”

过了好一会儿伊斯顿继续说：“你愿意叫你太太向露丝提这件事么？”

“要是你愿意，我就要她去谈——就算是为你捎信。”

“我的意思是……”伊斯顿吞吞吐吐地说，“你太太可以——就象是——偶然地——提到，并且劝劝她，告诉她这是最好的办法了。然后，你告诉我露丝说了些什么。”

“不，”欧文对伊斯顿那种傲慢的态度再也忍耐不住了，“照现在的情形看，如果不是为了弗雷德那孩子，我真会劝她跟你一刀两断。你似乎认为自己在大发慈悲，‘愿意’让她回来，可是她现在的境况比跟你在一起时好多了。不是为了那孩子，我实在找不到她该回来的理由。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你有过一个好妻子，可是你待她很坏。”

“我从来没有待她很坏过！我从来没有打过她——最多

只有一次，那次也没有打伤她。她说我待她不好么？”

“哦，没有。我妻子告诉我她只是责备自己，可是我有我的看法。你可能没有打过她，可是你做的事比打更坏——你对她漠不关心，让她受到别人的诱惑。你不关心她，不照顾她，发生这种事也是必然的结果。你该负主要责任，而你却装出一副宽大的样子，说什么‘宽恕了她’——说什么你‘愿意’让她回来；照我看，要求宽恕的倒应该是你自己。”

伊斯顿没有回答，沉默了很久。欧文继续说：

“我不打算劝她在你自以为很对的那些条件下回来，按照这样的条件和解，我想你们两个都不会得到幸福的。你们要得到幸福，唯一的条件是双方都明白自己错了；你们双方都做过需要对方宽恕的事情，你们要互相宽恕，而且以后永远不再提那些事情。”

伊斯顿没有响，几分钟以后，他们分手了，互相说了“再见”。

他们都在替拉什顿公司干活——在斯韦特先生那所“窑洞别墅”里油漆一间新造的花房。这工作第二天就做完了，四点钟时，小家伙推来了手推车，他们把工具和其他用品装上车带回工场。因为正好是星期五晚上，他们到前边窗户口把计工表递了进去。后来，在他们快要分别时，伊斯顿又提起了前一晚谈过的话题。他已经沉默了一整天，除了工作需要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现在他说话时还带点哽噎的声音。

“昨晚你说的话我已经仔细想过了，你说得一点儿不错。我该受责备的地方很多。昨夜我写信给露丝，向她认了错。要是你和你太太能帮助我劝她回来，我真不知怎么感激你

们。”

欧文伸出手来，伊斯顿抓住了他的手。欧文说：“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你可以相信我们。”

第五十一章

寡妇的儿子

第二天早晨，他们八点半钟去工场，亨特告诉他们没有工作可做，但他说最好他们星期一再去看看，可能会弄到什么活儿干。于是他们星期一去了，星期二也去了，星期三又去了，可是公司没有“弄到”什么要干的活，他们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活干。星期四早晨天色阴沉，气候寒冷，整个天空呈现出一片暗灰色，凛冽的北风在沉闷的街道上扫过。欧文十点钟才到工场，他上星期在斯韦特家油漆花房外墙时受了凉，身体很不舒服。如果不是因为家里需要他去找点活儿赚些钱，他实在是一点也不想去的。欧文虽然幸运地在很多人失业时一直有活干，但他仍然毫无积蓄，这一点也许是那些提倡节约的先生们要感到惊奇的。相反，整个夏天，他们一直缺吃少穿。每周他赚来的工资大部分付了以前欠下的房租或其他欠帐，因此即使在他有工作时，他们仍旧常常得不到日常生活必需用品。他们穿的是破烂的靴子和褴褛单薄的衣服，吃的只能勉强填饱肚子。

天气变得奇冷无比，他不得不从当铺里把大衣赎了出来。没有这件衣服，他怕他要支持不住了。可是赎衣服的那一周，他们只好饿肚子。这倒不是说别的星期里他们的生活要好多

少，因为最近他每天只有六个半钟点工作好做(早晨八点半到下午四点)，到星期六，只有四个半钟点了(从八点半到下午一点)。这样，他每周只能得到二十一先令七便士的工资(每小时七个便士)。也就是说，如果每天有工作的话可以得到这个数目，而事实上却并非每天都有工可做。有时候，他们六天当中倒有三天闲着，找不到工作。那些每小时六个半便士工资的工人每周可以拿到一镑零两个便士(如果每天有工作的话)，至于那些(如索金斯)每小时只有五便士的，每周工资只有十五先令六便士。

有时他们每周只做两三天，甚至只做几个钟点，到"周末夜"结帐时，只能拿到半镑、七先令六便士、五先令，甚至更少一些。大家也只好说，这是聊胜于无。

他们当中许多人都结了婚，因此为了谋生，他们的妻子得出外打短工，或是到洗衣作坊去干活。她们有孩子，孩子们主要的食物是脱脂牛奶、面包、人造奶油和劣等茶叶。许多孩子——八、九岁的小家伙——每天早晨在上学之前要去做两三小时工，晚上放学后也这样，星期六则要做一整天。他们替肉店搬送装肉的盘子；替杂货铺搬送装食品杂货和蔬菜的篮子以及装地板蜡的罐头；有的去卖报或送报；有的去送牛奶。一等他们年龄合格，他们就得到做"半工"资格的证明书，过了十四岁他们就完全离开学校整天干活了。等他们达到一定的年龄想去参加陆军或海军时，却发现身体已经不够条件了。

因此，等他们再长大一些智力就已变得十分低下，竟然认为改善生活条件最可靠的办法是选举那些自由党或保守党的剥削鬼、骗子、律师、土地掠夺者来统治他们，这也是不足为奇

的事。

〖〖欧文到达工场时发现伯特·怀特正在油漆间里清理一些脏罐头。他用刮刀刮漆，发出很响的声音，因此没有听见欧文走进来。欧文不声不响地站着看了他几分钟。油漆间的石头地又光滑又潮湿，整间屋子冷得象坟墓。这孩子冻得直打哆嗦，身上裹着一条旧围裙弯着身子干活。他发育不全，身材瘦小，看了使人生怜。〗〗他的衣服上结着一层很厚的干漆，五彩缤纷，手和指甲也沾满了漆。因为天气冷，他穿着外套，袖口向上翻卷着以保持清洁——或是说不让它弄得更脏，其实他的袖口已经跟衣服的其他部分一样脏了。

欧文凝视着那个正在弯腰干活的孩子，心里想到小弗兰克，怀着一种近于恐惧的心情不知道小弗兰克将来是否也将落入同样的苦境。

孩子看见欧文后停下工作，向他说了一声早安，并说天气冷得很。

“你为什么不生火？院子里木材多得很哩。”

“不行，”伯特摇摇头说，“那可不行！要是让瘟神看见了可要大发脾气啦。去年冬天我本来一直生火的，后来给拉什顿看见了，臭骂了我一顿，说是我只要走动走动干点儿活就不会冷了。”

“哦，他那样说么？”欧文说，苍白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咱们且看吧。”

他走到院子里，又穿过院子走向一座棚子，那下面堆着一大堆废木料，是拉什顿公司修缮房子时从各处清理出来的。欧文捧了一堆木料正要回到油漆间，却碰到了索金斯。他说：

“不行呀，你不能烧那个！那些全是贮存起来准备送到老板那儿去的，瘟神今天早晨还说起过哩。”

欧文没有答话。他把木料搬进油漆间，丢在火炉里，然后又倒了些陈漆在上面，擦了根火柴烧起一堆熊熊的火。接着他又抱来几堆木材放在屋角里。伯特没有参与这些事，而且，起初他还很不赞成这样做，他怕瘟神来看见了要引起一场麻烦；可是等火生着了以后，他在火上暖暖手，又把活儿搬到长凳的另一头来做，这样可以取暖。

欧文等了半个钟点光景，看看亨特是否会回来，但那条走狗没有来，他决定不等了。离开之前，他告诉伯特说：

“不要让火熄掉，把刮下来的陈漆都倒在上面，别的陈漆、废料也都可以倒上去。要是火小了，就再添些木头。这儿废料多得很，没有什么别的用处，只好烧烧火，不然就只有丢掉。全给烧掉。要是亨特说什么，告诉他火是我生的，是我叫你一直烧着的。木头要是不够，到外边去拿好了。”

“好的，”伯特说。

走出油漆间时欧文跟索金斯谈着话。他说话的样子非常吓人，脸色苍白，眼里闪着一种奇怪的光，使索金斯想到了关于欧文有精神病的传说，对欧文颇有点畏惧之心。

“我到办公室去找拉什顿，要是亨特来，就说我要你告诉他：如果我下次再看见那孩子在油漆间里干活没有火烤，我要到保护儿童协会去控告他。至于你，要是那孩子出来拿木头，你可别阻挡他。”

“我才不想去阻挡那个浑小子哩，”索金斯鼻子里哼着说，“他吃他的饼，管我个屁事。”他看着沿街匆匆走去的欧文，又

加了一句。“我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总爱多管闲事：有人真要把那个小鬼当做他的儿子啦。”

欧文这时也的确是如此想的。他迈开大步往前走，想到自己的孩子也可能受人这样虐待，真是怒火中烧。在宏伟大道奴隶市场附近，有一些他认识的失业工匠，他从他们面前走过，可是没有看见他们。有几个工匠感到不高兴，说他变得神气活现，见人也不打招呼；可是另一些人看到他那副古怪的神气，又重复着人们常常提起的那个预言：总有一天欧文会发疯的。

快要到达目的地时，天上开始飘起大片雪花来。他走得飞快，而且怒气冲冲，到达办公室时连话也讲不出来了。

“亨特——或者——拉什顿在里边吗？”他问管门人。

“亨特不在，不过老板在里边。你要干什么？”

“他就会——晓得的，”他喘着气，大踏步地走向办公室的门，也不敲一下，就猛地把门推开，走了进去。

这地方的气氛跟伯特干活的那间潮湿的地下室截然不同。一只镶嵌着石棉砖的炉子里燃点着煤气，使屋里的空气暖洋洋的。

拉什顿站着，倚在韦德小姐的椅子上左手搂住她的脖子。欧文后来记起，她当时衣服已弄得很乱。她急忙退到屋子的另一头，拉什顿则从她身边一跃而起，对这位不速之客瞪着惊疑的眼睛——他又惊又羞，不知如何开口。欧文站在办公室中央，一面喘气一面打颤，用一个发抖的手指指着他的老板说：

“我来——这儿——告诉——你——要是我再看见——

小伯特·怀特——在那间——油漆间里干活——没有生火——我要去——控告你。那地方比不上一间马厩——要是你有一条值钱的狗——你也不会把他养在那里的——我警告你——我了解到的你的情况——完全足以把你送到——你该去的地方——要是你不待他好一点——我要让你受到惩罚——我要揭你的丑事。”

拉什顿仍然不知所措地盯着他，又怕又窘；他还没有完全弄清是怎么回事；他知道自己干过不少坏事，的确很有理由担心别人揭露他或控告他，跟韦德小姐在这种情况下被人撞见，更使他心里惶恐不安。

“倘若孩子在那儿没有生火，我实在一点也不知道呀，”他终于讷讷地说，“那些事都是亨特先生管的。”

“你——你自己——不许他生火——在去年——不管怎样——你现在知道了。你借口要——教他学手艺——向他母亲要钱——可是十二个月来——你一直把他——当畜生一样使唤。我劝你好好想一想——不然——我可有办法——叫你——叫你明白过来。”

说完这些，欧文转身就走，门也没有带上。这时，拉什顿的脑子里是又怕、又惊、又怒。

欧文在大风雪里走回家去，开始意识到这样一来拉什顿再也不会给他工作了，他想到这对家里人是个大威胁，一时竟怀疑他自己做得是否正确。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诺拉，她说城里可以雇他做工的公司多的是，只要有工作可做。从前不靠拉什顿也活过来了，以后也照样可以不向拉什顿求靠；反正不管会发生什么，他这样做使她感到很高兴。

“我想我们总会有办法的，”欧文疲惫地说，“现在在别处我工作的机会也不多，不过我可以自己设法做点东西。我想做些广告牌的样品，就象去年做的那样，然后想办法让一些店铺来订货——他们在这时候往往想做点儿额外生意的，不过我怕已经迟了一点，大部分店铺的广告牌都做好了。”

“我要是你，今天我就不出去了，”诺拉看他身体很不舒服，说道，“这时候你该坐在家里看看书，或者整理整理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是指油漆匠协会地方支会最近一次会议的记录，欧文是协会的秘书。由于一直下着雪，吃过饭他就如他妻子所说的那样度过了一个下午，直到四点钟，小弗兰克从学校回家，带来一个大雪球，嚷着说天还在下大雪，而且还会冻冰！他把这当做好消息报告给大家。

那晚他们很早上了床，因为煤得节省一点；不仅要节煤，而且房间太靠近屋顶，不管烧多少煤也还是不会暖和的。生火如果说能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是使得屋里更加冷，因为门窗都很糟糕，生了火反而使外面的冷空气从缝里钻进来。

那晚，欧文大部分时间是醒着的。对于前途的忧虑使他不能入睡。第二天他起得很早——离天亮还很久——生好火以后，就开始准备画他跟诺拉谈起过的那种广告样品，但他发现大部分纸板都破得不能用了，要是不去买一些，就无法着手工作。

早饭他们吃黄油面包和茶。小弗兰克在床上吃早饭，因为前一天他在雪地里跑，把唯一的一双靴子弄得透湿，天气那么冷，所以他们决定让他吃过午饭才去上学。

“买纸板以前我想先去打听打听，看看可有别的工作可做，”欧文说，“虽然看来希望渺茫。”

他正准备出去，门铃响了，他走下去开门，看见伯特·怀特走上楼来。这小家伙挟着一个扁平的棕色纸包。

“一块棺材上用的牌子，”他走到门口附近时解释说，“等着马上要的——瘟神说你可以待在家里画，我等着带回去。”

欧文和他的妻子互相看了一眼，感到如释重负。他到底还是没有被解雇。这事简直好得叫人难以相信。

“包里有一张纸，上面写着死者的名字，”伯特继续说，“这儿有一瓶布伦瑞克牌的黑漆，你可以用来写字。”

“他还叫你带什么信没有？”

“对呀，他叫我告诉你：下星期一早晨有一处地方动工——两个房间要装修。这工程星期四完工。还有，今天下午另外有件活儿要你干，所以你一点钟左右得赶到工场去。他要我和你说：本来他昨天早晨就想留张条子给你的，后来忘了。”

“生火的事儿他跟你说了什么吗？”

“说啦，你走后约一个钟头，他们两个人都来了，瘟神，还有老板自己，不过他们没骂人。告诉你，我看到他们都来了，吓得要命，可他们倒挺好。老板对我说，‘啊，小家伙，你做得对，生个火暖和暖和，我就叫人给你送点煤来。’然后他们四处看了一圈，告诉索金斯，叫把窗上的碎玻璃换几块好的——你可知道车棚里那口大货箱么？”

“我知道。”

“他叫索金斯把它锯开来，铺在油漆间的石子地上做地

板。现在才搞好一半。我已经把凳子下边的垃圾弄到外面去啦，煤气间给我们送来两筐煤，老板说用完了到韦德小姐那儿去签张条子再去拿。”

一点钟时欧文到达工场，他在那儿看到瘟神。瘟神叫他到前面的工房里去，在放糊壁纸的架子上漆上号码。欧文正在工作时拉什顿走了进来，很亲热地跟他打招呼。

“我很高兴，你告诉我那孩子在油漆间干活的情况，”他在寒暄了几句之后说，“你可以相信我，我实在没有存心想让那孩子受苦，不过，你知道，我没法亲自过问每一件事呀。你告诉我那件事，我真是万分感谢；我想你做得很对；要是我是你，我也会那样做的。”

[[欧文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过拉什顿并没有等他回答就走开了。]]……

第五十二章

“我现在所作的比我曾经作过的都更加、更加好”①

在最近几个月中，欧文、伊斯顿、克拉斯和其他几个工人运气还算好，能搞到一点工作做做，可是他们的大部分伙伴都一直没有活干。在这段时间里，一些讲究实际的商人和假装基督信徒的人——那些骗子和伪君子们声称四海之内皆兄弟，声称上帝是人们的父亲——不断地在演出随处可见的种种滑稽丑剧，他们管这叫做“解救”从四面八方包围住他们的苦难。他们不断组织各种“义卖”和“大拍卖”，并把别人丢弃不要的破衣烂靴和残羹剩饭分发给那些愿意低声下气去乞求的人。说得好听的救灾委员会也在充分发挥它的功能；在它的册子上登记的“兄弟”已超过了一千人。经过仔细调查，委员会发现在这些人中可以靠做工养活自己的不少于六百七十二人。委员会本来大概是可以给这六百七十二个人必要的工作做的，但是该会掌握的资金只够雇那些“兄弟们”做三天工，因此这件事很难办。不过，由于采取了一种延挨拖拉、巧妙推托

① 英国十九世纪作家狄更斯小说《双城记》中最末一句话为：“我现在所作的比我曾经作过的都更加、更加好；我现在所去的地方比我曾经知道的地方都更加、更加好。”

的政策，委员会设法使人们对它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它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了。

若不是拉什顿“兄弟”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措施，以失业工人身分在委员会登记册上登记的人还会多得多。往年，一直是这么个做法：只要有“兄弟”请求，就发一张叫做“登记表”的申请书给他，这位“兄弟”亲自填写以后送回委员会。今年，在一次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拉什顿提出了一种新的减少申请人数的好办法来，他的提议博得了笑声和掌声，因为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很有趣的玩笑哩。由于这个新发明，委员会不再发申请书了，来申请工作的人一个一个挨次被带到办公室里来，由一位小书记问话，很有点象法国的预审法官在讯问犯人，书记把这位被告的回答一一填入表格。

“你叫什么名字？”

“住在哪儿？”

“在这儿住了多久？”

“来这儿前住在哪儿？”

“在那儿住了多久？”

“为什么搬来这儿？”

“离开时欠了房租没有？”

“以前的住址是什么？”

“多大年纪？哪一天生日？”

“你的差使、行当、工作或职业是什么？”

“你是结过婚的还是单身汉，你老婆活着还是死了？”

“有几个孩子？几个男孩？几个女孩？他们有工作吗？赚多少钱？”

“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有几个房间？”

“欠了多少房钱？”

“最后一位雇主是谁？工头叫什么名字？在那儿工作了多久？做的什么工作？为什么离开那儿？”

“最近五年里干什么？做什么样的工作？每天做几小时？工资多少？”

“说一说最近五年来雇你做过工的所有雇主的全名和住址，以及你为什么没有做下去的原因？”

“说一说最近五年来你在他们手下做过工的工头的名字？”

“你妻子赚钱吗？赚多少？”

“你从俱乐部、互助会、慈善机关、或其他地方得到过钱没有？”

“你曾经领过贫民救济金没有？”

“你曾经替救灾委员会工作过没有？”

“除了你提到过的工作以外，还做过其他工作吗？你认为你还适宜做什么别的工作？”

“有什么保人没有？”——如此等等。

等“犯人”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同时他回答的话也全部记录下来之后，他就得到这样一个通知：委员会的一位委员，或是一位受权承办此事的官员，或是其他什么人，不久将上他家里去向他了解情况，然后那受权承办此事的官员或其他什么人将向委员会提出报告，委员会将在下次会议上考虑他的问题。

对每个“犯人”的讯问要占去半个钟头左右，至于等候的时间就不用提了，很显然，用这个办法来减少失业工人的登记

人数必定是成效斐然。

拉什顿向大家介绍的这个新办法，获得了一致通过。反对的只有一个威克林医生，可是他——照格林德“兄弟”的说法——毫无例外总是反对一切合理的提议的。格林德补充说，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告慰的，那就是他不会再麻烦大家多久了；因为十一月一日改选的日子快要到来，他说如果他——格林德——算是对工人阶级还有点儿了解的话，他知道工人们一有机会准会把这个威克林一脚踢开的。

几天以后，选举的结果证明了格林德“兄弟”的预言完全正确，威克林医生选区的工人选民果然将他一脚踢了出去；但拉什顿、迪德卢姆、格林德和他们一伙的另外几个委员却以更多的票数当选，仍旧回到委员会里。

糊弄局公司的胡弄先生已被推举为“穷人的保护人”。

令人厌倦的几周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亨特终日忙于照顾还在进行的工程，并且东奔西走地找寻新的生意，他看上去比过去更加心事重重，而且显出一副可怜相。他在办公室里一直呆到深夜，几乎每晚都是如此，他动脑筋计划、盘算，草拟各种估价单。路上的巡警看惯了办公室里的灯光，因此也就不去注意了；可是有一个星期四的夜里——正好就在欧文为了那个孩子跟拉什顿发生冲突以后的一个星期——值岗的警察发现办公室里的灯光整夜都亮着。起初他没有特别注意这情形，可是到黑夜逐渐融入晨曦而灯还亮着的时候，他开始感到奇怪了。

他敲了敲门，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什么声音打乱屋内死一般的沉寂。门锁着了。可是他不知道门是从里面锁的还是从

外面锁的，因为门上装的是弹簧锁。办公室的窗户很低，但看不见里面，因为玻璃靠里的一面是涂了漆的。

那个警察认为这件异常的事很可能是由于前一晚有什么人离开房间时忘了关灯；若是小偷或什么不速之客，总不至于点着灯让大家知道有人在里面。

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件事，正打算继续向前巡逻，他的巡官也来了。巡官同意巡警的看法，认为他的判断很可能是对的。当他们两人准备离开这儿时，巡官发现那扇涂漆玻璃窗的下方有一小块地方透出光来，那儿的漆被擦掉或是自己剥落了一小块。他跪下来看，从这儿可以看得见办公室里面的情形，他往里瞧了一下，突然低声喊叫起来。他让在一旁的他的下属也来看一看，那警察勉强能看见里面有一个人倒在地板上。

要打开办公室的门对于那位身体魁梧的警察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他只用肩膀顶了一下就把那紧锁着的门顶开了。门啪地一下打开了，锁上的插销掉在一大滩凝聚在门槛边的血泊里。血是从亨特仰卧着的地方淌过来的，他两手摊开，脑袋几乎和身体分了家。地板上，靠近他左手的地方，有一把打开的剃刀。在他平时工作的那张台子旁边有一把翻倒的椅子，台子上撒满了纸片，也到处是血。

在以后的几天里，克拉斯又重新担任了夏天亨特生病时他担任过的那个职位，负责照管工程。他代替死者，干得很卖力，不过他私下对板球俱乐部的几个老朋友说，他可不想象亨特一样让拉什顿再那么干下去了。在发现死尸的那天早晨，克拉斯的第一件工作是和拉什顿先生一块儿去看一座屋

子，那座屋子即将施工，要进行估价。这正是前一天晚上亨特在办公室里曾计算过的，他们在他台子上发现的那些碎纸片上，写的就是关于这项工程的估价数字。那些纸片后来成了验尸陪审团作出判决的根据，验尸官判定亨特是由于一阵突发的神经错乱而自杀的，因为纸片上画着许多毫无意义的字，字的拼法都是错误的，这些字连起来也没有意义。他显然一次又一次地想正确地计算出某一个数目，可是每次得到的数字都不同，没有一个对的。他身边带有剃刀这件事似乎可以说明他的自杀是预先计划的，不过在验尸时这一点也没有成立，因为在他死之前最后见到他的那个人——一个理发师——作证说亨特几天以前就把这把刀子交给他磨，在悲剧发生的那天晚上他才要了去。他说他以前也替亨特先生磨过几次刀子的。

克拉斯负责主持一切殡葬事宜。为了参加大典，他在一家旧衣铺里买了一条旧黑裤子；他自己那顶帽峰低矮的缎帽已经相当破旧了，他换上了亨特的高帽子，这顶帽子是他在办公室里找到的，他毫不迟疑地将它据为己有。这顶帽子对他来说是太大了，他用一些折迭起来的纸条衬在帽子里面的皮边里。克拉斯走在送葬行列前面。这原来是亨特的位置，现在他占了，很有点趾高气扬。他努力装出严肃的神气，不过他的面团似的胖脸上还是露出了半丝笑容。他面色苍白，只有下嘴唇边有一块红斑，象三便士硬币那样大。这一块斑在他脸上已经很久了，他记得，最初这只是一粒小小的粉刺，可是越长越大，简直有点儿象得了坏血症似的。克拉斯把红斑继续扩大的原因归咎于“去年冬天受了寒气”。说也奇怪，只要天一

冷他就要把自己全身保护好;他总是戴上一条厚厚的围巾,那本来是一个死于癌症的老妇人的东西。虽然这样,克拉斯倒也并不过分为他脸上的一点点儿瑕疵担忧,他只是不时在上面涂一些锌膏,他相信这点儿小毛病不久就会好的。

第五十三章

巴林顿找到了工作

巴林顿对上次选举产生的反感由于选举结果的揭晓更为加强了。那些“慈善家”们盲目、愚蠢而狂热地赞美剥削他们、掠夺他们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简直漠不关心；他们精神颓唐，对自己所遭受的苦难逆来顺受，他们在自己创造的财富中驯服地过着赤贫的生活；他们对自己孩子的命运冷漠无情，要是有人竟敢告诉他们说有可能改善生活，他们就对他恨之入骨，所有这些都使他不得不认为他的一切希望都不可能实现了。他脑子里不断响起那个变节的社会主义者讲过的话：

“要是你愿意，你不妨去做耶稣基督，我可完了。今后我想多替自己打算打算。至于这些人，他们喜欢谁就投谁的票；他们是自作自受。天哪！他们实在不配受到抬举！他们自己到处找人来用鞭子抽打自己，依我看他们都真该用蝎尾鞭子狠狠教训一顿。现在这个社会制度对他们意味着痛苦的劳役，半饥半饱、衣不蔽体的生活，短命和夭折；可是他们都投票赞成这个制度，支持这个制度。让他们得到他们投票赞成的东西吧！让他们去做苦工——让他们去饿肚子吧！”

圣诞节前几天一个晴朗的薄暮，巴林顿走在拥挤的街道

上，耳边不断萦绕着这些话。商店里灯火辉煌，照耀着各种圣诞节用品，人行道上甚至马车道上都挤满了观光的人。

巴林顿对一群群衣衫褴褛的男女和孩子特别感兴趣。他们聚集在肉铺和熟食店门前的人行道上，盯着那些用彩带和玫瑰花装饰起来的鲜肉和一排排的火鸡、烧鹅。他知道到这儿来看看橱窗里的食品是穷人唯一的一份享受，他对他们那种逆来顺受的忍耐功夫感到非常惊奇。不过，使他感触最深的还是那些妇女的外貌。她们显然是工人的妻女，穿着褪了色的、不合身的长衫，苍白而愁苦的脸上带着疲乏忧伤的神情。她们当中有些是独自一人，有些带着孩子。孩子们抓着母亲的手，有恃无恐跌跌撞撞地迈着步子。这些孤苦无告的小可怜虫穿着七补八缀不象样子的衣服和破破烂烂的靴子，盯住玩具店的橱窗望着，可怜的小脸上露出羡慕的神态。巴林顿看着这景象心中确实隐隐作痛，泪水涌上了眼眶。他知道，这些孩子被夺去了欢乐和能使生活变得可爱的一切东西，那些玩具残酷地放在他们眼前，可望而不可即，这对他们说来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他现在和昔时的约瑟夫[1]一样，为他的年轻的弟妹们感到十分不安。

在这些贫穷和苦难的人们中自己却穿得暖暖的，吃得饱饱的，他感到这有点象是犯罪。他想到自己曾经在那崇高的事业面前犹豫畏缩过，不禁羞得满面通红。任何人献身于这一崇高事业——拯救苦难中的、遭受压迫的人——都会感到无上光荣的。

---

① 《圣经》中雅各之子，被兄弟们卖去埃及为奴。

不久他走到一家很大的玩具店门口，那儿站着几个孩子，赞赏着橱窗里面的玩具。他认得其中的几个，于是停下来看着他们，想听听他们谈些什么。孩子们不知道他站在后面，他们正在橱窗面前走来走去。巴林顿看着他们，心里想到关在笼里的野兽在栅栏后面走来走去的样子。这些孩子从橱窗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来回徘徊，用小手压在那透不过的玻璃上，指指点点，挑选他们特别喜爱的玩具。

"那是我的！"小查利·林登叫道，热切地指着一辆坚固的大马车，"要是我有那辆车子，我要让小弗雷德乘我的车子，我要带许多木柴回家去，我们还要玩救火，把它当救火车。"

"我可宁愿要这副铁道，"小弗兰克·欧文说，"有真的隧道，有装有真煤的煤水车；还有车站，扬旗，转车场，要是线路上发生危险，还有会亮的红灯。"

"这个洋娃娃是我的——不是那个顶大的，是那个穿粉红衣服的，那身衣服还可以脱下来哩，"小爱尔西说，"还有这套茶具；还有这个针线盒子给妈妈。"

小弗雷德已经放开了爱尔西的手，平时他总是紧紧地抓住它不放的，他高兴地拍着手，格格地笑着，渴望能得到他要的东西。"马儿！马儿！"他热切地叫着，"马儿！马儿！好看的马儿！弗雷弟要马儿！"

"看看又有什么用呢！"爱尔西接着说，她叹了口气，抓起小弗雷德的手，想带他走开去。"看看又没有用；我们这号人可别想得到这些好东西。"

这几句话把小弗兰克和小查利又带回到残酷的现实生活

中来。他们勉强转过身来，准备跟着小爱尔西走开。可是小弗雷德却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年纪还小，还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好东西他们这种人是没有份的；因此当小爱尔西打算拉他走开的时候，他噘起嘴哭了起来，嚷着说他要一匹马儿。别的孩子围过来哄他，告诉他不到圣诞节谁也不能从橱窗里拿东西出来的，只要到了圣诞节，圣诞老人一定会给他送一匹马儿来；可是这些话对小弗雷德不发生作用，他眼泪汪汪地硬要马上拿到那匹马。

正在这时候，他们看见了巴林顿，马上大叫大笑欢迎他，因为他平时常给他们钱和饼干。

“嗨！巴林顿先生！”两个孩子同声喊道。

“嗨！”巴林顿回答着，拍拍小弗雷德的脸，“怎么啦？小弗雷德为什么哭呀？”

“他要那匹马，先生，是有真毛的那匹，”小查利说，象大人一样地笑了一笑，他知道这个要求是很可笑的。

“弗雷弟要马马，”小弗雷德又重复说，拉着巴林顿的手回到橱窗面前，“漂亮马马。”

“跟他说：圣诞节那天圣诞老人会给他送来的，”小爱尔西低声对巴林顿说，“他会相信你的话，这样一说他就会满意的，只要过一会儿他就会忘记掉了。”

“你还没有找到工作吗，巴林顿先生？”小弗兰克问他。

“不，”巴林顿慢吞吞地回答说，“我到底还是找到一点工作了。”

“噢，工作很不错吧？”小查利问。

“不坏，”巴林顿说，“你知道我替谁工作？”

“谁？”

“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孩子们应声叫了起来，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

“是呀，”巴林顿一本正经地说下去，“你们知道，圣诞老人现在很老了，老得自己不能干活了。去年他跑不动，没有能把礼物全分送完，结果弄得许许多多孩子没有拿到礼物。所以今年他找我替他帮忙。他给了我一些钱，还有一张孩子的名单，每个名字下面都写明了他们该得什么玩具。我的工作就是按照名单上的名字把礼物买来送给这些孩子。”

孩子们屏住气听巴林顿讲话。虽然他讲的难以叫人相信，可是他的样子是那样认真，几乎使他们不得不相信了。

“你是当真的呢，还是和我们开开玩笑？”小弗兰克最后问，声音低得象耳语一般。小弗雷德用手掌拍着橱窗的玻璃，爱尔西和小查利仍旧十分惊愕地沉默着。

“千真万确，”巴林顿安详地回答说，一面掏出笔记本翻着，“我带着名单；说不定你们的名字都在上面，该得点儿什么东西哩。”

三个孩子睁大了眼睛等他往下讲，面孔都变白了，心猛烈地跳动着。

“让我看看，”巴林顿继续说，翻看着笔记本，“啊，不错，在这儿！爱尔西·林登，一个衣服可以脱下来的洋娃娃，一套茶具，一个针线盒。弗雷德·伊斯顿，一匹有真毛的小马。查利·林登，一辆装满糖果的四轮马车。弗兰克·欧文，一副铁道，附有隧道，车站，火车以及开动机器用的真煤，还有扬旗，

红灯，转车场等等。”

巴林顿合上本子说：“好了，你们现在就可以得到自己的东西了，”接着他煞有介事地说，“我们就在这儿买吧；这样可以节省我不少时间。我也不必多费手脚把东西送到你们家里去了。碰巧遇见你们，真是运气不坏呀，不是么？”

孩子们兴奋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了，他们只说得出一句话——运气真是太好了。

他们跟着巴林顿走进玩具店去，这时候四个孩子中唯一神态正常的只有小弗雷德，其他几个孩子都如醉如痴了。小弗兰克怕他自己是在做梦，这事情实在不可能是真的；一定是在做梦啊。

小马不但有毛，而且还装着四个轮子。他们没有把马包起来，只在上面系了根绳子，把它交给了它的新主人。大些的几个孩子简直对店里的情况全都糊里糊涂了；他们只知道巴林顿在跟店员讲话，但他们听不出讲的是什么——那讲话的声音好象来自很远的地方，而且不象真的。

店员把洋娃娃、茶具和针线盒打成一包，交给小爱尔西。铁道装在一只极大的硬纸盒里，用一张棕色的纸包上，当店员把盒子交给小弗兰克抱着的时候，他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了。

他们走出玩具店，大家向小弗兰克说了“晚安”，他小心翼翼地抱着纸盒走回家去，感到自己仿佛是腾云驾雾一般。其余的人走进附近一家食品店，在那儿买了糖果，装在小查利的马车里。

然后，巴林顿查看了一下名单，看看还漏掉了什么东西没有，结果发现圣诞老人还写着要给爱尔西和小查利每人一双

靴子。在他们买靴子的时候，巴林顿看到他们的袜子也破得全是洞了，于是他们又到一家百货商店去买了几双袜子。巴林顿说，这些东西虽然单子上没有，可是他想圣诞老人一定不会不同意的——很可能圣诞老人本来也准备给他们这些礼物，可是后来忘记写下来了。

第五十四章

结　尾

第二天晚上，巴林顿到欧文家来。他说他要回家去度假期，特地前来告别。

在这几个月里，欧文虽然运气还不算坏，有一点工作做做，但是过得也并不顺利。他赚的钱大部分付了房租，因此常常得饿肚子。近来他的肺很不好，只要稍稍用一点气力，就要猛咳一阵，气也喘不过来。因此，有时即使有工作，他几乎也无法去做；他还能坚持做点工作，往往只是由于他的超人的意志力在支持着他。他在拉什顿面前竭力振作起精神，拉什顿虽然知道他不如别人强壮，但只要他还能做好分内的工作，他情愿装不知道，因为欧文在工作忙时是个很有用的人。可是，不久之后，有些跟欧文一起做工的工人开始表示不乐意有他这样的伙伴了。既然两人在一起做工，老板总指望看到两个人完成的工作成绩，要是其中之一不能做完自己分内的工作，就会增加另一个人的负担。

他根本没有钱去看医生，不过在初冬时他曾经从拉什顿那儿弄到过一张当地医院的就诊券。这种医疗费用是用以下方式募集起来的：全城各商号和工厂里都特设一种箱子，要大家在周末拿工资时投入一、两个便士。老板们定期把这些箱子

交到医院当局，换回一些就诊券，由他们分发给需要并提出申请的人。老板们得把申请人的姓名、住址填写在券上或申请书上，并签署意见说明申请人合乎条件，“适合领受这一慈善待遇”。欧文和其他大多数工人一样，对于上这家医院看病怀着一种恐惧、厌恶的心理；可是他病得太厉害了，不得不压制住自己的傲气前去申请就诊。但正巧他看病的时间在某一个有活儿要干的早晨，这一来他就不能去上工了，结果受到的损失比上私人医生那儿看病的花费还大。医院开方要他购买的药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他跟别的成千上万的工人一样，需要的不是药物，而只是正常的食物和工作条件；这些东西，多少年来他一直都可望而不可即，仿佛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沙漠中等死一样。

有时，诺拉尽量把原来准备买其他日用必需品的钱省下来给他买上一瓶广告上常见的药丸；尽管这些药丸有的也还不错，可是她没有钱连续买那么多瓶，因而也难以奏效。

他时常感到有一种对未来恐惧的心情支配着他——他害怕将来有一天会干不动活——但他尽力跟这种思想作斗争，使自己相信，只要天气一转暖，他身体又会好起来的。

巴林顿进屋时，欧文正坐在客厅里火炉边的一张帆布睡椅上。那天他跟哈洛一起干活，洗刷拉什顿家两间房子的天花板，剥去墙上的旧纸，他显得非常疲惫，憔悴不堪。

他们谈了一会儿后，巴林顿说：“我过去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不过我想你一定也看得出，我并不是为了谋生糊口才替拉什顿干活的。我干活的目的只是为了要亲自体验生活；看看大多数人怎样过日子。我的父亲很有钱。他不赞成我这样

作，不过他倒也并不来干涉我。我有一笔相当不错的收入，我可以自由使用这笔钱。我打算回家去过圣诞节，来年春天，我要召集一支优秀的社会主义者的队伍，然后再到这儿来。我们将会拥有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好的演说家；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开会；我们要把全城贴满标语，我们还要建立党的支部。”

欧文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我可以替大会绘制宣传品，”他说，“譬如说我可以写标语、画广告。”

“我可以帮忙散传单，”小弗兰克也随声附和，他坐在地板上玩小火车，抬起头来说，“我认得许许多多孩子，他们会跟着我一起把传单塞到人家门缝下边去。”

他们在客厅里，客厅的门关着。欧文的妻子和露丝这时在隔壁房间里。欧文正在和巴林顿谈话，前门的铃响了，小弗兰克跑去看是谁来了，出去时随手把门又带上了。欧文跟巴林顿继续聊天，他们听到隔壁房间里不时传来喃喃的低语声。一会儿他们又听见有人从前门出去，就在这时，小弗兰克冲进客厅无比激动地叫道：

“爸爸！巴林顿先生！好消息呀！”他在房里又喊又跳，显然是快活极了。

“什么好消息？”巴林顿问，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弄得他莫名其妙了。

“伊斯顿先生跟小弗雷德来看伊斯顿太太啦，她已经跟他们一起回家去了，”小弗兰克回答说，“还有，她把小宝宝留给我们做圣诞礼物了！”

巴林顿已经知道伊斯顿跟他妻子决裂的事，现在欧文又

把他们和好的经过向他叙述了一番。

不久巴林顿向欧文告辞。他乘的那班火车八点钟开；现在已经七点半了，他说他还有一封信要写。在走之前，诺拉把那个婴孩抱来给他看，然后她又帮小弗兰克穿上外套，因为巴林顿请求让这孩子送他一阵。

街的一头有一家文具店。他进去买了一张信纸和一只信封，又借了钢笔和墨水写了一封信。然后，他从笔记本中取出两张纸片，跟信纸一起装进信封封好。写上地址后，他走出文具店；小弗兰克在外边等他，于是他把信交给了这个孩子。

"把这封信马上带回家去交给你爸爸。到家之前不要停下来，连话也别跟人讲。"

"知道啦，"小弗兰克回答说，"我会一直跑回家去的。"

巴林顿犹豫了一下，看了看表说，"我想我还来得及送你到家门口，看看你有没有把信丢失。"

于是他们从原路回去，几分钟后就到了欧文家的大门口。巴林顿推开门，在过道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小弗兰克走上楼梯。

"你们的火车要经过那边那座桥吗？"孩子站了下来，从扶梯栏杆后面看着巴林顿问道。

"要经过的，你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从我们前房的窗户可以看见那座桥，火车过桥时要是你向我们挥手帕，我们也会跟你招手的。"

"好，我要向你们挥手帕的。再见吧！"

"再见啦！"

巴林顿一直等到听见小弗兰克开关自己家房门的声音后

才匆匆离开那儿。他走上大路时听见有人唱歌，看见一边人行道的转角上有一群人。走近之后，他发现那是一个宗教集会。

在人群中央的一根柱子上点着一盏灯笼，灯笼的玻璃上写着："不要行骗；上帝是不可欺的！"

拉什顿先生站在中间讲道。他说他们今晚出来的目的是要向所有站在他周围的亲爱的朋友们报告"大喜的消息"。这次大会是神光堂的教友们组织的——他自己也就属于这个教堂——但这次大会不仅仅只是一个教堂教友们的集会，他很荣幸地宣布有不少其他教堂的教友们也在这件善举中跟他们合作。他继续演说，口口声声把组成这群人的成员称之为他的"兄弟和姐妹"，说来奇怪，他这样讲竟没有引起笑声。

巴林顿向"兄弟们"环视一周，里面有斯韦特先生，带着一顶闪闪发光的新式礼帽，身上穿了一件镶着毛皮边的大衣；黑心教堂的牧师博希尔先生和担任这次布道的执事之一格林德先生，都穿着考究的黑呢外套，戴着闪亮的礼帽，看来他们已经大吃大喝了好多天了；此外还有迪德卢姆先生、斯达薇夫人、胡弄先生、波切特先生、斯米里登先生和利维特先生等等。

约翰·斯塔尔牧师也在其中，干着那种得了钱必须干的事。

他站在这一群人面前，举止高雅得体，一点也看不出他真正的作用只不过是拉拉皮条、拍拍马屁，替这帮骗子、奴隶主、小暴君们装点门面，衬托出他们的体面和正直。就是这帮人构成了神光堂的大部分会众。

约翰·斯塔尔牧师也在干着他得了钱必须干的事。这也

就是他出现在这儿的唯一原因，他来替那个卑鄙的阶级的代表人物请求上帝宽恕，为他们的罪恶进行辩护。那一阶级的贪婪和残暴已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狱。

人群里也有一些"体面的"衣着不坏的人，看上去似乎希望能有机会美餐一顿；还有两个人穿得很破烂，一看就知道是为穷困所迫的人，他们夹杂在这一群威风显赫的贵人中间，似乎很不相称。

除此之外，其余的"兄弟们"就是那些忍饥挨饿、面色苍白的男女工人了，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穿着别人丢掉不要的旧衣服，脚上套着破烂不堪、一补再补、裂开口的靴子。

拉什顿结束了他的演说，迪德卢姆走上前来把拉什顿在结束演说时所引的那首赞美诗念给大家听：

> "啊！来呀！来参加这神圣的行列，
> 让我们荣归天国。"

这在读者们看来也许是奇怪而难以置信的，主持集会的这些人当中，虽然没有一个按照耶稣的教诲做过一件事，但他们居然仍厚着脸皮自称是耶稣的追随者——基督徒！

耶稣说："不要为自己在人世间聚敛财富"，"不要贪爱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一切"，"灾祸将降临在有钱人头上——他们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可是这些自称为基督的追随者却把聚敛财富作为人生第一大事。

耶稣说："不要让别人叫你们主人；因为主人总安排下沉重的难以承担的担子，把它放在别人肩上，而他们自己甚至不愿用一个手指头去碰它一下。你们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基

督，除此之外，你们都是兄弟。"可是自称是那谦逊的那撒勒工人的追随者们却几乎全都要求当别人的主人。至于说到大家是兄弟，他们很清楚地知道：那些他们虚伪地称之为"兄弟"的男女老幼正在饥寒交迫中慢慢地走向死亡，而在这同时他们自己穿的是呢绒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我们已经看到，在斯韦特、拉什顿与他们雇用的饿肚子的可怜虫之间到底能有多少手足之情。

每当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奉行耶稣的教诲时，他们说那是行不通的！他们似乎没有想到，这样说实际上等于说耶稣传布的是一种不能实行的宗教；看来他们忘记了耶稣所说的话："你们不按照我说的去做，为什么又喊我主呢？……""谁要是听了我的话不做，就象一个在沙滩上造房子的傻瓜一样。"

虽然这些自封的基督的"追随者"当中没有一个曾经按照耶稣的教诲行事，可是他们却大谈耶稣的教诲，而且还唱赞美诗，还装模作样做长篇祷告，还跑到这儿来劝诫那些仍在黑暗中的人们改邪归正。他们弄来一只灯笼，上面写了一句经文："不要行骗，上帝是不可欺的！"

他们咒骂那些跟他们不一样的人为"异教徒"，而忘记了真正的异教徒正是那些口称敬奉上帝实际上彻头彻尾欺骗上帝的人。

格林德有点伤风，这天晚上没讲话，不过其他几个异教徒，包括斯韦特、迪德卢姆、博希尔、斯塔尔等都发表了演说。他们特别对占到会人数大多数的工人发出呼吁，要他们抛弃掉他们现在沉迷其中的那种虚假的尘世的欢乐，而象拉什顿

在他动人的演说结束时所说的那样：

"来呀！来参加这神圣的行列，
让我们荣归天国！"

迪德卢姆念完这诗句之后，那个女人在风琴上弹出了这首赞美诗的调子，于是信徒们齐声合唱：

"啊！来呀！来参加这神圣的行列，
让我们荣归天国！"

唱赞美诗的时候，有些信徒在人群里走来走去分发小册子。随即有人递了一本给巴林顿，巴林顿看他一眼，认出是斯莱姆，斯莱姆也立即认出对方是谁，并跟他打招呼。巴林顿拒绝了小册子，只轻蔑地说了一句：

"我不要——尤其不要你发的。"

斯莱姆脸红了。过了一会儿，他带着一种受委屈的声调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可是你也别把人看得太坏。那也不全是我的错，你不知道为了那事我也受够了。要不是上帝，我相信我早跳水自杀了。"

巴林顿没有答话，斯莱姆悄悄地溜走了。唱完赞美诗以后，斯韦特兄弟走上前来衷心地邀请所有到会者参加下星期神光堂的礼拜。当然，他邀请大家上那儿去，特别是因为他自己是属于那个教堂的。不过他再三恳求大家，要是不愿上那儿，也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城里教堂多得很；的确，几乎每条街的拐角处都有一个。那些不喜欢上神光堂的可以去黑心教堂。总之，他真诚地希望站在他周围的亲爱的同胞们上教堂去。

最后，博希尔做了一个短短的祈祷，结束了这次集会。现在，大家明白那两位衣着褴褛的穷信徒到场的原因了；当那些衣着考究因而也更为可敬的“兄弟”们微笑着握手告别或围着牧师和斯韦特先生打转的时候，那两个穷鬼拾起风琴，带着灯笼、赞美诗歌本和剩下的小册子走了。

巴林顿匆匆去赶火车的时候，一位“追随者”递给他一张卡片，他借街灯的光看了一下，上面是

请来参加神光堂
愉快的星期礼拜
每逢星期天下午三时举行。
让兄弟之爱永世长存。
“啊！来呀！来参加这神圣的行列，
让我们荣归天国。”

巴林顿心里想：他宁可跟心地干净的人下地狱——如果真有地狱的话——也不愿跟这批家伙分享“天国的荣耀”。

* * *

诺拉坐在前房的火炉边做针线，露丝的婴儿在她膝头上睡着了。欧文躺在她对面的帆布睡椅上。自从巴林顿走后，他们两人一直默不作声地在沉思着。伊斯顿跟露丝的和解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他们一心只想成全这件好事，还没有时间考虑到他们自己的事情哩。

“我觉得我现在说什么也不能离开她了，”诺拉终于打破长久的沉默说，“小弗兰克也那么喜欢她。可是我一想到你病

得这样，总也高兴不起来。”

“哦，只要天气暖和一点我就会好起来的，”欧文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其实他一点儿也不高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总还是有办法对付的。这小可怜儿跟我们过是这样，要是露丝还留在这儿跟露丝过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他一面说，一面俯身抚摸熟睡着的婴儿的手。小手突然合拢来抓住他的一个手指，这使他感到全身颤抖了一下。当他望着这孤苦求靠的小生命时，他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想，今后他决不会再狠着心实现他那可怕的计划了。过去，在他意气沮丧的时候，那个计划时常萦绕在他的心头。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总还是有办法对付的，”他重复说，“今后也还会这样。”

不久，他们听到了小弗兰克上楼的脚步声，随即这孩子进来了。

“我们得望着窗外，等巴林顿先生的车子过桥时跟他打招呼，”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叫着说，“他叫我带来了这封信。快呀，爸爸，快开窗，不然怕要迟了。”

“还早着哩，”欧文回答说，对孩子那股急性子感到好笑，“还有二十分钟哩。我们不能一直开着窗。我们的钟快五分，现在才七点三刻。”

可是，为了保证不让火车错过，小弗兰克拉开百叶窗，擦去玻璃窗上的水汽，在窗前守着等火车开过来。这时欧文打开了巴林顿的信：

亲爱的欧文：

随信附上纸币两张，一张十镑，一张五镑。我请求你接受那张

十镑的纸币，希望你会用和我现在送上时同样的心情来接受它，要是我们的处境换一换，我也会接受你的帮助的。如果我有需要，我知道你一定乐意与我分享你所有的一切，我也决不会拒绝，而使你不高兴。另一张五镑的请你明天早晨去兑换一下。其中三镑给林登夫人。其余的给伯特·怀特的母亲。

祝你们大家圣诞节愉快，并希望来春我回来时你身体健康，准备着迎接新的战斗。

为共同事业而斗争的朋友

乔治·巴林顿

欧文读了两、三遍才弄清信上说的是什么，然后，他一声没响，把信递给诺拉——他觉得那时他实在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诺拉读信的时候，象是去掉了心上的一块石头。她想到这张小小的钞票可以帮她多少忙，一切对未来的不可名状的恐惧都消失了。

这时候，小弗兰克站在窗前，两眼紧盯住车站的方向。

“爸爸，你说我们现在打开窗子好吗？”时钟打八下的时候，他终于沉不住气了，“水汽老是结在玻璃上，一面擦一面又结上了，外边看也看不清。我看时间一定快到了；说不定我们的钟没有你想的那么快。”

“好吧，现在我们开窗好了，这样可以保险一些，”欧文站起来开了窗，诺拉把婴儿包在一块围巾里，也走到窗前来，跟大家站在一起。

“一定没有多久了，”小弗兰克说，“就在你要打开窗子的时候，红灯熄啦，现在通车了。”

几分钟后，他们听见火车出站时的汽笛声。接着，当火车

头快要出现在拐弯处的一瞬间，摩擦得雪亮的轨道在车灯照耀下发出了闪光，象打磨过的金子一样；几秒钟后火车出现了，在笔直的轨道上越开越快，一会儿隆隆地驶过了桥。因为距离过远，他们看不清巴林顿的脸，但他们看见有人在一节车厢的窗口往外望，并且挥舞着手帕，他们知道那是巴林顿，也向他挥舞手帕。不一会儿火车看不见了，但还能看见后面行李车上的灯光，再过一会儿，就连这灯光也消失在笼罩大地的黑暗中了。

他们站立的窗口地位很高，可以俯瞰邻近几条街道和城里很大一部分地区。在街的另一头有几幢空屋，墙上贴满了房屋经理人的各种招租广告。空屋旁边大约二十码左右的地方，是食品商人斯莫尔曼先生租赁过的屋子，他在两三个月之前已宣告破产，现在那幢屋子外面也贴满了同样的装饰品。再过去一点，在对街拐角处是摩诺坡尔食品商店，那儿辉煌的灯火刚刚熄灭，他们也跟其他商号一样关门了。商店的灯火一家又一家地熄灭了，街道看上去显得更加死气沉沉。

一整天天气都很好，黄昏时，快要滚圆的月亮还照耀着清彻的星空；可是不久之前，突然刮起了猛烈的东北风；天气骤冷，层层浓云慢慢在头顶上聚集起来，很快就把满天星斗遮没了。

火车开走以后，他们留在窗口眺望了一会儿，欧文感到那越来越浓的黑暗好象是一块帘幕，遮掩了远处的种种恶行丑事。在每一个国家里，成千上万武装着的军队在等待他们的主人下命令，准备互相猛扑，象野兽一样地厮杀。四周是一片可怕而混乱的景象：豪华、奢侈、腐败、虚伪、贫困、饥饿和罪

恶。人们为了找工作餬口而相互争斗，孩子们在饥寒交迫中号哭，慢慢地死于贫困匮乏。

阴暗的影子笼罩着街道，把灰暗、凄凉的贫困和隐藏着的痛苦暂时掩蔽起来。一块块乌云聚集在天空，暴风雨快要来临了；那乌云咄咄逼人，就象是正要追上资本主义制度的复仇女神。这个万恶的制度，已经到达了暴戾和凶残的顶峰，现在正在迅速地分崩离析；它注定不可避免地要被推翻，因为它是如此邪恶可憎；它注定不可避免地要永远灭亡，并为人们鄙视和诅咒，因为它只能产生毫无意义的于人无益的自私心理。

而在这个制度的废墟上，必将建立起光辉的合作共和国的社会组织。人类将从奴役和悲痛的长夜中苏醒，从他们蜷伏了如此长久的尘土中站起来，终于能仰望那劈开乌云重现天日的光芒。那光芒将普照广阔的大地，照亮美丽的未来之城的镏金屋顶和闪耀的金塔，在那儿人们将象真正的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相亲相爱，欢乐无穷。高高升起的社会主义的红日，将射出万道金光，照遍整个幸福的世界。

——完——

附　　录

麦格斯市

麦格斯市是一个有八万左右居民的城市，离伦敦约二百英里，建筑在一条青翠的山谷里面。

从市中心宏伟大道的喷泉附近向东、向西或向北望去，可以看见绵延不绝、覆盖着松树的小山。向南极目远眺，可看到一片广阔的田野，一直延伸到一百英里以外的南海岸。这儿的天气据说是冬暖夏凉。

市区座落在山谷里；向西是爱连妮郊区，这儿树木葱茏，是全市最美丽的地区，有钱人家和大商人的住宅都在这里，还有很多专供富有游客居住的旅馆；向东，市区伸展到山坡上去，越过山顶，再延伸到另一面山坡，直到温德莱郊区，大部分工人都住在这里。

许多年以前，那时到外国旅行既不方便，花费又大，麦格斯市就成了上等阶层游憩的胜地。不过，近年来大多数爱国人士都把他们从英国工人阶级身上剥削来的钱用来去大陆旅行了。虽然如此，麦格斯市仍旧保持着某些繁荣的迹象。不管是冬是夏，这儿总常常挤满了所谓的上等游客，有的是来度假的，有的是来休养的。宏伟大道上经常拥挤着衣着考究的行人和各种马车。商店看来也常是顾客盈门，在我们这个故事

发生的时候，整个城市都是一片繁荣景象。可是这种表面繁荣是虚假的。这个城市实际上只是一个粉刷过的大坟墓；因为尽管这地方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但大多数居民生活在永无出头之日、在许多情况下已使人濒临绝境的贫困之中。商人和旅店主人的一大部分收入，以及工人阶级三分之一的工资都缴付了租金和各种捐税，这是贫困的原因之一。

许多年来，为了建设必要的公用事业并作一些必要的改进，市政机关一直在借债，债额不断增长，捐税也按比例随着上升，因为市议会掌握的仅有的一些公用事业都是些赔本不赚钱的买卖。凡是能够生利的公用事业都操纵在私营公司手里，私营公司的股份又掌握在市政机关要人们的手里，市政机关的要人们则又受他们中间四位最能干、最聪明的人所控制，那就是议员斯韦特、拉什顿、迪德卢姆和格林德，他们每人都是无数公司当中一家或几家的经理，这些公司靠剥削这个城市而日益发展。

城里有许多公司：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公共浴室公司、冬花园公司、大旅馆公司，还有其他数不清的公司。不过，有一家公司倒是斯韦特、拉什顿、迪德卢姆和格林德都没有染指的，那就是煤气公司，这家公司是所有公司中最老也是生意最兴隆的一家。它随着这个城市一同生长，最初的创办人大多数已经死了，目前这公司大部分股东都不住在这个城市里；虽然他们不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可是他们却靠这个城市生活。

这家公司利润极大，由于法律规定分红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他们常常弄得不知如何处理这笔赚来的钱。他们付给经理和主要职员巨额薪金（这些人本人当然也是公司的股东），

他们修建富丽堂皇的办公大楼，购置各种奢华的家具，多下来的钱就以奖金的形式分给股东。

公司如果要花掉一些利润本来倒是有个办法：缩短工人做工的时间，增加工人的工资，实际上许多工人的健康都给毁了，蒸馏室和石灰间里可怕的劳动缩短了许多人的寿命。可是，自然没有一位经理或股东会想到这样做，为那些工人操心可不是公司的事呀！

许多年以前，一批轻率的社会主义者建议市政当局把煤气公司买过来，那时本来是可以用一笔不太大的钱办到的。可是这个计划因遭到居民们的反对而失败，对他们来说，提一提社会主义者这个名称，其效果就仿佛是在公牛面前挥舞一块红布。

当然，即使在现在，要买下这家公司也还是可能的，可是大家认为那要花费很多钱，因此是不切实际的。

麦格斯市的居民虽然拒绝买下煤气公司，可是他们却不能不购买煤气。为了市内公共照明而由市政当局付给公司的钱，在市议会的帐册上占了很大一笔数目。他们设法在运来市里的煤上面增加了一笔税，每吨两个先令，他们想用这个办法作为对公司的一点报复，可是煤气公司虽然在煤税上多付了不少钱，反过来却又用提高煤气价格的办法来进行报复……

译 后 记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八日，英国公众数百人在利物浦举行了一次集会，纪念六十多年前逝世的工人作家罗伯特·特雷塞尔，并在他的墓地竖立了一块纪念碑。纪念碑上镌刻着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威廉·莫里斯的两句诗：

“他们在贫困的生活中劳动，
　　在悲惨的不幸中死亡；
他们是坚强的母亲的儿子，
　　是英格兰自豪的栋梁。”

特雷塞尔的孙女若安·约翰逊夫人为纪念碑揭幕，少年儿童们在墓前献了鲜花。英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作家，尽管他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也未能在“正统的”文学史中留下名字，可是人民却记得他，把他引为民族的骄傲，因为他为人民留下了一部不朽的作品——《穿破裤子的慈善家》。这部小说出版后，英国舆论界认为它是“第一部真正的英国工人阶级小说”，曾被称作“我们这时代工人运动的一部经典作品”。它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工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从工人阶级自己的立场和感受出发，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提出了变革社会、结束剥削制度的强烈要求，并塑造了一些觉悟的、

不觉悟的和正在觉醒的工人形象。小说的主题和内容，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未能涉及或未能正确反映的；小说的出现，说明英国无产阶级在文学上不仅有表现自己的愿望，而且已经具有表现自己的相当充分的能力了。

罗伯特·特雷塞尔(Robert Tressell, 1870—1911)本名罗伯特·努南(Robert Noonan)，是一个爱尔兰血统的油漆工人，曾参加南非布尔战争，站在布尔人一方与英国军队作过战。他一生颠沛流离，三十多岁时来到英格兰南部滨海小城黑斯廷斯，在那里给一家营造公司干活，并参加当地社会民主同盟支部的活动。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在十分困苦的境况下利用工余时间写成了《穿破裤子的慈善家》(约1906—1910)。一九一一年特雷塞尔病逝于利物浦的一家医院，死后就葬在当地的一个公墓里。

从“原出版者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部书是在他死后三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出版的。而且直到一九五五年以前，所有的版本都曾经过大量删节，有的甚至经编辑者任意裁剪拼凑，把一些不相干的段落和情节硬串在一起，弄得面目全非，完全歪曲了原作的精神。一九五五年秋，伦敦劳伦斯—威沙特公司第一次根据作者手稿全文排印了这部小说。现在这个译本就是根据一九五五年的版本译出的。

作者自己在序言中说，他写此书的目的是“想通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来忠实地描绘英国南部某个小城市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建筑业工人的生活情景”，“向读者揭露贫困和失业给他们带来的悲惨遭遇；揭示用以应付贫困和失业的那些措施是多么无效，并且指出我认为是唯一可靠的良方，那就是——

社会主义。"这几句话十分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全书的主题思想和基本内容。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的故事背景是一九〇〇年前后的麦格斯市(显然是指黑斯廷斯)。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正处于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时期。英国资产阶级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加紧剥削,垄断势力急剧发展,而工业生产的发展却十分缓慢。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〇年的十年间,英国爆发过两次经济危机,统治阶级竭力把危机的后果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造成大规模的失业和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形势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逐渐在英国复活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宣传有了进展,不仅在大城市中建立了新的摆脱了工人贵族控制的工会组织,中小城市的工人也开始觉醒,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这本小说中所写的虽只是一个小城市的情况,但它显然与这一历史时期的脉搏息息相通,是当时整个英国社会真实面貌的缩影。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也有不少优秀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的罪恶进行了揭露与批判,有的还生动地描写了工人阶级的困苦境况和悲惨命运。但那些作品大都并未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最后只能乞灵于改良主义,而特雷塞尔却根据他的亲身经历,以完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感情写下了一部独树一帜的工人阶级小说。首先,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认为"要消除贫困的原因,我们必须摧毁整个制度"。作者还鲜明地指出工人是社会文明和各种财富的创造

者，因而他们才是生活的主人，历史的主人，而地主、资本家则是吮吸工人血汗的寄生虫；"所有现在有钱人手里的全部财富，都应该是工人阶级的财产"，工人向资产阶级收回自己的劳动成果是一种权利，根本不需要乞求施舍。《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就是这样朴实而生动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

小说在反映工人的苦难，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同时，还描写了生活在广大工人中间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活动。这些人为数不多，追随者也有限，但代表着当时有觉悟的先进工人。这也正是二十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的如实反映。在这些人中最值得注意的当然是可以称作小说主人公的欧文。这个多才多艺、心地善良的油漆工是一个忠诚社会主义者。他出身木匠家庭，幼年丧父，生活艰苦；加之身患肺病，终日辛劳，还不足以养家活口。种种社会不平现象引起了他的深思，他阅读了许多社会主义的著作，终于懂得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真理。于是他把为下一代争取美好的生活看作是自己的义务，不顾一切困难，在工人中间热情地、孜孜不倦地宣传社会主义，并真挚地帮助工人弟兄。欧文在书中所表达的政治见解，包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实际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的思想。他为工人阶级的不幸处境感到悲伤和愤怒，力图唤醒他们起来改变现状，他也为工人伙伴的愚昧落后、因循保守而感到痛心。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却始终坚贞不渝。

但是，作者通过欧文等人所宣传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存在着矛盾、缺点和不科学的成分的。这主要是由于当时英国的

历史条件所造成。英国工人运动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曾长期处于低潮，八十年代后虽然重新活跃起来，但工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较为严重，当时在英国宣传的社会主义又是形形色色，夹杂着各种各样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一切对作者当然是会产生影响的。尽管如此，特雷塞尔笔下的欧文，仍不失为英国文学中一个先进工人的形象，在他身上反映了二十世纪初英国工人阶级要求摆脱资产阶级传统偏见的束缚，决心消灭剥削制度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觉醒。

在特雷塞尔所描写的工人群像中，除了欧文等先进分子和少数正在开始觉悟的分子外，大多数都还处于不觉悟的状态。作者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对工人身上的无知、落后以至麻木不仁进行了尖锐的讽刺，甚至严厉的斥责。小说的名字《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便明显地带有讽刺意味：所谓"慈善家"指的是不觉悟的工人，他们被资本家剥削得几乎已一无所有，却仍然慷慨大度，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老板、企业主，还"不遗余力地选举那些自由党或保守党的剥削鬼、骗子、土地掠夺者来统治他们"。在资本家们导演的竞选丑剧中，大批饿着肚子、衣衫褴褛的穷工人，竟狂热地为各自的老板捧场，甚至相互殴斗。当一方的竞选人获胜后，那些长期受他残酷剥削的工人却一个个欣喜若狂，为了表达自己的忠心和兴奋，他们解下拉车的马匹，自己套上轭具，代替牲口拉着得意洋洋的老板招摇过市。这是一幅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图画！作者就这样沉痛地揭示了工人在思想上受资产阶级毒害的后果是多么严重，他们的不觉悟是多么可怕。作者正确地看到了广大工人的觉醒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他

运用讽刺这个武器无情地鞭挞了自己阶级兄弟身上的缺陷和病症。鞭挞是为了促使他们觉醒。这里反映了作者对本阶级的满腔赤诚和无限期望。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工人也能做到哀其不幸，但很少有怒其不争的，相反的总是劝其勿争，甚至还怒其要争，把要求反抗的工人写成歹徒或丧失人性的人。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特雷塞尔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尽管特雷塞尔在《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中用较多篇幅写到了工人阶级不觉悟的状况和社会主义宣传所遇到的强大阻力，但他还是反映了正在缓慢地发展着的工人运动，指出社会主义者所进行的活动并非徒劳无功。工人哈洛在听了社会主义者巴林顿的演说后，宣布"退出自由党"，并要求与会者通过一项决议，"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是解救失业和贫困的唯一良方"；老工人菲尔波特表示他的许多想法与社会主义者讲的道理不谋而合。在小说结束时巴林顿和欧文相约，来年他们还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宣传组织活动，因而使这部总的说来调子比较低沉的作品具有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尾。在全书结束时，作者庄严宣告："暴风雨快要来临了，""这个万恶的制度，已经到达了暴戾和凶残的顶峰，现在正在迅速地分崩离析；它注定不可避免地要被推翻；""它注定不可避免地要永远灭亡。"

接着他更满怀信心地宣称：

> 而在这个制度的废墟上，必将建立起光辉的合作共和国的社会组织。人类将从奴役和悲痛的长夜中苏醒，从他们蜷伏了如此长久的尘土中站起来，终于能仰望那劈开云雾重现天日的光芒。那光芒将普照广阔的大地，照亮美丽的未来之城的镏金屋顶和闪耀的

金塔，在那儿人们将象真正的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相亲相爱，欢乐无穷。高高升起的社会主义的红日，将射出万道金光，照遍整个幸福的世界。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文字！爱憎是那么鲜明，希望是那么殷切，想象是那么美好，信念是那么坚定，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感到鼓舞。

从《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英国的优秀文学传统是熟悉的，他不仅采用了现实主义小说特别是讽刺小说的许多手法，如典型塑造、细节描写、对比、夸张、反语等，还从宪章文学和十九世纪后期的社会主义诗歌中吸取营养。小说第十五章中欧文对私人垄断的一段控诉，使人联想到宪章派诗人欧内斯特·琼斯的著名诗歌《未来之歌》。另外，小说中还直接引用了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歌集》中的诗句。由于作者当时处于艰苦的生活斗争之中，只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生前也没有时间对自己的作品校订修改，因此小说中不免有粗糙、重复及疏漏之处，这是可以理解的。

特雷塞尔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人，《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中既没有什么贯穿始终的曲折的故事情节，又没有多少词藻华丽的描写或深奥的哲理分析，但是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恐怕都不能不承认它具有艺术上的感染力，这是因为书中所写大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真实，生动，毫不矫揉造作，而是直抒胸臆，畅所欲言，并非为作书而作书，使人读来感到痛快淋漓。

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写给哈克纳斯的信中指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

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①特雷塞尔真实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辛酸、痛苦、斗争和希望，为工人阶级在文学领域中“占有自己的地位”作出了贡献，他的小说是英国工人的骄傲，也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份宝贵遗产。

薛诗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